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民國四年第二集  
The Grand Magazine.

◀ 空前傑作之大字書 ▶

大總  
統題  
後學津梁

# 中華大字典

副總  
統題  
倉許功臣

布面  
洋裝  
二冊  
價十元  
郵費一元

上册出版

紙面  
洋裝  
六冊  
定價十元  
郵費八角

### 本書之內容

- (一) 所收之字。凡四萬餘。新增之字。為康熙字典所無者約千餘。
- (二) 全書三千餘頁。凡四百萬言。插圖三千餘。五彩圖多幅。
- (三) 編末附篆隸字體。中外地名表。
- (四) 紙張堅厚潔白。印刷精良。裝訂美麗。
- (五) 音義正確。解釋明晰。引書均註篇名。
- (六) 古今字義。搜羅詳盡。近世法律。政治。經濟。實業。理科。哲學。宗教。外國地名。日韓新字。無不收入。原於泰西者。並附英文。

林紆 熊希齡 梁啟超 王寵惠 廖平 李家駒 陸費逵 歐陽溥存

文序

### 本書之效用

- (一) 教員教授得此字典。可免功課上種種困難。遇有疑義。一檢即得。
- (二) 自修者。素苦無良善檢査之書。有此字典。無論何字何物。均可得正確解釋。不啻無數良師。
- (三) 官紳士商辦事時。無論公牘函札。條陳。遇有疑難遺忘。一檢即得。既省心力。且免遺笑柄。
- (四) 男女學生作文。枯窘時。寫別字。其原因在無書可檢。備此一書。不惟可免別字。又可得各種文料。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414B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 小說大觀第二期目錄

## 插 圖

(上海)靈芸 英花合影 (彩色珂羅版)

(上海)憶寶寶

(上海)蓮芳 張瀛仙

(上海)薛靈雲 (仿馮伶坐欄姿勢)

(上海)素娟 蔡瑞寶

(上海)林月紅之姊妹花

(上海)含豔與妹妹 王熙鳳

(上海)女子新劇家 謝桐影 葉文英 錢天吾

(天津)趙玉鳳 梁玉樓 銀蘭

(天津)小小蘭英

雍和宮之玉佛

北海之金仙承露

柏林公園之威廉紀念碑

目錄



德皇威廉第二統率軍隊自教場回

法蘭西名畫(一)

法蘭西名畫(二)

### 短篇

哀情 冥鴻

軍探 美國第一之紀念日

家庭 梅雪爭春記

苦情 五十年後之重逢

寫實 漁家苦

愛情 血婚衣

滑稽 肥人外史

政治 玉簪花

復仇 二十年前

滑稽 大偵探

### 長篇

天笑

冷血 綠衣女士

倚虹

瘦鵑

無愁

毅天 漢笑

佑民

半儂

毅漢

蕪疇

哀情小說 瓊島仙葩

愛國小說 蒙邊鳴筑記

社會小說 紈袴鏡

戰爭小說 死死生生

# 筆記

宦海軼聞記

都門雜錄

無愁龔隨筆

# 新劇本

喜劇 戍獺

天笑

葉小鳳

母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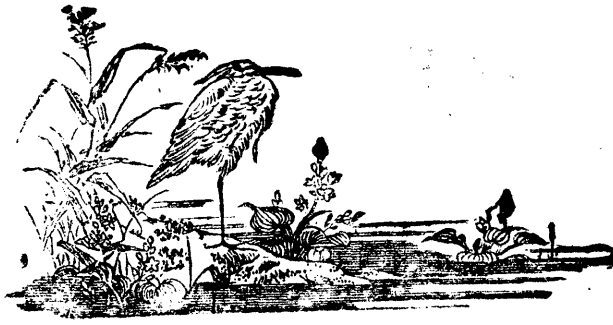
茗狂

肝若

章鑑

無愁

半儂





靈 芸 英 花 跪 地 吻 手 姿 勢



# 本雜誌特別啟事

本雜誌爲優待愛讀本雜誌諸君起見特製雅式布盒裝璜精美每盒可裝四册凡預定本雜誌全年者憑定單奉贈一只其已購第一集者再定三集亦贈一只以表歡迎之意

上海

文明書局小說  
大觀雜誌社

謹啟



本雜誌季刊一冊按期出版 愛讀諸君請查照上列  
 簡章填寫定單並應納之費寄交上海棋盤街文明書  
 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爲荷

# 小說大觀定單

姓 名 號 住 省 縣

地方今向

書局定購小說大觀

冊

自 年 第

集起至

年 第

集止計共寄上洋

元

角

分並郵費

元

角

分請即收入將收據

張

寄交

君收以後出書即請按期照寄爲要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具

諸君欲求營業發達貨物暢銷乎？欲令人人咸知寶號價廉物美乎？則不可不登最有價值之小說大觀 因此小說大觀特請 包天笑先生主任並

請冷血瘦鵑楚儉等諸名家擔任撰述 材料豐富興味濃郁首尾完全為小說雜

誌破天荒之傑作 出版以來 各界人士無不歡迎銷路廣大其價值可知 寶號如登

廣告於此利益定非淺鮮 茲特闢廣告欄以便各寶號刊登以資推廣凡願 登本雜

誌廣告者請將底稿送至棋

盤街 本發行所裴麗生沈駿

聲二君手收如須代撰不另

取費茲將價目表列下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期	年
普通		上等	特等				
四	半	一	一	一	一	半	全
分	面	面	面	面	面	面	面
十二	十八	二十八	三十六	五十六	六	十	一百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二	三	五	六	一	十	十	十
十	十二	十	十	百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一百	一百	八十
三	五	九	十	元	元	元	元
十六	十八	十	十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注意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正文前及圖畫前圖畫中(其餘為普通))



寶 寶 憶 海 上



仙 瀛 張 芳 蓮 海 上

# 十一月份出版 新小說預告

## 軍事刺 薔 薇

一女子生有孤癖最惡男子飲食衣服不使男子着手一軍人鍾愛之屢遭拒絕事聞女后某侯爵以挽回自任餘為女子裝頂其夫人之名相伴數月交融水乳一經揭破該女遂爽然若失軍人亦荷戈從戎功成回國女乃頓觸舊情願伸永好佳偶之合侯爵與有功焉文筆亦細膩風光令人百讀不厭

全書一冊 外埠另加郵

價洋三角 費 三角

## 哀情 千古恨

此亦滬上近數年間事一大家女稟成母教恪守閨訓所嫁非人憤鬱不自得旋為一狂且所誘既玷其清白復占其財產始迷終悟殉以一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全書一冊 外埠另加郵

價洋二角 費 七分半

## 商務 湖海飄零記

此書於商界道德頗有關係店主之厚待夥友與夥友之報答店主均屬竭盛盡致而其中孝子義僕烈婦貞妻各行其心之所安靡不始困終亨可以正人心而厚風俗通體以白話出之正如白香山詩老嫗都解

全書一冊 外埠另加郵

價洋二角五分 費 六分

## 偵探 黃金舌

此敘黨人忌一侯爵所行政策因用催眠術以金質化學毒品使之口瘡舌橋失其知覺又慮著名醫生能治其疾乃以蠱侯爵之法者蠱醫士使其所在嗣經私家偵探多方察防始得黨中秘密破獲黨首卒權重典醫士亦得生還竟體離奇變幻不可方物閱之令人拍案叫絕洵為偵探小說中別開生面之作

全書一冊 外埠另加郵

價洋二角五分 費 六分

長智識資消遣之

# 筆記小說大觀

小說始自虞初

唐宋明清所著

尤多事實之博

瞻詞采之醞郁

廣見聞引興味

讀之如獲一良

第一輯

全書八十册

二十種

現已出版

價洋八元

諧錄

觚賸

子不語

螢窗異草

閔徵草堂

耳食錄

增廣智囊補

夜譚隨錄

夜雨秋燈錄

秋雨盦隨筆

清沈起鳳著

清鈕琇著

清袁枚著

清浩歌子著

清紀曉嵐著

清樂鈞著

清馮夢龍編

清開齋氏著

清宣瘦梅著

清梁紹壬著

三異筆談

埋憂集

墨餘錄

里乘

庸閒齋筆記

金壺七墨

庸齋筆記

壺天錄

淞濱瑣話

嗽亭雜錄

清許仲元著

清朱梅叔著

清毛祥麟著

清許叔平著

清陳其元著

清黃鈞宰著

清薛福成著

清百一居士著

清王韜著

清禮親王著



師交一益友大

足為研學臨文

之助本局搜輯

有年已得著名

小說二百餘種

大半係孤本原

刻本以八十冊

為一輯陸續出

版餉遺社會廉

價出售版式一

律旅行舟車携

帶最便

第二輯

二十種

陽歷十二月底出版

全書八十冊

價洋八元

葉林雜俎  
湧華錄  
舌初新志  
虞初續志  
南樁集語  
堅弧錄  
笑遊紀畧  
漫遊漫畧  
蟲鳴漫畧

夷堅志  
梅花草堂集  
蜀陽雜記  
西清雜記  
滌水亭雜識  
茶餘客話  
津門雜記  
初月樓見錄  
歸田瑣記  
履園叢話  
貓苑遺聞集錄  
雞上隨錄  
島庵雜識

第二輯

三十種

印刷中

明談儒木著  
明朱國禎著  
明曹蓋之著  
清張山來著  
清鄭醒愚著  
清蔣超伯著  
清褚學稼著  
清獨逸窩退士編  
清王勝子纂  
清探衡子纂

宋洪邁著  
明張大復著  
明彭遵泗編  
清劉莊著  
清沈初著  
清納蘭性德著  
清阮吾山著  
清張靈輯  
清吳德旋著  
清梁章鉅撰  
清錢泳輯  
清黃漢焯輯  
清尹元焯著  
清盧若敬著  
清朱克敬著

淞南夢影錄  
開見異辭  
此中漁語  
鷗網漁話  
吹網叢談  
浪跡叢談  
清嘉堂隨筆  
春在堂隨筆  
香祖年眼筆記

雨窗消意錄  
池北偶談  
榆巢雜識  
雲間據目抄  
鸚鵡軒質言  
甕牖餘談  
冷廬雜識  
聽雨軒筆記  
羅庵遊賞小志  
夜航船  
耳郵船  
瀛壖雜志  
蒼叢編  
影談書舍零墨  
鋤經

清黃夢曉著  
清許秋垞撰  
清程祥著  
清葉調生著  
清葉調生著  
清梁章鉅撰  
清顧鐵園撰  
清俞和園撰  
清張仲纂  
清王漁纂

清牛應之編  
清王士禎著  
清蘆樓居士著  
清范廉著  
清范廉著  
清王紫詮撰  
清陸敬安著  
清李涼道編  
清李慈銘編  
清破顏山人編  
清羊翁編  
清王顯士纂  
清曲園居士纂  
清管世灝著  
清董協墳著

發行所

上海

文明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丙小

清

史

紀

事

本

末

全書八册  
價洋二元

有清一代文治武功內政外交創多於因開前古未有之局茲就  
宋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例自滿洲初起至宣統讓位共成四十萬  
言都為八十卷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編各編年月自為首  
尾二百七十餘年之記載可以一覽了然研究史事者不可不手  
此編

太

平

天

國

軼

聞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疆宇之大半為有清歷史上  
之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  
各地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攘士女之污辱遺聞軼事皆父老所流  
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分類編纂輯成巨著誠一大好完  
全之野史也



上海薛靈雲 仿馮冷坐欄姿勢



寶 瑞 蔡 娟 素 海 上

古 今 小 說 名 著

說 之 寶  
部 大 藏

學 之 貧  
界 饋 糧

# 說 庫

今為小說風行時代譯本近著汗牛充棟大都損害社會之道德妨礙學問之光陰其有見於此而刊行舊小說以救之者則又破碎割裂去取任

意魯魚亥豕詭奪眯目讀者往往生厭本局力矯此弊力選精本厚聘名人校勘三載始克竣事用將特色揭之於下

特色一 本編起自漢代訖於明清搜羅富有去取精嚴就正數十名人而後成書寒暑三易其詳其慎

特色二 本編事實與文義並重經史創解朝野遺聞詩文歌曲之源流工藝游戲之瑣屑莫不甄錄學子手此平時可以廣見聞臨文可以資採掇

現 已 出 版

全 書 六 十 冊  
定 價 洋 八 元

外埠 郵費 每部 四角

人手校未刊本其已刊者則採江浙藏書家之精本原刻本成書時並由原選人校勘再四無時下任意校讎謬誤觸目之弊

特色四 一書各有其宗旨及要領所在本編仿紀氏四庫例卷首有提要數行揭示內容閱者一目了然臨文時檢點亦便

上 各 海 省 文 中 明 華 書 局 發 售 行 售

品珍之得難金萬三值價



明清兩朝名人書畫

扇集大觀

全六十一集價洋六十八元 預約特價三十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十一集 | 第十集 | 第九集 | 第八集 | 第七集 | 第六集 | 第五集 | 第四集 | 第三集 | 第二集 | 第一集 | 第二十九集 | 第三十集 | 第三十一集 | 第三十二集 | 第三十三集 | 第三十四集 | 第三十五集 | 第三十六集 | 第三十七集 | 第三十八集 | 第三十九集 |    |
| 高士奇  | 陳道復 | 李因  | 仇文  | 楊文  | 陳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沈文 |
| 顧壽平  | 馬守真 | 李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 顧壽平  | 馬守真 | 李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 顧壽平  | 馬守真 | 李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王士 |

多無册存



# 珂羅版精印與真蹟無異

- 第十二集書 文徵明 王毅祥 王登登 李流芳 方以燦
- 第十三集書 宋旭 趙左 藍英 孫克弘 黃玉鑑
- 第十四集書 夏景 陳繼儒 鄒多佳 王建章 龔賢
- 第十五集書 徐霖 文彭 王嘉 沈仕 張瑞圖
- 第十六集書 呂潛 查士標 鮑彝 奕岡 屠隼 倬賢
- 第十七集書 陳卓 紀道復 周之冕 劉塘 姚元 鄧
- 第十八集書 王寅 劉登 珏 楊文 謝 趙 純
- 第十九集書 孫大年 莫如忠 范允臨 高士奇 歸允濟
- 第二十集書 方拱乾 熊伯龍 米漢雲 高士奇 歸允濟
- 第二十一集書 文徵明 方登 項元 沈 顯 程 正 易
- 第二十二集書 唐若 眞 曹有光 惲壽平 張麟 翁 邵 翬
- 第二十三集書 王毅祥 鳳翼 周天球 陳繼儒 朱多 姪
- 第二十四集書 陳之遴 王猷 定 何 采 程 可 則 陳 奕 禮
- 第二十五集書 梁孟 昭 王 端 淑 徐 婉 儀 宮 嗣 關 吳 錫
- 第二十六集書 徐 洪 霖 唐 日 昌 高 元 馭 馬 昂 沈 錫
- 第二十七集書 蔡 羽 文 徵 明 陸 師 道 王 龍 蔡 羽
- 第二十八集書 文 彭 文 嘉 文 嘉 文 嘉 文 嘉 文 嘉
- 第二十九集書 張 鳳 翼 史 臣 紀 黃 姬 水 文 嘉 文 嘉
- 第三十集書 彭 年 王 毅 祥 文 嘉 文 嘉 文 嘉
- 第三十一集書 黃 姬 水 文 嘉 文 嘉 文 嘉 文 嘉
- 第三十二集書 周 天 球 王 毅 祥 文 嘉 文 嘉 文 嘉
- 第三十三集書 陸 士 仁 文 震 孟 陳 爾 見
- 第三十四集書 沈 道 生 高 岑 楊 李 世 倬 王 建 章
- 第三十五集書 仇 英 文 嘉 文 嘉 文 嘉 文 嘉
- 第三十六集書 呂 潛 王 武 嘉 文 嘉 文 嘉 文 嘉
- 第三十七集書 侯 方 城 張 孝 思 楊 思 卿 吳 鼎 亨 吳 偉 堂
- 第三十八集書 項 聖 謨 吳 時 敏 顧 大 申 王 原 祁 奚 岡

發行所 海文文明書局 各中華書局

- 第四十集書 孫克弘 李流芳 楊文 謝 趙 純
- 第四十一集書 陸士仁 高陽 王 思 仁 龔 賢 蔡 照
- 第四十二集書 唐 寅 文 徵 明 文 伯 仁 陳 繼 儒 黃 洪 綬
- 第四十三集書 莫 如 忠 陳 繼 儒 韓 文 伯 沈 仕 董 其 昌
- 第四十四集書 吳 士 標 黃 鼎 程 元 斗 冷 汝 董 其 昌
- 第四十五集書 方 宗 寅 陳 道 復 陳 奕 煥 楊 王 晉 張 翬
- 第四十六集書 申 時 行 董 其 昌 張 翬 陳 名 夏 吳 偉 堂
- 第四十七集書 沈 道 生 徐 文 伯 仁 張 宗 蒼 吳 洪 綬
- 第四十八集書 周 臣 謝 時 巨 項 聖 謨 張 宗 蒼 吳 洪 綬
- 第四十九集書 文 徵 明 盧 象 昇 黃 錫 爵 楊 文 伯 仁 黃 道 周
- 第五十集書 吳 之 鼎 周 之 冕 藍 奕 奕 李 錫 平 朱 彝 尊
- 第五十一集書 陳 洪 綬 崔 子 忠 朱 赫 奕 李 錫 平 朱 彝 尊
- 第五十二集書 沈 周 文 徵 明 邢 慈 壽 王 文 點 吳 期 遠
- 第五十三集書 陸 治 陳 繼 儒 黃 錫 爵 王 文 點 吳 期 遠
- 第五十四集書 錢 大 年 高 鳳 起 黃 錫 爵 王 文 點 吳 期 遠
- 第五十五集書 張 問 陶 朱 鶴 年 吳 欽 杜 潘 恭 壽 顧 思 菴
- 第五十六集書 文 徵 明 居 節 王 毅 祥 周 天 球 董 其 昌
- 第五十七集書 朱 萬 鍾 陳 繼 儒 鄧 灝 魏 象 樞 董 其 昌
- 第五十八集書 錢 潛 載 汪 折 畢 節 吳 象 樞 董 其 昌
- 第五十九集書 郭 敏 磐 李 蔣 廷 錫 金 農 張 翬 費 丹 旭
- 第六十集書 吳 山 濤 王 武 育 萬 上 遴 戴 照 費 丹 旭
- 第六十一集書 張 照 翁 方 綱 梁 欽 姚 之 麟 韓 棧 陶
- 第六十二集書 王 式 郭 焯 圖 子 銷 卓 之 麟 任 瑛
- 第六十三集書 王 式 郭 焯 圖 子 銷 卓 之 麟 任 瑛
- 第六十四集書 王 式 郭 焯 圖 子 銷 卓 之 麟 任 瑛
- 第六十五集書 王 式 郭 焯 圖 子 銷 卓 之 麟 任 瑛
- 第六十六集書 王 式 郭 焯 圖 子 銷 卓 之 麟 任 瑛
- 第六十七集書 王 式 郭 焯 圖 子 銷 卓 之 麟 任 瑛
- 第六十八集書 王 式 郭 焯 圖 子 銷 卓 之 麟 任 瑛
- 第六十九集書 王 式 郭 焯 圖 子 銷 卓 之 麟 任 瑛
- 第七十集書 王 式 郭 焯 圖 子 銷 卓 之 麟 任 瑛

購者幸速



無錫孫鑫源編

自中日新約成我國人士奔走呼號舉國若狂  
 咸引為莫大之恥辱雖然試一溯我國歷次約  
 章損滅國威喪失權利又豈僅此一中日條約  
 也哉本書即緣歷次訂約擇其有關國恥者按  
 國選錄分類為八曰割地曰藩屬喪失  
 曰國疆被侵曰領事裁判曰權  
 利損失曰租借地曰賠款曰劃  
 定勢力範圍 編末殿以辛丑和約近日  
 中日新約及中俄蒙約並依據公法學說逐條  
 證明失敗之點馬跡蛛絲均有源頭可尋閱者  
 手此一編 則我國歷來交涉失敗  
 與夫近者日本提出要求之  
 由 不啻運諸掌上如數螺紋噫 前車之  
 覆後車之鑒我國民盍注意  
 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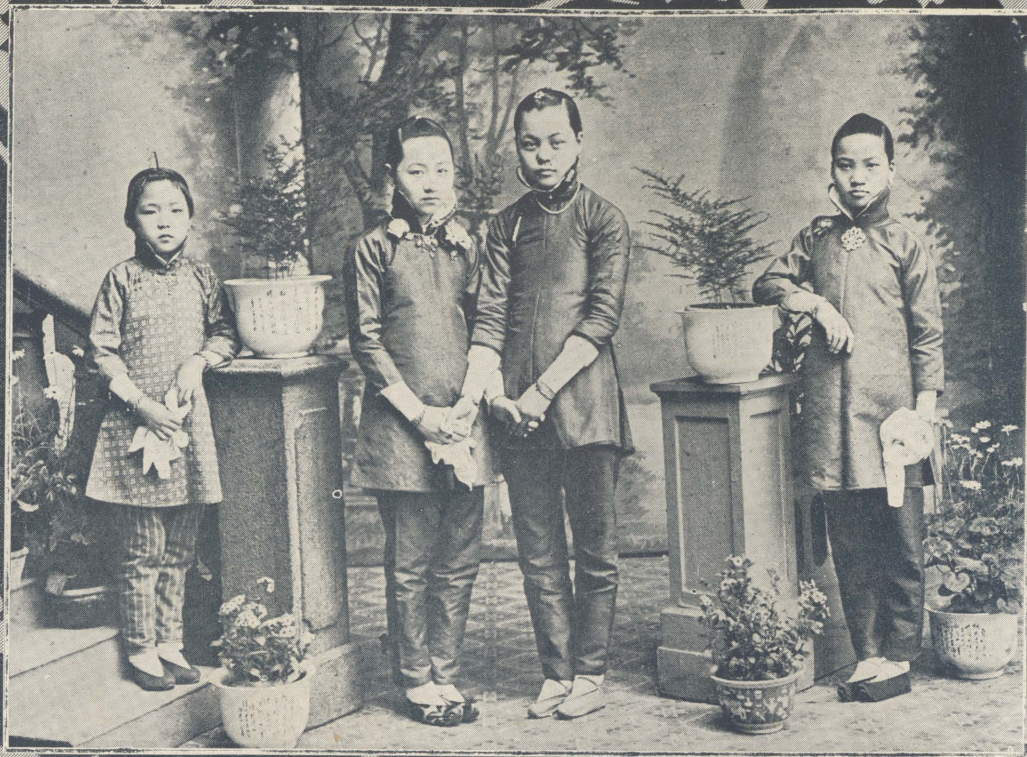
洋裝一厚冊價洋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鳳 熙 王 妹 妹 與 艷 含 海 上



上海林月紅之姊妹花

教員講授之圭臬

學生自修之良師

# 姚氏古文辭類纂評註

再出版書  
重校訂正

姚氏古文辭類纂上起秦漢下迄方劉爲卷七十四爲類十  
三選輯最精自是佳本顧其中典實之奧僻字義之通假以  
及文派之異同文體之奇正均未揭出教師講授學子觀摩  
動多窒礙本局爲便利起見一一詳加評註庶幾一目了然  
會心不遠於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或亦讀者所歡迎乎

全書十  
六厚冊

定價洋三元

內地郵費  
每部二角

上海各  
文華書局  
發行  
中華書局  
代售

# 英 文 造 句 用 字 法

全書一册

是為王豐鎬君所著專取切用要語依字母挨次排列每字詳舉用法及意義解釋顯明初學英文者手此一編於英文造句之用字及運化不難迎刃而解且條例分明尤便自修

價洋六角

全書一册

## 英 文 法 程 彙 譯 必 覽

價洋五角五分

### 英 文 讀 本

全書二册 價洋四角

作者本教授之經驗研究吾國兒童初習英國文字之狀況編為是書開首數課將字母漸次提出連綴成字使之誦讀俾兒童易於記憶而無繁雜之憾字母既畢示以四體之書法至於各字之用法語言之學習均取淺易足供實用發音符號尤為明晰每課之後復將已授之字彙集成表以便溫習選材精當立法謹嚴吾國幼生肄習英文當以此書為最新最宜之善本

### 英 文 教 科 全 書

全書五册 價洋二元七角

是書為英國文學家薛蓋林氏名作由淺而深秩序井然所選課文以便初學興味勃然不忍釋卷為主所論述者本之自然不加雕琢務使學者讀一篇獲一篇之益而教者有事半功倍之樂譯語淺顯確當足以資為軌範所選實際應用之材料尤為宏富教授參考均能適用洵殫精竭慮之作（卷首一角五分卷一二角卷二四角卷三八角卷四一元二角）



影 桐 謝

英 文 葉

吾 天 錢

家 劇 新 子 女



天 津

趙 玉 鳳 銀 蘭

樓 玉 梁

# 文明書局購書章程

一 外埠採購圖書者請開列書名並備價銀送寄本局總發行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得信後立即照信配齊寄奉

二 書價可由郵局匯兌或信局寄遞其匯寄各費由購書人自理

三 郵信不能匯兌之處可用郵票代價辦法如下

甲 郵票以一分二分至二角爲限三角以上之郵票不收

乙 郵票抵實洋九五折計算如寄郵票一元作洋九角五分

丙 郵票污損及不能揭開者不收

丁 須用民國新郵票舊郵票不收

四 寄費照書價加一成算請與書價同時惠寄如須掛號寄奉者每件另加掛號費五分

五 惠寄書價如有餘款本局當代購郵票寄還

價

特

# 雅言

一期至十二期共十二册

原價洋三元六角

特價一元六角

外埠郵費三角

本雜誌分論說紀事文藝雜誌  
四門溝通新舊撰述皆一時名  
士已出十二期萬本萬徧膾炙  
藝林今特廉價發售以期普及  
存書無多早購是幸

以壹個月為限

陽歷十二月底截止

愛讀諸君幸速購取





天津 小 小 蘭 英



蘇 細 東 廣 仙 菊 張 慶 重

### 王次回疑雲集

全書二冊 價洋八角

次回香奩詩坊間只有疑雨集本社由江右易氏覓得疑雲集原刻本石印以成完璧

### 聊齋文集

全書二冊 價洋六角

聊齋文集舊曾刻於某社茲有友人自淄川來得一鈔本簡首有漁洋山人序與某社所刊又多數篇字句大有不同且無魯魚豕亥之誤用特付刊以供同好

### 梅崖文集

全書二冊 價洋八角

朱梅崖先生其文兼左馬韓歐之長變化離奇以淳古冲淡出之遠出桐城派方姚之上曾文正公會歎服之用藥近今清空之病本社得其原刻本每本附有評語用六開鉛印尤適用於學校

### 翼駟裨編

全書四厚冊 定價洋一元二角

北平湯芷卿道光時之大文豪也此編乃其在山左時所作雖為小說家言而取材左國胎息韓歐曾文正公劇歎賞之謂其遠出聊齋志異之上茲有江右文燕孫君以精鈔本見遺特付鉛印讀此一編便覺一切新舊小說之嚼蠟無味也

### 鄭板橋撰揚州夢

全書三冊 定價八角

是書向無刊本本主人以重價購諸興化朱君中述揚州鹽商之驕奢淫泆盧雅雨袁隨園劉霞裳錢湘齡諸人之放誕風流詩酒之燕風月之評想見乾隆時之承平氣象可作掌故書讀不當作小說觀

### 發財新法

全書二冊 價洋八角

是書為留美國工業專家杜君所輯共三百餘條小資本家仿而行之立可得富

### 男女之秘密

### 女子衛生學

上列二書均有精圖六幅每部定價六角如合購者祇收大洋八角

### 秘本舊小說七種

陳定生三種筆記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浮生六記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

大獄記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傳奇合刻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

六合內外瑣言 全書六冊 定價一元四角

陳眉公原本西廂記 全書二冊 價洋六角

虞山妖亂志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 湖 州 均 記

## 絲 綿 衣 被 公 司

我們湖州的絲綿是大家知道的做了衣裳被頭又輕快又暖熱又乾淨合衛生又長久可用將鴨絨被褥皮衣等比較起來好得多哩價錢也便宜得多哩諸位不記得數年前寶善街有人遭了暗殺幸虧着了絲綿緊身彈子不曾打入身內這是最好的衛生衣服又光緒年間某買辦趁舢板渡過黃浦來遭了風船打翻了幸虧着了絲綿袍子浮在水面數點鐘有人救起得了性命本公司做成的絲綿被頭絲綿袍子緊身背心褲子套褲色色都完全的尺寸身裁倘不合意可以定做限日子取件不會誤事的包翻包做出有保單寒天近了蓋在身上着在身上立刻便見好處的

### 價 目 列 下

#### 被

湖縐二十九元  
熟羅三十二元  
棉紡三十二元  
盛紡二十五元

#### 緊身衣

湖縐八元四角  
杭紡九元四角  
熟羅九元四角  
線春九元四角  
盛紡七元四角

#### 褲

杭紡九元六角  
熟羅九元四角  
線春九元四角  
湖縐八元六角  
盛紡七元四角

#### 袍

湖縐 十六元  
杭紡二十八元  
八角

#### 背心

熟羅二十八元  
八角  
盛紡二十二元  
線春二十八元  
八角

#### 套褲

杭紡六元二角  
湖縐五元四角  
熟羅六元二角  
線春六元二角  
盛紡四元六角  
價照背心  
上等湖綿每斤四元四角  
次等湖綿 每斤四元

以上定價只就

普通而言如尺

寸加長或花色

點品價應酌增

翻工持女興業

公司保單來者

減半定貨本埠

五日爲期外埠

當依遠近酌定

郵費外加洋到

卽寄决不遲誤

發 行 所 上 海 英 租 界 大 馬 路 小  
菜 場 東 首 惟 新 里 一 弄 第 二 家



佛 玉 之 宮 和 雍



北 海 之 金 仙 承 露

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

實 驗 良 方

# 房 中 醫 問

▲ 全書一冊 價洋一元二角 ▲

我國習慣下部有病往往諱疾忌醫遷延不治致害生命此書專治男女隱疾共分五編第一編述男女生殖器之解剖生理第二編述男子生殖器之疾病而橫痃痔瘡脫肛諸病附焉第三編述女子生殖器之解剖生理第四編述女子生殖器之疾病而乳岩乳痛諸病附焉第五編論藥物使人辨其性能列處方使人人自知抉擇舉術語使人人毫無疑難入手一卷則夫妻可互相互助救子女可自任治療自有此卷居家行旅隨地隨時疾起即治既省金錢又多利便本書為錫山顧叔惠先生所編先生邃於醫理溝通中外甬滬懸壺大名鼎鼎近更一意著述此為臨症經驗之方非他書之綴拾皮毛者可比

實驗理論

賣春書

全一冊 價洋三角

最新種子法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慾海

全一冊 價洋四角

青 年 不 可 不 讀

戒 淫 節 慾

(丙小七)

上海棋盤街明文書局及各省中華書局發行







柏 林 公 園 之 威 廉 紀 念 碑



德皇威廉第二統率軍隊自學校場回

# 清代聲色志

全書  
一冊

本編叙述有清一代之名  
妓名優顛倒王公蠱惑士  
庶二百餘年風月歷史燦  
然具備其遺聞軼事之有  
關國家興亡者故老流傳  
私家紀載所得尤多品花  
評劇之書當以此為第一  
巨著

價洋  
三角

銅 琵琶 金 縷

全書四冊

本編搜輯名人綺語駢  
散文及詩詞各體皆備  
有語皆香無言不韻古  
豔聞聞往往而在搜輯  
所至大半從零篇軼卷  
中來於供薰摘之用沾  
丐學子非淺渺也

價洋六角

內容  
六種  
百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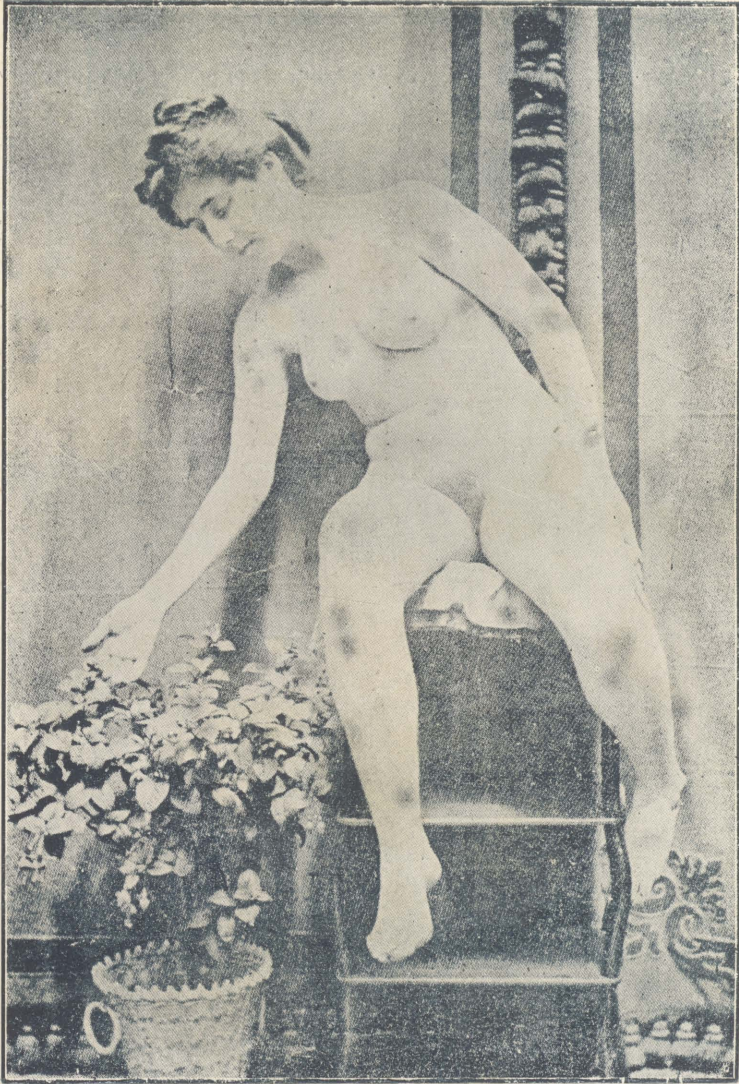
日曆類	稅法類	衛生類	文件類	全書二厚冊
商務類	禮節類	飲食類	字書類	精裝一布匣
旅行類	教育類	交際類	雜類	價洋一元
郵傳類	家務類	文藝類		特價一元二角
				郵費每部二角

●希望種種事業發達者不可不讀此書●

六版  
增訂  
日用寶鑑

本書為便利社會實用起見故於日用諸要項博採旁蒐應有盡有初版發行頗蒙各界嘉許稱為居家旅行必備之書未及數月再版五次行銷數萬本局復懸千元之獎徵求各省實地調查所得關於風土人情者尤為詳備故修正以後不但種類加多材料豐富即內容亦事事適用面目一新得此一編可抵他書千百名曰寶鑑非溢美也

上海文  
明各  
書局  
發行  
代售



(一) 畫名西蘭法



(二) 畫名西蘭法

哀情小說

冥

鴻

警

世

小

說

# 繪續海上繁華夢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海上繁華夢共三集緊接前書先後凡二百回一氣呵成實為說部中洋洋大觀第一集已經出書二集三十回大半為近日花叢事描寫尤覺盡致准下月出書

初集 全一册

定價六角

(外埠每册加郵費七分半)

二集 全一册

下月出書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小四十一)



哀情 冥鴻

(一)

天笑

天笑生曰。吾友大哀。勇少年也。以辛亥之役。爲國殤。沒於陣。與夫人結禱。未三載。生一玉雪之兒。當其投筆從軍時。方在紅襖繡襪中也。大哀身隸尺籍。時親友交沮之。渠謂此日正男兒灑血救國之好機會。彼夫彈火鎗鋒。爲求世界自由之利器。西諺有之曰。自由猶樹也。溉之以血。若汝曹。恆怯寧足與謀。天下事耶。大哀椿萱早背。家中僅一愛妻。而其夫人知書識大體。鴛枕夢回。戰鼓上道矣。大哀不待其夫人走送疾趨。而出。僅留一語曰。卿每星期必以書報我。不拘修短也。夫人謹憶之。及大哀既戰死。招魂設座於家。夫人仍守大哀臨別之一言。每星期必作一書。焚化於爐中。書有留稿者。有不留稿者。天笑乞於夫人得數書。拱璧也。嗣後夫人尙允續賜讀者。諸君其拭目俟之可。

第一百六十九號

哀哥冥鑒。前書告哥。以宜兒得疫咳病。今已痊愈矣。是或冒寒而起。然娟聞醫家言。小兒不宜過暖。吾哥在日。方秋涼。木落時。人御輕棉。尙覺瑟瑟。而哥衣單。給了無寒。相詎此兒。乃體氣便薄弱耶。哥在天之靈。其默佑之。滿意欲以此。微妙消息。報君而環顧斯世。實難一獲。今則媚視烟行者。盈天下。狗苟蠅營之風。益復大盛。以媚度之。殆有過於前清之季。試思革命以後。人民所得之幸福。幾何。能不悲哉。猶憶當明季末。世數遭顛覆。而一命之士。文學之儒。猶知建義旗。以抗敵者。下至販夫走卒。乞丐兒童。執志不屈。仰藥飲刃以死者。何可僂指。則當時尙有氣節之可言。乃至於今。成此諂媚之世界。豈二百餘年。滿洲入主中夏。浸微至此乎。抑世衰道喪。正人已不容於世乎。老二房之三叔。聞亦博得一縣知事。謂已化去三千金。



據云更五千金者。可以得缺而不及。一年儘可撈回資本。以共和時代之縣知事進款。倍優於清代。是皆君等犧牲生命。爲彼輩所換得之偌大利益也。嗟夫。嗟夫。哀哥倫生。今世亦必悲憤填胸。怒髮衝冠。今已爲長眠之人。解脫一切。或徒有悲憫耳。邇來各處郵局搜檢甚嚴。已無復人民書信自由之權。前日同學妹芬。若致娟一書。亦遭檢驗。用一小封條糊之上。書某省將軍巡按使委員檢驗訖。重封亦近世之怪現象也。娟今奉書左右。不審幽冥界中。亦有此種檢驗書信之鬼否。可歎。未亡人娟啓。

## 第一百七十一號

哀哥。今歲天氣絕佳。想當豐年。我亦惟有盼望此耳。蘋果已上市。昨購得顏色最嬌豔而無斑點者四枚。供諸靈前。宣兒在旁視眈眈而欲逐。頗思染指。儂謂爺尙未嘗。新兒可先食耶。可憐哉。兒也。生不識爺亦頗有孝心。凡果餌珍羞之屬。已未入口。必先詢母曰。曾供爺未。嗚乎。哀哥儂年來不哭。但爲此兒引起眼淚者不止一次也。閨中無事。教之識字。已讀初等小學教科書第一冊。亦能唱男兒第一志氣高之歌。至六歲時。當令之上學。然此事大費躊躇矣。我國興教育有年。而初等小學。卽無一相當者。今日方吸集一國之財。爲爭權奪位之資。亦奚暇顧及所謂教育事業耶。聞有爲先烈之遺孤。別立一學校者。此等舉動。彼自伐爲國家深仁厚澤。下霑無告。否則亦等諸慈善事業。而以先烈之遺孤。下儕於乞丐之兒。微論此中萬不得善果。卽得矣。娟又忍令吾忠烈之遺血。婉變之愛兒。以入此噓蹴之院哉。果真心愛惜遺孤者。寧不能於公立學校中。每級留二三額。以優待先烈子孫耶。雖然。此局亦不長。無待此也。屆時惟有與外祖商量。吾父見解。雖舊自是厚重。一派我奚敢更令吾兒入於浮薄媵媚之途哉。再不。然則娟自課之。

但願吾兒愚且魯吾今節取東坡先生句以自策矣娟白

第一百七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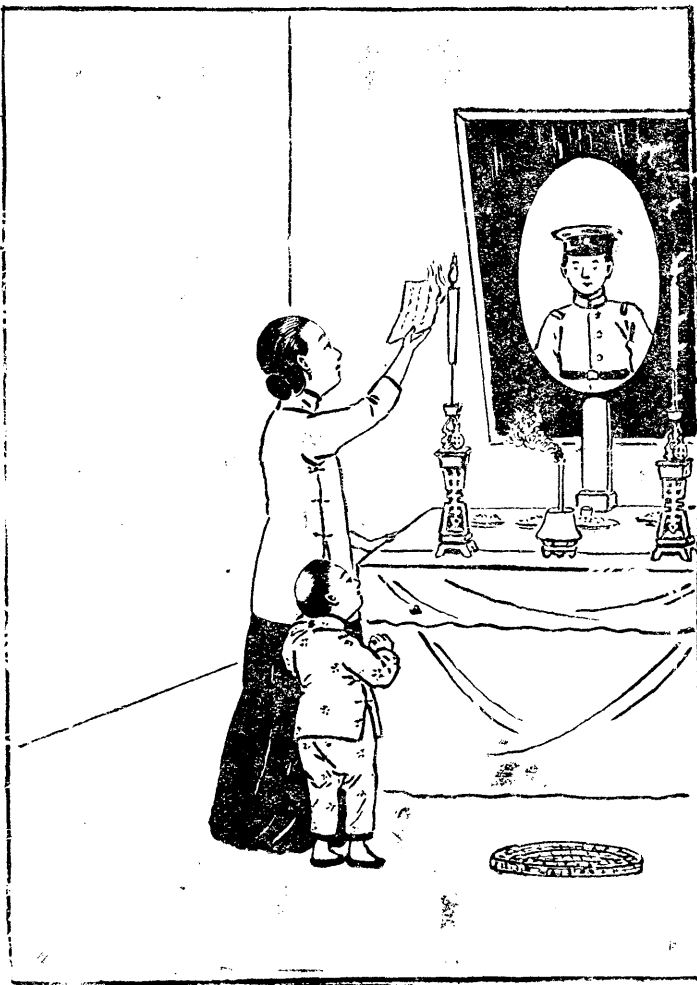
吾。摯。愛。之。哀。哥。鑒。余。每。星。期。必。致。書。於。左。右。除。娟。臥。病。未。能。握。管。外。曾。未。有。一。星。期。間。斷。者。也。髣。髴。在。學。堂。時。每。星。期。必。作。文。一。篇。今。乃。成。習。慣。矣。古。人。詩。云。慣。遲。作。答。愛。書。來。我。則。其。道。相。反。我。作。書。至。一。百。七。十。二。函。矣。曾。未。得。哥。一。回。書。試。思。我。心。結。檣。將。何。以。解。在。世。之。人。有。投。函。至。一。百。七。十。二。函。不。得。一。回。函。而。仍。勤。勤。懇。懇。不。已。者。耶。凡。知。我。者。莫。不。笑。我。為。癡。我。固。癡。矣。顧。不。癡。又。將。如。何。耶。今。後。我。苟。能。御。筆。仍。當。續。續。無。已。至。腕。不。能。支。目。不。能。視。為。止。須。知。我。之。作。書。於。悲。惋。中。尚。得。佳。趣。也。娟。於。去。昨。兩。年。曾。寄。焚。兩。照。片。一。為。半。身。一。為。全。形。今。擬。尚。為。一。合。掌。禮。佛。圖。亦。將。焚。寄。於。哥。以。後。每。歲。必。焚。寄。一。照。片。與。哥。至。三。十。歲。而。止。君。好。我。顏。色。我。將。為。地。下。長。眠。人。葆。此。好。顏。色。乎。痛。哉。惟。此。照。片。除。焚。寄。哥。外。不。留。一。枚。并。玻。璃。亦。購。而。碎。之。我。豈。不。能。留。一。影。以。自。把。玩。迴。思。薄。命。人。既。不。以。色。相。示。人。更。何。以。色。相。示。已。當。君。初。死。時。吾。家。大。嫂。輒。語。人。曰。娟。姑。貌。既。豐。腴。性。又。溫。厚。似。不。類。為。孀。者。而。今。若。此。天。道。寧。無。知。哉。雖。然。娟。年。來。亦。頗。知。安。命。樂。天。前。日。歸。寧。老。父。謂。兒。容。貌。較。去。歲。加。豐。足。令。老。人。心。慰。嗟。夫。孰。知。兒。貌。豐。腴。兒。心。憔悴。也。顧。雖。自。諡。為。未。亡。人。決。不。敢。稍。自。戕。賊。其。軀。體。上。念。吾。哥。付。託。之。重。下。撫。藐。焉。之。孩。提。吾。兩。人。僅。此。一。塊。肉。而。哥。以。救。國。之。故。一。瞑。不。逝。一。副。重。擔。加。吾。雙。肩。則。娟。惟。為。吾。哥。一。純。臣。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憶。君。在。日。我。僅。盡。飯。一。甌。而。君。必。強。我。加。餐。我。常。呵。君。謂。不。知。衛。生。之。術。人。生。飯。量。增。加。詎。便。可。望。長。生。耶。顧。今。則。無。復。有。勸。我。加。餐。者。而。我。忽。健。飯。必。加。半。甌。我。尋。常。不。甚。茹。葷。菜。香。飯。白。大。足。養。生。奚。必。

令苦惱衆生日就刀砧以供人口腹哉憶君在日我性畏熱不肯多著衣而君又強之加半臂御圍巾糾擾不已我又呵君何鬚眉而有婆子氣顧今則無復有問寒噓暖者而我之保護其微軀視前有加秋涼惻惻已著夾衫嗟夫每見此衣輒復汎瀾方儂新製此衣時君故撓我怒曰汝喜服此深墨之服此孀婦服也我因是一言而製就後卽疊置箱中不復一御孰知語竟成讖乃如此耶其實儂雅好妝束君豈不知淺碧澹絳之嫁時衣有曾未開疊者深鎖嚴扃已弗與之爲緣矣蓋天旣安排我爲青裙墨服之身我能與天爭耶轉悔當日翦翠裁紅徒多造孽寸寸之絲宛轉生命豈天之所以懲我者耶嗚宣兒眠後燈下作此不覺已盡數牋窗外月白如霜寒氣侵袂袖矣君之愛妻娟書

## 第一百七十五號

哀哥立鑒上兩函皆報告時事誠有不堪回首者讀龔定菴詩曰此山不語看中原語殊冷峭我知中原正大有事也老父素稱篤舊亦期期以爲不可知人心之已去也而當局者猶不自悟一任羣小之擾攘武人之喧競殊可喟耳若某某者我尙聞夫子在日稱道其人謂其系出世家洵爲學問中人雖被拘囚不易初志惟以詩書自娛又潛心禪理了然於生死之途決非阿諛媚悅之人矣娟謂其癖嗜雅片當非有志之士而君則辯護之將以大純之中不能無小疵而孰知數年以來飲醪亦醉改節墮行有如此者詎富貴利祿之誘人至此哉抑何其志行脆薄一至於此耶此吾哥在天之靈當聞之而痛心也若某某者概豎小人本不足道試觀其一箭雙鵰豔稱英皇故事而欲明創吾國多妻之風陷神明之冑於蠻野已足令人齒冷矧其首鼠兩端心術不正以媚度之他日必無好結果不至身戮名裂不止也餘子碌

碌。咸。不。足。道。而。娟。所。惜。者。以。彼。六。十。衰。翁。鐘。漏。待。盡。更。復。何。求。乃。亦。追。逐。於。浮。薄。少。年。之。後。誠。何。苦。哉。此。老。本。其。中。西。學。術。發。為。文。章。亦。足。為。後。生。矜。式。顧。乃。牽。率。老。夫。傀。儡。登。場。半。世。文。名。墮。於。一。旦。甚。矣。晚。節。之。不。易。也。迴。憶。光。復。之。初。將。以。蕩。穢。滌。污。發。揚。清。明。抑。知。不。轉。瞬。間。而。穢。汗。更。甚。於。昔。誦。野。火。燒。不。盡。春。



風。吹。又。生。之。句。至。堪。浩。歎。也。當。日。志。烈。之。士。倡。種。族。革。命。之。說。今。種。族。革。命。已。遂。矣。而。所。愈。於。滿。清。末。季。者。幾。何。耶。我。作。此。言。頗。足。撩。哥。之。深。痛。不。僅。哥。也。凡。在。天。之。先。烈。咸。將。聞。我。言。而。悲。以。灑。血。糜。肉。暴。骨。斷。肢。擲。無。量。數。志。士。仁。人。之。頭。顱。而。其。結。果。僅。值。此。實。為。當。時。所。不。料。顧。其。癥。結。所。在。不。難。明。辨。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國。之。所。存。者。幸。矣。

第。一。百。七。十。七。號

哀○哥○靈○鑒○昨○日○得○願○公○先○生○海○上○來○書○謂○將○彙○刻○亡○友○詩○文○都○爲○一○集○名○曰○宿○草○集○囑○娟○搜○集○哥○之○詩○文○寫○正○寄○去○發○幽○光○而○舒○潛○德○願○公○正○有○心○人○哉○願○自○吾○哥○捐○軀○後○以○我○每○見○遺○物○輒○復○痛○哭○阿○父○乃○命○吾○弟○來○盡○收○藏○之○半○年○來○不○許○開○篋○及○夫○悲○懷○少○殺○我○乃○檢○點○汝○之○遺○稿○僅○得○文○三○篇○詩○三○十○七○首○頗○聞○不○止○此○數○想○君○當○日○偶○有○所○作○亦○復○隨○手○拋○去○散○佚○者○當○不○鮮○也○願○公○書○中○錄○示○君○爲○人○題○扇○頭○二○絕○卽○此○稿○所○未○載○者○不○知○朋○輩○中○尙○有○存○稿○乎○今○日○問○君○君○不○能○答○我○矣○三○十○七○詩○中○有○三○首○不○能○寫○寄○以○語○太○纖○也○是○皆○閨○房○調○謔○之○作○奈○何○亦○錄○存○集○中○雖○然○我○今○讀○之○覺○此○境○此○情○髣○髴○猶○在○目○前○不○禁○對○之○心○酸○淚○落○而○此○稿○以○紅○絲○之○格○爲○哥○所○手○錄○今○已○爲○一○片○眼○淚○所○模○糊○矣○奈○何○奈○何○嗚○呼○好○花○拂○戶○明○月○窺○簾○温○磨○光○陰○去○如○一○瞥○有○不○令人○腸○斷○耶○是○稿○我○將○重○錄○一○過○寄○去○渠○又○徵○集○閨○秀○詩○并○乞○娟○詩○則○我○將○謝○之○矣○微○論○詞○俚○旨○淺○將○爲○大○雅○所○呵○斥○卽○此○哀○雁○之○音○寡○鵠○之○調○何○苦○令人○淒○楚○是○蓋○不○祥○之○物○也○其○亦○可○以○已○夫○妹○娟○書○於○秋○窗○時○階○下○海棠○已○盛○作○可○憐○紅○矣○

(完)

軍探小說

美國之第一紀念日

言情小說 情仇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叙一使館書記眷愛一女女已字人乃謀加害其聘夫而以一教成之鼠爲之作用構成其罪又用催眠術愚弄此女使之入獄殺夫嗣經公私偵探調出奸計所謀不遂畏法自戕事既離奇文亦詭詭 (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社會小說 情孽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叙一女子誤解自由背其聘夫與一浪子私識偕逃至滬詎愛盡寵衰旋爲浪子所殺聘夫力斃浪子旋亦飲刃而亡篇中事實離奇情節詭諧處處爲誤解自由者痛下針砭 (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悲哀情小 悲紅悼翠錄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黃生與其表妹書 齋共讀兩小無猜 翠柳樓頭茜紗窗 下閨房諧劇有甚 畫眉好事多磨乃 父不諒美人黃土 齋恨窮泉公子縉 衣委身古寺以之 方石頭人物差與 寶黛同情而文之 纏綿悱惻亦自不 弱於雪芹 (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義烈小說 費娥劍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爲清咸豐間事一紀姓家大婦淫蕩小星賢淑積不相容夫因攜妾出外適遭洪楊之亂以致離散妾始遇暴徒繼墮賊窟卒全其節後偵得大婦爲翼王下陳殺之以雪夫恥復力擊翼王不中而死讀之覺虎虎有生氣 (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苦情小說 玉如意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少年一女郎均有山水癖不約而遇陰訂盟約以玉如意爲質奈兩家各有繼母遭讒被鋼相思成疾一醫生哀之謀諸俠妓計誘二人逸二人又多方誤會駢死山中醫妓反成佳偶情節離奇自是佳構 (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軍探  
小說

# 美國之第一紀念日

綠衣女士血同譯

## 美國橫脫浮斯女士之日記

此節爲橫脫浮斯女士日記之第四節。得之於不老換斯湯城之殖民地古屋中者。記事簿已甚古。而又爲人扯下。故已雜之於古紙堆中。其日記之前兩節。蓋女士記其得知未婚夫已娶他婦而投身英軍之事。自後得知此係誤傳。本節乃記爲其未婚夫送一密信於大本營而得遇華盛頓時。蓋一千七百七十七年七月四日也。其日記如左。

一千七百七十七年五月二日時在賽蘭

明日將偕余母乘馬以上余生最長之旅途。往彼克納鐵克脫省之葛落吞海濱。余爲預備遠行。故今當早臥不應更書此無聊之日記矣。雖然余之此行實爲往晤我父。我父乃在彼海濱奉職於巡洋船者。余思之甚喜。不能不有以記之。且又有一事。卽彼余今不願再呼其名之人。不知今又何若。蓋余若至彼。必能得聞其人之消息。而聞其人消息之當時。余又不知若何難受。其人非他。卽余前許爲其妻而渠乃又娶他婦。且爲英軍之間諜。而今已投英軍去也。其人蓋余日夜思忘之而不能者。

一千七百七十七年五月六日時在葛落吞

余今已抵葛落吞。余姑母爲我等預備之小房內矣。余亦不知余等之已至。旣至。余乃跪地而謝上帝。旅途之平安。余等之在途也。將至葛落吞時。甚形安適。因其地甚平坦也。時僅過午。而余等已望見葛落吞。葛落吞之景象。僅一鎖耳。而土人必呼之曰城。城在山間。

更舒泰。余姑母姓斯斗立名黎白佳爲余前所未曾晤面者歡迎余等甚熱心余等甚感之且長途已達余等心

余性甚慙余心之悲傷亦不易忘是日余聞我母告我姑母以此次來遊之故爲欲稍易空氣畧事運動以解我未婚夫負信之悲且詳語一切往事然而余聞此體恤我之談論益增余恨余蓋甚願余至睡時不復念及此人然而余至睡時則又念及聖書所云愛爾仇敵人有以怨待我者我仍以德報之故余於晚禱時又必及彼深願彼余前所聞者悉爲謠傳而非實也。

一千七百七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是日方午餐余姑母黎白佳禱告已畢擡首備食時余忽急遽以起奔赴窗前以致翻其坐椅余母等甚驚駭意余何以若是粗暴其實余非粗暴余於姑母禱告畢擡頭時余適面窗猝見窗外海岸旁余父所乘之巡海船名海鷗者時正下旋也余喜極故演此狀。

是日之會舉家盡歡余母以久未晤父面喜極至於墮淚自後余父乃偕余等渡河至葛落吞之彼方過泰晤士河抵新倫敦彼地爲余父欲上岸者父事既畢復偕之而返余姑母除余父外並邀水手四人同至其家晚餐終是一日余欲詢問余所不願提及其人之姓名并不願書其人姓名之消息幾至十有餘次然而每次輒不敢出口於是余乃潛心細聽余父之言有或及彼人者否然而余欲聽之余實又怕聽之余意余父必曾知彼年少人負余之事故恐傷余心絕口不一談及自後余姑母忽發問曰此次戰事究以何日能了乎於是衆談漸入於戰事之中有述及英將哈何加浮立斯二人已移軍他處者有

述及開戰以來之損失者。余乃據言曰。若我父之督此巡船而往來於此海邊者。最爲無意味者矣。父聞余言。面色頓變。既乃以手拍余肩。領余外出。若指示此間形勢於余者。至無人處。語余曰。我愛兒。汝非一常女子。各事有當知之者。汝以後決勿再言。余乘船往來事也。蓋余之如是。外似閑蕩。而實非閑蕩者。余之往來是間者。巡海其名。實則送間諜於敵地。或自敵地迎間諜。以歸其負。甚重。雖然。已有至好之間諜三人。爲敵搜得其密函。而縊死之矣。是余之甚悲也。余聞是言。一深印入腦。又若深悉有何秘密者。正談論間。余母亦來。未幾。余父同來之水手。忽至父前。疾行一禮。告余父曰。船上現有一警信來。請速回船。余父乃匆促與人告別。携余母而去。余亦欲同往爲母所止。勿許。迨余母歸後。余乃放膽問之曰。以前聞諸海能女士之言。其言可信之乎。余母顏色忽悲。答曰。我所能告汝者。余適纔問汝父以南孫之事。汝父即現悲戚之色。掉首語余曰。勿再題此事。我恐——余母言至此。亦不忍往下再言。即與余接吻。回臥室而去。余一人在室。余乃和淚記之。

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六月十四日

余思今日之事。余將書之於日記簿乎。抑否乎。余曾言。余不願再提及其人之姓名及書及其人之姓名。然余今無奈祇能書之矣。且大書而特書之矣。蓋今日余已見其人也。余受此感觸。幾至發狂。余雖強自鎮抑。而亦無效。余母方離我室。囑我自寬。然不知余心之痛。無可方擬。余今所能書者。祇云已見其人。并已見其人受傷而受痛苦。其人之心不得而知也。蓋余見其人有時若追懷而悲傷。有時又若沉靜。試思有人棄其心愛者。而他娶他日。復見心愛者。而沉靜若無事者。世間必無是人也。余今不願以私意推度。

此事余祇記其相見之情形如左。

今日天初明時。余父命一水手持信來。令余偕余母同往船上。余等甚異之。卽隨來人往海邊。小船上共渡。至余父之大船上。上方上繩梯時。余父來援手。余卽詢父曰。有何要事。欲兒若何相助。余父欣然答曰。汝往余船室內。不久余將來與汝談。余自幼無不聽父母言。卽從父命。至父室內。開門入視。幾使余驚而暈絕。蓋余神經之震動。未有若此次之甚者也。余父之板榻上。余突見南孫臥焉。余此時面上自覺忽紅。忽白。身上忽冷。忽熱。心上忽喜。忽怒。忽然憤恨中。燒忽又強制自抑。勿令向前與之相抱。余乃扶牆而立。深自按納。藉舒呼吸。南孫聞余聲。息乃回首視余。向余微笑。此可愛之微笑。在今日受之。不免增余之可恨。因已爲他人攘而去也。余思及此。余兩眼之淚。簇簇而下。南孫見之。發其微弱之聲。呼余曰。普羅！（女名普羅。特斯蓋省。字呼之也。）汝何泣爲。余聞彼猶呼我。以普羅之名。余心益震。不覺踉跟後退。此時忽見彼臂上有紮傷之布。胸間絨單。覆處亦復露。此余不覺兩膝戰慄。強行而前。跪於彼之榻畔。余因問之曰。汝所遇何事。彼卽伸手。思以臂挽余。殆爲傷痛。故顏色登時慘白。余本欲拂去之。不令彼手近余身。然見其悲痛。不覺反以手撫摩之。余急旁取一甜酒。使之畧飲。以防其暈。彼乃告我曰。余已遇見克納鐵克省之總兵米克斯。將軍約定率軍一隊。自新倫敦。突然衝出過海峽。而至山格海口。攻破英人之砲臺矣。彼又告余。在上月五月二十二號。彼與多人。曾乘余父之船。及其他捕鯨之船。潛往英軍焚毀兵船一艘。并獲軍食若干。俘敵九十人。而彼等竟無一死。僅傷數人。傷者之中。彼南孫亦在焉。余乃謂之曰。余以爲汝往投彼暴王矣。彼立現不豫色。微掉其首。余見其已甚疲弱。雖彼告余。傷實非重。傷爲流血過多。而稍

疲○然○余○實○不○忍○視○也○余○乃○問○之○曰○然○則○汝○為○一○間○諜○歟○彼○聞○是○語○頓○即○正○色○語○余○為○余○平○時○所○不○經○見○者○  
命○余○曰○汝○以○後○勿○再○語○此○二○字○余○曰○可○雖○然○余○且○問○汝○果○是○否○彼○乃○微○點○其○首○又○曰○余○尚○有○諸○多○經○歷○之○



若○告○汝○以○使○汝○傷○心○之○事○實○不○足○信○其○所○以○不○足○信○之○故○我○今○亦○不○能○告○汝○嗟○乎○普○羅○使○上○帝○得○留○余○生○  
命○者○則○日○後○時○機○已○過○必○能○有○使○汝○明○白○之○機○會○也○余○思○再○欲○有○言○見○彼○力○竭○心○有○不○忍○乃○曰○汝○傷○實○甚○

異○事○俟○余○稍○痊○再○以○告○汝○余○乃○  
欲○言○又○止○者○再○終○仍○語○之○曰○汝○  
欲○告○余○者○得○非○彼○美○歟○得○非○即○  
汝○—南○孫○聞○此○語○即○現○奇○異○之○  
色○莊○容○而○語○余○曰○是○誰○奸○徒○告○  
汝○以○此○事○者○雖○然○此○事○之○實○情○  
我○不○能○告○汝○汝○亦○不○庸○詢○我○嗚○  
呼○普○羅○我○愛○！○余○此○時○又○怒○又○  
愛○又○憐○惜○彼○之○傷○痛○久○之○漸○復○  
余○舊○因○又○謂○之○曰○居○於○斐○而○突○  
非○耶○省○之○海○能○姑○娘○汝○識○之○乎○  
此○時○彼○已○疲○極○勉○力○而○對○曰○渠○

我爲汝上陸請一外科醫士來診治何如彼又掉頭曰否此事任汝父親爲之以後汝有舉動必聽汝父親之言勿妄爲也余乃返身欲行行時彼又呼我曰普羅汝何不與我行告別之吻禮余此時心中中滿儲一言幾欲奪口而出但以當斯情景斷非其時故終悶而不發其言維何即余欲問彼究曾與人結婚否也余旣不能問彼則余祇能從彼之言返身而與之接吻余此時心中躍躍大動一方與之接吻一方乃心口相語曰茲之接吻非爲愛也爲彼忠勇於國家也雖然余私心自問則所謂彼忠勇於國家者其客而愛乃主也余將離房而余父至旣而余母亦至余父謂余曰南孫之傷甚劇汝勿過擾之余母又爲南孫整其覆被治理其紮傷之布余乃獨至甲板之上回憶海能之言俛首而暗泣

余與南孫相遇之事如此此外余更得聞諸我父者南孫爲所獲英俘所傷傷後匿於山格海口者三星期迨傷稍愈卽移居於我父船上者余聞諸父英人之索南孫也急故居於山格甚危移居雖不利於南孫之傷然較之留彼則稍有利余又以欲請醫以治南孫之意告之我父我父答余不敢造次余乃無法隨余母返陸余至此乃知南孫爲忠勇於國事者又爲一間諜然余又欲更知其他則有不能蓋以余所見所聞推想南孫殆負重大之使命有何緊要消息需彼傳遞也余反覆思維夜不能寐

一千七百七十七年七月七日

余之不書日記已二十三日矣今夜余與我母仍寓於葛落吞之姑母家余心甚安樂余乃得依次而記其所事余記此日記時南孫卽在余旁渠大抵安睡時爲多所傷痊好亦甚速余今實爲之看護更閱一時余母將代余看護渠矣然余實不願暫時離渠也余今急欲記其事於此者蓋知南孫實未娶他婦其

所愛者除余外亦無他人。余之復得南孫於心也。實視爲余生最大之事業。人有謂余於七月四日得晤華盛頓。其日適爲我美獨立定約之一週紀念日。以爲異事。然而以余視之。較余得南孫也遠甚。余今日且先記余數日來身爲英探爲英所獲。又復脫逃。以及其外等事。

余自前次至余父船上。見南孫後。至翌日又往南孫。正在昏睡中時。吐夢。囈余悉心聽之。其所語雖不連屬。然有時則曰。消息有時則云。華盛頓或云。蚌勃羅克從未語及婦女事者。余心內之擔負漸輕。余父語余南孫或將憂急而致死。余乃問曰。渠之憂急。以余度之。渠必以有至要之消息。須達之。華盛頓而未能。故蓋是時華盛頓正在紐求賽省之蚌勃羅克。余聞彼夢語。故爲是猜度也。余父聞余言。默然不答。余意余之猜度大概已確。然余父不語。余亦無如之何。嗟乎。余心碎矣。余當時既疑南孫之他娶。復見南孫苦悶而將死。余心之痛如雙管之齊下。既而余父離室。余獨在南孫側。南孫酣臥。初醒。意似稍舒。余乃語南孫曰。南孫。汝勿憂。汝苟有要信。須送至華盛頓將軍處者。則我爲我人主義之故。願身代汝往。南孫聞余言。爲發其秘密。故驚異。幾至暈去。然實不贊成。余之說。余乃復以是言告之。我母聞之。幾泣下。然實贊成。余言。余又告母以實行此事之計。母亦許可。余計非他。乃爲余父開船時。余不上岸。匿船上。不使父知。至開船後。乃以告父。則父不得不許我矣。既而果如余料。父知之甚憤。怒斥爲可笑之舉。動然。余策終得勝。既而南孫亦贊成。余言以爲婦人偷越敵界。或視男子爲易。以英人注意。勿力也。因又教余前往。蚌勃羅克之途。徑謂船抵愛抱。後上岸。沿蘭立吞河而行。約二十五英里。卽至蚌勃羅克界。蚌勃羅克有華盛頓將軍之司令部在焉。至六月十七日。船已行抵蘭立吞河口。南孫傷亦大愈。潛自榻上起。穿好衣服。

余雖。即。在。其。臥。室。之。鄰。房。實。未。之。知。迨。其。出。室。偕。二。水。手。欲。同。行。至。船。頭。上。忽。以。力。弱。故。至。中。途。而。踣。南。孫。乃。長。歎。知。已。病。尙。未。能。任。事。也。未。幾。余。父。命。兩。人。上。岸。探。消。息。回。報。乃。大。不。佳。因。聞。英。之。哈。何。與。加。浮。立。斯。二。將。之。兵。已。在。勃。倫。斯。維。克。地。相。聯。合。勃。倫。斯。維。克。者。即。位。於。余。等。欲。上。岸。之。地。與。蚌。勃。羅。克。之。中。間。者。也。余。父。乃。又。開。船。返。行。約。越。二。日。欲。擇。較。善。之。機。會。自。行。送。消。息。以。去。余。謂。此。大。非。計。我。父。狀。態。孰。不。知。爲。居。久。船。上。之。人。易。被。識。破。且。此。船。上。又。烏。可。一。日。少。我。父。者。我。父。謂。余。雖。爲。船。主。彼。不。過。爲。機。械。之。動。作。別。有。指。導。之。人。今。指。導。之。一。人。亦。在。船。上。故。去。無。妨。余。意。父。所。云。指。導。之。一。人。殆。即。指。南。孫。者。至。六。月。二。十。日。船。又。上。駛。仍。無。機。會。可。乘。南。孫。聞。之。又。惶。急。自。嘆。余。蓋。知。其。心。中。之。苦。悶。矣。

余書至此。余母已來代余看護南孫。故余將往安息矣。南孫之傷復原甚速。據醫生謂刀傷肺部僅一角。愈後無害也。

一千七百七十七年七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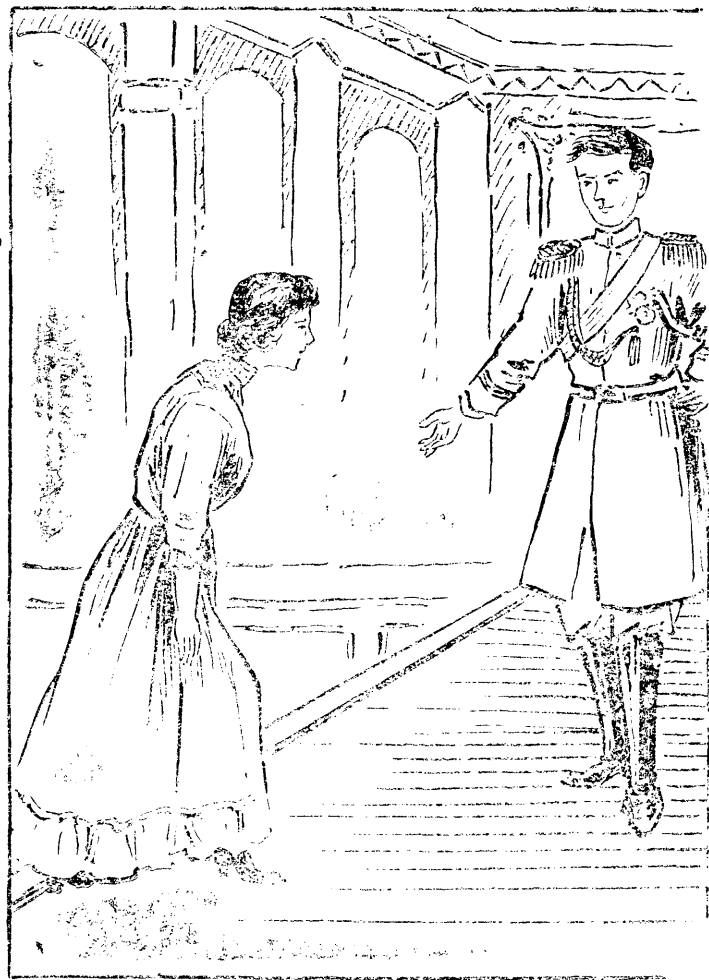
今日。余。將。續。記。余。昨。日。所。記。之。未。畢。者。至。七。月。二。日。又。使。人。上。岸。探。消。息。歸。時。得。一。佳。報。謂。華。盛。頓。將。軍。前。曾。至。寬。勃。爾。鎮。爲。哈。何。英。將。所。逐。返。時。爲。六。月。二。十。五。日。夜。中。也。至。六。月。晦。日。哈。何。與。加。浮。立。斯。二。英。將。均。不。進。攻。紐。球。賽。省。而。退。至。對。面。之。斯。堆。登。島。矣。至。三。日。南。孫。乃。與。我。一。所。書。極。細。之。一。紙。即。送。至。華。盛。頓。將。軍。處。秘。密。消。息。也。余。乃。返。余。臥。室。紉。於。襯。衣。之。底。既。而。見。南。孫。南。孫。又。勸。余。勿。往。爲。是。余。笑。語。之。曰。斯。又。何。害。據。探。謂。英。將。之。兵。俱。已。退。去。則。我。之。此。行。不。過。平。常。之。游。歷。耳。依。河。流。而。行。諒。不。至。失。途。而。乘。馬。一。日。間。亦。余。所。常。有。事。也。何。多。慮。爲。余。父。謂。余。曰。我。兒。汝。苟。必。欲。往。者。我。令。副。船。主。好。男。台。先。生。偕。



往人有問之者則以夫婦對余聞言面色盡赤幾不能仰南孫在榻笑曰是乃一極簡單事何必羞愧余有一次亦嘗偕一少女同行稱爲夫婦安渡英人之卡人無疑之者且能探得緊要之消息而歸余聞言始恍然前所聞南孫已娶之說必爲此事因不顧余父之在旁跪於南孫膝前潑泣而語之曰南孫恕我既乃述余曾聞堂姊海能言曾見汝且知汝以一婦人向人紹介謂係汝婦余父在旁笑語曰汝之憂悶大事僅此而已乎南孫乃曰噫普羅我乃知汝對余一切詫異之舉動矣因起抱余頸謂余曰此事亦毋庸告罪汝當現在余不能事告汝以親切卽彼秘密使命之事更不能輕啟諸口余乃揮淚而別此時余心中更喜蓋數月來懷疑之事一旦得以豁然明了也行時余乘一良馬好男台先生從時已近暮以余等所定路程夜行爲多也有人告余等謂勃令斯維克地方有黨英之徒甚恨我輩此去宜慎旣而果然余等纔及勃令斯維克之境外已爲人捕矣被捕之後好男台先生即爲人搜索余恐遞及幾至駭暈然猶強自鎮抑笑呼好男台爲我夫并語搜索諸人曰君等苟於我夫囊中搜得金錢者則卽給余使余得一新衣搜者聞余笑談意似稍解不似前之洶洶矣旣而好男台先生之搜索已畢又欲搜索及余命余至事務所待彼婦人等來搜索彼等亦戲言曰試觀此婦身畔有無哈何將軍喜閱之書信似前此一婦者言已導余至事務所中禁余於一室余雖不知彼等所云之一婦何人然余自思衣底所藏之密書密縫甚固一時不及破之而他匿苟任彼等搜查又必爲彼等所查得一時情急幾至不知所爲旣而忽見室窗半掩窗外葡萄藤甚多余乃探身而出援葡萄藤而下未幾卽至地潛往屋後之小樹中潛身不動此時望彼室內但見燈火往來移動周視各室大概爲搜索余之蹤跡也旣見火光又至室外草地

上攜燈四覓不能獲廢然而返余潛身外出得余之馬密往牽之下至河干探手河流以別方向乃上馬依路側田畔逆流而行始則緩緩既則疾馳迨至天既明時一轉灣後便至一村鎮余乃下馬探問知此鎮名勃羅明吞蚌勃羅克前去已不遠矣余更奮勇而進至蚌勃羅克後余亦不用問及華盛頓將軍之所在地早有衣粗服軍衣之兵士攔余而問何往余乃告一兵士爲欲見華盛頓將軍兵士微笑似有所不滿意乃稟一司令者司令者來余乃語之曰余乃兵官南孫何管之使欲面見華盛頓將軍者余斯言一出如有魔力司令者卽萬分恭順導余至一伺候室稍坐彼往稟告既復導余至一大室內華盛頓將軍在焉坐於一寫字桌前桌上所列書信地圖甚多華盛頓將軍見余入顧語導余者曰汝云一婦人乃一少女耳因起立攜一椅令余坐并禮余有加尙未問余來此何事余已用左手牽余背上之衣用右手取出南孫所託之密信蓋余將至蚌勃羅克時早將緝信之綫拆去也余乃起立以密信授之華盛頓將軍而語之曰此乃一報告書爲我之！語至此不能續不覺面赤因又鎮定余心舒徐而稟之曰此乃兵官南孫之報告書本欲親身送來因爲英俘所刺受傷而病臥於余父船中彼船現尙泊愛抱也華盛頓將軍亦微笑起立接余所授之報告而答余曰南孫乃一最勇敢最賢能之將士今聞受傷余甚惜之雖然若如汝言南孫是汝之！我則甚爲彼喜幸以若是勇敢賢能之士而又得若是勇敢賢能之女以爲之妻斯誠難得雖然余何未知南孫實已娶者余此時面又發赤一時幾不能作答既而乃曰否余尙未爲渠妻苟此次渠傷而無害者自後當有此望也華盛頓將軍乃問余來此情形余乃舉余父及余在船之議論及途中所語一一告之將軍及取報告書閱之余雖在側不知書中語此時前之導余者忽又來

告余現有姓好男台者在外問余并云乘馬追尋一夜今乃至此余謂之曰請告好男台先生余在此甚平安也導者去後余又謂華盛頓將軍曰余不意將軍如此清晨已治事矣華盛頓曰然余事甚多故天明後余不能不即起治事也因又取桌上所有書信畧視一二



既而忽又伸手呼余曰勇敢之少女汝知今日係何日乎余答曰今日為七月四日余心中自思華盛頓將軍何勤於軍事併此月日而忘之乎華盛頓將軍笑曰今日汝為見我之第一人今日非他乃我美宣布獨立之第一週紀念日也余曰余甚愚幾忘之矣去年今日誠為我美獨立簽字之日也華盛頓將軍至為佳許曰汝誠一愛國之女子哉汝已明言我美矣言罷微歎余又問將軍曰將軍今後尚有戰事乎余聞哈何加浮立斯二英將已為將軍擊退矣華盛頓將軍曰否我意二將之退非為余擊退也彼自少退以圖再行進攻耳余曰然則此戰事尚未畢乎余此言實顯余失望之

意華盛頓將軍乃微拍余肩慰余曰我意戰事尙未畢也余此時膽已漸壯乃請將軍可否移南孫至余家俾得親自看護使傷早痊余又告以余家在賽蘭余今居於姑母處姑母則居葛落吞城華盛頓將軍乃又取南孫之報告書細閱一過又詢余南孫之傷既即書一紙授我此紙余終生藏之而不敢或失者紙上所書之語如左

南孫鑒此勇少女已受余命接汝至彼家中看護汝至汝傷愈汝再報告我

華盛頓

此事余不再多書矣蓋已費余日記數紙也好男台先生已待余於外其外將軍又飭十名衛隊從余而行人各乘馬余乃別華盛頓將軍而回衛隊送余二人至愛抱余二人乃上余父船南孫見余返余不能描寫其若何歡悅及見華盛頓將軍之信乃允余遷至余姑母家養傷既成議矣忽又見河中有數船似爲敵軍所有者余船知力不敵乃出海以避之越數日始得至新倫敦現在南孫已遷至余姑母家與余同處余以前疑彼之心今已全滅蓋知未嘗愛他人所愛者祇余一人而已南孫之傷亦復原甚速余追思此數日中余曾爲一間諜又曾於獨立第一紀念日得遇我忠勇國民之元帥余心自喜然余見南孫之傷復原甚速則余又憂蓋傷愈又將投之生死不知之戰場中也嗚呼余誠一不知感激之人類矣雖然余於他端能知感激者不少願上帝赦余

綠衣女士曰余譯此篇而所感者非他中國近世所謂英豪之女者無事時意氣之雄幾不可以一世及至一臨事變則羞怯如常女子矣觀此橫脫浮斯女士其於平日之羞怯亦無異常女而一臨事變則勇猛前進男子勿如嗚呼此美國之獨立所以能至今日也夫

(完)

家庭小說

梅雪爭春記

# 教育部 中華書局 八大雜誌

稟及雜誌閱  
悉該局以輔  
導文明爲己  
任於教科用  
書之外編有  
大中華等雜  
誌數種及兒  
童畫報其秉  
筆者皆係一  
時才俊期於  
社會青年在  
父師教訓而  
外多獲閱醇  
正平易可以  
進德修業開  
發神智之書  
用意甚盛

梁任公  
撰  
**大中華**

**中華教育界**

**中華實業界**

**中華學生界**

**中華婦女界**

**中華童子界**

**中華小說界**

**中華兒童畫報**

本誌研究政治軍事社會種種問題  
輸入各種知識論述世界大勢對於  
歐戰影響以及日本要求均極注意

本誌注重訓育輸入歐美最新學說  
並將學校成績擇要表揚以資觀感

本誌提倡國貨輸入工商業常識詳  
述歐美商店之建築管理諸法並商  
事法令文件等以爲改良實業之助

本誌裨益學生之身心補助教科之  
不及對於科學及英文尤極爲注意

本誌在增進知識陶冶性靈尤注意  
於生活問題及技藝女界不可不讀

本誌材料豐富趣味橫生文字淺顯  
易解圖畫鮮艷奪目切合兒童心理

本誌宗旨正大文筆雅潔各體文苑  
靡不備具公餘消遣洵爲無上妙品

本報就兒童天然審美之觀念輸以  
種種知識家庭及幼稚園均極適用

每冊洋四角全年洋

四元郵費每冊四分

每冊洋一角全年洋

一元郵費每冊分半

每冊洋二角全年洋

二元郵費每冊二分

每冊洋二角全年洋

二元郵費每冊二分

每冊洋三角全年洋

三元郵費每冊三分

每冊洋一角全年洋

一元郵費每冊一分

每冊洋二角全年洋

二元郵費每冊二分

每冊洋一角全年洋

一元郵費每冊一分

小家庭  
梅雪爭春記

倚虹

京師有夏姓者巨族也世營農業擁田億頃積資累萬萬富甲一國主人小字阿元以族子入嗣襲巨產巍然爲大地主阿元有兩妾皆豔慧絕倫其一曰纖娘爲皖北產其一曰燕娘粵東產也

纖娘少小因緣其媵洪媪入爲夏氏侍婢給事老主人闈閨者有年以故果練而富幹畧阿元夙欽纖娘才簾角屏罅眉語日聽者已久或云柳梢月上已早密誓同心矣以有所顧忌隱未敢發時洪媪雅爲老主人所重知主人方物色族中子弟之有才雋者將以託大事因乘間力繩阿元之善浸潤弗已老主人意頗爲動偶試阿元事亦恆能稱其旨一旦捐館舍族人檢遺囑見墨瀋淋漓赫然以阿元爲嗣在理阿元爲疎族計親等且在六七服外阿元得嗣可嗣者亦滋夥顧世運鼎新不以宗法舊說爲標準一尊歐美遺囑之制族人縱有違言亦無如之何然阿元清夜夢回淵源自溯未嘗不深德洪媪時媪已先逝因益禮纖娘故前堂之總帳未除而別院之金屋已啓阿嬌之貯固不同流俗金釵之送也獨惜纖娘每披

先世奇勳自信太猛微近於剛愎稍稍不理於舊日青衣姊妹口角間耳  
燕娘聰敏過纖娘幼落籍曲院箏琶管靡不妙解且更擅詞翰能操筆爲短文雋永有齊梁氣息年十五已有聲於時天下談豔者莫不知珠江畫舫間有才姬燕娘也會有好事者張全國花榜於輦下燕娘蔚然以南金與選由是燕娘豔幟遂瑟瑟搖曳於宣武城南燕支坡上矣其時阿元未襲產一浪蕩王孫耳遇燕娘於席次覩其宛媚機敏明達有文心口相語曰若能得而人爲我佐中饋家事一以諮之阿元仙矣故邂逅即相傾心燕娘雖幼溷風塵獨喜慧眼未翳相阿元器宇邁倫非淮陰惡少流亞遂亦深致

纒○繆○不○惜○曲○意○媚○之○酒○闌○人○散○俛○仰○身○世○嘗○拔○髻○上○玉○釵○扣○銀○鐙○微○吟○曰○嗟○春○風○兮○不○回○吾○心○傷○悲○舍○之○子○兮○不○依○其○誰○與○歸○一○夕○試○以○此○意○白○之○阿○元○阿○元○驚○且○喜○已○而○歎○曰○其○如○我○無○力○爲○卿○卿○安○排○寶○扇○金○屋○何○燕○娘○曰○是○胡○足○戚○妾○不○肖○年○來○纏○頭○所○入○私○蓄○頗○不○瘦○君○不○見○西○河○沿○東○有○高○樓○依○城○南○面○其○商○標○號○達○利○銀○號○者○即○妾○所○慘○澹○經○營○欲○得○君○子○而○偕○與○共○適○者○也○今○辱○公○子○愛○不○以○不○潔○之○身○見○擯○自○幸○此○身○或○不○致○以○衣○食○相○累○阿○元○聞○言○喜○躍○亟○攬○姬○於○懷○堅○握○柔○荑○久○而○弗○釋○斷○續○其○詞○曰○卿○真○可○人○也○吾○今○得○汝○吾○無○語○矣○少○頃○燕○娘○以○首○枕○阿○元○臂○哽○咽○語○曰○嗟○乎○妾○飄○萍○擊○海○且○二○十○年○今○日○此○身○得○有○歸○屬○惟○覺○魂○夢○都○甜○夫○復○何○說○第○有○一○事○未○卜○今○生○公○子○能○不○令○妾○歌○團○扇○秋○風○之○辭○否○阿○元○以○拳○抵○几○曰○誓○富○貴○毋○相○忘○卿○言○其○母○類○杞○憂○姬○曰○能○得○此○固○甚○善○明○日○客○有○過○訪○燕○娘○者○已○重○門○深○鎖○人○面○桃○花○羞○燕○娘○已○侍○阿○元○去○矣○

阿○元○得○燕○娘○未○久○即○入○嗣○承○巨○產○阿○元○固○喜○不○自○勝○燕○娘○亦○自○歎○昔○日○青○眼○良○不○虛○今○果○所○事○得○人○珠○樓○月○午○欹○枕○遐○想○爲○意○殊○得○已○復○轉○念○曰○嗟○乎○金○錢○之○力○能○爲○情○媒○亦○能○爲○愛○蠹○世○間○男○子○爲○心○滋○忍○愛○情○往○往○隨○所○遇○以○轉○移○富○貴○逾○甚○則○遇○其○舊○歡○逾○疎○朝○紆○金○紫○暮○忘○牛○衣○者○且○所○在○都○有○矧○余○薄○命○列○在○筵○室○阿○元○縱○有○誓○言○不○欲○見○疎○其○如○黃○金○之○氣○已○促○人○希○寵○之○念○必○有○從○而○爲○我○情○敵○者○何○思○罷○微○喟○繼○復○以○手○扶○頭○自○策○曰○吾○乘○機○當○傾○力○以○助○阿○元○使○其○愛○我○而○益○德○我○庶○幾○情○以○恩○結○爲○質○較○凝○情○彈○雖○銛○或○不○易○破○此○堅○壘○思○及○此○點○首○者○再○一○若○自○慶○其○計○之○善○者○遂○擁○衾○微○笑○酣○然○入○夢○翌○日○燕○娘○以○不○日○將○侍○阿○元○遷○入○夏○氏○累○葉○相○傳○之○巨○邸○因○收○拾○幃○奩○箱○籠○之○屬○爲○意○方○適○忽○阿○元○自○外○



歸面有憂色。燕娘問故。阿元曰：茲事體大，非卿所能了。阿元偏強負奇氣，凡所不欲言者，人叩之急，往往致躁。怒怒不輕發，發則殊不易制。燕娘知之，諗亦不敢固詰。入夜，阿元轉側不能寐，起而蹠階，次忽聞叩戶聲，甚急。來者爲老蒼頭。邱中司闔者，蒼黃入告。阿元聞言，色益變，頓足曰：今日困我矣。憤甚，幾至迸淚。燕娘覩狀，驚叩。所以阿元曰：無他，吾家恃田以爲生，連年畿甸大荒，旱秋穫所入不足，以支貓狺微聞。老人生前已坐此負債，今益以大故飾終之資支出，尤繁。邱中儲蓄至此，已搜括都罄。日間臧獲輩競請給發，積欠薪資爲數頗不細。余倉猝無以應，方用鬱鬱頓蒼頭來告。奴輩中之暴戾者，將各括邱中細軟，以去。謹謹方未有已，噫！彼輩小人以新主乍來，必惟怯不足畏，乃敢橫恣若是。嗟乎！使余果得巨金，以問執其口，御下之術，吾固更神於先人也。燕娘曰：茲事得錢便了。云胡足慮？妾腕雖脆，弱自信足以戡此亂也。明日侵晨，達利銀號，果遵燕娘命，輦巨金致諸夏氏。舊邸阿元得錢，意態俱偉，即日縛胥暴亂者置之。理其他，謹恪將事者，非特悉償其工資，且更賞賚有差。自是府中臧獲懷德畏威，相與翕然。此固阿元之能然，亦燕娘之勳也。

無何鄰人某某知阿元既襲祖產，乃紛紛各出夏氏舊主頻年所署債券，咸來求償。夙逋阿元謀之，燕娘燕曰：君甫襲產，族中子弟多未附君，先疇雖巨，今若遽貸之於人，必爲清議所不容。置債於弗問，恐更開罪鄰里，妾意以爲堅鄉黨之信，莫若大舉新債，以悉清舊逋。塞囂囂之口，產寧質而慎，勿見沽似此。則物議縱苛，君固有辭以自解。阿元深韙其議，後果一如燕娘所預策。事以大定，當新債舊債遞嬗之頃，過付居間燕娘爲力，甚苦唇舌之間，幾經焦傲。阿元感其意，嘗撫其背曰：卿何敏慧，乃爾殆吾之管蕭耶！其推

重有如此

此時阿元外事拂拭都淨志亦少寧謐而邸中臺榭更輪奐一新於是遣巨輅駕青驄鼓吹迎燕娘入邸邸中屋宇至爽峻宏麗直類清都長安王侯甲第雖盛曾不足媿其高華燕娘居之樂甚嘗私歎曰此何地幾生修到容我於此笑傲風月耶入晚開樽延月阿元坐溫榻上舉杯徐徐斜睨燕娘曰今日得此卿亦與有殊勳也曷共罄此餘瀝不期相向微笑燕娘更梨渦紅暈意若弗勝蓋兩人得意極矣特不堪爲纖娘見耳

吾書今將記纖娘矣纖娘自侍阿元後爲意良驩嗣微聞阿元別有所眷中心已滋悒悒偶聽婢媼述及燕娘身世遂益鄙其微賤已而頻頻聞燕娘累以策助阿元深得阿元歡阿元視燕娘逾重纖娘嫉之益甚迨燕娘環珮入邸與已衡宇相望尤鬱鬱不愉每當紅樓隔雨珠箔飄鐙聞燕娘所居西院琤琮有箏琶聲雜以清歌不覺愛河風起妒浦潮生恆以瓠犀之齒微嚙其指曰婢子俟之行有以福汝也

顧阿元曙燕娘雖篤然亦未敢驟疏纖娘以纖娘居邸中久事無巨細備澈本末邸中事未能一日舍纖娘而理也久之微覺燕纖同居意兩不相下必分其職守使不相抵觸乃能寧一於是以鎖鑰門戶約束奴婢責之於纖資產出納米鹽瑣屑寄之於燕當時兩姬欣然各領所職以去自外象觀之一若兩姬之勢力均衡靡所軒輊抑知今日舉世之人咸視金錢以爲向背故燕姬一縮財樞便能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鑪錘萬物之力遂不期而自至有非纖娘所能望及然福兮禍所倚他日燕娘之以謗見沮未嘗不坐此見尤嗟乎金錢汝真人間世禍福之種子哉

燕娘黠甚。知管鑰度支。為勢雖張。究不足以擠纖娘。而獨擅其寵。因媵閒恆為阿元司篋。啓阿元交遊。既溥。襲產後。尤嗜結納簡札。往還不期日。密阿元少磊落慷慨。有大志。好馳馬。試劍。不屑屑於矮篋寸楮。間



為浮薄羣觀。阿元席履驟豐厚。相向意不能平。族人無賴者。某嘗以利口號於眾。曰昔銅雀春深。二喬不得千古詞人。方為魏武引恨。今阿元擁巨資。居高樓。纖燕雙鬢。更盈盈侍左右。地下阿瞞當亦自歎為

求生活魚鴈之辭。雅非所善。燕娘偶操翰。擿藻揚芳。輒能曲當其意。阿元樂甚。遂一以任之。燕娘於執筆之頃。恆佐以昵談。往往軟語。至於燭三見。跋試思。翩翩書記。上選益以小蠻樊素之姿。有不令人顛倒者。耶矧在阿元。以故事無內外。得燕娘造膝一言。靡不立決。此時此際。燕娘之寵極矣。

夏氏族巨。而丁盛族中。教養久不得其道。子弟多茫於治生。習

弗。逮。吾。儕。固。與。同。氣。連。枝。者。奈。何。榮。瘁。之。判。相。懸。乃。爾。杯。羹。分。我。亦。義。理。之。平。阿。元。果。智。者。當。不。我。却。此。議。一。倡。族。人。紛。紛。競。索。所。欲。阿。元。不。能。如。其。意。於。是。狡。黠。者。遂。日。布。流。言。恣。其。醜。詆。狂。暴。者。且。聲。言。果。違。吾。所。願。會。當。以。白。刃。相。饗。嗟。乎。世。人。性。貪。貧。者。恆。不。甘。安。其。貧。又。不。耐。以。勤。致。富。遇。富。者。每。深。嫉。而。切。怨。之。必。欲。盡。奪。其。所。有。爲。意。始。適。或。則。亦。當。令。富。者。淪。而。爲。貧。與。已。並。肩。然。後。乃。快。此。亦。無。賴。者。之。公。性。不。獨。夏。氏。子。弟。之。於。阿。元。爲。然。也。

阿。元。見。族。人。蠶。起。與。爲。難。意。頗。不。自。安。謀。諸。燕。娘。燕。曰。嘻。窮。措。大。志。在。得。錢。耳。君。若。惠。然。以。餘。瀝。相。灌。漑。違。言。自。息。阿。元。信。燕。娘。深。因。卽。可。其。請。燕。娘。乃。時。時。分。金。遣。人。賂。族。人。之。尤。無。賴。者。果。也。黃。金。早。布。莫。有。箝。口。吞。聲。者。特。族。人。滋。夥。燕。娘。之。策。烏。得。人。人。而。悅。金。雖。續。續。散。不。已。詆。毀。之。聲。縱。有。時。而。微。然。迄。不。能。已。於。人。口。有。尤。黠。者。雖。陰。受。阿。元。金。而。詆。之。如。故。嘗。語。族。人。曰。阿。元。之。予。我。金。者。畏。吾。之。詆。譏。耳。吾。果。如。仗。馬。寒。蟬。彼。酬。金。且。立。罷。吾。何。爲。吝。此。區。區。口。舌。之。勞。而。却。金。弗。受。耶。其。言。亦。諱。而。虐。矣。阿。元。聞。而。銜。之。然。亦。無。如。之。何。

久。之。久。之。阿。元。以。燕。娘。之。策。糜。多。金。而。不。獲。實。效。諸。無。賴。且。以。得。金。而。更。驕。蹇。阿。元。頗。厭。苦。之。偶。以。此。事。告。之。纖。娘。纖。娘。曰。使。妾。若。參。末。議。決。不。爲。君。上。此。治。安。策。也。夫。金。固。美。物。善。用。之。足。以。靖。亂。不。善。用。之。轉。以。召。侮。今。以。金。賂。無。賴。何。異。以。蜜。止。兒。啼。蜜。盡。則。啼。聲。復。作。金。盡。則。惡。聲。逾。厲。君。不。早。爲。計。絕。其。覬。覦。詭。謀。則。騷。擾。將。伊。於。胡。底。且。無。賴。之。爲。物。爲。心。絕。貪。而。厥。膽。如。鼷。至。不。足。畏。第。有。懲。剋。之。一。法。未。可。以。當。羈。糜。也。阿。元。論。事。每。喜。剛。決。今。聞。纖。娘。言。亟。鼓。掌。稱。善。曰。微。卿。言。我。幾。誤。大。事。纖。娘。曰。以。金。行。賂。之。謀。亦。爲。

燕娘所主張否阿元曰然纖娘曰燕娘明達甚胡爲此彌縫敷衍之下策母乃憤憤……已而又微語曰意者其別有肺腸耶阿元亦默然自是以後阿元所夕與纖娘密籌箝制族人之計祕不令燕娘知阿元之心遂不覺去燕娘日遠嗟乎燕娘今而後汝之蹇運至矣傷哉

阿元既與纖娘密定方畧平日接濟無賴之金至是悉抑而不予諸無賴乃益譁噪登堂毒詈投書恫嚇者日且五六至阿元聞之滋怒纖娘曰君姑忍之俟其惡積既盈然後一鼓可定也諸無賴見阿元溫溫若處子終日無惡聲相報以爲是真懦夫爾益不足懼跳攘恣睢更無所不用其極謹謹之聲且震及鄰右阿元蹙伏纖娘妝閣聞見固甚了了憤然曰是何能忍蹶然拔關欲出纖娘復牽裾止之曰時機將至今則猶未可圖也君盍再忍之如是者又越旬餘諸無賴狂躁益不自聊會族中有老三者行輩居長亦以事與阿元忤諸無賴竟號召市中惡少十數輩擁老三爲渠帥氣乃逾壯遂謀以兵劫阿元入夜握巨槌春門而叩纖娘妝閣爲狀洶洶聲言欲得阿元而甘心顧重門甚堅猝不易破并力春不已忽然門闕無賴輩遂蠶擁以進詎門以內戒備甚嚴整力士陰伺門戶諸無賴不知也方張皇闖入兩壁伏甲盡起大呼擒賊諸無賴力本不勝雖所挾又棍棒之屬以之抗力士銛利無倫之刀劍直類螳臂當車而阿元所蓄壯士若廬山張五壽州小段以及阿龍馬二等爲戰尤奮故不炊許諸無賴已相與枕藉階墀血流殷地就中有足捷而心黠者狼竄以去遁入東鄰破寺中佝僂佛龕下得免此身爲醜然已魄奪魂喪終其身不敢面阿元老三者卽其一也

翌日阿元以狀訴之有司言昨宵遇巨盜登時殪多盜請卽蒞勘有司驗果屬實阿元乃得以正當防衛

論不爲罪。有司更爲緹騎。四出搜捕。逸盜焉。至是。以後無賴餘孽。固不敢復窺。阿元之庭。卽族中父老。亦都奉阿元。惟謹。惴惴其慄。恐或撻其鋒也。嗟乎。此皆纖娘於香消人靜。斜倚香篝時。共阿元所預策。方畧之結果也。

纖娘既奏。此偉績。阿元益相倚重。寢與燕娘疏闊。顧財產之柄。書記之職。此時猶隸燕娘掌握。日常仍得共阿元相見。第相見之頃。但有米鹽之談。已無燕婉之好。燕娘明敏。過人。豈有不諗。鴛鴦夢冷。已幾回。淚濕枕函矣。苦無因緣。以訴之阿元耳。然纖娘猜妒之謀。固與日俱進。駸駸未有已也。

阿元有姑母吳夫人者。一日過阿元。偶語及家事。吳夫人喟然曰。家事猶國事耳。號令不一。政出多門。國何以國。羣姬爭長。奴婢抵牾。何以爲家。故家貴賢婦。亦猶國資良相。今汝家事紛綸。寄之諸妾。中饋獨虛。其席吾不知。何以奉祭祀。將賓客。齊家政。吾欲爲汝擇賢婦。甚願汝家亦如國之得賢輔。而上理也。阿元幼育於姑氏。遇事嚴憚之。且顧復恩深。尤不忍見拒。遂唯唯曰。其如無人何。吳夫人曰。吾已爲汝相之。審矣。吾東鄰余翰林家。女公子容德並茂。翰林掌臺閣。鎮遼瀋。宦轍所屆。女公子悉侍左右。更事多。而聞見滋博。洽及笄。嘗入某邸。伴某貴人。讀鄉里。尤引爲至榮。汝果得之。爲婦。非特妾婢無間言。更足爲親族交遊光寵。阿元！汝意云何。阿元曰。姑母言。敢不謹受教。翰林家。事姪亦頗諗。一一頃所論。殆其家。菱姑乎。吳夫人曰。否。菱姑爲翰林第三女。年鬢雖韶。秀其人好高。而驚遠。喜清談。而不事操作。清才雋貌。辟爲閨中采伴。則可。非治家材也。阿元曰。然則其爲儀姑乎。吳夫人急搖首曰。否。否。儀姑氣驕。而性奢。傾家之婦。不足娶也。吾所指其長女菊姑也。阿元聞之色舞。曰。姪嘗於報端。讀其所撰水竹居記文辭。冲澹淵穆。

有魏晉人風格已心儀其人久矣姑母果能以月老自任則甚善吳夫人莞爾曰汝靜侯之行有好音報汝也

嗟乎讀者諸君抑知吳夫人之來爲織娘所使者耶蓋織娘忌燕娘綦切以阿元與燕娘舊日之愛根未  
 雍深恐爲燕娘媚涕所灌漑而復萌則己身經年辛苦詎不都虛故亟欲擯燕娘於家政以外使其與阿  
 元終身無相見之機顧己又不便昌言排斥彰奇妒之迹重啓阿元之疑乃宛轉說吳夫人來進賢婦之  
 勸欲得一長厚之夫人奉之以爲傀儡間接以制燕娘其心亦良苦矣嗟乎妒之一字殆爲婦人之天性  
 與生俱來死而方已雖有儀秦之舌不能解之也

月餘吳夫人來告阿元謂婚事有成議惟菊姑家敦詩禮頗嚴嫡庶之辨禮貌威儀固不容苟簡而齊家  
 尤肅滋不欲小星熒惑大權旁落余以所論極知大體與吾爲汝擇賢婦主家政之旨尤膾合乃悉允之  
 矣度汝亦自無他說嗟乎阿元汝知菊姑乎渠秉性恬退自其父捐館後嘗自號桃源中人欲奉母撫弟  
 終身不字余爲汝謀賢婦切遂不惜委宛其辭以婚嫁及時之大義相勸復得其母之敦促竟奪其志須  
 知爲事良不易于歸後宜善視之勿苦此孝女也阿元謹曰諾遂從星者言涓吉五月一日鳳管鸞笙導  
 以法駕親迎菊姑成嘉禮焉

阿元自得菊姑後欽其門閥意雅重之菊姑入手卽以齊家爲急務收諸姬之柄使一統於己以媵來之  
 兩婢杏兒鸞兒給事左右用佐耳目兩婢皆慧絕望風承旨能曲如主人意鸞兒嘗侍菊姑遊瀋陽北徼  
 荒寒主奴相依爲命者既久故倚畀極深杏兒與織娘同里閨累世有瓜葛此次之得侍菊姑則織娘之

力也。纖娘之意欲於菊姑左右深置心腹，使彼伉儷之間舉動皆能洞澈其計，亦良工矣。此時燕娘所司已悉，易以他人。卽平日爲阿元供筆札之役，亦易以阿軟。阿軟者合肥小家女，亦纖娘鄉親。今茲之來，又爲燕娘所汲引，皖人重鄉誼，信餘人恆不若信里人之篤。蓋纖娘亦欲於此寄心腹焉。

天下事智者每不爲己甚。纖娘此時轉覺淩燕娘不宜太驟，雖除惡務盡，然雅非其時。乃諷菊姑以南山附郭田命燕娘經紀其事，欲假此餌燕娘，且以杜衆口也。其實南山田久已爲質於西鄰佃穫，諸役悉操之債家夏氏，固無尺寸管理之柄，坐擁虛號而已。燕娘聰明人，對此茫茫益助其傷心之資料耳。

燕娘閱人多，雙瞳皎然，類秋水鑑人，之面恆澈其心。覩菊姑儀態雍容，髣髴如太平宰相，心地應長厚過人。奈何凡所措，施精刻如刀筆吏。久之知纖娘爲是中主幹，菊姑特傀儡耳。默察菊姑所號稱齊家之政者，其意旨所向無在不集。矢藐躬新所登進者，又不出纖娘鄉親。於時表裏盡解，恍然夢覺。然後歎纖娘相嫉之深，而見報之酷。顧明知其計，迄無辭以白之。阿元以纖娘所建議極光明，動聽無懈，可擊嗟乎。天下事微論廟堂闈闥，其有排斥異己者，凡所持論何一而非光明。動聽蓋不如是，不足以遂其所私。纖之下事，徹論廟堂闈闥，其有排斥異己者，凡所持論何一而非光明。動聽蓋不如是，不足以遂其所私。纖之於燕固深得朝士傾軋之術，彼市井妾婦交口醜詈，互爭當夕者，睜於其遠，嗟乎。纖娘汝其妒聖耶。

燕娘生平無他好，獨嗜牧豬奴戲。掌家政時，每治事畢，輒共諸姬圍坐，手談放廢。後益鬱鬱無以自遣，秋鏡紅瘦，百和香殘，俯仰之頃，悲來填膺。侍兒玉龍瘦虎，盼盼等譬喻百端，來相勸勉。雖阿鳳雖相依未久，亦明慧能解主人憂，深致曲媚，都不能回其意。惟偶一燒鐙看竹，或能聊擱愁懷。諸婢乃競以此相伴，嗟乎。擗搗聲裏，皆燕娘傷心時光也。詎不幸爲纖娘邏婢，所見輾轉入告。阿元以燕娘豪賭不矜細節，聞



明日阿元遂頒邸中禁博之令燕娘讀之顧謂侍兒曰是又為我發也吾嗜博亦不自今日始主人固知之諗且嘗謂吾曰博而不廢事縱博何害今胡不相亮乃爾嗟乎愛則無往非善憎則動輒得咎加膝墜



自樹立必能垂範璇閨流芳彤管當不致如薄命人之洗淚長門也語已暈去  
珊瑚者亦燕娘侍婢也以五百金從揚州購來供灑掃其父固錢賈以破產始鬻女故珊瑚精鈎稽之術

淵指顧問事傷哉言已淚泣阿鳳亦掩袖嬌啼焉

又明日玉龍以阿元命遣嫁於黔中尹觀察淒然就道來辭燕娘曰自夫人來京師婢子便相追隨昕夕未嘗違左右今相去萬里人絕路殊言念夫人恩肝腸寸裂矧主母方悲永巷婢子尤難為別言罷淚甚燕娘亦相向洑瀾又念玉龍之見逐亦都由於己不覺益慟已而曰玉龍汝勿過戚汝去其善相夫子克

時○燕○娘○方○爲○阿○元○掌○家○事○米○鹽○油○醢○瑣○屑○無○次○燕○娘○乃○分○其○業○使○珊○瑚○理○鹽○事○珊○瑚○慎○出○納○工○屯○積○不○踰○年○效○乃○大○著○倉○廩○充○實○邸○中○三○年○無○憂○食○淡○阿○元○大○喜○意○深○嘉○之○且○謂○燕○娘○曰○卿○慧○矣○胡○所○部○又○都○雋○才○殆○強○將○無○弱○兵○歟○其○見○重○有○如○此○迨○燕○娘○失○寵○後○菊○姑○雅○不○信○珊○瑚○且○以○珊○瑚○恒○侍○燕○娘○博○尤○厭○惡○之○欲○見○斥○又○苦○無○辭○乃○使○侍○兒○阿○七○監○其○事○阿○七○者○亦○織○娘○里○人○也○阿○七○蒞○事○未○久○雜○舉○其○短○進○之○阿○元○阿○元○憐○其○才○頗○不○欲○窮○治○適○蜀○中○撫○軍○陳○中○丞○方○求○嗣○甚○殷○中○丞○與○阿○元○有○雅○故○且○亦○曾○見○珊○瑚○絕○憐○愛○之○至○是○阿○元○知○不○能○復○容○乃○具○厚○奩○遣○嫁○之○於○川○燕○娘○聞○之○乾○笑○曰○前○日○遣○玉○龍○今○日○逐○珊○瑚○行○且○及○我○矣○方○鬱○鬱○問○忽○阿○鳳○蒼○黃○掩○涕○攀○帷○入○謂○珊○瑚○行○甫○至○丁○沽○又○爲○追○騎○召○歸○邸○今○幽○西○園○中○禍○且○不○測○燕○娘○頓○足○曰○珊○瑚○一○竈○下○蓬○頭○婢○耳○年○來○施○以○膏○沐○纔○楚○楚○近○人○珊○瑚○烏○足○辱○今○若○此○直○不○啻○辱○我○耳○項○莊○舞○劍○意○固○在○沛○公○也○

珊○瑚○之○事○方○未○已○菜○圃○之○獄○又○接○踵○以○起○先○是○夏○氏○有○菜○圃○五○區○年○獲○利○子○滋○豐○燕○娘○屬○瘦○虎○率○盼○盼○阿○慶○諸○婢○領○其○事○邸○中○人○都○知○菜○圃○爲○腴○地○處○脂○自○潤○必○不○能○免○衆○已○多○側○目○盼○盼○等○復○年○少○寡○識○不○善○自○韜○晦○每○值○良○辰○宴○集○姊○妹○間○競○鬪○新○妝○務○炫○奇○麗○盼○盼○更○不○惜○巨○金○購○明○珠○百○琲○佐○裝○飾○一○時○珠○市○爲○空○胡○賈○昨○舌○豪○名○動○輦○下○漸○流○傳○邸○中○向○之○眈○眈○者○至○是○益○煩○言○嘖○嘖○卽○阿○元○亦○驚○其○奢○以○燕○娘○故○投○鼠○忌○器○未○敢○發○及○珊○瑚○事○起○羣○小○抵○掌○曰○是○其○時○矣○於○是○條○列○菜○圃○頻○年○積○弊○縷○晰○以○陳○詞○及○燕○娘○甚○穢○往○昔○杏○兒○亦○曾○覬○覷○菜○圃○事○爲○燕○娘○所○沮○深○以○不○得○老○圃○頭○銜○爲○恨○今○會○逢○其○適○更○投○井○下○石○乃○言○於○菊○姑○請○之○阿○元○繫○阿○慶○等○欲○窮○究○其○實○勢○洵○洵○若○鞠○大○盜○燕○娘○聞○之○悲○憤○交○集○忽○菊○姑○遣○老○嫗○數○輩○來○向○燕○娘○索○

阿鳳甚急云坐菜圃事將引以對簿阿鳳殊弱小未更大事靚狀驚怖不知所以竄身燕娘後牽裾含涕曰娘速救我燕娘亦淒絕以手約其秀髮慰之曰勿怖勿怖嫗曰夫人召汝畧詰數事便了汝可憐生必不相苦也何慄慄爲阿鳳無奈踉蹌偕之去

俄頃阿鳳歸燕娘覩其生還驚喜過望問夫人與汝何說阿鳳曰夫人問我知菜圃事否吾答曰夫人鑒之婢子年稚僅知灑掃不敢與瘦虎盼盼諸姐爲伍所問誠不知未敢以妄對夫人曰汝侍燕娘左右汝亦曾聞菜圃事於燕娘乎吾又謹對曰夫人鑒之婢子年稚僅知灑掃終日伺簾外不召不敢入亦但勤所役烏敢共燕娘昵談燕娘曰汝言僅止此乎阿鳳曰尙不至此吾又云夫人鑒之婢子侍燕娘久有一言敢爲夫人告者……燕娘聞言色變志忤曰汝云何……阿鳳曰吾云自夫人持家後燕娘退居西院虎姐已不恆來來亦但言鄉間水災事久不聞談田園風味矣吾言旣夫人方復有所詰賴杏姑娘力爲言於夫人乃命余退所對僅此而已不敢罔吾主燕娘至是色怡怡如平時謂阿鳳曰孺子辭令甚善雅可愛今日以我故苦汝矣吾心良不忍趣卽歸寢廚下有白蘭地汝盍取飲少許聊以壓驚可耳

阿鳳退後燕娘冥然孤坐自念此生是何罪惡造成今日痛苦不容於嫡事屬恒有未足傷心卽羣姬見妬讒詬交并亦人情之常詎足云怪獨悲相知以心之阿元奈何亦寒盟見疏至於此極九曲迴腸不覺寸寸俱折更念連日所遭愛婢數輩竄逐幽拘後先畧盡生人之趣索然已枯凡人傷心至於極地轉覺無淚可揮時燕娘兀坐繡榻危苦如老僧入定不知此時生著何許且不知爲人爲鬼第覺心房苦鹹欲墮不能自己耳轉念早知今日何如曩者瞑目青樓或有一二好事王孫落拓名士爲我收拾豔骨築香

塚於陶然亭畔。鐫浩浩劫茫茫。月之辭於短碣。樹之墳頭。春秋佳日。或能博得才子佳人。三升清淚。不寧愈於老死。侯門耶。嗟乎。人而爲女。已至不幸。女而爲倡。尤屬可哀。倡而爲妾。妾更以奇妒死。眞天下第一傷心事矣。嗟乎。吾更欲寄聲平康姊妹風塵中。汝果得眞善人嫁之。則甚善。不值其人。慎勿牽就。勉強委屈。以嫁。須知嫁後之光陰。更酸楚於枇杷門巷中也。蓋燕娘之痛極矣。

凡人生而無聊。每幻求死之想。一若死樂較甜於生趣者。然此時燕悲極。忽見素絲盈尺。因風搖曳。壁間微歎曰。汝其召我遊乎。詎一念及死。不禁痛哭失聲。仰視畫梁。宛轉未忍引決。嗟乎。千古艱難。唯一死此忠臣義士。所以難能而可貴也。耶。已而燕娘引目東望。覩一麗人容裝甚豔。雖妙目含悲。迄不減其媚。自訝吾家那得有此。迫而視之。東壁固一鏡。鏡中人卽己之倩影。凝望久之。喟然驚曰。吾色固猶未衰耶。嗟乎。阿元。汝終有念我之一日也。迴想此及。又靡覺生之可戀。死不能甘。更見昔日所常御小忽雷。斜欹牆角。狀如熟睡。微塵滿積其上。燕娘取而摩挲之。曰。汝亦隨而主人清冷久矣。乃置懷抱。問理其絃索。琤璫撥之歌曰。

素月皎皎兮流清光

照見肝膽兮生微霜

我思君子兮心徬徨

胡爲流言兮使我煩冤而憂傷

歌聲嗚咽哀怨。淒人心魄。是夜月色復晶瑩如璧。西風微涼。燕娘歌聲因風悉吹度東樓。纖娘妝閣。阿元

聞之私歎曰此燕娘歌聲也意頗爲動既復心口相語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充耳弗聞迴面顧纖娘曰趣杏兒爲我理衾裯噫我倦欲眠矣

著者曰嗟乎阿元汝眞英雄人也

(完)

稿 叢 廬 借 三

梅雪爭春記

新遊仙

遊仙詩名作如林。皆詠神仙虛誕之事。如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明朝定有新鱗。上分咐仙童。理釣鉤等句。殊屬吐棄。凡庸不食人間烟火。今見某君有新遊仙八章。惜忘姓氏。詩云。乘興清遊興倍長。驂鸞駕鶴總尋常。神仙亦愛翻花樣。儼坐飛船謁玉皇。一曲清歌人不見。是誰高唱遏行雲。霓裳自入留聲器。仙樂飄風處處聞。鳳脯麟脂積滿盤。葡萄美酒醉人難。忙呼小玉鋪臺面。安置刀叉喫大餐。牛女年年恨不窮。銀河隔斷信難通。綠章夜致交通部。兩岸須裝德律風。休言一步一蓮花。洛艷凌波燦若霞。著得一雙機器。也乘脚踏自由車。廣寒宮殿桂花香。仙子排班列幾行。聞得嫦娥新奉飭。清虛府改女操場。瑤池阿母綺窻開。窻外轟然響似雷。侍女一聲驚報告。穆王今坐汽車來。三十六宮敞畫屏。御街仙仗擁娉婷。幾多佳麗朝天闕。不佩明珠佩寶星。

苦情小說

五十年後之重逢

五定價元

# 史全朝清

二洋册裝

是書調查  
確實記載  
精覈不爲  
直書所爲  
東華錄宗  
蒙蔽凡宮  
室內訂外  
闡笑柄西  
交趣事以  
人太平軍  
及文告等  
之錄極詳  
搜錄小說  
含味插畫  
趣如清朝  
歷代御像  
洪秀全像  
太平軍之  
印以宮  
殿園林等  
圖均用銅  
版精印尤  
廣眼界

## 慈禧 寫照記

一洋册裝  
定價八角

是書爲美國卡爾女士原著所述大內祭祀萬壽節宴  
等儀節及慈禧太后之起居習慣服飾朝觀游覽交際  
暨寢宮之陳設御用物之華貴李蓮英之權勢宮眷之  
待遇無不繪影繪聲非常有趣書中插圖如慈禧宮眷之  
並御輦出宮圖等十餘幅均精美絕倫

## 慈禧 外紀

一洋册裝  
定價一元二角

書爲英人濮蘭德白克好司二人合著凡慈禧之家世  
幼時之生活以及被選入宮三次訓政無不源源本本  
記載靡遺而其中政變詭譎局宮闈奇聞皆含有小說趣  
味閱之令人忘倦插圖十餘幅如太監李蓮英之親筆  
書札內務大臣景善之日記等多從來所未見者

## 清代軼聞

全書四册特價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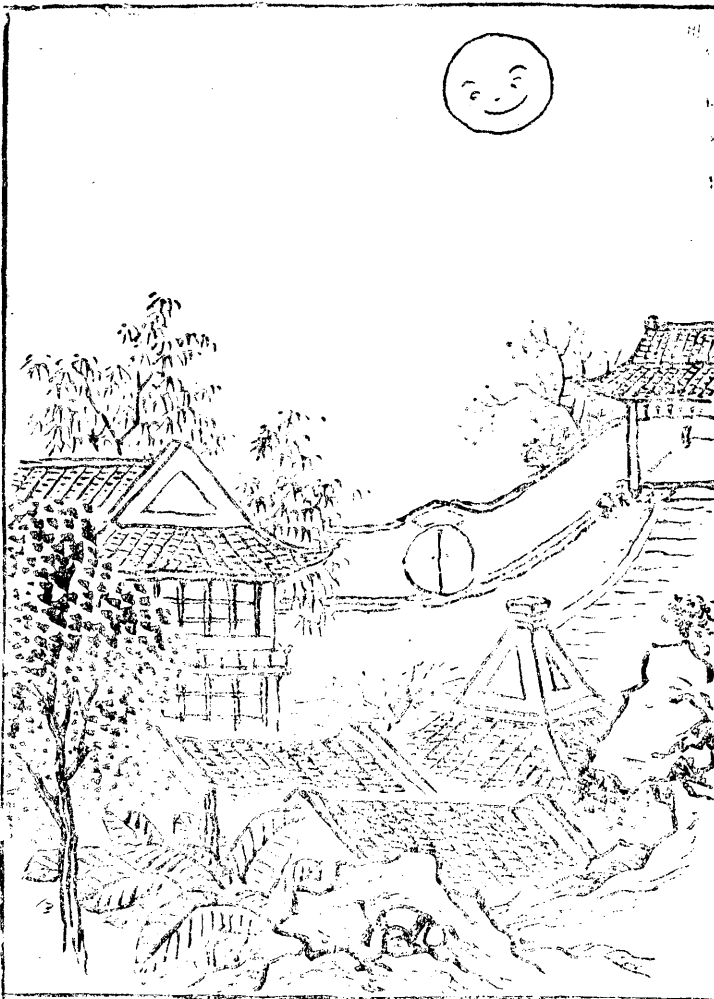
是書分門十六上而宮庭下而草野搜羅名人  
筆記數百十種而成多家藏秘籍未經流傳之  
本如宮闈秘史門之納蘭后爲尼德宗晏駕異  
聞等外交小史門之英使覲見行叩頭禮石達  
開之日記等檣杌近志之李蓮英之妹等小說  
門之品花寶鑑孽海花各書之隱託人名等均  
爲人人所欲知而不能盡知者無不採入洵洋  
洋大觀也



苦情 五十年後之重逢

瘦鵑

看官們啊你們可認識在下麼在下非別便是天上一輪月兒吾的光兒算來已照了上下五千年照到



縱橫九萬里照一代一代的興亡照一國一國的隆替照人家得志照人家失意照人家團圓照人家別離照人家生照人家死有時還要去照那情愛場中無數笑啼雜糅歌哭無端的癡情兒女眼兒中看遍了滄桑肚子裏裝滿了感慨覺得舉世悠悠簡直沒一件事看得上眼兒因此到了牢騷的時候恨不得一翻身墮落大荒山裏一萬年

不起來咧這也不在話下且說一年上正是吾團圓的那夜吾明妝燦發端坐在半空中薄雲四繞彷彿籠了冰綃托着吾千萬道的清光照遍大千世界則見處處團花簇錦都現着一片愉快的氣象男的女的的老的小的點香斗的點香斗喫月餅的喫月餅也有閨中多情的夫婦借着吾光兒在芳園曲徑間携

手清遊真個有影皆雙無肩不並。瞧去好不親熱。一路還同聲朗吟着披烟弄月兮。宵未歸桂枝清霧兮。濕羅衣的妙句兒相偎相依的十分纏綿。一時間郎情如水妾意似綿。那得不教人羨煞。吾見今夜下界到處都興興頭頭似乎一些兒沒有不如意的事。心中倒很安了。這當兒吾的光恰好照在一座禮拜堂的鐘塔上。見時候還早。不過八點半鐘光景。那鐘上團白的臉兒也好似向着吾莞爾而笑。於是吾精神益發振作。又不住的向四下裏望去。末後却望到了一處。見是一角小樓矗立黑陰之中。裏頭也黑魆魆地。並沒有一絲燈光。樓上六扇通明的玻璃窗更關得緊緊的。分明是拒絕吾的樣子。吾好不詫異。心想今夜家家諂媚吾人人歡迎吾。這一家怎麼和吾做對頭。難道是一所沒人居住的空屋子麼。然而樓下有着燈光。并且還有笑語之聲。不時的奪門而出。吾揣測了一會。樓上却依舊寂寂如死。依舊黑黑的好像一個鬼窟。單是一樓之隔。樓下充塞着喜氣。樓上却籠罩着愁雲。吾便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下去。向窗中一張只見裏頭有一隻鐵牀半垂着白茜紗的帳兒。帳中躺着一個少年。直僵僵的一動都不動。兩個眼兒一半兒開着一半兒閉着。水汪汪的含着兩顆淚珠。頰上脣邊但覺慘淡鬱結。毫無喜悅之色。兩隻手一隻垂在牀外。一隻手中却緊握着一疊紙兒。放在心上。他在夢中不知道夢見了甚麼悲痛的事。時時從嘴脣中透出歎息的聲音來。吾向他瞧了半晌。心中已有三分明白。想他辜負了良宵。向夢中覓苦趣。多分是個失意人。瞧他那種情景。又多分是個情場中的失意人。到此吾直要放聲喚醒他。說少年人啊。當着如此良宵。怎麼等閒拋過。快起來開開懷兒。自尋煩惱。又何苦來呢。吾正想喚他。不道他猛可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嗚咽着說道。天哪。吾心兒碎咧。求你可憐見。吾快救吾去罷。吾被他這麼一嚇。頓

時退避三舍。連忙飛一般逃出窗外。趕向別處去。回頭一瞧。見那小樓又隱在萬黑之中。樓心裏黑。影幢幢。似乎有哀憂之神。在那裏聯臂跳舞呢。吾也不去管他。又向着東南方望去。這一望。却望見了一所巨廈。裏邊華燈四燦。笑語聲喧。漏洩出一團喜氣來。高樓三面拓着五色的玻璃窗。兩面的窗上都映着燈光。一面却也像吾先前瞧見的那個小樓。一片漆黑。並沒一絲燈光。那四扇窗有三扇關着。垂着嫩碧色的窗紗。一扇却開着。似乎有一個娉娉婷婷的情影。着在那裏。吾忙把光兒一照。照見一個容華絕代的女郎。玉亭亭的靠窗立着。說也奇怪。吾只一照他的芳容。千萬道的明光便頓時淡了許多。那時見他把左邊的那條臂兒。攔在窗檻上。又白又嫩。好似一條粉藕。那右臂却做了個三角形。把纖手支着粉頰。現出一種百無聊賴的神氣。雙波如水。含着淚華。溶溶的注着吾。兀是停着不動。吾睜了會兒。就記起那兩句手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的詩句來。只恨天上人間。彼此相去過遠。既沒有無線電報。又沒有德律風。不然。吾定要問他呢。過了一刻鐘。光景那美人兒依舊立在樓頭。依舊望着吾。無言脉脉。直已蹙損了遠山兩眉。末後纔掏出一方羅帕子來。搵了搵星眸。微唱着回過臉兒去。原來這時聽得樓中起了一個小女郎。春鶯嚶嚶的嬌音道。姊姊！今夜月色很好。怎麼不到下邊玩去。獨自一人冷清清的。伏在樓上做甚麼來呢。那美人兒又微微歎了一口氣。從淚花中硬迸出一絲笑容來。向着小女郎接着伸出一隻柔荑。把那扇窗輕輕帶上。那倩影兒便霎時隱入黑暗中。去喇。吾不見了美人。也就把光兒照向別處去。只不知道爲甚麼自從剛纔見了那美人愁態以後。心坎裏猛覺得一百二十個高興。向四面八方望了好久。也不見甚麼新奇有趣的事兒。一看禮拜堂的大鐘上。短針已指着三點。吾忙了幾點鐘。微

覺有些兒睡意。一算安睡的時候。還有兩個鐘頭。吾總須想個法兒消遣過去纔好。於是東望西望。無意中却又望見了那座小樓。心想吾不妨瞧瞧那個少年人。此刻到底怎麼樣了。當下裏便放足了光照去。却見他已把那六扇玻璃窗一起打開。高高的坐在靠窗一隻桌子上。邊雙手捧着一疊紙兒。拱在胸前。一壁擡着眼向吾癡望。眼中不住的迸出淚珠兒來。這樣足足過了半點鐘。他忽地長吁了一聲。對着吾說道。月兒。月兒。你今夜果然團圓了。只你怎麼如此無賴。不去照那些得意人。却兀是戀着吾失意之人。吾聽了。這話直要啐他一聲。想這人真癡。咧你自己不得意。難道也要人家件着你不得意麼。況且你不得意。又干吾甚麼事。吾也一百個不願意戀着你。夜猶未央。樂得去照人家團圓呢。於是不去望他。預備停會兒睡覺了。看官們啊。以後一年一年的過去。吾也不必細說。只年年照那世上衆生小的。大大的。老的老的。死的。說甚麼面如冠玉。唇若塗脂。說甚麼雲鬢霧鬢。雪膚花貌。不上幾十年。一古腦兒都做了土饅頭的。餡子。任是生前艷史。長留人間。將來也不過流傳街頭巷口。給江湖浪人們信口雌黃。博那些村夫俗子一粲。做二三十個青銅錢的代價。唉。說來好不使人感慨不淺。啊。閒話休絮。且說吾從那一年團圓以後。悠悠忽忽的過了五十年。眼見得五十年前牙牙學語的小孩子。已變做了中年人。五十年前裘馬翩翩的。慘綠少年。早是華髮盈顛。預備和死神握手。禮咧。這第五十年團圓節的後十天。吾已漸漸兒缺了。那天夜中七點半鐘。光景懶洋洋的。喚雲童扶了起來。獨坐中天。放眼四望。斗的望見一處有一個小園。園中樹影團團。籠着暮靄。現出一片黯碧之色。這當兒那一面的花徑上。忽地有一個七十歲左右的。老頭兒。扶着一根藜杖。蹣跚而來。身兒巍巍顛顛的。彷彿一棵枯樹。在風中蕩漾。蕩了十幾步。條的立停了。

那園門外邊却有一個老婦人緩緩的進來半垂着頭兒把眼兒注着地那滿頭白髮受了吾的光兒閃閃的好似白金絲一般末後兩人已很接近相去不過一箭多路那男的驀地倒退了一步從雪白的長



所見那個和淚倚窗的女郎可憐當時都是翩翩年少五十年中被光陰愁恨兩面夾攻說甚麼郎貌蓮花好說甚麼妾顏玫瑰紅早都變做駝背龍鍾的老年人了吾呆呆的望了一會不由得暗暗地歎了幾口氣却聽得那老頭兒也歎息着說道唉流光如水過得好不容易一轉眼已五十年咧那老婦人也掉

了這聲音立時擡起頭來也不覺倒退了一步顫着聲說道嗚呼！你這時吾疾忙大放光明照將下去直穿透了他們道道皺紋照見五十年前的真面目原來這老頭兒即是吾五十年前團圓的那一夜所見那個高臥小樓中的少年那老婦人即是吾五十年前團圓的那一夜

着頭答道。怎麼不是當時坐看駒光往往不知不覺。等到知覺的時候。可惜那大好春華已飄然過去了。老頭兒又長歎道。唉。五十年。五十年。這其中不知道已葬送了多少的少年。吾却還撐着這幾根老骨頭。偷生人世。過這落漠無聊的光陰。當年自分多愁多病。萬不能挨到白頭。誰知吾的身兒。鋼鐵鑄成似的。竟一直捱到如今。睡兒中充塞着辛酸淚。單向壁角裏偷彈腔子。裏填滿了傷心事。只往肚兒中暗吞。要知這五十年的光陰。很不容易捱過來呢。老婦人微喟道。這是吾的不是。吾委實一百個對不起你。老頭兒忙道。這種話又何必去說他。總之也不是你的不是。也不是吾的不是。大約是老天故意設這無可奈何天的境界。給吾們倆一生受用呢。唉。人兒一老。真沒用。剛吾立了會兒。已覺得腰痛。那邊桂花樹下有椅兒在着。吾們索性過去坐了多談一下子。如何。可是如今吾們都已老了。吾已七十一歲。你大約也六十八。九一對白頭人。偶然聚在一起。諒來不致受人嫌疑。唉。今天不知道那裏來的好風。把你吹到這裏來。和吾重逢。悠悠五十年。得此一面。好算得一輩子的幸事。料想今天這一回。把臂話舊。多分已是最後的一回。然而仔細一想。也簡直是破題兒第一遭呢。說着。把左手扶着杖。把右手插着腰。顛顛頓頓的走到桂花樹下。坐在那長椅子上。倚着椅背。擡着頭兒。不住的喘息。那老婦人也已將過來。在椅上坐下。老人喘罷。淨了嗓子。又說道。唉。一個情字。直好似一粒白朗吟手槍中的彈丸。即使一時不制你死命也。深嵌在你的骨兒裏。使你永遠陰陰作痛。吾便是着了這一彈。消受了五十年的痛苦。還不曾了結。老婦道。吾也何嘗不如是你不見吾。已頹唐到這般田地麼。老人道。吾卻比你更甚。五十歲上頭髮早已星星白了。牙齒也漸漸搖落了。不知不覺又過了二十年。目前去死已一天。近似一天。只等一棺。既蓋萬事都

了。吾總算也曾做過人也曾嘗過人世間的况味。唉。五十年眼淚光陰已把我煎熬得夠咧。如今倘能死在這裏生受你兩行眼淚也好算得三生之幸。將來或者還能潤澤到吾塚中枯骨使他勃勃有生意呢。老婦搵着眼兒含悲說道。吾的老友你別說這傷心話兒使吾難堪。老人道。吾滿腔子裏彷彿是個貯藏傷心話的棧房。往往脫口而出連自己也禁勒不住。此刻時候還早。吾們不妨話話舊事說來。雖是傷心至多也不過彼此陪幾行眼淚。只你自從那四十九年前出閣之後一向可平安麼。一向可很如意麼。老婦道。除了被新愁舊恨暗中攻伐以外。差能說得平安。至於如意不如意不必去說。他說來徒亂人意。老人又問道。但是你丈夫一向可安好麼。老婦道。多謝你垂問。他身體還健。病痛也少。老人道。如此。吾們須得感謝上天。可是吾不時在這裏記掛他呢。他真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幸運人。這世界上怕沒有第二人及得上他。吾生平並不羨慕那富有千萬的大富豪也並不羨慕那貴為公侯的大貴人。獨羨慕你的丈夫。因為他能穀得你一個有才有貌的女子。做內助百年好合同心到老。天下莫大的幸福除了這個還有甚麼大富大貴又何足道。只自恨吾生就是個薄福之人。緣慳運陋。罷咧。說時那淚珠兒已在眸子裏亂滾。一時再也忍不住。竟滾了下來。即忙把手中握着的幾片桂葉拭去。頰上的淚痕似乎不願意給那老婦人瞧見。使他心中難受。然而老婦却已瞧了個分明。便也噙着淚說道。如今你也不必傷心事兒。已過了幾十年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何必再牽在心上。當時你一片愛吾之情。吾未嘗不知道。只為吾身不自主也。教無可奈何。加着吾們倆都潔身自好不比是那種無賴的游蜂浪蝶。和不知恥的浮花賤葉。把文明自由做了幌子。一味的胡為妄作。到如今吾們回首前塵。雖覺得萬種傷心。然而彼此都還對得

住良心不用慚怍。吾總算是你畢生第一個知己。你也總算是吾畢生第一個良友。老人道：可不是麼？當年吾也始終不會越出朋友範圍一步。訂了兩年多的交，從沒一回和你把臂談過心。有時只借着三寸郵筒寫吾的牢騷，抑鬱有時驀地相逢，但瞧一瞧你花兒似的龐兒，除此以外一些兒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事。倘有人誣讟吾們，直能同着他到上帝跟前，去對簿呢。至於男女之情，原也不是壞字眼，只消高尚純潔，不墮魔道好了。老婦道：你的話兒原很不錯，況且男女交友，在歐美文明國中也是很尋常的事。老人道：現在吾還須掬吾心中的感意向你道謝。五十年來，吾依舊是一塊無瑕白璧。當年吾倘沒有你嵌在心坎中，怕未必能有這一天。可是少年的時候，偶然身入歡場，免不得耍心猿意馬，然而吾想起了。你覺得這種野草閒花都不足當吾一盼，就是那通都大道上美人如雲，吾也一例看做糞土，覺得沒一個及得上你。即使有人能穀及得上你，也總覺這偌大世界上惟有你一人可愛。平日間做事更勉力向上，不敢墮落。想吾無論如何總須立一個鼎鼎大名，使社會上人人知道，方纔不辱沒吾知心着意的膩友。吾倘不長進，時不但對不起吾自己，不但對不起吾的父母，并且還對不起你。只爲吾抱着這心一輩子，便得力不少。因此上須得謝你老婦道：吾也須謝你。謝你時時念吾五十年仍如一日。老人道：吾心兒裏只滿滿的裝着一個你，如何不念吾。一見了碧空中的明星，就悄悄地想道：這可不是那人的妙目麼？吾一聽得綠陰裏的鶯聲，也就悄悄地想道：這可不是那人的嬌音麼？對着朝霞，就想起你媚紅的玉頰。瞧着好花，就想起你娉婷的情影。每逢風光明媚之天，扶杖出遊，吾又一一想起從前遇見你的所在，恨不得開一個大理石的礦兒，一起取了他的大石，到處豎一塊巍巍十丈的豐碑，作爲紀念呢。老婦道：你



倒活像是個小說家煞會形容。但是你念吾吾也何嘗不念你。老人道：你倘念吾一分鐘，便能減吾靈魂中一分鐘的痛苦。你倘念吾一點鐘，便能減吾靈魂中一點鐘的痛苦。至於吾一天二十四點鐘中，簡直沒有片刻不念你。別說五十年，如此就是五百年五千年，也是如此。念到苦時，沒有法兒，想只把你給吾的信兒和一二紀念品取出來，瞧他幾點鐘，瞧了那一字一句，彷彿瞧見你一顰一笑。你雖在天一方，無從一見，然而感情也聊勝於無呢。你的信兒，吾很爲佩服，實是文學家的手筆，不像是出於女子之手。五十年來，什襲珍藏，寶貴得甚麼似的。可是吾書劍飄零，身無長物，只這寸楮尺素，却是吾的財產。却是吾的珍寶。守財虜獨擁百萬，兀是愁貧。吾即使不名一錢，却還嫌富。因爲吾眼光中看來，你一封兒，就是一個金剛石鑛。吾如今有了你十幾封信，就好似有了十幾個金剛石鑛。吾的富，可不是比了那美國的甚麼鋼鐵大王、煤油大王更勝一籌麼？將來吾死時，撒手入地，自然也帶着他們同行心兒。雖冷了，倘把這信貼在胸前，就有溫意。過了幾十年幾百年，吾的肉兒化做了泥，吾的骨兒化做了灰，和那信兒的紙屑雜在一起，也覺有趣。老婦搖着頭，微唱道：你怎麼動不動就說到這死字？以前你給吾的信兒也總封封帶着死氣，淒風苦雨之夜，往往使人不忍卒讀。只吾也依舊好好兒保存着，不忍拋棄呢。老人這時忽地咳起嗽來，咳了好一會，纔喘着說道：那時吾既沒有好懷做出來的文字，自然也字字酸辛。古人所謂言爲心聲，委實沒有錯的。你試想五十年前，吾心中何等的悲痛，瞧你們的婚期，直好像吾的死期。瞧你們的證婚書，直好像吾的死刑判決書。每天眼巴巴的望着，天恨不得把吾兩道眼光挽住，太陽慢慢兒落去，你們的婚期，遲到一天，吾就能延一天殘喘。然而轉念一想，你出閣後，倘能如意快樂，過那甜蜜美

滿的光陰。吾雖是碎心斷腸折骨裂膚也。二百四十個願意總而言之。不論甚麼事能穀使你快樂的。吾備嘗百苦都不妨事。於是苦盼太陽趕快落去。一天天飄瞥而過。把時間竭力縮短。兩月縮成一月。一月縮成半月。半月縮成一禮拜。一禮拜縮成三天。三天縮成一天。你早一天結婚。就早一天快樂。含辛茹苦原是吾的分兒。和你不相干呢。這幾句話當時吾寫信給你。曾說起過。你却好久不給吾回信。使吾盼得好苦。撐着兩眼。從早上盼到晚上。夜半夢回。還盼郵差上門。吾母親知道了。總說吾癡呢。過了幾天。吾又寄一張明信片給你。接着盼了三天。仍是魚沉雁杳。一壁盼一壁。又替你着急。怕你嬌軀違和。所以不能把筆便禱告上天。佑你無恙。倘有病痛。給吾代你擔受。一壁却又怕郵局誤事。可是以前曾有兩三封信。被他們遺失。吾牙癢癢地。把他們恨得甚麼似的。老婦道。這真對不起你。你給了吾信。吾總不能立時回覆。有時偶抱微恙。有時又沒有恰當的時候。所以時時使你盼望。吾心裏很過不去呢。老人道。說那裏話來。吾雖望穿了雙眼。也不敢怨你。除了一個愛字以外。並沒有第二個心。五十年來。吾一些兒沒有變動。只把這將斷未斷的情絲。和千丈萬丈的愁絲。結成了一個偌大的繭兒。給吾伏在裏頭。過一天便算盡了。吾一天的本分。吾也不學那些浪用愛情的輕薄子。今天愛這個。明天又去愛那個。這種愛情。直叫做自來水愛情。不見那自來水麼。一會兒注到這家。一會兒注到那家。那裏有專注一家的。只是吾却情有專屬。始終如一。雖是一朝失意。也並不做那醇酒婦人的信陵君。可是十萬酒兵。既不足攻破吾的愁壘。三千粉黛。又那能闌入吾的心房。別說五十年中。吾情不變。就是五百年。五千年後。吾魂兒儻能不死也。萬萬不變。總之。吾這片愛你之情。直好說種根於盤古開天闢地之前。播子到世界末日。天翻地覆之

後。說。到。這。裏。聽。得。那。遠。處。禮。拜。堂。的。鐘。聲。鏗。鏘。的。報。了。十。下。放。出。一。種。淒。楚。的。聲。音。隨。着。晚。風。蕩。將。過。來。似。乎。催。他。們。別。去。當。下。裏。那。老。頭。兒。便。嘆。了。一。大。口。氣。顫。巍。巍。的。立。起。聲。來。向。老。婦。道。時。候。已。不。早。了。你。丈。夫。一。定。在。那。裏。盼。望。你。你。快。回。去。罷。呀。吾。們。今。夜。一。別。以。後。不。知。道。再。在。那。裏。相。見。但。願。你。別。忘。了。吾。別。忘。了。你。傷。心。的。老。友。說。着。淚。湖。中。早。又。起。了。波。瀾。沿。沿。滾。滾。的。湧。了。出。來。立。刻。把。頭。兒。低。垂。下。去。那。老。婦。便。也。盈。盈。而。起。哽。咽。着。說。道。吾。的。老。友。願。你。平。安。吾。也。永。永。不。忘。你。老。人。背。着。臉。揮。手。說。道。你。快。去。罷。你。快。去。罷。再。會。再。：：：下。邊。一。個。會。字。却。被。眼。淚。梗。住。了。喉。嚨。再。也。說。不。出。來。那。老。婦。人。微。唱。了。一。聲。就。沿。着。小。徑。一。步。黏。不。開。兩。步。的。走。去。一。面。走。一。面。還。再。三。的。回。過。頭。來。含。淚。望。那。老。人。老。人。石。像。也。似。的。立。着。擡。着。兩。眼。呆。呆。的。送。他。出。去。停。了。會。兒。老。婦。已。出。了。園。子。但。聽。得。一。聲。長。歎。在。黑。影。中。隨。風。蕩。漾。而。已。老。婦。去。後。園。子。裏。萬。籟。俱。寂。鳥。也。不。聲。樹。也。不。聲。花。草。也。不。聲。那。老。頭。兒。也。默。然。不。聲。只。癡。癡。的。立。在。那。裏。這。樣。約。摸。過。了。五。六。分。鐘。斗。見。他。頭。也。顫。了。脣。也。顫。了。手。也。顫。了。脚。也。顫。了。身。兒。也。顫。了。猛。可。裏。擡。頭。向。着。園。外。嘶。聲。呼。道。呀。吾。的。靈。魂。吾。的。安。琪。兒。你。把。吾。的。一。顆。碎。心。也。挖。了。去。咧。慢。些。兒。走。慢。些。兒。走。一。壁。喊。着。一。壁。張。着。兩。臂。向。前。撲。去。吾。卽。忙。放。光。向。下。邊。一。照。却。見。他。已。撲。倒。在。地。頽。然。不。動。但。見。那。頭。上。銀。絲。似。的。白。髮。映。着。吾。光。兒。絲。絲。閃。動。而。已。呀。看。官。們。啊。吾。不。忍。再。看。了。還。是。收。拾。明。妝。回。到。雲。端。裏。去。罷。

(完)



寫實小說

漁家苦

清秘史之一

# 順治太后外紀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有清以夷族入主中原論者每歸之天命而不知勃興之績乃在孝莊深宮秘事史官諱而不書是編原原本本紀載最詳穠豔處不減太真等傳（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家庭小說

# 妻之百面觀

全書二冊 價洋四角五分

本書從各國雜誌及名家小說搜集成此伉儷之情境各異靡不描摹盡致確肖其人之身分文筆莊諧參半詳簡得宜頗得諷勸之旨（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第一美人

# 倫得小傳

全書二冊 價洋六角

本書以美人倫得淫婦媼嬾為主人倫與葡人波里早結婚約猝為海王劫取困身島中者數載厥後用計取島倫波夙約克踐媼嬾至慙忿自殺其間情事之疑鬼疑神文筆之如荼如火頗有閱者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偵探小說

# 秘密室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一盜之秘密機關不在空中即在地下劫人掠財來去無踪其地中秘密室低於海面萬尺被拘于室中必無生理其慘怪性狀為人所難料防守亦異常週密卒經某博士與偵探長破其巢穴而意想怪誕非復尋常蹊徑（外埠加郵費六分）

怪異小說

# 身外身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一生家貧有志擬作空中遊而困於財力有友善催眠術為之互易靈魂入一富人之身卒藉其資以遂遊志空中忽遇天國敵人躬為俘虜徧遊天國徬恍迷離令人眩目文筆亦極奇特（外埠加郵費六分）

家庭小說

# 電妻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此為四川近事某學生之妻毀容明志割肝療姑迭遭惡叔引誘淫醫迫脅生死關頭得義戚俠士之援救奸謀勘破貞孝兩全情事翔實我國女界道德有江河日下之勢此種小說可作修身教科書讀（外埠加郵費六分）

寫實 漁家苦

無愁

蘇城某富家主人某年三十矣。三娶勿育。良用憂惶。一夕風斜雨細。窗戶微撼。壁鐘正指一時三十分。俄聞後戶逢逢叩甚急。主人觀書猶未寢。呼婢僕久不應。遂自秉燭下樓。迨啓戶外。望不見一人。風雨頗急。燭影搖動。暈若綠球。益覺茫不辨物。遂藏燭隱處。擬閉戶矣。忽兒啼聲作於戶外。異而察之。聲在炭簍。探手其中。則報紙棉絮間果得肥白之一雄。某大喜。急閉戶抱兒。持燭登樓。向帳外高呼云。吾愛速起。視速起。視吾今得一寶。大士憫吾夫婦念兒切。茲送子來矣。……不頃刻華燈熒然。家人傭婦笑語聲溢一室。時在夏中。兒身裸然。無寸縷。兒肥皙頗可愛。面貌亦佳。家人環視考論兒來歷。恨不舉詢兒。惜兒不能言。兒初畏燈光。目驟閉。更啓輪目。四矚人人。面貌罔勿端詳。後遂縱聲而哭。

兒此際念阿母懷故居。以是哭甚厲。非旨甘錦繡可易也。且此事誠慘痛。以一夕間咫尺鄰壤之二家。一則無後而有後。一竟有代而絕代。兒有知宜更痛矣。

兒既無言。余因述兒家矣。兒之家非綠楊陰裏之白板扉。耶兒之家其制若舟。因人多屋小。鋪位縱橫。大非華堂繡闥可比。然兒家之人甚愛兒。兒所戀戀者慈母外。又有一女郎。而高年之祖父若畫圖中之老漁翁。亦甚慈藹。可親彼之全家。蓋居桃花塢中之鮎魚墩也。

桃花塢亦有名於蘇省之地。理者以六如居士建庵而得名。庵曰桃花塢。塢曰桃花塢。也是間有高人隱士之居。亦有漁夫樵子之宅。柴門流水竹閣斜陽。風景之佳。足與畫意詩情相稱。塢中鮎魚墩等處。多煙波釣徒。日既暮。咸維舟故處。攜筐遵陸。分頭四趨。賣魚之聲徹市梢。和風微颺。聲浪益遠。爲問省垣人家。

漁家苦

曾憶夕陽西下時。有一苗條女子。赤其雙趺。適市售魚者乎。此即老漁翁之愛女也。蘇省女子勤苦力作者多。此等事本無奇。第女郎貌美。凡見女郎者。或能憶及之。第女郎一月中。適市之日固絕少。惟老漁疲



病時耳

老漁者以漁世其業。年既老益神於漁。每所獲恆多於他漁。老漁之言曰。魚之性貪而多顧慮。罾之影釣之。絲羣魚見之。始而駭。繼且疑焉。趨而過之。洋洋若未見焉。越少時復趨而過之。復越少時復趨而過之。審其不動。不變相忘於機心。而後或吞吾餌。或入吾網。惟吾欲之。是求吾漁。非有術。吾之術若是焉耳。第

吾語術於少年。少年黷吾言。卒莫用吾術也。而吾之術遂永越諸漁上。無及者。

嗟乎。老漁業漁之術。既甚神。而老漁之境。反益見其窘。老漁之隣。咸漁家。時為老漁傷。實則諸鄰之窮。寧不老漁。若以老漁縱善漁。得魚誠多。而食指增加之比例。視人且突過。於是嚴霜烈日。浴沐老人之一身。



循環寒暑而無間實則老漁非竟老以老狀之增萬非城居紳士所可及頰白未幾鬢毛若霜雪矣凡爲小說或詩詞圖畫欲狀漁父以老爲妙鬢宜雪顏宜酡第老漁之顏寧能常酡者此則老漁之心大與著者同其缺憾矣而老漁缺憾之事非僅窮窘尤有不幸之數事一則老夫老妻本極恩愛中道間判袂而去布衾角枕未免寥寥寂稍可自慰者彼之愛女年僅十五而至孝之性出自天生追陪色笑調節飢寒無不自至誠故老漁之家庭老妻縱死樂仍不減蓋孝女之孝非僅承老父色笑而已尤有神鍼絕技穿紗繞絨之工無勿能者如幼孩之帽也履也以及嫁女者種種繡品掛件人爭購之得資助家孰知時移世改夏習歐風兒帽漸尙西式履亦用革加之兩番革命喪亂之餘民間嫁娶亦每刪繁就簡雖有絕技無人過問於是孝女計窮而老父之境地遂日益以困

向例老漁散市歸家時蒼顏酡然意至歡悅孝女見老父至立罷活計起迎老父爲老父解笠除蓑倒身懷中呼阿父漁坐榻上捧女額竭力親之更舉枯臘之手撫女郎柔頰以爲常有時思女可憐慈父老淚至爲女郎醜面女至是必嬌嗔曰阿父年大爾許尙涕泣若孩子不爲貓貓羞死耶遂攀老父頸故詢老父以瑣事刺刺勿少休必笑逐顏開而後已女治女紅苟有得日用外必更爲阿父治酒食佐不時需漁荷荷痛飲而已

嗟乎老漁之家敏活可喜若女郎就令無事可圖口腹累人亦至有限詎知尤有兒媳一遺孤一幼姪二胥恃父女而食女既坐窮漁之擔負誠益重矣媳亦鄉中勤能人自食其力固宜有餘而無不足詎意媳所夙恃之生活技術若紡紗績布織帶軋棉等新法既興無恃乎一手一足之烈英雄坐老苦無用武之

地非與鄉間女伴同其悲慨耶。但有養蠶時爲人一幫工耳。餘則弄遺雜以爲樂。吾文述老漁不幸狀困苦之境。若蔗境然。無非以漸而至。老漁年益老。困苦之况。味日以卽。嘗與彼女論世變。謂米物等價昂進。未已誠爲生計之累。憶彼少時。但值四一。或五一而已。第此事在窮民。誠有損而無益。蓋魚鮮售賣計銅圓而米穀糶糶准銀幣。銅視銀十七而已。吾女應知此等現象。皆官吏坐誤而成。水濁魚噁。政苛民擾。吾儕小民有噙淚沒齒而已。

阿父言至此。女意焦煩無術可解。阿父憂實則女郎聰明。明知阿父苦悶之狀。非酒莫解。然竭女郎之力。苟有一術足供阿父飲者。久已笑語生春矣。先是阿父在家酒食。女任供應之責。茲則生金無術。積日累月。悉所有物。無不入厝庫。比隣酤肆之主人。憐女郎孝老。父負債不計外間。日猶賞予爲日。旣久亦以戒酒之說。隱諷女郎。遂難更爲無厭之求。實則綜計先後負債不及一金耳。

女家居微覩阿父慌忙。失意狀。愁恐之心不禁達於極點。老漁日飲量以少。數計之。僅銅片二枚耳。以酒捐影響。則已增之爲三女郎。偶爲人效力得少金。則醴酒竟爲阿父而特設。詎意味酸臭。惡腐敗不可飲。幾欲噙鼻而出。女大怒詰店人。店人徐謂茲劣酒。誠不宜供客飲。第官中之人。法密而稅苛。腐敗之物尙爾。征稅不得不糞零星。酤客代負損失云爾。老人怒自此遂絕飲。

一日老漁持竿臨清流。憶家中二雛索食狀甚形慘然。實則老人此屆猶未竟。即困境也。而傷感已至。難堪彼思三多之祝。躬有其二而缺其最要之第一項。則年以老而益苦。兒因多而愈窮。非累人之具耶。時則臨流持竿。縱橫老淚不免。因風四飄。竿重幾不自持。同伴趙五旣見狀。遂呼老人名。喟曰。老孫汝曷悲。

又有家庭不幸事傷汝心耶

老人揮淚既顫聲應曰余無他偶念阿大耳語未竟哭益哀趙漫謂阿大汝家龍身死誠可惜徒悲又奚益哉漁荷荷淚眼模糊舉勿辨物阿趙偶回首遂云老孫魚脚汝餌浮子沈矣速舉竿速舉竿迨舉竿香餌已被竊但空鉤耳

老人念慮之深無今日若者近日米價貴食粥與麵已數日甚至購麵勿飽益以陸穀之餅諸雜勿能食則索飯之心日與俱深老人愛手足愛阿大故甚愛彼等之遺雖於白晷之孫更系懷思母乳早枯故老人有時寧縮酒量購餅餌飼彼孫而兒婦愛遺孤尤性命不啻老人遐思阿大果不死老人今日之樂非猶往日耶大昔爲徵兵勤能節儉誠亢宗之尤每月歸來必奉月餉於阿母自餘所得賞號及舟車節縮費必潛置父手爲阿父一月中酒食資猶憶一次彼竟奉余以鏘然爛然之新幣三余驚喜出意外又有

一次彼奉余紙幣一余疑勿可用詎付酒債並不拒絕反補余銅幣纍纍也憶此餘款余擲節用之約一月而始盡有時且能饜肉脯噫阿大果在釀縱貴余必能間日拚一醉也嗟乎阿大余聞汝死頗可慘惟老父知汝甚善良似不應作無頭鬼耳阿大汝焉知汝之母爲傷汝念汝痛哭以死惟汝母子黃泉相見猶較老父樂耳阿大之母寧知老朽今日之厄余惟世事變化無若今日之速且甚者老朽運蹇殊勿能日日獲大魚果有佳鮮急覓售主亦非易事曩日所稱之某家某宅無不徙去遐方自餘所見之公館大宅或窮或徙以是穿街越巷慷慨購主大有求之不得之勢吾往來城中昔之富者今以貧貧者今以窘物價高則轉而食次貨雖貶吾價價猶昂也且吾漁所得成績日劣非關吾術之拙也人觀吾利持竿

負。罟。相。率。而。從。諸。吾。後。吾。視。其。人。皆。新。進。之。尤。新。進。者。區。區。清。流。之。域。竿。罟。雜。進。有。殄。滅。種。類。已。耳。後。此。老。人。狀。况。益。窮。蹙。家。人。父。女。相。對。時。每。少。歡。顏。至。於。閒。話。則。更。鮮。老。人。面。部。乏。酒。容。更。灰。敗。而。鮮。榮。澤。目。眶。內。陷。短。髭。蓬。然。若。揉。亂。髮。而。老。人。念。生。活。之。艱。難。起。身。更。早。至。併。終。夜。勿。合。睫。彼。謂。愛。女。欲。以。人。力。勝。天。行。吾。起。早。彼。輩。少。年。當。勿。吾。及。乘。魚。多。時。下。網。罟。必。大。有。所。得。一。日。復。往。捕。魚。呼。云。阿。美。試。爲。余。起。閉。門。今。夕。運。苟。佳。當。餉。汝。以。美。味。之。肉。麵。言。罷。且。親。愛。女。之。雙。頰。而。女。郎。每。日。必。先。阿。父。而。起。今。日。亦。然。燂。湯。水。爲。父。饋。飲。又。爇。焦。香。之。乾。粥。俾。老。父。充。農。飢。更。代。父。上。蓑。笠。第。蓑。重。女。力。幾。不。舉。而。兩。手。舉。笠。猶。不。能。及。父。額。父。微。笑。遂。自。冠。以。出。時。天。甫。明。忽。驟。暗。若。深。夜。雨。勢。益。密。集。若。在。往。日。左。右。隣。鷄。必。已。喔。喔。而。啼。爲。太。平。世。界。之。點。綴。品。然。使。傾。耳。辨。聽。則。誠。無。有。吾。民。流。亡。之。衆。亦。可。想。見。猶。有。飢。荒。難。挨。瓶。罍。久。罄。則。三。月。之。雖。久。已。捧。之。入。市。而。況。新。歲。哺。雛。隣。屆。六。月。哉。又。因。遊。民。益。多。生。計。益。蹙。則。鼠。竊。徧。地。雄。冠。高。距。者。不。免。冥。冥。之。中。被。人。挾。之。而。走。居。民。苦。於。防。備。之。不。易。有。鬪。氣。自。殺。供。家。人。之。一。嚼。耳。

老。漁。家。庭。至。感。深。黑。惟。風。災。之。後。屋。頂。星。光。時。可。臥。見。葺。治。無。人。但。有。因。循。苟。且。承。以。穿。繩。之。敗。笠。連。宵。灑。雨。霉。濕。之。氣。遂。不。覺。中。人。而。欲。嘔。女。此。時。已。患。瘡。目。枯。而。燥。體。作。寒。噤。女。呼。云。噫。阿。父。今。日。天。涼。若。初。冬。不。禦。棉。襖。耶。父。笑。云。癡。妮。子。汝。父。衣。蓑。衣。飲。熱。粥。燥。熱。幾。不。耐。汝。奈。何。爲。此。言。畢。女。隨。阿。父。行。爲。父。啓。板。扉。扉。既。啓。風。驟。入。女。幾。仆。

老。漁。此。際。赤。足。登。程。奔。走。至。驟。約。行。十。餘。步。回。視。家。庭。女。猶。立。門。次。揮。手。令。返。女。不。應。父。復。前。奔。父。之。髮。已。三。月。不。薙。遙。望。蓑。笠。間。白。髮。蕭。條。飄。然。腦。後。爲。狀。極。可。憐。又。見。斜。風。急。雨。中。老。父。行。走。若。搖。搖。勿。定。者。

狂。颼。忽。至。吹。老。漁。笠。墮。道。旁。漁。遂。釋。巨。篋。俯。身。拾。墮。笠。笠。隨。風。轉。久。而。不。得。甚。至。益。趨。而。益。遠。女。大。呼。若。風。狂。時。老。漁。已。在。半。里。外。漁。聞。聲。心。陡。亂。滑。足。白。石。上。倒。身。柳。根。間。



已。半。枯。女。念。已。室。不。拔。尚。僥。天。倖。復。思。田。禾。若。此。彼。二。舅。家。一。年。饑。荒。如。何。得。度。女。無。母。視。二。舅。若。母。二。舅。欣。戚。關。係。不。甚。切。耶。既。而。風。力。益。厲。遂。闔。戶。入。體。戰。慄。益。不。支。頭。痛。劇。突。突。跳。不。已。口。且。大。燥。亟。欲。烹。茶。而。飲。遂。入。竈。下。以。析。薪。

女。郎。悲。益。甚。欲。出。門。追。老。父。似。上。天。感。女。孝。旋。風。忽。起。滾。滾。之。笠。吹。至。老。漁。身。旁。漁。拾。笠。即。起。身。回。首。見。女。奔。心。中。大。怒。力。揚。手。中。笠。並。躑。足。示。禁。止。女。遂。退。立。至。門。次。女。是。時。單。衣。之。上。其。濕。若。束。遙。望。老。父。益。行。益。遠。至。於。不。見。人。影。女。仍。未。入。極。目。所。至。但。見。四。野。茅。屋。因。受。前。次。大。風。之。厄。揭。頂。而。去。者。不。一。其。處。坍。牆。敗。壁。彌。望。皆。是。而。田。稻。均。

老人之姪。天未明。已夙醒。彼患瘧。與女同。呼女云。阿姊。我腹飢。汝煮粥。諒已成。速先賜。余一甌。姊乎。汝安知者。爾我之病。皆因受餓。而致。余苟今日得肉者。明日且能打老虎矣。女聞言。悲泣不敢答。姪復語女云。阿姊。余昨睡甚早。余睡時。似聞伯父向汝有所語。命汝假之遠鄰。陳家銀耶。米耶。余知彼此有交情。決不推却。余等今日或能望一飽也。

女且燒茶。且飲。泣默念飢焚之苦。誰非難堪。抑知昨日陳隣乞貸。彼家窘狀。相去僅一間。陳姆語女云。我家貧。汝家視我尤貧。爾我照應。奚所勿可。吾又至愛汝。極宜補助。汝惟我家。阿孟衣肆生意。淡且歇業。阿季無能。人謂燈插利。可圖。央人欠兌十餘枚。上橋滑足。罩碎身。且傷美姑娘。汝思阿母痛心。否。余家曩恃外家爲挹注。昨斷炊。因遣阿孟往告貸。而外家今歲損失之多。實出意料之外。滿園果實。無不因風墮落。存者不及三之一。縱悉善價。售去人工。開支尙不敷。豈非甚難。瀕行時。僅予阿孟一銀幣。家人會議。謂枵腹久。今夕既得金。非食飯不可。寧忍飢他日耳。噫。阿美。惜汝已來遲飯。已罄。否則猶可獲一飽。女猶豫。思假銅幣十。陳母不允。但呼女至。竈下掘二焦飯團。令速食。並有小鮮。可佐口。女固却。陳母力置女手中。女繼思此誠阿父明早糧。安可却。却則死耳。遂袖飯團而歸。故老父起身得飲焦飯粥。體力遂增健也。女念弟飢。良可慘。亟啟厨。得陸穀餅四之一。投帳內。囑勿聲。老人有二姪。一龍。一虎。龍年九。虎年五。茲索食者。龍也。龍得餅。遂云。噫。阿姊。汝又餉余。以此物。此餅堅類鐵石。非僅決齒。且甚澁。腸曩食數餐。竟得停食之疾。阿姊。汝前做店。家生活不有餘錢。可算耶。余甚盼汝得金歸。汝每得金。余等必能食飯。與肉。阿姊。余憶蚌和肉煮。其味甚美。余誓將來必營一穩健之業。日進廣足。養全家。而有餘。余等每餐必饜蚌肉。以

報伯父並吾姊。豢養之德。女因龍言童。駭不免。破涕微哂。時因茶煙滿室。遂入竈。取壺斟茶。予弟屬將。穀餅細嚼。緩咽。俾勿礙胃。女徐謂阿弟。汝勿更言。店家生活言之。令余心傷。鐵機多手工之利。且日薄。幸余製作速。而且佳。肆主人雅重。余猶能時時付余衣。而工價日損。工資皆銅枚。然與機工較。謂工價猶貴也。余曩竭一月力。夜以繼日。工作無間。頸折手皴。石油燈灼。二目痛且欲裂。夜深上牀。幾不能安。然入睡。余爲此亦爲全家幸福計耳。余存款固尙有。噫。阿弟。汝安知經理人至無良。平日侵尅。就不論。茲竟挾款潛逃。並余五千金。亦爲所累。余久秘此事。不欲傷阿父心。故余寢疾。目痛益烈。龍謂余欲得金爲姊治疾。顧余安得錢。余念坐食非計。時覺惶然。惟余二次習負。販均爲警吏干涉。而喪本。余益無地自容矣。女謂常人獲利宜。有時運相。湊非可勉强。而致龍謂。噫。阿姊。余前見航船。伯伯窮窘若丐。夥計阿狗。昨且被人所執。爲人攢毆。市上謂其盜物。女謂彼等航船業。非甚佳。耶。龍謂航船累被盜。店家載貨。悉易方法。船遂停彼船。昔亦租自他人者。一旦坐食窘狀。宜立見矣。

時阿虎已醒。張眸呼阿姊。疾躍下牀。虎狀甚可愛。袒其上胸。繫羽紗紅色之短裙。瓜荳代飯。久腹愈膨。臍裙圍其身。若提燈。然顧頂之上。集小辯若蜻蜓。既起牀。來立阿姊膝下。不敢索食。女遂取穀餅予之。虎手穀餅不言。亦不食。兩目含淚。汪然欲泣。復企足擡首。而顧其竈。姊大不忍。亟謂阿虎。勿哭。余爲汝煮南瓜食也。虎始歡然有笑容。於是三人啟後戶。覓南瓜。寧知大風之後。南瓜之藤糾纏若索。枯萎過半矣。視結實十餘枚。咸未長。成女不忍食。往來久之。虎牽女衣。勿釋。卒擇一枚。大若阿虎之顛。爲此中之巨擘。虎大喜。遂向衆人議決。以麵老鼠煮。南瓜爲今日之中餐。俟阿父歸。可進食也。

是時女之寡嫂猶未起。大凡窘丐貧人，亦有晏起之習。以腹枵則殭臥爲宜，呼吸緩則消化緩，其理甚明。而嫂氏勞勞終夜，尤有疲乏傷痛之感，彼非愛兒若命耶？奚爲而贈之他人？惟母久餓，乳源驟絕，兒啼甚嘗竟夕，勿止。母大不忍，念無物可代乳者，則坐視兒死耳。一念及此，未免痛徹心肺。終夜起坐，欲思一策，莫如棄之育嬰之院。顧雖如此，老漁一脉，竟以絕後。然天下人斷無能出錢代養吾兒者，吾惟贈之富家耳。他日兒苟長，知此一段歷史，或能昌大吾家，亦未可定。某隣夫婦適無兒，往適爲宜，然不可以無佐證。兒身又無暗記，足認遂取釣魚鉤熾火上，令微赤烙兒頂間，復抱兒親頰喃喃與語而傷心之淚被兒頰迨滿矣。時已夜深，天雨甚急，而兒被燙，其哭益厲，遂忍心疾躍下牀，抱兒身拜。故夫木主覓炭簍貯兒，俛俛冒盛雨而行，吾書開章所以有觀音送子一段故事也。

未幾炊煙縷縷，颺彼家屋頂之上。阿龍往覓阿父，進午餐。女坐竈下，思潮起，落大爲阿父可傷。水沸瓜熟，暫時停薪以待，遂擲火叉往門次候。阿父遙見阿龍，隨父歸，負簍而行。既近，見阿父膝蓋之上縛以敝衣，血膠殷斑，不禁慘痛，墮淚復窺老漁面容，似甚懊喪，難言女郎明知今日所獲必不足饜老父之心。大凡臨淵之人，得失聽之在天，多少有無原不能必之。一定然在往日，以有女郎補助，釜有餘飯，囊有餘錢，猶可爲萬一不幸之預備。茲則途窮糧絕，無日不處憂惶恐怖之境。米糧貴，所獲就豐粥麵瓜豆尙艱，一飽苟勿得者，有餓死耳。顧女郎年縱幼，艱窘之嘗試亦已久，慣亟歡笑如平時。從老父入室，解除蓑笠，慰老父傷膝覓軟布解而更包，顧血膠不可揭，揭則痛叫，遂並衣角剪留上束軟帶。女時俯首潛泣，竟不可仰。然恐老父心傷，亟舉袖拭淚坐門次。家人咸寂，是時老漁女郎咸甚悲，但無術足互慰及進食。老漁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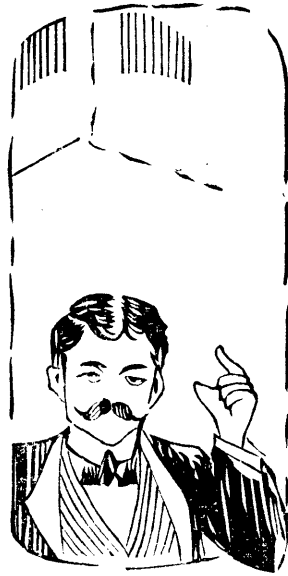


人嫂及貓。貓何不來食。阿虎往喚之。命其速來。及虎去。更來。遂告父云。嫂睡。貓未見。衆聞。駭然。於是詳加問訊。一度擾亂。哭聲盈室。父女均各停箸不食。老人且因麵鼠噎喉。老淚縱橫。交流頤頰。而下女遂百方解慰。謂嫂以兒不得乳不免一死。茲入大家。尙無此慮。並可向彼申明。數日後領歸。一見奚所不可。老人意解。因之負魚入市。女恐父勞命。阿龍隨行。

日既暮。老漁阿龍踉蹌而歸。方老漁未歸之時。女共嫂氏悲念。貓貓無不相持。慟哭。阿虎天性又篤。友愛日必逗。貓貓爲笑。樂心念小友亦隨。二女共悲。幸女解慰。謂彼已得所。人乳牛酪大可饜足。誠宜爲彼慶幸耳。衆始釋然。老漁既歸。神竟頹索。面色灰敗。卽門次矮櫬而坐。手短煙管亦勿遽吸。女疑老父傷念。難孫畧予勸解。竊詢阿龍。今售魚得幾。文胡勿購米而歸。阿龍恨恨云。售魚耶。如此腥細之物。安所易錢。吾等後此有日。卽窮窘耳。女云。汝言何指。龍謂此屆雨水多。城河暴漲。河中較大之魚悉順流入外河。捕魚之人無不十網九空。有所得。大僅及指。要知城河中魚漁者衆多。存在本已有限。茲入大港。將莫可誰何矣。言至此。聞老漁相呼。龍遂出。

女默念。今日飢荒彌更難堪。而阿虎猶時時索肉不已。女思有頃。思借貸之所。更無一路可通。惟有卽後戶南。瓜滿門抄。斬耳詎。南瓜大。僅若拳。無論如何。決不足供一飽。則并柔藤嫩葉一釜。而煮釜水。既沸。鹽不可得。代之以滷。煮成少嘗。滋味怪異。或難入口。勉強揭蓋。取大小各碗。支配老父阿虎。純食。南瓜餘人瓜葉。各半。已僅食枯藤及葉。詎藤甫入口。竟至哇吐不迭。女覓老父不得。視之。則已臥牀而睡。龍云。方食燒酒囊中。餘一銅片。命余購者。女因呼父。父不應。察其面狀。甚覺有異。女詢老父何苦。父不語。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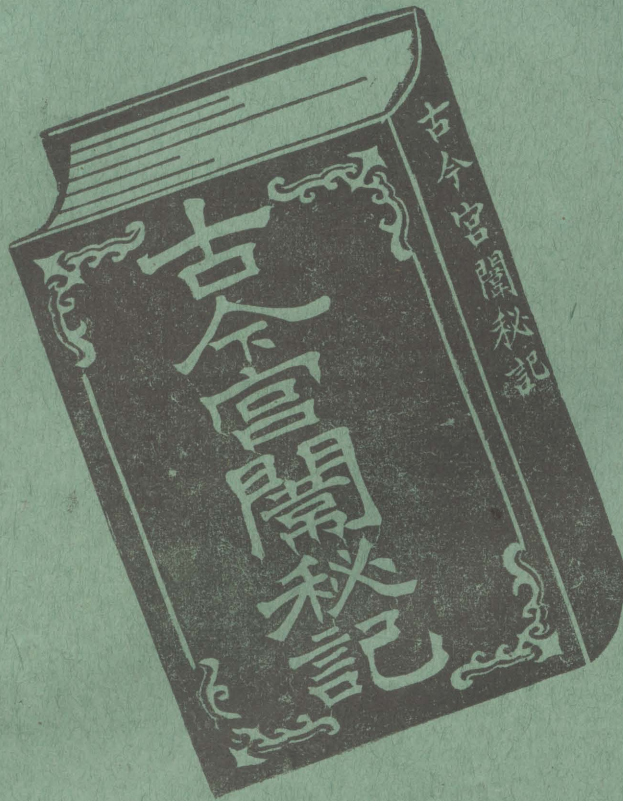
時○全○家○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左○右○居○隣○聞○聲○畢○集○吾○書○至○此○亦○已○淚○眼○模○糊○不○復○更○能○成○文○矣○（完）



愛國小說

血  
婚  
衣

預約半價三千部



限滿截止機不可失

本書類目

- |                            |     |
|----------------------------|-----|
| 帝王類                        | 外戚類 |
| 后妃類 <sup>上</sup>           | 宮人類 |
| 后妃類 <sup>下</sup>           | 闈寺類 |
| 皇儲類 <small>公主 儲王 附</small> | 雜誌類 |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分類為六首帝王次后妃次皇儲次外戚次宮人次闈寺殿以雜誌如漢武唐明金海陵之風流飛燕甄后武曌玉環田袁二妃之艷跡三保太監下西洋之武力魏忠賢淫客氏之軼聞歷代后妃臨幸召幸之成例清代某道士某內侍姦亂交扇之醜行皆坊本所不經見其餘軼事異聞原原本本多從秘籍野史中搜輯得來全書共一千餘條參考書至五百餘種搜尋校勘經數十名人之手始成此十萬餘言之大著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香艷文字者不可不讀此書

全書洋裝六册

價洋二元

預約半價一元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愛國小說 血婚衣

發漢同譯 天笑

崇山環拱虎踞龍蟠城市繁盛之區大半為山影所裹惟其伸出之一部分仍受陽光所浴時維八月炎威尙盛第天已垂暮熱度較之亭午為稍殺矣市長與歐非勒士女士因炎熱之故乃相與立談於園柵



事乃關繫露瑟前途者嘻我決不能允諾半字微論人將詆我抑將頌我我但知為市長及露瑟之父耳吾將永勿許吾女字人乎女士但思之亨利力格羅者兩耳發赤而頭髮又復灰白如枯草吾詎願得一

血婚衣

赤耳灰髮之婿者抑將使吾兒入修道院乎女士但思究以何者爲佳甯使彼入修道院耳顧赤耳猶其次者其父爲人書記血系大可鄙也吾詎能因愛彼赤耳之人而捨棄吾女兒乎吾嘗露瑟露瑟但笑且以吻親吾吾欲絕之乃毫無效果市長言已二人均默然忽有飛蟲集於女士裙上女士揮之去已復整其裙際之摺紋女士立於軀幹偉岸之市長旁益形眇小此間人咸暱女士力頌其容德之美見女士輒莞爾而笑背女士則稱之曰（小女士）女士衣尤緊貼於身以是其體益覺修長而挺立女士軀幹雖小而年鬢已半老髮斑然矣衣固古樸髮之挽結亦不合時宜蛋圓之頰猶帶薔薇紅色其衣服之年代與所倚之柵門相髣髴皆四五十年前物矣女士之父若祖若曾祖皆爲軍人彼家中人無一人能嫺雅幽靜如此小女士亦無一人具明眸皓齒如此小女士時女士方舉其明眸四眺若欲盡收遠近風景於眼簾中遠處有廣漠之平原直伸而向西似因天氣炎暑乃蕩漾而動稍近踰平場而右有廣河漸然而流大似疲罷無力故流亦不急有鐵軌之橋橫亘河面河水爲太陽照射反影作極強之光芒致隱蔽鐵橋之半運兵之汽車渡橋時似出沒於彩霞中近三星期以來汽車之經此鐵橋者日夜不絕每日經行之汽車約在百數外車中則戰士兵器糧草之屬所詣之地則佛蘭西之邊界此時戰信已徧佈全國如人身血脈躍躍跳動市長氣已略平納手帕於囊正其半臂之摺縐作喟嘆曰凡人鰥居而爲人父其女兒復不能順從父意者實至不幸事吾諄諄告誠舌弊唇焦彼惟憨笑且撫吾髮視我似嬰兒然我意爲之保姆者必爲彼所摯愛當勿拂其意女士揚纖白而多縐紋之手止之曰噫先生勿痛譽露瑟凡爲人保姆者固受人之摯愛且亦甚愛其所撫育之人然我究爲一保姆耳非阿母也吾敢忠告君君宜審慎

將事盡靜。俟之待渠戰畢。奏凱而歸。爾時彼或得十字之章。則君輕彼之心。當消滅矣。吾知亨利一勇男子也。法蘭西之女兒能嫁一法蘭西凱旋之軍人。更復何求。且露瑟未脫穉氣。血性未定。君能靜耐。勿躁露瑟。將漸歸莊。肅而爲幽嫻聰明之女郎。市長遲疑曰。或然。女士輕拊市長衣袖曰。果其志不變。則非爾我之力所能爲。市長自由神聖。吾等決不能強其嫁一不相屬意之人。君愛露瑟。當毋強逆其志。吾年少時。吾父嘗言曰。任彼擇人而事。彼當有自主之能。能自由斯能愉樂。君謂此言何如。凡女子既有堅定不可移之志。則爲父母者。決不强其所難。非但傷其志。必且致禍及身。噫。魯史恩來矣。女士言時。方舉目矚一少年。少年適至。秀美之儀容。絕類女士。一望而知其爲女士之親屬。惟少年之美。好活潑。殊不能及女士也。少年莊嚴。沉默有堅毅氣。碧藍之睛。深隱於濃眉之下。女士常言曰。魯史恩爲吾兄之子。信也。然其母非亞爾索。司種乎。種亞爾索司指德人是魯史恩。實半爲德人也。今見其來。此則曰。汝適從何來。魯史恩曰。姑氏。吾適與露瑟女士晤談。言至此。卽止。似尙有言。遲疑未卽發。乃轉而向市長曰。麥歇將行。耶果能予我以數分鐘之談話。我當伴麥歇同行。二人遂并肩同行。薰風揚塵。斜陽滿地道。旁白楊樹影如巨帶橫臥道上。二人卽遵此道以行。時時隱現於樹影中。

歐非勒士女士自柵門轉向內。見露瑟出徑中。露瑟已見其父。悻悻作怒容。蓋亦一欲探其故也。露瑟巨目。清朗容光。煥發與金色之髮相映。爭輝露瑟者。一美艷而可愛之女郎也。外衣淡紅色。薄如蟬翼。受風飄拂。纖足亦因之不定。見之者乃疑爲名花植立。此時睇視瘦弱之保姆。復轉而及其肥碩老父之背影。失聲狂笑曰。苦哉。吾父熱且怒也。吾可愛之保姆。謂非然歟。言次。張櫻口揚黛眉。作種種狀態。保姆微笑。

輕批其頰曰爾頑跳之女耶亦知亨利可憐否露瑟曰汝言亨利耶保姆曰穉子亨利愛汝也露瑟曰彼纔一童子耳曰吾愛彼雖爲童子實一至勇之軍人露瑟曰噫嘻凡爲軍人者無有不勇曰軍人二字之上宜冠以法蘭西其語曰凡爲法蘭西之軍人者無不勇此言當信而亨利亦卽爲勇士之一故足稱之爲男兒露瑟曰稱之爲男兒爲英雄曰拿破崙均無不可其實與我無與也我竊笑阿父乃因是而詈我抑知我本不屬意其人縱彼或得勝利而歸博得十字章懸以赤色之綬然吾不屬意之我何能以武功驕人也歐非勒士聞言未及半已發怒矣卽掉首而行露瑟急趨前抱其腰見其保姆面白如紙因哀之曰吾親愛之保姆恕我我實爲世界之蠢物我之言大似譏謔吾國軍人嗟乎彼軍人者因力衛我邦國之疆域而戰爭我法蘭西之榮譽而戰我豈有不知感激而妄加訕笑者耶否否吾愛之吾盡我熱誠愛之脫我身非女子亦當從戰沙場言至此卽戛然止嗟夫其亦知亨利甫屆成丁之年卽毅然衣軍士之衣力赴戰場者正因愛露瑟故欲奪取百戰之功博得摯愛之人一青睞耳露瑟亦微知之故言至是卽覺惻然若有所感已復曰彼等全國之人背鄉井赴戰地時吾不禁欲爲之哭保姆曰全國之人耶非敢作此言也歐非勒士女士作此言時其柔婉可親之聲音一變而堅冷如冰露瑟垂其手面大頰期期曰保姆意謂魯史恩君不從戰遂謂非全國之人耶嗟夫彼之不隸軍籍固非其過彼爲寡婦之孤兒保姆曰今日時勢至此寡婦之孤兒遂得免入伍乎信然彼之不隸尺籍正因此故顧其母物故已七年矣今者普魯士復扼法蘭西之咽喉渠之不從軍詎因爲我脫羅丹族延血系乎露瑟曰保姆亦必欲渠赴戰地耶曰彼爲脫羅丹家之裔我爲軍人之女兒也露瑟曰然彼身爲醫士若戰地有創兵則彼之責也吾



知創兵之處醫院中者醫士且爲之應接不暇不能舉全國之人盡赴前敵國內應爲之事正多耳歐非勒士曰救療創兵耶國中無婦人老叟足以爲之執此役耶而必須年富力強者始克爲之耶露瑟曰渠嘗語我謂果有徵調之命下則彼亦毅然行矣曰彼非爲脫羅丹姓之子孫耶今者法蘭西陷於瀕危普魯士方制其死命而魯史恩則安處家中靜待召喚乎或待戰時司令以萬金聘彼一行耶歐非勒士女士言時聲益尖冷而女郎兩頰如霞張吻欲語竟亦無語自吻中出復闔之蓋露瑟非惟愛其保姆平昔且敬畏之若神明殊不敢多言以觸其怒時二人皆不語者久之俄而露瑟吁氣而行於徑旁摘取花朵歐非勒士女士則自圍裙囊中出手編織物蓋轉瞬隆冬戰地征人將苦寒國中婦女皆爭作禦寒之物以贈戰士女士編物時運指之速有如電機而且目則不必注視所爲之物仍他向眺遠時園門忽啓女士之姪入手中織物爲之略停頓曰魯史恩爾歸乃早魯史恩曰吾與麥歇無多言故歸早言次偷睨露瑟露瑟不之見蓋亦故作不見狀也爾時露瑟正採集薔薇成叢側首諦視之審其姿勢之佳否魯史恩曰姑乃不入內耶姑未御冠也歐非勒士曰咄爾謂我爲穉子耶似此天氣乃懼吾願中寒耶佳哉穉子但靜俟於病院中作醫生可耳我勿須爾嗟夫露瑟爾盍視此此時有一運兵之火車出現於谷上鐵道間車修而載兵夥漸抵鐵橋上隆隆機輪之聲中雜以軍歌之聲歐非勒士女士狂揮素帕復自親其指端而揮之狀類狂瀉露瑟已忘其薔薇花棄之奔而前知亨利亦必在此車中此時彼必臨車窗而回首家鄉乃亦自出其素帕揚之如歐非勒士狀然回首見歐非勒士女士目中含無窮威力露瑟見之立垂其手抱其保姆曰保姆爾中心有不豫耶爾愛彼軍人且恨及我願保姆胡以不嫁彼軍人而守貞不

集 二 第

字耶。嘻。我之此言得無觸保姆怒耶。語至此。失聲而哭。淚泉狂湧。歐非勒士女士見之愕然。自覺中心如受刃。劓久之。方曰。穉子勿哭。汝言雖悵。觸吾愁緒。然汝且勿哭。爾問我胡不嫁一軍人歟。爾謂我胡爲長氏。脫羅丹之姓而不字人歟。穉子乃不知之歟。曰。未之知也。曰。且入室中。吾當語爾。語已。卽循徑行。歐非勒士行步平穩而緩。魯史恩乘歐非勒士不覺。作勢招露瑟。使留露瑟不顧。竟隨歐非勒士行。魯史恩蹙額聳肩。亦隨其後。有頃。三人行抵屋中。入客室。光潔之地板上。鋪以毛織地衣。室內陳設。均六十年前。物。面窗之壁。有白木之架。架上有四鎗。依次懸列。自上而下。在上之鎗。最古而重笨。第三鎗稍遜。最下之鎗。漸可入時。此四鎗。雖時代不同。而拂拭若新。則無以異。除此屋之女主人外。他人之手。咸未觸之。此四鎗者。女士之祖父弟兄唯一之遺傳物也。但觀此火器之狀。卽可想見當日用之之人。荷鎗赴戰時之勇概。令人生無窮仰慕英雄之心。在歐非勒士女士視之。則爲神聖不可侵犯之遺物。每星期必躬自拂拭。務使其金屬之機件。熠熠生光。此外復有極高之衣櫥。櫥外雕鏤極精。惟以年代湮遠。黑黯失其本色。居壁龕中。壁龕之地。盡爲所據。女士出筦啓櫥門。曳一抽屜。取一物出。翻復於手中。抖之散而墜。一光潔白色之絹衣也。亦以日久而微帶黃色。衣裾邊緣皆極古樸。如女士身上所衣者。飾以極闊之綠襟。以下有巨片黃色之汚。女士注視露瑟。曰。是爲我婚時服也。露瑟手指黃色之痕。呼曰。噫。是非血耶。女士曰。是血也。然非吾血。語次。以衣置一椅上。向之睇視良久。狀甚溫婉。似有無限眷戀之情。言時。以手輕撫此衣。若慈母撫其眠兒之首者。言曰。是爲我婚時服也。吾於婚禮之日。嘗衣之。我雖嘗服此衣。然我固未嘗爲人妻也。穉子聽之。我父母之慈愛。正如爾今日之父。彼任我擇人而事爾時。屬意於我之人。甚多。吾爲法蘭

西名將之女。幼時即知書識禮。今雖已老。當時自問儀容固甚都也。我之婚事。父母任吾自主。我物色。久之不得其人。乃靜俟。不決人皆謂我自傲。且詈我為無情。慳者。然皆非也。我之靜俟。正如好花之待



野獸。方將以銳爪加諸吾法蘭西咽喉上。而德軍時已將及吾法之邊境。正進前不止。顧吾軍必擊退之。彼時吾等同坐陽光下。聚談甚歡。且觀彼等為我作嫁衣。須知吾等婚禮已定於其隊未受調遣之前。為之也。此乃腓立之意。我則唯其意是從。孰料此時忽有大不幸事。則吾軍已為德所敗。德軍已散佈各

晨露耳。及後吾乃得其人。其人曰腓立維都爾。吾兄維托隊中一軍校也。吾兄維托即魯史恩之父。其隊因國內多事。自非洲旋國駐軍於此。我方十九一無所省。何者為戰爭。何者為強敵。於我無與也。日日與腓立相周旋。吾父母深喜腓立謂我得夫一軍人。亦大佳事。婚約既定。戰幕遂開。嘻。穉子我胡為言。及此乎。吾等初猶嬉樂。殊未知東隣

處。焚殺劫掠。全國騷然。是日適吾婚期之晨也。吾已衣婚衣。立窗前。以遲腓立之來。聞山谷中鎗聲不絕。且見白烟點點。已而吾母帶淚而來。其哭乃因維托及腓立之去。其隊已於破曉時出發矣。吾植立窗前。至於天色。冥黑復由冥黑。而至於天明。但力振我耳目之機能。凝盼靜聽。見有人自柵門入。一人爲吾兄。維托足跛。首垂。尙有數人。昇一人。吾見之。仍不動。非吾不動。蓋實已僵不能動矣。彼等昇之入。置之。吾臂上是人爲腓立。尙有些微生氣。其生氣僅足自知所在何地。渠發吻欲語我。時血涔涔自口中出。淚亦俱下。遂死死乃在吾懷中。維托跪我旁。悲泣不可仰。蓋維托與腓立友誼甚深。失一腓立。甚於失一弟兄也。我亦不哭。夷靜不亂。爲腓立拭血。時問吾兄以腓立何由受此創。維托告我。謂彼二人同中一彈。相繼仆於地。一彈中維托之首次。則傷其腿。惟腓立則踝骨已碎。不能行動。維托不忍離之去。惟忍痛以待。時已入夜。彼二人之外。皆殘骸。創屍。俄而聞有步履人聲。至人聲作德語。因是知爲德軍。二人雖已痛不可忍。至是均屏息僵臥。一德國軍官行至。二人許蹴維托。維托不動。蹴腓立。腓立亦不動。更蹴之。適中其創。痛極而呻。德官聞其呻而大笑。復蹴之於月光中。俯視腓立。腓立以怒目相向。殊不哀求。德軍官卽以手中手鎗擊之。洞其肺。此惡魔乃狂笑他去。

歐非勒士女士所述之故事。至是遂竟復舉手撫摩血染之衣。且俯首與之親吻。斑白之髮。乃與血痕相觸。魯史恩則靜立而觀其白色之面龐。似毫無所感。露瑟已淚如泉湧。力抱歐非勒士呼曰。吾親愛之保姆。吾向者一無所知。而今乃知之矣。今始知保姆胡爲而愛軍人。惡哉德意志人。乃殘暴無人道。我若爲保姆。亦必誓復此仇。而後已。女士推露瑟發銳聲曰。我之恨彼輩。惟聖母知之。然復仇將何以復此仇。吾

父已死矣。吾兄已死矣。惟尚有吾姪。吾告之曰：（法蘭西今日復與其宿仇。以惡面相向。且也。今日之仇較之四十四年。猛且健。子爲脫羅丹姓之人。忍見強敵裂爾祖國之心乎？）而魯史恩則答我曰：（我非軍人也。）我曰：（法蘭西蒙辱厚矣。所失巨矣。今天賜我以好時機。正宜雪耻復仇。凡我法蘭西之國民。不當捨身以報國耶？）彼曰：（尚有他人在。）我更語之曰：（德人奪吾夫。吾愛者之生命。吾無子。又無力不能從軍以衛我祖國。且身爲婦女。老且弱。子則堂堂男子也。）魯史恩答我曰：吾爲醫士。當赴醫院。不宜赴戰場。嗟乎。醫院蓋醫院。爲安適之地。可毋愁殞其命也。言時作冷笑。似毫不顧恤。露瑟失聲一呼。似受蜂螫。轉面向魯史恩。魯史恩觀露瑟之狀。若一受創之兒。卽抱而以吻親其額。自露瑟項上以緊鎖之容向歐非勒士曰：姑氏雖不赦我。然我意姑氏不宜多言。露瑟已爲我未婚妻矣。歐非勒士喘呼曰：魯史恩。魯史恩。魯史恩曰：吾等已訂婚約。是爲一小時以前之事。吾頃者請諸麥歇。已得其諾。歐非勒士趨前呼曰：魯史恩。汝言信耶。露瑟果有此事耶。露瑟卽離其所愛而起。立面赤脣。顫答曰：信也。曰：穉子。眞愛之耶。曰：吾心但覺如是。言時取歐非勒士之手。自按其胸。已復相抱。金色之髮。乃與灰白之髮相雜。歐非勒士隨釋女。魯史恩默立其旁。殊無所動。於中歐非勒士行至魯史恩前。婉然曰：魯史恩。我誤矣。願汝恕我。魯史恩錯愕曰：姑氏乃求吾恕耶。曰：然。吾言不公。允竟敢誣爾爲不愛國。安知爾不能爲祖國宣力者。夫爾乃脫羅丹至後之子孫也。魯史恩吾掾爾怒矣。且見罪於吾之露瑟矣。然吾不自知也。我殆一瞽目之老嫗。言時轉而視露瑟。霞暈之面狀。至親愛。復謂魯史恩曰：爾意我已知之。汝之遲遲不赴戰者。殆欲先得彼父女之允。吾知爾意。爾當甚願爲爾祖國而戰。爲爾愛妻而戰。犧牲汝一身。卽所以保爾妻衛爾

國而爲我脫羅丹族爭榮名可憐哉穉子爾老悖之姑氏乃不一審虛實輒痛詈爾不肖吾固警者而爾宜早告我以實吾有姪婦如露瑟復何求可愛之穉子乎吾今但求爾宥我冒昧之罪語已置雙手於魯史恩肩際親其左右頰復親其額魯史恩不語亦不動歐非勒士似未覺之更轉向露瑟指壁上四鎗欣然曰露瑟盍觀此吾常以此自詡爾必奇異且將竊笑我雖然爾當記取吾言戰事一了吾輩之魯史恩奏凱言旋時此架上當更增一鎗爾時汝當寶之貴之珍愛之一如我今日不更笑我矣此中一鎗爲維托遺物吾常寶以彈蓋維托在日恆喜如此穉子想未知之吾能實彈於鎗復能射擊軍人之女兒而不知用鎗者可恥孰甚露瑟爾旣爲軍人之妻亦當學爲此方語時忽又中止轉望窗外魯史恩與露瑟亦同時齊向窗外望見園柵突關市長入狀至紛擾氣咻咻然喘不止向柵外張視內行至徑之半復向屋中招手已又趨至柵門許魯史恩奇之急出歐非勒士與露瑟亦隨與俱行市長面色驚怖灰敗如死拭額上汗舉手指道上時道上有五六衣上皆飾以熠熠發光之物露瑟張目睇視呼曰兵也市長作聲若呻吟者曰兵也此兵方拘押一人是爲少年之格拉德歐非勒士呼曰噫格拉德歟曰被捕矣渠輩方押解渠至營中也嗟夫吾方在彼中與其父有事商略乃目擊此種種蓋以作間諜故而被捕矣魯史恩呼曰間諜耶其語聲浪至高市長搖首曰吾友我信彼必無倖非間諜而何彼竟以消息告敵其報告敵書之中且附有地圖照相等此證據皆立時搜出而彼且不諱更無他言尙何能言者彼之受疑被蹙已非一朝一夕蓋已數星期於茲矣又謂歐非勒士曰君試默想其情狀詎不大可怖人耶其母因而暈絕其父則痛毆之并詈其爲法蘭西之賣國賊至於其未婚妻杜璞噫君等非識之耶杜璞目覩其夫被

捕行經其前時極力與兵卒強辯。顧證據確實而欲以一弱女子挽回之。甯有濟耶。露瑟呼曰。噫。此時狀至恐懼。卽失聲而呼。抑若亦未有所自覺。歐非勒士則無言。舉手似欲有所指。已忽又垂其手。時兵士輩已押格拉德過柵前。彼輩殊不屬意。柵內之人惟格拉德則回首視柵內。面白如御。面具目光亦全失其神。去遠露瑟捉其父之臂曰。將何以處之。曰。受鎗斃之刑也。曰。鎗斃卽死耶。嗟乎。格拉德纔似一童子耳。其年猶未及我。當不至處以死刑。言次四顧。若至驚怖。魯史恩曰。吾愛鎗斃之刑。信也。第未死之前當受裁判。裁判之結局亦必無倖。時正軍事。旁午之秋。而彼竟敢爲間諜。在軍法處。此輩無他條例。惟一死而已。露瑟曰。執行在何時。曰。當在明晨天曉時。歐非勒士曰。彼爲賣國賊。汝則軍人之妻。汝心殆欲救此賣國賊歟。女士言時詞色俱厲。露瑟不能答。反奔向屋內。同時淚亦驟出。嗚咽氣促。若不勝懷楚。魯史恩略遲疑。則亦卽隨之。入入時則以臂環抱露瑟之肩。歐非勒士目市長曰。可憐哉。穉子驚魂欲絕矣。詎料有如是恐怖事者。今夜且容彼留此。我當伴之。明晨吾囑魯史恩伴之歸家可也。市長允之。良久搖首長歎而去。歐非勒士入屋中。見露瑟猶垂淚不止。蓋惻隱之心爲婦人特性。而於少年女郎尤甚。但知殺戮爲至可恐之罪惡。而未知賣國之罪惡較之殺戮尤可痛惡。歐非勒士與之同登樓。露瑟堅留歐非勒士。謂必伴之。至入眠始去。蓋心中猶有餘悸。已而嗚咽曰。可怖哉。大好少年。乃罹鎗斃之刑。魯史恩亦登樓慰問。歐非勒士以好言慰遣之。已而聞魯史恩以鎗啓臥室門聲。露瑟談聲漸止。將入睡。鄉顧頻頻。轉側吁氣。或瞿然躍起。夢境至不甯。廣廳之時。鐘報十下。屋中已寂然。惟聞遠處汽笛嗚。機輪之聲。自遠而邇。聲隆隆。漸巨。已復微弱。至於不聞。則去已遠矣。車中所載。則續續運往戰場之兵士也。露瑟忽醒。大張厥

目。歐非勒士取巨椅就榻側坐。自囊中出編織物燈光。自其背射出。照見女士之手。運鍼不絕。似較汽車之駛行爲尤速。

歐非勒士忽如夢中驚醒。見兩手已空。編織之物墮於地矣。露瑟之溫嫩鼻息微微。吐納金髮四垂披拂於粉膩之面。光芒耀眼。睡已酣矣。歐非勒士起立。自覺手足俱冷。全體木僵。自知必嘗酣睡良久。桌上之燈慘熠搖搖。似告人以油罄。歐非勒士因是益知一睡必已歷數小時。因旋燈使明。輕步出室。虛掩其門。恐闖門聲重。則榻上女郎將爲驚覺。行經梯口時。但以趾尖着地。防地板木舊吱吱作聲。是時月已西沉。雖有巨窗臨外。所收光力亦殊弱。乃凭窗外望。但見疏星數點。懸綴天半。東方有慘白色預報天將曙也。因是益自知一睡必已經數小時。忽回首而視。見面己之門大啓。爲之愕然。是蓋魯史恩之臥室。歐非勒士適者親聞其下栓者也。異之入室。中室固無火。而撫視其榻則已空。無有人。歐非勒士木立以思。顧終不解其故。豈魯史恩受人延診耶。事雖常有。而今夜則大不類。有是蓋魯史恩枕畔之鈴聲。至厲。每震時。歐非勒士必爲驚醒。而是夜則絕未聞之。榻上臥具雖微有不整。第觀其狀似但曾偃臥少頃耳。或因露瑟故而不能寐耶。然則此時魯史恩必在書室中埋頭於醫卷。或在其自設之小工廠中乎。此工廠者魯史恩用以製造藥物者。雖然果製造何藥物者。無人得而知之也。歐非勒士遂然蠟燈拾級而下。見大門之栓已除。不禁駭然微呼。然則魯史恩殆已外出矣。且衣架上之衣冠亦渺。此衣冠者乃魯史恩平日外出必御者也。觀此益信其爲外出無疑。所往之地當爲工廠。乃置燭地上。啓門出自門首。至其工廠。經圍庭之前。微寒而噤。已見工廠與天光反襯。黯然無色。窗中亦無燈火。然則魯史恩不在是矣。遂返。忽低呼。



日。噫。是。何。物。耶。歐。非。勒。士。感。覺。至。靈。斗。聞。桂。樹。叢。中。有。瑟。瑟。之。聲。聲。至。異。且。微。聞。呻。吟。聲。聲。突。止。已。又。作。似。不。能。忍。若。有。生。物。隱。於。其。中。斯。時。聞。人。聲。欲。避。細。視。之。則。有。物。巨。而。黑。蹙。縮。不。動。此。其。爲。畜。類。歟。歐。非。勒。士。行。略。近。俯。視。之。不。禁。怪。極。而。呼。曰。噫。魯。史。恩。魯。史。恩。伸。手。執。歐。非。勒。士。之。腕。作。聲。類。乾。笑。曰。姑。氏。勿。聲。今。尙。無。大。意。外。吾。於。夜。半。出。歸。途。乃。被。創。耳。曰。傷。耶。魯。史。恩。曰。吾。失。足。而。蹶。致。傷。足。踝。吾。恐。踝。骨。已。脫。節。矣。姑。氏。倘。能。助。我。起。立。乎。曰。可。穉。子。但。倚。吾。身。魯。史。恩。膝。踞。而。起。曰。稍。待。姑。氏。何。由。在。此。露。瑟。亦。起。耶。曰。否。彼。方。酣。眠。適。者。吾。已。在。坐。椅。中。入。睡。忽。醒。見。爾。臥。室。已。空。無。人。至。樓。下。復。見。門。栓。已。去。故。知。汝。外。出。我。出。而。覓。爾。不。期。乃。在。此。見。之。可。倚。吾。身。歐。非。勒。士。身。軀。雖。瘦。小。而。兩。臂。則。至。強。扶。掖。其。姪。至。客。室。魯。史。恩。微。呻。頽。然。坐。椅。上。女。士。急。然。一。燈。魯。史。恩。之。冠。已。失。面。色。痛。楚。可。憐。俯。身。自。按。傷。處。果。已。脫。節。雖。身。爲。醫。士。顧。萬。不。能。自。接。其。踝。骨。當。延。老。醫。士。勞。弗。爾。爲。之。嘻。魯。史。恩。何。不。幸。也。歐。非。勒。士。忽。呼。曰。魯。史。恩。吾。身。何。乃。染。血。也。曰。血。耶。曰。然。乃。在。吾。袖。卽。腕。際。亦。有。觀。之。爾。手。亦。創。矣。曰。噫。吾。手。亦。創。耶。歐。非。勒。士。曰。爾。手。方。流。血。爾。衣。濕。而。袖。破。裂。爾。頃。者。何。往。言。時。執。其。手。反。覆。視。之。魯。史。恩。縮。手。笑。曰。濕。歟。夜。來。露。重。而。我。則。匍。匐。樹。叢。中。安。得。不。濕。吾。手。之。創。卽。爲。荆。棘。及。地。上。鋒。銛。之。麟。石。所。致。曰。爾。言。叢。樹。此。間。之。叢。樹。固。無。草。者。而。爾。則。嘗。匍。匐。草。中。蓋。汝。衣。上。附。着。殘。草。無。數。且。爾。膝。亦。血。湧。矣。爾。頃。者。果。何。往。曰。何。往。耶。吾。非。已。告。姑。氏。耶。曰。爾。告。我。謂。爲。病。家。所。召。往。都。市。耶。彼。間。固。無。草。也。且。自。此。至。都。市。亦。一。路。無。草。積。且。彼。間。更。無。鬚。刺。之。鐵。絲。此。乃。鬚。刺。鐵。絲。也。汝。謂。非。耶。然。則。爾。必。嘗。行。經。原。野。矣。爾。乃。謂。我。目。瞽。耶。魯。史。恩。曰。於。此。黑。夜。之。中。我。何。爲。至。彼。原。野。耶。姑。氏。吾。言。非。虛。也。歐。非。勒。士。曰。是。蓋。誓。言。爾。竟。誑。我。矣。魯。史。恩。呼。曰。止。

言時若有所懼。欲強起。顧足痛不可支。復呻而下坐。歐非勒士張兩臂向之。曰：爾非誑我。則胡爲欲止吾言。頃者吾呼爾名。爾不應。且欲隱匿避我。此又何故。且爾入都市。何爲病家爲誰氏。我詎不宜知之耶。言至此。以手置魯史恩肩。上曰：爾面肖爾父。爲吾所喜。惟目則大類爾母。爲我所不能堪。爾雖爲脫羅丹族。實則全屬爾母之子。爾幼時。我卽審之。魯史恩乎爾之一身。乃德多於法也。言次却退。睇視其面。魯史恩亦回視之。歐非勒士低聲曰：深夜之中。出至郊野。秘不告人。以故嗟夫。信哉。爾乃母質多於父。爾果何爲者。曰：姑氏何爲。作是語。曰：汝乃大類而母。而母雖德人。而爾父固法人也。爾之族姓固法蘭西望族之姓也。爾外出。果何爲。與何人幽會。昨日彼賣國少年。行經吾屋前。吾見爾狀有異。而今竟有此鬼崇之行爲。曰：姑氏癩矣。歐非勒士曰：吾知之矣。我已洞燭爾之肺腑。吾初見爾狀。尙未審其故。今乃大怪。爾乃如彼亦一賣國賊也。魯史恩力握其姑之腕。更以一手掩其口。歐非勒士抗而却退。曰：吾自信所言皆實。爾愛爾母。果以吾言爲誣。則爾可誓之於上帝。以爾母靈魂之安適爲誓。果爾我當蹠爾前。而認罪。須知我乃爾姑。爾父之妹也。可。向此十字架言之。遂取項下金鍊所懸之十字架。象高擎之。踟躕而前。心中惟尙有此一線之希望。魯史恩伸手。接取十字架。震顛不可名狀。嗒然垂首。而呻蓋已自認其罪矣。歐非勒士一任十字架自墜。面色慘沮。却立不動。已而魯史恩仰首。強支起立於椅之側。夷然曰：吾姑。我知姑將永不我愛矣。歐非勒士默然不言。魯史恩曰：嗟乎。吾姑是何不幸。而使我等之血質相異。又何不幸。而使世界之大局。忽翻。姑氏乃法蘭西之血質。而我則信如姑氏之言。德多於法也。且吾父自我幼時。卽死。吾不復憶所知者。惟母耳。吾朝夕受吾母之撫育。遂但知有母而不復憶父。今事了矣。願姑氏卽以槍斃吾。歐非

勒士忽復却退。一武曰：槍斃耶魯史，恩則倚壁而立，以兩掌按壁，自支。毅然曰：可以槍擊，舍此何以處我？吾罪狀一經姑氏宣布，則我之命運已終。一任姑氏爲之，吾乃法蘭西之賣國賊。彼等若欲搜取證據，則



證據正多。噫，姑氏盍殺我，曰：欲我殺爾乎？時二人相對，慘沮無血色。魯史恩曰：姑但殺我，無妨。此非謀殺之事，乃執行間諜死刑耳。歐非勒士以手自抱其首，顫呼曰：噫，魯史恩曰：不妨，以吾父之槍擊我姑氏，常實此槍以彈用在今日矣。請速殺我，我死無怨。歐非勒士已至槍架之前，魯史恩曰：吾玷污吾家之清白，且大辱法蘭西之軍人。姑氏雪

此辱於理宜也。歐非勒士舉槍將擊魯史恩，曰：行矣。從今吾與露瑟亦別耳。歐非勒士呼曰：汝言露瑟耶？曰：然。無論生死，吾終愛之。吾雖死，吾靈魂亦念彼。然我不因此而戀戀畏死。姑氏速開槍。歐非勒士曰：可憐露瑟，彼亦愛爾甚也。言至此，不覺釋手，墮槍於地，砰然作巨聲。繼此聲而起者，則廣廳之中有跣足步

集 二 第

行之聲。行者露瑟也。魯史恩聞之。微呼露瑟之名。仍就椅坐。已而露瑟跣足入裏。睡衣金髮披垂於眉際。酣睡方醒。兩頰乃作玫瑰紅。愕然顧視二人。曰：「何事也？」吾適自夢中醒。見門啓。無人。繼乃聞人聲。吾怖極。至梯級。次見此間有光。乃爾兩人均在。是吾愛汝狀。病也。此時脫非燈光黯淡者。露瑟必能覩魯史恩。沮喪之色。而驚呼。當更甚。遂趨至魯史恩前。自忘爲跣足披髮而衣睡衣矣。尙未近魯史恩時。歐非勒士卽伸手抱露瑟於懷。言曰：「吾愛無事。毋驚擾。」曰：「然則魯史恩曷爲在此？」曰：「渠在園中。吾聞其聲。乃下渠因病。家之延請外出。歸時失足。致受微傷耳。」露瑟曰：「創甚耶？」曰：「顛蹶而傷其踝。此無妨事。爾盍歸而室。否則中寒矣。」露瑟曰：「中寒耶？」噫爾時自顧其身。復呼曰：「噫言已卽趨門。次復回首狀殊羞澀。取歐非勒士手親之。已卽外出。方狂奔登樓時。見己狀不禁失聲大笑。殊未知頃者所見二人方演絕大悲慘之劇也。」歐非勒士徐徐拾取地上槍。向魯史恩顧視少頃。卽返槍架上。繼乃就椅上之綢衣。撫摩其數十年前之血迹。指謂魯史恩曰：「吾因此幾至於心碎。嗟夫我心碎矣。吾胸中痛楚至死方已然。吾老矣。露瑟則尙少艾。可憐哉。穉子彼愛爾也。曰：姑乃不告以我事。歟？」曰：「若彼知之。則其悲苦當百倍於我。我腓立之死。至磊落而無愧。今卽死。爾寧能滌吾脫羅丹之辱魯史恩乎？」人生此世界。當保守其靈魂之清潔。曰：「然則姑氏殆欲爲我隱秘之乎？」言時強欲起立。顧痛不可支。乃止。歐非勒士遽趨至其前。魯史恩執其手。俯首親之。感極。嗚咽中心大動。自念所創一愈。必立入軍籍奮戰。如其父一以自贖其罪。并以報其姑氏之德。歐非勒士急縮其手。呼曰：「嘻。爾所作何事？」魯史恩瞪目眇視。歐非勒士曰：「爾今夜究竟何作？」所遇何人？爾所授敵者。乃何消息？爾中傷法蘭西者。究爲何事？速道尙可補救。魯史恩復以手支椅。欲起曰：「吾吾無所遇。然事實。」

不利於法蘭西也。歐非勒士曰：趣言趣言。魯史恩按其姑之肩頭，輕語曰：姑氏聽之。德軍意欲速攻，緩且不利。其襲擊巴黎，當在雅利司未備之前。故至善之法，莫如止其敵之前進。姑已喻吾意乎？今所注意者，卽此橋也。歐非勒士大驚，指窗外曰：卽此橋耶？然則汝將燬此橋耶？其以炸彈耶？曰：舍炸烈彈，外更恃何物？吾平常作工於自設之工廠，吾知姑氏必詫之。今可知其故矣。此橋一燬，則火車將不能更運軍隊。至邊陲防禦，卽此可以延緩法軍之進行。歐非勒士曰：然則火車中人如何？曰：否。我雖賣國，然尙非殘酷無人心。而致此數千百生命於死，吾已預計其時。藥爆發時，當無火車經過。舍橋外一無所傷。然此際尙可及。是時歐非勒士俯身而前，注全神於魯史恩之言曰：尙可及者，爾言何？惜曰：此時往救之，猶可及。可及。擲彼魔物於河中，橋卽不燬矣。計其爆發之時期，乃在第二次來之火車與第三次之火車相距間。蓋尙有半小時。嗟嗟，上帝我乃并植立而不能安。可赴救言已。力躍起立，脫非歐非勒士急爲扶持，必傾跌而暈。復坐於椅，作失望無助之容。向歐非勒士，歐非勒士立出廣廳，披一巨外衣，復入曰：炸烈彈何在？吾將何由覓得趣告我？曰：姑往耶。在此暝黑之中，姑氏必無能爲力。歐非勒士大笑曰：汝謂我無能爲耶？谷中分寸地，我皆一一熟審。雖黑夜何異乎白晝？吾爲脫羅丹之女兒，若因吾祖國之故，雖萬死不辭。何介意於此趣告我？魯史恩卽作至簡短之言告之，謂橋拱之下有數磚移去，彈卽處是。中惟穴外有鳳尾草及野藤蔽之，覓之至易。蓋舍此處外均無鳳尾草。且其處與河濱相距至近。魯史恩卽於其處顛而傷足，遂匍匐而歸。故膝掌皆創也。歐非勒士不待詞畢，卽舉足飛步，屢躓於地，氣促至不能呼吸。顧亦不暇計，仍顛頓而奔。其目的固在橋橫木牽其衣，則力曳而碎之，已而抵田野中，足下草色灰黯，與天色同。與其

衣。色。同。與。其。面。色。同。心。中。但。念。一。橋。字。雖。氣。喘。目。眩。不。少。駐。步。已。而。橋。近。矣。先。達。一。河。河。流。黑。色。湍。湍。於。兩。岸。之。中。又。久。之。至。其。處。矣。下。爲。橋。之。拱。洞。上。則。鐵。軌。一。線。蜿。蜒。如。長。蛇。沒。入。霧。色。蒼。茫。中。乃。止。立。一。牆。影。下。倚。壁。嘯。喘。默。然。而。思。自。念。吾。臨。行。時。魯。史。恩。呼。我。而。欲。語。者。爲。何。事。已。乃。悟。之。蓋。橋。有。守。兵。防。衛。若。爲。所。見。則。危。矣。遂。匍。伏。蛇。行。依。黑。影。而。趨。已。果。至。鳳。尾。草。及。野。藤。之。處。伸。手。卽。可。及。乃。取。項。下。十。字。架。舉。首。向。東。而。望。則。曙。色。益。明。東。方。漸。白。矣。伸。手。撥。草。藤。覩。一。巨。黑。穴。其。中。有。機。聲。格。格。聲。至。微。僅。可。辨。沉。寂。之。中。忽。聞。遠。處。汽。笛。厲。鳴。汽。車。不。久。將。至。矣。此。時。炸。烈。彈。已。在。歐。非。勒。士。手。中。舉。而。力。擲。河。中。光。平。如。鏡。之。河。面。乃。爲。此。一。擊。所。破。作。聲。潺潺。波浪。蕩。漾。乃。反。身。急。奔。事。已。畢。矣。凱。旋。而。還。法。蘭。西。可。無。憂。矣。宜。急。返。家。告。魯。史。恩。以。其。成。功。之。事。績。魯。史。恩。亦。必。從。此。能。爲。國。家。宣。力。嗟。夫。歐。非。勒。士。無。子。而。竟。能。爲。其。祖。國。造。成。一。軍。人。甯。非。幸。事。斯。時。忽。聞。有。呼。聲。起。於。後。則。守。衛。此。橋。之。兵。士。也。衛。兵。見。有。人。於。黎。明。在。此。狂。奔。在。戰。時。軍。律。當。斃。以。槍。歐。非。勒。士。聞。呼。聲。卽。知。之。然。歐。非。勒。士。乃。脫。羅。丹。之。女。兒。也。決。不。以。背。受。彈。乃。回。身。向。衛。兵。隊。槍。聲。卽。砰。然。發。連。擊。者。三。歐。非。勒。士。張。兩。臂。巨。袖。飄。飄。如。鵬。鳥。之。翅。已。而。搖。搖。而。仆。地。上。槍。聲。發。時。汽。車。亦。近。槍。聲。與。機。輪。聲。相。雜。幾。不。可。辨。衛。兵。奔。而。前。見。一。灰。衣。之。巨。堆。倒。地。上。已。寂。然。不。動。兩。手。自。按。胸。次。心。坎。之。上。已。中。一。彈。此。彈。本。爲。保。護。法。蘭。西。而。發。者。嗟。夫。嗟。夫。孰。知。竟。斃。一。保。護。法。蘭。西。之。人。

(完)

滑稽小說

肥人外史

# 古今閩媛逸事

## 本書類目

賢懿類 俠烈類 才藝類 情愛類 幽恨類 淫惡類 神怪類 雜誌類

全書六冊定價二元

是編搜集古今名媛  
 故事雅記不經見之  
 事自上古以及清代  
 分類凡八計一千餘  
 則都二十五萬言可  
 謂極女史之大觀欲  
 知女界掌故以便臨  
 文掇拾者不可不讀  
 此書

半價  
 辦法

一是書發售預約  
 半價以三千部  
 為限限滿截止  
 機不可失  
 一外埠郵費每部  
 二角其向各省  
 中華書局或經  
 售處訂購者郵  
 費由該局酌定  
 一匯兌不通之處  
 可用郵票代洋  
 惟郵票一元洋  
 作九角五分

預約半價一元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滑稽小說 肥人外史

古屋之會

佑民



乃大駢哈金生入室見狀。則向二人作憨笑。且以手自拭其汗額。蹣跚而前。推一肥人曰。羅茁速興。此詎黑遑河濱之睡洞。日令人覓取睡料者。羅茁驚醒。欠伸曰。君來何夙。遂亦推睡者。使醒。顧睡者方作牛排。

樓梯聲忽大動。牆壁之上。灰塵簌簌而落。已而扉闢。一肥人塞身而進。來者名曰哈金生。膚革紅嫩。大類五月之嬰兒。髮禿。圓肌肉。縷縷作憨狀。時室中已先有二肥人在此。睡垂朽之木榻上。盡解去其衣之鈕。卸大腹外凸。隨呼吸徐徐而動。狀若江波之起伏。口輔翕張。且嚶嚶作夢嚶嚶。已復頻作嚼物狀。似醒時嚼食不盡之滋味。乃於夢中補嚼之者。以狀測之。此二人睡。

之夢其夢境正復亂疊如秋山甫欲噉手中之牛排而胸際忽爲一肥巨之鷄骯所壓乃覺而大呻羅菑推之弗醒。恚極遂提睡者之耳大呼曰湯麥司醒也。此際哈金生兀立室中斗覺骨節間似曾浸之以醋兩股遂向前而彎甚欲得座以憩。唯室中除木榻及長案外僅餘一小杌。寘之室隅塵幕其上久不加以拂拭。此杌已非佳製。尤斜伸其一足作拒人狀。哈金生見杌大悅趨而坐之。詎哈金生身軀肥碩。此杌雅弗之悅。遽擲哈金生於樓板上。其聲如隕千鈞之鐵磨。而杌足乃橫衝空氣而飛。於是湯麥司牛排之夢聞聲驚覺。遂與羅菑下榻而趨以救顛者。至則哈金生已自起立。僂而自撫其臀曰。謝汝創乃弗深。羅菑滑稽人也。則曰。哈金生聽之。吾儕肉多而骨少。至肖棉裏之裹針。傷不及骨。又安云。創哈金生怒曰。汝輩酣臥如死。豚弗讓其榻。乃令余丁斯厄。連羅菑曰。枉矣。吾不嘗趨救耶。湯麥司則張口大噤。笑極而喘。且曰。君詈弗讓木榻者。當也。但此杌實爲主人之家具。在理賓客宜護惜之。今乃見毀。且令其足辭。此杌而去。咎又安屬。羅菑亦笑曰。哈金生無傷也。杌足雖脫。當膠之以牛油。哈金生怒極。弗能答。則拾壞杌之足支杌。復其原狀。更抱羅菑之身而搖。互相呼詈。室中乃大喧。廔當是時。扉復關。一人匆匆而入。外衣作灰色。身博而袖寬。長僅及胛。其人年事可四十。短髯環繞其頰。身廩且瘦。似全副骨骼之上。而傅之以皮。其人既入。羈亦立止。羅菑諸人則尊之爲沙爾先生。蓋此屋之主人也。沙爾且褪其外衣。且上下其毛。喙似欲發言矣。願乃無言久之。始曰。羅菑以吾度之。汝輩無聊極矣。須知去年之今日。吾非牛牲公司股東耶。今乃糞同寒。乞安有贊者。言時繼以歎息聲。長而怪。大肖病狗之呻。羅菑前言曰。先生之意。不幸乃與吾悖。然先生之窘。吾所夙知。胡敢告貸者。沙爾亟曰。然則吾言誤矣。若他事者。吾尙能爲君輩籌之。復連言。

曰須知吾爲況窘也。羅茁於時探其衣囊，出小書陳之案上。以二指拭其唇際之唾沫，夾書葉而翻。然此書乃大奇書，葉上悉黏雇人之廣告。蓋從報紙中剪得者，尤有奇異之談。薈及鄙俚之歌曲，如是種種。悉聚之書中。羅茁翻書良久，得一廣告矣。遂朗誦曰：今有一極大之牛牲，公司欲聘多數之屠人，願就者須取得曾經服役公司之保證。逕赴總公司或二十二處分公司呈驗可也。羅茁誦廣告畢，復曰：君輩視之。此廣告上乃繪一牛首，題曰：屠人之亨運。其言諧妙已極。哈金生曰：亨運，稿也。吾輩久弗屠牛，幾不復辨牛之牝牡。羅茁曰：敢問沙爾先生，吾輩執業於此，是否贊成此議？沙爾曰：吾聽時殊未了，須將廣告自閱之。然后定其優劣。羅茁曰：可。遂將書冊付沙爾。沙爾閱廣告既，即曰：此事佳也。言次置書於案。顧沙爾甫放其書而書葉忽自翻一葉而過。此頁所載乃奇異之叢談，題曰：肥死病。沙爾愕然曰：胡云肥死病者？羅茁取小書於手中，徐曰：此條吾自新報中其文曰：據最著名之醫博士言，世之肥人，其身忽爾加胖。實按之其胖病也。厥病名曰：肥死。究其病源，蓋因脂肪之充塞，罹之乃無治理。湯麥司聞言，掀其鼻曰：妄言也。君亦胖者，奈何自呪其身？羅茁曰：是乃非呪。吾聊用自警惕。湯麥司曰：果罹此者，即警惕寧能免死。哈金生曰：止矣。吾輩當議正事。請問沙爾先生，能否爲吾輩保證於新公司？沙爾曰：君命何時作書者？吾必弗吝。羅茁曰：吾輩敬謝先生。顧此事當亟圖之，否則將爲捷足者先登。今所缺即爲先生之保證。此書一得，吾輩上道矣。沙爾起立曰：君等幸少須。吾當覓文具來也。言已遂歸其寢室中。寢室者，與此屋連。中有舊榻一榻，旁置木櫃，鑰以鐵鎖。沙爾則俯而啟之，以鑰鑰鑰而鎖壞。久之始啟。此木櫃者，沙爾先生之寶藏也。中實無數之牛角及屠刀，然已鏽矣。尤有無蓋之墨壺，雙叉之舊筆。沙爾先生乃於百寶中取此。

二種之寶具。置之榻上。旋在櫃角中。檢得信箋。及封套。緞紋重疊其上。至肖老人之面紋。沙爾則以手按而平之。諸事既畢。乃闔其木櫃。加鍵。挾文具而至客室。作證書。然沙爾先生非文士也。思路尤爲枯滯。每書一字。必先仰視牆上之蛛絲。似此縱橫之蛛絲。卽爲先生之字典。矧先生精於屠而鈍於筆。故執筆猶如執屠牛之刀。筆力幾破其紙。而字畫乃巨如牛腰。當沙爾先生作書時。羅茁乃大贊先生書法之精工。推崇至於無上。顧先生方著意于書。又安遑聆此贊語者。少頃。沙爾書畢。以證書分授三人。三人乃大悅。咸向主人致謝忱。而樓梯之聲復大動。三肥人魚貫而下。出此陰沈之古屋。聯步於廣衢上。時正屆人家午、飧。六月之陽光。適射三肥人之首。炊煙臨風而颺。映日作淡藍色。衢旁尤多飯莊。飯者方大集。肆中之童子。則雙赤其膊。傾煤塊於爐中。復引鐵杵攪爐火。令熾煤灰。受攪遂挾此一股之煤煙。化爲熱風。衝出飯肆之門。直撲此三肥人之面。三人者。旣爲日光所爍。斗受此風。乃熱而大喘。遂議附便車。行適有破車。至輪聲隆隆。然瘦馬一匹。白睛突出。行時作叩首狀。毛片盡脫。股際復被擦而傷。腐肉作猪肝色。蒼蠅聚而嘖之。然馬一行動。則結隊而飛。轉胸復集。御者冠敝冠。執鞭於手。怒目視行道者。羶狀一如其馬。羅茁見車。乃就御者作游語。久之。御者似悅。三肥人遂攀轅以登。

## 叙三屠旅況

破車旣行。初經廣道上。街石不平。低陷處作缶孟狀。中渟積水。映日閃閃。有光。車輪弗膏。行時力與街石相舐。其聲軋軋。然車制已敝。聖飾零星。似在四十年前。尙爲佳製者。馬久失秣。行乃弗速。其首低垂。神氣蕭索。已極。一若死神。已高壓其頂。而瘦骨嶙峋。尙欲力撐其軀。命矧此車。初不任重。今日斗載三肥人行。

此長道爲狀。甚艱。車輪幾欲脫轂。以去。而御者顧視日影。自念迢迢長道。以狀測之。又胡能至者。乃力鞭其馬。馬負痛則拚死。而前破車顛頓。上下若海。舶之迎大颶。每一顛頓。三肥人輒作微呻。如囚犯之宣告死刑。少頃。湯麥司發言矣。湯麥司且喘且言曰。羅苗。汝不言新公司。距此三十里。耶羅苗作病聲。答曰。是也。言未既。乃大呻。楚其後之語。嚶嚶乃不復辨。是時哈金生亦大呼曰。吾處此如在甕中。吾汗出如瀉矣。自我觀之。此車安名爲車。直鬼柵耳。吾胡爲附之。以行。湯麥司呻曰。吾亦云然。顧此車爲費不貲。每人二辨士也。當三肥人對答時。御者復動其鞭。馬奔益力。哈金生痛不可忍。遂伸首向御者曰。幸少緩其鞭。須知吾輩之軀。乃不任此顛簸。御者慍曰。是何言者。吾唯蹇運。今日始載汝輩。三肥客行此長道。且搖其鞭。曰。日影西矣。三十里之路程。甯能緩緩而行耶。言已。鞭聲又動於空氣之中。其聲善善然。哈金生諸人知弗能勝。遂亦不言。乃伏車茵而呻。厥狀如死久之。此破車行經一小村莊之前。此車肇禍矣。蓋車輪至此。忽脫轂而去。車覆。三肥人跌於車外。如墜山顛之巨石。村人聞聲大集。而蓬頭之村娘及無數之童子。亦伸頭於村屋孔中。聚而觀狀。三肥人受躓。怒極。力斥御者。御者亦不甘服。兩造乃大爭鬩。於是村人羣曰。非村長弗能判此曲直矣。三肥人及其御者咸以爲然。遂懇村人導謁此村之村長。諸人隨村人行。陶息已至。村長者臨溪而屋。土牆蜿蜒。則直至小溪之上。其四周野樹森列。綠陰沈沈。如幕。至可悅目。叢草蒙茸。雜出野樹間。爲日光所蒸。鬱撲人作青氣。矧長夏如年。鳥亦倦憩。而弗歌。但有三數之微蟲飛鳴於草間而已。此皆村長屋邊之景物也。諸人此時得見村長之狀矣。村長老而鬚方臨。豕笠視其新字之豚。諸人既入。村長則屏其豚弗視。靜聽兩造之陳訴。羅苗遂洋洋灑灑。歷叙乘車事。以告村長。且曰。村長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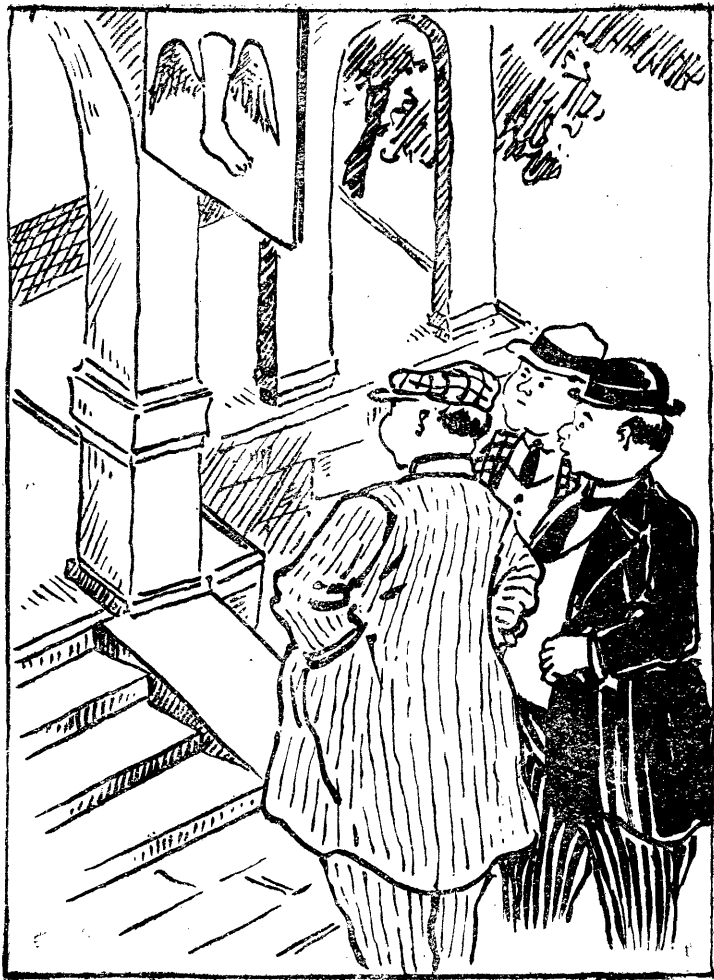
之其車故破也。矧途中復力馳其車，吾等數戒之，御者乃不之納。今若此，又寧咎人者，而御者則曰：疾馳何害？唯三客身量過巨，始毀吾車，兩造乃諷諷弗已。村長曰：止矣！以狀卜之，車破槁也。而三先生之體，亦非臆說。在法三先生宜即出六辨士之車費，以繕其車。須知老夫此著實無絲毫之偏欹，爲道公也。哈金生前言曰：吾儕身乃非碩，胡由償其車費？村長笑曰：自老朽觀之，言次指羅茁曰：即以此先生之軀而論，其重量已逾六百磅矣。乃云非胖，吾殊未之前聞。羅茁大恚曰：村長言乃大謬。吾聞有名白立司者，世界第一肥人也。其體量亦僅五百九十六磅耳。吾烏足以匹其人？願吾所言者實非妄語。蓋得諸近時之談，蒼言時於衣囊中出其小書曰：村長試閱此書，當審吾言之非謬。村長曰：恕我吾乃不識一字。君言弗胖者，卽弗胖可矣。顧六辨士之車費，必須君輩出也。於是兩造復大爭辯。其語至弗勝紀錄。綜言之：三肥人辯止出車費矣。御者遂覓村人助修其車。三肥人亦辭村長而出，怒氣幾裂其胸臆。則大詈村長之弗公。唯此小村莊距牛牲公司所在地尙七八里。三肥人本可俟御者繕其車，既仍乘其車，顧三人急弗能待，又懼復嘗顛簸之苦，況乃決計棄車，弗御徒步嚮大道而趨。途中羅茁謂二肥伴曰：村長鈍根也。年老而神瞽，判斷殊未云公。須知破車力駛致傷及乘車之客，御者當得何罪？耶在理宜責償乘客以醫費，而御者則付有司。雉經之方足平，乘客之怒。今村長倒行而逆施，左袒御者，顧令乘客出六辨士之巨費，以繕其破車，尤敢對於乘客之身大肆其譏訕，吾心恨極矣。因握拳作勢，遙擊小村莊曰：老秃（指村長也）汝慎之。吾得聞當碎汝骨如齋粉矣。哈金生及湯麥司氣咽弗能答，但引首向天，喙脣作響，似即將此一腔之怒氣寄諸雲表者。三人並肩於道上，迤邐而行，其行絕緩，遠望之至肖一乘之肉障，復肖雅步之天。

鵝○讀○者○記○否○時○爲○六○月○之○下○午○乎○晚○雲○撐○空○陽○光○猶○烈○三○胖○者○徒○行○日○影○中○汗○流○弗○已○則○大○開○其○衣○襟○以○  
 祛○熱○力○而○步○武○笨○重○每○一○舉○步○道○上○之○黃○塵○卽○隨○足○跟○而○起○若○行○於○煙○霧○之○中○時○有○一○童○子○方○行○於○三○人○  
 之○後○顧○此○道○爲○三○肥○人○橫○絕○童○子○雖○欲○疾○馳○而○過○乃○至○無○隙○可○得○童○子○悲○極○則○暗○詈○曰○何○來○此○薄○笨○之○車○  
 橫○阻○行○人○之○道○路○可○厭○也○湯○麥○司○聞○之○立○轉○其○身○詰○童○子○曰○小○鬼○汝○何○言○者○童○子○弗○答○湯○麥○司○大○怒○立○撲○  
 此○童○子○童○子○反○奔○而○去○捷○若○善○走○之○狸○狴○湯○麥○司○雖○奮○足○力○追○顧○弗○能○及○遂○罷○而○弗○追○此○外○三○肥○人○途○中○  
 尙○有○數○小○事○吾○書○亦○不○贅○述○矣○三○人○徒○行○良○久○遙○遙○已○見○巨○鎮○知○牛○牲○公○司○卽○在○此○巨○鎮○中○則○大○樂○無○藝○  
 狀○若○航○海○者○之○得○大○陸○迨○行○益○近○三○人○倦○甚○遂○擇○草○樹○森○密○處○面○此○巨○鎮○而○偃○息○遙○矚○綠○野○無○垠○行○潦○斷○  
 續○其○際○明○淨○若○玻○璃○屋○瓦○鱗○鱗○映○帶○夕○陽○碧○樹○之○間○市○聲○逐○風○而○至○若○在○雲○表○行○潦○之○左○右○尤○多○垂○胡○之○  
 山○羊○牛○牲○駢○駢○然○眠○於○芳○草○之○上○爲○狀○至○適○三○肥○人○見○狀○則○評○論○牛○牲○之○優○劣○甚○至○一○蹄○一○角○之○微○亦○莫○  
 不○加○以○褒○貶○且○斜○睨○牛○牲○自○忖○曰○嘉○哉○牛○乎○不○日○供○我○宰○割○矣○三○人○談○鋒○旣○止○鼾○聲○乃○大○作○蓋○肥○人○之○嗜○  
 睡○初○弗○擇○地○此○則○世○界○之○肥○人○靡○不○皆○然○其○嗜○睡○似○與○甘○飯○同○也○是○時○陽○光○欲○隱○暮○色○漸○漸○而○生○三○胖○者○  
 尙○沈○酣○草○間○覓○其○睡○料○忽○有○小○飛○蟲○鑽○入○哈○金○生○之○鼻○哈○金○生○大○嚏○而○起○曰○行○也○二○睡○者○亦○驚○醒○遂○同○遵○  
 廣○道○入○茲○巨○鎮○巨○鎮○名○區○也○人○物○繁○庶○至○類○蜜○蜂○之○窩○三○肥○人○入○巨○鎮○時○街○上○之○人○家○已○問○有○上○燈○火○者○  
 燈○影○與○暮○色○爭○其○晷○刻○星○星○作○黃○光○顧○三○人○初○至○其○地○不○審○牛○牲○公○司○道○將○安○出○羅○苗○雖○曾○至○此○然○亦○不○  
 能○了○了○於○是○且○行○且○向○行○路○者○問○之○良○久○始○得○其○地○哈○金○生○諸○人○則○樂○極○幾○欲○下○淚○羅○苗○顫○聲○謂○湯○麥○司○  
 曰○湯○麥○司○幸○自○持○否○且○立○暈○湯○麥○司○曰○然○牛○牲○公○司○者○蓋○爲○公○家○之○營○業○其○屋○爲○制○甚○宏○雙○扉○緊○闔○似○此○

中人皆已散去。闐然如在墟墓。少頃扉忽啟。則見一厮役之童子。年可十二。爲狀狡獪。若小犢。方自扉內。棒一癩狗而出。癩狗受棒而噪。奔數武。回顧童子作獍狀。旋即大奔。羅茁詢童子曰。敢問童子。此屋是否。卽爲牛牲公司。吾等挾有介紹之書。欲面司事先生。取進止。童子以手拭棒曰。爲時暮矣。司事先生方飯於鎮肆。君輩明日來此可也。羅茁曰。明日當以何時至。童子曰。公司新章。上午考驗。未挾證書之屠人。下午則接見。挾有證書者。童子言次。又作鬼臉。向三肥人曰。君輩運殊大亨。一投介紹之書。位置且立。定不似投考者爲吾司事先生。一叩以屠牛之歷史。如翰盜魁也。然吾聞司事先生言。接受證書爲數五千矣。夥哉夥哉。言已。遂闔其扉。三肥人亦匆匆離此。牛牲公司於鎮市中。覓取宿食之地。願三胖者連入數旅。肆肆中。客旅如鯽。殊無餘榻。以餉三胖者。而多數之旅客。率皆短衣而廣臍。言談麤獷。一無彬彬之禮貌。自羅茁三肥人眼中度之。是等旅客。似咸爲屠業中人。向牛牲公司考驗。或投證書者耳。三人遍覓旅肆。不可得。則躑躅街道間。皇皇如喪家之狗。矧在人叢中。熱度大漲。汗透其衣。於體尤弗適。是三人者。身故胖也。偶一不慎。則巨腹直舐行道者之背。或側觸他人之腰。脅受觸者。輒獍目睨。此三肥人或暗中加以調詼。三人自知理屈。亦弗敢校。時天色沈沈。黑幕立下。巨鎮之上。燈火齊明。照耀有如白日。酒樓飯肆之中。人聲囂雜。間以歌呼及音樂之鏗奏。浩浩直同潮水。而肆中炙肴之馨。衝動三肥人之腦。斗覺飢腸。輒輒至。不可耐。加以飄泊人海中。久覓旅肆。弗得中心。益爲惶急。已而三人者。適邀天倖。覓得一旅肆矣。此肆湫隘而陳舊。由燈影中觀之。其牆壁上。繪一至巨之人。骸唯畫法至劣。此骸是否爲人骸。抑牛骸。耶。則不可知矣。骸旁復繪二飛翼畫意。蓋言此爲捷足。而此肆之名。卽書曰捷足旅肆。是時肆主方臨門。噲



其煙斗羅苗等遂向此旅肆主人為禮曰尊肆有榻容吾輩三人乎肆主聞言立下其煙斗且注視三肥人之面顧乃無言僅頷其首示意三肥人乃大悅



捷足旅肆

鴿籠之相嚮而此數室似有人下榻其中隱聞睡人之嚙語羅苗三胖者隨主人入廳而主婦亦出迎客手中尚抱一小嬰羅苗方欲啟吻詢主人以下榻地顧主婦若已知之急攬言曰乞諸君見宥吾夫不幸

逆旅主人肅客入而逆旅中種種之景象一入三肥人之眼遂如被照相之機器細鑄其影於腦中久久乃弗能忘蓋此唯一之逆旅甫入門即見飯廳廳上懸小燈其光昏鈍如鴨眼燈影下則見長案一幕以白布然已破矣尤有十餘之舊椅實之廳隅縱橫而無次矧此廳久弗加以汛掃霉氣中人欲噓從黑暗中視之廳旁似有數小室狀若

乃有瘖疾。日來敝肆客已滿。樓下殊弗能容。君輩當宿樓上矣。羅茁致詞曰。敬謝夫人。吾輩在此靜聽。夫人指揮矣。主婦遂向三人道歉。以懷中小嬰付其夫。小嬰弗欲。則望其母而大啼。淚交其面。主婦亦不之視。燃燭引三人登樓。樓室大小各一。大者適寘三榻。且有破玻之窗。三人咸曰。是室佳也。觀室既。仍偕主婦下樓。而上下之際。主婦則頻頻注視其樓梯。蓋恐三肥人或壓毀其梯耳。主婦及三人重入飯廳。諸客適集而待飯。面上尙作睡容。三肥人初入此肆。未嘗見有侍者。斯時則見二侍者奔走於羣客之間。一壯而一穉。穉者卽爲道中湯麥司所追之童子。湯麥司見狀。暗忖曰。此小鬼以狀測之。似充庖滷之役。倘懷夙慝者。敗矣。而此童亦屢注目湯麥司。湯麥司慚恚已極。遂不視此童子。飯次。與三肥人隔座者爲一老屠。腹笥至巨。妙語傾其座人。羅茁夙以滑稽自負。矧又精於談薈之學。亦將衣囊中小書之種種述之。老屠老屠大悅。遽引羅茁爲知己。顧羅茁醉中。乃忘問老屠之名。以其年事多而業屠。卽尊此老屠曰屠伯。而吾書自此亦以屠伯稱之矣。當羅茁及屠伯談鋒大暢時。屠伯尤向羅茁言。昔年曾至中國。尤目擊中國大吏之考官。其法與牛牲公司同也。諸君聽之。著者中華人也。焉能弗愛其國。初欲不述此語。以傷吾愛國者之心。顧屠伯既有斯言。則吾書又安能刪而弗錄。今吾立誓不再容屠伯肆詆矣。飯已。諸客聚而噏茲。談聲大縱。旅肆之主婦則周旋諸客間。曲盡主人之禮。少頃。烟紋漸滅。諸客勸而弗談。乃各謀歸寢。而三胖者亦遂登樓。執燭前導者。卽爲童子。既登。湯麥司謂童子曰。小友。恕我吾道中所爲。自問於理。殊悖。今爲一家人。當愬然也。湯麥司心急而語拙。格格弗能出口。至宵日久。失膏之車。軸童子聞言不答。寘燭竟去。湯麥司乃大憂。哈金生羅茁二人咸慰。湯麥司曰。君胡爲霍霍如是。須知此童非逆旅主人也。何

敢對於旅客肆其窘辱。但湯麥司雖經勸譬，仍不減其憂懼。一若大眚之將至者。三人無言久之。羅茁自捫其腹曰：吾今日醉飽已極，享受直同皇帝，可幸也。於是羅茁及哈金生先後就枕，而湯麥司亦戚戚歸寢。羅茁之榻適在窗下，羅茁則大啟破玻之窗，以納涼風。須臾，二人鼾聲起矣。湯麥司雖已寢，顧息息咸恐此童子加害其身，乃弗能眠。然思慮過深，亦不覺沈迷入夢。而夢中果見窘於童子，初夢此童進讒於主婦，謂其人盜也，宜在屏逐之。列湯麥司怒極欲擒此童，面主婦以自表其清白，然轉胸乃復忘之。繼又夢此童握小刃剖己之腹，取出無數之麪包。湯麥司驚悸而醒，顧視室中燭燄將燼，但聞二肥伴齁齁之聲，若相應答。湯麥司遂又重入睡鄉。其睡乃至甜蜜翌日，羅茁夙興，哈金生及湯麥司尚在夢中。羅茁整衣於榻上，偶從破玻之窗嚮樓下，而望乃見趣事樓下天井一小方矮樹，數株高可六尺以外，樹幹之上兩兩對縛以繩，遍絀嬰兒之衣，臨風而飛舞，狀如蝴蝶。矮樹之下尤有衣杵及澣盆之類。天井左側有小屋，屋頂乃有烟鹵羅茁自忖此必爲逆旅之庖廚矣。屋本有窗窗壞，乃洞然若門，隱隱見其中懸有一二之風鷄，其色焦黑，狀若罪人之臂股，挂諸樹間。警衆者而羅茁則閉目細想其滋味。天井之上方尤有三室，作一字狀。羅茁是時於此正中之一室見彼逆旅夫婦矣。主婦晨妝已竟，方欲偕侍客之童子挈筐於臂而出。臨時一一與其孺子接吻，脆然有聲。主婦者有孺子四人，其一男也。主婦旣行，其三孺子共圍一小桌而坐。桌上實有白銅之小匙及一食盤，唯此室距樓窗甚遠，乃不審盤中究貯何物。其小嬰兒則置之搖籃中，逆旅主人默坐於籃，次力搖此籃，令嬰兒熟睡。羅茁觀至此，又移其目光及於庖廚之次。壯年之侍者是時已在室中整齊各家具，覘其主婦他出，乃竊飲廚中之酒。羅茁見之，幾欲飛越而下。分此

侍者之餘。瀝當此之時。斗聞正中一室有哭聲。及牙牙之聲。羅茁於是棄侍者弗視。而視此正室。顧一見狀。則大噉欲絕。蓋此圍坐之三孺子。忽爾相爭。一孺子哭。則其餘之二孺子亦同聲而哭。逆旅主人故瘠也。遂停籃中之兒。弗搖而作牙牙之聲。勸此三孺子。詎籃中之兒腹飢。而醒飢弗得乳。又復大啼。啞主人盤旋室中。罔知所措。則牙牙之聲益急。而庖室竊酒之侍者。聞聲恐。主婦已歸。乃立逃。以去。羅茁自樓窗中見此趣事。大笑弗能已。至於忘扣其衣。卸迨羅茁笑止。啞主人牙牙之聲亦告終。孺子亦弗哭。而主婦及童子亦挈滿筐之食物而歸。主婦甫歸。啞主人又作牙牙之聲。向其妻。且佐以手勢。忽而指此孺子。忽而指彼嬰兒。以狀度之。似卽言羣穉紛擾事矣。主婦見啞主人之狀。已審其事。則大斥啞主人不善將護。其兒啞主人受斥。乃若受杖之狗。頓息其喙。弗聲似此。逆旅及啞主人咸在。主婦權力之下。意歐文所謂李迫大夢者。殆屬虛言。試問世界幾人能逃彼裙腰專制也。羅茁欲再覘其究竟。樓梯聲忽動。壯年侍者入室。與羅茁言曰。先生早安。樓下方有老人延候先生也。侍者言際。其口吻尙帶酒馨。而哈金生及湯麥司咸奮身而起。三肥人遂偕侍者下樓。同用盥沐。侍者所謂老人。卽屠伯也。早餐次。屠伯謂羅茁三人曰。君等欲投證書爲時尙夙。盍不先赴牛牲公司一覘異狀。須知今日者實爲考驗之末日。而所考則名曰口試。老夫嘗得觀之矣。其狀至可悅目。諸君倘行者。老夫當謹隨諸君之後。羅茁顧二肥胖曰。行也。早餐之後。三肥人及屠伯。徒行至牛牲公司。但公司之前人。乃如蟻。羅茁諸人被擠。弗能入。良久始得近公司之門。而羅茁諸人遂見其中狀況矣。公司廣廳之中央。列一長案。數司事先生。卽坐於長案之側。案上實文具及名冊無數。諸司事老壯非一中坐。長髯者似爲司事之領袖。面容老靱。若牛革而鼻架鋼絲之眼。

鏡。是。時。應。口。試。者。爲。一。胖。人。（此乃另一胖者。非羅茁三人）方立於長案之前。恭待司事先生之考問。已而髻司事向此胖人曰。汝試言之。牡牛之肉一磅。當得脂膏幾許也。胖人弗能答。髻司事愠曰。君休矣。卽以筆於名冊上塗去。此胖人之名。且揮此胖人。令出。胖人知己無望。乃痛哭失聲爲狀。至醜。羅茁三肥人見之。頓深同病之感。徑別屠伯而歸。道中湯麥司謂哈金生曰。其人儀觀甚偉。乃被擯於髻司事。可悲也。言旣仰天太息。若代爲不平之鳴者。羅茁亦言曰。其人咎由自取。耳偷挾有證書。如我輩。又寧有被擯之事。三人蹣跚而行。及抵旅肆。已屆午餐時矣。而屠伯仍未歸。三胖人匆匆而飯。飯罷。遂登樓小憩。羅茁微語二胖伴曰。吾輩餐時。吾竊睨主婦。見其目光隨吾輩之刀叉而上下。面容至爲不懌。而吾輩登樓之際。主婦尤咆哮詈其侍者。悍若牝獅。以勢觀之。其意殊不在侍者。蓋爲我輩而發。顧吾等自問其食量。初不異於恆人。而樓梯一著。尤足令人髮指。須知吾輩雖胖。何從遽毀其樓梯。卽有毀折。亦屬主人之蹇運。設旅客被跌而傷。則更須主人出傷費也。矧主婦見待初。無不懌之容。今若此。必有一人進讒於主婦。以吾測之。決爲彼童子矣。哈金生默坐無言。湯麥司之面。頓呈愁態。顧羅茁曰。羅茁。汝言是也。充童子之意。必死。吾輩而後已。旋又曰。吾頭目岑岑然。其故何也。吾等殊憤憤。行時。胡以乃不挈草冠。致令頭顱受此太陽之蒸炙。哈金生瞿然曰。悔無及矣。在勢僅能於此間購之。羅茁曰。吾輩旅費雖絀。然似此。蔑蔑之一冠。尙能致力。而得湯麥司曰。冠肆隨地皆有。吾意先購冠。然后投證書於牛牲公司爲道便也。三人議定。卽偕同下樓。而主婦曉曉之聲。復應梯聲而起。三肥人佯若弗聞。逕出旅肆之門。至冠肆購冠。肆人諦審三人曰。諸先生尊顏過巨。敝肆乃無此冠。必特製方可。三人咸曰。特製誠佳。但緩不濟急。姑以稍巨而廉。

值者。搪塞。可也。肆人。即檢。三巨冠。出示。三肥人。悅。付值。戴冠於頂。顧此冠。雖巨。而三人之顧。尤巨。冠嵌其顧。頂乃織。若小兒之拳。肆人。匿笑。不已。三肥人。不顧。徑行至牛牲公司。門前之人。猶然充塞。此公司。大似



人曰。公司。定例。欲得。文憑者。須各。納憑費。四先。零汝輩。曾知之。否。三人。鞠躬曰。吾等。願納。憑費。如先生。言。已。即合。出十二。先零。上司。事少。頃。髻。持文。憑付。三人。且曰。目下。人多。君輩。幸少。須俟。相需。時當。即招。致

一。方之。腐肉。而投。證書。者。則如。逐臭之。蒼蠅。蓋至。肖也。三人。力。排肉。陣而。進。導謁。者。即為。棒狗。之童子。諸司。事列。坐案。次。一如。午前。之狀。三人。遂下。其小。冠。與。諸司。事為。禮。而。上。沙爾。所作。之。證書。於。髻。司。事。髻。閱。證書。竟。略。問。三人。屠牛。之。事業。復。向其。旁。坐。一人。曰。書。記。汝。書。之。此。三人。已。核。准。矣。可。給。與。五。千。八。百。七。十六。至。五。千。八。百。七。十八。號。之。文。憑。也。書。記。繕。文。憑。次。髻。謂。三

也。三人曰：吾輩在此敬延後命矣。乃向髯司事爲禮致謝而行。遇棒狗童子於門中。三人亦與之爲禮。蓋有鑑於旅肆之頑童矣。三人既出公司。神情栩栩。其樂不翅登仙。且不卽歸旅肆。游行街道間。以示其傲兀。羅茁及其二肥伴。方縱觀車馬之駱驛。忽見數官役擁一囚掠過。三胖人之側。三人諦視。此囚則覆車之御者也。三人乃大疑。聞行道者方論其事。一人曰：距此七八里有光頂之老人。賃車前赴某地。此御者醉中駕其敝車及羸馬。恣力狂奔。迨歷險道。御者弗謹。以致車覆。光頂老人觸石死。馬亦斃焉。而御者乃幸弗死。一人問曰：此事作何究竟。一人答曰：光頂老人之家屬。今訟御者官中矣。三胖人聞言。知光頂老人必爲禿頭之村長。回憶前愆。乃大爲欣慰。三人行遠。覺倦於道旁小憩。遂歸旅肆。登樓之際。主婦適他出。乃不聞呼。詈之聲殊可慶也。羅茁諸人登樓未久。壯年侍者以書上羅茁曰：樓下所居之老人已行矣。臨行以此書囑上先生。侍者言已立退。羅茁知此書爲屠伯所寓。亟披讀之。屠伯之書曰：羅茁先生鑒之。老朽今以要事他行矣。不獲面別。一聆先生之妙語。良爲歉事。然有一言須爲吾良友忠告者。則牛牲公司之事也。先生知否。牛牲公司今次考驗。乎其人格。冒濫極矣。而諸司事欲爲好好先生。於是凡有來者。卽一一授以文憑。且爲之言曰：少須之。卽得位置。殆讐言耳。實則公司之牛不及屠人之多也。爲先生計者。當聽老朽之言。速整歸裝。弗滯羅茁。誦來書畢。言曰：屠伯之言是也。矧吾輩旅費無多。安能久滯不歸。而再覘其動靜。計亦良得。言至此。顧其二伴曰：未審吾言當否。哈金生曰：旣無所冀。吾胡爲留戀。此鄉明日行矣。湯麥司一聞歸信。尤大樂欲狂。其意以爲能離此惡劣之旅肆。及其陷人之童子者。已屬大幸。而牛牲公司位置之得否。猶爲緩圖也。及晚餐時。三人下樓。主婦詈聲復動。一若此樓梯之中設有電機。

而電流則通於主婦之身上。三人偶觸此梯，主婦卽應時而覺，初無毫釐之爽。此夕之飧，較平時爲劣。三人以啓行在卽，忍不之校，而童子亦不侍三人飯。三人亦厭見之。羅茁者，擅長於交際，尤能得婦人之歡心，乃不獲當於主婦，詎不可異。羅茁嘗曰：「主婦魔鬼耳，吾見之常懷懍懍，何也？」三人晚餐旣登樓，欲寢壯年侍者執燭俱。湯麥司忽問侍者曰：「肆中有厚重之衾褥乎？」哈金生二人爭向湯麥司問故。湯麥司顫聲曰：「吾不幸，乃發寒痞也。」

## 續叙旅肆

翌日驕陽一縷射入破玻之窗，作黃金色。湯麥司寒痞未瘳，疲弗能興。其二肥伴則無聊已極。哈金生在木榻之上，頻頻欠伸，且以其巨腹帖近木榻而臥，鼻息咻咻然，狀如母豬畏熱，置腹泥中者已而。哈金生顧羅茁言曰：「若湯麥司弗病者，吾輩斯時已在道中步步逐故鄉而近，詎非至樂。」羅茁作嬾聲曰：「然也不審湯麥司胡以乃發寒痞。」湯麥司聞言，忽大呻，呻止發言矣。其語似力衝頑痰之包裹，界而出，每一語必加停頓，爲狀甚艱。湯麥司曰：「羅茁，句當憐我，句弗再言，及寒痞，句汝一言之，吾身慄慄然也。」句此疾似有魔鬼，句有言及者，此魔卽應聲而至，以附吾身。湯麥司言已立納其脰於厚衾之中，少頃又微露其面於衾角，斷續而言曰：「羅茁，汝乃害我，罹此疾者，人率諱言之。汝胡爲遽加面斥，揆汝之心，殆欲死我耳。」羅茁恚極，遂不答湯麥司之言。羅茁者，本偃休於木榻，至此徐徐躡身而起，坐於榻上，而其目光則已自破玻之窗飛越而出，至於樓下之天井，天井中樹影受日，婆娑狀如小繖，庖室之煙囪炊煙亦絕。蓋午餐時過已久矣。羅茁繇樓窗下視時，主婦高揜其袖，臂瘠若枯臘，方自室中挾嬰兒之衣，至樹陰之下而澣其三。



孺子仍据小桌各噉乾麪包一小方上傳少許之牛油顧孺子牙齒零落弗齊而麪包硬乃如鐵孺子噉之弗碎則用兩小手抱此如鐵之麪包近吻力嚙眼中幾欲出淚侍客之童子亦在室中持一泥製之小鷄以娛搖籃中之兒啞主人狀似微病坐小杌上弗動亦弗聲儼若石象也是時忽有小雀來集樹上嘸嘸而歌羅茁聞之斗動其歌興亟屏窗外之景物出囊中小書陳之榻上檢得一俚曲面此破玻之窗大聲歌唱若與小雀競其高下者小雀聆此巨聲乃閉喙立逃羅茁之歌鈍重而無節每字之尾音似一繫以鐵片矧此曲尤非羅茁所習詰曲弗能上口羅茁則反覆歌之至於數十遍久之歌喉乾燥乃大噎咳遂不復歌此際陽光滿照樓室熱度甚高哈金生羅茁二人咸覺毛管中汗珠沁沁而出乃無休止復見湯麥司在此烈日中擁衾而臥益覺炎鬱叵耐羅茁遂取小冠代扇且揮且向哈金生曰吾儕處此大類廚中之炙肴肌肉縷縷皆滿充熱氣胡能鬱鬱居此吾儕盍偕出吸取新氣乎哈金生初擬留侍湯麥司不欲他去唯樓上炎熱已極弗能自支亦勉允羅茁之請二人乃頂小冠下樓至門次見侍客之童子短髮蓬蓬直覆其眼際足登方頭之巨履坐空酒甯上以履跟觸甯作軍鼓聲泊二人出童子睨二人作鄙夷狀二人佯若弗睹縈散出門二胖者出時力避街市從小道中穿出野次緩緩循樹陰以行日光漸徂橫照草地上恰成一斜角之式而林影水光因之半明而半暗頓呈異象水際晶碧相錯其光照眼而林影邃密間日脚已過則作蒼翠色受日之處乃燦若紫金大似秋林楓樹矣且此間草香蕪林風徐徐而動間聞鳥聲令人神意都爽二胖者徐行圖畫中已而至一森林之次林下有小徑狀如羊腸盤曲入林莫知其所止羅茁至此忽顧其伴曰倦矣盍少休哈金生曰諾二人乃席地而坐縱觀野景少頃隱

第

二

集

聞童子譁笑聲隨風而來。羅茁曰：此間闕寂，胡來童子聲以聲測之，似卽在樹林之後。吾輩盍起跡以窮其譁笑之理。哈金生領首示可，遂偕嚮林中，小徑而趨。樹林旣盡，乃見廣場，周以短柵，似牧場也。然場中乃無一畜，場外則爲溪灣，水綠如染，灣次停有無人之小舟，橫攔其槳，舟狀甚小，僅容二人。廣場中有十數童子，方作蹴鞠之戲。二胖者見狀，知頃間譁笑之聲必爲此輩矣，遂坐於溪次，以觀其戲。顧諸童斗見二肥人，羸入此間，乃不復蹴鞠，羣來視此二胖者，如睹異物，一眇目童子指二人，謂其伴曰：汝輩聽之，是乃非人，實牛牲也。嘉哉二頭之牛牲乎！肥碩乃異於恆牛，諸童子聞眇童言，亦齊聲贊曰：嘉哉！復仰面向天作呼牛之聲，纍纍若貫珠之發。二胖人愠甚，然見童子數夥，設一開釁，寡衆殊不相敵，遂力遏其怒氣，不使外越。此際復有挾毬之童子，問二肥人曰：汝輩噉麩包，抑嚙草乎？吾知汝輩必嚙草甘也。二胖人至此不復能忍矣。哈金生大怒，乃叱諸童曰：小鬼，趣行毋溷，乃公設再言者，吾足制汝輩死命。汝其慎之。哈金生音吐旣宏，復作獐狀，以嚇童子。諸童果驚呼立奔，復入廣場木柵中。二肥人亦含怒欲行，忽有旋風直掠二胖人而過，於是二人之小冠咸離，其顛趁旋風以去。二人大驚，羅茁之小冠吹至溪次，爲小樹所絀，幸仍爲羅茁所得。而哈金生之冠則墜諸水中矣。哈金生見其小冠泛泛溪流中，狀若戲水之鷗，無法拾取，乃大恚恨，則嚮水中之小冠，加以狂詈。羅茁笑曰：哈金生，汝詎癩耶？汝卽詈此小冠，至於地球末日者，寧能自行登岸乎？自我觀之法，宜盪小舟往撈爲事便也。哈金生歡呼曰：稿也，亦不乞助於羅茁。逕自登舟，放舟於中流，以求墜失之冠。哈金生屠人也，良未諳操舟之事，旣登小舟，則蹲而鼓槳，槳劃溪流如割，巨牛之腹，溪水乃濺若銀花。而哈金生方致力於槳，顧忘其舵，小舟一無把握，遂旋轉水中。若風

車少頃。將及墜冠處矣。此小舟忽作一旋轉。又復他嚮。如是數次。哈金生見小冠近在咫尺。力弗能取。則悲甚。而回顧岸上諸童子。方遙指己身。加以嘲笑。哈金生愧恨中。且詈諸小童。且力鼓其槳。已而此小舟復近小冠矣。哈金生大悅無藝。顧小舟突爲水藻所礙。弗進。亦弗旋轉。而小冠距舟尙三尺。仍弗能得。哈金生忽得妙計。乃出半身於舟外。以短槳力引小冠。使前此小冠果隨短槳。徐徐而近。哈金生樂不可支。引之益力。而小冠遂入哈金生手中。唯引冠時。用力過猛。哈金生尤體胖異常。小舟勢弗能勝。忽大傾側。水花怒立。直撲哈金生之面。且盡濕其衣履。羅菑及諸童子在岸次。見狀知非佳兆。不覺失聲。而呼哈金生。驚懼中。亦復極聲號援。乃適邀天倖。舟幸弗覆。哈金生遂得拏舟傍岸。如逃鬼。籙立取其小冠。偕羅菑。狼狽言歸。諸童子見二人之狀。復大譁笑。笑極則就地而滾。二人亦不暇顧及矣。迨抵旅肆。甫踰門闕。似聞樓上有爭鬪聲。二肥人乃大疑慮。急急而登。一入樓室。遂得見狀。湯麥司寒痞似瘰。面色微青。亂髮鬚髻如鬼。與侍客之童子互毆於室。湯麥司方捽童子之短髮。力批其面。且詈且批。童子乃大號。弗已。樓板上。實有小冠。室中本有小机。机上有酒瓶。尤有零星之贖。餽狀似鷄也。湯麥司見其二肥人已歸。於是釋童子弗批。顧童子爲湯麥司所辱。焉能忍置。今見湯麥司釋之弗毆。則反欲毆湯麥司。樓室中喧逐已極。羅菑亟欲聆其究竟。見童子曉曉弗休。乃命哈金生曳童子於室隅。以手握其小喙。童始弗聲。乃得聞湯麥司之言。湯麥司寒痞雖止。然與童子久鬪。疲不能支。据榻而言曰。君等出未逾時。吾病瘳矣。須知吾竟日未膳。此時安得弗飢。於是召侍者視膳。顧肆人盡出。僅見此童坐於庖室之次。吾飢極。遂力祛夙愆。柔聲向童子覓食。童子怒答曰。膳時已過。吾安從得膳者。吾無已。則許童子若能得膳。當酬以二先零。童子

似悅。乃導吾入庖室。任吾自擇。吾見一新炙之鷄。狀似佳也。尤覓得二片之麪包。及一瓶之酒。令童子挈之登樓。吾膳時。此童子膽敢乘吾不備。竊吾之小冠。置諸其頂。吾見而斥之。詎童子力言冠爲己有。且誣吾盜其肆中之食物。竣主婦歸。當面衆宣暴。吾短二先零之酬謝。亦不復承。我大怒。遂批其頰也。湯麥司言際。童子數欲逃去。哈金生之手張其小喙。與湯麥司辯。幸哈金生力巨。童子雖極力撓拒。顧弗能脫。羅苗及哈金生聞湯麥司言。既乃釋童子之小喙。令其陳辯。童子爲湯麥司所批面毀。若秋實一釋。其喙立聳。湯麥司曰。汝無理之肥狗。汝竊吾肆中之食物。吾阻汝。汝乃誣吾盜冠。尤令汝同心之惡狗。窘辱吾身。吾必有以報汝輩矣。言既。乃大哭。羅苗詰童子曰。汝不嘗受湯麥司二先零耶。童子弗承。羅苗方欲探童子之衣袋。以證實。湯麥司之言。而旅肆夫婦適率其嬰兒及壯年之侍者赴宴。而歸。主婦入門。聞童子哭聲。則向樓呼童子問狀。童子知主婦已歸。哭益急。似訴其冤抑者。帶哭立奔而去。三胖人亦遂下樓。往面主婦。自表其清白。此時肆中旅客大半未歸。留肆中者。僅有二三之睡漢。斗聞人聲。蟾沸恐有意外。咸從夢中驚起。羣出而觀狀。三人下樓時。童子已將其事訴諸主婦。主婦知廚中珍餚爲胖客偷噉。其面上頓呈獐悍二色。則力袒童子。極詈三胖人之無狀。且於諸客前力旌童子之忠直。羅苗等衍衍而談。匪不言之成理。但主婦乃若弗聞。而諸客之狀亦似左袒。主婦童子勝訴後。立於主婦之側。見舊仇已復。其樂無涯。淚痕尙熒其面。且令諸孺子作諸醜態。以辱三肥人。三肥人怒極。而顛咸相謂曰。此鬼肆胡容留戀者行矣。行矣。於是卽與主婦核膳宿之帳。而主婦必欲三人賠償所竊之餚。值三人無奈。亦勉照償核帳。既三胖者登樓。取小冠諸物。主婦則令啞主人及壯年之侍者。偕三人登。蓋以盜魁視之矣。已而此三人遂

離○旅○肆○顧○其○旅○況○如○何○是○否○仍○遵○舊○道○經○覆○車○之○小○村○而○歸○惜○彼○等○以○斗○蒙○盜○竊○之○名○煩○冤○莫○訴○迷○惘○中○  
乃○不○復○憶○及○而○著○者○亦○弗○能○爲○之○杜○撰○良○歎○事○也○距○三○肥○人○離○旅○肆○之○後○二○日○夕○陽○一○角○方○斜○抹○古○屋○而○  
過○三○胖○者○適○於○此○時○盤○壁○而○來○行○抵○古○屋○之○門○首○哈○金○生○顧○羅○苗○及○湯○麥○司○二○人○言○曰○吾○儕○盍○入○面○沙○爾○  
先○生○一○言○牛○牲○公○司○事○乎○二○肥○人○咸○點○首○曰○可○遂○偕○入○古○屋○之○中○而○吾○書○至○此○亦○暫○閣○筆○矣○

(完)

漁 樵 閑 話

順德黎召民方伯之女春熙。字文綺。詠紅梅云。香生紙帳獨  
開遲。日照園林發數枝。縞袂修成丹換骨。絳羅襪出玉爲肌。  
吳宮醉舞猶含笑。唐苑新粧正點脂。任爾春花爭富貴。紅顏  
原抱雪霜姿。余曰。語涉不祥。恐成詩讖。未幾竟失所天。

南野堂筆記。載金陵某翰林致仕後。掉一小舟泊黃州。爲故  
人留飲。夜三鼓回船。路遇太守騶從。邏者執之。詢其來歷。乃  
口占一詩爲答云。舟泊蘆花淺水漪。故人邀我醉金卮。方歌  
赤壁兩篇賦。已是黃州半夜時。楚北使君曾未識。江南詞客  
也應知。區區來歷蒙相問。舊有聲名在鳳池。太守下車謝命  
役。張燈送歸舟。

政治小說

玉

簪

花

言情小說 **碧夢痕**

全書二册  
價洋七角

此以紅樓夢為藍本如文夢書之為寶玉藍員璧之為黛玉曲肖其人纏綿悱惻好色不淫其為宗旨則一而情節之翻空出奇詞意之無懈可擊覺紅樓夢猶有欠闕處此則一掃而空真欲駕而上之（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言情小說 **寫真緣**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此書以攝影而成美滿姻緣時值光復艱辛備歷篇中描寫南北構和時之政治惡劣社會險巇情形一齊攝入與風俗人心大有關係不當專作小說讀（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言情小說 **雙淚痕**

全書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花月痕一書膾炙人口久矣此則師其意而為之瓊姑之厄遇有甚秋痕羽仙之摯情不亞癡珠纏綿沈着之意以簡潔雋快之筆出之青勝於藍自是言情絕作（外埠另加郵費六分）

偵探小說 **生死美人**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五分

一女被廢閉諸居室幾瀕於死一少年俠士身受嫌疑易容冒險偕一女豪輕入虎穴援救該女卒成伉儷文筆之妙忽而令人疑忽而令人駭忽而令人悲忽而令人喜理足詞圓脫盡偵探小說窠臼（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言情小說 **秘**

全書一册  
價洋二角

一意大利伯爵之女與某公子私訂婚約誓死不二伯爵又有一情人之女與其表姪私逃遺言誤聽李代桃僵某公子致受嫌疑往來頓絕其女旋於樹中得該女奔逃時之別書冤始大白卒諧好合文筆亦曲折達出俊爽絕倫（外埠另加郵費六分）

偵探小說 **盜盜**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五分

巴黎一富而美之嫠婦失鑽一粒懸賞求獲一偵探受僱身入盜窟設計賺盜始得破案而此嫠婦亦為盜中之首領該偵探借此要挾為野合之伉儷事跡變幻文尤摹寫盡致（外埠另加郵費六分）



政治小說 玉簪花

法國 W. H. G. C. 紀實 半儂譯

去年三月上旬一日時已深夜宿雨初霽蘊盡消當頭月色復圓滿如鏡嬌媚如新沐之美人以是通衢中路燈之光亦相形而轉弱慘然作淡綠色弗復如平日之豪華四射而道中泥滯猶復沾沾然爲行道人履襪之困故馬車麟麟之聲入耳亦較往日爲煩卽食力之人平日出入公事房或赴市中購取物事恆恃二足聳聳然不以步行爲苦者至是苟能力所及亦必破鈔少許坐公車以一舒其足而余則仍手一行杖步行邊道中藉觀道旁列肆玻璃窗中所陳物事以爲樂初不一計履端之泥垢已何若大凡富貴之人物御精美有所置購但當求諸廣告擇其鋪張夸侈最甚者咄嗟辦之物價之廉否旣可勿問而適用及耐久與否亦無繫於心蓋佳則用之不佳則置之高閣或舉以畀諸僕圉可耳誰謂吾食貧之人亦能如是邪吾每購一物必自計數四而後決決則求諸列肆之玻璃窗中一一加以審核核之旣當始肯以我囊中錢畀人載物而歸其或一時無錢則先核而後買以是積成一習每出苟無所驅迫必徐徐以行引目四矚卽有微雨亦不以爲意此日余蓋自友人家中出且行且顧之時忽見邊道中橫一白色之物長二寸許視之蓋一玉簪花花下有莖長寸餘已爲一泥足所踐花瓣則完好無殘萎容但各瓣之端有嫣紅色細圓點二三燈月之下觀之妍麗不可名狀內念玉簪花祇有白紫二種今白瓣紅點得非紅墨水塗染使然邪否則天地間胡得有此異卉乃以指端畧漬唾沫拭其紅點之一而紅色果褪余大奇謂此中得毋別有隱祕邪繼念此亦無足異區區一花有何隱祕之可說意者頑童得花染之以爲玩弄之具否則炫奇鬪麗之女郎以人力施諸天然於以矜其裝飾物之不同凡俗而已但余亦生有愛

玉簪花

花之癖。今於無意中。得此腦海中。雖存幻想。手已不自覺。而拭去其莖間之泥垢。插花於鈕眼之中。以為佩矣。一花之微佩之。亦復何害。初不期吾巴黎政海之活劇。乃假此一花之力。令其縷縷畢現於吾前也。



小與余所佩者等。亦為玉簪瓣端。亦有紅點。余方眙眙不解。彼已重闔其襟。藏其花。低聲言曰。來言後。即舉踵向余去。路疾行。不復語。亦不復回顧。余靜立其後。莫知所措。冒險之心。與謹慎之心。乃大戰於衷。不

余佩花後。行數十武。其地去余家。僅止半里。市肆漸稀。將達僻境。一轉瞬間。忽覺有人自後撫余肘。余回視其人。身瘦面白。下領削而長。口隱髯。間幾不可觀。髮黃而曲。下垂及耳。目棕色。微露兇光。余未及啓齒。問撫我何為。彼即微笑言曰。足下來此。胡晏吾輩。候君久矣。余訝曰。乞君曲恕。卑人初不識君。君何事候我。彼笑而不答。但以手自解其襟。紐出所佩之一白花。示余。大

能自決終則好奇之心與冒險之心相乘竟力促吾足隨之前行而身間尤懷一手鎗自計果事出非常。誤入盜窟者有此亦頗足爲捍衛之具行二三分鐘過吾家地益僻路燈益稀行人絕少唯每過數百步則有一巡捕倚身路旁電桿之上縮瑟寒慄而已又行十分時其人忽舍正道轉入歧徑曲折行半里而弱抵一術此術去繁熱之區已遠兩旁列屋建築既劣而居之之人又多貧戶室狹而人擠又復不事修塗故置身其中愈覺其湫溢出人意表但以時已夜半居民咸睡窗牖中既不透燈光小兒喧擾及婦媪詬誶之聲亦寂焉弗聞而野犬吠影風卷市潮多自遠遠錯雜而至聞之乃覺別有趣致已而達一古屋之前此屋在全術中爲翹楚凡樓三層巍然矗立壁本紅磚以歷年已久化作黝色青藤攀緣其上大葉累累小葉萋萋頗叢茂可愛既至其人叩門延吾入門極厚製以堅木一中年婦出啓之入門而後卽爲一廣廳廳中燃蠟炬不設電燈光作淡黃色頗不明瞭廳旁有一衣架余脫帽置架上後中年婦卽啓廳隅之一門吾導二人入其內此門內之一室大似上等人家之應接所雖所燃亦爲蠟炬而明光四徹纖屑畢見迴非廳事中青燐火所可倫擬也簾幙地氈以及桌椅之屬亦多精美然大類貨器文飾甚華質乃不甚堅樸爪痕刀劃縱橫案面近緣處復有捲菸燻灸之紋若用之不甚珍惜者室中別無他人坐定後中年婦就案頭取捲烟三奉客者二自吸者一方其以烟授我時且劃火柴且笑問曰墨歇魯盤脫德雷佛爾願君安好余曰亦願馬丹安好語後自忖此魯盤脫德雷佛爾當卽爲彼等所欲延候之人而此人又必與彼等素未謀面故余得假一玉簪花之力安然入此祕密之室此玉簪花蓋爲其同黨之符號至其何以得入我手則或爲同黨之遺誤或爲彼等預與德雷佛爾相約置花於一定之處待其自得

均未可知也。諸君當知此時。余所處地位。亦殊形危險。蓋余既稱德雷佛爾。而此德雷佛爾。又爲彼黨延候之人。則其人必爲黨中重要之人。無疑。既爲重要之人。於黨中情形。必能洞悉。夫以一茫無端緒之人。欲僞爲洞悉黨中情祕之態度。其艱困爲何如邪。欲默不發。吻乎。則黨中安得有此木偶。欲發。吻乎。則吻將奚發。一不慎。破綻露矣。余夾菸於兩指之間。且吸。且思。少選。卽言曰。馬丹。此事最近。奚若。中年婦曰。最近情形。墨歇尙未知邪。余曰。固已知之。第不稔最近數點鐘內。有無他種息耗耳。中年婦未及置答。導我之人。卽攙言曰。當不至別有變卦。言次。狂吸其烟。引頸張吻。作鷺鷥笑。中年婦亦笑曰。事已至此。那得有變。余卽承接其辭曰。不變。則大好。導我之人曰。肉已在砧。魚已入釜。安得有變。中年婦尙欲有言。而室隅門聲。砉然。一男子與一女子。相率入室。男子御夜禮服。體幹修長。面潔白。蓄小鬚。頗美。舉止絕似政界中人。唯目如點漆。灼灼然。靈光外射。雖度其年鬢。當不越三十四五。而老練幹達之才。則一望卽知其必逾於年鬢之所應有。同行之女子。年可二十餘。貌甚都。衣飾亦華整。且婉淑。嫺靜落落大方。度之當是大家眷屬。顧雙眉不展。金髮蓬鬆。不特玉容顛頰。而且行時一步一呻。若愁病交侵。困苦已極者。旣入室。自引一椅坐之。不語。亦不向余道安好。其男子則先與中年婦及導我之人。點首爲禮。繼卽鞠躬。問余曰。君卽墨歇德雷佛爾耶。言時。兩眸之光。利如劍。截余思。此人精獪異常。非初見之。二人可比。苟不故示從容。則假面一揭。而身危矣。因直應之曰。然。吾卽德雷佛爾。曰。諒君已洞悉一切。言時。趨前與余引手。余應曰。一切都已洞悉。君等辦事能力。殊佳。不則胡能及此。其人笑曰。差足自慰。君自遠道來。此不知能作幾許勾留。余游移其辭曰。事畢卽歸。久滯此間。終亦無益。但果爲事勢所迫。必欲稍留者。留亦無礙。其人曰。君

既不能久留則此事可即於今夕行之余曰良然此胡可緩緩則或恐有變天下詎有現成之事而肯游移自誤不以果決行之者邪其人曰然此事當果決行之不用辣手善果豈便能即得言後畧一點首即轉身後向注視其同來之女子余一味辣手二字之意知其所謂果決行之者必暗切一激烈之舉動因乘其不備自腰後袴袋中取手鎗移置外衣袋內而握之以手藉防不虞而此時彼女子之容態益復淒惻可憫淚盈於眶幾欲下墜默然有問男子忽問曰姑娘爾病已稍痊可邪余乃樂甚言時吃吃作乾笑女亦冷笑應之曰病已良已謝君垂念果君能弗念者則尤佳男子曰璫羅姑娘君病中殊憤憤今神宇既清當能諾我所請苟以彼書牘藏匿之地點見告則余等感激不盡萬不敢以非禮加諸姑娘且區區廢紙數幅耳留之何用棄之何惜姑娘解人獨不肯一發吻使吾輩咸被其澤邪女怒曰誰願汝此僉壬刺刺向余耳畔噴唾汝尙不知哀爾伯司山之不可移動邪我口正如此山汝能移此山者我口亦啓否則自此時起以至於汝僉壬化爲鬼物而止斧鉞在所不辭函件情形終不能洩自我口且區區廢紙數幅耳留之無用棄之無惜汝僉壬索此胡爲言後怒視男子男子旋身謂余曰墨歇德雷佛爾試觀此小妮子腕力雖不足以拉狗而句女即攬言曰而能與若輩狗且不如者抗男子怒極作獐笑曰汝乃善罵亦好詎吾墨歇柏那司無法以治汝余即曰墨歇柏那司此女殊狡柏那司曰惟其狡也吾辣手乃覺用之彌安否則內省終不能無疚墨歇德雷佛爾君意治之之法當何取余曰君恣行之可耳吾唯坐視其成柏那司曰然則吾即行吾故法即謂中年婦曰馬丹爲我取火柴來復正色語女曰璫羅姑娘在禮姑娘乃法蘭西聞族之子余等必不忍以此法相加但以事勢既迫乃不得不冒此不韙今敢以最後一

言奉告姑娘能以函件所在見示者當即送姑娘歸彼此均上流人奚必窮形極相待吾強迫而後肯說果不說則是姑娘終無助我之心吾行吾術吾心既無所不安姑娘當亦不計後悔女曰惡賊吾雖弱女於此事乃殊不畏死當知天下爲人子女者萬不肯助人以自敗其父母之事業汝爲吾父之敵卽爲吾敵吾苟助汝直魑魅耳何以爲人吾今已預備卽死汝速死我母多言俾吾得化爲獐鬼食汝之腦柏那司曰汝其聽者吾今亦不令汝死但當令汝一嘗火柴之滋味環顧中年婦曰馬丹速以火柴來余將以火柴炙其指甲中年婦如言取火柴授之柏那司卽力搖火柴之匣殺殺作響笑曰以此炙人其人縱健亦無有能盡火柴八枝者姑娘汝乃甚弱三枝足矣但吾願姑娘速以吾所欲知者見告同一見告必欲告之於後以耗吾火柴何如告之於前之爲愈邪女曰汝恣爲之微論火柴卽火坑亦奚懼一入初不料吾巴黎政海之中化日光天之下乃有惡魔如汝柏那司其人者更不謂吾父堂堂大員身爲總長力足以及全國乃不能蔽一弱女而使其受人虐待一不之問世間既無仗義君子而警察尸行肉走衣食公家亦不知此間乃有一鬼窟吾又何不幸而生於法國蒙文明之假面而其內部之暗黑乃有非非洲蠻族所能及者何邪女且言且詈柏那司聞之了無怒色但作兇笑俟其言已始顧謂余曰墨歇德雷佛爾此火柴之刑君意以爲卽於此時行之便邪語時雙目炯然候余置答嗟夫讀者諸君余一銀行書記耳平日事畜而外多非所問新聞紙中所載政治問題間亦瀏覽亦不過於公餘之暇與同事三五作爲談論之資初非有意與此輩袞袞者相接乃不圖事有偶然此一幅活動影戲旣演於吾前又欲取決於我諸君設身處地爲我思之將何以置答其諾之乎則與女何仇其否之乎則辭將奚措顧倉卒之間乃有

急智卽曰墨歇柏那司吾意此女既狡猾至此斃之可矣柏那司曰墨歇之言敢不如命第君亦帶得手鎗來乎此間乃無鎗余曰余亦未携奈何柏曰果未攜者計莫如仍用火柴余曰善余之所以發議斃女者蓋正欲一探其虛實使柏言有鎗則當另圖他法今言無鎗而吾衣囊中則明明有一手鎗在以吾之有抗彼之無何患不禦因移步就門旋鑰孔之匙扃之納匙囊中棄手中殘菸謂女曰汝狡黠萬端今未日至矣門已扃卽思遁亦胡由飛渡又回首謂柏那司曰墨歇速行君之火柴手術柏曰唯卽趨前捉女腕欲奪其指而炙之余乃乘其不備自後揮拳猛擊其背柏仆伏於地余卽跨坐其上自出手鎗扳機開其一彈彈着於案碎一盃聲鏘然余謂女曰姑娘勿懼余願爲姑娘之保護人此輩惡奴乃欲以慘無人道者加諸弱女世間苟有上帝必不此輩舍回視中年婦及導我之一人均戰慄無人色余以鎗擬之曰若狗男女母動動則余彈不汝舍余槍有五彈用其一而尙餘四有此四彈詎不能斃汝二狗二人見懾於鎗果不動其實余槍中僅有一彈此彈既開用以壯威槍中遂空無所有而袴下之柏那司又復蠕蠕掙扎若欲彈奪而出余仍以空槍之口緊壓其腦部曰若稍動者槍彈立碎若顧使如案頭之盃否則余亦良善君子但求能救此女決不以喪汝命爲快柏那司憤極口吁吁然伏地而呼不能成聲然終勿敢動余乃問女曰姑娘安得入此鬼窟此輩洵果以何事強姑娘此時女見旁有援助膽已畧壯卽言曰余父愷羅也君知之乎余曰愷羅者得非今之財政總長邪女曰然此輩與余父政見相左恆欲有以陷吾父而吾父卒不爲所陷今乃探得吾父有祕密函件多許而不知其藏匿何所故乘余養痾醫院行將痊癒之時遣一摩托車與吾家摩托車相若者至醫院逆余且先以電話相告僞爲余父發電者車至余

不察。貿然登車。遂見厄於此。先生仁人。殆至語未既。柏那司已一掀而起。奪吾槍。按吾於地。扳機擊之。顧屢扳不響。則棄槍。而以老拳撲余腦。且申申以詈。而中年婦及導我之人。見槍不爲害。亦紛然而至。各揮其拳。幸余粗習拳術。以一禦三。尙不虞弗敵。忽中年婦取一椅。自後力擲。余頭余不及避。昏然而暈。不省人事矣。及甦。天已微明。而又雨。雨點敲窗。急如矢。集自顧己身。則仍在此室。臥於一沙發之上。其旁坐一警士。見余啓目。卽問曰。先生無恙邪。余曰。無恙。愷羅姑娘如何。警士曰。亦無恙。余曰。君何以來。此彼惡奴三人。今已何若。警士曰。此屋蓋一古屋。愚民無知。斥爲有鬼。故十數年來。無敢賃居之者。半月前。乃忽爾有人出入。吾輩卽料其必係秘密機關。遂密派數人就近偵伺之。而無所動靜。昨夜忽聞室有槍聲。余等奔馳而至。則室中格鬪方酣。及破扉而入。去君之暈。而墜地。殆不及十秒鐘也。今罪犯三人。兩男一女。都已拘禁。君可勿念。余曰。善。喜極一躍而起。至外室取冠戴之。與警士握手而出。警士曰。君盍以姓氏見告。余曰。訊犯時。吾當自就警署對質。警士遂不問。回家後。自思此事不宜插身其中。苟以好事爲快。禍必不免。因決意不赴警署。且不以此事告人。越五日。而愷羅夫人鎗擊政黨首領加爾米特之案。遂披露於世。此事爲法國近年最大之政治謀殺案。凡披覽報章者。無不知之。余不必縷述。而一時上下擾擾。咸注意研究。夫人之何以下此辣手。初不知母之愛女。非此不足以洩憤。而其證人者。卽吾 W. H. G. C. 也。今此事已了。余亦幸得脫身。事外敢以所見告諸邦人。嗟夫大丈夫讀書十載。爲顯親揚名計。得如愷羅之長財部。亦已足矣。乃不謂兒女且不能自保。轉欲見保於余。一婁人較之余。躬爲婁人治事。而外鼓腹以嬉。暇則挈其兒女就市上玻璃窗中。觀看物品。以爲樂者。果孰賢而孰愚邪。



復仇小說

二十年前

消遣之良品

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

滑稽寓  
意小說  
**春夢**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極貧之女思嫁富貴人家積想成病因  
病入夢如願以償種種得意一朝勢落種  
種失意夢既醒然頓醒文亦戛然而止其  
描寫驕奢處勢利處窮形盡相自足喚  
夢

社會  
小說  
**美人局**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一著名翻戲之賭棍設一美人局誘致某  
浪子墮其彀中資產蕩盡父母髮妻相繼  
殞命賴有義僕控訴得直末路幸免乞巧  
其間種種羅網均從浪子口中一一道出  
此係近時實事可為浪子作當頭棒喝

**最近情天趣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全書共七十七則皆近日女界之趣聞如  
沈佩貞案朱三小姐事原本本據京友  
確實之調查就事直書不作左袒一語  
尤為可書特色餘亦閨閣瑣故脂粉談  
新奇可喜不加評語而褒貶自見於言外  
深得勸懲之旨

哀情  
小說  
**鴛鴦夢**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男子睜一閨秀挾以私逃置聘妻而不娶無何  
相繼而歿其聘妻經營殮葬歸骨故鄉種種事實  
均由其未婚妻口叙出情節真實文筆沉痛洵為  
哀感頑豔之作

俠情  
小說  
**淫毒婦**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一婦人淫而毒與一行徑孤僻之富翁野合生一  
女乃離散其正妻並欲殺其所生女賴一俠士探  
知暗中防護保全母女還其遺物感恩圖報遂諧  
秦晉事既詭奇文亦雋雅可稱雙絕

哀情  
小說  
**女學生之秘密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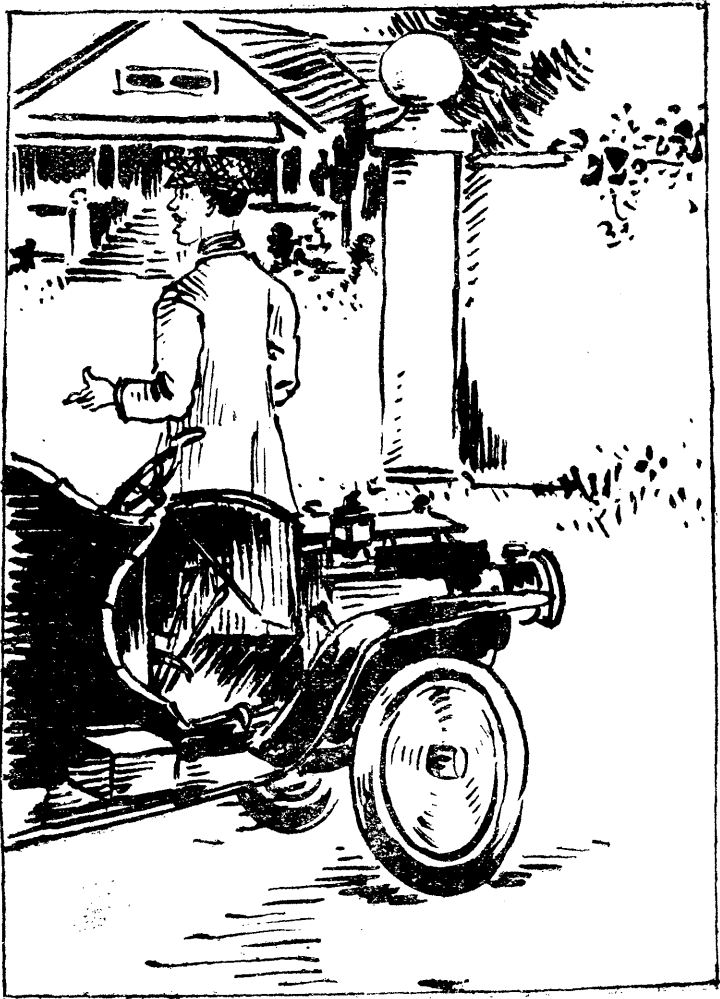
是書敘光復時一女學生與一男學生私締婚約  
易裝潛遁該男子旋邂逅一男學生私締婚約  
學生挾以借行不知所終其中情節離奇由前女  
口道出百密而無一疎故佳

上海明文書局各省中華書局發行

復仇二十年前

有青色之摩托車沿東邦奈而疾馳忽左忽右狀如發瘋之馬倏而經媚特折而右直上小山復自小山

殺漢



潘之答語逕入寬廣之大廳中卸其駕車之手衣擲桌上復以巴拉馬之草冠授潘潘初習英語音乃不正然亦深自喜能言即曰先生主人痛楚殊多渠甚須君來也麥南喟然歎麥南者身軀短小活潑機警

之一面風馳電掣而下俄近一屋漸緩其速率至屋前突然止屋之四圍渺無居戶林野荒蕪大似洪荒世界屋內有小園嬌花嫩卉盡為驕陽曝炙垂萎門扇積塵成白色屋前不遠之處海波閃爍如金網蕩漾總之此地生氣全無令人對之生無限悲觀麥南自車中出囑御者數語舉手按門鈴即有一肌膚若橄欖色之人啟門出麥南曰潘特羅渠在客室中否言次不待

年事則甫入中年衣冠整然髮睛俱黑脣上有短髭左右分歎時露惻然之色喃喃曰可憐哉遂急急趨入客室潘特羅爲之輕啓其扉室中百葉窗均闔黯然幾如入夜陳設亦無多窗前一軟榻榻之端立一小桌桌上列水罇玻蓋數事臥於軟榻者乃一瘦弱之人以肱支枕半起言曰彼已來乎麥南於微光黯淡中覩是人雙目精光耿耿其髮過半已成灰色餘者則如將凋之葉作慘棕色也其面之左半爲一暗綠之絹縐蔽右半則滿現悽苦痛楚之容肌膚上之點點則火藥所灼之癍痕也麥南引一椅至軟榻之畔答曰然耗雷士聞之釋然復臥榻上麥南曰老友今覺何如耶略安適否耗雷士曰吾不自知適否良亦不置意吾神經常震動兩目則刺痛不可忍而我心中則常作遐想回念往時情事歷歷如在目前吾目雖痛尙見之如身在其境吾又常思銀鑛中事已乃及現在嗟夫一瞥眼間已二十五年矣此二十五年光陰中我惟得享受其五載餘之二十年乃竟任其飛逸我事何如吾深欲聞之蓋以告我麥南曰爾兄將於一小時內至此吾別彼於旅館中卽逕詣此渠亦甚喜我以渠事告爾耗雷士曰誠然請更續爾言渠狀已變否麥南曰是爲不可免之事人未有畢生不變其狀者吾先訪彼於其寓所其寓所乃在萬歲街耗雷士曰彼未娶乎曰未吾至其處時約在十句鐘其僕告我謂主人外出矣吾待之將至十一時而彼返返時并挈其甥耗雷士聲微高曰其甥耶然則我已有一甥耶曰然此或不致駭爾聽聞耗雷士曰否卽有不測之消息亦不足傷我爾但思之吾數十年來有如陳死人今復出面世界感情都失更何懼有傷我之事蓋續爾言麥南故作淡漠之聲曰此甥者乃爾妹馬格梨之獨子也年約二十三儀容秀美大有君等溫特洛族之風貌耗雷士悽然曰吾溫特洛族之風貌耶然則馬格梨已嫁且生子矣麥南

曰此二十年中變幻至多君聞我言幸毋傷感馬格梨已於十年前逝世矣耗雷士曰馬格梨已死耶我  
 乃渠素所親愛之阿兄而今彼竟死矣嗟嗟天乎忽又猝然問曰麥南吾一生乃爲何事我自審乃大類  
 未嘗有生命嗟乎我竟生葬於不見天日之地無所知無所感更無所希望舉人生之愉樂歡娛盡付無  
 何有之鄉惟長年愁苦鬱悶今者吾靈魂之中如烈火驟發必復讐而後已也麥南曰耗雷士耗雷士爾  
 宜自安毋躁耗雷士曰我今更何求者復讐之時近矣吾所受之挫折足矣天網恢恢必不容奸人遁跡  
 爲時近矣近矣耗雷士作此言時意至滿足麥南亦因其友而不勝感傷二人少時固莫逆交也二十年  
 前其友監禁獄中作銀鑛中之苦役麥南則於相距甚近之地探鑛發迹麥南行近窗前欲啟百葉忽突  
 然止知光力强將傷其好友之日向窗凝望少頃語曰喬弗雷幾不能識我渠狀亦已大變惟態度尙隱  
 約可辨渠業絲亦已致富初時頗有傲容爾甥史鐵兒……耗雷士曰史鐵兒乎吾向未聞有此名馬格  
 梨當於我去之後始嫁耳而今馬格梨死矣嗟夫我不知之事乃重疊如山積吾復讐之念益熾不可遏  
 麥南曰史鐵兒之貌乃酷肖其母其喜樂活潑一若未知人間有憂戚艱險事者耗雷士曰喜樂耶何謂  
 喜樂麥南不答此語但自續其言緒曰渠不久即別去爾兄告我謂彼已訂有婚約告我時狀似甚喜蓋  
 其言溫而婉且謂將以史鐵兒爲己之嗣子耗雷士聞至此興味漸減語曰嘻吾意此必非實吾似不信  
 我有一甥我自遭此變即覺事事皆不愜吾心惟知復讐耳麥南曰勿急急不久且如願以償爾時有車  
 聲止於門耗雷士即強支作坐狀顛震不已問曰麥南爾曾先彼謂我已大變否麥南曰然言時即出而  
 迎喬弗雷於廣廳喬弗雷身修長雍淨無鬚髮亦修理甚整體健肩直兩鬢微帶霜色即作嗚咽聲曰吾

弟在此耶言時似百感都隨語音而出在喬弗雷二十五年前以爲其弟已死殊不知其弟乃在此二十年中備歷人世之慘此時忽握麥南腕曰且少待吾自覺神經大震大類啟墓而見陳死人麥南曰茲事良足動心然願君竭力自持勿過露傷感之意喬弗雷乃入呼曰耗雷士耗雷士亦呼曰喬甫喬甫蓋卽喬弗雷之省音也爾時四目相觀默默對坐各自強制其感情麥南立小遠深恐彼兄弟二人感極忽生變爲之戰戰不安面白如紙若觀悲劇至極悽慘處手執手帕卷成一堅實之小球已而聞喬弗雷曰弟乎吾不意弟尙在人世經數十年而後復得相見耗雷士曰似我者尙得謂之生存人世耶喬甫爾當無恙也曰吾運頗順吾今有一兒卽吾等之甥也耗雷士曰知之麥南嘗先告我我不料乃有如許變幻大亂我心吾不知馬格梨已嫁而死復遺一子嗟乎喬甫吾之生命乃殘碎如零片喬弗雷呼曰弟乎……耗雷士曰兄試觀之此卽所謂溫特洛族遺存之美風儀也言時傾水於杯取杯就唇吸手顫水微瀉喬弗雷則嘿坐有所思念此卽耗雷士矣乎卽當日之人稱爲丰姿秀美之耗雷士乎耗雷士離英蘭時年方十八其離英而至比魯求生也與麥南俱其時耗雷士翩翩美好敏活慧悟正肄業於法律學校至今思之似事在數百年前久矣矣而此時耗雷士復歸矣所謂翩翩年少者而今乃絹覆其半面頰間癡痕點點縐疊重重目如瘋犬眶下晦紋深入髮幾全變爲白色其年方四十四而喬弗雷則已四十八顧爲狀乃少於其弟十餘年也耗雷士作悲切之聲曰喬甫吾欲爾一聆吾歷史盍移坐於可見我之處吾欲爾聞吾事而爲一判其理我此時幸得重履人世顧百念俱息惟欲得致我於此之婦人而甘心之耳喬弗雷呼曰婦人歟曰然此婦竟以我生命爲戲而成其奸毒之計畫事雖遠隔二十五年而我固憶之

無遺喬甫乎。當日我以無力求學，故他適謀生，遂與麥南共詣比魯。喬弗雷悽然曰：爾去時，馬格梨嘗慟哭久久，猶無歡耗。雷士若無聞，復曰：吾二人於里末登陸，麥南更入其內部而求職，我卽於是時與密司玳爾遇。密司玳爾者，豔美絕倫，長於我約二三歲，居於里末之邊境，與我鄰近。渠有姊，已適歐羅巴，渠遂獨居里末。吾謂其豔美絕倫，此猶其微者，能作各國之歌，時吾亦擅歌喉，遂爲音樂之莫逆交。漸至於親暱，吾不久漸墜身情網中，愛彼之熱情如狂如癡，吾頗不知其底蘊，惟有人嘗警我謂密司玳爾爲一險詐之蕩婦，吾置若不聞。又有人告我謂渠已與一地產富豪名司披素者訂婚，約顧我勿之信也。語至此，略止。喬弗雷曰：弟言此，亦有所爲乎？曰：吾正因有所爲而言之。我當續告爾，爾時他人以善言相勸者，我均拒之，不納。我少年時，惟果決自持，殊不知所謂疑者爲何物，吾何止愛彼，直敬彼，媚彼，願傾其所有以博美人一粲。兄乎，吾蓋一情蓋初萌之少年也。彼時我實生存於美人魔力下，雖夢寐中亦恆見彼厥狀。有如病狂，誠然。至今思之，殆病狂也。吾見彼甫五六次，我方爲書記，彼則執交際社會中之牛耳，與彼爲友者皆富豪巨族，吾自問不能自躋其地位，外間醜詆玳爾之言，我盡知之，然殊不信其爲實。且有時竟爲之辯護。玳爾告我謂：此皆誣謗之語，吾深信不疑。我何一愚至此？吾嘗至其家三四次，客室至巨，森然有陰氣，其外爲闊廊，光線爲廊所蔽，室中有批思娜琴，吾卽於其處與合唱，雙聲之譜，吾嘗親其手，又親其臂及脣，兩次親其項，側之脈管一次。吾所得之代價卽此而已。時有海風微鼓，百葉窗瑟瑟，有聲似爲此愛情死之故事。按其拍節，耗雷士復曰：一夕，吾於寓所中得一短柬，其言曰：儂此時正處萬分困阨中，乞速來，可自客室之窗入秘之毋宣。吾至今閉目猶能見此紙，蓋摺疊於封中而加以火漆印者也。言

至此復止。百葉窗瑟瑟之聲，又作。喬弗雷則閉目回想二十五年前之耗雷士。丰度精神皆極美滿。曾幾何時一變如死灰槁木。思之不覺痛心。麥南取一椅稍近而坐。灼灼目光不住凝睇。其友耗雷士復曰：是夕爲月夜。大地如瀉銀一色。物影則暝黯。若死吾急擇近路趨其家。渠方處憂患。故趣吾來。則其信賴我之心爲何如乎？吾亦素以剛勇自負。念能出心愛之美人於憂患。亦男子之至榮幸事。玳爾愛我之情當亦倍增。彼美曷爲不求助於他人而獨求助於我？是其屬意於我也。已可想見。吾不久即能抵其處。當撲之於懷。慰其憂苦。其柔髮之溫馨當直入吾鼻官。盈盈秋水當向我凝視。不瞬言至此乃冷笑。又曰：俄而吾抵其家矣。其牆塗聖作白色。客室門窗均閉。狀如墟墓。月光照樹成長影。倚白壁間。其旁則爲黑黯之闇廊。吾踰籬入。經短徑至廊下。靜立以聽。但聞遠處蹄聲。得得城內。警鈴作叮嚙響。餘則一無所聞也。耗雷士語至是。微覺倦灼灼之雙目光亦稍斂。即止而勿言。亦勿動。似作靜聽之狀。已又曰：迴廊甚黑。吾心躍突。加速伸手摸索。法蘭西式之窗玻璃片冷觸吾指。微推之即啟。乃躡足入室。內靜立低呼。玳爾之名自聞。呼聲乃覺不寒而慄。蓋於黑夜無人時獨在一幽寂之室中。低聲而呼。其聲至可怖人也。吾頻呼不答。自覺神經大震。亦莫明其何故。疑懼交至。移時憶得電燈機。揆所在處。即急趨向門首。甫兩三武。覺足下遽觸一物。語至此全體震顛。色爲之變。喬弗雷曰：盍待至明日畢其說可乎？耗雷士搖首。麥南曰：彼不畢其言。終覺不能釋然也。耗雷士曰：吾所蹴之物重而巨。惟軟而非堅。吾即跨而過之。是時室內洞黑不見一物。但覺似有鬼物當吾前。急趨向電燈機。揆處膝軟。幾不能成步。旋電機燈立明。乃見一屍臥於地。屍爲男子。面覆於地。其側有凝血。已轉深黑色矣。吾股弁不可止。腦思大亂。有一灰色極巨之蝙蝠自窗中



入迴翔電光下屢與電燈相觸作聲我怔視此蝙蝠不瞬已而蝙蝠止於死人之屍體爬行其上可怖哉  
厥狀誠大類鬼物也吾俯立而旋轉屍體使其面上向吾注視其面此時萬聲俱寂似隨此長眠人同去



喬弗雷呼曰天乎耗雷士又續語曰吾自視其手良久蝙蝠忽飛觸吾面吾失聲驚呼揮匕首與蝙蝠戰  
跳躑室中自念如此或可稍振吾氣吾似見室中滿現死者之面無數吾仍揮擊空氣中且擊且呼蝙蝠

吾不識此人爲誰但辨其年可四十許乃比魯人也已又見一物覆於其衣下閃閃有光吾拾之起則一匕首而有極精緻之柄者是時吾心緒紛亂已極似與此匕首甚稔惟一時不能憶忽恍然憶之匕首固我物也三日前吾嘗以此示玳爾玳爾向吾乞取吾卽予之吾友朋中知我有此匕首者甚夥匕上血迹滿染吾自視其手亦染血迹甚多深赤而黑黏膩腥臭語至此

怒目炯炯向我已而我復見室中有無數怒目此目者非吾幻想所致乃警察聞吾呼聲而至或爲玳爾所招亦未可知時蝙蝠已死墜於屍體上耗雷士語至此卽取盞水飲之復續曰死者乃司披素卽玳爾之未婚夫也吾於是以謀殺之罪而入獄玳爾省我於獄中若不勝憂戚渠晤我於獄中時惟我與彼二人此亦省獄之常事渠自言當夜司披素往省彼其來也自窗入意欲驟遇我二人於室中司披素甚妒我二人之親暱旣不見我乃直衝玳爾玳爾情急遂取桌上匕首禦之乃作函招我云云時耗雷士之聲調至冷似自笑其愚其兄啟吻欲問蓋其目光內含有千言萬語也麥南舉手止之耗雷士曰吾聞其言竟深信不疑且吾心爲之惻然不安似目覩其所爲種種又似見彼當時憂急惶懼情狀渠復悲泣櫻脣顫動似欲自承其罪吾愛之深兄當知少年人愛情摯切時爲何狀然我竟不能作片言以慰惟自思因此美人之故雖捐棄我之生命亦無恤已而讞定判吾以永遠監禁之罪後此光陰盡爲苦役生涯矣吾作役於銀鑛中不復知有靈魂性命亦無希望思想日日勞動其肢體如一種器具二年前獄中忽有暴變事獄囚縛獄吏而燃爆藥於其側藥將爆發時吾疾躍而前以吾身覆獄吏獄吏得勿死而我遂得此重創兄當見我創痕滿面也言時微笑喬弗雷呼曰勇哉耗雷士壯哉耗雷士爾實一忠誠之勇士也耗雷士曰否吾不願爲勇士但願死而得真自由耳耗雷士言已麥南注視喬弗雷曰此中事吾更有可以告君者吾爲令弟契友令弟受逮後乃不遣人告我而我亦適於事發之次日返里末吾初猶以爲耗雷士因庇護玳爾而不惜引罪歸己吾勸其以實狀控玳爾願彼乃一力自承不聽吾語後乃審知此中真相玳爾實以耗雷士爲傀儡玳爾與一英人名燕格者有私慕其富而多財也司披素知而深妒之玳爾

恐司披素傷已故殺之而以耗雷士李代桃僵耗雷士入獄一月後玳爾與燕格成婚而離里末矣喬弗雷呼曰世界有如此很毒之女子乎此未可信也麥南緊闔其唇耗雷士曰此言信也吾不久亦知之自知此身已爲玳爾所賣竟忍以一少年人之生命而遂其陰謀渠負我之責重矣可不償耶我之靈魂我之軀魄均爲彼所腴割矣言次掀去其覆面之青絹喬弗雷駭然而呼蓋其面之左半已成一極巨之癩痕創猶未愈耗雷士曰阿兄當知我心此時惟有一念則復仇耳喬弗雷曰天乎我知之我能知爾心中感覺何如麥南曰爾弟自救獄吏後大得法官嘉獎竟免其罪釋之出獄吾挈之歸吾家至其知覺復元時我二人乃合力偵察其敵事距數十年一時欲得其人頗非易易已而漸得其踪影今已全功將告成矣喬弗雷曰將成耶然吾殊未解此事非出於比魯耶爾等胡爲乃在英國麥南曰玳爾自與燕格成婚後卽離里末踪跡自此遂隱吾等徧訪之彼所經之地無不按圖而索始知燕格已死玳爾更嫁他人最後所在地乃英蘭也吾等已確知之今者惟待逮捕罪犯耳喬弗雷曰此事當由比魯政府爲之麥南曰誠然吾等已將耗雷士之冤訴之比魯政府且有確鑿之證據可憑比魯政府已咨告各地警察吾等但一見玳爾卽可以手加其肩上不慮此間之警察不爲吾等助耳耗雷士強支起立曰兄乎吾知以兄之識見必能一助吾等爾不見而弟之傷慘乎數十年來吾幽閉牢獄中彼乃享受人間幸福兄當助我成此正理之舉喬弗雷曰若吾力所能爲者我必助爾置之於法適爾謂渠已改醮其夫姓爲何曰渠嫁之人曰麥司威爾喬弗雷駭然曰何謂也耗雷士力不能支復坐榻上曰麥司威爾所居乃在伯納時麥南凝視喬弗雷喬弗雷色大變雖在暗室中麥南已覺之喬弗雷聲嘶而涸呼曰居伯納耶爾知渠所居之

屋何名否曰白屋也喬弗雷退坐椅中曰天乎此必非也爾殆癩矣麥南曰君言何惜喬弗雷曰伯納村白屋之麥司威爾夫人者乃度娜之母度娜卽吾甥之未婚妻也至此三人均噤不能更言惟百葉窗猶瑟瑟作響久之喬弗雷始曰此中必有誤耳麥南曰必無誤喬弗雷曰果爾則不將大傷史鐵兒之心耶耗雷士冷然曰他人但傷心已耳顧我心則已片片碎而不可補矣喬弗雷呼曰嗟乎馬格梨之兒可恐哉麥南曰君能深知史鐵兒乎喬弗雷曰我安得不知之我果不知之者何得以彼嗣我我之愛彼勝於己出吾知其身心皆與度娜合而爲一度娜之不幸是亦卽彼之不幸也耗雷士復力疾而起搖搖至其兄前曰喬甫兄欲我盡棄此將成之功耶人碎我心兄乃欲我不復此仇耶喬弗雷起立踟躕曰否我意非謂此我何能知麥司威爾夫人乃爲弟仇吾聞弟所遇之酷我心亦覺痛不可忍此仇必不可恕吾不能有所求於弟此事悖理也然我但一爲史鐵兒設想彼年方少前途正修且度娜吾亦愛之如我兒願兄弟之仇我又何徇私也麥南曰信矣信矣烏有其弟之仇爲兄者乃欲恕免之者喬弗雷曰耗雷士吾兒史鐵兒來日方長爾仇固不可恕然我亦欲知其果無誤否弟乎爾尙能識彼婦否蓋經此數十年恐爾不能識矣……耗雷士曰能識之此人常貯我心目間彼雖若何變異而我終能識之言時其未覆之面微動蓋有笑容也喬弗雷曰吾後日當延渠來使汝一認是否卽其人爾必審慎果卽其人者我必不能使史鐵兒耦其女蓋我家之姓非可辱者也麥南曰爾弟未至里末之數年前有溫特洛族中一人於其地曾作惡事故吾囑爾弟勿用溫特洛之姓改用其母姓此婦當不知耗雷士爲溫特洛族中人故亦不知君卽爲其兄喬弗雷曰吾憶之在里末犯罪者乃吾族弟其所爲乃盜也耗雷士吾後日當延彼

來爾可承認之。

是夜耗雷士終夜不能成寐。每一合目，即見其妹馬格梨立於前，爲狀似慘然，不怡其不悅者。果因何事乎……嗟乎！馬格梨之兒史鐵兒，馬格梨今死矣。但遺一塊肉，雖然耗雷士嘗自誓必復此仇，而後已。史鐵兒者，耗雷士素未知其爲何許人。噫！天下果有如是戇人耶？因一素未謀面之少年，故遂置其切膚之仇，而不復。雖馬格梨之兒又奚與吾事者？次日耗雷士仍臥於輦榻上，此數語往復腦中。嘻！馬格梨之兒喬弗雷且深愛度，娜夫玳爾少年時之爲此殆因一時狂亂，即恕之亦奚爲不可。雖然耗雷士偶一回首，二十年中之慘酷，怒恨如熾，炤似此切齒深仇，何可恕者？一生大好韶光，盡爲此婦人所斷送，是可忍，孰不可忍。又自念信有復仇之權乎？自答曰：信有之，信有之。此時耗雷士目痛如刺，或不能識此婦人。然麥南當識之。其左耳之下，有一特異之黑痣也。至夜命潘特羅以楮筆至，作函致麥南曰：「君來時，可勿晤我，但俟於他室。我欲君時當命潘特羅延君入，蓋吾欲獨面此婦也。」是夜耗雷士以昨宵失眠，故入夢。至早夢中見其妹馬格梨，馬格梨向之嫣然，而笑。又似向之欲有所言者。至晨耗雷士起坐榻上，高呼曰：「天乎！吾其捐棄此一切乎？」少選喬弗雷延一脩長之中年婦人入，雖半老而風韻宛然。如昨舉目四睽，似深入水中。喬弗雷之目則如倦極思眠，既入暗室中，呼曰：「耗雷士答曰：弟在此。在輦榻上。喬弗雷曰：吾已延得麥司威爾夫人來爲之介紹。史鐵兒之第二舅氏耗雷士曰：夫人僕深喜得識夫人。吾爲殘疾之人。而今日病更甚，是誠不幸事。潘特羅蓋啓百葉窗。喬弗雷急前止之曰：耗雷士光甚，恐傷爾目。吾已告夫人，謂爾患目疾，外間光線太强也。耗雷士曰：喬甫無傷吾已，能耐强光矣。潘特羅如命爲之啓窗。然心中

## 第

## 二

## 集

竊爲之慮。此時正當夏季。陽光直射室中。強烈如火。窗啟時。海水澎湃。白鷗飛鳴之聲。同時入室。中耗雷士倚輦褥而坐。回首內向兩目。但注視其前面之壁。言曰。吾深幸夫人之來。婦人聞其聲。微蹙行。略近榻前。曰。吾亦深以爲幸。言時。伸其手。耗雷士忽回首向婦人。若未見其手。婦人覺已手漸垂。若已癱痿。失其知覺。耗雷士曰。吾意我甥……及密司……麥司威爾……當……潘特羅。卽低語喬弗雷曰。主人創甚。勿使多語也。喬弗雷卽以此語告麥司威爾夫人。夫人躡足出室外。耗雷士徐徐語其兄曰。喬甫兄言。果不謬。吾誤矣。吾所語者。乃其姊。此乃其妹耳。喬弗雷呼曰。耗雷爾。言不謬。否。謝上帝之德。耗雷士曰。吾言果不謬。宜謝上帝也。言次。伸一手。仍回首。面內喬弗雷。方欲執之。顧忽覺其弟之狀大異。似有所失。喟然曰。兄乎。別矣。喬弗雷曰。否。吾尙未行。當伴爾居此。一二日。耗雷士曰。噫。信乎。喬弗雷卽出室外。耗雷士曰。潘特羅可告麥南先生。吾欲渠至此也。有頃。麥南入。懇切呼曰。信爲此婦否。吾於鄰室見之。左耳下黑痣宛然……耗雷士曰。麥南非其人也。麥南曰。天乎。爾何言。謂非彼耶。黑痣固宛然在也。噫。外間光強。耀爾目矣。耗雷士曰。無妨。聽之可耳。雖然。吾目瞽矣。麥南大吼。如受創之猛獸。踞於耗雷士榻側。喃喃而語。耗雷士曰。此非其人。麥南爾當如我言之。嗟夫。百葉窗乎。吾何能閉。史鐵兒心中之百葉窗。使其黑暗。無光。吾能見馬格黎之面。彼尙向吾笑。而有言也。麥南可仍挈我歸里末。已而麥南聞耗雷士低聲自語曰。外間光線耀目。外間光線耀目。此語殊意味深也。

(完)

滑稽小說

大偵探



# 增智識資消遣

## 理想小說 八十萬年後之世界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本編以機械的作用置身於八十萬年後之世界於人類之退化物質之變換一一寫出情節離奇中却有精確不易之理由非鑿空之談可比是理想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外埠加郵費六分)

## 怪異小說 火星與地球之戰爭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本書備言火星人體之殊異器械之奇特來去之自由炮火之毒烈十五巨人飛行倫敦幾為夷滅全球為之震懾忽焉厄於微生蟲而駢枝離奇至不可方物然與近日天文家所發明者頗覺同點不得謂為鑿空之作 (外埠加郵費六分)

## 奇情偵探小說 秘密女子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意大利著名偵探為一伯爵中傷復垂涎其女又使人暗殺其女之夫並殺其夫之父女欲復仇遂為嫁伯爵設計偵探卒置伯爵於法伯爵之陰險門客之奸惡女之苦心苦節都能曲曲傳出故佳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 如情小說 雙婿案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一成衣匠之子某博士與大家女瑪利結婚屆期一巨騙冒充伯爵媒孽之遂解約因而自媒成婚後騙案告發入獄幸博士為覆水之重收其中叙博士父母之樸質瑪利父母之勢利博士之金心玉行瑪利之水性楊花描寫均為盡致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 哀情小說 美人劫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叙一閨秀與名士暗訂婚約後為其母迫令適一一家有室之軍官于歸後受大婦種種虐待幾瀕於死又為大婦設計鬻入勾欄逼勒備經自葆其貞嗣名士尋踪而至女羞見其面自經而亡通體語語是血字字是淚兩封絕命書尤為淒絕洵近今哀情小說中第一之傑作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丙小二)



小

說

大

觀

茅萊特醫生也。術亦勿精。茅之祖父故有資。茅幼時其父望子成名心頗切也。延名師教讀於家中。惟茅心粗而氣浮。進功至鮮。茅父意勿悅。謂是兒鈍。讀書恐無望。吾業廣會計。綜核之術。不可以不精。自此茅遂出書堂。坐店舖爲錢市小學生矣。無幾時茅大窘。以爲市儈齷齪。非人所甘。涕泣求父請回家折節讀書。父意動。可其請。然自此讀益鈍。茅父更浩歎。遂謂今後世界日開。通蟹行書。馱舌語。可以致厚俸。獲洋財。由是改書齋爲講堂。愛比之聲越。隔屋數月。後二十六字。母猶不能辨識。完全父大怒。棄勿顧。茅亦悶損。置書本束高閣。謂中西文悉苦人之具耳。凡所學宜擇性所喜者。余性所喜丹青耳。余自誓當成名畫家。遂具贄從名畫家遊。既考歲所入。至有有限地位。亦不高。復決計告退。茅是時已能援筆畫鍾馗及柳樹。精棄所學。勿顧。茅父已死。母無如之何。詢茅所志。遂從其母。舅學刑幕。學幕且一年。依樣葫蘆。猶疵累百出。無何。舅之居。停因罷職。茅亦坐廢矣。茅是時已娶妻深。以家食爲得計。猶幸父書多識字。亦漸多。有時且閱報對人論時局。時因國恥所激。談變法者繁。有徒茅亦乘時崛起。負笈走扶桑。初入文普通。後改師範。次習政法。有年矣。慨然有實業救國之志。遂治工藝。顧高等工藝多算式。則憚於勞心。初等工藝狎鑪錘。則憚於勞力。復廢然曰。此瑣瑣細人之事也。復慨然有良醫濟世之志。茅之言曰。中國者病夫之國。肺病勞瘵。貧血微毒之症。相望也。吾治而生之。活吾民焉。裕吾身焉。吾擇而攻之。勿易術焉。不半載。憶其家中少妻。撮一修業文憑。倏俛以歸。懸牌宅外。號曰東醫茅萊特。

茅之妻嬌穉而跳踉。美麗而風華。茅之愛之甚於其愛學業。茅醫之門顧問者稀。茅無事日與妻謔浪而

已。茅。之。妻。又。有。閨。友。三。五。人。時。時。枉。顧。作。鬪。雀。之。戲。人。或。不。足。茅。亦。時。位。羣。雌。間。茅。大。樂。但。恐。輿。酣。而。求。診。者。至。求。診。者。亦。諒。茅。至。益。稀。

後。此。茅。覽。日。報。嘗。浩。歎。凡。同。學。習。政。法。攻。實。業。者。咸。掇。官。茅。獨。瓠。落。傷。擇。業。之。誤。忽。忽。不。樂。

茅。之。妻。固。好。動。尤。能。得。天。趣。茅。歎。而。妻。笑。茅。憂。而。妻。樂。以。爲。常。

茅。既。勿。得。時。茅。之。診。所。遂。爲。鬪。雀。之。總。會。器。物。凌。亂。時。或。量。藥。之。杯。取。貯。紙。吹。玻。璃。之。鉢。偶。貯。瓜。子。茅。益。不。樂。

一。日。茅。之。藥。厨。中。綿。花。夾。翦。等。有。移。易。位。置。者。茅。問。誰。與。擅。取。者。妻。不。答。固。問。妻。曰。汝。自。猜。度。可。耳。胡。絮。絮。爲。

茅。謂。此。必。汝。所。爲。安。有。他。人。哉。妻。笑。云。凡。事。重。證。據。安。得。平。地。誣。好。人。汝。之。證。據。又。安。在。哉。

茅。不。語。入。室。徬。徨。引。目。顧。盼。既。復。退。坐。遐。思。抽。雪。茄。煙。坐。搖。椅。上。且。搖。身。且。四。矚。既。復。默。定。沉。思。煙。縷。濃。綠。暈。茅。頂。上。作。圓。圈。大。小。不。一。再。再。上。騰。升。至。承。塵。而。沒。知。其。念。慮。深。也。

久。之。茅。意。舒。點。首。作。笑。容。亟。起。身。擲。煙。尾。唾。盂。中。復。詳。考。失。物。之。所。取。顯。微。鏡。細。細。考。察。復。取。密。達。尺。再。三。量。度。卽。藏。竹。尺。衣。袴。中。

茅。之。妻。笑。而。出。茅。指。妻。面。曰。賊。人。汝。耳。安。敢。賴。茅。妻。笑。云。證。據。安。在。茅。謂。汝。坐。吾。語。汝。汝。前。日。疾。行。歸。非。云。足。痛。耶。妻。曰。誠。有。之。茅。曰。汝。惟。足。痛。因。需。是。二。物。是。一。證。據。余。前。夕。睡。夢。中。似。汝。與。侍。婢。言。剪。鈍。新。棉。又。勿。可。竟。得。是。二。證。據。妻。笑。云。果。有。是。言。安。必。遂。竊。汝。物。此。則。我。甚。不。服。

茅疾起執妻手出所藏尺量指爪茅笑云汝尙賴耶如不確抉予眸子去汝前夕不俟予熟睡借侍婢下樓取此二物耶實告汝執燭者侍婢取物者必汝無疑余視厨門上塵埃中有二手印厨板上亦有之且有指爪痕修短之度一如汝手安所賴安所賴

(讀者諸君明鑒時醫厨窗上必無灰塵可知茅醫誠背時哉)

妻笑云信如汝言侍婢同謀亦有說否茅云厨窗上既有二手印若爲汝一人必置燭案上今乃厨旁地上燭淚斑斑必有一人執燭可知

侍婢至問之一一如茅言茅大喜意態若狂遂自詡爲偵探家以爲福爾摩斯無及者

茅時慨然曰當今亂黨多偵探之需要殷安得官中禮聘余立不世勳獲首領要上賞富貴可立致視冷淡醫業當遠勝於是書空咄咄傷男兒之不得志

茅自後遇事猜度爲習練致用地談言微中卽愉快莫名茅妻偶外歸茅輒猜詳頃何作或鬪牌亦能言其勝負之大畧蓋察言觀色往往有效有時且能猜得在某家例如茅妻歸家時大感口渴茅必識爲自謝小姐家來以謝小姐家無好茶茅妻坐久因感口渴耳茅自此益自詡自稱爲偵探家家人上下亦譽茅若半仙

茅之寓值首夏就診者漸衆多日必三五人茅意稍稍慰一日有延茅醫者彼家所居爲一巍然之歐宇二層樓中紗幔之內臥一西裝之少婦患胃病時發時愈求茅施治茅驚其艷幾蕩魂魄微睨之薄髮而廣眉眉心間又有朱砂紅斑一小粒衣敞而胸肉不掩肌膚瑩澤肥白無倫但見呼吸時酥胸蠖蠖而動

耳鼓。茅神搖。惚惚處。方訖授之。家人女微點首。並迴眸。巧笑作感謝狀。茅意益惑。既出門。鶯聲燕語。猶嚶嚶在。

自此茅日至。女疾亦漸瘳。大凡庸醫積習。恒喜就傭輩。採取主人之地位。傭輩言彼亦操神女生涯者。主



又謂密斯苟憚煩曷若仍寓公館。余日駕至。可也。少女徐云。妾非久寓彼。間者妾亦有家。茅大喜。笑容滿面。問密斯之家。果安在。醫生願拜訪久矣。

人偶致之耳。茅聞言意大動。自後說笑益不檢。少婦亦不怒。時因羞慚面壁微呻。若捧心之西子。茅大惑乘間投珍物。少婦微笑受其賜。

少婦病漸愈。時顧茅。寓求復診。茅大喜。款待至殷。勤所微憾者。嬌面之上。蒙薄紗耳。少婦云。先生吾疾較可。請先生多賜以藥。俾免日日。至茅謂若病慮反復。須日日診視。異其藥量之多寡。

少女笑謂妾現與萊特醫生同寓也茅聞言愕然且駭且喜少女大笑云大偵探萊特先生并家中妻不識耶惶恐！惶恐！！

茅聞言益駭然熟視少女倒退不迭少女去面紗俾茅審視茅謂噫予妻頃在此密斯安可謊少婦益大笑弛然坐椅上遂云汝謂余足大耶請視此言罷解履儼然纖趾也眉心之記亦已應手去少女復云君誠不識羞乃以飾物贈人若我欲之方百計騰挪也茅益慚因云余知汝戲故戲汝耳少女笑云妾安得有胃病若是言之君之醫術亦至淺陋

次日劉家姊妹來視茅醫吃吃笑不止茅恍然劉公館彼家耳自此茅愈抑損慨然有留德學醫之志余屬稿時彼方端整行李云

(完)

集

二

第

大偵探

六

奇情小說

瓊島

仙葩

卷中

全書  
一冊

# 最新種子法

洋價  
三角

多男固生人奢願而強種實多男要素無錫顧鳴盛特撰是編為我黃人謀增進戶口之計用意至深遠也全書共分九章第一章總論第二章論男女之成熟第三章論男女陰之解剖生理第四章論月經第五章論婚姻第六章論愛情第七章論色慾第八章論交合第九章論妊娠末附淋病花柳病之豫防養生法各若干則說理確而且精出筆雅而不俗誠居家不可不備之書（外部加郵費每部七分半）

# 賣春害

全書  
一冊  
洋價  
三角

本書備言娼妓之害以警當世。首列花柳病之歷史。次論賣春婦之生活程度。賣春婦之種類。出身終局。毒害及存廢之問題等。言之綦詳。次論檢梅法。並臚各國之調查。以資攷鏡。末附梅毒經過之大略。并揭圖以明之。振聵發聳。用意深遠。維持風化。有功社會不淺。凡我國民不可不家置一編也。（外部加郵費每部七分半）

# 慾海

全書  
一冊  
洋價  
四角

本書備言色慾之害。與不節其慾之尤害。人生之短折病。胥由於此。其言女子有病之宜節慾。異種結婚之斷血統。尤為獨到之見。經驗之談。列表凡七。證據確實。言言藥石。字字針砭。警切著明。為青年衛生第一要書。（外部加郵費每部七分半）



第十四章

且說那饒楚芳委實是江南田特派的一位偵探。他見仙葩出去了，自己也到江南田的畫室來。江南田便抱怨道：「借全失敗，都是你不能善爲說詞。」楚芳道：「這事却怪不得我，我總算給你盡力了。這是你自己平日不能得他的同意，却來抱怨誰？」江南田道：「現在這種無意味之事，我也不必與你爭執了。第一個運動不成，我便要着手第二個大運動了。」楚芳道：「怎麼第二個大運動？」江南田道：「不得已，我惟有向仙葩求婚之一法了。」楚芳跳起來道：「什麼話？」江南田道：「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也只有這一着了。」楚芳道：「你心中到底打什麼主意？」江南田道：「你別着急，我自自有主意。你只在裏面出死力，幫着我，我終負不了你。我和他有婚約的話兒，喧傳出去，我外面的信用便高，債權者也不敢相逼了。拉空子也有拉處了。只過了這一個難關，我便和他破這個婚約也。沒有什麼難處。」楚芳道人說：「你是當世第一天才，却不想你是當世第一薄情人。」江南田道：「要是你有瓊林仙葩的聲價，我也不至於失却這信用。怎奈你沒有這聲價，我不得已只好利用他人的信用了。」楚芳道：「你別花嘴巧舌，打量誰不知道江南田道：「我沒有別的意思，只要人家知道我和仙葩有這個婚約，我那目的就達了。至於仙葩本人的願意不願意，還在其次。」楚芳道：「果然如此，却也罷了。倘然你要拋撇着我，你別怪我將來我必向你復仇。那時雖沒說有復仇的方法，但是言語裏頭，鬚髮有很着力的樣子。」江南田只得答應道：「我知道兩人說話之間，江南田又問道：「仙葩那裏要

送些什麼贈品與他。纔中他的意。楚芳一面思想。一面在室中環視。見那北窗之下一幅初畫成的圖畫。便道。這畫好極了。便是我們不懂畫的人見了也覺得好。仙葩是知畫的人。就把這個贈與他。罷。江南田道。這是要送到展覽會裏去揚名。世界不能贈與他的。楚芳還立在那裏讚道。這樣的畫。不想出在一個學法律學的學生腕下。教他們那些專門畫家。可不慚愧死嗎。說着。楚芳回到江南田傍邊。只見桌上有一片紙。是江南田親筆的原稿。便道。把這個送與他。也好江南田道。這是我送往印刷所的原稿。難道他歡喜嗎。楚芳道。前天他讀了你的詩。很覺心醉。我想你把自己親筆的原稿給他。他也願意。江南田道。不差。自古才人一字一畫。爲世間所愛惜。你只瞧擺倫的詩稿。有人藏得一行半行的。便有很大的價值。爲人爭購。既然如此。你取去便了。不言。饒楚芳回家。且說仙葩先到了美術院中。自己用了一番功。把那名畫瞧得多自然。腕下通靈。然後來尋沙步梨。和他商量。柳本初戲曲之事。沙步梨道。姑娘。這戲曲一事。門外的人實在不大能知道。其中奧妙。姑娘今天雖然誇獎他十分高妙。但是你一人說他好。敢是不中用的。而且是第一次的著作。要教那興行的主人。便爾信用。可是件不容易的事。仙葩聽了。滿腔熱念。却冷了一半。便道。可憐他確是個文學界的天才。雖是第一回。實在是名作。沙步梨道。不相干。就是天才也。有許多人經過了好幾次失敗。積了許多經驗。漸漸顯出他天才來。要是無名之英雄。倘沒有特別的辦法。興行主總不大敢於承受。仙葩道。怎麼喚做特別的辦法。沙步梨道。辦法也不一。譬如說有一個人出來擔保。假使這一本戲曲興行下來。受了損失。這損失由他賠償之類。也是一端。仙葩道。有人擔保了。損失想無不可。沙步梨道。姑娘。可不是願擔保這損失嗎。仙葩道。是沙步梨道。我勸姑娘不必罷。那劇場

中興行失敗與他名譽有關。你便是賠償他損失。他還不願意。咧仙葩道：「興行一劇也不過幾天的事。倘然一天兩天瞧着失敗。立刻便止了。有怎麼不可？」沙步梨道：「倘然一定要興行的呢？」那大劇場決不肯犧牲。可不必說了。只好那中等的劇場試驗三日。連佈景服裝以及優伶的練習費。大概須得五萬圓。仙葩想：「五萬圓呢？」我既要成全一個人。決不吝惜。只是倘和柯遜老律師相商。他是決不肯答應的好。在我既達丁年。用錢是可以自由。剛纔楚芳不是勸我借三萬五千圓與江南出的嗎？現在我不過再加了一萬五千圓。可是值得多咧。便道：「既然如此。這五萬圓的損失。由我承受便了。」沙步梨怔怔視了仙葩半响。說：「但承受五萬圓的損失。還不濟事。非得仗有力的股東推薦他們。還不肯興行。」仙葩道：「怎樣有力的股東沙步梨道：「要確實在劇場中有十萬圓股本的股東。方保得他損失的危險。」仙葩道：「有什麼法子可以做他的股東呢？」沙步梨道：「阿呀。我不過如此說罷了。至於如何周旋。我却沒有辦過。」這事看官們要知道。仙葩的性質。既信了。斷無有退步之理。此時宛如急箭離弦。恨不立刻就請沙步梨到劇場中說去。要是沙步梨是個輕佻私利的人。兒今天可以大大的發他一注財。興高采烈的去辦了。幸而他是個篤實誠懇之士。他把種種切實的話告訴他。後來纔想出一個「試演會」的方法。來原來這「試演會」英國話喚做「麥其耐」。是招集許多熱心要好的朋友。一面開會宴飲。一面便奏演歌曲戲曲之類。請人家評判。用這個方法。時大概借那空的劇場。雇幾個臨時優伶。或者朋輩中有志客串。這却花不到幾多錢。沙步梨給仙葩想出這個方法。來仙葩自然贊成。說我辦這事。總要仰仗大力。第一件我就沒有這許多明白戲曲的友人。沙步梨道：「我想借劇場雇優伶的事。雖然略花得錢多。但是姑娘既熱心此事。究竟

不。在。乎。此。不。過。似。乎。覺。得。太。招。搖。了。而。且。也。須。得。柯。遜。老。律。師。的。同。意。我。想。不。如。就。在。姑。娘。府。上。約。幾。十。個。高。等。文。藝。界。中。人。開。一。個。試。演。會。倒。覺。得。不。傷。雅。道。仙。葩。道。好。極。好。極。今。天。幸。虧。和。先。生。商。量。了。其。次。



不。在。家。只。得。快。快。回。去。因。想。昨。今。兩。天。怎。麼。他。老。不。在。家。呢。到。了。晚。上。電。燈。光。中。取。出。柳。笛。娘。的。詩。稿。剛。幅。便。是。他。從。沙。步。梨。家。裏。出。來。再。去。訪。羅。玉。英。却。不。在。家。向。美。術。館。去。轉。了。一。轉。重。去。尋。羅。玉。英。却。依。舊。

便。講。及。柳。笛。娘。詩。稿。一。事。沙。步。梨。說。讓。我。拜。讀。過。了。要。是。真。有。價。值。可。以。介。紹。最。後。便。談。到。江。南。田。的。畫。上。去。仙。葩。說。我。想。買。他。一。幅。不。知。要。多。少。價。值。沙。步。梨。道。近。來。江。南。田。的。畫。可。是。價。值。不。賤。大。概。和。他。本。人。講。論。先。得。有。五。千。圓。纔。可。開。口。仙。葩。想。一。幅。畫。要。五。千。圓。這。雖。是。江。南。田。的。畫。價。其。實。便。是。羅。玉。英。的。畫。價。不。過。被。江。南。田。橫。奪。去。罷。了。因。道。就。是。五。千。圓。給。我。購。一。

剛讀得一葉那饒楚芳已進來了說道我得着一件很可寶貴的東西在這裏呢說着便把剛纔在江南那裏所得的親筆原稿取出來仙葩却淡淡的問道你手中是那兒來的一片字紙兒楚芳道阿呀呀怎麼說字紙兒你可知道擺倫的親筆詩稿一行兩行可有很大的價值咧仙葩道難道你手中的是擺倫親筆詩稿嗎楚芳道這不是古代的擺倫却是現今的擺倫乃是江南田的親筆他預備次號雜誌上的原稿將送到那印刷所去的被我討了來仙葩冷冷的道江南田便是現在擺倫嗎說着把那原稿子細一看仙葩姑娘不覺朱顏忽暈翠眉倒豎你道爲何原來此詩和柳笛娘詩稿中的詩一模一樣不覺失聲問道這當真是江南田詩嗎楚芳見仙葩顏色有異便道難道這詩有什麼異樣的事嗎却教姑娘如此驚慌仙葩連忙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因想橫豎今天江南田的詩稿和柳笛娘的詩稿都在這裏我把他比對一比對可就明白了便向饒楚芳道今天我晚上有事你可不必到我屋子裏來罷楚芳去了他就把江南田詩集和柳笛娘的詩稿一比對說也奇怪却沒有一首不是字句相同看官們要是仙葩姑娘是今世一個歷史家考證家必然說是柳笛娘愛好江南田的詩所以寫在自己的詩稿上但是仙葩却並不是什麼學者只憑自己的直覺判斷覺得是江南田盜竊柳笛娘的詩況且江南田未發表的詩稿如何柳笛娘的詩稿上已經有了這便決不是柳笛娘盜竊江南田的詩了如此說來江南田不但盜畫而且盜詩未免覺得那人可惡羅玉英我定要救出他柳笛娘和羅玉英處於同一之境地我難道袖手旁觀不成不但此也那笛娘的哥哥柳本初也是個苦心孤詣之人千辛萬苦編成了一部劇本江南田又想法子攫奪他這三個人是同一之運命無論如何我必助他一臂之力他思量定了遂歸

## 第

## 二

## 集

臥室到了天明時。却有一個人。輕輕掩入室中。這人是誰。可不就是那饒楚芳。他見桌子上。江南田詩集。和柳笛娘的詩稿。並放在一起。點了一點頭。也便退出去了。仙葩姑娘。却一夜未曾合眼。他想這江南田。既盜人畫。又盜人詩。又要想盜人脚本。他自以爲做得機密。再沒一個人知道了。不想這個祕密。都握在我一人之手。我是明明白白。可以洞燭其奸。但是說給人家聽。你想這樣倫敦。第一天才的江南田。却是盜竊人家的東西來的。誰還信得呢。可是經他盜竊的三位被害人。我都認得的。不但認得。又都是我的好友。因此這三人。失其相當之地位。而且連名譽報酬一切。都犧牲了。現在這個祕密。却握在我手中。試問我不救他們。還有誰能救他們呢。仙葩那時又想。倘然我直接和他們三人說了。罷勸他們以後所作的東西。再別賣給江南田。這未嘗不是一法。但是終得給他們籌一條出路。要是江南田的大天才。遮在前面。終被他阻住了。三人前途發展之路。塞住了。他們三人生活之道。他們自己可不知道。却寧可犧牲一切。幫助江南田。就爲此故。倒不如明向江南田說。說你的假面皮。都被我窺破。從今以後。再不能竊他們東西。又恐怖他老羞成怒。最好是教他自己。覺得知道羞耻。不再敢於如此。那就好了。他想定了。便再去尋羅玉英。却依舊沒有回來。仙葩只得留一封信。在那裏。過了兩天。再去訪他。只見那信原封不動。仍舊在那裏。也沒有移過一移。仙葩想這是什麼緣故呢。難道前一夜。激勵了他。從此發憤起來。預備爲奮鬪之生涯。出去遊歷。搜求畫料了嗎。沒有法子。只得怏怏而歸。因想羅玉英。既不在此。我先着手於柳笛娘。兒妹的事兒。昨天不是和沙步梨商量定妥的嗎。在吾家中。開那名喚麥其耐的試演會。我們先試他一試。咧那時仙葩主意。打定却把這事藏在心裏。連柳本初。笛娘誰也不告訴。他們只在自己心裏。

要試驗江南田教他難乎爲情看官們要知道瓊林仙葩要算是個大膽的女郎他開這個試演會委實是要當面羞辱江南田你想江南田是何等樣人你一孤弱的女子要和他鬪怎麼鬪得過來分明是老虎頭上拍蒼蠅獅子爪邊捉蝨子了可不是忘了自己遭此危險那時仙葩却不但自己忘了危險而且以爲非常有趣的喜劇他正欣欣然在那裏着力進行安排妥當了他向饒楚芳道我們在下禮拜二要開一個試演會了那天請了無數的客望你把江南田也邀了他來可憐那江南田還在夢中他怎麼知道這一天來了要討老大的沒趣方以爲仙葩十分推崇他所以如此仙葩又邀了他姊姊靜芬和男爵夫婦沙步梨是重要的人物自然要到的又請了和劇場有關係的幾個人總共算起來所到的客也有四十餘人。

### 第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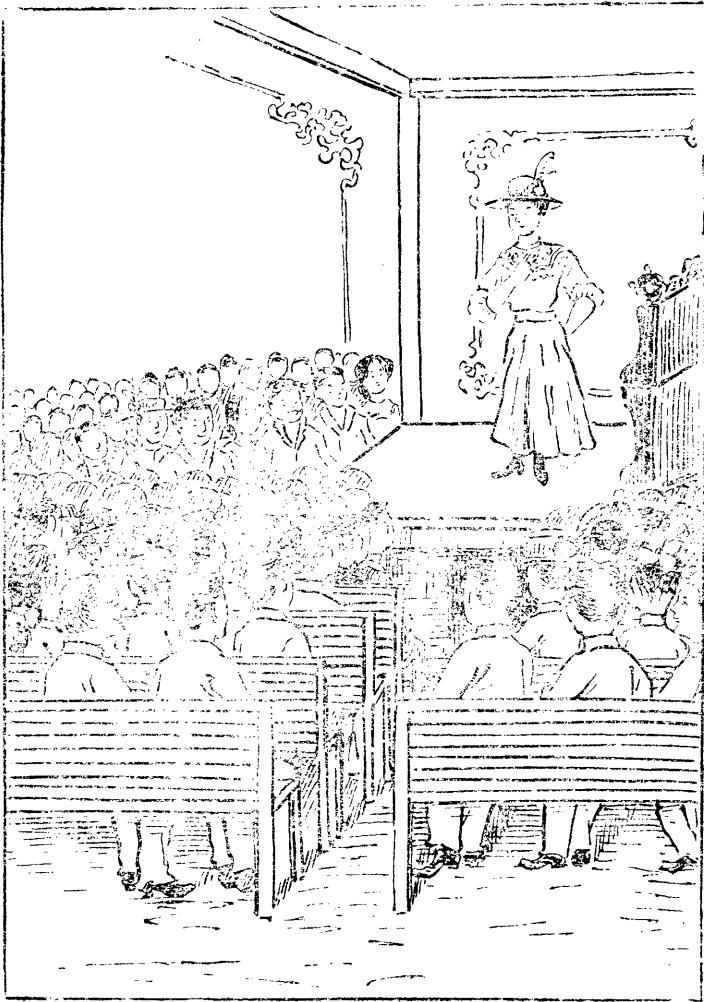
且說這一次瓊林仙葩所開的試演會其中倒有兩齣戲一齣是柳本初的脚本人家都知道的今天所以要開會的目的便是爲此另外一齣是個絕妙的無言喜劇只有仙葩和江南田兩個兒知道人家誰也不明白他葫蘆裏賣什麼藥因此上今天一切的準備都是仙葩一個人在那裏安排他就把羅玉英五年前所畫的紫瓊瓏羣島風景圖三幅配成極華麗的框子掛在室中依他的意思想把江南田的畫幅並掛在那裏却因一時未及購到前日託過了沙步梨沙步梨來回復說是展覽會沒有開過江南田的畫不肯出賣只得就把羅玉英的畫掛了一方面便是柳本初的戲曲今天早請了多數的劇評家的那劇場有關係的人這一番試演仍舊是柳本初搬演那木偶人笛娘朗誦那本文臺詞兄妹兩人自然

無日無夜的在那裏溫習預備仙葩也處處替他留心屋中的光線聲浪都是很要緊的要讀腳本的和演木人的相配合客席又要略暗幾分自己却和靜芬兩人傍着音樂臺而坐既瞧得見他們兄妹二人又要瞧得見人家不知道的那無言喜劇其實今天這件事兒在仙葩一方面算是喜劇在江南田一方面可不是個大悲劇嗎仙葩安排一切絕不和饒楚芳商量饒楚芳也在那裏袖手旁觀却冷冷的說道姑娘今天請那四十餘人的客這費用可也不小咧仙葩道爲着自己朋友分上這些些費用不算什麼事楚芳道我想這個鄉村間的文藝家他所撰腳本便想奔走劇界中人即時興行恐不容易仙葩道我也不想他即時興行但望把柳本初介紹到批評家及劇界中去給他開一條路不至於閉門造車將來或者有個希望庶不埋沒他的苦心楚芳道姑娘自然是一片好心只怕他們得意了却忘却了姑娘的恩義我瞧他們兄妹二人難保不是這般人仙葩笑道這也聽他們罷了我却並不在意楚芳見什麼話都說不進去也只得罷了既在這裏也不能不帮着仙葩配置客座預備茶點之類那一天還沒有到日暮柳本初兄妹早就來了笛娘攜着一包木偶人他哥哥用兩根木支着身體而來他們兄妹以爲今天晚上是一生榮辱所關要是今天失敗下來便永無翻身之日柳笛娘想到這裏覺得今天責任之重却身體在那裏發抖仙葩引他們到今天安排的場所可憐柳笛娘宛如第一次上戰場一般心裏頭跳個不止他說怎麼好呢我此刻就在心慌要是一驚惶更開不出口了仙葩道這有什麼驚惶你只當在自己屋子朗讀罷了今天的客況且只有四十人笛娘道這四十人個個都是內家比四百人還利害仙葩道不妨事那時大衆都注目搬演木偶人上誰來瞧你柳本初却用呵叱的聲調道妹子我們出來的



時候怎樣的吩咐你的嗎？要是再一挫了，可就沒有法子。了。笛娘把手拊着心，只覺得跳個不止。楚芳在傍邊却道：「笛姑娘，你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難道沒有念過書嗎？這便和念書一般。念念就是了。」笛娘道：「學校裏的事情，怎能和這個相比呢？」楚芳冷笑道：「這原也怪不得你一個鄉村間的女孩兒。家跑到這個倫敦繁華熱鬧的交際場中來，嚇也就嚇慌了。笛姑娘，你放大膽子，不用驚慌。我來帮你的忙。待我坐在你的旁邊，要是你念不出來，我就來代你。你可知道我的脾氣，正和你相反，越是聽的人越多，我越覺得興高采烈。咧原來那饒楚芳是當過女優出身的，他自然不致懼怯，而且從前周流鄉村各處的劇場也博得大眾的彩聲。這時人家雖不知道他自己是很明白的，咧那笛娘被他一激倒也鼓起他的勇氣來了。且說那時笛娘的心也漸漸鎮定了。許多的客也續續的來了。談話室裏面早已笑語喧闐。原來這種試演會向來人家都不甚瞧得起，因為你要是個大名家編成一部脚本，人家都求之不得。你搶我奪，還用什麼試演會嗎？要開那試演會的都是不大有名氣的人，所以第一流的批評家往往不肯到，或者委託他的生徒後輩代理出席。但是今天的試演會却與衆不同，一個也沒有代理人，都是自己親到。可是有幾個緣故：一則是沙步梨的面子，沙步梨評劇界中却有些兒勢力，所以大家都來；二則呢，江南田要顯他和仙葩是漸有關係，所以也很運動他們一輩人來；三則瓊林男爵也是交際社會中人，自然也有些力量，其實都不在此。那最大的吸力却在仙葩自身。你想這樣一位豔如天女，正在妙齡富有資財，尚未配親的姑娘們，在家中宴客，誰也不來，而且人家又說他音樂如何如何的好，美術如何如何的妙，誰也要來瞧瞧。到底怎樣一位美人，所以今天不約而同的大家都到了。仙葩安排來客坐定了，便把印

刷物分派與衆人其中便是戲曲的節目仙葩今夜歌唱的本文這時衆客都到了只有那今天最緊要的江南田却没有來想他或者事忙不能分身以致缺席却不能永遠等他那試演會就要開場了這時



作者一番苦心但是此項著作在作者並非爲自己消遣娛樂之計很有這個決心將來要把自己抱負吐露在劇界之中所以不辭辛苦竭力研究頗有不落他人後之想望因此我想今夜的一番試演或是

仙葩只得起立向着來賓宣告道今天承諸位貴賓到此不勝榮幸這試演會便是爲敝友柳本初君的戲曲和他妹妹笛娘的詩要請諸位賞鑑這戲曲還是他第一次的著作不知道能否興行所以特開這試演會請諸位貴賓指教這脚本中的事實時代在十六世紀而地方在意大利其實是不拘拘於此不過借題發揮罷了優伶是作者自己却用木偶人搬演這也見

成功或是失敗和著作家的前途大有關係請諸位貴賓別輕輕看過細心賞鑑爲幸再者關於作者的履歷我也奉告一言他本是個軍人在國家南非戰爭時代慷慨從軍却得了名譽的負創失去了一足現在這脚本中有戰場一幕便是他在鎗林血雨之中經千辛萬苦所經歷得來的斷非一種文學家在書室中憑着理想構成的其他一切都有印刷品的戲目在那裏請諸位一瞧便明白了只這幾句話兒仙葩便種了個潛勢力在裏頭他說到柳本初失去一足受名譽之創時把一雙靈敏的目光注射到柳本初身上一衆來賓都跟了仙葩的眼光望去只見柳本初在那弄木偶人的桌子背後垂頭而坐傍邊有二支本杖作Y字形大家於哀憐之中又加一層尊敬之念取着戲目在手又低低的說道原來是個愛國男子怪可憐的已經殘廢了大家交頭接耳無非說此那時仙葩和靜芬走上音樂臺靜芬奏槐哀啞令仙葩用批雅拿和他奏了幾曲便是試演開場了笛娘不免戰戰兢兢初開口的當兒聲音有些兒震顫正在此時江南田也來了他初進門口仙葩眼快早已瞧見想他們的戲曲開場我們的喜劇也啓幕咧那時江南田進來劈面就瞧見高懸羅玉英的三幅畫原來那畫幅所懸的地方正對門口無論何人進得門來沒有不瞧見這畫幅江南田却是分外眼明見了此畫便有些不愉快的樣子音樂臺上的仙葩却早已瞧得分明在這種地方凡是後到的人都輕輕的揀一個座位坐了不去招呼別人爲的是怕驚擾了他人誤了人家視聽亂了人家耳目今天江南田也是把脚步放輕了在背後擇一個空椅子坐了可是心中老大不放心時偷看那所掛的畫幅仙葩暗暗地好笑想他漸漸注意到畫上去定有趣事發現這時候柳笛娘朗誦脚本的聲音漸漸兒響亮大凡初開口時最覺煩難到得後來那膽子漸

漸兒放大聲音也不震顫了。況且今天這個試演會成敗在此一舉，他怎麼可以不猛進努力？並且在幾天已經練習了多時，自然駕輕車走熟路一般。他而且分出數種聲音，是男的臺詞，作男聲音；女的臺詞，作女聲音。老的、少的，各有各的聲音，教人聽了不致混雜。那柳本初搬演那木偶人兒，起初大家覺得兒戲可笑，要是沒有仙葩，起初一番演說，大家竟要笑出來了。現在心中存了一個好意，不敢輕藐他，却覺得慢慢兒有意思來了。漸覺那一尺長的傀儡，竟和活的人一般。這便是戲劇的力量，感人甚深。加着柳笛娘的朗誦，句句着力，人家不免漸被他引進去了。覺得這戲曲頗有引人入勝之妙。那江南田是隨後到的，究竟也不知道今天試演會試演的是何種戲劇。是何人所作？他起初只注意在羅玉英的畫上，想這畫和我發表世間的畫竟是一樣，心中頓起了不快之感。後來想或者偶然掛在這裏也沒甚麼大意。思漸漸兒把注意畫圖的心思，眼光轉移到戲曲上來，不覺喫了一驚。咦，那個搬演傀儡的男子，不是我自己去尋訪他過的柳本初嗎？這個也是我從前要攫取來的。我不是在新藝術的廣告上已經有過預告的嗎？再子細一瞧，阿呀呀，那朗誦脚本的人不是我一向冒著他名的那位女詩人柳笛娘嗎？那時江南田無論如何厚顏，究竟有些兒坐不住。他那臉上登時好像開了一個小染坊，忽而白忽而紅，忽而青忽而紫。他疑心生暗鬼，好似柳本初兄妹兩人把眼睛望着他。其實柳本初一心在幾個傀儡上，柳笛娘一心在朗誦脚本上，誰也留心到後面有位客人把臉兒和火雞鬪彩呢？並且他們也並不知道江南田到這裏來知道他坐立不安的，只有一人便是仙葩姑娘。把一雙慧目時時的睜着他。其次還有一人却是饒楚芳，他也覺得今天江南田有個不安的樣子，其餘的客目注柳本初傀儡之形，耳聽柳笛娘

朗誦之聲。誰也知道。背後還在那裏鬧這一齣喜劇呢。

第十六章

看官們要知道世界上凡是有等奸猾譎詐的人兒。他的臉兒有一種極大的耐力。要受得風經得火。顛撲不破。現在江南田要漸漸造就到此。所以他顏色雖然忽青忽白的變了一陣子。却一轉瞬間便鎮定了。仙葩見他顏色漸漸的和平。暗想畢竟是個慣家。但是江南田此刻是滿腹疑雲。想柳本初家兄妹兩人。和仙葩究竟有什麼關係。他有何種目的。爲他一種脚本便開起試演會來呢。他還沒有想到自己身上。只據着饒楚芳的話兒道。是仙葩從前登廣告招募女詩人。爲師後來應募來的。便是柳笛娘。他們年紀差不多的姑娘們。自然漸漸兒親愛起來。總是柳笛娘告訴仙葩。說是他哥哥苦心孤詣著了本戲。無人肯興行。因此哀憐他。纔給他開這個試演會。紹介於世人。咧只是這戲劇本來是我囊中之物了。無端的從吾手中逸去。不能不算是我一個損失。但是江南田做這個營生。本來是個危險之道。他也曾經幾次的驚恐。今夜這一下子。尤屬險惡的性質。可是他一轉念間。早已思定善後之策。到柳本初第一幕終的時候。他倒是第一個先喝起采來。仙葩見這光景。倒呆了一呆。人家見江南田喝采了。便也附和着。一同喝采。又大家稱讚着。說這第二幕不知怎麼樣。那時仙葩和靜芬又合奏一曲。把人聲鎮定了。便開第二幕。第二幕有了第一幕的采頭。自然愈加引人入勝。第二幕畢。仍舊由仙葩靜芬兩人奏樂。到了第三幕。更加使來客心醉。其中到了歡樂時。大家笑聲盈耳。到了悲苦時。不免衆皆墮淚。或驚或愕。宛如把在座人的感情。都吸引到戲中來。及至最後的一段落。更加使人滿意。有幾位女賓。竟至樂得互相抱

持把身體不住的搖動起來。到第三幕已畢，便有許多人趨近柳本初和仙葩的身旁，極力稱讚。又和柳家兄妹請求握手。這裏頭第一個當先的便是江南田。他走到柳本初前，比了誰都高聲便道：「柳本初先生啊！你的大作實在佩服得很。今夜試演會又教人十分滿意。不是我和你說的嗎？你把原本一改，正全體都有精彩了。可見我的指點是不差嗎？所以這種脚本是要有識的人指導的呢？他這種話咄嗟之間不知是那裏來的虧他也想得出那柳本初在許多人向他稱讚之中，他已經酥麻的了，也沒有留心他說的是什麼話。却滿面堆着笑向來賓周旋說承諸位稱讚，小子何以克當待略靜一靜兒。」仙葩又立起來說：「現在柳本初先生的劇本諸位已經賞鑑過了，我更要把他令妹柳笛娘女士的詩紹介於諸位。我今煩吾家靜芬姊奏曲，我便把笛娘的詩歌唱出來，唱得不好，諸位別笑話。至於那詩的本文在那目錄說明書後附印在那裏，這時大家聽了，也便歸座。江南田却急急的去尋那戲目說明書。果然那原詩的本文載在那裏，那仙葩姑娘於音樂歌曲一道素有研究，所以隨意一開口都成妙籟。今天的來賓中也都是知音，大家感服那詩已編成法國國歌，想是出於仙葩的大才。人家愈加佩服他，修養有素，歌唱已畢，人家依舊圍着仙葩稱讚。這一番却不是江南田第一當先了。原來他一見此詩的原文，宛如受了兜頭一棍，須知今夜仙葩所歌唱的詩便是他下期的雜誌「新藝術」一上用他自己的名義所載的詩。而且第一葉上就登載這一篇，一到了禮拜六的早晨，那新藝術便分配到人家手中，可憐今天席上的諸位都是讀新藝術的人。這江南田偷詩賊的名譽便要傳遍遐邇了。他因此在那裏極力的想法子，不想偏偏那邊的沙步梨走近前來，他道：「江南田君現在有一位對君競爭的人來了，你可防衛着江

南田豈有不知道他言中之意却故意問道競爭的嗎是誰是誰沙步梨道我一向心醉讀你的詩盼望  
耶禮拜六日新藝術出版便有得讀你的詩了不想今天仙葩姑娘所唱的詩出於一個無名的女詩人



這詩倒也是傑作很有些像你的呢江南田却不慌不忙的道現在外面學我的詩的也很多不少剛停了會兒那時却有兩位紳士偶然走到羅玉英所畫的畫幅下來你道這兩位紳士是何人一個是不知姓名的甲紳士一個便是柯遜律師那甲紳士道柯遜先生你是個法律家常常以文字為證據可知道畫的問題決不能以法律解決咧柯遜律師道怎麼不能以法

律解決呢譬如要問這畫是何人所作他的落款署名便是證據這幅畫上署名是LM兩字自然是LM的人繪畫了甲紳士道這幅畫先生瞧是何年月日所畫的以我鑑定不過四五年前之物可不是現

第

二

集

代畫家之品嗎。但是現在的有名畫家。却沒有用LM兩字署名的。我想。或者是江南田君的變名嗎。柯遜律師道。足下鑑定畫品的眼力。頗高。如何不服你。只是你說這LM兩字。便武斷。就是江南田的變名。老夫却不佩服。爲的江南田從前也在我事務所中。我知道他沒有用過LM兩字的變名。甲紳士道。這一個筆法。確是江南田的筆法。絲毫無二。柯遜律師道。安知世界沒有相似之物。甲紳士道。老先生。你不知道大凡天才之筆。各有一種特徵。沒有人可以模倣得來的。這畫共有三幅。除了江南田。誰人可以畫得出。柯遜律師道。或者他所用的畫材。和江南田相同。甲紳士道。決不爲此。那畫材相同的。很多。或山。或水。那能限定我說的。是用筆之法。不然同一畫稿。何以教師和學生。便大不相同呢。若說這畫不是江南田自己所畫。我從此以後。絕口不談畫事了。他們兩人。在那裏爭論時。大家都湊近來看。都說這畫。確是江南田之筆。又有人說。江南田和仙葩姑娘。近來怕有訂婚之事。益發猜是江南田畫了。送與仙葩的。衆人一致說是江南田畫的。把個老律師孤立無援。竟無開口的餘地了。老律師笑道。諸位別只管看畫。忘却他那署名。這種議論。委實不足壓倒老夫。好在今天江南田君也在這裏。我們直接一問他。便明白了。這時大家贊成。要向江南田自身質問。只是諸位想想。教江南田怎麼一個答法。江南田耳中也聽得他們在那裏爭論。却佯作不聞。面對沙步梨。正在議論自己的詩和柳笛娘詩。相同之點。但是口中雖在那裏講話。那耳朵眼睛不住的照顧四面八方。今聽得他們預備要來直接問他。他只暗暗叫得苦。見柯遜律師向自己那裏走來。宛如臆病的人。見着外科醫生刀光。早在那裏心驚肉跳。又好似地板上一把尖刀。直刺他的脚心。登時便立不住。柯遜老律師却那裏知道。還是笑吟吟的。向着他道。江南田君。我今有句。



很糊塗的話問你你從前曾經用個變名嗎柯遜律師只問他用過變名沒有這個爭論便可解決了那是法律家提綱挈領之法這時隨在柯遜後面的紳士貴婦人却是不少差不多甲紳士是個被告柯遜是個原告把個江南田要充做裁判官了江南田被他們一逼却逼出一條路來微微的笑道這變名不變名有甚關係這事我一時也記憶不清實在也不能回答你那甲紳士見他滑溜的話兒似乎要遁而之他索性把他的歸路塞斷了便道江南田先生這上面掛的畫幅究竟是你畫不是你畫請你一言而決看官們可知道當甲紳士和老律師爭論時仙葩姑娘也在旁邊他不住的注意江南田的舉動瞧他怎麼樣兒後來見他們逼得他急了 he 究竟是個女兒家中怕起來想萬一 he 說是他的變名把羅玉英的名字被他埋沒了這不是那個結果羅玉英一點兒沒有好處嗎到這個時候不能再開口了便走上前來道諸位不用爭這幾幅畫是我一個友人羅玉英所畫的仙葩這句話一說江南田早沒有回答之餘地他只睜圓了一雙眼睛一句話兒都開不出口來因想難道一向作偽的事情到此刻要暴露了嗎但是今天聽了仙葩的話兒第一個驚惶的便是甲紳士他道咦這幅畫果然不是江南田所畫的嗎仙葩道不是江南田先生之筆江南田先生的畫我這裏還沒有購得咧甲紳士道不信江南田君之外還有畫這樣畫的人兒仙葩道是一位新進的畫家喚做羅玉英君甲紳士道這事真不可思議了羅玉英我沒有聽得這個人怕沒有弄差了仙葩笑道這如何會弄差五年前他和沙步梨先生遊覽紫瑠瓊羣島他到瓊林島是我親見他畫的他因此把畫送給了我甲紳士紫漲了臉一言不發傍邊那個沙步梨走近前來道仙葩姑娘之言不差諸君還沒有聽得有個新進畫家羅玉英嗎確是我的舊友這

畫又確是羅玉英之筆。沙步梨出來，證明了大家還有什麼疑慮。那甲紳士也只得連呼着奇怪而去。一衆紳士貴婦人雖不十分知道畫理，但覺得羅玉英的筆法與江南田的筆法相同，大家都不免納罕。停了會兒，招呼來賓同進餐室。江南田却向仙葩告辭道：「承姑娘寵招禮當奉陪，只是另有他約，謹先告退。說着便不進餐室，匆匆去了。」江南田氣昂昂的出來，在迴廊下劈面就撞見那柳笛娘，便低向柳笛娘說道：「你好，你知道藝術家應守的德義，你既把詩稿賣給我，未發表之前不能給人家看，我知道了，你留心便是。」柳笛娘被他一恫嚇，早已默然無語。江南田又悻悻的出門，一直走到他那「新藝術」雜誌的印刷所來，他想這詩已經用自己名字發排到禮拜六出版，立刻偷詩賊的名兒就要顯出來了，所以不能不星夜到此幸虧那印刷所還開着夜工，他遇着印刷工人的首領，在原稿上塗去了自己的名字，把柳笛娘的名字添了進去，還加了一段說明，上寫道：

此詩爲前日瓊林仙葩女士所開試演會時所歌唱者，凡聞此詩之嘉賓咸評此詩大似余之所作，余不能不敬佩諸君眼力之佳，而余亦不負此一片樂育之心也。作者柳笛娘女士力摹余詩，可謂逼真，加以造詣安知不青出於藍，是則余非敢謂教訓之力所致，全出於作者之天才也。

今表同情於作者，紹介作者於世之瓊林仙葩女士，對於作者之信切尤足深表感謝，是非但爲柳笛娘女士謝，并爲我輩詩家謝也。吾今登載此詩於我之雜誌，亦與有榮譽矣。

江南田從印刷所出來，還到家裏，又急急寫了一信給柳笛娘道：

笛娘女士慧鑒，昨與君言藝術家應守之德義，君不能以未經發表之售品貿然披露於衆，令余受此

損失然既往不咎余今且以女士爲詩家中之天才作種種揄揚之詞并爲之紹介於世請觀下期之新藝術可以知矣惟紹介文中以女士爲江南田之弟子以余生平但開風氣不願爲師今以有關係遂破此例願女士嗣今以後勿玷辱江南田女弟子之門牆而努力時出傑作也矧女士之詩稿從今不患無投處書肆報社儘可占一地步此則區區紹介之力不無微勞蓋江南田女弟子之名稱在今日亦不易得也我今更祝頌令兄柳本初君戲曲之成功第昨夜之事不得謂之已告成功須知僅博三數文人之讚賞何足爲奇是必實演諸舞臺之上以博萬衆之鼓掌始爲善耳而茲事我亦微有經驗與智慧苟有所知必以奉告且昨宵之會紳士中由我紹介而來者居多數加以首先稱賞頗與令兄表同情者不少卽如沙步梨君者於劇界良有勢力之人亦力加讚許則自後令兄之戲曲恐亦不難實現於舞臺也瓊林仙葩女士爲賢兄妹如此助力爲今世閨秀中不可多得之人物見時爲道鄙人感謝之意再女士以後再願投稿至新藝術者報酬必較前爲豐凡人所處之地位既進則報酬亦增此自然之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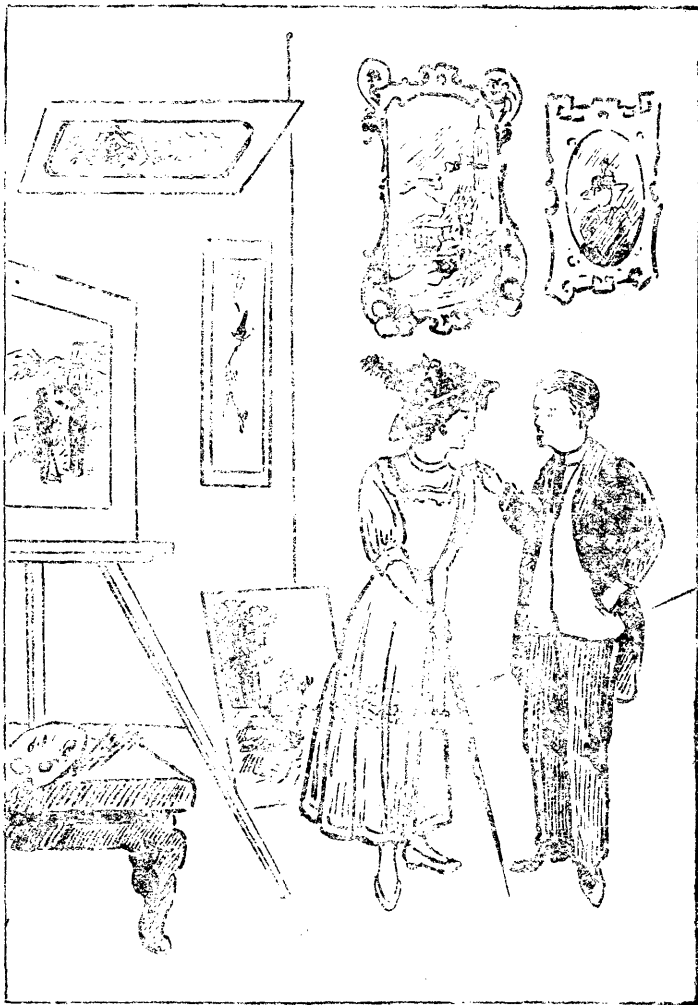
### 第十七章

且說仙葩家中自從江南田去後各來賓到餐室中席間無非讚美柳本初的劇本柳笛孃的詩真是傑作戲曲一方面大家便擔承盡力運動劇場興行詩的一方面也有許多人願介紹到文學雜誌這一回仙葩終算不虛此一舉和柳本初柳笛孃開了一條進身之路他們的感激仙葩不言可喻到了明朝說也奇怪那江南田比了人格外的早十點半鐘的當兒便來尋仙葩姑娘大約他昨夜是一宵沒有睡着

想出了許多什麼主意來了。瞧他的容顏帶着青灰色。眼睛窪了下去。這便是昨夜未曾安睡的特徵。誰知他來得雖早。無奈仙葩早已出去多時了。只有饒楚芳在家。那饒楚芳也不是個愚笨之人。昨天晚上的光景他也知道。一二便是不知道推量也。推量出來了。今見江南田一早就趕了來。心中不免也覺納罕。便道：「你今天一早就來。可是要面會仙葩嗎？」江南田也不諱飾道：「不差。前天和你講的一件事。如今只索要實行了。楚芳道：『你待向仙葩求婚嗎？』」江南田點頭稱是。楚芳笑道：「今天那裏來的好機會。」江南田道：「我也不管他好機會不好機會。總之如今不能再猶豫了。愈早愈妙。」楚芳呆呆的向他怔視了半晌。昨夜他這樣捉弄你。你倒沒有什麼嗎？」江南田佯作不知道。仙葩捉弄我嗎？斷沒有這樣的事。楚芳冷笑道：「你別裝做沒事人兒。打量誰不知道掛了似你一般的畫歌唱柳笛孃的新詩試演。柳本初的戲曲。都是和你過不去。」江南田聽了楚芳的話。愈加覺得仙葩可惡。不過他。想我和羅玉英及柳笛孃都訂密約。教他們嚴守祕密。未必能告訴仙葩。他。也不過疑心及此罷了。便向楚芳道：「你是個神經過敏的人。便有許多猜疑。其實仙葩和我是很親切的。不是那天還要請我教他的畫嗎？」楚芳道：「但是今天要講求婚的話。可是不行。」江南田道：「只是不能再延。長一天了。」楚芳道：「今天他不在家。早往國民美術院去了。」江南田道：「國民美術院嗎？那地方很好。上午不大有人去。是個極靜的地方。正好我們密談。」楚芳道：「我想你這個主意終不妥當。你說不過借此訂婚之事。哄騙人家。到一月兩月後。信用便著。那時再把他丟了。我想決無如此容易。」江南田道：「到那時我自。有法子。這是要用細工夫的。」楚芳道：「你別瞧得太易。那仙葩年紀雖輕。他也很有智謀。未可輕敵。」江南田道：「我自。有法子。我自。有法子。他從仙葩家中出來。直向國民美術院。」

來。心。想。饒。楚。芳。之。言。不。差。他。昨。晚。一。定。是。故。意。和。我。爲。難。但。是。羅。玉。英。和。柳。笛。孃。他。都。認。得。於。我。前。途。很。有。危。險。并。且。他。那。交。際。的。範。圍。漸。漸。廣。了。像。昨。夜。那。種。舉。動。把。柳。本。初。兄。妹。紹。介。於。世。此。後。可。不。把。我。那。祕。密。之。窟。全。翻。露。在。外。面。嗎。要。是。我。一。旦。名。譽。破。裂。這。個。破。裂。的。原。因。全。由。仙。葩。一。方。面。而。來。現。在。惟。有。一。法。倘。能。強。逼。仙。葩。做。了。我。的。妻。便。可。塞。了。這。危。險。之。途。至。於。饒。楚。芳。本。來。不。值。什。麼。我。不。過。一。時。利。用。便。拋。棄。了。他。也。無。甚。要。緊。看。官。們。啊。可。知。道。江。南。田。這。個。計。策。却。是。左。了。那。饒。楚。芳。這。個。人。豈。是。好。惹。的。却。比。仙。葩。危。險。得。多。你。要。是。拋。棄。了。饒。楚。芳。他。放。你。過。去。嗎。他。自。然。也。要。放。出。手。段。來。對。付。你。咧。這。就。叫。做。作。僞。心。勞。日。拙。他。那。裏。知。道。呢。不。一。會。兒。已。到。了。國。民。美。術。院。果。然。靜。悄。悄。沒。有。什。麼。人。只。有。幾。個。田。舍。間。來。游。玩。都。市。的。其。次。便。有。一。二。個。摹。臨。古。本。的。畫。學。生。交。際。社。會。中。人。一。個。也。沒。有。來。江。南。田。東。張。西。望。了。半。天。果。然。尋。到。了。仙。葩。他。手。中。握。着。一。冊。簿。子。記。那。彫。刻。品。這。屋。子。中。一。個。人。也。沒。有。江。南。田。輕。輕。的。走。進。去。脫。帽。深。深。的。鞠。了。一。躬。仙。葩。擡。頭。倒。嚇。了。一。跳。心。中。便。覺。得。討。厭。本。來。姑。娘。家。一。人。不。常。出。來。現。在。却。在。那。又。高。又。廣。的。無。人。之。室。走。一。步。路。四。面。作。應。聲。響。的。宛。如。到。了。深。山。中。一。般。忽。然。來。一。個。莽。男。子。而。且。這。個。男。子。自。己。在。昨。夜。曾。經。捉。弄。他。窘。辱。他。的。他。今。天。安。知。不。來。報。復。所。以。心。中。必。有。不。安。之。念。便。是。態。度。鎮。靜。也。不。過。妝。出。來。的。江。南。田。那。時。先。開。口。道。今。晨。特。地。到。府。奉。訪。姑。娘。饒。夫。人。說。却。在。這。裏。所。以。特。地。尋。訪。到。此。仙。葩。擡。頭。見。江。南。田。面。青。目。凹。知。道。沒。有。什。麼。好。意。思。便。冷。冷。的。道。尋。訪。我。則。甚。仙。葩。的。意。思。想。在。他。未。會。開。口。之。先。給。他。小。小。兜。頭。一。碗。冷。水。使。他。覺。得。無。趣。便。自。走。開。了。可。知。他。那。忍。耐。的。功。夫。是。修。鍊。成。的。他。先。忖。了。一。忖。立。刻。復。原。便。道。今。天。實。在。有。件。生。平。極。大。的。事。情。要。請。姑。娘。

允諾。所以到此。他明知仙葩未必有意於他。却只管進取。也算得有可驚之勇氣了。其實這位江南田才子。自信太深。他以為無論誰家閨秀。令媛。要是我出來求婚。人家歡迎之不暇。決無反對之理。便是對於仙葩。他也未嘗不存此心。那仙葩聞言。却奇怪道。先生有極大的事情。何必向我說呢。我一個女子。又懂得什麼。江南田道姑娘請坐了。



面攻擊。今天索性從正面攻擊了。可知江南田生平有一樣防身法寶。看官們試猜是什麼。防身法寶。原來他有一個鐵面具。這個鐵面具也不是法蘭西古代所用的鐵面具。也不是中國古代所用的鐵面具。

這不是幾句話。可以立談的。我自識姑娘以來。常相聚。首外間人都說。我們兩人氣誼相投。十分親密。我也知道。姑娘一切。姑娘也知道。我的事情。我兩人可以算得知己。仙葩道。慚愧得很。我直到如今。還不知道。先生是做什麼的。仙葩這一句話。含有嘲弄的意味。似尖刀一般。可算得鋒利了。他想。昨天晚上從側

是他自己生成幾經修鍊成功的鐵面具。所以他不。怕仙葩。尖如利刃的言語。他也知道仙葩這話是譏諷他。然而却只裝做不知。便道。姑娘和我趣味相同。卽如對於柳本初兄妹而論。我也很願意獎勵他們。這可不算得同志嗎。仙葩道。我却不知道閣下如何的獎勵他。江南田道。我總算在藝術界中略有名望的。我的牙齒之惠也可以倡導一代的藝風。仙葩道。似先生這般的藝術家實在不可多見。江南田道。承姑娘讚譽。至不敢當。這可見姑娘是深愛藝術的人了。仙葩道。我愛藝術。我却不要一種實質藝術。江南田道。只這一點也就很和我同意了。現在世界上質作甚多。至堪浩歎。江南田的言語可謂急轉直下。有一種可驚的速力。他又說。鄙人於藝術上如繪畫如詩歌如文藝可算得已告成功也。承蒙姑娘謬讚。現在心中有一個大目的。正要告訴姑娘。仙葩想我用種種言語譏嘲他。他却自恃面皮之厚。我譏嘲他的話兒。只算是稱讚他的教我。却有何法。現在又說有什麼大目的。便冷笑道。閣下所達的目的。難道都要人來幫助嗎。江南田道。這件事不能不和姑娘請求。要得姑娘的承諾。因爲姑娘是知道我一切的。我和姑娘現在是友朋關係。但我覺得僅僅這友朋關係不足滿我的志望。仙葩一聽此言。歛的朱顏紅暈了胸中的火。已在那裏忽上忽下。便道。且慢。江南田君你說。我和你有友朋的關係。可知我却並沒有和足下有友朋關係的思想。江南田道。但是姑娘不視我爲朋友。卽使視我爲師長。視我爲前輩。我也仍覺得沒有滿足我。此來實向姑娘求婚而來。這仙葩早氣得手足冰冷。連櫻唇都發了顫。便道。求求求婚嗎。向誰。江南田道。今天實向姑娘求婚而來。願姑娘憐許。仙葩停了半晌。纔說道。請你收拾了這個心罷。你近來做的事打諒沒有一個人知道的嗎。誰知都在我眼裏。江南田道。姑娘知道什麼。來仙葩道。我知你一切。

行爲都在欺詐生涯之中。你的畫、你的詩、都不是自出心裁。從欺詐中得來。前日又將用欺詐的法子騙取人家的戲曲脚本。現在索性用那欺詐之法。要騙取人家女兒了。江南田聽了。怎不喫驚。他想昨夜之事。我起初以爲偶然。今纔知道仙葩全知道我那黑幕中事。這倒難了。將來披露人間。不但鼎鼎大名的天才幌子被他扯破。而且從今以後。如何立身在社會上。他越想越怕。只是臉上却安然如故。還呵呵的。笑道。這是那裏說起。怎麼今天姑娘向我作此無根之談。我不知道。這是誰把那種種妄想。注入姑娘頭腦之中。仙葩道。有誰注入什麼妄想。總之你做這欺詐生活。是事實。不是懸揣。人家縱不知道你的良心。上應該自己知道。那時江南田却含着無限的怒意。嚴重的態度。說道。姑娘。你這是什麼話。倘被第三者聽見了。我不能不告訴我的律師。起訴法庭。告以誹謗之罪。無論是個女子。照法律上說來。除了未滿丁年的人。外。都應治罪。姑娘這話。未免有觸法律。他這一派。全是威嚇之言。想要嚇倒仙葩。仙葩却微笑道。要是誹謗。果然是觸犯法律。但是我剛纔所說的全屬事實。並無誹謗。既是事實。便向第三者說罷。不說罷。出於我之自由。我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願救出那被你欺詐的受害人。也是人道之意。江南田道。你要毀謗我。我也不怕。須知這英吉利不是無法律之國。仙葩道。我也不願聽你的話。你快離去。這裏快去。快去仙葩說着。那小皮靴在地下亂蹬。只蹬得那廣室中四壁作響。他沒有法子。又怕有人走來干涉。只得向仙葩眼睜睜地瞧了幾眼。恨恨的去了。這一番分明。瓊林仙葩和江南田下了一封宣戰書。他雖把江南田一時攆走了。迴念一想。我在倫敦。究竟是個無依無靠的女子。怎可和那倫敦第一大才子第一成功家江南田爲敵。豈不要喫他的虧嗎。他受了我這個打擊。豈不思復仇。他不但是向我復仇。還要累



及羅玉英柳本初兄妹這可不是我今天不能忍耐遂致引出來的嗎他想到那裏覺得有些恐怕這個國民美術院便存身不住回到家裏細細推敲覺得這事兒實在有些不安他心中不免有懊悔之心一時又想起羅玉英到底往那裏去了如何不歸正在籌思却有一位客來了你道這位客是誰却是唐奇夫人這位夫人凡是上流社會沒有一家不去過可算是個廣交游好應酬交際場中不可少的人物他凡到一個地方人還沒有見面先聞一陣笑聲人家聽得這一陣笑聲便知道唐奇夫人來了今天他也笑將進來道瓊林姑娘在家嗎你這個屋子收拾得真美麗真齊整真是個美術家你怎麼不出門還在這裏研究音樂嗎你的音樂又真好真教人佩服他一面說一面把那屋子四面的瞧又說姑娘還能繪畫嗎想你的畫定必非常佳妙姑娘真是個多材多藝人佩服佩服說着便坐在仙葩傍一個椅子上原來這位夫人見了人他不等人家開口自己的說話早接二接三的來了這是他一個習慣那時他又道今天我特地向姑娘來進一個祝賀詞還有話和姑娘講仙葩想今天這位夫人來得突兀雖然一向知道這位夫人愛說話兒可是到底有什麼事要向我進祝賀之詞便道祝賀之詞嗎這是甚麼意思唐奇夫人怕仙葩還要講下去連忙翦住道不是不是你聽我講下去我話還沒有講完你不可攔斷我我知道姑娘在那一事未曾發表之前決不受人祝賀但是我非他人我却喜歡在未發表以前向你道賀人家雖都沒有知道此事我却早從江南田先生處探聽來了仙葩詫異道江南田說些什麼夫人道噯噯你又要翦斷我的話兒來了你聽我講下我今天到江南田先生那裏江南田却肯把祕密的話兒告訴我其實這有什麼祕密終久大家是要知道的所以我特地過來向姑娘進祝賀之詞姑娘又何必瞞我

呢。仙葩想到底怎麼一件事無頭無面的好教人難猜。但是那唐奇夫人詞源未竭，要遮斷他的話兒。比遮斷瀑布還難。咧正要動問他，却又說道：你們這一對可算是個好夫婦，賢伉儷，氣誼既相投，趣味又相同。大家是個熱心藝術家，怎麼不賀仙葩至此方纔知道他從江南田那裏聽了什麼亂話，來了臉上不。禁一紅，便呼夫人夫人你聽我。一言那夫人詞源滔滔，正如加拿大的大瀑布一般，憑你喚死夫人也不中用。他只自個兒說道：你們倆相同之點很多，相異之點也不少。就如姑娘是一個大富豪，江南田實在是個很貧窘之人。江南田的貧窘人家都不知道，却瞞不過我。人家都見他外面闊綽，却不知內幕已空。我告訴姑娘罷，他要是和姑娘結婚，委實是要破產了。倘然把和姑娘訂婚的消息披露於外，立刻便可恢復他的信用。姑娘的財產人家怎麼不知存在銀行裏的現金有一百萬，其餘動產不動產積算起來有四百萬。而且世間的傳說越傳越多，有了四百萬便傳說他有一千萬。咧我聽了這個消息也自喫驚。這可不是江南田的幸福嗎？他得着了這個信用大，可整理財產，又得了姑娘這樣的內助，愈加有名。於世豈不是大可祝賀的事呢？他說到那裏停了一停，仙葩想我可以開得口了。正要和他辯論，誰知他的詞源還沒有斷，又接續的說下去了。

## 第十八章

唐奇夫人又道：我今天不但進祝賀之詞，還要告訴你一件事。這件事便是江南田和我兩人的祕密。我知道一個男子對於自己所愛的女子，無論什麼話全要告訴他。這事他自然也要告訴你。咧說到那裏，便低聲道：江南田所著的小說外面批評很好，其實却並不是江南田所做的。仙葩聽了這話，不覺愕然。

暗○想○小○說○也○是○盜○竊○來○的○嗎○便○聽○那○夫○人○又○道○江○南○田○的○小○說○外○面○評○論○說○他○能○描○寫○上○流○社○會○的○裏○面○其○實○他○那○能○知○道○底○細○這○都○是○我○做○的○不○過○我○做○了○這○小○說○不○能○出○面○因○為○其○中○都○是○實○事○只○換○了○年○月○



地○方○人○名○罷○了○江○南○田○却○沒○有○妨○礙○萬○一○江○南○田○把○這○事○告○訴○你○請○你○守○着○秘○密○別○告○訴○人○家○倘○然○江○南○田○是○獨○身○自○然○不○能○洩○漏○於○人○現○今○有○了○夫○人○這○就○難○說○了○所○以○今○天○不○能○不○告○訴○你○那○時○這○瀑○布○的○水○好○似○要○止○了○誰○知○依○然○續○續○的○流○個○不○止○又○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這○是○我○的○忠○告○之○言○你○別○打○斷○我○的○話○兒○聽○我○說○下○去○就○是○姑○娘○的○伴○娘○饒○楚○芳○夫○人○我○勸○你○早○的○伴○娘○饒○楚○芳○和○江○南○田○微○有○關○係○我○是○從○柯○遜○律○師○那○裏○探○聽○來○的○他○不○是○柯○遜○律○師○介○紹○與○姑○娘○的○嗎○其○實○是○江○南○田○推○薦○與○柯○遜○律○師○的○我

聽得人家說那饒楚芳本來也是一個大家閨秀。從前就和江南田訂有深交。後來他那父親商業失敗。大倒其賬。不但自己傾家蕩產。還虧空了人家不少。說是三百萬圓的營業。只贖了三枚銅幣。他把自己三枚銅幣做怎麼處置呢。只得奔到小雜貨店裏買了一束繩。這繩要來何用。姑娘你猜猜。原來他自己預備縊死了。這事雖簡單。倒也很有趣味。可做得小說家材料。果然他父親自經而死。一家就此分散。那楚芳到了那裏去了。人家也不知道。明年我偶然到一處地方。在一個戲園中。瞧戲見楚芳在那裏當一個女優。雖然化妝那聲音笑貌。還在那裏瞞得過我。過了數天。聽得人說有一位江南田君常來訪問他。有一天我在那地方的公園中就見他們兩人。在樹蔭中私語。可見得他們必有秘密關係。後來又聽得有位饒楚芳夫人做了姑娘的伴娘。又知道是江南田推薦與柯遜律師介紹來的。我起初已忘了。但覺得這名兒好熟。後來忽然想起來了。就是和江南田有關係的女優。不過現在江南田是姑娘的良人了。我勸你不能不注意。饒楚芳夫人之事。我勸早些把他辭退了。這是我的忠告之言。說到那裏他的詞源方始乾涸了。仙葩想他畢竟也有終止之期。他守了半天。到此纔有開口的機會。說話的權利。便道唐奇夫人多謝你的忠告之言。使我感激不盡。那江南田的小說和夫人的秘密。我決不洩漏於人。請夫人放心。至於饒楚芳的事。我却一向不知。頗可驚奇。承蒙夫人關切。心感萬分。我一定早早把他辭退。至於夫人所賜的祝賀詞。這是全出於無因。却不敢領受。唐奇夫人道。大家都這樣說。姑娘你又何必瞞人。仙葩道。人家儘管讓他們如何說法。我這裏實在沒有這事。非但沒有這事。而且沒有這意。夫人詫異道。這又奇了。那江南田不是和姑娘很投契的嗎。公園散步。劇院聽歌。不是常在一起的嗎。仙葩道。這是他常來

纏着我。我何曾約過他。一次唐奇夫人眼瞧着窗外天光道。這真是出於意外的事。仙葩道。可笑。今天在國民美術院的時候。他又來纏着我。要和他訂婚。約夫人道。呆鳥。這國民美術院豈是求婚的所在。仙葩道。我因爲他常常糾擾不休。索性堅決的回絕他了。夫人圓睜着眼睛道。嗚。那江南田却在外面說。姑娘已應允他了。却教我上這一般。當可恨。可恨。原來這位唐奇夫人。雖然是個長舌根。愛說話。但是爲人却正直信篤。究竟是個上流社會婦人。怎能堪有人向他撒着謊教他憑空的上了個當。早已心中忿怒。連臉都紅了。便道。他今天果然向你求婚。你已回絕了他嗎。仙葩道。我不是江南田一般人。怎麼要哄騙夫人。唐奇夫人道。這廝真可恨極了。他前天就告訴我。我已和瓊林仙葩姑娘訂了婚了。只是還沒有披露。世間你老人家不妨先告訴了你誰知一派都是虛言。仙葩想江南田是什麼計較。故意向人前亂說。我雖不怕他。但是他含毒噴人。却也有些兒可厭。便道。夫人。你可給我個法子。罷他如此行爲。教我如何是好呢。夫人道。這事關於姑娘的名譽。豈能讓他在外面謠言惑衆。你應該遣人和他開談判。再不然也應該寫信給他。向他責問。你儘管說是從唐奇夫人處聽來。這話究竟是你說。不是你說的。仙葩道。竟說是夫人說的嗎。唐奇夫人道。不妨。我生平最恨的是那種說話不老實的男子。我回去就寫絕交信給他。咧。那夫人轉了一念。又道。不差了。江南田所以把饒楚芳介紹於柯遜老律師。薦到姑娘這裏來。却是很有深心的。他有他的目的。所在咧。仙葩被夫人提醒了。又想起從前楚芳給江南田運動三萬五千金圓一事。覺得他兩人串同一氣。瞭如指掌。便道。夫人。夫人。這個倫敦實是個恐怖之窟。夫人道。可不是嗎。凡是這種通都大市。有善人有惡人。五方雜處。良莠不齊。你們那些年輕姑娘們。實在危險之事。很

多。咧。談。了。半。晌。唐。奇。夫。人。自。去。仙。葩。靜。坐。深。思。覺。得。這。地。方。宛。如。四。面。張。了。欺。詐。的。網。饒。楚。芳。是。江。南。田。差。他。來。的。他。定。然。時。時。把。我。的。消。息。報。告。江。南。田。無。疑。我。必。須。早。早。辭。退。他。爲。是。只。是。一。時。這。裏。又。沒。有。人。要。是。羅。玉。英。在。這。裏。凡。事。我。可。以。和。他。商。酌。辦。理。他。又。不。知。往。那。裏。去。了。除。他。之。外。除。非。和。靜。芬。去。商。量。但。是。他。也。年。紀。和。我。髣。髴。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咧。他。心。中。只。如。此。想。不。覺。一。天。兩。天。又。過。去。了。但。是。那。時。候。的。饒。楚。芳。却。容。態。大。變。他。好。似。有。什。麼。心。事。似。的。鎮。日。閉。戶。不。出。該。他。所。做。的。事。也。不。做。了。喫。東。西。也。送。到。他。房。中。喫。了。問。起。他。却。說。是。有。病。因。爲。他。有。病。這。辭。退。一。事。只。得。緩。下。來。了。到。了。第。三。天。的。早。晨。不。想。又。生。出。怪。事。來。了。有。一。個。侍。婢。慌。慌。張。張。的。來。告。訴。他。主。人。仙。葩。姑。娘。道。那。位。饒。楚。芳。夫。人。不。是。說。有。病。嗎。誰。知。昨。天。晚。上。時。候。很。晚。的。了。他。却。偷。偷。的。出。去。到。了。天。明。方。還。不。知。是。什。麼。事。姑。娘。你。道。奇。怪。不。奇。怪。仙。葩。道。你。怎。麼。知。道。呢。侍。婢。道。是。我。昨。夜。將。睡。的。時。候。聽。得。迴。廊。下。有。足。音。我。就。在。門。縫。中。一。窺。却。見。夫。人。的。背。後。影。躡。手。躡。腳。的。出。去。直。到。天。明。了。纔。聽。得。開。門。之。聲。方。知。道。夫。人。歸。來。仙。葩。聽。了。怕。那。侍。婢。出。去。大。驚。小。怪。便。道。我。想。你。是。看。差。了。我。不。信。有。這。等。事。到。了。晚。上。十。二。點。時。仙。葩。便。借。着。有。話。要。和。饒。楚。芳。面。談。便。到。他。屋。子。裏。來。只。見。門。已。下。栓。怕。的。是。他。早。睡。了。敲。了。半。晌。的。門。也。沒。個。答。應。的。人。仙。葩。心。想。這。事。再。不。能。因。循。明。天。須。得。和。柯。遜。律。師。說。了。到。了。明。天。早。晨。他。便。打。電。話。過。去。那。柯。遜。律。師。的。回。電。他。說。我。今。天。本。有。要。事。要。和。姑。娘。面。談。待。我。到。了。府。上。再。說。罷。仙。葩。心。想。柯。遜。律。師。是。很。忙。的。人。他。說。本。要。來。訪。我。這。裏。頭。必。有。要。事。却。是。什。麼。事。呢。停。了。一。回。柯。遜。老。律。師。果。然。來。了。臂。下。挾。了。個。皮。靴。裏。面。都。是。種。種。文。件。柯。遜。律。師。道。巧。得。很。剛。纔。接。姑。娘。電。話。却。是。老。朽。本。來。要。造。府。晉。謁。現。在。且。請。姑。娘。

說有什麼事呼喚仙葩把要辭退饒楚芳的話說了。又說這是有個理由的。柯遜律師道：「姑娘也不必說這個理由，那饒楚芳是姑娘所用的人，姑娘不合式，立刻可以辭退便了。何必說出理由來？這幾句話足見柯遜辦事老練，仙葩也安心了。又道：「不過他去了，此刻無伴侶之人，仍舊要託先生訪尋一位。柯遜道：「這都在老朽身上有了相當之人，自來報命。想姑娘就是這事了。老朽現在又有話要和姑娘開談。仙葩道：「請教柯遜道：「在距今五年前，從姑娘的財產幾分中，用姑娘的名義存在銀行中，這裏頭有個鱈魚皮的袋，姑娘還記得嗎？要是忘了，我這裏有財產的目錄在此。姑娘請瞧，說着便在那皮靴之中取出一束文件，其實這個東西，仙葩怎麼會忘懷了？這也是他那日出瓊島目的之一。他立誓要把那鱈魚皮的袋還了。哥江脫利波的子孫，然後安心。這話也早和柯遜律師說過了。託他訪問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往後仙葩也常常把這事掛在心頭，所以今天就說這不用瞧目錄，再也不能忘懷了。老律師那時却顯出一種重大的態度，却道：「從前我也向姑娘說過的，了如今我不能不再申前言，以盡我的忠告。這鱈魚皮袋中却是稀世無價的紅寶石，而且為數極多。這東西全是姑娘的財產，斷沒有讓給人家的義務。姑娘的保管財產人，便是律師柯遜也，只能給姑娘保管這財產，不許有別的計較。仙葩道：「當時不會和先生說過的嗎？要是找着了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原是要還他的嗎？老律師道：「法律上沒有像姑娘說的這種義務。仙葩是何等聰明，便道：「老先生今天忽然談論到此，莫不是已經訪着了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嗎？請告訴我，是誰。老律師道：「哥江脫利波的子孫訪到沒有？訪到我且慢說，總之我從法律上種種研究，那紅寶石確為姑娘之所有，物猶之我身邊的時辰表，確為我之所有，物在我國法律上有正當之權利，無疑。

我是身爲律師并爲姑娘財產的保管人我決不贊成此事仙葩道哥江脫利波的子孫究竟訪到沒有訪到我先要聽這句話柯遜道縱使哥江脫利波的子孫果然出現他對於姑娘若是爲着這紅寶石說他是先祖的所有物要請求還他我想這項權利他却絲毫無有不但無權利而且無證據不但無證據而且無證人仙葩道要說證據這安置紅寶石的鱈魚皮囊可不是證據嗎若言證人我就可以做得證人這物件決非我之所有物是哥江脫利波子孫的所有物我可以證明老律師道這都算不得證據到底數十年前哥江脫利波到島上是那個親見又哥江脫利波掛那鱈魚皮袋在頸上從海上救起又是那個目覩我們是要講法律的仙葩道這事是撫養我長大的高祖母所見是他和我講的要還那哥江脫利波的子孫老律師道這位老夫人年紀已老耄不堪了他不過有時聽了音樂之聲忽發囁語說出這個話來平日在昏睡狀態中的人怎麼算得證據仙葩道這樣說來這物件全不能再還哥江脫利波的子孫了柯遜道却沒有這個義務況且這東西在當時的時價已值數十萬圓邇來年年騰貴這樣的大財產無故讓與人家我要贊成了便是對於姑娘不信切了所以我勸姑娘對於這祖先傳下的貴重品萬不能讓人這是我的忠告仙葩道到底哥江脫利波的子孫訪到了沒有先生却進此忠告之言老律師道這是沒有什麼關係便是訪到了他也對於此事無權利的人仙葩聽了這老律師之言一毫不通融心中却發起恨來了因道老先生的話我實在不明白了果然說這紅寶石完全是我的所有物我便把自己的權利送與別人也無不可這是我有自由之權老先生也阻擋不得老律師道這個不差這個不差姑娘自己所有之物或在慈善事業上儘數捐助於人或隨意送給那個都無不可只是姑



娘○若○說○這○個○紅○寶○石○當○然○是○哥○江○脫○利○波○子○孫○所○有○是○他○的○遺○產○這○却○老○朽○很○不○贊○成○因○爲○這○物○件○除○了○  
 姑○娘○以○外○誰○也○沒○這○個○權○利○仙○葩○道○既○然○如○此○我○明○白○這○意○思○了○我○情○願○將○我○之○所○有○贈○與○哥○江○脫○利○波○  
 子○孫○老○律○師○道○這○是○我○不○能○阻○擋○不○過○姑○娘○財○產○中○減○少○一○大○分○罷○了○仙○葩○道○我○不○介○意○柯○遜○歎○口○氣○道○  
 現○在○的○人○要○像○姑○娘○這○般○的○却○是○很○少○了○仙○葩○道○到○底○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在○那○裏○老○律○師○便○在○那○皮○靴○  
 之○中○取○出○一○束○書○類○出○來○笑○道○這○事○真○也○算○得○巧○了○辦○那○種○事○宛○如○捕○風○捉○影○一○般○我○在○五○年○前○受○了○姑○  
 娘○之○託○後○就○發○一○個○通○告○到○我○們○全○國○律○師○同○業○之○中○說○是○你○們○有○人○知○道○一○千○八○百○年○前○後○有○名○哥○江○  
 脫○利○波○的○歷○史○請○報○告○到○我○那○裏○後○來○也○一○無○信○息○直○到○近○來○纔○有○一○位○同○業○中○人○訪○得○消○息○這○書○類○都○  
 關○此○事○姑○娘○要○一○一○過○目○嗎○仙○葩○道○不○用○請○先○生○說○個○大○略○罷○那○時○柯○遜○老○律○師○把○那○一○束○書○類○理○了○一○  
 理○也○有○很○舊○的○書○信○也○有○很○新○的○文○件○攤○滿○了○一○桌○子○

### 第十九章

那○時○柯○遜○老○律○師○不○慌○不○忙○的○說○道○那○哥○江○脫○利○波○是○愛○爾○蘭○人○他○在○二○十○歲○的○時○候○父○親○死○了○他○便○接○  
 續○下○去○却○是○沒○有○資○財○的○人○到○了○明○年○他○便○向○印○度○謀○事○去○了○這○等○事○都○在○吾○那○甲○字○第○一○號○的○書○類○中○  
 這○書○類○大○概○是○哥○江○脫○利○波○在○印○度○時○寄○與○他○母○親○的○信○他○信○中○在○印○度○的○事○却○不○大○講○起○無○非○述○自○己○  
 身○體○的○健○康○記○掛○母○親○安○慰○母○親○之○語○到○一○年○以○後○知○道○他○在○印○度○的○一○個○某○小○國○內○當○鑛○務○技○師○亦○曾○  
 報○告○他○母○親○這○算○他○第○一○次○的○成○功○到○了○那○印○度○的○某○小○國○中○事○務○煩○忙○不○曾○通○過○信○却○曾○經○把○自○己○的○  
 日○記○簿○送○來○屢○見○招○於○國○王○這○都○是○甲○字○第○二○號○書○類○中○事○又○說○三○年○以○後○還○來○所○有○積○儲○的○金○錢○不○便○

攜帶想換了寶石回來。仙葩點頭道：這寶石定然是鱈魚皮袋中物了。老律師道：姑娘且聽我講下他說。兌了寶石攜歸英國每一顆可得數十倍的價值。其時印度的銀行甚少匯換，又不便這種話都見於他的信中。那第三號的書類中是什麼事呢？那時他到了東印度的一個比爾麥國中。這個當兒那比爾麥和英國之間不知如何郵信不通，直至三年以後得着一便人，却把他記事簿數冊送來。裏面有一篇對於國王謝賜的啟，瞧他那篇謝賜文中顯見得是賞了他什麼寶石等物。咧，仙葩道：這又不是個確實的證據嗎？老律師道：但是姑娘的鱈魚皮袋要說是哥江脫利波



之物還與此絲毫無關。啊，在仙葩的眼中，以為是證據確鑿了。在柯遜老律師眼中，却是一毫證據也沒有。就使哥江脫利波在印度比爾麥獲得寶石，究竟攜歸沒有，是否在船上失事，鱈魚皮袋是否他物，却

到底沒有完全的證據。那時柯遜又說鱷魚皮袋中不是還有一張紙。上面署的名是哥江脫利波。最下一個字却消滅。瞧不出了。究竟是是否哥江脫利波是一個問題。而且同名的人也很多。何能知定是哥江脫利波之物。在姑娘確切沒有還他的義務。他沒有一毫證據。可以向姑娘索取鱷魚皮袋的權利。這是法律上正當之言。仙葩被老律師說呆了。便道：我是憑我的意見。是這麼。想要是法律。我可不明白了。老律師微笑道：還有話。咧。自從那印度船遭難五年以後。在倫敦果然有個哥江脫利波出現。却做股票。撮客生意。這種調查。都在乙字書類之中。這人確是在印度比爾麥的哥江脫利波。他做這生意。尙足以給後來却生了三個女兒。第一個喚做松娘。第二個喚做蘭娘。第三個喚做梅娘。那長女松娘。却没有等到結婚。就故世了。既沒有丈夫。又沒有兒子。死後。和他的財產全送入教堂中。自不必言。那第二位蘭娘。他却早嫁了人家。他自有子孫。不過不姓哥江的姓了。第三位女兒梅娘。也嫁了人。只是他丈夫的姓名。至今還沒有調查清楚。仙葩道：既然如此。我這鱷魚皮袋中物。就還了他。次女蘭娘的子孫。便了柯遜。道且慢。現在雖然查出個人來。但是還未能確切斷定。我却可以告訴姑娘。那時柯遜老律師就要把姓名說出來。不想仙葩却阻住了。說：這個人是誰。我也不必知道。好似我知道他姓名。似施恩於他一般。其實我並無此心。不過是他們祖先的我。還了他子孫罷了。老律師聽了。非常感服。說：要像姑娘這般的心地。乾淨實在。難得。不過受姑娘恩惠的人。那有不深感激之理。仙葩道：柯遜先生。我實在是覺得這鱷魚皮袋在我家。一日宛如祖宗的罪惡。加重一日。使我寢食難安。早些兒還了他們。我心中也覺得安穩一些。所以我請先生幫着我。早了結此事。看官們要知道。這位瓊林姑娘。可算是個最賢明的人。他此刻

但問是否哥江脫利波的子孫不問是誰要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無論怎樣深仇宿恨的人亦都不管這是他一個決心所以不願知道他姓名是誰這一天柯遜老律師辭別仙葩回家口中喃喃然說道好運氣好運氣真是個幸運兒無端又得着這樣的大家產世上的人誰不羨他慕他呢真是個幸運兒真是個幸運兒不談老律師回家且說饒楚芳待柯遜律師去後他到仙葩姑娘的屋子裏來只見他顏色發青確有病容仙葩還和他親切的說道楚芳姊你的貴恙如何我瞧你顏色很不大好看咧楚芳道原是但是姑娘却有喜色是怎麼緣故啊仙葩道你從前也聽得我們講那鱧魚皮袋的事嗎現在尋着了原主人咧那哥江脫利波到底是有子孫在那裏剛纔柯遜老律師來已訪得這人我便把那鱧魚皮袋還了他豈不是心上卸了個重擔嗎那時饒楚芳耳中聽了仙葩之言那兩腳早已立不穩便自倒仆在牀上了嚇得仙葩和侍婢趕緊扶持送他回房也不知道他聽了仙葩姑娘的話兒纔如此呢還是他本來病體如此呢那饒楚芳一到自己房裏宛如害了歇司推里病一般只在那裏自言自語道懊悔啊懊悔啊我不知道碰到了什麼惡年惡月遇着這種事與其如此倒是不生在世界的好咧仙葩聽得他這樣嘆語纍纍也覺得無趣而且又怕他說出什麼不要人聽的話兒來便攜着侍婢匆匆出去又把房門給他關上了一任他去說什麼也不能聲音洩漏到外面停一會兒他自己仍出外散步因想鱧魚皮袋的事總算有了着落了只是羅玉英到底往那裏去了還是一樁放不下的心事更有江南田到處亂說我應該向他開談判責問他不該如此一路思想漸漸又走到美術館中瀏覽了一番回到家中那侍婢却送上一封信來說是饒楚芳夫人吩咐送上他已經不在這裏了仙葩道怎麼不在這裏了侍

婢道一切行李早已收拾停當雇了一輛馬車載着去了仙葩道他不是有病嗎侍婢道有什麼病我要留住他他灑開我手飛跑而去比沒有病的人還健步咧仙葩到了自己屋子裏把信拆出來一瞧只見上面寥寥數語說是自到貴府頗蒙姑娘青目非常心感但是今日之事也出於萬不得已我惟自己引咎而已柯遜老律師處我別有信去關照云云仙葩把信讀了幾遍究竟也不知道他爲甚要逃遁但是凡未出閣的姑娘們既沒有母親照例不能獨居須有個伴娘這事已成了個風俗習慣況且此刻江南田正在各處放我的謠言現在伴侶的人又沒有了豈不更教人多說話嗎想到那裏覺得這倫敦繁華都市真不可以一朝居想我還是早早的還瓊林島去罷心中所放不下的就是那羅玉英不知往那裏去了誰知正想羅玉英羅玉英的消息來了那婢女便送進郵政局一封信來瞧着消印却不是那在倫敦發的仙葩連忙拆開來讀下只見上寫道

仙葩女士慧鑒倉猝出都未得趨前一握別良用悵惘惟邇日不嘗剖吾胸臆於女士之前乎我將蕩滌瑕穢以返我清白之躬耳倫敦囂且塵上實爲污穢之空氣我呼吸之乃至墮落若此今瞻望前途殊爲我失敗之生涯誠不堪回首之地也矧我以不善治生而生計遂來困我生計之後則有無量數之魔鬼來相擲揄我將以何法與之奮鬪耶我今不得不舍此而求立身之道若其略有端緒我再以所居住址飛報知己若其天不相我則我亦無顏以對企望我成名之人矣塵寰擾擾失我一人又與世界何損乎惟有一言將忠告於女士之前女士爲今世福慧雙修之人而我乃妄爲女士抱憂者則此都市之空氣蓋充滿詐僞之微生物也

仙葩。瞧。到。那。裏。不。覺。微。微。歎。了。口。氣。暗。思。羅。玉。英。宛。如。親。瞧。見。我。現。在。所。處。的。境。地。不。然。他。怎。麼。能。體。貼。得。到。呢。便。又。讀。下。去。道。

若。女。士。者。如。天。仙。化。人。而。羣。魔。懂。懂。方。思。百。計。迷。惑。寧。能。不。墮。此。詐。僞。之。網。迴。想。我。一。吸。此。惡。濁。之。風。直。沈。悲。慘。之。淵。幸。賴。女。士。一。言。救。拔。而。出。今。日。能。否。復。我。自。由。尙。在。不。可。知。之。數。而。忍。令。接。我。者。之。亦。墮。此。詐。僞。之。網。而。不。能。解。脫。乎。我。離。此。倫。敦。而。去。百。凡。無。所。掛。慮。獨。惜。去。女。士。遠。萬。一。女。士。有。何。危。險。乃。不。能。奮。身。救。護。雖。然。人。將。笑。我。自。救。之。不。能。而。尙。暇。救。人。乎。然。而。耿。耿。此。心。我。殊。未。能。已。也。我。今。瞻。星。斗。而。望。京。華。直。欲。掬。此。一。片。愚。忱。於。女。士。之。前。須。知。輓。近。人。心。叵。測。我。所。目。爲。至。親。愛。之。人。亦。卽。至。危。險。之。人。非。十。分。加。以。省。察。則。雖。何。人。以。如。何。之。請。求。殊。未。可。承。諾。也。我。自。憐。實。不。應。作。是。言。然。我。乃。出。自。至。誠。願。女。士。恕。而。鑒。之。

仙葩。瞧。完。了。不。覺。得。眼。圈。兒。一。紅。心。想。難。爲。他。全。爲。我。打。算。只。是。你。難。道。還。不。知。我。的。心。嗎。你。既。要。離。開。倫。敦。便。和。我。說。明。白。了。去。有。怎。麼。不。可。以。嗎。現。在。又。沒。有。居。處。我。可。知。道。你。在。那。裏。呢。轉。念。一。想。他。和。江。南。田。的。關。係。還。沒。有。斷。江。南。田。必。然。知。道。他。的。所。在。我。去。詰。問。江。南。田。便。了。可。憐。仙。葩。渴。欲。知。道。羅。玉。英。的。住。址。却。忘。了。自。己。足。踏。危。險。之。淵。了。

## 第二十章

我。今。又。講。那。江。南。田。現。在。是。怎。麼。樣。子。他。的。臉。上。宛。如。夏。雲。多。峰。時。刻。可。以。變。成。險。惡。之。狀。他。不。發。一。言。只。在。屋。子。裏。繞。圈。子。也。不。知。道。他。胸。中。是。甚。麼。意。思。有。時。見。發。怒。之。狀。有。時。見。失。望。之。容。他。桌。子。上。有。幾。

封已經開拆的信兒第一封是他的債主向他索債信上說催促過好幾次了如何戰書雖急不開封呢第二封信是那「新藝術」雜誌的印刷所裏來催稿子說再要不送來這一期便來不及出了他却喃喃然自言自語道這幅畫沙步梨不知賣出去了沒有賣了出去有了五千圓還可以活動活動但是這兩封信還不打緊那第三封信却是唐奇夫人的絕交信他說我受了你的欺哄到瓊林姑娘那裏去道賀那知全沒有這事幾乎教我下不來你這人說謊不老實是我生平最恨的我從此後不和你往來雜誌上的寄稿限到上一回為止他想阿呀小說家做不成了再瞧第四封却是柳笛孃寄來的信上說拙作前蒙屢次採錄殊深感謝今幸各文藝家頗相見招貴雜誌之投稿以前號為限嗣後不復為人作嫁徑以己名發表望足下鑒原是荷江南田瞧了心想這怕又是仙葩在那裏弄鬼給他出這個主意這一下子詩人的名譽怕是要剝奪了誰知他正在心焦的當兒又得了一封信他只把信面上的字一瞧就知道是羅玉英寄來的了他心中暗暗的自己禱告道那小說和詩於我還沒有大傷害我最要緊的是畫想他和我離開了好幾天了這一次信來定是前天得了我這一千圓所以如今又有什麼好畫題來報告我了他連忙拆開信來一看也只有寥寥數語他早把那信兒撕了個粉碎大罵不止你道羅玉英信上是怎麼說他道從今以後我作畫的關係和你斷絕了從前你送我一千圓的支票我早已丟在火爐中燒去足下的金錢還是好好的在你銀行裏沒動過分毫我今後對於你沒有什麼義務從此後你走你的路我行我的道便了他那信文句雖極簡短意義却甚明白江南田早自坐在椅子上擡身不起忿忿的道這個原因都由瓊林仙葩而起似那唐奇夫人柳笛孃羅玉英都是我這邊的人却不想他都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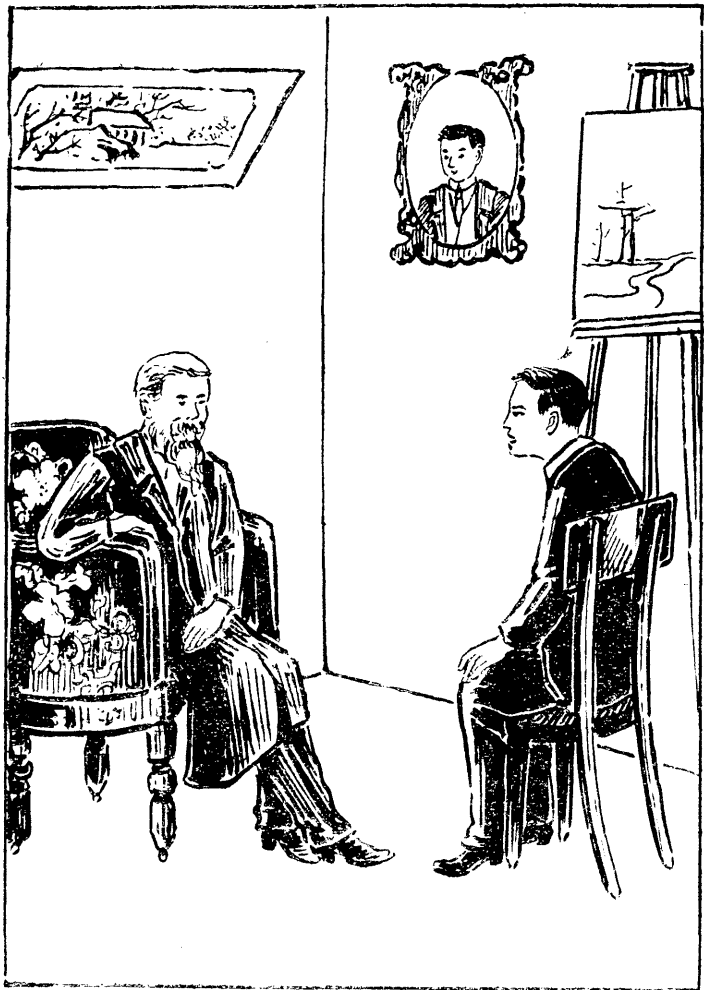
害了我的事。我和他難道宿世裏有什麼冤仇嗎？正在想時，卻又來了一封信，不想江南田那裏的書信竟如此之多，拆開來一瞧，上寫道：

我已自瓊林姑娘處飄然而出，不能再居此間。其詳情當於明日之午後到尊處面談。君讀此書，望勿叱怪我也。楚芳手啓。

他瞧了，暗思楚芳的事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然而總沒有好事情可揣測而知。那時他家中一個老蒼頭恭恭敬敬的送上一個名片來，却是柯遜律師來訪江南田。江南田想這老頭兒輕易不能上門，這又是什麼意思了？且請他進來了。再說柯遜律師進來了。江南田還是執着弟子禮尊他一聲。先生請他上坐。柯遜律師却放出老師的臉兒來，便道：江南田君，你怎麼把饒楚芳這樣無責任的女子推薦於老夫？你可知饒楚芳昨天竟不別而行，出了瓊林仙葩家，這個樣子竟和逃走無二。你想我有這老臉對得起瓊林姑娘嗎？江南田搔着頭道：他也並不是那沒有責任的女子，其中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待我盤問他，必使老先生過得去。老律師道：這也不必說了。我今問你：我今天來是探聽一件事的。請問你那令祖母家是何氏？你可知道嗎？江南田道：我知道。母家是姓哥。哥江老律師道：姓哥江嗎？不知道他的父親是喚做什麼？江南田道：聽說是名喚哥江脫利波。老律師道：真個真個，這就不差了。江南田詫怪道：老先生是探聽的什麼事？柯遜道：到應該告訴你的時候，定然子細告訴你。現在我只問你是否哥江脫利波的血統罷了。江南田道：現有傳家的聖書為證。原來英國的風俗，每一家人家定有歷代相傳的一部大聖書，就在這第一頁上，把一代代的主人從自己的血統和家族的生年月日寫在上面。這聖書便就和



家譜一般。柯遜道果然聖書上有這個名字嗎？江南田道還是吾祖母在日親筆所書。現在火爐架頭上我去取來。柯遜道既然如此，這還有什麼虛話嗎？可也不必取來。我且問你：這祖母故世幾年了？江南田道：距今十三年前。那時我纔一十五歲。柯遜道：你還記得他情狀嗎？可有什麼肖像？江南田道：有。老律師道：你聽得你祖母曾講起哥江脫利波的事嗎？江南田道：也偶有聽得。不知是那一種的話？柯遜道：就像那年輕時代會到印度去謀事的話。可聽得過嗎？江南田道：沒有。只知道他做股票掬客很多。幾個錢。柯遜老律師道：在印度收賣



寶石歸國時候，在中途失去的話，或者海船遭風爲人救起的話，也會經說過嗎？江南田道：這個話我也不能記憶了。柯遜道：關於哥江脫利波的書類，你那裏還有留存嗎？江南田道：沒有。柯遜聽了，不覺自言自語道：差是不差的了。只是遺產請求的權利，却是一毫沒有。江南田道：是何等樣人？剛纔聽得老律師的

話已在那裏疑惑如今聽得他自言自語愈覺可疑便道剛纔先生所說的話莫非是哥江脫利波遺有財產要搜尋承繼的人嗎老律師笑道現在這事還沒有眉目非得確實決定了不可告訴本人江南田一雙貪慾的眼睛發出盼望的光來道我可有希望嗎柯遜道現在說不到此其實柯遜老律師早知道這巨大財產必歸入江南田之手但是不肯說明把個江南田說得心癢難搔便道老先生到底我那外曾祖父的遺產在那裏柯遜道那裏有什麼遺產決非遺產江南田道不是遺產是什麼老律師道這是一個人要探聽出哥江脫利波的子孫贈他一件東西這是他私人隨意的贈與江南田道可不是吾外曾祖從前施恩於他他如今來報恩嗎柯遜道這也有些不同之處總之將來確定了你可得意之外物便了老律師故意說得輕輕的因爲尙未決定事成了使他喜歡增多事不成使他失望減少江南田道使我觉得意外之物嗎想必是貴重之物或者是金塊柯遜律師聽了呵呵的笑道金塊金塊現在且不必說他江南田道剛纔聽先生如此說法想必定然是個鉅價之物可值得一萬圓嗎柯遜又呵呵的笑道你想他一萬圓嗎這一萬圓就滿你的慾望嗎江南田道不知何時纔能領受此鉅價之物我現在真似涸轍之魚呢老律師道不久就可給你領取江南田道這一萬圓的估價不致減少嗎老律師帶笑帶說道一萬圓一萬圓你的慾望是一萬圓待確定了我再來招呼你罷老律師匆匆自去那時江南田臉上頓增喜色想柯遜老律師決不能哄人他說值一萬圓的必不致短少這時他立刻寫信打電話到各債主處說尊欸在兩三天內必定出來料理決不爽約這個當兒他那蒼頭又進來了說是外面有位女客請見江南田想別是那唐奇夫人又來了皺着眉頭道聲請進來誰知却是仙葩姑娘他想合是我

運氣來咧正在窘急之中却有人無端送上一萬圓的贈物現在瓊林仙葩又自己走上門來多分這裏頭定有吉兆在內他想昨天他雖罵我今天我倒要歡迎他便恭恭敬敬的立起來道瓊林姑娘難得你貴人到此昨天在國民美術院已蒙教訓今天怎麼又降敝畫室來了原來仙葩今天到此他心中早定了個決心不覺得朱顏暈霞星眸閃光說道江南田先生我有句話要責問你不是你在外面揚言說和我訂有婚約這話可是你說的嗎你們男子家輕輕出口可教人家喫得住嗎江南田道姑娘息怒我那裏有這話仙葩道這是唐奇夫人說的唐奇夫人可以作得證人唐奇夫人受了你的哄騙還向我進祝詞說是你和他講的江南田道這又奇了我自從昨天和姑娘在國民美術院別後也不會遇着唐奇夫人仙葩道你早就在那裏揚言了也不是昨天的事江南田道這都是唐奇夫人鬧出來的或者出於他自己的推察便向姑娘述這個祝辭我又那裏知道仙葩冷笑道你也不容曲辯我和你爭論也無益唐奇夫人也決不如你所說這樣的冒昧不過從今以後你不許再說這話并且不許你在人前提及我的名字江南田笑道阿呀呀好嚴重的談判不但你不許道及婚約并且不許提及姑娘之名萬一提及了姑娘便怎樣的罰我呢這時仙葩見他這個樣子早已憤火中燒便道我又何必罰你我只把你欺騙之事告訴人家也就足了江南田却沉下臉來道我知道了你不必恐懼我就不提及你名字罷了只是你說我欺騙之事你到底有什麼證據我不提你的事你要是提及我事這便是你的欺騙仙葩聽他這話益發怒極了想我是並沒有什麼欺騙之事在人家眼裏他說這話宛似和他交換條約他不說我的事我也不許說他的事究竟我有什麼惡事倒被他挾制了豈不可氣當時仙葩已被他氣壞了便道我剛

纔這話難道委屈了你嗎？想你還沒有忘却前夜開試演會的那一天，那試演的戲曲便是你想纂取的。柳本初脚本他妹妹的詩，便是你據爲己作的詩，你的小說却是唐奇夫人所作，難道都是我謊言嗎？江南田又笑道：你說了半天證據，何來沒有證據，便是無根之談。仙葩道：證據嗎？證據嗎？他一雙慧日向室中一瞧，只見那邊橫着羅玉英畫的一幅橫屏仙葩，是早認得羅玉英所畫的，便走到那幅畫前，嚷道：證據在此，證據在此，這一幅畫便是絕大的證據。江南田道：怎麼說這畫便是個證據？仙葩道：這畫我就認得是羅玉英畫的，却用了你江南田的名字披露，可就不是一個證據嗎？江南田呵呵的笑道：姑娘你別鬧笑話了，前夜在姑娘那裏，却也會拜見羅玉英君的畫，知道個大概，姑娘要知道外面仰慕我畫名，仿我畫風的人可也不少，這也怪不得他們，凡是一個真的，便有一個贗的，魚目混珠，是世界常有的事，就似那柳笛孃，便把我的詩當做自己的詩，姑娘把我的畫認做了羅玉英的贗本，自然要誤會了他，自己知道被人窺破了，却還發那大膽的論調，仙葩想這人可謂顏之厚矣，却也笑着說道：江南田，你不用強辯，我說出來時，你就明白了，我且問你，這一幅畫是何處的景色，你能回答嗎？却是五年前羅玉英到紫琉璃羣島來的時候畫出來的，你可知這是羣島中那一島的风景？這畫中女郎又是誰？其實却是五年前的我，你把來一比較，就應該明白了，可知縱瞞得過衆人，却瞞不過我江南田，被他頂住了，早一句話開不出口來，顏色已經變了。仙葩却還繼續的說道：我知道你要把這幅畫送到第二次展覽會裏去，當一個出品，到那時候，我只要立在這畫幅之前，告訴我的友朋說：這幅畫是吾友人羅玉英所繪的，到那時，你便對我起訴說：我毀壞你名譽也聽憑你，我却不怕，因爲到頭來終也顯出一個皂白來，可

見。世。界。上。的。事。真。事。假。不。得。假。事。也。真。不。得。呢。江。南。田。聽。了。仙。葩。之。言。一。言。不。發。却。慢。慢。的。把。身。體。移。近。到。畫。室。的。門。口。用。手。指。一。撥。那。門。却。已。鎖。了。原。來。仙。葩。今。天。到。這。裏。來。却。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要。來。責。問。江。南。田。如。何。在。外。面。亂。說。一。個。意。思。却。是。要。來。探。聽。羅。玉。英。的。住。址。誰。知。說。話。之。間。越。打。越。急。再。沒。有。可。以。詢。問。羅。玉。英。的。問。題。就。是。問。他。眼。見。得。他。也。不。肯。說。了。現。在。江。南。田。忽。然。行。近。畫。室。之。門。無。端。的。下。了。鎖。仙。葩。到。底。是。個。年。輕。姑。娘。家。心。中。不。能。不。恐。怕。便。道。你。把。門。鎖。了。是。甚。麼。緣。故。那。時。只。見。江。南。田。嬉。皮。涎。笑。的。已。換。了。一。副。態。度。却。道。仙。葩。仙。葩。如。今。我。們。可。談。到。婚。約。上。去。了。仙。葩。聽。了。又。怒。又。急。便。說。道。你。這。個。行。徑。還。算。是。上。流。人。物。嗎。簡。直。是。個。惡。徒。江。南。田。道。既。然。如。此。姑。娘。今。日。何。必。來。訪。問。惡。徒。呢。這。是。你。自。招。的。侮。辱。仙。葩。道。你。敢。向。我。無。禮。嗎。快。快。開。門。江。南。田。道。在。這。個。屋。子。中。我。是。主。人。萬。不。能。聽。姑。娘。的。命。令。仙。葩。仙。葩。誰。引。你。進。這。個。屋。子。來。你。一。個。未。訂。婚。的。姑。娘。又。沒。有。保。護。人。却。自。己。跑。進。未。婚。的。孤。男。室。中。也。沒。有。一。個。伴。這。豈。不。是。自。招。侮。辱。嗎。我。現。在。沒。有。別。的。事。只。求。姑。娘。答。應。了。我。的。婚。事。然。後。放。你。出。去。從。來。訂。婚。的。當。兒。小。有。喧。譁。及。至。後。來。又。大。家。愛。好。起。來。這。先。例。一。向。是。有。的。我。此。刻。門。已。鎖。了。任。憑。你。怎。麼。樣。向。我。吵。鬧。人。家。也。聽。不。見。了。縱。使。有。人。來。訪。我。在。外。面。敲。門。知。道。我。和。你。二。人。在。裏。面。也。不。進。來。了。從。此。瓊。林。仙。葩。和。江。南。田。訂。婚。的。事。也。便。傳。出。去。了。這。時。仙。葩。也。後。悔。不。迭。不。該。身。入。重。地。到。他。的。畫。室。中。來。如。今。做。了。他。的。俘。虜。了。然。而。江。南。田。到。了。這。個。地。位。真。是。一。不。做。二。不。休。也。教。無。可。如。何。他。想。仙。葩。一。出。此。室。便。向。人。家。宣。布。我。的。祕。密。起。來。我。還。有。法。子。可。以。抵。禦。嗎。所。以。瓊。林。仙。葩。是。江。南。田。最。可。恐。怕。的。勍。敵。現。在。想。要。在。他。未。出。此。室。的。當。兒。早。些。兒。想。個。法。子。處。置。這。事。要。教。那。自。己。的。祕。密。

## 第

## 二

## 集

不令漏洩在他口裏纔好。這時瓊林仙葩已如入籠之鳥，憑你怎樣怒罵江南田，也不發氣說。姑娘別罵罷。我和你商量善後之法，你還是要保全名譽，還是不要仙葩道。怎麼名譽不名譽，江南田道。自從姑娘到我室中，那屋子裏又沒第二人，又下了鎖也。顯見得無私有弊了。姑娘對於自己的友朋，縱有百口也辯不出一個清白。現在江南田和姑娘有關係的話，外面已經傳說紛紛了。所以有唐奇夫人的祝詞，此刻鎖了門，兩人在這裏密談，誰也不起這個疑心。況且我這門須要天夜了纔開。這裏的人又都是我雇用的，人總沒有幫著姑娘之理。你在這屋子中，或哭或笑，高聲呼喚，誰也沒有人來管你。此刻的瓊林仙葩却在我手掌之中了。那時江南田又故作柔聲下氣的音調道：仙葩姑娘，仙葩姑娘，請你允許了我的婚約罷。說時，身體又湊近一步。仙葩只得讓開了，只是仙葩讓開一步，他又逼近一步。那屋子已經鎖了萬沒有可以逃走之理。鑰匙又在江南田的衣囊之中，真是令人急煞仙葩。瞧他嬉皮涎臉的樣子，竟要向前撲抱，便喝道：你敢有一指觸及我的身體，教你別後悔。不迭江南田道：仙葩姑娘，何必如此動怒。又沒有人在這裏，你怒也無益。請你自己想想，在這個地方，你還是答應了罷。你若是不答應時，我這門却永遠不開。仙葩道：世界上有如此強迫求婚的嗎？我寧死不能答應你。江南田道：姑娘，何必說這死字。可知道一時求死也非容易之事呢？就是在這個屋子中，我有權力，豈能教姑娘輕於一死。我惟盼望達我目的，決不退後。否則我放出姑娘後，你便向我復仇。仙葩道：我不向你復仇，便了。江南田道：非有極大的保證，不可。仙葩道：怎樣是個極大的保證？江南田道：非姑娘允許我做個夫婦，便不能算是極大的保證。除非成了夫婦，我纔放心了。仙葩聽了心中恨極，却是無可發洩。江南田却又道：我知道姑娘心裏定然

別有人在。但是今天這一下子人家就懷疑心。姑娘一時也無從分辨。咧仙葩道：我一向貞潔，自持，你也未必能強污吾名。江南田道：你的自信心未免太盛了。但是今天的事情，你不肯答應，我也要強迫你。答應了說時，張着兩手如蒼鷹攫。

冤一般直撲仙葩。

第二十一章



可憐仙葩這時正似籠中之鳥，釜底之魚，四面一望，只見那屋子一面掛着古代的武器，甚多。原來那時候的一種流行品，好把古代武器作屋子裏的裝飾。都高高的掛在那裏。仙葩靈心一轉，想我不靠這武器，再也沒有別的方法，足以自救了。他仗

着身子靈捷輕輕的攀着窗子，將身一縱，便立在窗檻上，斜着身子，伸手去取那壁上所懸武器。江南田只管呆看，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看官們要知道這位仙葩姑娘從小兒生長在島中，每日在樹木山石之間攀藤捫葛，慣了的，算不得什麼事。現在仙葩在這古代武器之中，別的不取，單去取那一柄印度

大斧這斧頭上面是個風字形鑲着一個極堅的木柄仙葩手中一沉重趁着那勢連身子跳下來便兩手握住那斧原來仙葩雖是個女孩兒家他在十六歲時候一櫂出沒於海波之中究竟不是都市的婦人手無縛雞之力可比這時把一個江南田看得呆了他把身體向前僵僵了眼睛睜大了似乎將要飛出來那仙葩支着大斧走到江南田之前道你快快開門那時江南田舌根也木強了說不出什麼來仙葩再進一步道快開門嚇得江南田倒退一步這時仙葩氣概昂昂宛似大力士一般可笑那江南田原是個銀樣蠟槍頭早已縮做一團仙葩見江南田不答應道你既不開我難道不能自己開嗎轉身走至門邊提起印度大斧向那門用力劈下只震得屋子搖動震天價響那門雖堅固怎經得仙葩幾斧頭已裂了個大縫嚇得那看門老頭子關緊了自己的門連氣也不敢透一絲兒不轉瞬間門已開了這門不是自己關的却是借重那大斧已開了個出入自由的大窟窿仙葩方纔安心支着那柄斧頭笑向江南田道這可好了那門關如未關了誰也不疑心我和你有什麼秘密話說我今且問你你可知道羅玉英住居何處江南田驚恐之餘身體兀是在那裏震顫今見仙葩向他責問便啞着喉嚨道我我全不知道羅玉英的所在仙葩道我不信你這話又哄人了江南田道委實他就有信來也不會載着住址仙葩道既如此我就白問了你咧這斧頭我就還了你當時仙葩放下這斧頭便在這出入自由的大穴中一縱身跳了出去揚長自去把個江南田看得呆了半晌開不得口只坐在椅子上出神誰知這個當兒來了一人此人是誰便是饒楚芳他見了這門詫異道咦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江南田雖見了饒楚芳却一毫沒有神氣他正想從此以後名譽掃地我的畫我的詩我的小說來源既絕我往後却怎麼樣想個立



身之道。往日的天才名譽。怕從此要破裂了。所以他只是歎息。神情頹喪。宛似瀕死之人。饒楚芳却是沉着。的態度。向四邊望了一望。見那邊橫着一柄大斧。又瞧瞧那門上的人。窟窿便不禁呵呵的笑着。這裏好像是地震過的。怎麼弄得戶坍門倒。像個怎麼樣。子又走至那柄大斧之前。用力抗着。很重。笑道。這裏的地。震。想。就是這斧作祟。咧。你却還蟄居在這裏。不很險嗎。停了一會。又道。這個門。怎麼不早修復。好了。難道還留在這裏做幌子嗎。便喚那看門的老人。道。你把這門。立刻雇匠修理好了。這裏懸一個門帘。就得了。指揮一切。宛同這裏的主婦一般。江南田也一任他所為。不發一語。楚芳待老人去後。纔用一手搭在江南田肩頭。說。你是男子漢。何苦頹喪到這般田地呢。江南田歎了口氣。道。咳。你難道不知嗎。楚芳道。怎麼。不知凡你一舉一動。我都知道。總之。你這天才。是做不成了。江南田只是歎氣。楚芳道。歎氣就了事嗎。便是失敗。也要振起精神。再接再厲。纔是道理。江南田搖頭道。我是再想不出什麼主意了。楚芳楚芳。我如今惟有逃走之一法。幸而今天柯遜老律師說。我有一萬圓的遺產。在兩三日之中。可以付我。此外。這畫賣去。可得五千圓。我將收得此款。立刻避往外國。再想立身之法。請你另外謀事。或者仍回劇場。自謀生活之道。日後再團叙罷。楚芳却不慌不忙。說道。這就算最後一條路嗎。江南田道。此外實想不出好法子。楚芳道。只要有錢。就可辦事。從前不是你說有三萬五千圓。就好辦了嗎。江南田道。果然有三萬五千圓。自然足以救急。於一時。無奈只有一萬五千圓。尙少二萬圓。咧。只見楚芳從懷中取出一物。擲在江南田面前。道。有這東西便好了。江南田取在手中。一瞧。却是本銀行支票簿。是饒楚芳名下存金四萬圓。江南田反復看了幾遍。一些兒無誤。跳起來道。咦。真是四萬圓。你從那裏得此巨款。楚芳道。你別問我。

只問你有了這一筆款子還穀不穀。江南田道穀穀楚芳登時擺着有錢的架子來了。道：「只要你穀了，就可不必憂慮了。當初你有錢，我沒錢時，你是主人，我要聽命於你；現在我有錢，你沒錢時，我是主人，你應該聽命於我了。」江南田今見楚芳有這鉅款，早已喜得心花亂放，便道：「依你，依你。」又問：「你到底那裏得來這一筆鉅款？」可是向仙葩姑娘借來的嗎？楚芳道：「難道不許我自己有的嗎？」江南田陪笑道：「不是這般說，一向不會聽得你有如此鉅款，所以問問你的來歷。」楚芳冷笑道：「哼，我倒問問你，你把自己得錢的來歷，也曾說明過嗎？」停了一會兒，又道：「你放心罷，我所得的錢，終沒有利你一樣，手段卑劣就是了。你以為像你一樣的人，弄錢的手段也和你一樣，我是一個有錢的，伯母傳給我的遺產，你要是不放心，就不用也好。」江南田慌忙說道：「我那裏有什麼不放心？」楚芳那時就擺出有錢是主人的架子來道：「有了錢，就沒有難事了。你的雜誌上就該預備下期是誰的畫，誰的詩，誰的小說。」江南田道：「我想把這個停刊了，再換別的職業，便了。」楚芳道：「如果如此，你的名譽可不犧牲了嗎？」江南田道：「這是個無可奈何之事。」楚芳道：「依我說，你必要保全原來的名譽，從前爲的是沒有錢，現在有了錢，再捉幾個新魂靈，便了。」江南田道：「怎麼喚做新魂靈？」楚芳道：「像那羅玉、英、柳、笛、孃，都是你從前的魂靈，你靠着這魂靈，纔能發揮你的天才，現在舊魂靈可不行了，趕緊捉幾個新魂靈來。」江南田道：「用何種方法呢？」楚芳道：「你別管，只聽我調度便了。」我從前在戲院子裏所用的畫家、詩人、文士，可也不少，都和戲劇有關。這種人出世，既早，最易籠絡，沒有事兒趕，都在戲院子裏混。可知這個演劇社會就是個魔道，一投身入其中，再也拔不出腳來，只是愈陷愈深，終身做了他優伶和開戲院主人的奴隸。此等奴隸，據我所知道的，不下幾十人，各各不同，有的是

墮落不堪。天天入於醉鄉。自己的著作。酒醉以後。也都不管了。用他的名也好。不用他的名也好。他們真是價廉物美。在你那裏。每首詩。還要一圓兩圓。我這裏隨便給他幾角錢。就是了。他們得了錢。也無非爲下等的游蕩。或者足殼他吸烟之需也。便滿意。並無奢望。這種魂靈捉幾個來。可不是好。江南田道果然有這等人嗎。楚芳道。豈但有這等人。要幾十個人。也容易。這等人。便是我的機器。一般教他怎麼樣。便怎麼樣。只要定下來。是何等貨色。便可教他摹倣。贗造。江南田道如此說來。這等人。可不是個天才嗎。楚芳道。本來是個天才。不過他墮落了。入於不幸之中。你要知道。現在世界上成功的天才。都是迎合世人。所謂曲學阿世。從取巧中來的。要是真正的人才。動與世忤。最易墮落。江南田聽了。默不一語。楚芳道。現且我去辦辦。看該是怎樣的。詩畫小說。應得如何的報酬。請你過目便了。江南田道都依你。都依你。楚芳那時趁着這個機會。便道。我還有個條件。要向你提出。我索性直說了罷。說時在身邊掏出一紙廣告。文說道。請你把這個登載在一禮拜的泰晤士報上。原來這一紙廣告。就是三年前江南田和饒楚芳秘密結婚時的登記。他特地鈔出來的。只是結婚已經三年。到今日纔登廣告。可不教人生疑。江南田聽了。這個條件心中便覺躊躇起來。楚芳見了。却心中老大不快。他說。你別忘記了。啊。從前你要託我向仙葩告借三萬五千圓說事成以後。你便披露我們結婚之事。使我正式成爲江南田夫人。不是有這個約嗎。此刻我並未向仙葩借錢。是我自己的錢。可以儘你揮霍。你却答應了。江南田道。並不是不答應。你人家傳爲口實。爲何當初結婚了。不披露呢。楚芳道。我們只說爲尊親屬的遺囑。所妨礙一時。不能把夫婦的關係披露於人。我們也不必詳細說明。但說從前如此。到了如今。這個妨礙突然消滅了。所以把這事說明。

第

二

集

人家聽了宛同小說上的奇緣才子佳人的遇合必有許多曲折大家要當作軼事談咧江南田道好好你怎麼却想得許多楚芳道現在我們的場面是最要緊你把這馬車索性賣掉了去買一輛摩托卡車江南田夫人大活動了纔可以驅使那多少魂靈江南田道正該如此饒楚芳道你那雜誌我可以代你經營依我說第一要通俗多載有趣味的稿子只說把內容改良把許多斷絕關係的文件借此抽去你要是通俗了便可多銷多銷了收欸既豐價值亦增江南田道不差楚芳道這個屋子中應該裝飾一個美術室出來這是我的一個交際術你瞧不到一月中江南田夫人的美術室中成爲一個美術家的中心點譬如買畫及賣畫的人都要到此地來走走求各種古美術品的外國漫游客那有不到之理凡是美術界知音的人都要來瞧瞧他們要是交易成了我們便可天然得一康密興（譯意卽佣金也）可不是好江南田不覺躍起道通極了通極了楚芳又道而且每逢禮拜六我便規定個請客的日子召集許多藝術家會集在一室之中江南田不等他說完便連聲道好楚芳却又謙遜道我們做這等事到底也靠着你是個藝術界的大天才有了你這樣的名譽我纔敢於做這事江南田道我要不失這信用便好楚芳道你這天才的名譽好好兒保守了一時還不至於破壞以後你只在這個美術室中見了客少開口多點頭你點點頭人家自然信用你了江南田道我知道我知道楚芳道那時我把捉來的靈魂教他將種種美術品鑑定每天晚上鑑定以後你却要牢牢的記在心中到了白晝就把那魂靈所鑑定的供來客的質問江南田道使得使得楚芳道你此刻自己不大要作畫一則可以擡高身價二則藉此可以藏拙江南田道不差楚芳說完了又歎口氣道我們的計策雖然也很精密然而到底

呢。總是個欺詐行爲。江南田低着頭道。原是楚芳道。我是向來從沒有把欺詐手段哄人的。現在因爲了你也做這欺詐生涯。咳。你也知道裁判所的事嗎。江南田道。我有律師的資格。怎麼不知道裁判所的事。楚芳道。咳。我現在却想一件事。來了。從前我在一個鄉村的劇場演一齣戲。那戲中情節是一個女子爲着虛榮心。幫他的情夫。營那欺詐的事。這裏頭有法庭一幕。我所扮演的就是那虛榮心的女子。那舞臺監督怕我的表情不能描摹盡致。恰巧這地方也有這樣的一件案子。告到地方裁判廳裏。他便教我去旁聽。我見被告席上立着那女子和情夫一衆陪審員和旁聽人。都有憎厭之意。便是律師也不和他表同情。江南田道。這個已過的話兒去講他。則甚。楚芳道。你且聽我說。下我當時見了心中很害怕。想他不過爲一時虛榮心所驅迫。以致沒有一個人瞧得起他。如今想來。那個女子很像我。這個男子很像你。江南田聽了厲聲道。呸。你怎麼講起這話來。便是做這事。又不是你一人做的。你又何消怕得。楚芳道。好將來萬一到裁判所去時。決不是我一個人到庭。總要和你同立。在被告席上。江南田道。不許講了。越說越背晦了。那裏便有此事呢。

## 第二十二章

却說江南田。今天正在無可奈何之時。却遇了饒楚芳。平白地擲出四萬圓的支票簿來。正是一個大救星。不過他還念念不忘那仙葩。想和仙葩鬧了一場。他難道便罷休不成。因此便向楚芳道。你的種種安排。我都佩服。只是仙葩那一方面。我總不安心。他是知道我祕密的。怕他却要告發。楚芳道。你放心罷。我瞧仙葩却一心在羅玉英身上。他若披露你的祕密事。在你果然有損在羅玉英。却未必有益。他爲着投

鼠忌器起見我瞧他一定決不說出來江南田道果真如此嗎楚芳道我瞧仙葩這人做事十分精細他就是調查你那種種秘密十分苦心他只在你面前說破向着別人從沒吐露半句楚芳如此說了江南田方纔安心今天是感激饒楚芳到十分便道楚芳你今天來了把我前途的黑闇照耀光明我叨着你的光錢也有了名譽也保全了以後一切的事全仗着你指揮我們纔可以在這個社會中奮鬪呢說着抱着他身體親了一個吻到了明天那新聞紙上果然江南田和饒楚芳三年前結婚的廣告發現了凡是知道江南田的人都覺着希奇全倫敦的餐館中都談論此事當做一件奇聞江南田想這事不告訴人家其中未免有些兒暗昧便寫一信給柯遜老律師信中說凡我一切事情常蒙先生提撕此番結婚之事不能不把下情稟告就是和饒楚芳三年前訂下婚約一事實因爲着尊長的遺囑妨礙所以瞞過了世人現在那阻礙已經消除了我們的愛情可以完成眷屬所以把夫婦關係披露於世還請先生原諒柯遜老律師讀了這封信把來向桌子上一丟說這干人家什麼事呢原來這位老律師除了自家職務以外餘事都不關心要講江南田這封信其中可疑之點正多但是他也不管却笑道這厮如今可以接近仙葩了誰知他却並不心在仙葩便笑道也好明後日這個鱈魚皮袋就要引渡了這個五十萬圓以上價值的東西教他一個獨身人喜歡還是讓他夫妻兩人共同歡喜的好不言老律師自言自語且說這兩天中江南田新夫婦到了各處宴會之場大都圍住了他兩人有的向他進祝詞有的質問他種種事情江南田已經得他夫人傳授心法教他少說話多點頭人家見了都說江南田宴爾新婚有說不出的歡喜有的說他成了夫婦三年沒有同居如今自然是分外的歡喜了也有的人故意的問道夫人

你怎麼當初的都不充却充做一個寡婦來和江南田先生不覺得有些兒不吉利嗎楚芳道這教做出於無奈却是其中另有一個作用好在江南田先生是開通人物他並沒有什麼忌諱的看官們要知饒楚芳是劇場中一個女優他的口齒伶俐是習練慣了的人家有什麼問他總有什麼答而且他那應酬週到人家自然歡喜只這兩日之間已經得了許多要好的友朋饒楚芳不是預定的逢着禮拜六日他自己在家裏請客便約着許多新客到江南田的畫室裏來除了交際時間以外還要千方百計去捉那一種靈魂可就算得很忙的了轉瞬間又過了兩天那天果然柯遜老律師來喚江南田去了江南田本來盼望了好久因為想今天定然爲了哥江脫利波子孫的關係一萬圓價值的遺產可以引渡了便急急的來到老律師事務室中柯遜律師先請他安坐了然後和他說道今天對於足下有一種你愛聽的話有一種你不愛聽的話現在我先說一種你不愛聽的我前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相楚芳夫婦的關係但是你當初怎麼瞞着我說他是個青年嬌婦江南田道這實在是個不得已的苦衷爲了尊長的遺囑無可如何要請老先生原諒柯遜律師道我想你瞞着別人罷了却不該瞞着老夫江南田道原是原是學生一時却没有在老先生前說起如今頗覺抱歉老律師道既往不咎過去之事我也不用追究了不過這也關於我的信用好端端的推薦給瓊林姑娘了怎麼又不別而行教我有怎一副老臉去見瓊林姑娘嗎江南田道老先生責備得不差只是這裏頭有種種難言之隱學生告個罪罷原來老律師是個最坦直的人說過了胸中便沒有了便道你既謝了罪我就也不多說了現在可就要講到你愛聽的話了江南田聽了心中早咽了一口饒唾拉長了耳朵聽老律師講老律師道今天和你說的便

是哥江脫利波之事現有與你之物却是個很大的價值你該感謝江南田道感謝感謝真實的感謝只是這到底是何物件幾時可以給我那柯遜老律師見他越是性急却故意盤旋宛如做小說的人不肯



竟。是。誰。家。女。兒。江。南。田。道。上。回。不。是。和。老。先。生。說。過。了。的。嗎。是。哥。江。脫。利。波。的。女。兒。柯。遜。道。喚。甚。名。氏。江。南。田。道。喚。做。蘭。孃。柯。遜。道。既。然。哥。江。脫。利。波。是。你。的。外。曾。祖。你。該。有。尊。敬。他。的。觀。念。江。南。田。道。自。然。該。尊。敬。他。并。且。他。有。遺。產。流。傳。到。子。孫。如。何。不。記。念。他。柯。遜。道。你。也。頗。思。想。他。的。遺。產。嗎。江。南。田。道。怎。麼。不。想。

直。直。遂。遂。一。口。氣。告。訴。了。人。家。却。一。枝。筆。只。管。迴。旋。曲。折。也。不。管。人。家。氣。悶。如。今。老。律。師。也。是。如。此。便。道。這。是。件。什。麼。東。西。我。今。暫。時。不。告。訴。你。總。之。這。東。西。已。經。沉。入。海。底。重。新。再。浮。上。海。岸。來。的。了。你。也。想。得。出。是。何。物。嗎。江。南。田。道。我。那。裏。想。得。出。這。不。是。老。先。生。給。我。一。個。啞。謎。嗎。老。律。師。道。你。別。性。急。總。有。明。白。的。日。子。我。今。問。你。的。祖。母。究。



柯遜道：「你可知道他在印度時曾積着多少的財產嗎？江南田道不甚了了。柯遜道：他在印度是個非常勤勞的人，後來入了一個王國國王待他非常的好，除俸金之外還送他多少的東西。當時那地方沒有銀行，更沒有匯兌之法，爲着取攜輕便之故，他却買集了許多寶石貴重之物。江南田道妙極，這話倒很有趣。老律師道：有味道事正多，咧請你聽我講下。他把那寶石類都裝在一個鱔魚皮的袋內，把袋掛在頭頸裏，然後附船回國。這個話曾經流傳下來嗎？江南田道此次還是聽了先生所講的話，第一次知道。老律師道：如此說來，你們連那個船名都不知道了。江南田道不知柯遜道這船就喚做「印度」，不想回來時行至英國近海，在紫琉璃羣島之間觸了礁，那船竟沉沒了，獨有哥江脫利波是現在這位瓊林姑娘的先祖，救了起來。江南田聽了，驚道：瓊林姑娘可就是仙葩嗎？他心中暗想：我和仙葩不知前世裏結下什麼不解之仇，偏偏我的事情都落在他的手中。現在哥江脫利波遺產之事又要在他手中討生活了。他正在這麼想，那老律師却已瞧出他的心病來，却道：瓊林姑娘的先祖把哥江脫利波從海中救起來，那時已經是九死一生，幸虧極力救護，方纔得生。但是哥江脫利波頸上所懸一個鱔魚皮袋，不知去向，也不知是在船中失去的呢，也不知是另有他因，只是哥江脫利波辛苦半生，所有積蓄都在這一個鱔魚皮袋之中。現在這鱔魚皮袋失去了，他自然神銷氣索的從這島出來，咧柯遜老律師講到那裏，宛如說書的一般，一回已畢，要知後文，且聽下回分解。他到人家要聽的當兒，却住口不講了。江南田却催着道：以後怎麼樣呢？以後怎麼樣呢？老律師道：那鱔魚皮袋尋不到了，這也是無可如何之事。他不得不再創新事業。那時到倫敦努力謀生，做了個股票掮客，幾年來纔算得了個第二身，世方傳於

## 第

## 二

## 集

現。在。的。子。孫。總。之。他。第。一。代。的。身。世。就。在。那。鱈。魚。皮。袋。之。中。到。後。來。全。然。消。滅。他。從。不。和。他。子。孫。提。起。從。前。之。事。便。可。見。了。江。南。田。道。如。今。老。先。生。怎。麼。又。提。起。前。事。了。呢。老。律。師。道。直。到。五。年。前。這。位。仙。葩。姑。娘。做。了。瓊。林。家。的。承。繼。人。檢。查。家。中。一。切。物。件。方。在。舊。櫥。中。尋。出。一。個。鱈。魚。皮。袋。江。南。田。道。這。個。袋。定。然。是。我。外。曾。祖。父。的。所。有。物。了。老。律。師。道。且。慢。你。聽。我。講。下。那。時。仙。葩。把。鱈。魚。皮。袋。打。開。來。一。瞧。其。中。有。幾。個。紅。寶。石。還。有。經。水。浸。爛。的。紙。一。枚。上。面。那。名。字。是。哥。江。脫。利。末。一。字。早。已。漫。滅。認。不。出。了。江。南。田。道。這。定。然。是。哥。江。脫。利。波。的。波。字。老。律。師。道。這。不。過。我。們。的。理。想。雖。然。脫。去。末。一。個。字。大。概。可。以。當。做。哥。江。脫。利。波。罷。了。江。南。田。道。豈。但。大。概。豈。但。當。做。簡。直。是。哥。江。脫。利。波。的。東。西。了。老。律。師。冷。笑。道。當。真。是。哥。江。脫。利。波。便。怎。樣。江。南。田。道。既。然。是。哥。江。脫。利。波。的。東。西。自。然。該。遺。傳。子。孫。我。便。當。然。有。這。個。權。利。老。律。師。道。江。南。田。君。你。說。出。這。話。來。不。像。是。曾。經。學。過。法。律。的。人。這。鱈。魚。皮。袋。中。的。紅。寶。石。就。說。是。哥。江。脫。利。波。之。物。你。有。何。證。明。就。可。以。用。他。子。孫。名。義。要。求。索。還。的。權。利。江。南。田。道。這。何。消。說。的。子。孫。自。有。承。受。祖。先。遺。產。的。權。利。老。律。師。道。你。說。有。承。受。遺。產。的。權。利。安。知。不。是。哥。江。脫。利。波。因。為。瓊。林。姑。娘。的。祖。先。救。了。他。一。命。便。把。這。鱈。魚。皮。袋。送。與。他。家。謝。他。救。命。之。恩。呢。江。南。田。道。這。我。想。決。無。此。事。老。律。師。道。就。使。沒。有。此。事。安。知。瓊。林。姑。娘。的。祖。先。沒。有。出。相。當。的。價。值。向。哥。江。脫。利。波。購。買。這。鱈。魚。皮。袋。中。物。呢。你。又。有。何。證。明。他。決。沒。有。賣。買。交。易。的。事。呢。江。南。田。道。我。想。這。個。也。不。成。事。實。老。律。師。道。即。使。不。成。事。實。又。安。知。不。是。那。船。沉。沒。之。際。這。個。袋。落。在。海。中。事。後。被。風。浪。打。上。海。濱。被。瓊。林。姑。娘。的。先。祖。拾。得。了。嗎。凡。是。海。中。沉。沒。的。船。船。中。東。西。從。海。中。及。海。邊。有。人。拾。得。的。都。歸。拾。主。所。有。這。是。數。百。年。來。的。習。慣。如。此。說。來。這。個。鱈。魚。皮。袋。除。

仙葩外沒有對於他有權利的人。江南田道這個……這個……老律師道：無論什麼人來判斷，總不能說鱔魚皮袋中物不屬於瓊林仙葩姑娘的權利。中想，你也不能不確認。再進一步說，這鱔魚皮袋他有自由隨意之權。江南田道但是世界上總有個道理，總有個名譽，以道理名譽上言，這物件應該還了哥。江脫利波的子孫老律師道：你若不認這鱔魚皮袋是仙葩權利所有物，我也不講下去了。請你法庭起訴，也可或請人公斷，也可。江南田道：我不是不認他的權利，我只說道理名譽上話罷了。老律師道：你既認他有這權利，我便再講下去。五年之前，我受了仙葩姑娘的委託，把所有瓊林家貴重的珍寶估定了價值。那時這紅寶石也經專門家的鑑定。江南田道：價值如何？柯遜道：據稱最廉賤的價值也在五十萬圓以上。據那鑑定的寶石商專門家說：現在正是英皇加冕式的當兒，寶石價非常騰貴，可至八十萬圓。到來年定然漲至一百萬圓也。未可定。江南田聽了心中熱辣辣地便道：老先生這寶石無論值五十萬圓，或是一百萬圓，總是我們的東西。我們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合該有這個權利。決不能教他人橫奪了去。誰知這瓊林仙葩也太很了他。只許我一萬圓，他把這一萬圓要買我那貴重的權利嗎？況且這寶石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權利。我不過其中一人而已。老律師聽了，禁不得心頭火起，便沉下臉來道：你別太胡塗了。若說權利須有證據，請問你能證明哥江脫利波是怎樣的寶石入於怎麼樣的袋裏嗎？況且他的寶石已失去也。沒有傳言到子孫可見。這寶石完全是仙葩所有。別說是一萬圓，便是一文不給人家。他有甚麼不可的？江南田道到底這一萬圓太少了。不是哥江脫利波有三個女兒嗎？我是他一個女兒之孫。無論如何，我也要照他那價值三分之一領取。我知道仙葩是生平最恨我的。他千方百計總

妨○害○我○的○事○總○加○損○害○於○我○不○知○和○他○前○生○有○什○麼○冤○仇○呢○老○先○生○你○想○我○取○了○一○萬○圓○便○就○此○沉○默○無○言○了○嗎○老○律○師○見○了○他○又○是○可○憐○又○是○可○笑○却○道○現○在○我○們○且○不○必○談○此○江○南○田○道○怎○說○不○必○談○呢○這○一○萬○圓○如○何○能○應○承○老○律○師○歎○口○氣○道○實○告○訴○你○罷○這○一○万○圓○的○話○當○初○你○自○己○如○此○說○我○糊○糊○塗○塗○的○答○應○了○你○江○南○田○君○你○想○罷○你○說○仙○葩○恨○你○你○可○知○道○這○位○姑○娘○是○當○今○第○一○舉○世○無○雙○的○慷○慨○家○他○這○五○十○万○以○上○的○寶○石○沒○有○條○件○一○絲○不○留○都○贈○與○你○了○江○南○田○這○時○從○椅○子○上○半○擡○了○他○的○身○體○說○道○怎○麼○話○五○十○万○圓○以○上○的○寶○石○通○統○都○與○我○嗎○老○律○師○道○誰○來○哄○你○自○然○他○吩○咐○都○給○你○了○江○南○田○喜○得○不○知○怎○樣○纔○好○呼○吸○也○促○了○手○足○也○震○了○說○道○當○真○嗎○當○真○嗎○柯○遜○老○律○師○道○自○然○是○真○的○那○仙○葩○姑○娘○也○不○管○是○誰○這○個○寶○石○只○給○那○哥○江○脫○利○波○的○子○孫○便○了○江○南○田○道○果○然○老○律○師○道○但○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現○有○幾○人○又○住○在○那○裏○老○夫○都○不○知○道○搜○尋○了○也○有○好○多○日○子○了○江○南○田○道○原○是○原○是○老○律○師○道○要○選○他○子○孫○中○的○一○人○自○然○要○順○着○次○序○現○查○得○哥○江○脫○利○波○的○長○女○未○曾○出○嫁○便○死○勢○不○得○不○在○他○第○二○女○兒○的○子○孫○中○選○一○個○血○統○最○近○的○了○江○南○田○道○第○二○女○兒○的○子○孫○嗎○說○着○不○覺○顏○色○却○變○了○老○律○師○道○仙○葩○姑○娘○的○意○思○早○已○決○定○在○他○第○二○女○兒○子○孫○中○的○長○子○可○以○承○受○此○遺○物○經○老○夫○再○三○調○查○纔○查○的○足○下○是○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蘭○孃○的○嫡○孫○

## 第二十三章

這○時○江○南○田○聽○了○却○不○做○聲○偷○眼○望○着○老○律○師○有○一○種○異○樣○的○目○光○好○似○怕○人○家○瞧○他○的○祕○密○一○般○又○自○言○自○語○道○長○女○次○女○三○女○哥○江○脫○利○波○的○子○孫○不○知○還○有○遺○留○在○外○面○嗎○老○先○生○你○調○查○清○楚○了○嗎○老○律

師道若說第二女兒蘭孃的嫡孫除了你還有誰江南田這時聽老律師說得如此堅決便定了一定心  
 老律師却還屈指數道第一位松孃却早死了第二位蘭孃第三位梅孃你可不是蘭孃的嫡孫嗎江南  
 田道正是蘭孃之孫老律師道既是蘭孃之孫便再也不能差了仙葩姑娘要尋那第二女兒的子孫可  
 算目的達了江南田道萬一將來發現別支的子孫怎麼處置老律師點頭道這倒應有此一慮但是除  
 非將來發現第三女兒梅孃的子孫可是我早早研究過這寶物并非遺產是隨意贈送之物瓊林仙葩  
 姑娘指定給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的子孫除此之外誰也不能享這個權利江南田又安了幾分心說  
 道只是仙葩姑娘向來却恨我別聽得蘭孃的子孫是我江南田却又不願意取消了這便如何老律師  
 正色道你別誤會了瓊林仙葩不是這般的人我要告訴他姓名他還不願意他說道他姓名好似施  
 恩於他的一般這又何必呢你想如此心地明白純潔之人他肯因為與你有小嫌隙便爾取消嗎江南  
 田聽了更覺安心老律師道現在說了種種的話我們也把這東西取出來瞧瞧當時老律師就開了他  
 金庫之門取出那個古鰐魚皮袋來裏頭的東西讀我書的諸位先生却已知道了許多紅寶石宛如小  
 石子一般其中有一部分曾經磨過紅如石榴之子尚有許多還不曾磨過江南田見了把個舌頭伸  
 了出來却道這便值到五十萬圓至一百萬圓嗎老律師道是的你便取了回去罷江南田道這重要  
 之物怎便輕輕攜去暫時且寄在先生的金庫中妥當些兒老律師道這話也不差五十萬圓以上的珍  
 貴品應該用那汽車來把他攜去說着老律師便鄭鄭重重的安置金庫之中看官們啊諸位常常掛念  
 的那個鰐魚皮袋現在總算有了結束了且說江南田出得柯遜的事務所一路回家宛如喫醉了酒一

般自己有些兒打不定主意。顏色青黃不定，到了家中，楚芳却早已出去，大概是捉到了新魂靈，和他辦交涉去了。桌子上有許多新魂靈送來的原稿，以及種種書類，他想這編輯雜誌，楚芳比我還適當。以後便交代楚芳之手，索性登一個廣告，說自娶新夫人，後把這新藝術雜誌讓與新夫人辦了，借此可以更換雜誌中材料。這倒也是一法呢。他坐在室隅一個椅子上，自言自語道：「一個人的運命真是不可思議，很精細的柯遜何至如此？這叫做時運來時推不開，我只利用了他，他就是名譽，就是利益，我又何必推開他呢？他想定了，又到另外一個室中，取出一個極舊極大的竹箱來，這個竹箱一望而知爲先世遺傳之物。他雖在自己家裏，却向四面望了又望，怕人家在那裏偷窺了似的，慢慢兒開了竹箱，檢出一束書類來，口中說道：『是了，是了，解開了，紫縛的繩一件一件的檢查，都是那污舊的信件，共有三十餘份，漸漸檢出其中一紙，讀了幾遍，便道：』吾祖母的姊妹原來名喚梅孃，這事情不能不早辦妥了呢。他把各種文件依然納入竹箱之中，便出畫室來，匆匆的留一封信給他妻子說：『我有要事到一個地方去，至多兩三日便回來了，請勿掛念。』」云云。他寫罷便出門，直向火車站來。那時火車不久將開，却有許多人擠住在買票地方，在他背後却有一個紳士，子細瞧他的車票，却是購往那裏的江南田，可沒有留心買了車票，大踏步向火車那邊走來，誰知這紳士也隨在後面輕輕的用手拍着他肩頭道：『江南田君慢慢走，江南田這一嚇，宛如盜賊遇着了偵探，疾忙回首，瞧時却是柯遜老律師，老律師道：『足下往那裏去？可是向威爾遜市去罷？』江南田那時很驚惶的道：『威爾遜威爾遜老律師道：『你不是買了威爾遜市的票子嗎？我在你的背後已瞧見了，原來這威爾遜市也是英吉利一個繁華的港灣，裏面商人很多，至於一班紳

士藝術家旅行其地的却少這時江南田被柯遜撞見了一時無可掩飾期期艾艾的說道沒有法子……爲着寫生……實地的取那風景材料老律師道這地方也沒有什麼好風景啊老夫可猜着了足下新得了一注鉅款可是要創辦一二件有利的商業了再不然相地造一個別墅咧江南田趁着他的話頭道不差不差老先生一猜都着尊駕到那裏呢老律師道吾在第二個車站就下車咧那時大家都上了車果然到了第二個車站老律師便下車而去且說江南田爲甚麼事要到威爾遜市去呢這個問題



官們費去三分鐘想一想我今要把書中久經冷落的人表述一番你道這人是誰便是這書中主人瓊林仙葩的意中人羅玉英先生他自從與仙葩分袂以後深悔入人陷阱自今以後一定用自己的姓名自己的本領奮鬪於世界社會但是在這個落拓生涯中要求一個職業誰去理他他想無論如何我在

第 二 集

下。一。次。的。美。術。展。覽。會。用。自。己。名。兒。向。會。中。出。品。必。能。得。名。現。在。且。熬。着。苦。隨。便。畫。幾。種。小。東。西。只。要。支。持。到。那。時。候。可。就。不。要。緊。了。他。偶。見。新。聞。紙。上。登。着。一。個。廣。告。說。是。某。某。地。方。有。個。豪。家。因。爲。室。內。的。裝。飾。要。雇。一。個。畫。師。畫。些。兒。風。景。畫。他。想。這。是。一。個。機。會。便。寫。信。去。說。定。了。可。是。一。時。間。沒。有。盤。川。忙。了。幾。天。還。是。湊。着。些。舊。東。西。當。了。充。作。旅。費。及。至。路。迢。迢。的。到。他。家。時。早。已。請。定。了。別。人。了。他。弄。得。進。既。不。能。退。又。不。可。只。得。自。歎。運。蹇。悵。悵。而。去。要。是。仍。回。倫。敦。可。是。資。用。乏。絕。了。就。在。那。裏。的。小。客。棧。中。宿。了。一。夜。思。量。了。終。夜。還。是。故。鄉。近。些。且。回。去。走。一。揚。罷。你。道。羅。玉。英。的。故。鄉。在。那。裏。便。是。江。南。田。現。在。所。往。的。威。爾。遜。市。不。遠。的。一。個。村。名。喚。筆。塚。村。原。來。羅。玉。英。在。故。鄉。既。無。伯。叔。終。鮮。兄。弟。只。有。一。個。獨。身。記。得。從。前。入。都。求。學。的。時。候。也。是。把。那。自。己。的。田。地。抵。押。於。人。然。後。成。行。現。在。還。有。幾。分。未。曾。押。絕。他。想。就。在。這。上。頭。生。發。些。兒。這。也。是。他。最。後。之。一。策。了。若。是。再。不。能。走。入。好。運。可。只。得。聽。着。僵。餓。而。死。了。他。那。時。悄。悄。回。到。故。鄉。也。沒。有。個。人。知。道。尋。着。一。個。從。前。父。親。的。舊。友。借。住。他。家。可。知。道。常。言。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到。了。明。天。便。覺。得。頭。重。身。熱。再。也。不。能。起。身。了。這。也。是。他。多。年。來。喫。盡。艱。辛。加。着。營。養。不。良。心。中。懊。惱。自。然。生。起。病。來。身。體。高。熱。昏。曠。不。省。人。事。究。竟。是。個。青。年。身。體。還。算。壯。實。十。天。後。那。病。居。然。全。愈。了。病。好。了。他。便。不。能。不。爲。自。己。的。前。途。計。便。要。在。他。抵。押。的。田。地。上。想。法。子。他。便。先。到。登。記。所。去。調。查。一。番。見。抵。押。的。田。地。大。半。都。絕。期。了。僅。有。少。數。的。土。地。還。沒。到。期。尚。可。想。法。但。是。所。得。的。利。益。真。正。是。有。限。得。極。了。他。既。無。法。也。只。得。託。人。料。理。有。一。天。他。到。登。記。所。去。鈔。錄。文。件。他。想。吾。家。從。前。田。產。很。多。怎。麼。敗。落。得。到。這。般。田。地。數。代。以。前。也。算。是。個。大。家。何。以。到。了。如。今。財。產。都。入。人。手。家。族。盡。行。死。絕。只。賸。我。飄。零。一。身。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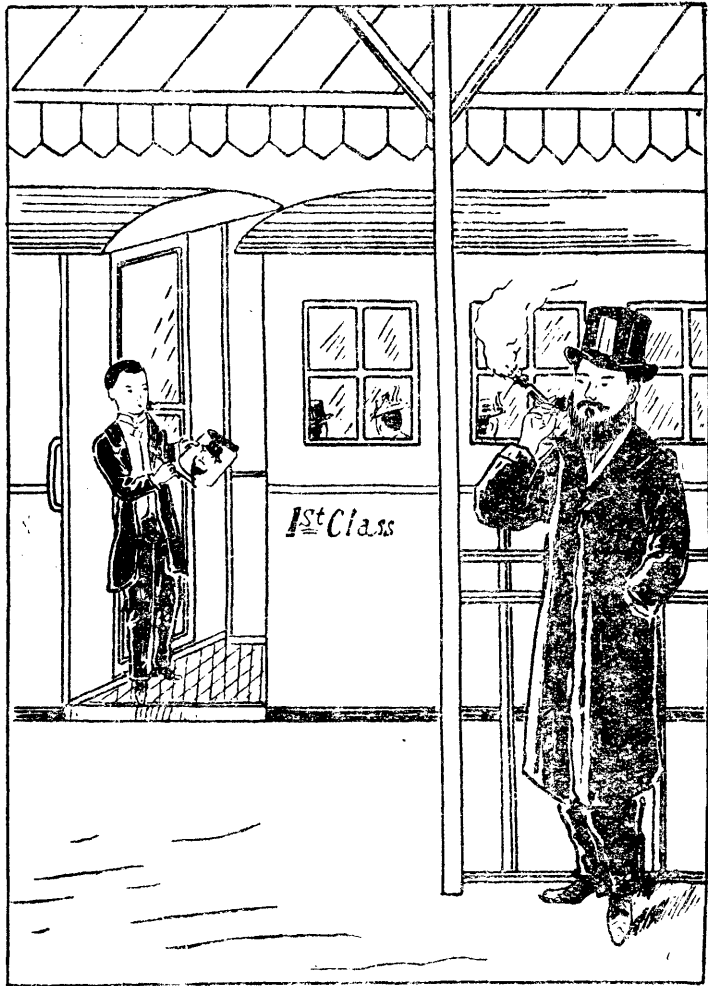
那時候便在戶籍上調查自己的家世只見自己母親的一支上源出於哥江一姓有個名喚哥江脫利波的第二個女兒名喚梅孃嫁於威爾遜市的一家人家那梅孃又生下一個女兒嫁與羅玉英的父親便生下羅玉英來那時羅玉英見了這哥江脫利波的名字覺得好熟似在那裏聽得過來只是再也想不起來了看官們要知道倘然當時羅玉英的記憶力強一見了哥江脫利波的名字便想起了五年前在瓊林島聽得老夫人的囁語又想起了鱈魚皮袋之事那時便早往運動早去見柯遜律師却省了以下許多文章但是偏偏他那時再也不想不出哥江脫利波的名字在那裏聽得過他也一時並不在意這一個曲折以下便生出許多文章教做小說的一時攔不下筆教看小說的一時放不下書這文情便似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有村了閒文少叙且說羅玉英見了戶籍的記錄却不在意不想過了幾天又有一位紳士他也到這裏的登記所來檢查記錄了你道此人是誰不是江南田還有那個他上火車的當兒不是老律師見他買了到威爾遜市的票子嗎他先到了威爾遜市然後到筆塚村來他此來無非要來消滅當初梅孃的證據可知他在破竹箱裏檢查了一位確知道哥江脫利波的第二女兒是梅孃不是蘭孃又查出梅孃是嫁於威爾遜市一家人家現在我雖糊糊塗塗承受了難保將來梅孃的子孫不出現所以他一出了老律師之門回到家裏破竹箱中檢查了一回便立刻趁火車來到威爾遜市大概惡人的用心都很周密惡人的手腕也頗活潑他想這威爾遜市地方不是藝術家常到的而且我此去是個秘密行動定然要假裝纔好那江南田本來是個面白無鬚的少年現在却裝着部灰白連鬚繞腮的大鬚子鬚鬚滿頰遮蓋了面龐全部只留面上上半部還架着個黑眼鏡瞧上去宛如個五

十餘歲的老紳士。他自以爲這個裝扮再也沒人瞧得出。他到了登記所檢查戶籍的記錄。果然一查就查出哥江脫利波第二女梅孃的一條。他起初還不知道梅孃的子孫是誰。及至把記錄文瞧下去。却見他嫡傳一脉是羅玉英名字。只嚇得他魂靈飛去。驅亮暗裏叫得苦爲甚麼冤家狹路相逢如此湊巧。他那時面無人色。幸虧這個連鬢繞腮大鬍子和那黑眼鏡遮住了。不曾瞧得出來。他當時便把自己。的日記簿安置在那登記簿上。宛然在那裏鈔寫這戶籍模樣。取出一支鉛筆來。要知道他那鉛筆的尖頭上並沒有鉛條。是一種極薄極利的小刀。他把登記簿上關於梅孃的一頁。竟悄悄兒人不知鬼不覺的割了去了。而且一些兒沒有痕跡。這個手段他在威爾遜市的登記所已經試過一回。了這裏筆塚村。是第二次這一來。可憐羅玉英。雖然是哥江脫利波嫡派的曾孫。可沒有證明之法。江南田以爲事出萬全。便興匆匆乘了火車。便回倫敦。真是俗語說得好。無巧不成書。羅玉英也趁了這一次火車到倫敦。却在三等車中可以算得一個奇遇。原來羅玉英把那贖餘的田地想法子又弄了幾個錢。預備可以支持到下一次的藝術展覽會去。只要我的大傑作發表。就可以無慮了。只是所得的至爲有限。不能不十分儉約。今日惟有達到目的。一個決心而已。所以到了倫敦。仍舊尋他的老鼠窠畫室來。

## 第二十四章

且說羅玉英在筆塚村的火車站上了車。將近要開車時候。向窗外眺望。只見有個客在那裏奔來一部連鬢繞腮的大鬍子。又戴了個黑眼鏡。他並不知道是江南田所假扮的。只覺有些兒奇異。大凡那種美術家。見着奇麗的風景人物。頗足注意。本來呢。世界萬物。只要有形體的。都可入畫。所以你一翻畫家隨

意繪寫的簿子真算得無奇不有。今天羅玉英他見了這樣一個人物，不覺引起他那繪畫的心來。他便取出繪畫帖，照着他的樣子，鈎了個大意。隨後憑着自己記憶之力，再加修改。那時車已開了他也不過藉此以破寂寥，行了幾十分鐘。



那火車又到了個某車站停了。那位滿面鬚子的紳士却下車在月臺上散步。羅玉英遠遠望見再取出繪畫帖來描他一個側面。在這個當兒，他覺得那位紳士好似自己有些兒認得似的。便自言自語的說道：「倘然江南田這厮滿面生了鬚髯，也似這個樣子。」咧，他說時恰巧江南田走向前去。羅玉英一瞧他，的背後影，竟活脫與江南田絲毫無二。又經了數點鐘，那火車便到倫敦了。忽然在他前面有個紳士呼道：「呀，這不是羅玉英先生嗎？」羅玉英擡頭一瞧，也道：「呀，江南田君也在這裏。」江南田道：「我在前一個車站上方始上車，足下從那裏來？」羅玉英道：「你不必問，我想已道我從那裏來了。」江南田聽了這一句話，便抱

## 第

## 二

## 集

了。幾。分。不。安。之。念。說。道。我。我。那。裏。知。道。羅。玉。英。道。從。前。我。不。是。在。筆。塚。村。曾。寄。信。給。你。嗎。江。南。田。道。不。差。不。差。我。正。一。時。忘。却。了。這。時。兩。人。便。到。喫。烟。室。裏。來。羅。玉。英。心。中。却。只。掛。念。那。連。鬢。繞。頰。的。鬚。子。先。生。到。了。喫。烟。室。中。他。却。忍。俊。不。禁。說。道。江。南。田。君。剛。纔。在。車。中。我。就。想。起。足。下。我。先。給。你。一。件。東。西。你。瞧。說。着。便。取。出。那。繪。畫。帖。來。江。南。田。道。這。是。做。什。麼。的。羅。玉。英。道。這。是。從。筆。塚。村。的。停。車。場。描。寫。的。一。個。小。影。你。瞧。有。些。兒。像。足。下。麼。這。時。江。南。田。的。顏。色。登。時。改。變。却。還。強。作。笑。容。道。怎。麼。說。像。我。第。一。我。那。裏。有。這。鬚。子。羅。玉。英。道。以。我。們。畫。家。的。目。光。觀。之。這。人。的。骨。相。和。足。下。的。骨。相。竟。然。絲。毫。無。二。倘。若。此。人。把。鬚。子。去。掉。了。定。然。與。足。下。的。面。龐。相。似。我。正。想。足。下。不。想。足。下。即。現。在。眼。前。這。幾。句。話。江。南。田。聽。了。更。覺。不。安。他。原。是。要。不。教。人。家。知。道。所。以。纔。改。了。裝。悄。悄。的。走。一。趟。兒。不。想。被。羅。玉。英。連。他。的。臉。兒。都。描。了。個。樣。子。真。是。倒。運。但。是。他。却。還。故。意。的。裝。做。沒。事。人。兒。却。道。這。人。那。裏。像。我。他。是。約。莫。五。十。以。上。的。老。人。了。羅。玉。英。道。你。是。個。不。大。明。畫。理。的。人。不。給。你。瞧。了。江。南。田。忽。轉。一。念。道。我。不。如。把。他。那。畫。的。東。西。騙。了。過。來。豈。不。是。好。他。又。知。道。羅。玉。英。的。弱。點。所。在。只。要。給。他。高。帽。子。戴。讚。他。怎。麼。怎。麼。好。他。就。沒。有。抵。抗。力。了。那。時。他。把。語。調。柔。和。了。說。道。我。又。沒。有。見。這。紳。士。不。知。道。究。竟。和。我。怎。樣。相。似。想。你。的。眼。光。總。不。差。的。你。把。這。畫。給。了。我。罷。也。算。一。個。記。念。但。是。自。今。以。後。的。羅。玉。英。無。論。你。怎。麼。甘。言。蜜。語。移。不。了。他。的。決。心。便。道。從。今。以。後。我。再。不。把。自。己。所。畫。的。東。西。給。人。家。了。我。自。己。所。畫。的。一。定。用。自。己。之。名。說。着。就。把。那。繪。畫。帖。納。入。衣。囊。中。去。了。江。南。田。道。這。又。何。必。呢。我。想。君。此。番。到。了。倫。敦。我。們。從。前。的。契。約。又。可。以。復。活。了。羅。玉。英。道。從。前。不。是。我。已。經。寫。信。回。絕。了。你。嗎。江。南。田。道。此。一。時。彼。一。時。情。形。又。不。同。了。如。今。我。有。百。萬。圓。的。身。

家報酬自然不同。羅玉英搖首道：「不能，不能。」江南田道：「我如今是個倫敦美術界的中心，又與那富於美術心的女子結婚了。」羅玉英聽了這話，宛如半空中起一個霹靂，早震得他噤口無言。他想：富於美術心的女子，除了瓊林仙葩，還有誰來當真？仙葩已與江南田結婚了嗎？這時羅玉英的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一般酸的、苦的、辣的、鹹的都攪在一處。他十有七八分猜是仙葩已嫁了江南田，爲的在仙葩家中見江南田所贈的詩集，這所書的一行字，分明是個眷戀人的口吻。因此他從仙葩家中出來以後，便常繫胸懷，先前寄與仙葩這一封信也，一心盼望他們那婚約不成立。誰知到頭來，依然被江南田誘惑，以去教他怎麼不痛心呢？并且羅玉英的一舉一動，那根本的動機，全操於仙葩。此次歸了故鄉，再到倫敦，也爲了仙葩要想在美術展覽會顯他傑作的決心也。爲了仙葩，現在平空聽得此話，覺一刻兒工夫，百事灰心，精神頹喪，宛如世界全變了個黑暗。江南田見了他這個樣子，便道：「足下怎麼臉色不大好看？」羅玉英道：「沒有什麼，還要請教你那結婚之事，你結婚却在何時？」江南田道：「你沒瞧見新聞紙嗎？」羅玉英道：「我在鄉村，新聞紙久不見了。」江南田道：「你沒有見我和楚芳結婚的披露嗎？人人都知道的，你怎麼還不見不聞呢？」羅玉英道：「呀，楚芳楚芳，這便是新夫人的閨名嗎？」江南田道：「正是羅玉英至此方透了一口氣，宛如千百斤的一塊石頭，在心中落了下去。那時江南田還用種種的說法，企圖契約廢續下去，只是未能達到目的。他想到倫敦，我再用法子來籠絡他罷。」這時火車已抵車站，各人下車。羅玉英聽得江南田所娶的是饒楚芳，並非瓊林仙葩，把剛纔的精神興味又提了起來。自己漸覺得高興，又引起他的畫興。來自念我此刻定要成一種傑作，馳譽於倫敦，纔好口中念着，便直向他老鼠窠的舊畫室來。誰知到了

那裏那寓主人以爲羅玉英逃亡了。早把這畫室賃與他人了。把他留在那裏的行李畫具丟在屋角之旁。羅玉英沒法把所欠的房資付清贖了行李畫具回來。他自己暗暗好笑。幸而我是個無名的畫家。要是有名人物把畫具抵押於房主人。便要傳爲美術界的笑談了。羅玉英當時便出來另外覓了一個房屋。比了舊時的老鼠窠。却高了幾分。他便給他一個名兒。喚做「新鼠巢」。安排既定。他便思想落筆作畫了。他那時想出一個畫題來。喚做「古家庭」。這古家庭便是描寫在他心中。印象最深的瓊林仙葩家。舊日之景。當年有九十五歲的老夫人。聽了他十五歲玄孫女兒的月琴之聲。張開他的婆婆老眼。來還有藍田夫婦及老孩兒等圍在一處聽那縹車之音。一家神情活現。畫上這可不算一個神境嗎。他一面想一面畫。鬚髮這情形。如在目前。却要第二個畫題。一時竟想不出來。他又想此番須加以奮勉。若再一失敗了。便永無翻身之日。當時他闔目凝神。想從前的情狀。覺得這老夫人一種顏色。如在目前。他自言自語道。老夫人的神情。我可還追憶出來。他口中念着什麼。來想到那裏。忽覺有似靈感一般。直射入羅玉英的心中。你道什麼。便是哥江脫利波的名字。他忽然想起道。阿呀。哥江脫利波。哥江脫利波。當時那老夫人不是指着我身喚我這個名字嗎。他那時不覺從畫桌上跳了起來。看官們要知道中國人。有一句話。喚做數典忘祖。說人家祖宗的名字。總不能忘掉了。但是中國的風俗。是個宗法社會。僅有父脈最重。若歐洲的祖宗。就比中國人多。因爲是父母的血統是一樣的。所以父親的父母。是我的祖宗。母親的父母。也是我的祖宗。傳上幾代。就有幾百幾十個祖宗。那裏還能把名字一一記得呢。就似羅玉英他母親之名。自然知道他外祖母的名兒。因爲他母親早故。他家中無人。早出鄉里。於

自○家○的○歷○史○已○經○有○些○兒○茫○昧○了○。○至○於○他○外○祖○母○的○父○親○名○喚○哥○江○脫○利○波○。○他○委○實○沒○有○聽○得○過○這○名○兒○及○至○見○了○戶○籍○的○記○錄○好○像○覺○得○從○前○曾○聽○得○過○究○竟○是○隔○了○五○年○的○一○個○名○兒○誰○還○能○牢○記○在○心○到○了○今○天○爲○畫○那○古○家○庭○圖○驀○地○兜○上○心○來○想○起○從○前○之○事○亦○覺○打○了○個○寒○噤○。○那○當○時○這○位○睡○夢○昏○沉○的○老○夫○人○不○是○還○呼○吾○哥○江○脫○利○波○嗎○。○我○當○時○還○從○了○仙○葩○之○言○含○糊○答○應○了○他○。○至○今○想○來○這○位○老○夫○人○呼○我○哥○江○脫○利○波○却○不○爲○無○因○想○我○的○容○貌○與○當○日○哥○江○脫○利○波○相○似○也○未○可○知○。○因○爲○據○他○們○學○者○說○起○來○隔○代○遺○傳○之○法○證○例○頗○多○。○往○往○他○祖○先○的○容○貌○到○他○遠○代○的○子○孫○又○相○同○了○。○因○此○老○夫○人○就○把○我○認○做○哥○江○脫○利○波○。○咧○羅○玉○英○的○思○想○再○進○一○步○。○他○又○記○起○當○時○老○夫○人○不○是○說○有○個○鱷○魚○皮○的○袋○掛○在○哥○江○脫○利○波○的○頸○上○嗎○。○這○袋○中○不○是○說○有○什○麼○珍○寶○要○還○我○嗎○。○而○且○後○來○仙○葩○亦○曾○說○過○說○這○鱷○魚○皮○袋○中○之○物○守○着○老○祖○宗○的○遺○言○要○還○那○哥○江○脫○利○波○的○子○孫○。○現○在○暫○時○把○這○鱷○魚○皮○袋○寄○存○在○銀○行○裏○。○託○他○們○保○管○了○。○這○珍○寶○的○價○值○雖○不○能○知○。○但○是○據○他○們○當○時○傳○言○那○哥○江○脫○利○波○自○己○說○得○這○十○分○之○一○已○經○一○生○喫○着○不○盡○可○見○這○個○價○值○很○不○小○。○咧○原○來○這○羅○玉○英○雖○然○是○藝○術○上○的○天○才○。○除○了○繪○畫○以○外○。○餘○事○都○不○在○他○心○上○。○但○是○這○樣○的○好○運○命○直○壓○上○他○身○上○來○。○他○也○不○能○不○動○動○心○。○况○且○他○此○刻○不○能○傾○身○在○他○藝○術○上○。○還○要○顧○到○他○的○生○計○問○題○。○他○因○此○便○自○尋○思○道○。○若○在○這○個○應○得○的○珍○寶○中○有○我○幾○分○。○我○沒○有○生○計○問○題○牽○掛○。○吾○心○那○時○我○可○以○專○心○致○志○在○我○的○畫○上○發○揮○我○的○詣○力○了○。○古○人○說○得○好○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羅○玉○英○本○來○却○專○心○在○那○幅○傑○作○的○畫○上○。○因○爲○想○起○此○事○便○擱○了○筆○。○甚○至○一○夜○無○眠○。○無○數○的○思○慮○盤○旋○胸○懷○。○想○安○知○沒○有○哥○江○脫○利○波○血○統○更○近○的○人○早○已○得○了○去○了○。○我○在○這○裏○白○操○心○做○什○麼○呢○。○因○爲○起○了○這○欲○心○。○反○致○將○來○的○失○

第 二 集

望却是何苦呢。只是要想斷絕此念。却又十分爲難。又想起這鱈魚皮袋中。便不是珍寶。他們既說還那哥江脫利波的子孫。我也該承受。何況是個價值甚鉅的東西。放棄我的權利。是要受天罰的。迴念一想。這有什麼委決不下。現放着瓊林仙葩在這裏。我只和他商量。應該是我所得的。我也不煩着放棄。不要不應該我所得的。我也死了這條心。好在仙葩是個好友。他一向是顧惜我的。難道倒騙我嗎。主意已定。便安然睡去。且說仙葩自從在江南田的畫室中。揮着大斧得脫此危。後便想起這倫敦實不可一日居。又自從江南田和饒楚芳結婚事件發表後。他自己的想法。就是江南田之妻。他們做就圈套。要作弄我。可見這都市的空氣。全被詐僞所充塞。他因此起了一個思鄉之念。想仍還這瓊林島去了。那時柯遜老律師因爲當初介紹了這饒楚芳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也不再推薦人了。他從姊靜芬和唐奇夫人也紹介兩人。他一概謝絕。便把柳本初和他妹妹笛孃接到家中。託他照看房屋。監督婢僕自己。便匆匆的回到瓊林島去。臨去之際。就只有一件事心中委決不下。却是羅玉英的住址不明。或者我去以後。他倒來了。豈非又要相左。因此他又往訪沙步梨說倫。然他到倫敦。你必然知道。迅速給我一信。再三丁寧而去。誰知仙葩還了瓊林島。果然羅玉英要在。此次展覽會中。發展他的畫才。就到倫敦來了。那一天特來尋訪仙葩。到底問一個水落石出。誰知到了那裏。門上人回說。姑娘回瓊林島去了。羅玉英撲了個空。不免失望。因想索性也到瓊林島走一趟罷。門上人見他躊躇說。姑娘雖去有位。柳本初先生却住在這裏。羅玉英一想也好。我且面會柳本初。再作道理。原來羅玉英雖不認識柳本初。却會過柳笛孃。柳本初雖未見過羅玉英。却從他妹子處間接屢聞仙葩口中。述及是個未露頭角的天才。不免起了同



情憐惜之心，所以聽得他來，倒和舊友似的歡迎。他二人見面以後，談話不及一點鐘，宛如深交一般。羅玉英深惜他已成殘廢，惟望他的戲曲成功。本初又歎羅玉英的境遇不佳，却極力安慰他，又告訴他仙葩姑娘十分的重你，不可不自己格外的勉勵。兩人無話不談，就只羅玉英沒有告訴他哥江脫利波是他的外曾祖一端。他想這事且藏在胸中，不必告訴他人咧。

## 第二十五章

羅玉英出了仙葩家中，默想仙葩家中一切重要之事，都是柯遜老律師管的。我只去尋他，便了當時，便到老律師的事務所來。老律師見了羅玉英的名刺，也好像這名字在那裏聽得過的。其實呢，仙葩給柳本初開試演會的那一天，老律師和一個紳士爭那畫幅一個人說，江南田畫的一個人說，不是江南田畫的。後來經仙葩道出羅玉英來，這羅玉英三字，老律師的耳中不是已經聽得過的嗎？但是如今已不能記憶。況且他今天來訪我，必然有正事。我又何必想他的來歷呢？老律師便說一聲，請早引進一位。少年來他們律師的講話，最是簡捷。老律師開口便問：足下來此何事？羅玉英道：我特來奉訪老先生。我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老律師聽了，不免微微喫了一驚，用那銳厲的目光，在羅玉英身上打了一個盤旋。便道：嚶，哥江脫利波的子孫，請問到此有何貴幹？羅玉英道：聽得瓊林仙葩姑娘有一個鱈魚皮袋，寄放在先生那裏，所以特來一詢。老律師聽了，又暗暗地喫驚，却仍一毫不露聲色，問道：你在那裏聽得這話？羅玉英道：聽仙葩姑娘說的老律師道在那裏遇見仙葩姑娘。羅玉英道：第一次遇見時，還是在五年以前。那時我曾往瓊林島住居，其家親見他家老夫人談及哥江脫利波鱈魚皮袋之事。後來仙葩姑娘也

會到過我畫室中來聽了畫室兩字老律師纔想起在瓊林仙葩室中所懸的畫幅因道足下就是學江南田筆法的那位畫家嗎羅玉英聽了發怒道不是不是我向來從沒有模仿過人家筆法的老律師聽得這話倒向羅玉英相了一相原來柯遜也曾聽得仙葩講起五年之前有位青年畫師曾到過瓊林島老夫人誤認他爲哥江脫利波的話還約略有些兒在腦界中老律師問道今天足下到此不是爲着那鱈魚皮袋的目的嗎羅玉英道我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或者有受取此物之權利老律師道這一句話便是你一個大大的誤解了須知對於鱈魚皮袋一事並沒有權利之可言這東西於法律上並非哥江脫利波的遺產完全是瓊林仙葩姑娘的所有物是瓊林仙葩姑娘隨意贈與他願意給誰便可以給誰並沒有承繼人應受之權利羅玉英聽了不覺現失望之色便道既然如此我本無權利之可言也就罷了請取消我剛纔之言我便去了說着起身便行柯遜老律師却呼回來道且慢足下却忘了應付律師鑑定費嗎羅玉英道阿呀鑑定費嗎怎麼叫做鑑定費柯遜道凡到此事務所來在我執務時間中探問關於法律的意見不能不有鑑定費羅玉英這時不覺顏色發赤探手在衣囊中問道這鑑定費要多少柯遜道第一事件的最初一回須一百圓看官們要知道像柯遜老律師的地位向他問一句法律上的話化一百圓實在是最底的價值但是羅玉英今天在窘鄉之中無端的費去這一百圓的鑑定費他如何能堪宛如割他的肉一般却道我此來非請君鑑定而來知道你是瓊林仙葩的委託人我想當然是要向你請問的老律師道雖然足下此來爲着自己的權利問題起見向老夫詢問法律上的意見還是足下之事至於足下是否爲瓊林仙葩的友人老夫却不明白羅玉英那時沒有回答便道也好就

取出。一百圓的鈔幣。供獻與老律師之前。頽喪而出。老律師見他是個很不寬裕樣子。却果然付了一百圓的鑑定費。心中很有些不忍的心。說現在足下的鑑定費也付了你。還有所詢問。我可向你說明。羅玉英道。罷了。對於此事。我也不必有詢問之必要。總之我對於鱔魚皮袋。全沒有希望。就是了。柯遜道。足下對於鱔魚皮袋的一段事跡。早已知道了。了為甚。不早早向仙葩姑娘告訴。你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呢。羅玉英歎口氣道。既然這事無望了。我也不必答你。罷。柯遜道。不是實因此事。我對於足下的舉動。有些疑惑。羅玉英道。這却有什麼疑惑。我實於一禮拜前。方纔知道自己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老律師道。怎樣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羅玉英道。我的外祖母名喚梅孃。是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戶籍上的記錄。却很清楚。如今這鱔魚皮袋。既不關繼續權利問題。我又去說他什麼呢。我只算沒有瞧見這古戶籍罷了。又承先生的鑑定。破了我那貪慾的迷夢。不勝感謝之至。說着。揚長自去。老律師默然無語。覺得心中有些過意。不去。原來柯遜老律師那裏。關於財產爭執的案件。一年也不知有多少。離奇古怪種種。都有。却没有瞧見似羅玉英能斬斷這念頭。如此爽快的人。他知道這鱔魚皮袋。不是哥江脫利波的遺產。是瓊林仙葩。可以隨意贈與人家的。他就把這思想打消了。因為他性情傲然。既不是自己的權利。自不應受。以後并不願意再聽關於此事的話。却是個奇妙的性質。從來到老律師那裏爭財產問題的人。明明白白向他說。你沒有權利了。他還要抵死力爭。曉曉不已。這也是人間固有之情。那羅玉英今天却全行反對。又見他付出那鑑定費的時候。萬分艱辛。這個狀態。深深浸入老律師之心。我究竟不在此區區。該把這鑑定費還了他。老律師又想據他所說。又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梅孃的子孫。梅孃是哥江脫利波第三

##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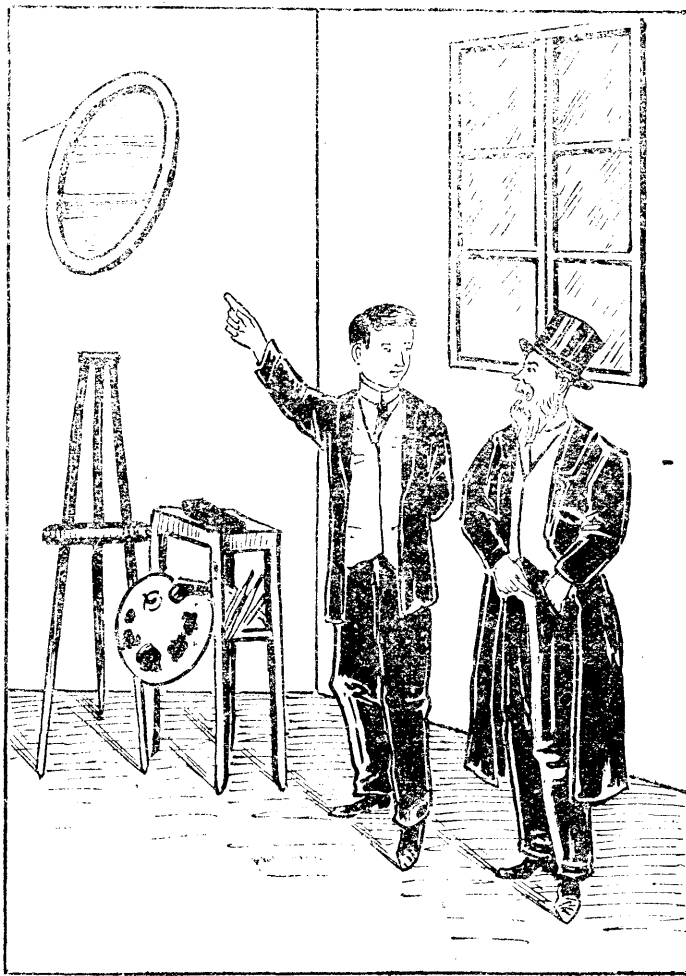
## 二

## 集

女兒怎麼說是第二女兒呢大概是聽得仙葩要把這遺產給與哥江第二女的子孫他在窮鄉便說是第二女梅孃的子孫冒他一冒及至我說了這沒有繼續權利問題在內他免不了幾分良心上的呵責便踉蹌而去了只是一個人爲善爲惡到底有些兒瞧得出羅玉英人雖落魄却舉止大方很不似這般人老律師只自言自語道他決不是這般人我不該冷待了他不言老律師心中過意不去再說羅玉英本在窘迫之中無端化去了一百圓的鑑定費豈不教羅玉英受了一個大打擊他預備在圍城內的糧食竟耗去了一大部分如何能堪他自己非常痛悔說都是自己一時起了貪慾之心反至誤了正事快快的回到畫室中來想此後還有何法惟有一心不亂注意在繪畫一方面且作幾件小品甚至兒童玩意廣告招牌之畫略作幾件不必留名的東西暫弄一些兒收入之欸方可支持他主意已定本來是個聰明人常帶着幾分樂天主義想到天不絕人之路倒也愉快起來便把自己的屋子裝飾起來椅几畫桌位置楚楚一面仍掛着瓊林仙葩的肖像依舊面向着裏自己不覺失聲笑道這裏比從前的老鼠窠却講究得多了應該着手於我那傑作咧他一個人正在顛頭播腦自言自語回頭却見那個柯遜老律師也沒有引導的人自己跑了他的畫室中來羅玉英不覺一怔道老先生做什麼來老律師也不答話就在他身旁一個椅子坐了却道剛纔足下到我事務所來作客如今老夫也到足下的畫室裏來拜訪了羅玉英道奇了老先生怎麼知道我住居在這裏嗎原來柯遜自羅玉英去後把他的名刺一瞧並沒有記上住址想除非到仙葩家中去詢柳笛孃必能知道又想起沙步梨也和羅玉英爲朋友他必然知道底細便先詢了柳笛孃後訪了沙步梨知道羅玉英雖然貧困却是個正直男子老律師便起了個同情

之心。決計要把那鑑定費還他。只是用如何方法可以還他呢。剛纔孳孳爲利。問他要了來。現在却無故還了他。不但師出無名。而且出爾反爾。羅玉英也決不肯收受呢。可是老律師到此却早已胸有成竹。便道。我是遇着柳笛孃。纔訪問了足下的住址。見了沙步梨。又探了足下的職業。而來的呢。羅玉英道。對不起。我想沒有和先生長談話的時間。老律師道。足下不是個畫師嗎。今天有主顧到門。難道足下依然拒而不納嗎。羅玉英道。誰是主顧。要買我的畫嗎。老律師道。便是老夫我生平最喜買無名畫家的畫。凡是青年畫家。沒有嶄然露頭角的我。頗想搜羅他。羅玉英道。我原是個無名的畫家。柯遜道。自然由無名漸漸。至于有名。羅玉英聽了。這樣話兒。自然歡喜。便道。老先生正要購買我的畫嗎。這真是不可思議。不知老先生要那樣一種畫兒。還是風景呢。還是肖像呢。老律師道。我倒不拘。請問足下的筆法。何者爲宜。便畫何種。有畫就在那裏的。更好。羅玉英道。畫就的實在一件也沒有。老律師向四面一望。見那邊牆壁上。有個鏡框子。却反掛在那裏。便指着道。就是這個。罷。就是這個。罷。羅玉英慌着道。這個是貴重品。不賣。不賣。無論怎麼不賣。在這個當兒。老律師早把這畫鏡的框子翻過來。一看。詫異道。咦。這不是江南田的畫中人嗎。老夫失錯了。剛纔不是足下。不主。張摹倣江南田畫風的。其實這人有些兒似仙葩姑娘。羅玉英道。這便是我五年以前所畫。瓊林仙葩的肖像。老律師沉吟道。這個自然是不賣的。此外可有什麼畫片。可以出賣的嗎。羅玉英道。實在是。新從故鄉來。沒有預備得。老律師道。無論如何。我終要得一些兒墨寶。原來柯遜老律師的意思。原是要還他那鑑定費。意思是。並不在畫。羅玉英左思右想。想近來實在沒有畫過什麼東西。只有在筆塚村的火車站。畫過一個紳士的背後影。又在第二個車站。描了他一個側面。

這個東西不能賣錢。就送給他罷。因道：「只有這一紙畫在此。那老律師不問畫的優劣，却滿口讚好。羅玉英道：「這是畫的人家一個肖像。老律師道：「是誰？」羅玉英道：「這便是江南田。」老律師道：「江南田怎麼有鬍子？」



該成這個模樣。纔畫了這個。後來就在這火車上遇見江南田。也給他瞧了。他却說不像。其實我覺得很像。老律師道：「這三幅畫我都要了。我給你潤資三百圓罷。原來老律師今天到這裏來。非但還要羅玉英的鑑定費。瞧他手頭窘艱。還想些微補助他些。所以他不問是什麼畫。便願出這三百圓。又想他壁上所

羅玉英道：「我臨時畫與老先生。瞧他使用鉛筆在繪畫帖的次頁上畫了一個人面。問是誰。老律師叫道：「真好。真好。足下的筆真是神妙。不測這面龐宛然是個江南田。」羅玉英道：「譬如給他裝上個假鬚呢。說着便用鉛筆加上個鬍子。」老律師道：「妙極妙。果然是了。」羅玉英道：「這是我在筆塚村的車站上瞧見這人。因想起江南田要是有鬚。應

懸的女郎小影自然出於羅玉英親筆決非江南田所畫而且他又是江南田的表弟兄行安知江南田的畫不是他畫的呢當時羅玉英聽說老律師願化三百圓買他的畫不覺大驚他說這值三百圓嗎未免價值太高了老先生既然喜歡我決計另行把三百圓相當的畫改日畫上柯遜道這繪畫的價值以買主爲準譬如我喜歡這畫願出三百圓便是你說他不好但是已有三百圓的價值再如你說這畫值千圓買主只肯出三百圓沒有人要買時這千圓的價值也靠不住還只值三百圓我今天願意以三百圓買這畫你只收我這價值便了羅玉英心中自是歡喜他想有了這三百圓使我境遇上不必再爲經濟問題所束縛便可專心致知在畫上了因道承老先生如此說我也不推辭了日後我再把相當三百圓的畫贈與老先生罷老律師道不消要是這畫畧了你表兄一個欸兒這三百圓要算是個極便宜的價咧羅玉英道我的表兄嗎是誰老律師道是那畫中人倫敦大天才江南田先生羅玉英道怎麼說江南田是我的表兄嗎柯遜道足下現在已經自己知道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該知道他也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但是他是你的表兄羅玉英聽了不覺拍案而起道阿呀他也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他竟是我的表兄

(中卷完)

餘 詩

澗溪沙 感時

別意尊前未敢酸。三年辛苦舞迴鸞。哀箏清瑟總無端。已是淚濃嫌酒薄。可堪夢窄怨春寬。相期醉裏證幽歡。

澗溪沙 有贈

幽怨依稀蹙蛾娟。娟星眼鬱愁波。銷魂年紀斷腸過。短笛清歌無賴我。翠樽銀燭可憐他。等閒都是惜蹉跎。

秋星閣主人 正拍

幾庵倚聲



愛國小說

蒙邊鳴筑記

教育  
小說  
稿者傳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是書敘述農家之樂趣園藝之生活林泉之風景家庭之教育  
意旨纏綿趣味雋永譯筆婉轉有致讀之令人淡其奔逐囂塵  
之俗見拓其高尚優美之襟懷誠能有裨人心世道所述栽培  
植物之法悉合學理尤能增進農業智識

文學  
炭  
畫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此為波蘭著名小說家罕理克原著丹麥評論家勃蘭氏曾贊  
美之謂其人才情豐富為文悱惻而深刻炭畫一篇尤為上乘  
篇中所叙為羊頭耶事耶長之貪賄書記之舞文教士之迷信  
紳士之煊赫農民之蠻蠢農婦之誠篤點綴以名士美人一一  
插寫如生譯筆莊諧並用簡潔名貴通峭處如讀周秦諸子唐  
小說墮乎後矣何論今茲

恨海春秋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此叙一女子與一教習訂婚約忽為宵人破壞另嫁一人賴  
其繼母苦心設計構成離婚之局兩人仍如宿願不意紅顏薄  
命結禍未幾產厄而亡某閨秀亦傾倒該教習者重續鸞膠歎  
諧魚水宵人屢肆詭謀卒歸失敗其中情節之曲折文筆之典  
雅非近時小說家塗附一派所能夢見

(丙小四十)

遵 照 部 頒 國 徽 圖 式  
文 明 結 婚 證 書

定價一元 ● 附結婚儀式說明書

近來社會多尚文明結婚而結  
婚證書實為萬不可少之品惟  
無良好之式樣及適當之儀節  
可資模範殊以為憾本局遵部  
頒國徽圖式精製結婚證書并  
參酌中西風尚編訂儀式說明  
書其特色臚列如下

● 謹遵內務部頒定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絲絺之國  
徽圖式彩繪精印製成極冠冕極華  
美之證書以中華民國用中華國徽  
之證書尤為相宜 ● 證書繕寫不易  
勻正茲特請名家工楷繕印將姓名  
年歲籍貫留出空地用者祇須依照  
填寫非常便利 (如何寫法閱說明  
書即知) ● 結婚儀式說明書中將  
所有會場席次結婚儀節以及請帖  
觀禮券訓詞頌詞禮服圖等無不備  
具並參以中外風尚分列圖說詳細  
說明得此一書舉辦喜事定可頭頭  
是道

俠情 小說 蒙邊鳴筑記

第一章

呼倫城外三十里許之松樹子溝一小墟焉行旅過其地輒具莖芻即去間值暴風雨有宿晝者逆旅主人恒移衾他許以坑讓客蓋地去呼倫近遊子心懷計程以進於理無咫尺名城翻喜作野店停頓者故不為客具宿也



未經見半酣呼主人問曰汝知五百里內鐵鷄王乎主人茫然曰未客勃然曰聾奴鬢鬢且白奈何不識鐵鷄王主知非善客逆之且不利乃囁嚅以應曰鐵鷄王耶三尺童子都知之何問僕為客笑曰然則

一日晌午有客狀似波斯胡虬鬣卷髮縛袴短衣挽巨革囊喘如牛嘶直詣一逆旅許擲囊於櫃顧主人曰此去呼倫幾何里主人曰三十里耳客笑曰奇哉一夜半日乃馳二百里耶遂箕踞就座呼進酒食嚼嚼之豪殆

汝且識其人矣。主人曰：唯唯。客又笑曰：汝不特識其人，或曾受其庇護，心銘不忘。此好男子矣。主人又曰：唯唯。客擊桌長歎曰：天生斯人，乃獨令呼倫一帶人沐其蔭耶？言已舉甌，引滿狀至悲憤。主人勸曰：客醉乎？日初踰午，尙及至呼倫酒家，覓暢飲也。客叱之，以鼻袒臂，踞坐飲，不復顧戶外。漸有來窺者。塞外荒漠，松樹子溝地尤郊野，居民壘石爲垣，誅茅作瓦室，僅容兩坑。窖則家人駢宿於其上，子女多者坑爲之滿。授室則別坑，以棲不復與家人混中土禮制之行於室家者，惟此存。告朔坑不僅備聚宿，客至則晉接於是，盱晡則環餐於是。蓋實以一坑兼客室、餐室之用者。坑以外則參牲皮器拉雜畢備，故日間起坐都在戶限以外。里內有事聞見最捷，非若崇垣複室中閉戶不聞人間事也。客貌旣猙獰，來尤突兀。迨入逆旅，里中人已戚戚告語，謂某家新來客，酷似黑煞神，一度見之，殊勝儼而舞者。於是來逆旅門外作鼠窺者踪相錯。

人叢中有一瘡瘠漢，長不踰四尺，顙骨特大，殊不稱其全體。巨顙加纖頸，頸不勝其任。顙乃時作傾欹狀，至松樹子溝可三日里，中人以其形詭罔不識之。且錫以嘉名曰瘦驢，瘦驢宿一御者家。御者聆其聲，非土著私念，渠必以事暫作此間。客苟行者長行之車，義必雇諸居停。主近則遼陽，遠則長城，諸口雇金當不在十兩下。故供之頗厚，孰念食宿三日寂不言去而錙銖之較其氣度，恰稱其軀體。尋漸厭惡之，瘦驢殊不介意。自昨夕起，索酒索肴，且益勤。御者冷然請曰：松樹子溝僻處，下邑不足饜尊客。口偷去他名城膏腴，充盤盃當恣客列鼎辨味，特不知征車行將焉適耳。瘦驢微笑曰：子豈不欲予早行乎？顧予尙未卜行期，苟不幸不得吾意，或竟淹遲終歲矣。御者大慍，顧猶未欲以嚴辭忤之。是日瘦驢聞里中來異客隨

衆至逆旅許隱人叢以伺中有病饒舌者拊瘦驢而笑曰今日集儵僚長狄於一隅矣衆皆粲然瘦驢熟似其人笑曰看儵僚會長狄去如何其人亦笑曰彼鐵拳一握怕不搯死若七八輩乃欲冒此險耶衆笑益劇瘦驢默然排衆而出直前謂客曰來何遲焉衆大驚彼病饒舌者猶坦然曰勿信奴子誑行看一語未了鷄骨頭作鳶子飛耳孰意瘦驢方入客蕭然起立狀至慴慴下席曰主翁來幾日矣僕奔波終夕幸得邂逅因讓瘦驢坐瘦驢絕不謙遜巍坐問曰事何如矣曰途間偵索殆遍竟未見彼儵或已問道入呼倫耳瘦驢叱之曰咄盲奴但解囊底物乃來誑阿翁咫尺尙不辨能任千里寄乎客愕然四顧突揮臂猛進向人叢中摔一人擲瘦驢前曰主翁所見得非此奴乎瘦驢怒曰既識之何又粧作役事人促縛之客遂解腰條攢四蹄豕繫之衆人見狀喑愕相顧駭不成語逆旅主人則伏櫃不敢復動瘦驢所摔而縛者亦松樹子溝寄居人渠自言姓田字小吉來此已七八日里人中無不懷其德惠稱之曰福星田自言粵東人早歲即隨父母東走飫受彼邦教育且曾剃度爲佛門徒侶一夕佛呼而詔之曰東方人種都屬一裔汝平昔以度人自誓今西去千里有大厄不得良藥餌駢榻以死者且千萬計忍不去作見垣人普救一方耶田乃携藥囊西來自登陸至松樹子溝存活已百數矣里中人凡櫻時疾者田見卽贈以方服之十愈七八以故人都奉之如神惟言語磔格拗絕不似中土人間效當地口吻亦不甚可解或曰渠固產自粵東長適異國者大河南北言語尙不相習况睽越萬里者耶衆遂諒之惟田氏自至松樹子溝每晨必隻身走山陬水涯秘不與人俱有虞其失道請執鞭以從者拒之綦嚴且曰余愛山水此間以雄奇著登巖巖披蒙茸蘇子興到非其客所從也衆亦聽之不意今日遇瘦驢遽摔之去臨

縛咄。嗟。顧。左。右。曰。若。儕。不。幸。余。乃。猝。遇。惡。魔。平。日。施。藥。之。惠。何。在。乃。任。惡。魔。得。志。耶。衆。聞。是。語。軒。然。色。動。一。二。獷。鹵。者。勃。然。奮。袂。將。排。衆。出。奪。客。突。直。前。叱。之。曰。蠢。奴。余。乃。爲。此。鄉。除。害。來。敢。袒。此。奴。者。試。視。此。磴。言。次。奮。拳。擊。磴。磴。應。手。成。兩。段。衆。乃。哄。而。散。

田。小。吉。初。猶。強。項。至。是。乃。漸。作。呻。吟。曰。今。日。自。是。落。人。手。一。旦。事。聞。於。官。會。教。若。二。人。崩。角。稽。首。自。悔。孟。浪。耳。瘦。驢。微。笑。不。語。客。舉。靴。尖。蹴。之。曰。賤。奴。還。饒。舌。汝。僅。識。齷。齷。吏。吏。何。與。吾。儕。事。吾。儕。自。有。處。置。奸。賊。法。喂。狼。投。火。悉。任。所。欲。聞。於。官。何。爲。田。聞。客。語。不。復。作。聲。瘦。驢。諦。視。一。晌。以。目。視。客。客。捽。田。起。笑。顧。主。人。曰。假。君。木。櫃。作。渠。寄。寓。遂。擲。之。入。櫃。後。瘦。驢。呼。客。坐。於。側。命。酒。復。飲。盡。三。壺。許。酣。然。起。立。勞。主。人。曰。累。君。瑟。縮。半。日。意。殊。不。忍。特。爲。大。局。計。不。得。不。撲。除。此。獠。酒。肉。資。憑。君。索。吾。儕。不。計。此。區。區。也。主。人。囁。嚅。進。曰。尊。客。豪。士。弗。怒。供。張。無。狀。幸。矣。何。敢。較。錙。銖。特。白。日。縛。人。事。出。下。店。衆。目。所。集。人。口。難。掩。他。日。衙。吏。虎。虎。執。小。人。問。今。日。事。爲。殺。爲。劓。咄。嗟。定。案。實。非。所。甘。耳。瘦。驢。瞿。然。曰。是。誠。足。爲。主。人。憂。然。余。輩。行。止。坦。白。必。不。以。纖。芥。累。人。他。日。有。執。此。以。相。嚇。者。但。曰。此。是。鐵。鷄。王。事。於。店。無。與。彼。且。驚。而。走。矣。言。次。探。手。入。衣。擲。一。錠。於。櫃。曰。此。當。足。償。酒。債。矣。揮。手。竟。出。客。挽。之。曰。主。翁。那。便。行。將。何。以。處。此。奴。瘦。驢。叱。曰。蠢。奴。空。携。此。皮。囊。何。爲。者。不。納。諸。此。中。豈。尙。欲。留。是。作。肱。腋。庫。乎。客。笑。不。語。於。櫃。中。捉。田。出。決。囊。口。納。之。曰。暫。屈。居。此。囊。中。待。達。前。路。當。置。汝。於。較。佳。之。地。耳。田。愁。目。不。語。客。鐵。腕。一。舉。田。已。蜷。曲。入。囊。客。徐。閉。囊。口。笑。顧。瘦。驢。曰。此。物。殊。累。墜。人。設。中。途。怪。聲。出。囊。中。人。謂。縛。虎。人。劫。豕。歸。矣。瘦。驢。亦。笑。曰。蠢。奴。還。饒。舌。趨。負。以。行。客。唯。唯。竟。負。皮。囊。隨。瘦。驢。去。

第一章

大江以南士人抱經死牖下平昔一雙眼縱二十四史橫三千萬里高談放論不可一世迨出門五步乃  
 腴腆如弱女子回首里門僅隔衣帶水思鄉之夢舉筆成什因是世俗口吻聞是吳蒙便比睨作奚落態  
 人謂江南文弱余爲世人眼孔忒小耳不然亦有長行萬里作塞外豪歌之江南生矣

江南生平江產文采邁儕輩弱冠棄儒服跨馬參遼陽將軍幕將軍亦豪士塞上旌旗爲東北諸帥冠以  
 邊事與樞臣忤歎曰時世如此竭吾智謀猶懼餽覆今僉壬在內動輒以掣肘闔外矜察察尙何爲哉尙  
 何爲哉遽投劾去臨行執生手以珍重曰君容度磊磊又嫻習邊事宇內正多事得豪傑一二輩據形勝  
 乘時機猶足有爲僕休矣君好爲之生狂笑曰公所不能自善爲謀者乃謀及狂生耶公以朝行僕決夕  
 去聞南滿東蒙今之燕市會去山林雄奇處捉屠酤遊耳慨然遂別將軍去

生既別將軍去念關以內甚囂塵上非志士着足地計不如輕裝西北行歷冒頓故里踰燕然繞東突厥  
 道吐谷渾以歸隴行程數萬里當得遍覽西北扼塞他日幸有用我者當指揮掌上不幸則關山所歷行  
 篋所記亦足與徐霞客分庭抗禮方向既決遂盡寄其書籍行李於友挈一巨革囊自瑋春起程瑋春爲  
 東北巨鎮時中國初受大創於鳳凰九連國門以內島國屨兒之至者日衆生目擊現勢慨然發祖生中  
 流擊楫誓已行三日許御者辭歸乃倩逆旅主人雇長行車以進此去千里許爲鬻子領地凡爲御者罔  
 不受鬻子旗常爲其哨卒老於行旅者登路而後媚御者無所不至酒肉之奉恒與之俱甚且兄呼之以  
 博其無他顧御者殊爽直但得解事客輒百方護之卽遇不測渠自有關節脫容於難鬻子聲息四達某

也。今日過某地某也。今日宿某地。罔不先夕偵知。故苟得御者。關節知車中人。非村角儉多。縱之去。因是滿蒙間。執鞭士其能力殊勝。堂皇高坐。畏賊如虎之命吏也。



生新雇御者。芒履毡笠。狀殊獐惡。直視生者。再泠然曰。客當是江南人。奉檄去。烏里雅蘇台乎。科布多乎。

坐車外。與御者行。且語。御者笑。顧生曰。革囊沉沉。如百鈞重。不畏落人眼。乃置諸車後。乎生知其戲已也。亦笑曰。得豪客亦大佳。正恐羊裘一襲。外裘。旅費不足。盡不凍人。一醉耳。御者又熟視生。忽撫生肩。歎

生曰。否。旅行耳。曰。南方不少名山水。何不足供客遊覽。而身試虎穴。生宿知個中。訣笑曰。得子與俱。何危之有。御者色似喜。轉語曰。余謂朔方苦寒。恐讀書人不禁風雪。耳生益媚之。曰。到處牛肥酒溫。何不足資暖寒。飲風雪縱厲。奈人力何。御者益喜。坦然曰。不意讀書人亦大解事。如客斯足。與語汗漫耳。遂殷勤御生。而西生置皮革於車後。自露



日秀才耶何絕無酸子氣余今祝客長途多福矣

行之第五日江南生方市牛脯酤白乾憑軾飲且飲且矚見叢山峯嶽亂走西北隅知是長白支脈之東行者野外健鶻盤風黃雲壓日酒酣耳熱對此蒼莽不覺高歌欲出方縱目間御者若有所矚突扣繯躍下呼生曰促止爾飲否則禍立至生遑遽從之御者令生立於右己則挽繯垂轡於左目視林薄曰至矣驟見里許外黃塵匝地十餘騎風馳以至見御者與生橫刀出鞘叱曰鼠子何來御者指生曰載此窮骨頭至呼倫耳騎者審視數周相語曰個兒恂恂似非吾儕敵合縱之去耳因以刃指生曰煩寄語世人慎勿向衙門尋生活若爾爾者吾儕鋼刀特爲若輩設也言畢唳哨竟去御者止生且勿動迨蹄塵漸遠乃舉轡目生曰險哉此去始得坦途矣生稍愒息問御者以故御者指車前五尺許地曰客不見此雙竹籤交叉作十字形植立路口耶鬚例凡每次哨騎所過必植竹籤於路口俾道中人見之避路以行不知者驅車逕過車輪輾斷雙竹籤生命無幸保矣生曰然則汝何立余於右而已則垂轡挽繯於左乎曰此個中關節耳生笑曰然則窮骨頭三字亦關節耶御者笑謝曰不賤客無以尊彼請恕唐突生笑曰是何言三字窮骨頭退却十餘鬚子哥亦大值得矣遂相將登車以餘酒酌御者曰勞爾却敵敢犒一尊御者曰勿囉嗚余將兜轡繞竹籤行苟有幾微損前途恣其轡烹矣言次乃驅車繞坂越竹籤處丈許始放轡遵中道以行徐笑曰今日大累人會早覓宿所叨客一醉耳客曰唯

夕止於紅水堡芻豆既設生倚門外視御者解驢就槽卸車入場後徐步店外見堡倚小山之陽板屋三十家門皆南向路側多野樾陰壓簷際如張長幕居民多就樹下作十八九業牧羊日之下兮各驅羊

自野外歸。大羣百許頭。小亦二三十。惟羊身多。僅存禿。羶不似江南所見。穎長寸許也。方欲問御者。以故主人已笑來。達曰。酒肴設矣。生乃入室呼御者共飲。見羊脯甚腴。因曰。家家畜如許羊。宜乎遠勝洞庭山下矣。御者笑曰。客以此間牧羊業。徒供饜飫者乎。客曰。然。御者笑曰。客誤矣。僕試爲客述之。

此間牧羊之利。不在體而在附體之毛。羊毛易長。每歲三剪。剪愈勤則其繼生者愈溫。輒牧人家。牧羊百頭。歲三剪。頭得四五金。綽乎中人之資。其利一也。羊踰數年。體漸瘦。生殖力漸衰。毛亦漸稀。至不任剪。乃殺而售之。其利二也。牝羊歲產雛。以十分三計。年得雛五六十頭。留之利固溥。售之塞內。入亦甚豐。其利三也。有此三利。故土人多捨耕以就牧耳。生聞而歎曰。先聖云。五母雞二母彘。可以食肉。豈欺余哉。

生飲既酣。御者更側坐。縱橫指畫爲生述塞外異聞。飲益劇。燈火上矣。忽門外人聲雜作。生推坐起。踉蹌出視。見十許人圍一老樗。枯幹幹縛一老者。鬢髮如雪。喘息向衆哀乞。解救人無肯近者。生惻然心動。振臂欲前。御者急掣生肘曰。止。生愕然。

御者掣生襟。使就一隅。曰。客真欲強出頭解老兒縛耶。生毅然曰。危而不扶。顛而不持。將焉用。讀書明禮人。御者曰。縛此老人者。必是途中植立竹籤。鞞圍而觀者。甯無耳目。今日解老人縛。若輩將移其縛。享客誰爲客。解縛者自喝吾儕酒。不問門以外事。斯是智者耳。客勃然曰。汝惡作如是語。御者曰。僕念辛苦出險行人。患在熱心犯之。將不利耳。生酒已酣。叱御者曰。勿再喋喋。余決踐余志。禍與福。余自任之耳。御者歎息而出。客排衆直前。竟解老人縛。衆相顧以目。悄然各去。一二黠者。審視生者。再泠然曰。不意個兒乃欲向塞外施其惻隱。生坦然。顧目視老人。欣然謝去。入室呼酒重飲。返視御者。瞑然覆衾睡矣。罄瓶既

第二章

馨。酣。然。入。夢。翼。晨。起。詢。則。御。者。已。不。別。去。但。囑。逆。旅。主。人。轉。告。生。曰。此。去。祝。客。多。福。僕。好。喋。喋。不。能。從。矣。

隔。遼。東。衣。帶。水。之。朝。鮮。親。睦。中。國。爲。諸。屬。國。第。一。有。明。之。季。以。全。力。與。袁。崇。煥。諸。帥。作。犄。角。唇。齒。之。誼。遠。過。緬。越。清。室。移。主。中。夏。世。頒。冊。錫。甲。午。而。後。夷。爲。日。本。郡。縣。爲。之。總。監。者。多。雄。摯。無。儔。之。重。臣。被。命。而。後。日。光。睽。睽。恒。射。蒙。宋。太。祖。臥。榻。酣。睡。一。語。不。中。於。中。國。而。中。於。朝。鮮。總。監。一。日。呼。其。書。記。瀨。川。平。次。氏。曰。行。李。備。乎。瀨。川。肅。然。曰。備。矣。祇。候。上。官。出。發。令。耳。總。監。乃。徐。自。笈。中。檢。一。卷。出。珍。重。授。瀨。川。曰。事。盡。於。此。矣。趨。登。爾。車。旅。費。所。需。恣。爾。支。配。余。弗。欲。吝。特。願。爾。以。什。伯。之。利。歸。償。祖。國。耳。瀨。川。歡。然。奉。命。出。其。行。何。由。其。去。何。地。惟。總。監。知。之。餘。不。能。探。也。

江。南。生。既。失。御。者。方。自。訟。昨。夕。事。忽。有。僮。僕。而。進。者。歡。然。揖。生。曰。君。誠。豪。士。昨。夕。事。僕。窺。之。審。矣。此。去。何。所。倘。願。並。駕。得。豪。士。同。行。止。殊。慰。長。途。沉。寂。也。生。喜。其。恭。順。揖。問。姓。氏。曰。平。小。川。粵。東。人。東。邦。留。學。歸。作。地。理。實。踐。考。察。者。生。笑。曰。御。者。去。得。君。亦。大。佳。平。亦。欵。洽。約。以。車。載。生。生。遂。襪。被。偕。平。行。車。中。殷。殷。以。宇。內。名。勝。訪。生。生。觸。所。好。瓊。琅。述。明。聖。湖。之。明。媚。岳。陽。樓。之。清。曠。三。峽。之。奇。險。褒。斜。之。陡。折。平。歎。曰。踰。海。半。生。遂。嘆。祖。國。今。後。庶。得。盡。九。州。山。水。之。奇。乎。惜。不。得。明。達。有。文。如。君。者。行。與。之。俱。耳。生。宿。不。諳。粵。語。揆。意。度。辭。髣。髴。可。辨。而。回。念。昨。日。事。心。殊。不。寤。因。顧。平。之。御。者。見。正。據。軛。揚。鞭。高。唱。滿。洲。土。調。啞。啞。鳴。暗。狀。殊。自。得。因。詢。平。曰。君。雇。長。距。離。車。乎。平。似。不。解。所。語。漫。應。曰。長。雇。與。短。雇。等。耳。生。歎。曰。行。路。亦。大。難。事。君。自。海。外。歸。鮮。知。禍。福。會。宜。善。謀。之。耳。因。與。述。昨。日。事。平。戚。然。色。變。御。者。突。顧。生。曰。余。意。生。不。值。暴。客。直。不。幸。

耳言已怪笑作鴟鵂聲。兩人相顧慄慄。忽見一騎突車而過。狀至神駿。騎者笠沿低壓。控縱至嫻。既及車側。乃緩轡徐行。生窺之。宛然。昨夕樺上老者。姑呼之曰。亦自紅水堡來耶。騎者掀笠熟視。若不識。生吶吶曰。姓名不相白。乃來強喚人。個兒瘋耶。生於其語時。審視再三。逼真樺上被縛人。勃然曰。昨夕哀告解救。生命出掌。上一旦禍去。乃白眼得出。耶。騎者置若不聞。弛繯竟去。生歎曰。今乃知燕市非盡屠酷兒矣。御者見狀。忽一躍下車。垂轡立車右。生駭曰。鬚子來乎。語未畢。車戶砉然閉。欲下不得。惟於車戶裂處見數十騎馳至。顧御者曰。已囚之乎。御者曰。囚之矣。突有二騎一躍下鞍。碎車戶。探手摔二人出。縛諸馬上。呼嘯逕去。御者且笑且駕。自迴轅循歸徑。若曰。個書生強預人事。剛殺不足惜。特寬此。臨時雇車之粵人耳。若輩劫人縛馬法。至奇特。擇雄駿二。躑各設烏縲一。坐縛者於鞍。納足入躑。縛以縲。懸躑帶以鐵。製令足不得屈伸。既縛。乃授以鞭。旁二騎夾護之。驟見者不見。躑上烏縲。罔不謂是平常躍馬野外人。其實遲速之權在夾護二騎。上下之權在躑上烏縲。馬上人一息不得自由焉。鬚子縛兩人。既定。乃分作前後隊。以平付前隊。而押生於後隊。若狴狴別室。不令囚虜通言語。然生此時知崛強無益。一任鞍下物驅馳。以去。惟雙目尚有自由。得縱眺途際。見初由孔道後。繞坂踰壑。漸入歧徑。時入森林中行。鴟啼猿嘯。動觸鄉懷。明知身已入強暴手。而一寸鄉心。特背馬首飛越數萬里。似與家人父子作握手永訣矣。行行復行。行峯迴路轉。忽得一村。村中人先已雜沓作迎取狀。笑問騎者曰。來乎。騎者曰。來矣。乃呼噪擁生入。未幾至一所。崇閣巍峨。荷戈人肅然作雁行立。纔解烏縲。已簇擁至一狀似殿閣之廳事前。廳事中坐一人。狀不甚魁岸。容色黃瘠。乃如病人。見生至。拍案叱曰。好書生。乃來干預阿翁事。紅水堡中。

擲。上。人。非。汝。解。縛。令。去。者。耶。生。至。是。知。入。虎。窟。十。死。八。九。亦。不。甚。懼。昂。然。應。曰。然。非。余。殆。莫。敢。雪。不。平。者。  
 坐。上。人。怫。然。怒。目。左。右。而。武。士。手。中。之。刑。具。如。雨。擲。堦。上。戟。指。曰。聽。爾。自。擇。窮。骨。頭。不。屑。污。乃。公。手。也。生。  
 驟。聞。窮。骨。頭。三。字。猛。記。昨。御。者。語。歎。曰。一。樣。窮。骨。頭。三。字。乃。能。禍。福。人。坐。上。人。似。聞。所。語。忽。詰。其。故。生。備。  
 述。昨。事。駭。然。曰。汝。即。昨。日。與。吉。兒。偕。者。乎。生。曰。誰。識。吉。兒。余。但。知。爲。一。良。直。之。御。者。耳。坐。上。人。勃。然。曰。不。  
 意。吉。兒。載。此。鼠。子。生。亦。怒。曰。汝。曹。謂。鼠。子。不。能。騰。蹕。耶。他。日。作。破。壁。飛。便。來。嚼。汝。骨。坐。上。人。怒。不。可。遏。立。  
 命。武。士。剝。頭。來。生。坦。然。仰。天。狂。笑。忽。見。座。後。一。人。匆。遽。出。附。坐。上。人。耳。語。者。再。坐。上。人。頓。變。色。下。坐。撫。生。  
 謝。曰。先。生。休。矣。偶。試。先。生。膽。乃。認。真。如。此。實。告。先。生。僕。爲。皇。明。遺。臣。裔。同。事。亦。多。忠。義。士。彼。縛。於。檠。者。乃。  
 私。通。外。人。欲。以。滿。蒙。爲。贄。者。耳。生。不。信。仍。叱。之。曰。既。爲。忠。義。士。何。得。令。閹。閣。擾。擾。夜。無。安。枕。坐。上。人。笑。曰。  
 日。有。晝。暝。人。豈。得。無。賢。奸。爲。害。閹。閣。者。庸。知。非。藉。名。求。逞。者。不。然。昨。日。竹。籤。植。立。早。劫。先。生。革。囊。去。矣。言。  
 次。顧。左。右。曰。趨。去。湯。沐。先。生。衣。冠。先。生。酒。肉。先。生。宮。室。先。生。武。士。三。四。輩。轟。然。雷。應。扶。生。入。別。室。去。  
 坐。上。人。送。生。去。後。乃。呼。平。小。川。小。川。局。束。以。上。問。之。作。南。音。鞫。鞫。不。易。辨。坐。上。人。不。耐。曰。是。眞。留。之。無。術。  
 者。矣。既。執。以。來。逸。之。翻。爲。禍。水。不。如。從。魏。武。甯。我。負。人。說。殺。以。喂。吾。馬。小。川。聞。語。急。操。破。爛。不。全。之。北。語。  
 曰。既。宥。若。人。乃。獨。殺。余。同。車。異。刑。甯。足。服。天。下。心。耶。坐。上。人。笑。顧。左。右。曰。不。圖。蠻。子。乃。有。此。語。姑。請。命。於。  
 客。如。何。乃。有。一。人。轉。入。側。戶。未。幾。出。白。曰。客。許。宥。之。矣。坐。上。乃。命。以。小。川。作。客。僮。俾。武。士。押。之。下。小。川。默。  
 賀。曰。苟。保。此。身。不。畏。無。雄。飛。日。耳。三。謝。而。下。

邃除一二小鳥外殆無聲息知隔塵市遠矣中着兩人其一據巨案按卷捷書時復擲筆歎息曰禮失求野信然使中朝士大夫得此幾桁書當不令吳下洪殿撰以元史喪地其一則短衣縛袴侍奉惟謹蓋即



江南生與平小川也小川自得性命降為奴隸生則以魁首青眼作鬚子記室參軍志非所甘特戀戀室中一二秘冊意不如姑伏盜藪熟讀得幾帙勝仗劍行邊十倍以小川為同患難人不應奴視故外雖別尊卑內實無異友好小川每於無人處殷勤問生所讀生一一告之若為險阻若為阨塞若為山若為林若為軍家所必爭若為礦穴之

寶窟凡此一二秘冊所載於滿蒙地理言之最切者皆以語小川小川聽之甚謹且徧誌其冊頁笑曰一夕嘉言竟勝讀書十載雖為輿臺福不小矣翼晨生擁衾未起忽聞嘩噪云小川殺人急披衣起視則牆外赫然一尸云是司夜人徧稽人口獨不見小川疑必奪牆以走適值司夜者因而殺之也生聞小川逸

且殺人。意頗不審。躑躅反室。驟見架上羣冊。零亂急檢。拾之。則此滿蒙地理之秘冊。獨杳不可得。不覺慘呼曰。天乎。天乎。神經失次。蹶然暈倒。俄頃魂反。悠然執坐上人之手而歎曰。假吾三日。誓生致斯奴於階下。以贖吾愆也。坐上人慰之曰。先生且休。彼縱狡悍於此間。討劫盜生活。寧有幸耶。姑俟一二日。某當携先生行耳。

#### 第四章

小川是夜盜秘冊。以出。既踰牆。急弛其外衣。自袱中出僧衣履。易之。縛秘冊於胸。膊已以袱裹。所弛衣。擲一幽壑。下岔息。急走黎明。抵一集市。頗闐咽。街頭有郵政分局。乃投一函於筒。就茶棚稍息。市托不數枚。裹糧復行。凡三日許。而至吉林府。投牒一叢林。芒鞋破鉢。居然行者。私喜曰。今後鴻飛冥冥。鬚兒縱狡如鷹犬。其奈我何。止吉林數日。日出入於郵電局間。寺僧見行止不類。頗切切私議。小川微覺。言將自呼。倫去。外蒙參活佛。佛前膜拜。以去。方簷屐出城。一人策蹇。喘息馳至。欲避不及。驢蹠跌幾蹶。驢上一人。一躍而下。捉小川。領罵曰。盲禿。不携眸子來耶。奮拳逕下。小川欲與之鬥。而胸膊間爲其所捉。不敢輕動。但冷笑曰。居士欲令驢子與遊方僧爭道耶。其人不解。所語方欲猛撲。後騎又至。見相糾結。呼曰。阿髻。侮人耶。其人聞呼。遽釋手。後來者以鞭笑指小川曰。大師勿怒。個莽僧。慣以蠻力欺良懦。行笞以警之耳。小川默然。整其領。逡巡自去。阿髻噉噉曰。今日算禿。幸再撞入阿髻手。看抽汝臭肋骨。後來者低叱曰。蠢奴。乃爲廝打來乎。趨以余騎歸。余將重去郊外。或以明日歸歸來。苟聞酒香者。勿謂余約束嚴。阿髻唯唯。後來者乃解鞍。授以轡。長揚出城去。

小川出城里許透迤入一曲巷巷中多白板屋而路殊整潔小川若宿識者低叩東隅一扉扉牙然闌小  
 川側身入未幾有跟踪以至者狙伺門外以手支扉檻注目視四周思得一人叩之而足音寂寂竟似  
 空巷忽聞戶內人聲曰誰依吾閭得弗是窮無可乞者耶言次戶闌一青年女翩然出日門外人曰客何  
 爲門外人默然不語竟闖以入女方駭愕已被繫縛一老嫗龍鍾睹女狀慄慄跪而乞哀門外人叱之曰  
 室中有他人乎嫗曰不敢給尊客老身實蓄私倡博酒食者女已應門被繫中惟有一初來客耳然頽然  
 醉矣門外人歡然色動竟趨而入方撥罌昔卒有兩人捉其臂以錐猛擊背上心髓震動轟然竟倒室中  
 一人戟指冷笑曰昔日昂然作坐上人今乃偻促囚階下耶命攢其四支縛置窟中  
 阿髻攪轡歸其居頗幽邃亦有庭院花石之供惟着此暗鳴啞叱人殊非花石之所欲既歸以牲付備躡  
 踢入室磕然便臥纔摩腹鳴罵禿厮無禮鼻息已如雷作轟然夢回已在六街燈火市樓呼酒時矣枯  
 坐半晌喉癢欲裂非不能酤來狂飲祇念入城時切囑輒悒悒以息備人捧盤榼至請晚餐見魚肥飯白  
 獨缺醇醪勉就數箸終不饜飲默然推食而起見庭院雜花月中門影憤然直批花頰以挑釁曰汝來笑  
 阿髻不得一醉耶花低首不與較不似闔側僧人崛強作態挑釁不成嗒然入室惟刻刻望若人之至而  
 足音蹙然倦態旣生懷人益切坐起顛倒不可名物旣乃念渠非提孩威名震千里豈不能自謀一夕乃  
 勉強着枕而夢魂所到無一處不遇所遇僧人起與猛搏覺一拳着彼脊砉然竟倒乃大笑曰今日識阿  
 髻乎咄咄未絕市人環而喝采張目視之則備人之搖捍喚起者耳蹶起問訊則已所終夕不忘者杳然  
 猶未歸也



讀者將無笑阿髻爲癡乎彼偕阿髻來者已爲白板屋中人縛而投諸土窟庸能復歸不急去救之此生殆無他望儔意阿髻盥沐方畢其人已安然歸來其人爲誰江南生也生自被縛入窟自知輕入虎穴勢必無幸目不效其官能凡百感觸乃雜攢於心既念室家生死隔絕又念身歷邊塞原欲有一日建白乃誤識惡魔任彼劫秘册制死命誤國誤己一死不足惜平日期許何以自慰思至此慘然墮淚繼忽自勵曰苟未至死何自頽喪至此今直天降大任之第一次試驗耳心志一壯膽力亦復屈一肱摩四壁覺重磬壘石觸腕欲冰仰視窟上微光一線而脚下空洞作響似非實地乃置身於木板者計欲出窟必先求手足之自由第束縛頗緊弛之大難試屈一足就縛手處尙距寸許指不得及力絀手縛覺漸鬆動念再絀半寸許當可以手解足上縛然卒不可得方切籌思忽見窟上燈光一閃琅然擲一物下着肩奇痛俯檢身側一五寸許匕首在焉不覺大喜是非教余以之斷縛者耶此必非敵人所爲或者阿髻已跟踪至此盡殲敵黨乃投刀出我耳顧阿髻豪莽旣殺敵人寧有不探穴狂呼者計不如先斷所縛苟得出地窟當無疑不白也於是拾匕首起先斷足上縛繼乃至手不半刻縛竟盡斷惟手足痿痺幾不能自主按挪久之血絡漸暢屈伸自如摸索窟中覺身下爲一巨板四角有鐵環環縛巨繩思是必設機軸於地面以起落此板者苟地面機軸不動必不能使板上上升則已尙大難出窟且盜苟尙在少緩必來檢視見所縛已斷勢必盛怒來犯是匕首之來不特不能脫已於難翻足速禍耳方凝思間窟上似有人聲細審其語不覺大詫

未幾罅處光漏有一女子探首嚶嚶曰客猶未自斷其縛耶轉瞬惡賊至何處再求活生此時不遑究詰

猛省板角巨繩圍寸許。當勝一人重。猿升以上。當可出穴。遂急以兩手挽兩繩。以足絡其末。令作交叉狀。遞挽而上。倏忽至穴口。忽一雙皓腕挽生。以登曰。苦尊客矣。生愕然視女。修眉倩目。居然端好。驚問。令孃何來。肉僕白骨。女急曰。今非詢邦族通款洽時。趨隨妾行。否則殆矣。乃盡滅室中燈燭。導生出後戶。如飛。



男子歸女笑。奪媪杖。擲地挽媪頸。掩媪口曰。阿娘勿聲。聲且召禍矣。乃返身。閤扉坐。生於一隅。顧與媪語。媪曰。兒去六子許。渠今作麼。生女曰。關哉。竈下婢。艷如花。杯中酒甘如醴。床頭藏金大於五石。瓢非昔日。

從林莽中行。生喘息疾。馳僅得。尾隨女笑曰。好男子。乃行不及。纒足者。耶以手挈生挽之。以行。踰數林。乃緩步回顧曰。度此時。惡人已傾巢來追。然無能為矣。乃引生折行過一曲坂。有茅屋。兩廡微露。燈角女彈指輕叩一。媪隔扉吶吶曰。籌深林密。便從何處行。乃宵深歸來。言次扉闢。驟睹女携一少年。至大怒。操杖逐女曰。淫婢辱沒殺人。乃浪引。

被破爛。鞞皮瑟瑟。烘煤爐子比矣。媼驚曰：渠作大官耶？曰：否。曰：得窟金耶？曰：否。曰：然則隨鬚子作錐埋生  
 活矣？曰：否。渠爲漢奸耳。曰：通俄羅斯人乎？曰：否。曰：通英吉利人乎？曰：否。曰：日本人耳。媼搖首曰：兒戲。吾渠  
 寧得有是女笑？指生曰：不有是客，何爲來哉？生旣感殊恩，復眩奇豔，屢欲致詰，而母女嚶嚶，殊無投語之  
 隙。至是，乃肅然起，揖曰：令嬢旣憫人之死而生之，當必能抉人之疑而白之。天涯援手人，寧無一言終其  
 大德乎？女笑曰：客姑坐，妾尙與阿母有所言也。母乃續問曰：然則客何爲而至此？女曰：兒去六子許，見方  
 與僧衣冠者切切語於室，婢子屏不令兒入。兒乃延佇門外，微聞僧衣冠者曰：不如姑置窟中人，急去城  
 中吉田許渠事，妥則兩人并殺之。六子唯唯嗟乎。吾父非亦死於僧衣冠者耶？兒不救窟中人，他日窟中  
 人之妻女，有不含冤抱恨，惇惇如阿母與兒者耶？女言至此，相對汎瀾。生明知窟中人之爲己思起，申謝  
 而感於女語，亦酸楚欲淚。女繼乃復言曰：兒遂托故辭婢，出伺僧衣冠者與六子出，乃側身掩入，不幸爲  
 婢所覺，呼兒作賊，兒不得已殺之。媼歎曰：汝又殺人耶？女笑曰：箇賊婢子何足齒人？類兒殺之，如屠一豕。  
 耳。生聞女語，不覺駭然。媼曰：六子歸見婢尸，必疑汝矣。女曰：渠未知兒去，寧有可疑哉？兒旣殺婢，乃投刀  
 於窟，拔窟中人出，言次，驟然顧生而笑曰：客今可無事多問矣。生肅然起謝，因詢邦族。女戚然不語。媼歎  
 曰：睹客風度，知是中原忠義士，卽言當不致洩。吾母女事實告客，余儕非中產，乃箕子之裔也。吾夫李尙  
 忠官，指揮死於日人手，一段傷心史，藏之六七年。今姑爲客述之。女低語媼曰：母但述阿爺事，莫刺刺及  
 兒。媼叱曰：殺人如切菜，乃忽作臍腆態耶？女翩然入隔室去。曰：客飢矣。山間除鹿麋外，無享客品。姑以果  
 腹而已。言容溫婉，睹之殊不似能殺人者。

## 第

## 二

## 集

尙忠勇而魯東學黨之亂以直忤日戍軍戍軍銜之以請於主者主者告其密邇者曰殺一李尙忠大易事特其女朝陽豔一世焉有欲妻其女而仇其父者乎或曰試召之來諧則宥之否則殺而劫其女又焉逃主者召尙忠至告以所求尙忠辭焉主者遽下諸獄而以生殺要母女母女議姑允之以出尙忠會中日戰起主者倉卒赴調娶女之望絕乃殺尙忠於獄以滅口母女於兵火中葬尙忠而後去臨穴緝血誓報此仇去不知所之逾兩年東京某名伎豔譽噪一時鮮所屬意獨曲媚某大佐一夕大佐自伎所歸暴卒家人疑伎明日命邏卒探之已盡室去冥收不得蓋某公即主者朝陽伎已而鴛母以投主者好因乘間殺之也大仇旣報丐服出境乃從漢衣冠避地於吉林郊外彼六子者初傭於女許而托故辭女者也生畧聞母女家世肅然致敬曰不圖今夕得覩女傑書生寥落百未一成對賢母女合慚怍死耳母亦頗自謙抑女自別室捧盤盃以出笑曰阿娘好瑣瑣餓損尊客矣生初脫大患殊忘飢餒今見肴酒備陳熱香騰溢不覺朶頤起謝曰累煞令孃矣相與飲啖見女對客酬酢慷慨脫畧絕無俗態因挑之曰中韓唇齒自古相依長城以內尙多豪俊即僕此來亦非浪作遊子者信陵用趙州犁在晉令孃其亦有意乎女視媪微笑媪曰亡國餘生寧敢妄干人事妮子但解報私仇耳何足與計大事言次聞遠處風動馬嘶生頗色動媪顧生曰客勿戚戚箇妮子頗能以虛聲懾人微論若輩罔知客踪躋即知亦莫敢犯妮子怒也生避席起謝因與往來今古頗解史事挑燈媪不覺見跋媪謂女曰客絕早去兒好伴作竟夕談老身當隱几以聽耳生辭曰窮途沐大惠感念在心魂不成寐得假咫尺地俾兀坐待旦幸矣敢勞令孃耶媪曰客勿爾箇妮子得讀書君子喜且忘睡即捉將寢去看亦轉側不寐耳女笑曰阿娘又口快矣媪自隱

几假寐。女件生清話。琅琅達旦。媪轉瞬亦起。餐生而送之。曰：客但行。妾已爲客卜得。既濟矣。生倦倦。又申前請。媪但笑不語。顧女曰：兒導客來。還導客去。生乃揖媪而別。女送客出歧路。曰：客今當辨得歸途矣。生觸緒感恩。不覺揮淚。曰：身受大德。奈何便別。女亦黯然。執生手曰：倘有不如意。還來就妾。昨夕所未允耶。以馳驅者爲有老母在耳。耶姑行乎。生汎瀾不釋。女忽遙指曰：敵躡蹤至矣。生釋手四望。女已歛然馳去。惟聞遙相珍重。曰：耶苟不忘妾。問細柳林朝陽李家可也。

第五章

六子姓馬。回部人性兇悍。爲人牧羊。初非所好。見朝陽母女居細柳林。豔女色。利熒弱可凌。僞投作傭人。謀得間乘女。繼乃知女勇武絕世。犯且不幸。乃歛欲辭去。顧心猶未死。時至女家。作磨磚奴。平視也。是夕隨平小川出訪吉田。不值。歸見婢死。生逸相顧。喑愕。謀急追之。小川性縝密。攜燈遍察室內。忽見窟口。沙上印足跡。數痕纖削。似女子所踏。而狀又絕異。婢足大駭。曰：救彼。僉出窟者。乃女子耶。六子審視再三。默然無語。小川詰曰：汝知比近有行近豪俠好與人事之女子乎。六子不語。既乃搖首曰：余亦疑一人。使此事而出於彼者。君勿望復得江南生矣。小川苦詰之曰：要惟李朝陽孃耳。小川聞語。狀如觸電。躍起呼曰：李朝陽耶。渠爲中國人耶。六子曰：操中國語。至嫺弗諳。其爲何國人也。小川繞行室內。數匝。遽謂六子曰：趨導余去。渠家。余今暫置江南生矣。六子曰：事無可證。去渠家何爲。小川勃然曰：卽不以江南生故。亦必殺此淫婢。實告汝。余父大佐死此婢手。狹路相遇。不報仇。非夫也。言已。捉刀竟出。六子挽之曰：箇婢子。虎能飛刃刺人。君非其敵。去徒受窘耳。且婢尸未埋。轉瞬天曉。益難處置。計不如先了此事。然後徐謀之。

也。小川從之。乃埋婢尸於牖下。一日小川衣華服。臂獵具。携六子歸。去家七八里許。夕陽在山。秋葉滿徑。歸鴻數陣。嘹唳天空。兩人循野徑。拾步歸。六子忽牽小川裾。遙指曰。細柳中人來矣。小川依所指處。望見一獵裝女子。荷槍掩映。自林中出。半肩斜照。兩鬢微風。遊龍驚鴻。方其神度。小川訝顧。六子曰。是卽李家婢乎。六子微笑。不語。疾趨而前。殷勤問訊。曰。令孃又覓蟲蟻戲乎。女微頷其首。睨小川曰。妾視客非此地人。那得便來。此小川怒。以手握拳欲起。六子急亂之曰。令孃好目力哉。渠固來自湖廣者。女笑曰。湖廣耶。妾意是海外人。喬裝者耳。小川怒不能遏。直前曰。賊婢殺其父。又來奚落其子。趨以首來。女笑曰。客卽朝鮮主兵者之子耶。汝父自尋死焉。得尋妾仇。小川愈怒。舉槍猛進。女避且笑曰。看客效劇場中舞蠟槍頭也。看客效劇場中舞蠟槍頭也。小川羞怒交作。氣咩咩如牛喘。不能近。女惟植立作鵠突視。忽林側茅屋中一媪扶杖出曰。荒郊落寞兒與誰說笑。來女笑倚媪肩。指小川曰。母不見客狀如觸角鼠。那得不令人笑。媪問客爲誰。女舉拇指笑曰。大國大佐之大兒來報大仇。學大孝子者耳。媪勃然曰。非陷汝父者之子耶。不殺何爲。女笑曰。渠亦自稱報仇來者。姑俟渠刃及兒身。再送之入地可已。媪因以杖擊地。指小川罵曰。李尙忠妻女。今居此細柳林下。識之母忘汝。欲如何。便如何。女扶媪。憨笑曰。媪歸休。兒獵得呆鳥。歸好烹之作肥甘矣。言次竟入門。閉矣。約略猶聞茅屋內笑聲也。

小川經此嬉笑。怒罵骨立。神死幾至。暈去。六子俟之久。乃曰。曷姑歸。君非若母女敵。不出奇計。仇不能報也。小川瞑然罔語。忽以鎗畫地。恨恨自誓曰。不雪此奇恥。生也何爲。言次長歎一聲。嗒然竟反去。所稱吉

田氏許

吉田駐長春。假賣藥。生活爲交通機關。性機警。而好誇誕。隸其下者。服其機警。居其上者。信其誇誕。其職乃日崇。長春市上。僅識爲東國藥師。其實一赫然位高秩重之遊宦也。小川至長春。後乘吉田命。惟謹歡然。以所盜秘冊。獻自爲當。得不次賞。而吉田漠然。若不置意。笑曰。是汗牛充棟。物市上。俯拾即是。爾乃珍爲獨得乎。小川不信。吉田已默識冊中數條。口講指畫。命小川按頁稽之。果如所講。小川乃駭服。不重視此秘冊。吉田携之去。冷然曰。姑留之以誌汝績。俟小川謝去。乃什襲藏之。自賀曰。即此數帙。亦足以朦帝聽。邀懋賞矣。而小川不知也。

小川在彼國。亦一自好者。既遇殺父人。又遭奇辱。覺事無有急於報復者。毅然謁吉田。請代呈駐朝鮮某公。乞假半月。勾當私仇。吉田正色曰。祖國不獎私德。汝乃沾染中國風尚。不努力國事。而弋報仇佳名耶。小川憤然曰。父仇不報。不得爲人。國於何有哉。吉田乃婉語之曰。國事不容輟。汝既乞半月假。呼倫事。余姑代汝行之耳。小川崩角稽首。以謝。但吉田非真好奔走王事者。蓋渠有奇癖。嘗謂東蒙婦女風調。無兩人生得一日。與東蒙婦女俱死。可無憾。渠日記中。有一文題曰。豔之願。嘗爲吉林某報所得。刊登於雜俎部。其文曰。

吾國婦女。柔和無桀。驚氣惟過於柔和。絕少美人風致。而臃腫拳曲。尤足滅人愛好中國人之至。吾國者。恒留情於吾國下女。及唱伎。誠不可解。或者急不擇色。乃出此慰情之下策耳。

中國婦女。大勝日產。然禮儀繁重。一見吾日人。即趨避不遑。遇有外國旅行者。與之晉接。必含羞避席。

甚且有睥睨不屑之概。是實中國禮教束縛過重。致絕世美人。其脩眉媚眼。恆爲周公孔子所拘。不能如吾國婦女之發揚蹈厲也。

執中日婦女以評美人。吾不能不拜伏於東蒙婦女之裙下。東蒙美人之產地。爲東西札魯特阿爾科爾沁與巴里驛視其服裝。似與中國無別。而風度之婉孌。元爽實判若天淵。眼波曼轉。脂香乍暖。酪漿羊膏。胡歌錦帳。党太尉之姬人。蘇子卿之外室。中國詩人。艷稱胡姬。壓酒。知千古憐才之有同心已。東蒙少女好依人。呼乾爺。此尤情場之奇構。余嘗遇一妙齡女子。艷其色。乞請作逆旅主。及入其室。女乃以此奇雋之名字呼余。余不禁缺望者。再意彼既父。余余惡能不女。彼父女間。寧能作媒狎態。孰意所謂乾爺者。其意竟親狎於伉儷。一夜溫存情逾鶼鶼。此日之豔福。平生無兩。而乾爺二字。亦永銘於余心臟矣。

東蒙婦女酷愛吾國之假花及鍍金飾品。其可貴之身價。惟此假花及鍍金飾品足易之。故邦人士之西去。道出吉林者。余必勸其多攜此種物品。作天涯獵豔之資。非熱心也。實以天既生此東蒙美人。義當與邦人士共享之耳。今聞吾國政府已決西進之策。滿蒙諸部轉瞬列爲藩屬。余以上國顯官。他日鳴騶至其地。正不知消受幾許溫柔滋味矣。偶記往事。恨不插翼西飛已。

呼倫逼近東蒙。吉田既抱此奇癖。卽小川不欲報仇。亦將起而代之。况天與湊合。小川忽以乞假請哉。遂歡然以吉事屬其僚友。又念小川秘冊冒功。不易不斯。須相伴萬一。有更狡於己者。不特前功盡毀。且將爲小川笑計。不如携之以行。遂深藏密裹。懷之西行。躊躇滿志。不啻已攬乾女之頸而吮之矣。



第六章

小

說

大

觀

阿髻睹生歸不笑而呢喃曰。自向何處尋樂去。橫以酒禁虐人。令人渴欲死。今可弛已乎。生曰。未也。捉得平小川。乃放汝狂醜耳。阿髻問。昨宿何所。生約畧以告。阿髻笑曰。不意窮荒竟產佳話。人家女郎睹陌生男子。羞避不遑。箇妮子硬拉將去。促膝竟夕。小鬼頭殆春心動矣。一語未畢。突有排闥而入者。叱兩人曰。官衙咫尺。奴輩不畏死刑耶。二人驚起。視之。則鬚子窟中坐上也。

坐上人姓王。不以字行。儕輩以其精悍無兩。且多智術。有發必中。羣尊之曰鐵鷄。王身世頗奇詭。父死於寇。携母妻居哲里木盟之白沙窩。有女一妻。有淫行。殺而投於壑。獨鍾愛女白沙窩近多小山。遍生野桑。一日鐵鷄過野桑。下見枝頭纍纍色如蜜蠟。較桑果爲大。擷一枚剖而視之。殭蠶在焉。因大喜曰。吾今知所以活母女矣。遂遍行諸山。擇野桑叢生者。編籬立石。攘爲己有。日偕其女乘皂旛。巡行其間。人有問之者。詭曰。夢天帝以此山錫我。并授我以降魔之咒。旛爲招邀百神之幟也。人漫頷之。未敢遽信。是歲五六月間。凡爲父女乘旛巡行之山野。繭大殖。收以售諸都市。獲萬金。遂稱富人。乃神之有點者。於明年封他山。厚培植。冀爭鐵鷄利。蠶方成。蛹悉爲鳥雀啄以去。無一繭成者。於是大詫。益信鐵鷄得神助。凡彼所得。無敢有窺伺者。鐵鷄益妝點附會之。越一年。乃謂其母曰。所謂皂旛招百神者。詭辭耳。此間民俗愚昧。易信鬼神。卽渠魁劇盜。人力所不能禁者。獨神話足以懾之。兒非甘牖下死者。所以徘徊未去。以母女耳。今有此天然之繭。每歲四月。祇須女以皂旛借招神爲名。驅桑林鳥雀。俾不令啄蠶蛹去。母女喫着不盡矣。兒去無定向。三四年當一歸存問也。母女留之不允。竟揮手出門去。來爲鬚魁問。一歸來兩宿。

## 第

## 二

## 集

卽去。母女問所業。輒笑曰。母輩得自溫飽足矣。余行所志。問何爲哉。母窮詰之。則曰。母母戚戚生子。如鐵鷄。雖不能爲名將。相功績百代。當亦稍勝眼孔。豆大局促。一世之腐儒耳。

小川盜冊以去。江南生與阿髯以偵察賊踪。自任鐵鷄。王念生氣概自雄。微嫌力弱。而阿髯莽撞。生以新。人或不足馭。乃尾二人。以至入店。聞兩人語。乃排闥戲之。旣入。生俱以告鐵鷄。王沉吟久之。謂生曰。君意。非謂欲得秘冊。須擒小川乎。生毅然曰。理固當然。鐵鷄笑曰。僕敢決小川秘冊已入他人手。偵察此事。當別處着手矣。生愕然問。故鐵鷄王作沉着色曰。僕亦以理度之耳。就君所述。朝陽昨夕之救君。出于邂逅。六子雖曾一度爲李家傭於理。決無有女主人絕無目的。突然於夤夜訪其舊僕者。故僕意朝陽與小川必別有一秘密公案。此秘密之公案。僕又於君所陳述中。約略推測之。朝陽曾言殺其父。亦爲一僧衣冠人。其母又言李尙忠以女故爲當日朝鮮主兵者所殺。則朝陽之所謂僧衣冠者。卽博領廣袖之倭服可知矣。彼與瀨川氏有互殺其父之仇。今乃夤夜入六子家。而六子家客又爲平小川。則平小川爲瀨川氏之假名。而朝陽此行之爲。宿仇可知矣。生曰。然則又何以知秘冊之已入他人手乎。鐵鷄王曰。是則可衡彼兩人間之局勢而得之者。朝陽雖窺知小川之秘密。而小川之知朝陽與否。尙不可斷。或竟未知朝陽故黑幕間之橫戈躍馬者。僅朝陽一人。今朝陽旣劫君出窟。又殺婢以滅口。則小川歸時。必與六子竭盡智能。以鈎索此救君者。朝陽卽不留破綻。爲若輩鈎索之左證。而六子固知朝陽之雄武。且嘗蒞止其家者。勢必舉朝陽之姓名以告小川。小川苟聞朝陽姓名。必疑其卽爲殺父人。於是兩人之劍鋒。必各擬其喉。特敵爲健者。勢不得暫置職務於不顧。長春日人多於鯽。豈無與小川聲氣相應者。余苟爲小川。亦必

以秘册暫置一奇秘之地而寄其筭鑰於同志者矣。生聞語默然久之曰：然則君意將移其處置小川者處置受册者乎？鐵鷁王曰：然生。生曰：君意朝陽與小川角孰爲勝者？鐵鷁王撫掌軒渠曰：多情哉！江南生一宵婉變，乃關切至此耶？僕苟曰：吾儕今當竭力助朝陽殺小川，江南生始稱心如意矣。乎言次，粲然生知爲戲已，而私心所縈適爲所中，乃正色曰：君以僕爲何如人？耶受人大惠而不急人之急者，奈何稱男子？君特不爲江南生耳。苟爲江南生者，僕實不忍以多情誣君也。鐵鷁王笑起，慰之曰：僕戲君耳。就君所述，已可知朝陽孃非凡女子，比卽無援者亦自易了。當况僕所言未必盡爲事實，欲知秘册之曾否，別人手還須自偵察。小川入手，君安毋躁，午餐而後當與君連翩進行耳。言次，回顧阿髯不知去向，呼之數四，弗應，以問店夥，則云正在櫃啗酒，飲命呼之來見。步履躑躅，酒紅上臉，顧二人，嘖嘖匿笑曰：君等媿媿苦我阿髯一字不解偷喝得杯許，便如盡五石瓢，紅上毛臉來。君等亦小飲乎？鐵鷁王叱曰：爛醉漢，乃百傲不悛，趨命餐來看日過午，便合行也。阿髯乾笑而出。

既餐，鐵鷁王默坐半晌，笑顧江南生曰：今可出行，吾儕事矣。遂囑阿髯居守，自與生俱出。長春爲東北名埠，市塵闐咽，商業勢力日俄各據，其半日商除三菱三井諸公司外，皆販藥造鞋之流，若輩皆爲日俄戰後之退伍兵士，當旅順陷落，大戰結束後，日參謀部卽決定此陰猥之計畫，凡曾經參與此戰現役期滿之士官，皆由政府給與補助金，令在南滿經營各種商業，故凡在南滿洲之日商，自表面觀之，與普通販夫無異，其實則對於本國軍事計畫上各負有至要之責任，且其人曾經戰事，類都爲忍勞苦富，膂力之流，若輩眼光中，除却殺人越貨刑法，莫制之鬚子外，直睥睨南滿洲華人如鼯鼠耳，凡其足跡所至之地，

仁丹。靈寶丹。蚊香。臭蟲藥。水等。外尚有一種較雅之點綴品。即五光十色真贗雜處之骨董書畫。販賣所是已。鐵鷄王與生出每過一骨董店。輒入與其夥。作殷勤之問答。時且探囊取資。納其一二種店夥歡然。



之曰。姑付百金。請今晚攜書至寓。所當找清全價也。夥歡然允諾。鐵鷄王乃告以寓所。而出生詰之曰。君癡矣。何於百忙中作閒事也。鐵鷄王笑曰。是誠狂者以不狂者為狂矣。君願再從余行乎。生默察其動作。

敬若大賓。凡鐵鷄有所問。必殷勤以答。殊不耐私謂鐵鷄王曰。是豈即所謂着手處乎。鐵鷄王含笑不答。惟巡視陳列架上。忽見巨書一架。都約十餘冊。古色可愛。亟檢首冊。繙閱再三。嘖嘖曰。何來真宋版。走遍二十三省。得未曾見。是為尊肆所願割愛者耶。店夥曰。苟得善價。何敢不從。尊命。鐵鷄王欣然問所。欲夥曰。以尊客命。三百金脫手矣。鐵鷄王欣然解囊。出百金予。

精審有序似操成算乃亦漫應之鐵鷄王曰然則吾儕當向書肆去矣過數書肆無一當意者後至一破書攤上得爛紙一束展視之霉爛破裂幾不成片而約略可認處知是皇朝十八省輿圖欣然以一元易之以歸既歸寓所乃笑謂生曰恃此一束破爛物三日內必得秘冊消息矣

第七章

是晚店夥挾書至鐵鷄許鐵鷄從容檢視於第一冊中得缺帙一以示夥夥矢言無缺帙阿髯努目叱曰攜自汝手欲以缺帙誘人耶鐵鷄揮之退慰店夥曰余不似書摺客將以全書博微利者但得可貴品即缺一二帙亦不靳所費區區三百金何足計前日於京師得內府珍藏地圖一霉爛破碎幾不成片尙以二千金得之矧此蔑蔑者耶夥聞鐵鷄以一地圖易二千金不禁奇詫亟請展覽鐵鷄搖手曰是宦官輩竊自內府者事苟洩余且犯大逆罪恕不能示汝也江南生旁坐曰內容即不便示人彼既殷殷令畧識封籤亦見吾儕非大言欺人者鐵鷄乃自枕函中珍重出一束裹以黃絹籤以素錦題曰滿蒙秘圖下註一百六十幅赫然御寶鈐焉夥見之目眩神奪鐵鷄什襲藏之笑曰即此一束亦足雄視一世矣乎夥徘徊顧盼受金以去鐵鷄視其既去笑顧生曰明日苟來訪余者則余事成矣生已畧窺其計畫相與軒渠

翼日店夥復至狀殊足恭尤殷勤於滿蒙秘圖既乃囁嚅以請曰主人聞尊處有此瑰寶不敢面請囑爲先容倘許錫以一見千金之壽所不敢吝耳鐵鷄故慍曰偶入尊目便勞饒舌向人君庸不知此爲來自秘府不容浪傳人世者耶夥默然無語又不卽去生默受鐵鷄指周旋之曰君亢爽人奈何作此鄙吝態

異世奇珍合與天下知己共賞之。孔子聖人尙有待沽善價之說。弟苟有斯圖。豈特不吝傳觀。苟遇好之者。直脫手贈之。亦非惜也。夥擊節曰。快哉。客真能處置奇珍者矣。鐵鶴故作躊躇。生直與夥約曰。主人旣願見此圖。請以明日來。吾友素慷慨。當不以是失識者。歡惟主人而外。苟復有來請求者。恕不敢保。吾友必允耳。店夥欣然辭去。時阿髻已受密令他去。兩人俟阿髻回。卽恩恩襪被出寓。狀甚滿意。若全功已經告成者。

翼晨店夥果引一人至。訪鐵鶴寓主人云。已於昨日因要事東歸矣。其人嗒然偕夥。反過鬧市人叢中。忽有人授束物於其人。顧之已杳。展視之。乃破紙一束。外附一函。讀之。其辭曰。

吉田君鑒。僕知罪矣。僕前偶於破爛物攤頭得皇朝輿圖殘紙數幅。童心未除。思裝潢之以戲鄉曲間。盲目食耳之骨董家不意事聞於大君子。介以來使許以千金。嗚呼。此破爛輿圖之知己誠莫大君子若矣。僕聞訊之後。驚喜無似。遣髻奴問道至貴介之店。熟審風采。歸來云。大君子威嚴稜稜。有貴官態。夫以貴官而竟垂青及一破爛輿圖。非事之至盛者哉。僕生平會除奸鋤兇。獨不會見貴官顧重。以垂注。又不敢不以斯圖獻用。是率吾僮廝避席他去。在大君子有孔子出而往拜之誼。在僕亦不失陽貨饋豚之誠。千金之貺所不敢受。一諾之義庶乎無辜。稔聞不日將懷重寶西行。奔走王事甚盛。甚盛。僕忝爲東道主。當問道兼程向呼倫城外奉洗塵之觴也。某白。

函末復註一行曰。

身懷重寶。行路不易。珍重珍重。

吉田讀畢大驚。扯書擲圖曰：「中賊奸計矣。」既又勃然曰：「賊子敢以文字笑我耶？乃公身嘗百戰，出入萬衆，豈爲鼠子嚇哉？」明日竟行。蓋是日卽吉田受小川托由長春至呼倫之前一日。彼途中投書者無疑，其爲阿壽矣。

鐵錫等離店不復同行。江南生易服出長春，暫止一逆旅，詰朝溯細柳林故道行。日晡路歧，跋涉始抵扉。以入則媼在耳，見生笑曰：「吾家妮子謂郎君今明必至山村，無肴蔽射鹿獐去供佳客飲。」郎君今果來也。生聞媼語，益德女殷勤，問別後事，忽聞門外有人語。媼曰：「妮子應獨歸，復誰與語者？」因起啓扉，生隨出方。臨戶限，驟於林隙，睹小川揮刃撲女，勃然大怒，欲奪門而出。媼急挽之入戶，囑曰：「郎君勿爾，儻漢子雖洶，洶手足無序，必不足傷吾女。待余自去拉妮子來。」郎但屬垣聽之可矣。生乃弗出，備聞媼女笑，是笑落不禁嘖嘖稱異。未幾，女隨媼入，媼扯生出，謂女曰：「郎君來久，乃猶向奴子輩掉舌耶？」女見生歡然，轉覺無語。生亦百感齊作一揖而外，欲語無辭。媼笑向女肩頭取獵槍，并槍刺所懸雙雁，下曰：「大好口采。今日得雙飛也。」女爲粲然生惕然，問小川得弗爲己來，女搖首曰：「彼自尋仇於郎君，無與也。」因備述其事，生默然服鐵鷄料，事神識。因問曰：「彼旣來，此勢不與令孃兩存將暫避其鋒耶？」女笑曰：「鼠子何足道。今雖延彼數日，命終當令如此。」槍頭雙雁，生正色曰：「不然，彼雖非令孃敵，執報仇之名，以來自鬪，其勇氣必十倍平日。今日一激，尤足令彼致死於令孃。」令孃亦有「大仇於彼，不咬指飲血，念先人被害之慘，誓之以死而徒以勇自驕，彼怒吾驕，未見其必勝也。」媼肅然動容曰：「兒識之。」郎君金玉言焉。生因爲女述別後事，且曰：「平小川於孃爲私仇，於公爲國賊，所盜秘冊雖取自鬻匪，而所以出此者，實欲得滿蒙而甘心。前日自維力不

敵○彼○故○欲○孃○爲○將○伯○之○助○而○孃○以○母○老○辭○我○今○則○義○無○可○辭○矣○僕○不○才○力○不○足○獨○死○小○川○願○備○顧○問○他○日○  
 令○孃○父○仇○復○僕○亦○稍○足○以○報○出○窟○宵○遁○之○恩○矣○因○與○定○議○小○川○此○後○決○不○再○留○故○居○避○人○襲○擊○一○方○必○設○  
 法○來○襲○凡○襲○人○者○必○於○其○所○忽○故○來○必○以○夜○此○後○數○夜○當○備○之○惟○慎○而○殺○此○私○仇○國○賊○之○機○亦○在○於○是○遂○  
 密○布○計○劃○居○生○於○室○女○自○任○防○禦○計○劃○既○定○歡○然○就○晚○餐○媪○以○自○釀○玫○瑰○合○歡○酒○酌○生○與○女○曰○盡○此○一○觴○  
 祝○若○儕○殺○敵○報○仇○生○歡○然○起○受○女○則○微○睨○其○媪○羞○容○豔○潑○中○酒○益○嬌○既○酣○女○易○烏○帕○首○踏○金○雀○靴○佩○劍○縛○  
 袴○徘徊○庭○際○仰○視○牆○外○亂○山○擁○月○疎○林○送○風○荒○荒○四○野○寂○無○人○聲○因○笑○顧○生○曰○郎○君○今○夕○試○看○李○朝○陽○殺○  
 賊○也○

第八章

女○家○茅○屋○頗○整○潔○精○舍○四○塵○山○花○藤○牀○位○置○井○井○惟○一○事○劇○足○令○見○者○納○罕○人○家○妙○年○女○子○必○有○一○絕○麗○  
 之○妝○屋○屋○內○鏡○奩○俊○麗○又○必○爲○諸○屋○冠○而○女○家○獨○無○其○所○取○以○代○者○乃○爲○一○矛○戟○槍○矢○之○武○裝○室○武○裝○室○  
 內○爲○女○臥○室○室○設○已○紋○紙○窗○六○素○帳○錦○衾○天○香○馥○郁○窗○外○廣○庭○一○雜○蒔○野○花○圍○以○矮○垣○垣○高○不○及○丈○自○窗○  
 內○外○望○可○見○碧○鸞○青○鳳○諸○峯○遙○山○送○黛○時○與○寶○髻○山○花○人○鬪○其○眉○嫵○是○夕○女○囑○生○潛○居○已○室○生○透○巡○不○欲○  
 媪○笑○指○女○曰○郎○君○豈○謂○是○渠○臥○室○難○爲○外○人○居○耶○是○誠○足○以○例○人○家○閨○闈○若○個○妮○子○嫌○不○及○此○也○女○殊○不○  
 措○意○於○媪○語○自○攜○利○刃○一○置○雜○花○影○下○仰○數○星○斗○曼○歌○銀○河○秋○夜○之○曲○媪○亦○自○去○生○日○對○錦○衾○心○縈○清○唱○  
 神○魂○欲○輓○憂○患○都○忘○欲○有○所○陳○白○而○身○受○大○恩○何○敢○唐○突○冥○望○庭○前○見○花○影○濛○濛○人○影○亭○亭○惟○有○徘徊○延○  
 佇○而○已○



涼露下矣。銀漢淡矣。清宵永矣。翠袖寒矣。生出至庭中。悄然謂女曰。敵或不以今夕來矣。令孃曷歸。休女閉目搖首。默促生入室。生踵方轉。矮垣外。欻然一黑影飛入。生急反顧。月下見黑影中。已髣髴可識。為短衣縛袴之小川。冷然白刃。擲空而下。直奔女頸。琅然一聲。兩刃既接。颯然風動。月魄花魂。淒黯欲死。生自量不足。助女。惟於牆側竦立。默禱神物。佑女殺賊。惡戰正急。見小川飛一刃。搵女腰。女避不及。聳身如燕。順刃背。翩然踏之而過。小川大駭。而蓮瓣鐵鈎。已着右腕。刃鏘然墜地。遶牆以走。女追之如跳丸。縱身踰垣。欲遁。女已翩然踏垣。以出。如踰戶限。生見之不覺。撫掌笑呼。



曰。賊奴今夕伏誅矣。笑聲未已。牆外礮然一聲。繼以女呼。叱聲牆磚落地。聲擲槍聲。殺人聲。生趨至牆側。女已縱身入。手擲一頭於地。笑向生曰。如何。生覺女聲微顫。不禁忘形。扶拊女肩。以賀。且扶之坐。一石

燈上曰令孃且休女亦以首倚生臂貼然無語時月已漸落曉風欲動媪隔窗呼曰若儕語不休殺却敵人也未生向窗內曰殺之矣媪曰既殺却猶露坐庭中何爲生笑拾首級起顧女曰令孃可獻俘歸矣女歡然起行生提頭隨之入方入臥室媪已秉燭來迎睹女驚曰兒奈何至此生亦大駭女不解歎自鏡中自見其頸不覺嚶嚶一聲驀然倒向牀上

媪見女血流被體頸之左旁洞然一孔血汨汨不止不覺淚下曰天乎傷吾兒至此乎急以巾拭女傷口命生扶女正臥向女枕函出藥粉一瓶敷傷口血竟立止裹以絲巾歎曰幸尙差五分許不然喉管斷藥無能爲矣繼乃命生煮沸水至生見女創恨不以身代之見媪蹀躞欲助爲理又苦不解醫事聞媪命煮水惻然自念是雖竈下婢事亦足稍盡誠悃遂懇懇奉命煮水以進媪乃別檢一瓶傾藥末於水徐徐灌女口一杯既罄呻吟漸作媪始色解曰險哉非吾家祖傳療傷劑兒爲賊奴甘心矣因下牀捨地上首級起叱之曰殺其父不足更欲殺其女狼子忒狠心死且晚矣言次欲猛擲諸地燭光一閃生瞥見驚起自媪手熟審首級驚曰是似六子嗟乎翻令小川兔脫矣媪聞語諦視果然

女之踰垣追小川小川襟爲老藤所纏方擺脫聞女刃已及於頸急呼六子六子時隨小川來伏垣下聞呼急發一槍女側身急避小川已疾馳脫去六子躍出犯女女猶謂是小川猛衝之倒遂抉其首仇人既得痛苦都忘歡然提其首一躍入垣曾不覺槍丸之已貫頸而出也既入自覺殊憊顧月落夜昏不辨紅白而劇戰之後神志怒張遂亦罔覺直待媪來叫破始覺奇痛自念二十年未嘗遇敵今乃蹶於賊奴憤何可遏憤極氣升創口劇痛遂昏然暈倒顧不知手刃抉首之猶非真敵也

女斯湏醒來朝嗽上矣。生猛念六子尸身當在牆外。晝間不能保無人過之。乃自出戶。拽而投諸壑。歸來見女已帕首起坐。默服媪醫之神。因詢女曰：小川既逸。且何以處置六子首焉？女毅然曰：姑腊之以待元惡之殲耳。生驚曰：人首可腊乎？且如何腊之焉？女曰：飲器唾盂。古有其例。腊之當他日遙祭之。牲耳。媪不語。攜頭去。生問女創如何？女曰：遲亦二三日耳。生曰：小川一擊不中。或竟去千里外。一丸之仇。令孃將何從報之？女曰：六子未歸。彼今日必不遠去。妾意此時或竟尙在左近叢樹間徘徊。覘六子之歸也。生曰：然則僕頃投六子尸於壑。或爲所見矣？女曰：彼卽知六子死。亦未必卽去。吾儕今所急者。當從事搜索。生曰：令孃病創。奈何？女笑曰：一經敷裹。創何足患哉？霍然起立。神采如舊。惟頸經帛裹。畧形欹側。耳生見之神。往曰：僕請從令孃行矣。相將逕出。見媪方沃水糝鹽。眞箇作人頭腊。見女笑曰：阿母祝兒鹽水未乾。元凶已得。已女曰：誠如母言。故決裹創。以出媪。曰：兒今卽出搜賊子乎？女曰：然。媪沉吟曰：倘得數小時休養。亦好。不然藥雖靈。恐一經弛張。創痕復潰耳。女毅然曰：不兒誓得賊子而後歸。媪微頷其首。願生曰：郎君偕吾兒去乎？生曰：然。媪曰：兒性拘急。望好護持之。得郎君去。余心安矣。

女居在一小坂側。出門三十步路歧。爲二。其西卽曩日小川寺。見女獵罷歸來者。其東爲去長春者。兩人議分路搜索。女以手槍一吹號。一付生叮嚀曰：郎姑自西路去。倘見敵勿與。很鬪吹號起。妾當聞聲來援焉。生唯唯以去。女乃徐向東路行。鷹伺兔伏。狀至周審。凡林木叢雜處。尤殷勤覘視。行六七里。杳不得敵踪。顧審度事。理敵人必無遠去之理。念或爲生所值。然生非彼敵。萬一爲敵所乘。是仇未復而益之也。計不如急就西路旋踪。不數步。又念生苟遇敵。必吹號警告。今東路搜索未終。遽去就西路。是與敵人以潛

第

二

集

遁之機而自疲於奔命也。思至此乃又反身東向，循一長林行。忽聞林內作怪笑，曰：「來來去去，箇女郎何不憚煩也？」女驚顧絕，無人跡，疑是空山。傳響林內，又笑曰：「得弗是尋江南生耶？」女止步，握槍向林，曰：「潛踪匿笑，非丈夫行藏。欲有言趨出。」林子來，內曰：「而非欲得平小川耶？」小川在此而欲得之者，此間無猛獸毒蛇，無所用其怯也。女曰：「咄，滑奴當是平賊餘黨，不速出者爾。主母且鼻爾首，內笑曰：「李朝陽聰明哉。余固小川黨，特不似小川之鬪茸無能耳。直告而今苟欲得平小川者，非與余鬪不可，而願一鬪乎？」女勃然曰：「特來捉賊焉，敢辭鬪。」林內風動，葉鳴，一人瞥然飛出，便揮一劍來。女見其人短小羸瘠，殊不似勇士，躡身避之三避，三進，知非小敵，乃抽刃以迎。劇鬪方酣，其人忽躍離丈許，曰：「請息鬪，令孃真虎虎。」平小川當之自是脆弱易碎矣。女疑其詐，挺刃復前。其人一瞥復入林內，未幾托一尸出，擲於地而笑曰：「是足以酬令娘平生之志矣乎？」女諦視之，則赫然平小川之尸也。女方喑噎生岔息，以至猝睹其人，驚問曰：「鐵鷄王何來？」其人笑曰：「予實未嘗須臾離君，君特未暇顧耳。」

鐵鷄自生去後，安置阿髻已妥，乃裹糧躡生踪以行。既抵女家，折而循東路，至小川所居之白板屋，逮小川挈六子出，遂又潛尾至女家。小川踰垣入，鐵鷄隱牆角覘之，見女綽可敵小川，意暗欣羨。及小川跳走，六子猝發，女中傷斫，敵抉首竟入鐵鷄，乃疾馳追小川去。時傍晚，日黑，小川鼠竄，狼突時回首以望，見黑影一蹣跚，以至意謂六子低問為誰。鐵鷄糝糊呻吟曰：「六子耳。」小川曰：「一擊中之乎？」鐵鷄曰：「中之矣。」然渠殊桀驁，負傷發槍猶直貫余脛而出也。小川曰：「疲乎？」曰：「誠疲矣，血流如湧，泉左脛幾非余所有矣。」小川歎曰：「苦汝矣，試扶余肩以行，乃佇以俟之。」鐵鷄蹣跚以前，離小川三步許，突抽刃直刺小川之頸，曰：「不勞扶。」

汝肩但來借汝頭耳。小川驚欲避刃，已穿頸而出。瞪目直視鐵鷄，欲語而喉已斷。鐵鷄笑曰：姑念邦交速，汝一死如何？遂按靶頻旋其刃，而小川蹶矣。乃拽其尸於林中，擬即報女家。倚樹稍息，不覺入睡。日光射林隙，曉吹雜動，斗然驚覺，起視林下平尸，已殮而林外嫻嫻恍有人影。屏息窺之，見女方徘徊往返，頗欲試女才武，遂挑之與鬪，而生於斯時走遍西路，不得敵踪，折而東行，適遇鐵鷄與女於林下。

### 第九章

三人於小川衣囊中得報告一紙，喑愕曰：彼之謀吾者一，至於是乎？其紙曰：

#### 報告第三十一號

#### (一)關於軍事者

調查吾儕在吉長安奉四要地之商人男子凡四萬六千五百人，其爲曾隸軍藉者凡二萬八千一百餘。一旦滿蒙有事，瞬息即可得二師團之效用。惟軍械輸入頗艱，由南滿洲鐵路輸入者，恒爲彼官吏所覺察，阻止故欲軍械之暢輸，無阻第一急須。趕築安奉全路，第二須設法攫得其警察權。滿蒙雖有二師團之兵額，顧恒困於商業的支配，不易得適當之補助教育及軍事上之旅行。此今日之缺點一。此種不武裝之軍人，以不規則之方向散在各地，平時不與以適當之指示，於臨時召集時，阻礙頗多。此今日之缺點二。欲補第一缺點，當請參謀部授以簡明之地圖及相當之訓練。欲補第二缺點，則急宜與以簡切之指示及秘密之編制。

中國在滿蒙之軍隊，凡分二種：一爲巡防，一爲新軍。巡防直可稱之爲鬍子之尾閭，中國政府倚之。

辦鬚子實不得謂非奇妙之策畧此來彼去互成體面巡防軍戰術盡此八字矣新軍爲第二十第二十一兩師其戰鬪力雖不可懸斷然觀察其軍械可知矣步槍爲吾國三八年式及德州廠所製之六米里九不足則補以漢陽廠之七米里三礮則爲管退山礮似取給於廣州者野礮之配置無定平均計之約每隊一尊而弱一師軍械之配置如此後方補充旣萬分困難指揮上尤有至大之危險則其戰鬪力可知矣

## (二)關於企業者

南滿州出口品以大豆爲大宗此項商業之樞紐在大連大連自租借後中國業此者漸爲吾所壓迫再越四五年當可全部操縱於吾手吾國所以能操縱斯業者其效力全發生於該埠之信託所此種信託所現尙爲純粹的商業組織倘政府能設法補助之其效力當益大明治三十年連埠豆業爲中國人獨立經營者凡五十七家今有四十九家已納保證金於信託所受其支配能力之偉大於此可知矣

奉吉兩省之墾殖事業中國尙在議論中其地土質之肥沃爲吾國所無土作青黑色依化驗所得知此種土塊乃積數千年來落葉腐敗之相合而成者蓋其地多森林且蕪穢不治落葉所積有深至四五尺者故苟加以人力可於二十五年中不加肥料而得極豐之收穫且其地價之廉出吾人意料以外此種荒田都管理於地方衙門墾荒者向之具領上者畝不過中幣一元中者僅五六角下者則稍納註册等費而已且其上中下之分別全爲無學識的判斷特以田中有無大樹等於開

墾時一時之難易爲準於肥瘠無與焉吾政府倘每歲撥出數十萬元購致二三中國人爲傀儡誘以微利假其名義以從事於此事定後再輔以外交上之權變不難盡彼膏腴而有之滿蒙地理爲商業的軍事的皆不可無長距離摩托車路線之尤要者爲長春至伯都訥線呼倫至庫倫線朝陽至三姓線此三線而成遼河松花江黑龍江流域脈絡貫通滿蒙無臥榻酣睡之憂矣

(三)關於鬍子之誘致者

奉吉兩省幾遍地皆鬍其半專以劫掠爲生活其半則雜跡軍隊中其實皆爲利之一字所驅策耳個中頗有別國界極嚴者然不及十分之一其他都可以利誘之誘置此項人物之機關在吉林奉天錦州瀘濱各有一處其目的專在擾亂其地方秩序俾政府得所藉口惟經濟力薄弱尙不足爲充分的招致倘政府能每歲補助之中國多一鬍子卽吾國多一分機會也 瀨川平次氏報告生等閱畢踢其尸作恨聲曰殺之晚矣此爲三十一次之報告其前之三十次不知洩盡幾許秘密况來此任偵探職者非小川一人耶言畢目眦欲裂取鐵鷄佩刀砍之無算女笑挽其腕止之曰郎姑少忍六子候個厮頭顧久矣當移以歸腊而祭吾父耳遂舉刀砍首首應刀落解羅巾裹之撰諸腰際歡然攜生手曰大仇既復偕郎歸矣鐵鷄王戲曰不識令孃將何以處殺此大仇人也生笑不語女忸怩曰一身之外皆受君命鐵鷄撫掌大笑曰妙哉斯語江南生豔福無雙哉言畢一揖竟去生挽之不令行鐵鷄曰君忘秘册耶俟獲彼僮再與君道喜耳言已倏忽竟去

第十章

第

二

集

鐵鷁於途中歡然謂阿髯曰今去誠如囊中捉鼈矣阿髯曰彼以昨日行與吾隔一日程曷兼行一宵鐵鷁笑曰蠢物甯不知彼是官人潛去呼倫矯捷豈吾儕以行劫爲生涯者比從容縛之可耳阿髯今是出師擒賊之第一日解爾酒禁且向前站沽一罇如何阿髯笑繼以詔曰幾日不得喝自分當以渴死君苟以一罇賜阿髯者且爲君乘醉捉賊矣鐵鷁笑而不語加一鞭於阿髯之騎騎狂嘶直馳阿髯不備脫蹬幾顛鐵鷁放轡突出其前笑指之曰浪被人呼馬賊乃闌茸至此耶言次夕陽西下已抵宿站乃挽轡下鞍投逆旅來是日適吉省巡防隊以官事過境人呼馬嘶緞靴緯帽滿於逆旅鐵鷁強商諸主人始得於塲角挪一塵止焉

行李既卸鐵鷁以阿髯魯莽懼爲官軍所識矚堅坐勿出已則易衣出房倚檻而望見鳩形鵠面揚威耀武之軍士都席地圍坐各呼其類作牧猪奴戲嘻笑怒罵囂雜至不可言喻賭局方酣忽有一人岔息至曰來矣羣急擲葉子以起有恨恨其卽至者有色然自喜者各以其翻雉覆鼻手荷槍雁行以立居然鵝鵝鐵鷁方倚欄歎息忽有自後呵之者曰將軍來爾何人敢不迴避耶鐵鷁回首視之見爲一紅鑲馬褂執軍棍人急惕息趨避執棍者以棍指之曰奴子殊解事不避看割頭顱去矣鐵鷁唯唯退至門側自笑曰平生喫人呼叱今爲第一次矣繼見護從蟻集一明藍頂戴偃僕羸瘠之將軍蹣跚而入一時萬衆不喧軍容整肅擁入正室卽聞有呼來者一偏裨鞠躬以入未幾出至簷下高傳軍令曰將軍有令此來奉旨辦匪賴國慶軍威盡滅羣醜現當鬻匪一律肅清之時大軍過境尤宜秋毫無犯爾營中各色人等弗得動民間一草一木有干軍紀塔下百聲齊應祇贏得橫行塞外鐵鷁王掩口葫蘆不已方匿笑間忽見



一。人。翩。然。入。店。驚。曰。渠。亦。至。此。耶。其。人。既。入。以。一。刺。授。軍。吏。軍。吏。熟。視。刺。上。肅。然。動。容。如。飛。入。報。未。幾。高。呼。傳。請。所。謂。將。軍。者。已。趨。至。簷。下。如。迎。上。僚。其。人。岸。然。登。堦。一。握。手。問。相。將。俱。入。鐵。鷄。凝。神。注。目。矚。候。其。出。歷。一。時。許。聞。傳。呼。備。筵。乃。自。語。曰。此。獠。不。即。出。矣。遂。反。入。己。屋。見。阿。髻。齣。齣。睡。正。酣。也。因。思。其。人。之。來。似。與。軍。官。有。舊。若。輩。好。交。通。不。肖。官。吏。行。其。刺。探。之。術。此。來。必。非。無。因。且。不。先。不。後。於。己。投。宿。此。店。時。突。然。謁。此。與。己。同。店。之。軍。官。不。可。不。先。為。戒。備。縱。橫。數。十。年。未。墮。人。計。彼。乃。貿。然。來。犯。會。當。有。以。警。之。鐵。鷄。所。見。者。為。誰。乎。吉。田。也。將。軍。威。武。自。命。干。城。之。選。軍。行。所。至。鼠。雀。為。懾。獨。遇。外。人。柔。和。乃。如。好。媳。婦。而。於。東。國。為。尤。甚。苟。其。人。之。姓。為。伊。藤。小。田。等。含。有。島。國。意。義。者。即。卑。如。理。髮。人。亦。罔。不。屈。節。下。交。故。滿。蒙。間。木。屨。左。衽。人。無。不。稱。將。軍。賢。而。中。朝。樞。庭。亦。嘉。其。嫻。於。外。交。無。普。通。軍。人。崛。強。態。倚。為。長。城。吉。田。初。不。識。將。軍。特。以。口。碑。在。人。遂。爾。一。見。如。故。將。軍。宿。嫻。酬。應。且。此。次。勦。匪。歸。來。抵。掌。論。兵。談。資。尤。勝。吉。田。頌。曰。敝。國。政。府。昔。以。國。人。僑。居。此。間。者。衆。欲。得。警。察。權。襄。助。安。靖。地。方。今。得。將。軍。殊。自。笑。鰓。鰓。矣。將。軍。避。席。謝。曰。僕。何。敢。當。此。哉。人。都。言。警。權。所。在。即。領。土。權。所。在。僕。終。不。信。此。事。試。思。吾。有。土。地。吾。有。人。民。得。友。國。費。精。力。耗。巨。款。以。保。護。之。此。是。何。等。便。宜。事。而。拘。拘。不。為。乎。僕。今。僅。得。一。巡。防。統。領。耳。他。日。幸。握。政。權。不。特。滿。蒙。即。本。部。各。省。之。警。察。權。亦。當。委。諸。各。國。以。收。垂。拱。無。為。之。治。矣。吉。田。嘖。嘖。讚。曰。明。智。哉。將。軍。世。僅。以。武。雄。稱。將。軍。庸。知。將。軍。之。尤。嫻。於。政。治。外。交。者。哉。將。軍。大。喜。如。遇。知。己。亟。傳。備。筵。款。佳。客。吉。田。何。樂。而。不。叨。此。一。餐。筵。間。吉。田。對。於。滿。蒙。軍。事。詢。之。綦。殷。顧。將。軍。不。好。瑣。屑。即。所。自。統。之。軍。隊。缺。額。幾。許。分。札。何。地。軍。械。之。配。備。如。何。餉。食。之。挹。注。如。何。尙。不。屑。問。訊。遑。論。滿。蒙。全。局。然。不。答。則。失。客。歡。勢。不。能。不。東。拉。西。

扯以實之。吉田不禁大失。初望因復問鬻匪事。將軍色然曰：「么麼小醜，殲除盡矣。」吉田微笑不語。將軍曰：「足下疑余言乎？勤捕清冊，赫然可稽也。」吉田曰：「僕何敢不信將軍意，謂漏網尚多耳。」將軍撚鬚不語。吉田曰：「似聞有鐵鷄王個中渠魁，今就縛矣乎？」將軍貿然曰：「彼中混號正多，何獨一鐵鷄便金鷄銀鷄亦勤殺無遺矣。」言次，外傳一函入封緘甚固。將軍開函讀之不覺色變，急呼速縛送書人來，則送書人已不知去向矣。吉田偷睨其函文曰：

汝之坐上客吉田爲竊吾國秘密地圖之奸細。汝苟尚有良心者，速縛而搜之。否則吉田逸，余將挾汝首以代之。毋謂兵從多是不足禁鐵鷄一蹴也。鐵鷄王字

吉田自念生命一髮幸逢庸奴，或可以危詞挾之，遂乘間攫此函於懷，突起戟指叱之曰：「咄，不圖汝爲鬻匪黨奴，余朝就縛，奴夕檻車入京耳。」言次，突出利刃以鋒擬將軍，將軍戰慄哀告曰：「僕何敢縛君，特釋君而自致殺身禍，亦乞矜念耳。」吉田益迫之曰：「汝直言金鷄銀鷄勤殺無遺矣，奈何？又來此鐵鷄將軍涕泣請罪。」吉田曰：「欲宥汝速窮搜此逆旅，凡非軍人悉繫，以來將軍唯唯，急呼親卒傳令，閉逆旅門窮搜匪黨，擾擾終夜，冥不可得。」鐵鷄投書而後，早挾阿髻作冥鴻飛，呆如木鷄之軍士更向何處搜哉？

搜鐵鷄不得，吉田自念前途殊險，乃變其言辭曰：「僕今知將軍之非彼黨矣，他日晤敝國使臣，當爲將軍遊揚於朝，惟僕即日將去，呼倫願得十健卒與偕，則將軍之心白矣。」將軍諾諾命吉田自向親兵中選十人。吉田既選，殷勤謝去，意謂扈從既衆，長途無可慮事矣。

一日行至松樹子溝，南百許里，吉田乘車十人騎而從，忽一騎自後至，漸近與十人語，殊復款洽，繼漸作

隱語。鞫。轉。不。易。辨。吉。田。大。疑。欲。探。其。隱。其。人。擲。一。物。於。十。人。揚。鞭。竟。去。及。夕。僞。爲。感。激。狀。遍。觴。十。人。大。觥。小。壘。傾。倒。無。算。各。頽。然。醉。倒。搜。其。身。畔。則。鐵。鷄。密。囑。一。紙。在。也。自。度。不。急。走。必。死。於。十。人。手。乃。易。服。變。容。卽。夕。遁。去。詰。朝。至。松。樹。子。溝。隱。於。賣。藥。十。人。既。醒。冥。搜。不。得。吉。田。而。鐵。鷄。至。聞。其。逸。笑。曰。終。憑。伊。狡。脫。其。如。余。網。羅。遍。地。何。因。囑。阿。髻。急。行。至。松。樹。溝。子。且。謂。之。曰。到。彼。許。解。汝。酒。禁。矣。因。授。以。策。阿。髻。騰。躍。應。聲。去。鐵。鷄。亦。卽。刻。從。間。道。行。噫。讀。者。諸。君。不。廻。憶。開。卷。第。一。章。彼。賣。藥。人。田。小。吉。非。爲。號。稱。瘦。驢。者。所。縛。耶。瘦。驢。何。人。想。諸。君。不。難。知。之。矣。既。縛。吉。田。置。諸。革。囊。阿。髻。問。所。向。鐵。鷄。笑。曰。盜。書。人。與。送。書。人。既。得。且。歸。擾。江。南。生。與。李。朝。陽。結。婚。酒。耳。去。呼。倫。何。爲。哉。

(完)

第

二

集

惠 我 瓊 琚

天笑先生左右、前托驛便、購得小說大觀一冊、嶺梅初放、枝春忽來、帷幄香生、欣忭無似、惟蛻廬叢綴、邱菽園當係邱逢甲之誤、菽園籍閩之海澄縣、覆姓邱曾、舉人有詩名、淑隨園之爲人也、有菽園贅談行世、逢甲進士、工詩、爲唐撫門生、晚年自署爲倉海君、著述甚富、蓋治實行文學爲一鍾者、二君皆屬故交、知之甚詳、走筆上告、當弗責其饒舌也、

仲琴

天笑先生惠鑒、讀大著燕支井、甚佩甚佩、竊謂編製劇本、與作詩作小說同、詩貴神韻、小說貴性靈、故舊劇如三娘教子、烏盆計、孫夫人祭江等、初末有何等奇妙之情節、而終能處於顛撲不破之地位者、雖有唱工以爲之後盾、要非意趣十分美滿、不能如是也、今市僧所演新劇、若揆空箱、刁劉氏等、姑無論矣、卽等而上之、亦僅得皮面、而遺其神髓、尊箸參酌、迴當配置井然、自是文學上有價值之作、但苟以市僧之手筆爲之、則珍妃入井、必在場上、西后及景帝西巡、必以驢車上臺、以資號召、景帝哭井一幕、必以其冷靜而刪去、而拳匪若紅燈女子、必持刀上場、胡鬧一番、以爲熱鬧、似此窮兇極惡、做去、以之博無知婦女之歡笑、則可矣、其如戲劇之價值何、夜深人靜、拉雜書之、勿笑、

劉復

社會小說

紉

袴

鏡

上海文書局發行



本圖詳於界外交錯要地  
 本圖詳於航路鐵道要線  
 本圖詳於最近行政區域  
 本圖詳於政治軍事必想之品

橫五十寸 縱四十寸 七色套印 詳備無遺 精美絕倫 定價一元

內容比較 上圖互有 詳畧幅式 摺製更便 出行攜帶

圖為上海張國維先生編先生為地理專門學家久任東南各中學校暨各師範學校地理科教師是圖為張先生積年搜輯最精最完之善本本局訂請先生主撰各種精善地圖陸續出版此其嚆矢

作 文 之 好 模 範

直隸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奉天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六冊 價洋一元二角

廣東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四冊 價洋八角

江蘇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六冊 價洋一元二角

浙江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二冊 價洋四角

湖北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二冊 價洋四角

福建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江西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丙小十四)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社會小說

# 紈袴鏡

## 第一章

外史氏曰。方今之世。風俗靡靡。國家有用之青年。人物自傷。瓠落無致。用自效之地。則亦時手小說一卷。



時女郎。婉妙之狀。興起。讀者無形美感。自維筆墨庸劣。擬狀難工。用是開宗明義之第一章。惟有牽率老婦作傀儡之登場。聊以藏拙云爾。豈得已哉。

紈袴鏡

毋讎

距吾書出版之十年前同里居者有一陳氏老婦嘗出入大家作事至勤奮至於今日人尙無恙然垂老矣兩足內向若鬪鷄舉足行道勿循直線若波折蚓曲爲程倍也余思婦人苟老無勿醜者若在妙齡時代舉動或不若是嗟夫天下婦女醜態之增果視年齡爲正比耶抑謂使非行動詭異不足示人以資格老閱歷深耶顧或謂當世老婦往往自忘其醜爭妍取憐若盈盈三五時矜奇作態醜狀若生成矣猶憶鄰姥某氏方其青春頗馳美譽迨後年事漸增老態忽忽而至醜狀亦遽平增蓋彼人行走輒自動其首若搖搖欲墜者茲陳氏詭異足狀普通婦人中亦偶見之非絕無僅有者凡是種種悉附雅號試以足論亦有裏八字外八字之區分陳氏之足卽所稱爲裏八字者顧以言頗穢俗著者亦勿喜喋喋汗楮墨惟著者庸陋欲詳彼人性狀貢之讀者之前使讀吾書者展卷之間如覩陳氏之爲人不得不先卽一肢一體叙述大概余見其衣薄裳手葵扇時兩臂擺動若鼗鼓之垂兩耳此在行走之時幾自擊其本體彼每自忘老醜有時山花壓鬢紅艷欲滴額紋隱約猶與宮粉爲緣余狀其人至疑爲現形之妖魅顧是人閱歷深揣摩熟每見人必具贊物謹獻左右以是得無忤之但是人滋貧且在猝倉行道中又安所得贊物實則贊物非他但有一具之笑歷遇人而異其厚薄良以人生在世閱歷既深炎涼之態亦因之而愈甚而小人女子陰柔鄙陋所以能爲社會歡迎者必有所以挾持之具矣可見人生世上語言酬酢實一絕大之專門科學此在正人君子講學論藝引伸辨難或亦不患源泉之竭特求單詞片語若醇醪甘醴沁人肺腑使在聞者笑顏立啓則誠歎其爲難矧欲涉口成趣因人而異其通好之辭而所言又往往於是人之地位謀望或與其隱衷有關以爲若人所言不啻稱量余之肺腑而出令余精神暢旺則尤難矣



陳爲人貌既勿揚醜業界中但處配角之地位三十以後得少餘資亦勿依傍門戶販珠賣花所業至一實則彼人所售物悉非上品但恃以粲花妙舌揄揚溢美甚至明明贗鼎且謂效用特質遠在眞品之上彼之才能往往以有形之言譽物一方面即以無形之言譽人苟大家名媛一旦爲彼所乘誠有不買不休之勢明知種種之物至無價值甚至購取之後毫無所用亦必畧斥金錢購取一二嗟乎彼等心理甯謂生花妙舌砒砒僞質遽化玉石耶可知譽物之詞未必遂工而譽人之計則竟倖售矣

吾書縷叙是人勿恤浪費楮墨亦殊可笑實則此等醜婦於世至多用爲吾書開場人物吾書價值不因以轉失耶良以是人與吾書至有關係余殊不能不取爲開場人物特是人在醜業界中處配角地位即在吾書而論亦但能謂爲一有力之配角而已至於吾書之唯一主人卽所謂金大公子者是

## 第一章

金大公子名梅生祖爲陝中大吏據要津可十年搜括頗不貲彼父在清時亦納貲爲道員祖遺既封亦勿更作貪益想浮沈宦海消遣歲月而已梅年幼時梅之父母鍾愛特甚視繡襖中物若性命良以金氏一脉數世單丁梅旣長成旣無伯叔終鮮兄弟一念螽斯燕翼之謀珍異寵愛不殊王子所惜是兒雖甚聰俊以父母溺愛之故家庭教育受益頗淺梅未成年彼之父母竟已相繼徂謝幸賴舅氏管理梅性甚劣時軼軌範年事愈增性狀益烈梅自謂生平行事但徇快樂快樂主義而外皆非所知然著者以爲大凡富貴子弟無勿實行快樂主義者富貴子弟生世上猶之行旅孤客策騎於蒼茫暮道中誠恐前程不及汲汲顧影而奔故梅生年未十六已有室家少夫小妻竟成仙眷此固不必矜異以凡爲富貴子弟者

固○勿○由○孩○提○而○成○人○爲○迅○速○之○過○渡○非○是○者○親○戚○將○疑○駭○之○以○彼○早○婚○之○說○所○持○亦○有○理○由○以○爲○人○屆○成○年○情○慾○即○伴○知○識○而○進○假○使○情○慾○無○所○宣○洩○必○至○不○安○本○分○橫○決○而○爲○異○日○之○患○猶○之○飢○餓○之○人○苟○不○正○當○得○食○或○不○免○有○攫○餅○於○市○之○醜○行○此○所○持○理○由○一○也○顧○彼○所○持○理○由○余○殊○不○能○斥○之○爲○不○正○當○良○以○子○弟○生○大○家○者○譬○之○肥○壤○中○之○植○物○成○生○較○易○爲○力○是○即○大○家○男○女○智○識○之○啓○亦○較○常○人○爲○早○次○則○彼○等○父○母○眼○前○幸○福○亦○既○美○滿○無○缺○三○十○以○往○抱○孫○之○望○不○免○念○切○夢○寐○以○吾○民○宗○族○思○想○之○盛○人○口○繁○殖○稱○雄○地○球○非○偶○然○矣○

梅○娶○妻○顧○氏○字○曰○婉○姑○賢○淑○而○識○大○體○貌○更○美○麗○玲○瓏○嬌○小○見○者○輒○生○憐○愛○之○念○顧○父○官○京○曹○門○第○亦○甚○高○華○然○苟○爲○貧○富○之○比○例○則○金○氏○財○產○之○超○越○顧○姓○者○實○數○倍○而○有○餘○蓋○京○曹○俸○入○夙○稱○清○苦○娶○與○搜○括○地○方○者○不○同○耳○

婉○姑○幼○美○梅○父○母○曾○與○同○居○甚○愛○好○之○自○幼○知○禮○孝○父○母○喜○讀○列○女○傳○又○能○對○客○講○解○詳○晰○無○誤○迨○後○金○梅○二○家○南○北○異○居○而○梅○父○因○爲○兒○子○擇○媳○愜○心○至○難○大○有○焦○悚○難○言○之○狀○梅○父○母○忽○憶○顧○女○以○爲○是○殆○女○中○全○材○擬○即○通○函○京○友○屬○令○宛○轉○求○婚○以○問○梅○意○亦○樂○成○詎○意○梅○父○未○死○公○子○已○有○浪○蕩○名○婉○姑○之○父○竟○欲○不○允○幸○賴○冰○人○善○辭○令○再○三○陳○說○而○朱○陳○之○好○以○結○

婉○姑○歸○梅○時○梅○父○母○亦○已○相○繼○謝○世○梅○之○舅○父○極○形○爲○力○既○諧○琴○瑟○情○好○無○間○惟○梅○生○婉○姑○性○情○相○異○可○云○各○趨○極○端○良○以○婉○姑○性○質○大○類○乃○父○乃○父○京○曹○耳○清○正○古○執○相○習○成○風○顧○女○承○家○學○古○執○甚○於○乃○父○生○平○行○事○嘗○欲○以○列○女○傳○之○某○某○人○物○自○期○迂○腐○執○滯○亦○已○甚○矣○而○如○梅○生○者○既○有○快○樂○主○義○之○宣○言○則○好○

速既詠方謂幃房之事殆有甚於畫眉則釵裙脂粉之道學家不爲公子所喜可斷言矣。雖然常人性質或不無因先見而偏苟能乘機善誘則刑于之化未嘗不堪施及幃房必欲互相攻駁不留餘地非特感情易於受傷而輕蔑譏侮之漸或不免自此而開平心而論梅婦澤舊道學至深則有時敬愛夫子用心不可謂不至梅所以終於不悅者亦以彼人事事物物不能隨彼大公子之意旨而行未免始諒而中恨恨之不已且甚怒矣大公子非直怒而已無情之峻罰且隨一震之威而至凡此野蠻舉動雖在中國重男輕女之舊社會中實亦未或多見梅生之妻能勿自嗟爲薄命人哉雖然天下婦女之適紈袴兒者又往往自嗟命薄甯獨梅生之妻爲然惟梅生之妻更覺薄命之中尤爲薄命云爾嘗謂天下情之一字至與紈袴兒郎勿屬良以情之爲物根生於愛愛生慕慕生悅悅生戀戀之慕之悅之戀之情實鍾之矣戀愛慕悅勿達目的於是啼笑悲泣生死苦痛情根日深情苗日茁矣自其簡切言之情之爲物起於慕悅愛戀深於苦痛阻力波折愈多愛情愈專雖然富家兒天驕也天心至公波折阻力勿及富家兒之身於是乎情之一物遂爲普天下多愁多病男女之專有物蓋天下爲文之工者其人必爲窮人文以窮而後工猶之情以窮而後專富家兒視天下無難致之物自有知識卽有室家得之至易曾不稍費心力嗟乎天下人類固有易得之物深其愛護者乎矧喜新厭故尤爲富家兒之普通性質者哉

### 第三章

吾書姑且舍是關一奇妙之境界以娛讀者時有委巷蓬門之內居一老醜之婦此老婦爲狀若何諸君可在開卷時想像得之是間陳列至簡陋起居之所頗感逼仄以屋既淺狹更強分爲前後室而器用又

至多亦有待客之座而大小廣狹形式不一新舊亦若互異壁間亦有聯字而顛倒殘缺似為搜求字籠而來數珠香籃冥鏹寶銀至與壁上書畫互爭尺寸之地巍然勿侵者祇有一瓦觀音之佛堂長寬高各



約一尺木匡而嵌玻璃於正面顧雖獨立而佛龕頂上佛手木瓜之乾堆積至多若與醜婦競其面部醜狀者顧木瓜亦勿能長日暴其醜狀不幸殘殺之盃高踞龕頂盃大殺少內部空空若震象之仰孟而大士低眉頗現羞容以彼跣足袒胸私居燕燕至不檢點乃有烏鬚角帶之莽男右握鐵鞭左挾金寶與彼並肩而立嗟夫處金錢武力之

下欲求自在也難矣是間復有赤脚婢一人司炊汲者其後屋則尚整潔亦有梳妝之案鏤花之牀布簾沈沈入此室處別有粉香油膩之氣滯人魂魄所惜天井偪仄但有粉牆倒光返照入室自此辨識有一時裝美人修蛾綠鬢

粧罷刺繡消磨永晝若干金圭璧之良家人是人呼老婦曰阿母而老婦則呼是人爲巧姑時方逾午彼  
 家天井小日影已迅速上粉牆老母則移其竿上衣使卽日光且自語云巧姑我兒汝思幸福者速展汝  
 之手段日者言汝命良不惡宜近貴茲言驗矣汝近貴老身至受用須知彼人飄忽往來無定腳溜若遊  
 魚既被吞鉤當展汝擒拏手段母俾逃逸余授汝四字訣汝忘之耶哭哭笑羞羞怯怯天下男子甘爲  
 情死矣女不答母復言巧兒吾言然耶母且言且入內室見狀至驚異喞曰噫汝奈何勿竟易新衣脫令  
 彼人竟來汝在倉猝中能相及耶汝賤人勿中人擡舉老身縱愛汝能助汝哉

女是時執素絹掩面潛泣悲梗旣極淚溢勿可止嗚咽言曰母嗜利強兒失身兒失身母所益復幾何噫  
 阿母很心重金勿重兒阿母謂彼人可愚若吞鉤之魚兒思之殆啄木鳥耳啄木鳥無樹勿啄一顧卽去  
 寧有定處哉

母是時怒愈甚聲益高謂賤人汝恣哭淚流成粉溝尙成人形耶勿整粧公子且速來汝醜狀可令彼見  
 耶女是時亦忿謂兒縱倩粧亦寂守空閨耳彼人事忙尙念此間耶兒亦勿願彼人來彼每來失兒自由  
 身調笑輕薄若玩具兒亦清白女兒身視兒輕賤若遊妓耶母聆言更大怒斥云汝賤人勿中人擡舉老  
 身爲汝終身事撮合至盡力須知余等輩門圭竇人王孫公子一顧盼一笑言尙是前生福命汝乃視肌  
 膚親爲偶然耶如此貧薄相合作乞人婦女亦厲聲云母兒願爲乞人婦勿作富人妾乞人婦終身相依  
 勿相棄爲富人妾戀愛勿崇朝輕棄若敝屣矣阿母欲恃兒富貴耶阿母苟愛兒爲兒謀終身宜勿若是  
 之苟賤阿母欲謀兒終身耶害兒終身耳

母大怒奔而前舉掌批頰聲脆然若裂帛且怒罵云汝事勿長進汝口辯滔滔若桔槔翻瀾汝有口才凌阿母曷勿花言巧語悅彼人心耶且言且批頰女至是縱聲號陶矣

第四章

紛擾間俄聞小扉呀然關聞人語云姥在家耶媪聞言微歎曰噫亟出房闔笑聲陡作幾震瓦屋繼之拍掌遂云好了好了阿巧速整粧老身固言大公子至有情非一去勿反者珍兒汝所司何事植立奚爲速泡房中雲霧茶此茶余昔託人購自九華將以專享公子者案上蓋盃余亦夙滌速往從事且加茉莉花數朶於中

媪是時舉動至倏忙則見皺面之上滿貯笑容既理公子復入內室張羅往復可數次若怒然不安者復含笑謂公子云官人癡婢無知每恣泣彼恣泣冀大公子憐耳大公子茲請坐飲新茶噫是間良齷齪盍入內室耶噫大公子樓居乎樓居較可老身且招巧兒來

吾書所叙老媪之家其布置之奇特可云得未曾有入門時爲一境入室時爲一境登樓時復爲一境境不同步步入勝猶之人生世上有老壯少三時期然此猶不倫嘗聞往杭州禮大士者言上中下三天竺境地不一上天竺爲我佛所居頂禮世尊者不可不竟至其地耳

似此房闔縱不華麗但頗潔淨似非齷齪老媪所宜有若云居彼愛女彼在樓下亦有臥室駢拇枝指曾何取義耶時大公子就牀榻而坐一婢一媪侍奉至忙碌媪此時頻就梯次呼巧兒巧兒於梅生來已住泣矣顧不應諾媪爲狀至局踖若甚悔批頰之不當者良以母女名分就令終日摧撲亦至無礙茲則名

花有主聲價且增十倍無故冒犯厥罪伊何矣梅生視媪媪微笑搖手謂媪云媪勿忙我來勿爲此余今者又有一事煩汝媪謂公子汝思某事耶但恐……梅謂否否媪謂然則某事耶梅似煩懣急搖手云非是。非是。媪汝勿攙雜聽余言趨以耳來。媪遂以耳近梅生。

媪之耳在生理上至奇異彼聞人言或聰或不聰特梅生言無勿聞者說者謂凡人神專則腦敏耳聰目銳逾常時矣媪聆言且唯唯特每自蹙其眸似問題有甚困難者。

媪聞梅生言不覺忘情自語曰孽哉孽哉彼良家婦名節滋重烏可妄汙之。言次覺是語實忤公子則卽笑答曰公子眼力殊不謬惟茲事綦難非可輕易着手者容老婦徐圖之。

如媪之積惡乃亦顧人名節寤不大奇實則名節云者僞耳意蓋在其女也。良以斯事若成則公子之視其女必棄等秋扇繼念飄蕩若公子卽無是事亦烏能鍾情於彼女一人不若姑允代謀事苟成其酬必豐爲利等耳至於公子視人名節若泥塗曳尾龜行經素紙之上在在處處悉留污點遊行自在者并不自知耳。

巧姑賦性幽靜貌亦頗動人憐迫於乃母命媚事公子心滋勿願今爲母責飲恨更深母氏千呼萬喚之後不得不勉強登樓觀其淚眼瑩然粧成泣後益足動人憐惜之念既及門次但就室隅而坐低蛾歛黛弄其手絹不已偶一舉首見公子神意勿屬似別有無窮心事者益覺所事非人凄然欲涕恐阿母呵乃以絹巾掩面低首幾及其臆媪回首見女狀深恨之而又不便直咄乃微呵云癡妮子長成如許勿識禮數勿候公子安耶巧聞言奔而出媪怒甚欲起要遮公子止之曰媪勿爾吾耽色爲娛樂計冰人石女心

滋○勿○喜○強○之○何○爲○媼○駭○曰○吾○女○石○女○耶○公○子○曰○否○汝○勿○喋○喋○吾○頃○所○屬○汝○意○云○何○如○勿○任○吾○將○去○矣○媼○笑○曰○公○子○所○屬○老○身○安○敢○勿○任○自○當○竭○吾○力○謀○之○特○遲○速○勿○能○預○計○耳○公○子○似○振○衣○欲○行○媼○大○呼○云○巧○兒○何○往○速○來○送○公○子○梅○生○去○女○戶○遂○闔○

第五章

梅○生○豪○縱○自○喜○濫○交○而○昧○於○擇○人○凡○游○食○其○門○者○大○都○爲○板○橋○雜○記○中○張○魁○管○五○之○流○或○擅○絲○竹○或○工○諧○謔○以○博○梅○生○歡○其○中○有○范○姓○號○盈○鵬○諸○姓○名○學○優○者○能○言○善○詔○梅○生○倚○若○左○右○手○他○客○不○及○也○有○知○范○諸○歷○史○者○謂○二○人○亦○富○室○子○不○學○無○術○以○治○遊○傾○其○家○忽○忽○中○年○無○以○爲○活○乃○輾○轉○援○引○游○食○於○王○孫○公○子○之○門○以○己○所○心○得○者○貢○獻○於○公○子○而○曩○年○棄○擲○之○者○亦○得○藉○此○稍○稍○取○償○是○知○花○面○篋○片○之○才○類○由○歷○練○而○成○非○可○一○蹴○而○幾○也○梅○生○自○交○范○諸○之○後○治○遊○之○門○徑○愈○多○涉○獵○愈○廣○特○是○得○之○太○易○未○免○厭○倦○寡○歡○謀○之○諸○范○另○闢○他○途○於○是○贈○珠○解○佩○不○一○其○人○范○諸○偶○有○所○遇○必○走○告○梅○生○爲○效○忠○獻○媚○之○計○嗟○乎○梅○生○而○聰○秀○加○以○造○就○亦○人○材○也○顧○以○二○蠹○故○品○德○斲○喪○以○盡○不○亦○惜○哉○

凡○人○閒○居○太○甚○則○無○聊○之○感○易○生○幸○而○梅○生○放○任○消○愁○之○方○法○至○多○嘗○共○數○友○登○小○邱○幕○天○席○地○出○酒○肉○大○嚼○且○飲○且○縱○歌○復○時○起○立○手○遠○鏡○立○阜○上○四○矚○旁○觀○者○且○謂○個○人○風○雅○玩○野○景○儲○詩○料○寧○知○眈○眈○四○矚○爲○獵○艷○計○耶○范○謂○今○日○張○羅○雀○兒○至○鮮○吾○等○盍○去○休○公○子○不○答○立○高○阜○且○長○歌○立○擲○殘○肴○使○至○遠○處○視○羣○丐○爭○食○以○爲○笑○樂○公○子○樂○愈○甚○則○并○槃○椀○擲○丐○者○丐○者○眼○明○身○捷○趨○避○靈○活○若○狡○兔○公○子○更○大○樂○并○酒○瓶○提○榼○亦○擲○之○公○子○出○遊○恒○多○不○測○之○賞○罰○以○是○羣○丐○趨○公○子○若○天○父○特○公○子○有○僻○性○丐○者○無○故○勿○得○現○形○



若非時向公子行乞則楚撲相加以垂斃以故丐者無事時恒卽公子門左右探公子今日出遊與否及所至何地消息既確則分頭四散預伏所在地勿敢呻吟咳嗽或露衣角苟或非時見形從者無情之棒密集若雨點矣以是公子上阜勿見一丐清道警蹕若御輦臨幸輿酣則呼云狗子可出矣立卽四伏噪應而是時杯槃狼藉亦如天女散花不則青蚨千百片四飛命運佳者且得銀圓公子苟樂且解身上絹縛銀銅幣擲丐顧丐各遙立屏息注其視線左右競承之苟流血則施者受者笑顏立啓謂代價優也未及者不克流血則嗒喪怨命謂錢神之勿靈被面流血之輩勿暇拭額急離羣解縛視所入之豐歉亦有解包失望但存石子則顛倒疑夢額痛且作顧受者震公子富名或疑此必烏金則就礪石磨之或研碎若粉狀一一棄之亦勿敢怨公子以今日得絹猶勝一日丐也大抵梅生賞罰悉憑喜怒而出喜則受上賞苟怒者峻罰立至矣匪直如此有時快樂亦加人體罰爲消遣計特梅生之賞往往受之無名若朋友姻眷有無相通則一錢亦吝特進公子頌辭者若投試卷可否至難預測特梅生苟悅賞賜奇特每每出人意表甚至白狐之裘解贈窮乞謂欲汝被此傲鄉紳耳有時茶寮主人決踵曳屣謂積錢綦難新履勿可得梅聞言立脫足上履俾試寬窄既見修短合度則謂汝竟御之耳且謂余勿與汝謙讓毋瑣瑣溷乃公語畢納敝履竟去舉動荒誕往往類此先是里中有一賈人子讀書學校寒暑旋里舉動傲岸至勿悅梅生實則凡爲學生自視至高同學以外鮮許可者梅生不學更勿爲學生所重抑是兒家計尙豐出入里門必佩時計戴金鏡梅因覓丐者令彼垢面上架寶貴之金鏡敝衣蟻蝨中綴金表三五枚胸背前後復各承大時計二枚若負圖之龍馬是生每行丐必左右前後以相從丐身後羣僕監督之一市見

者。罔。勿。拍。掌。狂。笑。富。家。兒。遂。羞。恨。難。言。矣。

## 第六章

余書不云梅婦賢淑。宛轉依人。若小鳥耶。梅生之視其妻。往往一時愛之。復一時惡之。而久之則惡之。之心多於愛之之心矣。梅妻非有忤於梅生也。梅故凌折勿留餘地。嘗深夜遊行。或宿娼寮。或不意中命。駕而歸。夜漏沈沈。家中人好夢至酣。梅必盛怒。詬及妻室。謂時實未晏。丈夫勿歸。汝不及坐待解衣。竟睡。尙得云有愛情耶。甚至暴怒跳躑。遇物輒毀。梅妻薄命。但飲泣自傷而已。由此而觀。當世婦女。阻夫狎妓。防微杜漸。至有見地良以遊妓。無恥至鮮。人格苟圖金錢。則巧笑側媚。可以無所不至。以此天下男子之風流自喜者。無不視妓寮若家庭。實則家庭之樂。無及妓寮。嗟乎。著者是言。誠非爲當世男子導淫。凡以忠告當世之爲人妻者耳。著者姻婭中。亦有婉淑之姬。系出名門。而旣賦于歸。往往夫婦伉儷之情。未能始終若一。甚至姬姜之美。視等廢棄。而徵歌選色。荒淫無度。至於傾家蕩產。而不恤嗟乎。彼其之子。恥言愛情。夫亦以敵體名義所拘。恐以溫存柔順。失身分耶。亦知男女維繫。賴有感情。感情合結。非恃親和愛力耶。一度抗拒。必損一度愛情。彼爭名分。任己性者。適見其不智耳。

梅所眷妓。有紅玉。有小燕子。有黃鶯兒。有柳賽兒。自郤以下。更難備計。特相與而情不專。惟強占他人所愛而已。梅出行。恒藉狎客爲先驅。豪奴家丁相繼。後盾商賈子弟。畏彼氣燄。惟有忍棄所愛。退避三舍耳。特梅生祖父。縱有官其人。旣死。勢亦勿盛。亦有仕宦子弟。勢位非崇。而聲光所及。不無所至。敬憚梅苟爲彼所絀。則揮金慷慨。鬪富而勿鬪貴。夫鬪貴者。懾人之氣。使之有所不敢。鬪富者。歆人之心。使之自能樂。

從抑且相形見絀。愧忤念生意氣自豪者。有垂首喪氣棄甲曳兵而走耳。矧梅生父死不久。餘光未泯。凌折亦非易事耶。



柳賽兒非悅梅生者。時有一牧令之子楊滌菴者。盛年英俊。舉動彬彬。有詩禮風滌菴與賽兒交甚篤。梅一日遇賽兒於謙會。間悅其婉麗。頗與謔浪。惟賽兒之來。非因梅生而來。梅生之友。召以侑酒者。賽兒識趣。舍友而悅梅生。梅生以賽兒之識趣也。意果大樂。嗟乎。梅生之友。即梅生之奴隸耳。敢不順梅生意。悅梅生哉。

梅生酒既酣。其態益狂。時賽兒坐友人身後。橫波流盼。時及梅生。梅生情不自禁。屢目之。且作勢令其就己。賽兒故作態。置勿顧。梅生以手招之。其友亦推使就梅。賽乃佯憎其友。側目以白眼報生。梅生至此。亟起曳之。賽兒奪手而起。纖履滑於果核。遂跌於地。梅生醉矣。牢曳勿放。其身亦如玉山而倒。橫陳於賽兒

第

二

集

之身於是羣客哄和叫好之聲桀桀若怪鵠拍掌躑足竟翻酒卮亦有餽啜之徒踞案狂嚼隨聲附和幾噎。食道梅生力扶。賽兒起飲交杯於是梅生笑聲狎客和調聲彌復嗽嘈。賽羞慚亟推梅生起復其本位。梅遙矚以賽兒被酒面紅白若泛桃花耳環動盪一往一復不異秋千而星眸的的尤具嬌冶之態。賽但含笑遙坐羞梅生鶯聲燕語至足蕩人魂魄。廻視身後紅玉殊覺黯澹無光實則紅玉之貌縱非絕色而肌膚瑩澤實出賽兒之右。梅所以舍彼悅此者惑賽蕩逸耳。比賽去梅遂爽然若失。是時范謂公子曰汝看花眼力至不差彼小山羊奔馳跌盪至玉潔可愛惜是羊腥羶慕羶之蟻實繁有徒化身千億未必能饜人望。今且名花有主似此禁鬻中看不中喫耳。

學優是時方進食口中急停箸咀嚼言曰噫汝言妄哉汝謂彼人勿悅公子耶。汝匪直盲心抑且盲目。頃間情狀汝豈勿及見之。范謂吾言非是以公子風流年少位尊多金凡爲女娃固無不一見傾心者。汝云小羔不知尙有一牧羊之人牽其草繩雖遠勿放且奈之何。學優殺核既嚙笑聲遂縱格格然若怪鵠之夜鳴閉目搖首爲狀滋醜大聲咄咄盈鵬云老范汝言至鮮道理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小覷公子該得何罪。汝謂羔羊繫繩不可自彼手中劫奪耶。公子財力雄舍天上日月外無難致之物一二雛姬亦茸翦讓人寧不羞恥抑且彼牽率羔羊者諒必爲蠹蟲之一牧豎公子苟臨必惶然自鬆其繩。汝不知公子勢力震遠近耶。於是羣客哄和迴面咄范面醺醺甚有慚色。公子遊目矚座人舉杖剔牙頗有得意態度。酒闌夜深一哄而散。

## 第七章

越日批杷門巷外肩輿一駿馬二僕從雲屯喧溢道左道右賣漿者生涯爲之驟增識者謂柳養兒家財神臨也顧養兒家人殊勿歡迎財神所以遇財神者至等閒何以故以柳養兒勿躬迎財神故梅生之至彼家帶甲百萬若風馳電掣卽不慕勢亦且敬憚羣從入院者爲數至衆行路震震幾搖屋宇坐者立者意態甚盛高呼云公子旣至小羔可出矣傭輩震恐幾疑官中之檢查者潛持衣袂窺門隙中顧公子溫存雅愛養兒制止羣衆俾勿肆惡遂有傭媪趨前兢兢致詞謂今日不知公子光臨甚是抱歉我家姑娘已偕楊公子出外遊園何時可歸至難預定公子苟賜光臨照應我家惟有請俟異日耳羣從聞言譁然不靖遂謂汝等狗子藏匿姐兒敢蒙公子耶汝膽大斷汝狗腿媪復笑言承迎云公子息怒我家家人至敬憚公子財神降臨實所歡迎惟我家姑娘就目前而論苦無分身法惶恐至難言狀求公子海涵自此以後報答之日正長……語未竟公子之友睜其虎目大聲叱云狗子汝巧言敢給吾輩耶公子至有權力財富更非他人所及汝敢慢客直是世間冥頑不靈第一愚人汝尙思安居樂業耶媪復云阿彌陀佛老媪頭顱幾何豈敢挑怒貴客但風流營業至難安排張三來頭固是不小李四脚力亦竟不弱我等小人豈敢左右偏袒較有把握者無非認定先入爲主四字照此行事尙是公平交易……公子之友復呵叱云老妖魅花言巧辯直是胡說總之公子勢力甚偉揮霍不吝花界大王所至歡迎無第二人可及乃欲張王甲乙互相等倫置人於何地耶媪復笑云請勿動氣我輩營業貪財固甚畏勢更甚我家姑娘此次應召大半出之強迫可憐當日我家院主稍稍違命驟然捉入官中責打大板今尙兩股作痛至難行動公子謂狎客何人作威作福使用爾許手勢媪謂阿彌陀佛我等營業不怕官只怕管若彼人者官而

第

二

集

兼管我輩奚不憚之實告公子此楊公子彼之丈人作官省中勢力甚非等閒楊公子性暴怒時以體罰加入院主年高體又脆弱敢屢次違命耶楊公子又非強佔便宜者每日包銀爲數至鉅作成生意又豈能推却勿受實則一家老小嗷嗷十許口賃金工食衣服花粉以及一切零星雜用在在處處事事物物動需欸項公子明白人奚煩喋喋總之有好生意不得不盡力巴結耳

公子聞言笑謂媪汝言長章大篇余知旨矣媪聽者我涉歷花叢久在在處處必占優勢總之天上日頭或者虧蝕我輩意氣決不稍損汝圖包銀耶茲且三倍之狗來前此何物汝將去公子且言卽向從者所携革囊中掏取金塊鏗然擲地上是時院主聞嗷嘈聲已勉強扶掖前來窺探既見公子擲金塊急匍匐地上稽顙有聲拾金手中長跪勿起公子復叱云狗汝尙遲疑奚爲者速牽汝小羔來此尙第一屆賞賜於是門客附和云狗子聽者此是第一屆賞賜亦卽第一日賞賜包銀似此不增十倍耶院主唯唯趨而出但聞一片喧嚷聲備肩輿接姑娘歸也

賽兒姿態僅中人耳何至顛倒公子且公子選色所見亦多夜度資竟費一錠金耶抑當世令尹之子亦非可惹者公子父死勢力豈足抗令尹若是言之前者爲不必後者爲不能乃者金去人來效驗若響不足詫異耶是豈金錢勢力果能凌鑠貴介耶其實非也良以公子朋友深知公子性情公子之性情若何卽喜新而厭故忽易而圖難誠如柳賽兒者營業至蕭條就有楊公子之眷戀未必多所揮霍逢場作樂非等迷戀不捨者試思是兒果爲楊公子禁鬱當日侑酒何能一召卽至而公子當局瞻瞻不察遂以爲實有其事者於是乎不知不覺入其牢籠而揮斥金錢不異糞土矣顧公子揮金於心轉樂以爲是娟娟

美人竟爲我之黃金吸集而來不得不舍彼而就此我之黃金實即我之魔力我之黃金爲數至多即我之魔力無有限量今者斥余區區黃金人家禁鬱遂爲己有誠欲據有世界名姬亦非難事殊不知公子之得計實即公子之失計以公子門客顛倒公子若玩嬰兒蓋彼等剖解公子心理至明且著始則惑以冶蕩之態而又若即若離忽嗔忽喜使之盪佚心志斯時公子欲得之心亦已勃勃無可復制設竟如願而償亦至無足重輕猶未能堅公子欲得之心也惟驚鴻之態一瞥即去嚮往之念因之益切於是車馬蒞止訪艷門庭已足矜異矣使竟入門笑言降階携手身分已隱佔矣猶恐公子之心以爲無足重輕猶不免於再顧生厭因更惕之以勢豪之力震之以包銀之鉅於是身分自高已若彎弓持滿達諸極限使彼不知不覺自然入我彀中公子於此彌復得意以爲是區區者爲老夫黃金勢力所懾無敢據美色以自私豈非快事哉門客此際亦各作鸚鵡笑諂媚公子實則公子之笑樂得人也門客之笑樂得金也彼輩日侍公子此局不敗積日累月坐地分金寧不大妙抑知賽兒色藝實至平常迷魂之陣縱布而迷人之術實有未工於是十日以內視若珍異十日以往視等尋常復歷十日棄等敝屣矣

### 第八章

金風送爽天氣清明媪家來一貴賓是貴賓者吁長歎短爲狀至不快樂而鬪雞走狗多數食客以及左右給事星散無存良以公子慮煩脅肩諂笑之態久而生厭蓋彼輩獻媚之狀裝奇作怪亦有窮盡之日翻復不已未免日久生厭但覺嗷嘈羣狗面目既極可憎語言亦滋無味遂不得不嚴聲厲色悉予罷遣惟是彼輩行蹤殆如夏日蒼蠅驅遣淨盡良非易事幸有食客魁首更事至多竊謂儕輩公子今者厭倦

我。等。至。於。極。地。戀。戀。不。去。適。以。取。辱。惟。有。善。自。韜。晦。尙。留。異。日。相。見。之。地。幸。而。彼。輩。數。月。以。來。所。入。良。豐。裹。糧。坐。甲。十。月。半。載。亦。至。無。礙。於。是。太。師。少。師。亞。飯。三。飯。若。伶。官。樂。翟。適。楚。適。蔡。風。流。四。散。矣。今。試。詳。考。公。子。衣。飾。素。履。如。新。惹。人。視。綫。可。見。公。子。今。日。尤。抱。鼓。盆。之。戚。雖。然。公。子。之。戚。非。因。鼓。盆。而。起。良。以。富。貴。之。身。無。病。呻。吟。是。其。常。態。蓋。凡。絢。爛。之。極。必。歸。平。淡。熱。鬧。之。極。必。歸。冷。靜。歡。樂。之。極。必。起。悲。感。天。心。人。事。理。無。二。致。公。子。昔。爲。快。樂。之。奴。隸。繁。華。世。界。涉。足。久。矣。回。首。前。因。有。若。夢。寐。而。屈。指。計。數。若。某。若。某。相。與。之。衆。幾。堪。列。桌。而。坐。當。日。幸。遇。燈。前。月。下。無。不。疑。爲。天。仙。化。人。迨。旣。魂。銷。眞。個。無。非。俗。脂。庸。粉。加。以。塗。澤。而。來。金。錢。揮。霍。就。置。勿。論。卽。此。降。尊。紆。貴。勞。精。疲。神。已。是。不。值。而。况。橫。陳。之。味。不。異。嚼。蠟。茲。者。回。頭。覺。悟。名。花。悉。已。謝。絕。門。客。悉。已。星。散。牀。頭。之。人。亦。旣。抑。鬱。淪。亡。無。聊。之。思。實。已。達。於。極。點。此。在。大。覺。大。悟。者。必。將。拋。撇。紅。塵。披。緇。蹈。海。以。爲。人。世。情。慾。不。過。爾。爾。若。寶。二。爺。之。長。謝。人。世。做。和。尙。去。是。或。一。道。無。如。公。子。蠢。蠢。讀。書。有。限。而。好。動。娛。樂。之。性。未。可。遽。改。於。是。醒。夢。之。後。不。覺。復。入。大。夢。矣。

公。子。來。媪。家。非。爲。訪。舊。而。來。須。知。樛。蒲。陋。質。未。必。遂。繫。貴。介。之。心。公。子。忘。巧。兒。久。矣。著。者。婆。心。敢。爲。千。金。圭。璧。之。子。進。厥。忠。告。須。知。執。袴。子。弟。實。卽。浪。蕩。兒。郎。始。亂。終。棄。已。成。慣。例。一。時。紕。繆。半。世。羞。慚。雖。悔。亦。已。晚。矣。然。此。非。本。書。正。文。可。置。勿。論。蓋。公。子。今。日。降。臨。蓬。蓽。誠。爲。解。決。懸。案。迫。訂。條。約。而。來。公。子。冷。澹。非。一。日。矣。彼。因。發。憤。自。念。至。欲。得。一。天。壤。絕。色。奇。才。異。能。之。儔。訴。知。心。共。晨。夕。七。尺。之。軀。庶。不。虛。生。矣。蓋。公。子。者。體。質。高。貴。非。人。不。歡。可。任。令。久。曠。耶。顧。公。子。與。姥。姥。言。語。至。矜。秘。著。者。從。旁。探。聽。迄。鮮。要。領。未。能。報。告。讀。者。亦。一。憾。事。也。



越日復越日。此醜怪之老姥。現形於街道之上。一手持葵扇。一手提布包。鬪雞之足。往復道上。至與螞蟻爲讎。但觀髮際金飾。燦爛耀日。知其歲入豐也。斯時上下葛衣。整潔一新。願衣非新製。湔滌之後。附之濃漿。遂見襟裾四張。勿附肌肉。而摺疊痕迹。更覺輪廓峭礪。銳若刀削。時有迎面識媪者。窺見皺面之上。盡含喜氣。而上下二頰。更不附著。彼且行且呶。呶自語聲。調含混。至難辨晰。嗟夫媪乎。汝心誠。很汝手。至辣。汝謂黃金在髻。至足笑樂。寧知汝女巧兒。此儼清怨之狀。至可憐憫。長日無聊。但有淚痕洗面。汝欲賣女求榮。寧知所得。僅此區區。汝誠冥頑不靈矣。

## 第九章

媪在城中人家相識。至多。彼此行朱門華屋。經過一。一勿卽竟入。不知所向之地。目的奚在。時適逾午。牆低之處。驕陽爛然。下射人面。媪遂舉手承扇。額上顧雖復履陰森。而額扇高張。不殊生成。知其念慮深也。行行重行行。顧瞻周道。有一人家。短扉晝掩。門外爲一小圃。綠草如茵。又有地丁蔓延。徧開紫花。黃白蝶。蝶高高下下。翩翻而飛。鳳仙之花。鶴立衆草之間。婷婷弄嬌。觀其顏色。鮮妍紅白。細膩亦秋容之佳品矣。又有雁來紅。一叢高矮不一。紅黃青紫。絢麗增輝。艷勝春卉。似此幽人宅舍。停車過客。大可流連。乃老媪眼花視綫。勿越咫尺。羊腸幽徑之上。纖草覆被。僅露間隙。加之途徑逼仄。草根至滑。陳媪此際舉足投地。勿能勿遵規則矣。顧雖如此。而踵趾所及。茅苴。杖杜之屬。葉葉戰動。螽斯。螻蛄。悉自道間躍出。狂奔亂竄。互競生存。是屋內容。奚若屋主人之風雅。奚似門外徬徨者。縱未克遽加揣測。而紅塵隔斷人跡。鮮至高蹤芳躅。已可想見胸襟之不凡矣。

嫗行蹤若燕子俗謂人家興盛燕子自至然貧賤之家烏衣之客非無至者嫗生平有愧燕子矣是間板扉寂寞主人清貧不言可知嫗非迷途至此耶



二女蓋主人嬌也孫其姓嫗既入笑聲遂縱嫗呼主人曰三奶奶三奶奶笑謂姥姥幽居闔別甚風吹得到此怪不道今天檐際鵲兒叫乃有生客至嫗謂鵲兒叫喜信到奶奶視老婦若生客耶三奶奶謂一別經年爲日滋久汝去年來非燕去時耶嫗請坐飲茶嫗笑謂鳳姑娘經年不見長成爾許矣小孩子家日

板扉既啟濃陰若滴加以初秋  
 繁花亦至美艷無倫惟是繁枝  
 密葉至礙行路嫗雖聾鼻到此  
 亦感幽馨遂隔花遙呼云小鳳  
 姑娘汝奶奶在家耶遂有一雛  
 髮覆額之幼婢窺面花間一瞬  
 卽去良以習靜既慣畏見生人  
 耳

綠蔭森森驕陽不侵紅塵觸熱  
 者一涉是境徧體爲之清涼顧  
 是間陰氣重同居者僅有長幼

長夜大發育。至易復。歷三年。玉貌婷婷。少年郎君。視若寵愛矣。時小鳳立主母身。旁微露慚態。自咬面旁。短髮媪。則踞榻滿坐。復云。此間徑僻。途迂。爲程至遙。老身茲過劉紳家。彼家主母。復不值。跋來報往。足爾且病矣。奶奶近來。良清健。一年不見。幾令老身見面不識。究竟奶奶清閒調養。又合宜。茲更減輕。十歲年紀矣。老身城中富貴家。經歷至多。老身愚見。以爲若奶奶美艷。誠所罕見。噫。奶奶愛花木。衆芳競妍。可云花花世界。老身愛花成癖。與奶奶同惜花種。難得天井又小。但有小盆三五。置之樓窗檐上。巧姑蠢蠢。彼縱愛花。勿若老身之在心。須知世上花木。必受雨露灌溉。乃有欣欣向榮之樂趣。苟鮮雨露。名花憔悴矣。奶奶老身之言。然耶。老身以爲園中之花。至與房中之花不同。園中之花。自得天然雨露。生機暢遂。無待於言。至如房中盆花。有榮有悴。全恃經理得人。老身一日之間。縱使事忙。一至夜間。必悉遷盆。花俾受夜中露水。奶奶老身以爲夜中露水。直是羣花性命……三奶奶笑謂。姥姥一年不見。健譚猶昨。我以為。姥姥能言。咭咭不絕。若善鳴之鳥。人家得汝。不憂清寂矣。汝口生理果異。常人耶。媪笑謂。阿彌陀佛。媪滋貧出入人家。但能恃口悅人。顧當世輕薄兒。謂老身售口而食。噫。口果可售耶。媪笑。主母亦笑。媪謂。奶奶數日來。不外出。耶三奶奶謂。余長日但理針黹。近數日胃病。且作。余至懶散。鮮出里門。實告汝。余出門。亦至不易。婢子鳳兒。年幼鮮知。挈之偕行。門戶誰守。苟置家屋。余亦至不放心。媪謂。奶奶耐心事。針黹。諒爲婢子預備嫁衣。鳳兒福氣。正是不淺。三奶奶笑。謂。余非爲此。余曩在叢林。許一願心。擬捐大殿繡幕一具。爲佛門光。媪笑。云。奶奶修來世福慧耶。噫！

媪復謂。三奶奶。汝五月某日。不出門耶。或是往佛寺去。三奶奶思有頃。首肯稱是。遂謂。姥姥。汝見余耶。何不

招呼媼笑謂媼未及見特媼外豈無見奶奶者奶奶當日不衣夾紗襖生絹裙耶  
 三奶奶笑謂余一年中鮮出里門汝消息誠靈余一舉動遂爲汝知余憶曩日行道自輿登舟未值相識  
 之人見余者果屬誰汝試爲余言之媼謂奶奶青年索居若冷宮之花冷而逾艷偶見日光枝枝葉葉便  
 有生意而高品幽格自非凡卉所及欲勿爲見者稱賞必不可能矣老身每思女子色澤必若奶奶方稱  
 秀麗脂塗粉抹直是野狐妖魔三奶奶謂余耽幽寂淨滌塵凡柴扉晝掩相忘人世若清鐘古殿中人持  
 齋禮佛圖老死而已余憶二十適人團聚三載夫死距今亦既五年紅顏漸老白髮潛催余安有心情隨  
 後起之秀比較妍媸耶媼笑謂世間美色妍者自妍媸者自媸必不能偶逃人目奶奶自謂年增須知四  
 八之儔尙是佳人奶奶年齡僅逾花信耳安得遂老老身每思世間女子生相亦因生理而殊譬如花木  
 之類同時並開而凋謝時問大有後先之殊蜀葵之花朝開暮落可云暫矣而籬間牽牛不逾時而輒萎  
 卽在此區區一小時中青紅紫白亦且變態不定寧非暫而又暫女子生理不殊羣花顏色保存大有久  
 暫之別誠如千紅萬紫草本木本託根每殊或則崇朝竟萎或則經月方凋奶奶老身思汝雅類梅花花  
 品之中若梅花者清冷幽艷桃李凡卉寧足比肩余思奶奶秀發丰神得之天然而澹粧素抹一肌一澤  
 世間凡卉豈能及之三奶奶笑謂媼真饒舌直是滔滔不休噫余茲媮居誠欲韜匿光采毀容苟全汝縱  
 稱譽徒足增余悲慨耳主母且語且摘瓶花在手一一細數其花瓣媼復云奶奶老身平居至爲奶奶惋  
 惜以主人在日疾病至多疾病多愛情遂損夫婦居室之樂所得復幾何矣老身每思若奶奶者可云當  
 世美人凡爲美人宜住華堂衣羅縠食珍羞差與身分相稱老身平居甚爲奶奶可惜以爲奶奶天賦玉

容雅類絕代佳人非惟尋常福澤勿可竟享而鵝鵝比翼中道竟折非可傷心耶老身以為世上夫婦中途摧折未遂白首之願者例亦不少但在中年以後則亦事屬尋常所難堪者青年耳青年為候若曉日



初出人生領畧快樂即在此一二十年中前此童穉歲月知識未啟大似旅行昏昏長夜中一物勿辨一事勿知迨乎老境既至桑榆暮景中樂趣更覺無多可見少壯時期實即人生之幸福時期而此幸福實係於男女居室之樂奶奶老身之言然耶

第十章

狂即中酒耳媪笑謂阿彌陀佛老身滋貧人家賞賜不可必得老身出門時晨飲薄釀酒力至淡茲際薄暮飢腸雷鳴腹中酒蟲不覺蠢蠢而動一月間老身醉飽之日亦至有限言罷哆口饒涎欲滴

外史氏曰媪之為人可云無賴極矣以彼一生出入大家若窮窘之乞丐時而乞衣時而乞食或腹受或

手提必滿所欲而後已匪直如此窺彼居室亦有殘缺寶貴之器具是皆乞取大家而來壁間門次纍纍  
 在望者幾疑爲傷兵之院短罽長瓶絕類醜怪最可笑者有一缺口花瓶上績金龍鱗甲生動乃與陶缶  
 穢器並列墻陰是二物者在媼之家會無所用乃必選事劬勞錢趙人家取置一處若將仗彼撮合遂通  
 婚媾者是穢器者哆其大口眈視花瓶抑若殘廢不幸彼此爾我大有同病之慨似此褻瀆寧不造孽特  
 皆爲貪得一念所致嗟夫貪得一念無形造孽果若是耶媼行路至緩既至人家亦必久坐不去吾書載  
 彼言談已是累幅不盡抑知在彼時間而論猶是說書開篇彼每對人談論而遊目四矚至類猾賊而門  
 後墻缺等處尤必勤加顧盼以彼每見殘物胸中預計必貫陳姓其上以爲一度乞取無勿立昇耳當其  
 視察有得亦善心生計較蓋媼之治家至有經緯貯米之櫃懸衣之鉤乃至遮日之篷棄材善用臭腐亦  
 若神奇矣曾有一次劉氏窗下置一巨石媼悅其滑澤意欲乞爲壓菜之用彼家笑謂似此端硯合值百  
 金汝之願望誠極貪矣媼則不信是言以爲主人相欺世無得金易石之理茲媼來孫娘家瞻顧徬徨大  
 是失望蓋孫娘之治家調度有方清潔而鮮廢物良不適於媼之搜羅媼既入此室處亦旣張皇失望第  
 恐老眼多誤勿憚至再至三爲幾度之搜尋其實媼之目光生理構造良如彼耳何以故以在特別場合  
 決無差失之時雖然媼之此際所欲得者亦有特別範圍蓋彼生活程度究伴年齡智識而進方知瓶盎  
 木石至不值錢取携亦至累墜誠如頭上黃金之簪等諸鄉間茅屋數間或準桑地一畝而髮際至勿覺  
 重於是恍然大悟方知天下可貴之物體積未必遂大抑且靜觀默察深知凡爲婦女誠欲見好男子華  
 麗衣服斷不可少以彼己身亦旣饜足欲爲嬌女巧姑得一藕絲之衫使之破涕爲笑或者金少因此遂

拾既墮之歡娛重歸舊好亦未可定明知購料置衣亦屬母氏義務且彼失身得金裨益於老身者惠亦良厚矣巧姑亦竟曉曉爲余言之惟思區區一衣團團佛面致斥五六之巨遂不覺出納之吝顧此事提議不久後竟根本打消猶幸媪之老臉向金氏子增索是欺媪但蒙恥進言不無惴懼而金公子揮金慷慨毫不推阻誰知二次捐金復入貪囊於是乞取一節遂爲萬不可免之事實顧乃舉目張皇未可竟得衣桁之上就有新衣以鮮汙損痕迹豈得冒昧陳乞繼思巧兒境狀亦至可憐上下衣衫大概布素就此布素之衣亦彼女工夜作所得往往數月夜工之資僅抵一衣良以穉年女兒最喜時式時式之衣甚非特製不可老母往還人家良如母鳥營巢衣物器用時時提挈而歸而陳舊之衣勿足動綠窗美人之目大抵是等衣衫在媪觀之至覺五光十色錦爛雲輝而嬌女立格至苛非譏其油汗狼藉即鄙其花樣勿時媪之視此深以爲棄置可惜遂鬪氣白衣徜徉市肆乃爲道上羣兒譁笑浪擲石子以爲怪物現形遂至曳兵棄甲猖獗遁歸至今思之尤爲愧恨須知是等賞賜衣服長襟闊袖鏤月裁雲絢爛輝煌艷同錦雞乃者十年舊式被諸老媪之身槁面黃馘寧能相稱抑且後方髻子大類胡桃鞞袖削肩搖擺市上可笑人已似此既往羞慚就勿更提而女兒閨恨豈可無以排解曩見劉家小姐艷若天人老身視察彼之面部下半雅類吾女顧彼則盛馳美人之譽此乃勿得公子之憐翩翩衣履固有若是關係耶雖然媪之遐思以爲美人之美重在丰神丰度神韵缺一不可而跳跟活潑巧笑回眸所以蕩男子魂魄者惟此是賴今吾女面貌未必勿佳而呆蠢之狀有類木鷄欲冀公子憐惜豈可竟得迴思老身少時活潑狀態豈類彼等泥塑美人耶所最可忿忿者公子尊貴之身既經下降乃勿能竭力援繫爲顯親揚名尊榮安富

之計愚笨誠不及思至此遂見黯淡戶牖之下有一掩面哭泣之雌令人心煩意恨不覺拳固齒切恨勿立昇摧殘以爲快

外史氏曰媼之愚誠不可及矣公子者多金自由賞花不定若稻地食穀之麻雀鄉間小兒以爲麻雀來食我穀遂可掩執而爲己有寧知既稱麻雀無時無日不食人家穀米雖欲特別結約以爲凡汝所需口糧歸我一家供給窒礙難行胡待言矣媼之胡思妄想住口勿語爲時至久但見面部皺紋伸縮不定甚至無故搖首有時微笑呶呶語至斷續隱約莫辨茲且握拳甚怒笑口陡闔面紋半隱驟聞侍兒相呼繼之杯箸觸案之聲於是一度震驚遊神遂爾歸舍而五臟之神亦思趁此時機大出風頭口中饒涎亦竟津津而溢因歎造物巧構人體任是靈動機械萬不可及蓋媼之面狀遂在此際立復笑容一切胡思亂想大類淺灘激水渣滓盡去蓋凡人臨食而思至與衛生不宜非直如此誠欲沾漑實惠取償醉飽夙願不可不歸神斂氣注意盤餐媼之權利思想誠極發達心君既通五官百體遂各帖然就範而朵頤有知亦即報以感激符號媼之言詞亦遂滔滔而來雖然此等應酬言談大類沙彌誦經無非信口流出非同深入顯出驚人文字也媼笑謂奶奶老身飯飽曾勿思此老身每來打攪奶奶心至不安奶奶似此酒讌豐腆老身實不敢當奶奶茲請上坐老身叨坐案角勿敢抗越奶奶即得醬豆已足下酒鳳姑娘汝來坐汝亦小飲可禦寒濕嗟乎媼之舉動若是乖謬乃同鄉間婦女殷勤勸坐置尊卑上下於不顧以媼出入人家久或不若是可笑彼蓋蔑視三奶奶久矣三奶奶亦頗落落不羈與媼共飲媼既薄醉於是談言益健若風發泉湧波瀾層疊變幻倣奇不可思議矣吾書限於篇幅愧未能始末盡載一字不易僅能刪繁



汰蕪擇要記述。良以媼之此行實啣有重大之命令而至。非爲酒食衣服也。媼既醉飽意轉清醒。於是韓柳文章大氣盤旋遽轉正文矣。正文言語風華猥褻著者不欲竟述。而主母時竟薄醉停杯遐思責媼云。媼汝言狂謬。汝利多金欲陷余清白身耶。噫。汝老狗老竟不死。人家兒女被汝汗鹹共凡幾。何天日在上。請汝自撫良心。媼聞言如聆青天霹靂。震恐幾墮酒卮。天非竟熟額汗蒸溢。腦筋立暴。孫氏忽竟笑謂媼。媼看我面貌。後生嬌艷尙足供人取樂。承汝稱贊至感。汝心大公子勢力至偉。人家女兒欲如何便如何。奚必顧忌。汝請大公子來家取樂。有何不可。余甚歡迎之。汝試請示大公子何日惠臨我家。決當灑掃花徑。極誠祇候。余尙欲易衣薰香設饌。酒娛大公子。以大公子從者多。非酒勿豪。媼汝思余言然耶。孫娘言時。面且及媼。媼驚慌欲起。避時已半醉。面更紫漲。袂大而舉動失措。一箸且落地。上媼竟勿覺。孫氏復謂媼。汝不譽我若破瓜女兒耶。余有美服。茲且易之。余有膏沐。茲且容之。且謂阿鳳。汝往房中試取余新衣來。媼聞言慌忙欲行。孫氏怒云。汝來易汝去。難阿鳳關門者。並藏其首飾之盒。媼遂謂我不去。太我不去。孫氏笑謂媼。汝之稱呼其實誤謬。以我窮人那配稱作太太。惟太太之上冠一姨字尙是如天之福。萬分僥倖。汝謂然耶。孫且言且整裝。窺鏡傳粉。遂詢媼云。媼如此風格不足供大公子行樂耶。媼時內慚。俛首視案。孫起立以指推額。俛首正視。立待答復。媼是時窘迫可云。生平僅遇以勿答固難。答更勿可。故雖擡首仍低。其睫孫氏復謂鳳兒。汝取余琵琶來。余絲竹置棄久。三日不彈。手生荆棘。余欲練習歌喉。預備大公子興到之時。前來賞玩。鳳笑立勿與。孫氏復催鳳謂主母。逕醉矣。立門次吃吃笑。孫氏復怒。鳳遂取琵琶出拂拭。塵埃進之主母。主母遂彈唱云。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秋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咽不下。玉液金波咽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裏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歌聲高亢脆若裂帛。柔足繞梁。老嫗穉婢側耳靜聽。不禁神爲之奪。而琵琶節拍尤能字字聲聲按腔合板。繁音促節。大類夜窗岑寂。芭蕉點雨。又若大珠小珠錯落玉盤。一闋既終。萬籟遂寂。孫氏遂問嫗曰。此曲佳否。嫗及侍婢僉云。佳也。佳也。孫氏謂既知佳妙。曷勿叫好。於是孫氏復歌。四季相思曲。五更調十盃酒。等音節靡靡。至足蕩人魂魄。唱至吃緊處。主母必欲彼等叫好。二人羞慚。勿能從命。主母大怒。迨後鳳兒已能叫好。嫗則若泥豬木牛。寂寂無聲。主母大怒。謂彼今日直是大官人代表。既聆法曲。安可入耳。而不心通。強之再三。嫗無奈。遂勉強叫好。但聲浪頗低。但見口狀開闔而已。復強高聲。嫗無奈。遂有鋸喉破竹之聲。隨宛轉歌喉之後。於是主母侍兒幾致狂笑。打跌。嫗聞歌。盪心頃間。震恐漸即消除。不覺回復本狀。顧乃意態既舒。饒涎復溢。遂即乘人勿覺。大擾盃盤象箸。既失代之肉。簋亦至短勁。合用惟主母歌至得意之處。流波縱盼。實即令彼叫好之符號。無如看戲在口。事起倉猝。茹吐在所爲難。於是強咽立下怪聲。陡縱可笑。人已。

第十一章

嫗在此際。實已飲酒大醉。手舞足蹈。狀態益狂。彼飲逾量之酒。亦欲倚恃酒力。稍蓋羞慚耳。乃孫氏家藏陳釀味醇力猛。潛蓄之力。遂若推墻倒壁。勿可復當。嫗此際得意忘形。甚至舉袖迴腰。傴僂起舞。不禁自。

度小曲而便便碩腹之中資料既多腸中氣體逐漸壓逼而下遂與靡靡歌聲遙相互答於是主婢狂笑亦若風前搖柳竟體勿穩目眶之中且溢珠淚案上酒卮亦竟倉瑯墮地主母笑劇腹痛遂呼阿鳳揉擦而阿鳳狂笑纖手至難爲力

外史氏曰孫娘家中以今日情形而論誠所謂喜氣盈門者矣大凡寡婦家門世緣措絕清寂大類禪關月朗星輝之夜淒風苦雨之朝吁長歎短爲歡幾何乃有天生怪物蠢醜顛狂讐言胡說一舉一動至足令人失笑甚至醉後忘情揚手擲足閉目搖頭嘔鄉村女兒十五思郎之曲可云狂形怪相不識羞恥者矣嘗考笑之一物破寂解悶遣興驅愁活血脉舒筋絡助消化愈多年胃疾延年益壽忘一切苦惱增人生幸福致家庭喜氣爲功之多難以殫述今此孫娘家中喜神下降嬉笑酣歌忘形爾我蓋已極遭逢之至難者矣主母者非自云夙有胃病者耶媪之此來神針灸法見症施治必令多年心疾一旦霍然可斷言已

自後孫娘之家媪來益勤孫娘者辣似鳳二烈等尤三良多自衛之術媪實已領受教益矣乃者白板衡茅之地時來穿花拂柳之人說者謂媪誠無聊視孫氏門庭若杏花村舍甕間春釀芳醇甘美清冽幽馨大非豪門臭腐之餘可比假使主母勿吝款客就令醉死亦所甘心而况花間把盞位隆上賓說地談天標新領異清趣至不可及以視豪門羣狗聚處竈下互爭骨殖而嚼其榮辱相去不可復計道里矣卽此而觀媪之舉動大有雅人深致而剖決是非亦至黑白分明並非漫無知覺者可比惟因乞憐衣食之故往往朱門出入大遭婢叱奴訶而仰面偃腰無不報之笑言至於是非好惡皮囊之內大有陽秋惟其深

沈是以不露耳媪亦有口才誠不難某也忠厚某也刻薄若主若僕一一附之考按公開月旦不過月旦  
 苟開日進遂渺以媪聰明決不出此曩憶吾鄉之人有一俗諺謂人外閨內明者必曰烏龜喫食螢火蟲  
 蓋喻其胸中雪亮也媪之爲人著者至此遂亦勿敢藐視苟得見面必將敬上尊號稱之曰積世成精之  
 老婆婆云

第十一章

吾書喧賓奪主諒爲讀者勿喜吾竟以風雅二字稱許彼媪置幽閨自憐之孫娘於何地矣嗟乎自古以  
 來天壤紅顏清才之儔大都命薄孫娘者茫茫苦海中一人而已當其二十有家之先六親悉已飄零二  
 老亦已長逝猶幸舅氏賢仁撫之成立舅母厚愛甥女督教頗力而孫娘敏慧進功至速於是書繡之外  
 兼習吹彈遂爲閨閣完人矣雖然吾書所云完人二字良多語病所謂完人者必於忠孝節義諸大端落  
 落勿虧乃足令鄉里起敬後世稱道可見奇行苦節必須恒久躬行蓋棺而後方得論定而此卓卓大節  
 良與詩詞彈唱勿涉詩詞彈唱縱臻絕頂苟在忠孝節義四端之中稍勿圓滿雖有清才絕藝適足資爲  
 後世笑罵之具當世閨閣名流不少明達事理者亦以爲不佞之言然耶如謂有才之人不妨墮節亦念  
 古今青樓人物憐憐惜惜翠紅紅鶯鶯燕燕之儔或則傷懷譜曲或則卽席成篇清才雅藝非不可喜  
 而千金圭璧之儔勿欲引與爲伍則又何耶大凡閨閣名流讀書識字亦有派別風花雪月之什相思紅  
 豆之詞惟瑟琴靜好者乃得歌詠無礙至如樓中思婦雪裏孤鸞一篇在手能無亂我心曲曩見撫孤守  
 節罵賊成名者平居之際烈婦賢女模範至多乃有良好結果耳孫氏喪夫之日亦欲毀面焚詩棄繻萬

慮卽此幽居卜宅足徵高雅無倫矣雖然以媪之愚良爲孫氏可惜以孫氏所適丈夫讀書鮮成毫無取材而面貌舉動亦極猥瑣大與當世翩翩少年勿類孫氏夫婦相處之樂可云未或享受匪直如此就彼猥瑣男子交遊至鮮乃有一與彼固結不解之良朋三年之中勿離形影良朋非他實卽病魔凡人交好病魔夫婦情愛當然減少或竟至於漸滅無存以此之故孫娘適人而後夫婦居處縱云四載若論實際但有來歸時之第一載可云暫而又暫矣抑孫氏丈夫病魔之外復有一友此一友者號曰癡騃不佞聞媪言此癡騃官人縱謝人世而當時所流傳里巷中者笑史至多曾有一次此痴騃公子偕友出城日暮勿歸孫娘令人往候彼立城外作途窮阮籍之哭蓋謂崇墉兀兀磚石大有參差不幸當頂墮落寧直肝腦塗地必致糜成壘粉而後已蓋彼讀書明理爲功至深髮膚父母之訓念之熟矣冒險嘗試斷斷不敢以彼俯首而出昂首而歸驟覩險象未免惕目駭心幾疑來時歸路未必頃間故迹怯懦可笑往往類此顧常人論孫娘者恒舉此等故事以實孫娘之不幸特就孫娘現在地位而論不幸之中猶爲大幸蓋凡鴛鴦折翼實卽人生世上最爲不幸之一事而夫婦間篤愛情者尤其不幸中之大不幸良以愛之極則思之切樂之極則哀之深戀之極則傷之摯幸福之極卽不幸之至故有縈絳在身仰藥投環相從地下續情天之慘史者孫娘適人之事大類遊戲結婚巧妻懦夫愛情奚自而起無所謂愛思於何有無所謂樂哀於何有無所謂戀傷於何有無所謂多幸福卽無所謂多大不幸而孫娘猶必思之哀之傷之是孫娘之重禮也非孫娘之鍾情也嗟乎不佞此際亦大爲孫娘可憐以爲兒戲婚姻所以不利孫娘者實深其實不佞感慨非爲孫娘一人而發不佞以爲當世爲人父母者往往憑媒灼片面之詞誤兒女終身

集 二 第

之事。無論疾病殘廢癡騃貧乏。若能賄行媒媪。則粲花妙舌。滄是非混黑白。寧直溢美揄揚哉。不佞竊怪當此爲人父母者。以耳代目。深信不疑。遂致以美易惡。以愛並憎。迨至大錯鑄成。終身誤盡。此恨綿綿。無窮期矣。須知自由婚姻之譚。無非兒戲。婚姻之迴光返動。而浮華少年。於是窺鏡詡投。袂相慶作狐綏媚世之想。投足勿慎。是猶五十步之於百步也。嗟乎。孫娘已矣。孫娘之婚姻。自孫娘之父母定之。孫娘明達于歸。而後曾無一語怨懟。令既死之父母有所勿安。是孫娘之達也。亦孫娘之孝也。顧陳媪選事。往往疾首蹙額。爲孫娘抱屈不已。以爲奶奶身世。有如蓓蕾名花。含蕊未放。妒花風雨。遽爾摧折。致未並玉堂金谷之賞。豈非人間恨事哉。嗟乎。媪之喋喋。誠可謂不入耳之言談矣。實則常人受惠者。必籌相當之報。答似此不虞之譽。亦爲報答酒食之實惠。然而孫娘聞言茫茫。身世百感爲之環生矣。抑媪之來。孫娘家往往白晝惠臨。抵暮勿去。瑣事微言。輒抒意見。長篇大套。歷千百言而不休。蓋天下婦人女子之視光陰。至等閒而不寶貴。非直如此幽囚悶損之中。悠悠白日。經過爲難。有不得不大費安排者。然以媪之現狀。而論東鄰西嫂。過李尋張。消磨晷刻。亦至容易。而况一涉豪門高第。磨牙費舌。交易買賣。胥恃語言說合。甚至紆迴周道。踵趾幾隨。日影而移。日月推遷。大有百年一瞥之概。媪自謂風流年少之狀。往事忽忽。如在目前。猶憶巧兒阿父婚姻未附之日。每值晨曦初上。之頃。必手山花食物。坐道左磐石之上。祇候經過。作綿綿之情話。茲者巧兒已屆成年。巧兒之父。久已委骨荒邱。夢魂都杳。而道左拱把之木。枒杈脆弱。當日視等嬰孩。今則託根既固。繁枝複葉。紛然四披。綠蔭森森。垂及一畝。而盤根錯節。亦已粗逾二抱矣。道左市酒之宅。黯敗猶昨。惟將傾未傾。支以巨木。肆中主人。甚至三易其姓。所勿變易者。僅此磐磐巨石耳。

就此磐石咫尺近有一石楠之樹下蔭磐石團團圓垂若張菩薩寶蓋今此寶蓋年湮代遠竟供樵蘇而磐石因其本重陷土益深四圍森森刀茅若聚劍鋒向日行坐故處幾在迷離愴問勿可復尋矣世事遷流遂乃迅速至此乎

### 第十三章

媪來孫娘家新聞既竭復舉舊聞而舊聞之趣味似較新聞更爲穠郁蓋時下風氣十年五年無不盡變舊時男女飲食衣服風俗禮尙在在處處盡與現今社會有異凡人於聞所未聞之事必歡聆恐後矧以後生之輩得聆已往之事俾前輩典型得之追摹想像之中聞所未聞亦新聞也蓋自媪來孫娘家孫娘之心爲之大慰無聊抑塞之感憂愁幽思之身良不可無此歡喜使者爲彼排遣嘗聞大家人家每延清客西人社會亦有此風媪者實女清客也孫娘後此幾於一日不見媪卽覺鬱鬱不歡一日中之晷刻亦覺倍長

外史氏曰孫娘此際誠所謂陷入情網者矣凡人欲冀擯絕世緣超出情關非惟可愛之事勿可竟見抑亦不可於可愛之外有所眷念有所懷戀眷念懷戀往往情魔因之而起顛倒昧罔勿克自主矣

一日媪來孫娘家孫娘手鋼鍼以白色之線作枕襯枕襯旣成更以黑色之線結網四緣密若魚鱗復綴細線垂網下若流蘇狀媪笑云奶奶真好耐心細鍼密縷勿憚煩勞頸骨下垂將酸痛殺人老身望見亦覺眼花柏葉梔子甚至翻出爾許花樣心靈手妙真好佩服孫氏含笑徐置活計謂媪云媪一兩日間何事忙迫那得不來令我寂寞想煞媪笑云老身貧賤加之老醜那配縈奶奶念慮復謂奶奶汝云想煞二

字老身思此大有道理言罷面壁含笑鼓腮不語孫娘屢呼媪置不答孫氏復呼云媪汝言何指汝弄狡獪作歇後語汝示余悶葫蘆余殊無術可以猜詳汝勿揭曉余悶死矣

媪笑云悶煞想煞奶奶死法亦至不一特老身縱愛奶奶老身有言誠勿敢冒昧啟齒致開罪奶奶令奶奶動怒噫老身今日便道來取遺物茲竟去矣奶奶保重鳳姑娘汝來關門老身去矣改日再會……

孫娘大怒云賊婆子裝妖作怪賣弄玄虛飄然而來飄然而去值得爾許容易汝謂逍遙自由今日偏不放爾看你神通奚似鳳時欲出外閉門孫氏遂謂阿鳳汝勿強留彼乃熱刺刺世上紅人此是賤地不宜久居縱彼自去勿敢強留言罷揚目祝媪揮其素手云去！去！去！

媪聞言急置手中物弛然下坐卽云阿彌陀佛天日在上老身敬愛主母至於極地安敢薄視奶奶奶奶仁愛當能看過老身老身終日勞勞奔走衣食實是窮忙老身日來奔走恐慌實乃生平僅見奶奶汝實不知老身心上有一大難解決之事故雖口中說笑方寸之中煩麻不堪奶奶汝乃明人請恕老身適間唐突是時孫娘夷俟斜坐榻上徐徐舉手弄其手絹四緣聞媪之語鄙棄勿答媪復云奶奶老身自思老身爲人對於奶奶至無良心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叨登奶奶酒食次數實已不少乃或飢則自來飽則自去奶奶未免不悅奶奶視老身若一無知蠢蠢之狗則亦不必動氣……言至此孫娘笑鳳兒亦笑媪亦笑媪復謂奶奶老身茲遇難題至難解決有如山羊觸藩進退失據……孫娘云汝既有事余亦勿更强留汝請自便媪復云媪年事多但平生好管閒事人家之事仔細思之殊與老身勿涉惟老身自思人家性命究亦關係至鉅老身復思念佛修行陰功積德尙是渺茫見死不救來生當入無間地獄受盡苦楚



老身思之甚爲寒心……孫娘謂媪汝言何指藏頭露尾令余若墮五里霧中不可捉摸究是那一回故事汝速言之無隱媪云故事起於今年五月七日近在咫尺遠在千里一病懨懨百藥罔效好句謎語但請奶奶一猜猜得着放了一條心猜不着死了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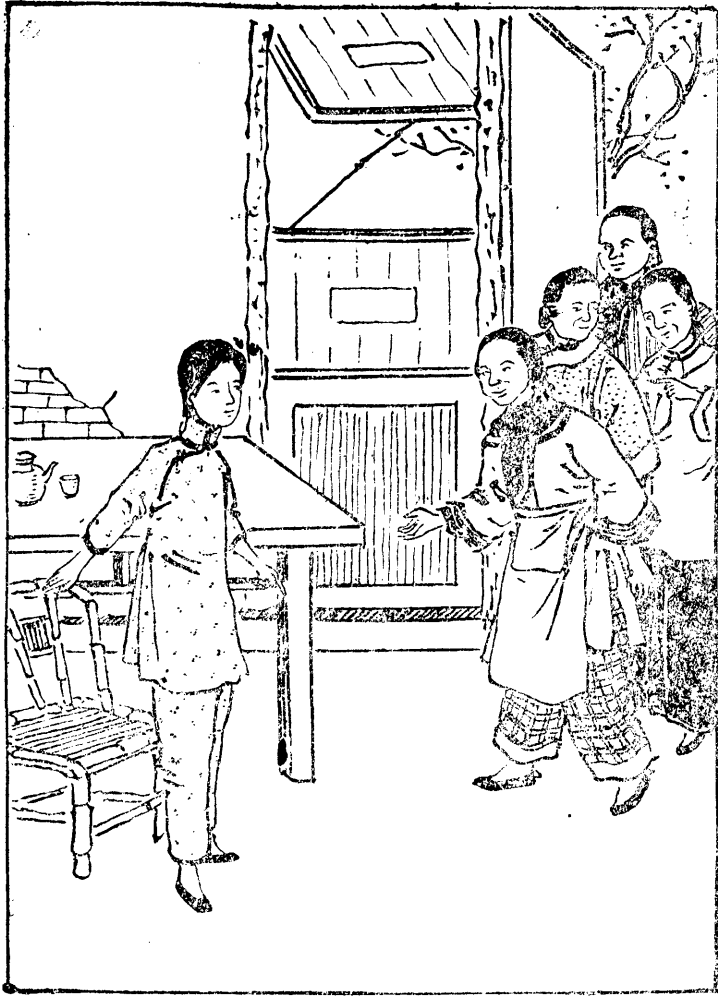
孫娘聞言遂浩歎云噫！

媪此際靜待孫娘後文而孫娘勿語大類入門時媪面壁之形狀蓋孫娘此際但據榻徙倚翻弄其手絹久久勿語小鳳旁立窺見主母煩愁似爲思索謎語而然惟主母思想夙稱敏捷無論古今流傳之里巷俗諺往往一度猜詳遂得解答今此詩謎杜家乃爲區區問題所窘耶雖然不佞平居厚愛孫娘誠欲於孫娘一方進厥忠告以爲人世煩愁皆從思想知識而起孫娘此身亦旣韜光潛采就此伶俐聰明亦大可臧置高閣之上不復自炫無如聰明之人務於勝人以爲天壤雖大決無難措之事不知自此一念卽已落人圈套蓋當世陷溺之具無不因其所能而累之能愈多累愈甚誠如麻雀困於黏竿之上以其振翅求脫而羽毛之膠附反以益固非適例耶吾書曩紀孫娘結網初以爲孫娘之家柴門修竹未必遂臨清流濠梁遠隔何來入網之魚顧或謂凡人平日舉動往往因其思想而異思想恆在舉動之先然若仔細考之舉動實在思想之先蓋常人無意識之舉動往往無意識而實有意識蓋舉動雖在意識之先而此舉動實與其思想不背如孫娘以無事而結網孫娘猶未知彼之舉動之謬以爲閨中婦人平日手工之一不知手工種類亦因人類而異吾謂孫娘思想之變非誣孫娘也自此積日累月媪來孫娘家中之次數幾於記不勝記而孫娘個人之思想或隨歲月而屢變無幾何時勝朝遺老竟已拜爵新朝寧非咄

咄怪事不可思議哉

第十四章

執袴鏡



紛紛不一。汝乃長日之中。伏處衡茅。不虞悶損。耶衆人且語。且舉步入巧。姊室彼等。鄰娃來巧兒家。旁觀之人。良不得不爲巧姊。叫屈。蓋鄰娃之衆。非惟衣黯手面亦垢。巧兒衣服居處。縱不克與蘭閨金屋之衆。

今吾書復叙媪家事矣。時在十月初。吉氣候和煦。若暮春時。黃金日色。小樓上下。照臨殆滿。說者謂天心至公。恩煦肅殺不偏。一物就此。綠窗貧家南檐。負曝亦有完全權利。而媪奔波之况。年以老而益健。勞人草草。大似巢居之鳥。亟望天明而飛。乃有三五鄰娃。偕二中年婦人。笑聲吃吃。推門竟入。呼云。巧姊。盍速整衣。共我等觀熱鬧去。今日爲冬間一大好日。道上嫁娶之衆。

比權度德特清潔自喜良亦力爭上流爲功於浣濯者深矣室中亦有檯布地席窗幔壁鏡是皆媼見識人家竭力模仿而來不過所鋪張者無非乞取人家殘餘之物加之浣刷惟清潔二字要無多讓此二鄰嫂既已入室卽就匡牀而坐此匡牀者帳幕幃枕亦甚一白可愛乃以垢汙狼藉之身橫加汗穢耶而偕來之鄰娃且以泥封小手觸及案毯非惟如此以巧姑舉目所及此二鄰嫂油膩頭皮至與牀帳爲緣甚至牀帳下幅捲坐股間中一趙嫂者因與巧兒言談且解衣紐乳哺懷中之兒嗟乎趙嫂者在婦女界中誠可謂爲育兒名家彼以二十適人今僅三十七歲而此懷中之兒亦已排行第十誠所謂生生不已化無窮者矣

是時鄰娃呀呀且牽巧姐衣欲偕之出門觀熱鬧去鄰嫂因彼手汗且呵禁之鄰嫂遂謂巧姐今者道中有一新聞至堪發笑有一官家公子豪富十萬所娶續弦乃一寡婦當日行聘綾羅錦緞肩馱馬運絡繹不絕他種物品亦各稱是此尙未足稱奇聞聘禮中且有赤金元寶十錠自餘紋銀鏤錠多至三千餘兩李嫂聞言遂力爭云銀錠四千餘兩何得僅云三千於是二人一說四千一說三千紛爭不決趙嫂遂謂總之三千四千且莫管他以多報少我亦並無利益二人爭罷復續言云聞此寡婦面貌若古時西子是時鄰娃聞言立趙嫂身旁搖趙嫂膝詢問云阿母汝謂彼人容貌若彩繪中昭君出塞之狀何得復擬西子噫阿母昭君西子面貌果似耶李嫂因逆止之趙嫂復謂巧姐聞新人大有才學當其未適公子之頃曾出詩賦題目刁難公子幸而公子才學夙飽對答無誤……巧兒遂云嫂汝云公子迎娶孀婦以我思之良屬非禮孀婦適人至不足重乃亦矜貴若是寧不可異李嫂云巧姐汝言亦人人公論聞公子阿叔

因公子此舉大壞家風。曾予切責。至欲不認。彼爲宗族。無如公子陷溺。旣深。萬難解脫。甚至成婚之前。迫訂條約。繁苛至爲難堪。非可駭異耶。

外史氏曰。以公子詩書世祿之裔。舉動之荒誕。非禮一至於此。街談巷議。人言藉藉。乃祖乃父。清名亮節。辱沒損壞。至何地矣。不佞以爲中國社會。夙無信仰之中心。點編戶齊氓。所爲崇拜仰羨者。惟眼前之世家豪門耳。世家豪門者。隱隱之中。固負儀型社會。振式浮靡之義務者也。一舉一動。所係於人民之瞻聽者。至深且切。故如一鄉之中。有奇行苦節之旌表。後來之罵賊全名者。史冊相望矣。公子席祖父餘蔭。尸居獸畜。生而無益於社會。而淫昏荒誕。爲社會人格墮落之倡。良不如綠窗貧婦。尙知禮義之非可盡廢。其羞慚爲何如矣。抑當世傳聞之辭。往往轉輾互述。離題益遠。夫咫尺見猶不盡。可據若是。矧在地遠年湮者耶。今試就鄰嫂之所口述者。一加以復案。第一聘儀。雖隆未必炫富。若是黃金飾物。良亦不少。而元寶下聘之事。雖有此議。並未實行。蓋凡人文定衣飾。隨聘而來。隨嫁而去。往返僕僕。無非誇耀途人而已。幸而新人明達。勿爭此數。而悠悠之口。已成空中樓閣。不可畏憚。耶詩賦考校之說。要亦似是而非。以公子雖云讀書種子。而一衿旣青。幾於長謝筆札。荒疏之狀。寧待考校而得。雖然。新人先是縱未試驗。公子之文。而實試驗。公子之心。而新人墮節實可云爲此試驗所迫耳。

第十五章

嗟乎。吾書所稱新人。非卽前此青春守義之孫娘耶。孫娘之爲人行芳履潔。雅異當世俗物。不佞傾心久矣。乃亦中道墮節。貽當世羞。可云爲德不卒矣。雖然。孫娘先此婚姻。遇人不淑。兒戲婚姻也。孫娘後此婚

姻繁華夢幻亦兒戲婚姻也蓋孫娘當日謝絕塵緣非惟無必欲適人之心甚至魂恬夢適古井不波試舉一例三年五年之前王孫公子驚孫娘之窈窕顏色亦有隆儀厚幣善遣媒妁款關致辭者而孫娘無不堅辭却謝不謂幽居無聊中乃有風狂之媼日侍左右爲滑稽排悶之清客而且花晨月夕間爲公子代達微忱孫娘先此亦若微風過耳寧知天下浸潤言語其來也漸其入也深而况憐才悅色之心不因誚讓冷淡而少變孫娘爲此風魔所中有时遐思涉想甚至倚闌木立若觸電氣而且公子有時費其寶貴之光陰探取消息花間玉驄恆自樓外過往躑躅昂首低徊勿去媼與孫娘長日無事亦偶並肩樓頭窺面簾隙資爲指點笑樂之具雖然孫娘自維定力至堅決不投身旋渦捲入慾海方以爲大澈大悟之身不妨坦坦白白明示色相嗟乎孫娘聰明抑豈不知男女防閑非可稍涉大意者以炭投養欲不望劇烈之化合難矣天下無知小兒往往兒戲玩火重貽燎原之憂非此類耶抑公子當日傳語言情所以愛慕崇拜孫娘者深矣須知天下婦女無不喜人愛慕悅人崇拜而孫娘天性至高尤甘譽言譽言之來不惟不以爲可怒反以爲可喜惟孫娘此時心理亦視彼人爲天壤知己之一惟肌膚之親斷斷不可耳雖然媼之強聒良亦可厭孫娘遂謂媼乎汝謂公子一往情深然以我思之公子視余亦假惺惺耳茲余有一難題試驗公子則愛情真假可以立見媼今試思公子果厚愛余當能事事奉余之命令而行汝謂然耶媼謂此何待論孫娘云余有一事煩汝余樓窗對面不有一巨石遙立耶公子倘能明日下午一時曝身彼間三十分時勿更爲難方見彼人愛余之切媼搖首笑謂似此癡騃舉動不笑煞人否孫娘云公子天性高傲必不出此亦藉此絕彼妄念耳不謂翌日午後火繖高張鳴颯嚶嚶之頃果見磐石之上坐

第

二

集

一風流公子若臨流釣魚者而主婢數人潛窺簾隙無不軒渠絕倒而孫娘兒戲舉動方且繼此未已既有烈日炙身之公子數日之後復有盛雨沾體之公子蓋孫娘當日方以公子千金尊貴之體嬌生怯養決不因戀愛細故自即苦惱也公子既於孫娘所賜難題一一解答靜待孫娘後文而斯時試官反爲考生所窘誠所謂作法自弊萬不及料者雖然孫娘智者也彼視天下本無難事惟因一時窘急但以改日商酌四字爲目前緩兵之計彼因第一問題第二問題均不足難倒公子於是左思右想絕處逢生又有第三問題臨時發下嗟乎第三問題可云重大而又重大蓋此問題之中所含意味非但孫娘墮節亦足令公子敗名誠如漂流孽海中者持人共溺計亦毒矣蓋孫娘誠欲改節一次而非多次永久而非暫時彼謂公子苟愛孫娘良不如娶孫娘爲己有而公子之娶孫娘又須明媒正娶若人家正婚之形式一切禮節應有盡有斷不可少孫娘計之熟矣良知此等荒謬之事世家大族萬萬不肯冒昧舉辦爲門楣玷非直如此第三問題之外更附以第四問題大意謂將來正位敵體之後家中一應財權須歸孫娘掌握嗟乎此等舉動大似鄉中小學生徒覓取字典生字刁難學究或似中學學生列舉代數難題請問教師一時之間回信杳然無待言矣詎意使者當日既去復來一一報可別無勉強爲難之處寧爲意計所及於是四七寡婦不得不脂塗粉澤拜別木主而登輿矣

吾書追敘事實既竟不禁投筆慨歎以爲天下男女交際總當始終持以穩靜態度兒戲嘗試卽隳名玷節之兆也猩猩入山見酒而喜見屐而狂猶必目逆自警曰此將以誘我者也吾視之若醜毒魔物焉轉念之間以爲不妨少飲焉飲之而甘復轉念間以爲不妨少飲焉故凡古今來之猩猩無不爲酒屐二物

所賣嗟乎男女嘗試亦若是而已。

第十六章

媪以他人嫁娶未免冷落巧兒幸有女伴俱來慰巧兒之淒涼解巧兒之寂寞雖然女伴來而巧兒之淒涼反愈甚蓋趙嫂李嫂一切無謂言談大足傷巧兒之心巧兒者初猶不知公子誰何蓋彼母因金錢主義之故自樹女兒情敵大與女兒不利無待更言矣不謂母氏平居所秘而不宣者悉自鄰媪口中傾筐倒篋而出天下羞慚忿激不幸失望之事可云無若此遭者矣巧兒聞狀色若死灰曠目鄰嫂久久勿語而鄰嫂無知猶欲強使出外觀看熱鬧巧兒勿贊同羣人遂去

是時張李二嫂隨以鄰娃數人辭巧兒出著者目光亦隨窮居兒女一涉繁華熱鬧之境此屆觀覽可分爲上下半日吾書曩叙黑色門牆今日之下可云喜氣遙集惟悠悠行路之客指點議論若謂彼人家門子孫不肖舉動之乖謬已甚祖宗清白家聲一旦爲彼玷辱殆盡黑暗狀態良亦似此門庭矣就此一端姑置勿論而屹屹高門且綴偉大彩匾大門以外蓋以蠣殼亮瓦之長棚爲車馬從者從容棲止之所棚廠柱脚冬青柏葉纏絡有似長蛇甚至門內甬道亦竟棚帳雲連天日盡掩棚下左右列以清音細樂二隊長吹細奏相間互作斯時高軒駿馬絡繹而至鄰家姊妹聯袂長道中幾爲彼等衝撞肩背蓋凡豪奴入門必張氣餒蟹行鶴步狂呼大叫無不爲自己主人隱佔身分世派亦可驚矣鄰家嫂子涉足豪門幸而窮苦伴侶至多亦足互壯膽量彼等既及二門投足漸緩徘徊躑躅大有欲進不進之狀幸而衆人視線勿攝權貴的歷光明已先踵趾升堂惟天井中央亦張彩棚自外內矚大感深暗蓋廳事雖大三面壁

上。賤。對。綢。軸。層。層。排。擠。幾。無。隙。地。抑。且。陳。陳。相。因。無。非。金。紅。二。色。光。采。互。射。爛。若。紅。霞。賀。客。往。還。者。夾。以。豪。奴。數。人。長。袍。束。帶。快。靴。纓。帽。疾。行。出。入。推。宕。空。氣。經。過。成。風。羣。中。趙。嫂。年。既。老。練。更。事。較。多。明。知。喜。慶。人。家。決。無。拒。絕。觀。客。之。理。蓋。風。氣。習。慣。罔。勿。若。是。耳。於。是。大。衆。長。幼。一。闕。竟。入。彼。等。窺。探。堂。上。莫。名。所。以。但。覺。繁。華。好。看。而。已。廳。事。中。央。亦。有。古。玩。花。樹。錦。繡。圍。屏。彼。等。億。億。咸。勿。寓。目。良。以。彼。等。來。此。目。的。急。欲。觀。看。新。人。以。及。新。房。陳。設。富。麗。奚。似。趙。嫂。亦。謂。彼。之。生。平。觀。覽。新。房。不。在。少。數。富。麗。華。貴。高。下。不。一。惟。以。年。來。窮。忙。久。不。履。人。閨。闔。茲。爲。道。路。聞。聽。所。動。不。得。不。隨。波。逐。流。來。此。一。觀。究。竟。彼。且。喃喃。自。謂。公。子。婚。姻。縱。云。鋪。張。但。以。我。思。之。必。不。如。當。年。錢。氏。之。考。究。於。是。羣。人。攜。手。急。向。廳。後。而。奔。穿。房。履。闔。急。覓。樓。梯。小。軒。之。中。亦。有。女。客。列。坐。彼。等。此。際。亦。勿。舉。首。瞻。眺。考。論。衣。飾。迨。至。愈。入。愈。深。樓。梯。且。不。可。得。是。時。李。嫂。堅。謂。新。房。樓。梯。卽。在。軒。後。往。年。公。子。元。配。在。日。時。時。召。彼。入。內。談。論。此。間。地。面。亦。已。慣。經。夙。至。言。罷。猶。有。榮。幸。之。色。究。竟。李。嫂。言。談。是。否。真。實。不。可。竟。必。亦。以。其。人。既。死。對。證。亦。渺。但。能。置。諸。勿。論。而。已。彼。等。正。行。之。間。聞。大。聲。呼。喝。者。於。是。尋。聲。諦。視。見。有。短。衣。工。人。一。名。揜。拳。擄。袖。挺。立。窗。下。滌。其。茶。盃。喝。問。彼。等。竄。入。內。室。竟。將。何。爲。僉。謂。觀。看。新。人。工。人。謂。新。人。耶。觀。看。尙。早。下。午。可。來。速。去。速。去。

彼。等。聞。言。訕。然。退。出。特。行。經。之。地。在。在。處。處。頗。動。流。連。甚。至。見。一。坐。椅。則。考。較。木。質。播。其。斤。兩。燈。上。流。蘇。亦。必。舉。手。觸。弄。至。謂。勻。圓。顆。顆。大。類。珍。珠。然。苟。玩。索。此。言。亦。若。甚。有。意。味。在。內。以。非。見。識。珍。珠。之。人。決。不。能。爲。此。言。耳。彼。等。議。論。新。人。此。刻。既。未。入。門。不。如。暫。退。爲。妙。於。是。且。言。且。行。未。幾。小。軒。之。中。窺。見。陳。媪。矣。陳。媪。今。日。青。裙。禮。服。雅。類。人。家。太。太。獨。坐。小。軒。榻。上。俯。首。理。足。上。束。帶。媪。一。聞。人。聲。立。卽。舉。首。笑。謂。鄰。嫂。



云。噫。汝。等。欲。來。觀。看。新。娘。此。時。尚。早。不。如。歸。去。休。息。喫。飯。之。後。從。容。再。來。亦。爲。未。晚。李。嫂。云。嫂。汝。乃。樂。爲。富。家。媒。人。半。年。衣。食。儘。足。開。支。矣。汝。乃。瞞。過。我。等。耶。陳。媼。亟。搖。其。手。屬。勿。多。言。大。有。慙。窘。之。狀。起。身。避。去。於。是。彼。等。復。行。行。近。庖。爨。頓。覺。殺。酒。馨。冽。饑。涎。欲。滴。方。知。喫。飯。之。時。候。已。屆。遂。亟。歸。家。儻。儻。煮。飯。而。食。公。子。顛。倒。孫。娘。與。狎。客。別。久。矣。是。等。狎。客。英。雄。坐。老。苦。無。親。近。公。子。之。機。會。今。日。者。聯。二。姓。婚。姻。之。雅。賡。百。年。好。合。之。章。先。事。籌。備。仰。仗。彼。等。之。處。正。多。購。衣。服。置。器。具。瑣。瑣。雜。務。殫。精。疲。神。若。論。異。常。勞。績。良。非。此。輩。莫。屬。而。盈。鵬。學。優。茲。且。吉。服。晶。頂。薄。靴。外。套。酬。應。賓。客。爲。主。人。翁。之。代。表。矣。時。而。送。往。時。而。迎。來。時。而。噓。寒。時。而。問。煖。眼。觀。耳。聽。足。動。身。搖。四。肢。百。體。亦。至。忙。迫。無。倫。蓋。以。主。人。門。閥。而。論。親。戚。世。誼。頗。多。顯。貴。之。倫。惟。以。舉。動。行。事。踰。越。禮。法。因。而。割。席。謝。交。者。亦。至。不。少。甚。至。宗。族。父。執。貽。書。切。責。代。其。死。父。痛。加。教。訓。故。公。子。雖。云。世。閱。貴。賓。赫。赫。來。者。至。鮮。就。有。未。便。固。拒。者。但。假。一。禮。塞。責。吾。書。所。云。豪。僕。隨。其。主。人。來。者。無。非。公。子。歡。場。狎。友。甚。至。瞞。住。父。兄。一。玩。熟。鬧。正。人。君。子。既。已。絕。迹。齒。爵。皆。尊。之。叔。伯。既。已。謝。絕。主。婚。責。任。學。優。盈。鵬。遂。不。得。不。衣。冠。楚。楚。效。傀。儡。之。登。場。矣。今。試。一。觀。堂。中。屏。幃。聯。款。種。種。稱。謂。至。堪。發。笑。蓋。門。下。食。客。以。乞。憐。討。好。之。故。不。得。不。屈。身。降。志。自。褻。身。分。至。有。稱。呼。義。父。者。亦。有。稱。呼。恩。兄。者。亦。有。同。姓。不。宗。之。客。降。身。子。姪。輩。中。者。凌。雜。糾。紛。至。足。貽。笑。大。方。匪。直。如。此。亦。有。鶯。儔。燕。侶。翠。寶。紅。憐。公。然。聯。名。祝。賀。者。若。在。常。人。議。論。公。子。讀。書。齋。胃。亦。識。禮。文。荒。謬。可。笑。當。不。至。是。抑。知。是。等。荒。謬。可。笑。之。事。竟。由。公。子。而。成。蓋。公。子。此。遭。得。娶。孫。娘。以。爲。生。平。得。意。之。事。無。及。此。者。孫。娘。者。才。全。貌。美。公。子。之。心。甚。謂。人。間。絕。色。無。更。足。與。孫。娘。相。似。似。此。絕。代。佳。人。一。旦。因。感。公。子。情。義。遂。爲。公。子。所。有。鋪。張。揚。厲。寧。待。孫。娘。請。求。而。

得公子以爲第一次婚姻大事。誤於父母。作主未能。娶得情人。茲屈回天。再造種種禮節。必求勝過上屆。迨聞前輩紳耆。交相責斥。賀禮之至者。亦鮮。公子大怒之心。遂不可遏。於是廣佈腹心。善屬公子。狎客分頭。結合公送聯幃。以多多而益善。於是華堂燕賀之儔。甚至下及倡寮矣。亦有里中老輩。自號清流。以滑稽玩世之所爲。屏聯上款。大書特書。稱曰某某公子納寵之喜。軸上則撰喜氣重重。四大金字。公子初不計較。實則公子忙亂。殊未暇察及耳。

## 第十七章

人事。儻忙。冬至。短此等婚姻兒戲之事。似觀活動影戲。瞥眼卽渺。吾書此際。已是夜飲開幕。交涉事繁。之客。久已飛輿歸去。所居留者。但有公子狎客。以及男女賓客之沾有姻親者。苟計人數。抑亦不少。學優諸人。飲啖至豪。先此坐席。迫於飢焚。若銜枚行軍。勿聞聲息。迨旣半飽。談言遂豪。是時鄰居窺探之衆。長日消磨。已是三次登門。窺見公子烏靴長袍。頭面整潔。瓠齒巧笑。面上且施脂粉。蓋鄉中風氣。凡少年新婚者。不妨男學女容耳。是時華堂之上。椽燭高燒。公子遍歷諸席。偕二從者。執壺酒。斟以勸客。狎客旣禮。公子各擘然進承奉語。公子聞言。甚有歡悅之色。學優見公子至。且強公子坐飲。遂謂公子。汝乃天下有福之人。娶得無雙佳人。月圓花好之夕。萬千恩愛。女慕男歡。說不盡。前度相思矣。盈鵬謂我思天下佳人。當配才子。世間才子合娶佳人。頗聞新人通今博古。才學非淺。但！但！學優謂汝云。但！但！何耶。盈鵬無語。目視公子而笑。公子遂謂汝。速言之。余欲聽聞。盈鵬遂云。公子留心切莫。今夕被新娘難倒。學優笑云。汝等儘可無慮。余思大凡新婚之夜。無非出對對課。對課本領。公子良亦不弱。天對地。日對月。陰對陽。人

對狗公子曩在塾中習之熟矣。焉有今日難倒之理。公子汝謂余言然耶。時座客賀煦人笑謂公子。汝官品幾級。乃蠹深綠之頂綠。頂何官耶。於是范諸二人交口叱賀。謂彼至少見識。乃并藍頂。勿識。范謂公子。官僚世襲。就此藍頂。尙是尊人之物。而公子急曰。否。否。此藍頂者。尙是祖宗所遺。賀遂笑謂公子。汝乃性質特別雅好古玩。我思古玩雖佳。何如新物之佳。於是座間羣客大論古玩。紛嘈不靖。至有自解身上佩玉。炫之大衆者。互誇年代之古。物質之佳。賀則至不贊成。因謂古玩雖佳。但多殘缺。抑且既稱古玩。必已爲人玩弄。前人玩弄之物。我復從而玩弄。寧足沾沾自喜。是時羣客聞言相視失色。幸而公子不甚注意。猶恐賀言益謬。遂有提議拇戰者。於是羣狗嗷嘈清談。遂渺。

## 第十八章

酒殺漸闌。聞有一片傳語之聲。自內達外者。則房中舉交盃合登禮也。張王趙李村婦鄰娃多數不速之客。已先衆賓登樓。大凡久立暗處者。驟入洞房。必致眼纈莫舉。良以公子者。憎冷淡而愛豪華。喜光明而惡黑暗。洞房椽燭之外。復增汽燈數枚。光芒皎潔。大類廣寒宮闕。不夜城。開幃房外。闔坐以垂髻。狡童八人。清吹細奏。縹緲悠揚。入耳蕩心神。意俱遠。久之鄰嫂等神定矣。趙嫂李嫂夙領大世面者。至是亦若哆口瞪目。錯愕不迭。蓋洞房陳設大有歐風。事事物物大抵目所未覩。遑論辨名懷中。乳抱之兒。至感光亮而哭。猶幸樂聲柔和。引之入睡。吾書所稱泥污鄰娃。已是全家昇舉。立足地毯之上。不聞躑躅聲息。而綿綿柔輒若騰躡雲霧。惟面目羞舉不禁。低頭咬指。循目四矚。首入簾睫者。但有案柱牀圍之屬。復見雲銅唾盂。光可鑿人心。疑此必銀製。復視地毯花紋。枝枝葉葉。必欲成雙。捉對相互比較。而是時年事稍進之。

女○郎○則○呆○呆○遙○立○詳○瞻○新○人○面○貌○并○眉○睫○亦○勿○少○瞬○是○時○座○間○新○人○紅○巾○久○揭○但○見○柳○眉○鳳○目○秀○媚○入○骨○  
 翠○翹○花○鈿○大○似○宮○裝○美○人○銷○金○銀○紅○之○衫○錦○繡○百○蝶○之○裙○風○流○豔○麗○天○人○不○啻○羣○客○瞥○觀○玉○容○大○都○叫○好○



羣○雌○中○新○人○美○也○彼○等○貧○居○女○郎○遙○立○偷○窺○視○線○上○下○新○人○全○體○實○已○瀏○覽○至○熟○就○此○纖○纖○蓮○瓣○約○以○青○  
 緞○繡○履○稜○郭○銳○削○若○錐○解○結○亦○覺○大○可○憐○愛○吾○書○先○論○衣○飾○時○並○非○漏○足○勿○叙○而○况○婦○女○觀○人○自○下○燭○上○

不○迭○讀○者○諸○君○須○知○此○生○此○夜○  
 中○新○人○美○好○之○譽○良○不○易○致○就○  
 此○幃○房○盈○尺○之○地○脂○香○粉○氣○佳○  
 麗○畢○集○大○似○瑤○臺○仙○侶○謫○降○塵○  
 凡○月○殿○羣○英○薄○遊○下○界○而○新○人○  
 伴○姑○多○至○六○人○大○都○十○五○女○郎○  
 修○蛾○盛○鬢○極○輕○盈○婉○妙○之○致○此○  
 等○件○當○各○在○親○友○子○女○中○選○而○  
 又○選○者○而○况○公○子○女○友○夙○號○衆○  
 多○凡○屬○來○者○亦○都○不○弱○鄉○居○兒○  
 女○對○此○則○覺○眼○花○繚○亂○頗○以○鑒○  
 別○為○難○但○聽○鄰○嫂○竊○議○似○濟○濟○

著爲定。則惟新人。纖趾置地。毯上。蔘蔘。氈氈。幾沒半幫。非待移動。不克詳察。耳復見新人。素手之中。握一羅巾。又有象牙。摺疊之扇。半裹羅巾之內。苟此視線。試循羅巾而上。則見纖葱之上。約束一物。名曰戒指。光芒射人。閃爍不定。復循纖葱而上。則皓腕之上。又有金釧二枚。一嵌明珠。一嵌鑽石。於是貧家女郎。立地若夢。沈沈遐思。思此新婦。今日之下。已是二次結婚。若下車攘虎之馮婦。第不知座中美人。初次適人之時。爲狀奚若。繁華富麗之境。亦若今日。否思彼今者。女兒拘束之時代。亦已過去。乃亦嬌爲嬌羞之態。冀以取憐。後來丈夫。耶趙嫂者。腹中有娠。懷中抱兒。兩足任重。大有不支之勢。遂即暗中覓椅而坐。亦因四壁瀏覽。漸啟遐思。因念當世俗諺。夫榮妻貴之說。實是牢不可破。即如孫娘爲人。當其所天。旣杳日用飲食。亦至儉省。無倫甚至辛勤。十指間。賴針繡補助。一旦紅鸞照命。繁華富貴。逼人而來。寧爲意計所及。可見人生世上。昨貧今富之事。往往而有。因念吾身。縱已老至落落。吾女中若蕙兒。若掌珍。頭面清秀。性情亦似嬌柔。不甚可望。耶馳念至此。心中不禁大樂。一若今夕何夕。區區一身。已爲插金穿錦之岳母。乘龍嬌客。含笑開顏。面致承奉之詞。旣而遊目所及。嬌客之外。似見嬌女衣飾。面目雅稱。貴家而珊珊裙下。似嫌足大。嗟乎。大足婦女。安能更得豪華公子之歡。母氏愛女。至深。往往強彼纏足。必致哭泣。違命異日。幸福寧可。必得愈思。愈恨。甚至搔首不迭。吾書所記。彼等默想之頃。賓客言語。甚是噉嘈。但入室稍久者。亦殊不覺耳。時因一語。詼諧房中。羣客因而哄笑。甚至揚掌躑足。怪聲並作。趙嫂懷中之兒。遂爲彼等驚覺。哇然啼哭。趙嫂聞哭。力拍兒身。亦遂歛神。張目復入繁華世界矣。

## 第十九章

無何夜深月上。孫娘坐洞房中。易禮服。作時裝。繡緞之襖。上綴牡丹雅澹顏色。深淺互間。領緣間繡白色小菊活色生香。別饒清趣。玉花容貌益形嫵媚矣。房中羣客亦有陸續引去者。而多數無賴之客。強佔繡閣。亦謂明知良宵苦短。寧止千金一刻之喻。然苟令公子一人獨享溫柔。曷若入此室處秀色均餐。耶。吾書所稱羣狗亦已列坐高。歌聲震院宇。搖頭閉目醜態若揭。食箸叩椅。用代鼓板。自餘絲竹。則按腔合拍。無不自其喉間舌底一一發出。尤可笑者。亦有花面篋片。年既老大。面更醜蠢。乃亦舉扇掩面。回眸送嬌。演簾挑樓會之狀。奴家公子強逼尖聲。於是人人面部罔勿含笑。嗟乎。吾書載取彼等醜行。千態萬狀。變換不盡。因歎豪門噉飯之客。詔媚勞苦。病更甚於夏畦。是時清樂既停。門客心中猶恐夜深寂寞。不可無滑稽玩世之人。一慰岑寂。其實公子今夕。茜窗繡閣。靜對佳人。比翼盟鸞。恩情待訴。誠有憂歡樂之苦。短者乃為惡客。敗興可恨極矣。新人在座。亦隨大眾解頤。時復舉巾迴面掩口。葫蘆惟羞慚之色。輒不可掩。或謂孫娘羞慚未免。做作實則人苟天良。非盡泯滅廉恥。未盡淪亡。則此羞慚實為題中應有之義。三朝元老。羞見正士。非猶是耶。

是時陳媪登樓辭新婚夫婦行矣。媪為人奔走大感辛勞。而連宵宿醉。尤覺清醒。無時公子門客甚謂佳。人良士雙方撮合之力。功勞非小。新人夫婦極宜從重賞賜。於是提壺把盞。人賜卮酒。咸謂此居大功告成。為汝慶賀。媪辭勿獲。但有次第。領命取釀。立飲於是醇醪甘露。直沃心田矣。

迢迢良夜。月色皎潔。一白若晝。媪出門舉步甚覺繁華。冷靜狀驟易。舉步未幾。說笑之聲頓渺。但有道上寒風拂面而來。宿酒亦若遂醒矣。媪獨行道上。左挈紙燈。右提食物。懷挾賞金。志得意滿。若奏凱歌歸。

來似此手中食物甘鹽酸澁混諸殺百果於一器之內亦欲爲彼愛女稍悅口味母氏劬勞可云無微不至矣惟此頰白老媪宵征風露中步步搖擺若風間燭影仔細思之亦大可憐幸有懷中黃金之色足散歡顏但使年中進財日日似此就令勞乏而死亦甚甘心嗟乎陳媪汝苟竟死金錢奚用是時媪心至熱媪身頗冷風清月白頗感淒厲大地之上月光所及鬢髻樹影大類鬼魅良以媪之行路每每俯首視地茲際恐怖更憚旁瞬未幾行近人家廢圃之外山石峨峨視綫勿隔驟覺白光耀眼飄忽閃動昂首諦視似見白衣女子徙倚山石下窺深池匪直如此面容頭髻悉不可見所得見者但有雙肩媪魂膽幾辭軀殼而去充其能力但有狂奔竭叫特恐怖既甚奔既不速叫亦無聲斯時酒膽既縮冷汗涔涔悉自脇下溢出復聞松檜搖風魑狸叫月幽寂境地若履鬼窟幸尙意態清醒急認前程力奔多心之經凌亂背誦若溫故書特肺葉震震之狀至足自覺而風起月暗提燈竟熄是時身入隘巷聞有躡履之聲自身後來者恐怖之心益熾但聞追躡甚急頃刻之間已在身後甚至攫及肩背媪因歎曰噫殆矣殆矣遂側身道左磐石上

鬼魅遂謂媪汝深更半夜往來道上意將何爲吾觀汝鬼鬼崇崇不知何作汝年老造孽不憚身後入地獄耶媪聞言知非鬼魅心中大喜鼠膽立壯回視其人乃里中程三也程無業往時在賭場中爲人掙腳槓常雜差得少餘貲充口腹掙腳槓者夏日蚊多賭客聚賭短棍赤足蚊類爭集密若繁星程往來案下輪流驅除周而復始亦有博進之客擲小銀圓作賞賜否則行動取厭舉足互蹴亦勿鳴冤噫若程三者亦狗類也茲者官中禁賭嚴而脚槓生涯時令已過與里中賣漿夏某同深不幸之慨乃於深夜無聊中

一陳媪一程三無意竟遇程三心中甚欲朋分媪所入之款因先餽以語言媪笑謂阿三汝乃浪嚼舌根信口胡言阿彌陀佛天日在上豈得冤枉好人汝曾見我作惡幾何汝能一一報名證實否老身茲從劉家來以夜飲過久竟致淹留汝試送余歸家將有微賞賜汝俾汝明日得飲薄粥程三聞言大喜頌媪慷慨遂送媪返家

第二十章

媪未及門卽呼巧兒啟門呼久不應媪詈嗷嗷云癡丫頭如此好睡倒頭枕上直到天明汝不念阿母在外耶巧兒！巧兒！！速啟門！速啟門！

媪恨恨舉手叩門門竟不闖一推卽入媪復詬詈謂少年女子直是如此大意汝因天冷嬾爲阿母啟門將就胡弄若此耶媪且詈且入門是時粉牆之上斜月一角爛漫如銀牆外鴛鴦望月悲啼迴視佛堂案上但有短檠黯淡搖風不定媪入室足趾繭痛疲乏極矣遂卽匡牀而坐顧媪勿先慰彼痛足急探懷中銀裹出向燈下檢點是時燈花吐燄醜媪巨影立呈壁幔之上微風入戶影共帳幔而搖蕭條白髮若戴花冠是時裹中銀幣羅陳敞案之上孤燈爲之增輝媪且笑且計其入款總數特在檢點翻弄之際極其謹慎勿令鏘然成聲慮以多金橐藏啟窮鄰貪念耳此深夜中秘密句當舍媪之外身親目擊者佛堂中男女菩薩耳媪之良知以菩薩口謹決不宣洩秘事凡有秘事菩薩皆得與聞特媪翻弄銀幣縱久而總數收入迄未有確實之報告知其心緒繁也於是既包復數既數更包默計茲獲豐富入款決當爲愛女巧兒特製藕絲之衫遂高呼云巧兒心肝阿母回家攜有吾兒心愛食物俾汝一悅口味巧兒聽者汝心



愛之物非止食品又有新衣阿母半世勞碌止爲求悅愛女而愛女多愁如心遂意之日不可多見巧兒命苦阿母心酸矣且語且數銀包藏其整數於銀箱中而以零星數金裹舊絹藏之枕蓆之下

媼上牀解衣且徐徐呼巧兒巧兒固不應阿母噴彼沈睡不醒有時似聞微呻心中大疑遂舉燈入室燭及面部甚覺青紫有異媼大驚遂卽搖身狂呼時震恐之下身手俱顫但見女目大張目定而少神光叫之不答問之不應既見母氏珠淚滾滾若湧泉於是媼此際但有抱頭狂號肝腸寸斷矣因見案上飯碗察知女兒已服瀟毒於是心慌意亂大放悲聲鄰居急難之衆聞聲驚起披衣跋鞋一闕入門矣

吾書追叙巧兒之死痛恨公子之心甚與巧兒有同情也公子生平風流自賞見花必折巧兒以荏弱女兒處專制阿母之下茫茫浩劫避匿無所遂爲落紅狼藉之一紅顏薄命我心傷悲矣公子放恣自喜誠可云蠹花蠹賊凡承公子顧盼者惟有強笑承迎博公子歡耳巧兒平居端重不佻若良家女子尤不爲公子所喜而公子顧時時來巧兒家嗟乎公子來巧兒家毋寧謂公子來媼家當也公子之來欲有求於媼也時時向媼討消息媼得此難題交卷不易於是漫天撒網入海求魚紅塵觸熱之客遂不得不日盤旋於冷巷左右吾書前記媼喋喋孫娘之家之時正公子惓惓媼家之日媼既非家居實卽公子巧兒會面之絕好機緣也公子來巧兒固知公子之目的別有所在因而淡漠視之惟淡漠視之公子憐愛巧兒之心因之起矣一日公子來巧兒無事濯巾中庭公子見巧兒中心頗慚遂曰勤哉姑娘碌碌乃爾巧兒微笑公子覩巧兒布素之衣時新整潔實視揉羅披縠者遠勝而鏤雲素履纖類雙鉤羅韞之上淨無芒埃因而夷坐審視笑容微微默念閨中女兒嬌羞靜穆固有大可憐愛者在視青樓之假意殷勤一味熱

鬧者有間矣。巧兒以公子溫存也，遂起身張羅奉公子。香茗詢公子來此何事，若勿能久待，媪則請面述事由。俟阿母歸來之時，可轉達也。公子貴人貴事，至忙豈能以寶貴光陰無端坐廢耶？公子試思我言然。



詞片語深得女子歡心。公子是時立出素絹爲巧兒拭淚，謂巧兒云：「姑娘，汝謂余待汝寡情，汝冤余太甚矣。余屏從人僕僕遠道徒步而來，非爲汝耶？汝在曩時不向余索戒指耶？余此來良爲贈汝愛物，而至汝。」

耶。巧兒且笑且言：「若譏若諷，公子一念恨之一念，且愛之遂謂姑娘數日不見，不料汝之口才進境之速，遂若是耶？余今者忙裏偷閒來候姑娘耳。巧兒笑謂多謝盛意，我誠自知我命至薄，安能得公子憐愛？勞公子念慮，哉。言時淚眼模糊，聲顫而言幾勿續。巧既縱嬌，公子之心意良不忍。雖然，公子生平鮮學問，而於婦女心理自謂研究，至有心得。往往糾紛難解之際，能以單。」

試觀此非高價之鑽戒耶。余購歸藏此已久。頗欲乘間投汝。苦無機會。余他非所憚。憚汝阿母。汝之阿母貪得無厭。余每見彼甚覺煩悶。須知余揮霍金錢。良亦非惜。惟媪貪得手段。直覺使人失歡。故余表面之上。視汝至疏。總之余有用意。非汝今日所知。余甚不願彼之心。中察出彼之巧兒。爲堂堂豪富公子之心。上人被敲竹槓。橫阻好事也。巧兒聞言。於是破涕爲笑。笑顏既啟。甚至感極而泣。因歎哭。哭笑羞怯。怯天下男子。甘爲情死。四語猶是媪當日傳家寶訓。而巧兒感激之狀。直自肺腑流出。並無一絲一毫假意。做作。在內。於是恍然大悟。方知從前種種冷淡情形。良爲厚愛己身而起。所爲遇我之疏。正見其愛我之深。今日之疏蹤。閒述正爲後日長聚久處之計。天下男子之可愛。用情之周。存心之細。孰有更過於公子者。巧兒是時。淚眼模糊。面容煥發。若遠山斷霞。星眸微啟。倒身公子懷中。

外史氏曰。公子言談誠所謂嚮壁搗鬼者矣。恩情真假。就置勿論。而此鑽石寶戒。明明購贈孫娘之物。乃亦花言巧語。探懷移贈。果何心耶。巧兒怨公子薄倖久矣。公子每至視若無覩。而公子之性質。往往特別。天下女子。苟占身分。公子輒傾倒之。巧兒離公子益遠。公子欲親近巧兒之心。益殷。甚至情懷顛倒。甚於初見之時。蓋貴介心理。於物之難得者。輒寶貴之。苟其易致。棄若泥沙矣。公子來非爲巧兒也。以巧兒不悅公子。公子遂見巧兒而心悅。然公子聰明。明知雙方之感情。既傷既墜之歡娛。復望收拾。良非易事。所幸而濟事者。賴此如簧之舌耳。以公子言詞佳妙。圓滿深閨。美人聞之。驚心蕩魄。甚至甘爲情死。論者以爲公子粲花妙舌。辯才無礙。苟非風月慣家。決不能隨機應變。靈妙至此。惟公子目的。亦既不屬巧兒。猶必假仁假義。圖目前至短之快樂。殊不值得耳。嗟乎。巧兒不幸。屢爲公子所欺。顛倒情網中。勿克振拔。孫

娘結婚之事。巧兒平日可云毫不覺。公子每來必共巧兒攜手登小樓。嘗鎖日列坐。喁喁情話。若人家中恩愛之新婚夫婦。巧兒自視亦儼然夫婦也。殊不知公子心神方飛越於紅樓一角之外。渡藍橋。乞瓊漿。假此爲息。足地耳。猶憶公子成婚之前二日。復來坐樓中。覓巧兒。言情公子薄倖。固巧兒萬不及料者。迨至鄰居嫂。子傳來消息。巧兒聞言甚疑。彼等夢嚙。既而思之。或爲同名同姓之人。所誤。惟傳來言語益見真切不移。遂不得不共鄰家姊妹踏月宵征。一觀此事之究竟矣。

第二十一章

嗟乎。下第秀才。觀雲路得意。人領鹿鳴宴。榮辱相異。可同日語。耶。風流倜儻。猶是曩日。梅郎淚眼模糊。猶是曩日。巧兒惟是晶窗間阻。無殊巫峽。千重枕席。歡娛不異。春宵短夢。心驚目駭。苦海舟迷。雨覆雲翻。情場劇慘。嗟乎。巧兒汝命之苦。不苦於公子之無緣。而苦於公子之有緣。汝心之傷。不傷於公子愛汝。而復棄汝之日。而傷於既愛復棄。既棄更愛之日。嗟乎。巧兒汝在今夕。亦隨鄰家女兒。共履公子之房闈。偷窺公子。實則公子房闈。卽是汝之房闈。孫娘目中之公子。卽汝意中之公子。汝隨大衆。涉足繁華境界。此繁華境界。實卽酸辛境界。繁華愈甚。酸辛益多。汝亦自疑似此境界。非三春惡夢。耶。不佞亦恐巧兒傷心。爲巧兒言曰。夢也。夢也。巧兒勿悲。夢也。夢也。此夢境中。又有惡魔。數人大斥巧兒。一部分人屬令速去。速去。毋。在深夜之中。溷貴家公子房闈。貴重之物。倘有損失。我等典守之人。干係不小。汝等來世有緣。先求閻羅天子賞賜。一付好面貌。嫁與大家人家。爲妻作妾。汝在此間多立一刻。並無何等好處。福氣終是蔭庇不着……言罷。內門砰然而闔。

巧兒高傲人也。大與鄰嫂之卑鄙淺見不類。巧兒視彼亦狗而已。然人哭狗笑。人悲狗喜。以凡爲狗。子別無榮辱觀念也。可笑者彼阿母在公子家行走坐立均含笑。容時而爭食。廊下同伴調侃勿拘。爾汝形迹似此。羞辱猶可說也。尤有駭人之事。則爲討好新人之計。立孫娘身旁。爲孫娘裝煙。孫娘者迴面低頭。時與女伴說笑。阿母植立甚似老婢。而新人驕蹇。往往煙袋及頤。故示從容之態。勿即遽吸。鄰伴竊謂我等貧婦。此遭得見黃金煙袋。亦屬眼福不淺。新人有時翹纖指若蘭花。以大食二指撮煙管。就口呼吸。微煙縷縷。作濃綠。自口鼻間噴出。卽此吸煙消遣。大有從容高貴之態。說者謂身分稱也。惟思孫娘昔日亦甚禮遇。媼今則入門新婦。隱占身分貧賤。交遊擯之。厮養之列。寧足謂人事之平耶。然而人之地位。因其遭際而異。固有未可相强者。但觀新人房中左右伴侶之衆。非僅態度高雅。而珠光寶氣。錦簇花團。甚有富麗華貴之象。彼此聚首互論衣飾耳環戒指。比並審視。考論極精。時因孫娘身上有一多寶之串。珍光煥發。見者咸嘖嘖稱爲瑰寶。遂乞解下傳觀。是時孫娘事忙。甚至忘吸水煙。陳媼旁立。亦竟見寶出神。遙瞻遠矚。目定口呆。迨至手中紙卷灼手。叫痛。幻夢爲之立醒。嗟乎華堂幽居之內。高樓深院之中。貧富良賤男女老幼。人類不一。管中窺探。幻戲層出。而此儼怨女回念前夕癡情。但有羞慚二字。百滌不去。媼呼痛之聲。旣作羣客咸笑。孫娘回首見狀。亦隨羣客解頤。媼之醜蠢。遂爲羣客通關。驅睡之散辱。亦甚矣。嗟乎巧兒汝奔至驟。汝將安適。汝之同伴猶恐繁華喜劇。匆匆閉幕。爲可惜耳。汝足跛。輒汝趾。繭痛誰憐。汝者冷巷黃犬。聞汝之聲。覩汝之影。而吠然而汝之爲。汝恨不滅汝之影。銷汝之聲。汝之聲。汝之影。併犬勿悅。汝之命運大可知。已知汝今日大感疲勞。恨不立地遂暈。若果暈者。宜向公子之肩頭膝上而暈可。

第

二

集

得撫慰憐愛。雖然公子憐新不暇。苟知念舊。奚必遂暈。則此暈字可稱不妥。今者倦遊。歸但思眠。睡耳是時。月明如晝。巧兒視地。則若黯黯無光。後有鄰姊追蹤而至。大呼巧姐。且住。速奔奚。爲巧姐奔馳。益驟。但云眠睡耳。眠睡耳。巧兒啟戶。入戶立闔。未幾有三五人行走聲。自戶外過。雜以笑語。呼巧兒。巧若不聞。巧入戶。睡魔亦退。

巧兒往日每治夜工。惟近數日間。意頗慵惰。時或對燈支頤。默默出神。不則共阿母話家常。母每言常涉金錢。巧兒言下。時含機鋒。似謂阿母年高。至宜看破。不宜因貪得致人厭恨。但使女兒命好。阿母奚容憂貧哉。

嗟乎。言猶在耳。願竟成虛。巧兒遐思生平。遭遇升沈不定。大類噩夢。但噩夢亦不變幻。若是之速。而今夕窺探繁華境界。復類觀劇。歸來今試詳論。情劇內幕第一幕。定情足稱羞怯二字。第二幕幽怨。則自薄倖而成。第三幕言情。一反以上二幕情狀。可云情斃最深時代。貪嗔愛慕。啼笑悲喜。登臺搬演。淋漓盡致。不謂第四幕情狀。又悉與此幕相反。足令觀者心驚目眩。神搖不定。迹其幕幕變幻。出人意外。誠哀情新劇之佳構矣。尤可異者。第四幕中以劇中正角。易爲觀劇之人。而戲中串戲臺上。增臺所得見者。明明喜劇耳。此一幕中。借喜劇形容悲劇熱鬧。愈甚。亦卽淒涼。愈甚。又有欲觀第五幕者。則醜媼哭女。亦悲且之重頭戲也。

第二十二章

人事粉紆殘冬。忽忽而過。春鶯嚙樹。景物新妍。吾書別公子。縱未久。但以時考之。冬去春來。歲月如流。亦

可○驚○已○公○子○近○狀○奚○若○姑○勿○瑣○述○但○觀○門○客○艱○窘○之○狀○知○公○子○交○際○疏○也○試○觀○門○客○范○某○髮○鬣○不○薙○若○蝮○刺○蝟○而○短○髭○蕭○疏○力○穿○脣○頰○而○出○又○類○坡○間○竹○筏○設○更○作○態○向○人○醜○俗○取○厭○何○待○言○矣○凡○人○心○懷○煩○悶○輒○并○修○飾○亦○懈○此○亦○無○怪○其○然○而○羔○皮○之○袍○柔○毛○盡○剝○甚○至○虎○豹○之○鞞○犬○羊○之○鞞○疑○似○莫○辨○而○線○縫○脫○落○行○路○之○時○若○曳○片○玉○於○後○方○復○考○此○衣○正○面○則○油○汗○泥○漬○淺○深○之○色○若○滃○雲○章○搖○曳○道○上○光○亮○勝○新○時○矣○不○幸○之○門○客○長○日○無○聊○但○趨○道○左○茶○寮○小○坐○消○愁○良○以○門○客○長○日○至○感○艱○窘○惟○區○區○啜○水○之○費○或○易○籌○措○耳○彼○等○先○此○萬○不○料○公○子○得○寵○之○下○謝○絕○酬○應○素○昔○交○遊○竟○爾○疏○淡○至○此○也○是○等○茶○寮○人○類○不○一○質○而○言○之○下○流○人○物○之○集○合○所○耳○亦○有○臨○窗○雅○坐○號○稱○頭○等○特○價○值○相○異○勿○及○銅○幣○半○片○然○而○爐○柴○熊○熊○座○客○肩○擠○雖○在○寒○天○亦○感○溫○暖○三○春○未○終○疑○首○夏○矣○似○此○無○聊○門○客○升○巡○街○御○史○爲○茶○坊○坐○辦○時○當○其○初○次○入○門○坐○客○未○免○駭○矚○良○以○彼○等○昔○隨○公○子○出○入○亦○若○赫○赫○增○光○識○面○欣○羨○者○不○在○少○數○而○且○天○下○無○聊○之○人○往○往○不○羨○公○子○而○羨○趨○承○公○子○之○人○以○公○子○富○貴○等○諸○天○驕○門○客○榮○華○在○乎○遭○遇○所○謂○不○可○企○及○之○中○猶○有○或○可○企○及○之○望○遂○不○覺○關○注○之○切○耳○抑○門○客○當○日○下○顧○草○廬○衣○履○猶○不○若○是○黯○澹○丰○采○猶○不○若○是○頽○唐○彼○等○揣摩○心○理○猶○以○爲○貴○人○事○忙○忽○臨○賤○地○必○有○所○希○冀○而○然○若○論○株○守○待○兔○則○茶○寮○雖○小○然○立○歧○途○又○點○之○處○亦○四○出○要○道○也○嗟○乎○彼○等○揣摩○私○議○誠○不○得○不○謂○爲○腦○筋○過○敏○迨○至○一○盃○一○盞○列○爲○每○日○功○課○方○知○紅○塵○觸○熱○之○客○抽○身○事○外○易○爲○白○眼○看○人○固○有○萬○不○獲○已○之○隱○衷○苦○惱○在○耳○數○日○以○後○同○坐○茶○客○爾○我○貴○賤○之○觀○念○漸○泯○談○論○亦○覺○漸○入○港○嗟○乎○不○謂○四○千○餘○年○專○制○古○國○久○已○名○聞○地○球○而○茶○寮○盈○尺○之○地○言○談○自○由○甚○非○九○州○萬○國○所○及○彼○等○談○鋒○健○舉○縱○橫○上○下○往○往○自○成○名○家○無○論○題○目○若○何○枯○窘○而○文○字○生○發○大

似抽絲剝蕉層出不盡例如有一某甲支其長旱煙袋點火茶爐之內既近茶爐即見桑柴遂舉煙桿叩柴心領神會詞源立湧因曰大凡煮茶所需桑柴最宜蓋耐久經濟非此莫屬惜桑柴堆中甚多螞蟻此



海皆銀屑也筐承斗載取攜極富無如蟻銀雜和分理至難於是入爐鍛鍊先近烈火後漂清水蟻死銀

類螞蟻頭圓若球又有兩箝似蟹生彼頭上苟為所箝必感大痛乙謂汝言良是我因赤足大為彼等所累丙謂桑中螞蟻種類不一大頭螞蟻亦一類耳丁謂螞蟻無論何種大抵嚙物之力不弱亦有細類么魔之紅螞蟻嚙人身上致感痛癢而起斑點丙謂紅蟻尚非可異嘗聞白蟻能蝕金銀戊謂汝言是也曾憶一事昔有某寡婦家小園之中因多樹木蟻羣至多時有白



存遂致鉅富。惟此人殺生太多，夕即暴死。蓋蟻王不忿控之冥司，不得不與無數生靈對簿公庭。耳丁謂否否。汝言實差。以余所聞，似一某店學徒故事。非寡婦也。甲謂：天下寡婦利心至重，宜有此著。以我思之，似乎事屬寡婦。爲安丙因嘸歎，衆問何故。因謂：彼已見富而不能享，是以可歎。乙謂：汝言寡婦復憶一事。昔有富而多金之寡婦，欲嫁才子，嘗榜一對於門首。何人對上，即嫁何人。戊聞躍起，急詢聯語。若何？若將立往應試者，而乙則搔首撐眸，低頭上下苦思，不得。丙謂：此過去事。汝思何益？戊遂爽然復其本位。蓋彼等言論，隨心所至，不定。若此，無論偶見人物，即發奇談。范既降等，於是趙甲、錢乙，無勿競論。孫娘或論公子任擇一題，皆足爲一日敷衍之具。或拈兩題併做，夾卷尤爲灼爛。動目特彼等每據傳聞之詞，取作材料。荒謬離經，往往出人意，外猶賴范某時從旁糾正。彼等反爲不服，自是傳疑亦可笑。已然范言亦多失實。蓋彼言大而夸，往往虛構。富豪舉動，故作驚人之談。范自思：公子水也，己身舟也。水長船高，擡高公子，非即擡高自身乎？有時思及自身落拓不幸，則恨公子無地，恨不令彼立作窮丐。而公子是時亦若頃刻變爲窮人，遂謂公子徒務外觀，暗中虧空，至不免於舉債典衣。甲乙諸人知其謙虛戲言也，輒不信之。久之，公子論題正反濃淡起承轉合爲文，且數百首。江淹才盡，大有擱筆之歎。於是零星掇拾，或假眼前，即景製爲小品文字，亦自靈動可喜耳。

## 第二十三章

一日晨間，陳媪過茶寮門，丁某微歎云：媪年紀究增兩眼昏花，辨別人物大非從前可比矣。座間范君非借媪出入門牆比肩事主者，耶聲容笑貌辨之至熟，乃亦當面錯過。甲謂：此亦難怪。媪此際斷不疑爲老。

范以老范往日衣服甚爲考究不若今日藍縷耳凡人衣服變化至與全體有關譬如黑狗變黃黃狗變白非惟主人不識同輩亦必相攻丙謂媼近來從容乃爾道上經過之次數至少偶爾出行行路亦至從容非若從前忙迫之狀以我思之必在家中掘得藏金足穀一世喫用遂心寬體舒耳乙謂彼家蝸居之室藏奚由掘甲謂噫老丙汝尙不知耶彼在今日久已易居幽齋花木扶疏鳴禽上下且享清福不少丙謂汝言爲何余實不解於是衆人互談媼之經歷方知孫娘適人之後此花草清幽之孫娘故居已經孫娘作主假與陳媼居住此著大類通商口岸租借條約九十九年之後又有無數之九十九年蟬聯而下期限既長租金亦竟有名無實易言之無名之贈予耳常人論孫娘者以爲此舉慷慨得未曾有然仔細思之孫娘此日眼前富貴悉從陳媼得來及時報答至允當耳而陳媼自從遷喬出谷之後爲人壓線之餘理擇私事亦頗不少就此數椽老屋當其入此室處之先亦至煩修治整葺之勞其實孫娘治家至有經緯日光空氣甚有合於衛生又奚待於修葺者不知貧民生活至與高等人物不同陳媼年老目眊更憚光線洞門暗室蟄息鼠伏方足適我願慮耳惟彼愛女巧兒究與母氏性質有異起居憩息之所亦尙潔淨可觀惟下帷寂處識面綦難日與伴侶者惟跌跏低眉之觀音大士耳嗟乎吾書下卷之中復有巧兒出現良亦奇特可喜出人意料之外者矣吾書亦欲敘述彼人生活狀態稍慰讀者係念巧兒之心繼念此讎怨女歡少愁多往事重提益足增人無謂之感傷則亦忍與終古已耳但觀是屋之中昔日紫荆古樹懸腕勾人嬌形憨態若不勝情者今則刪繁就簡但贖老幹惟見頂上殘花若蠶纓帽而懸衣竹竿縱橫交錯刑餘老樹尤不得不鞠躬盡瘁勉力支撐景狀豈非可憐甚至芭蕉之樹四剝無存僅存獨幹

月季花棚之上且堆廢具雜物籠禽既香籠亦垂破試窺地上非但荒穢勿治又有三五母雞引雛遊歷一花一葉皆供啄食高架之上亦有嬌紅名花應候而開但花少葉多頗具憔悴之色非但花悴葉亦枯萎勿榮花似有知亦深去年今日之感矣

吾書敘述此境蕭瑟若此猶憶有一名花自此間移根而去遂令滿園景物爲之減色今此名花久已託根金谷之內雨潤風暄芳馨益烈花而有知因有知己之感力圖報答冀悅公子宜也似此名花實卽當日花間美人至公子視之以爲花間美人者實卽人間好花朝朝暮暮不離形影秦宮一生花底活願作鴛鴦不羨仙矣時而餐花之色時而想花之容時而嗅花之香時而當花飲酒時而坐花賦詩以至敲棋度曲猜謎藏鉤不則小窗駢坐數掌上螺紋消遣長日有時呵癢膈肢倒身牀榻作吃吃笑時值雨窗無聊則刺繡餘閒互述兒時笑史爲解愁排悶之具良以公子既見孫娘實獲我心欲得之心既專甚至雨淋日炙皆非所惜毀壞名譽皆非所計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色不迷人人自迷也無如熊掌駝峰美味以獨食而生厭人情非一例耶公子者喜新厭故視人更甚而又心愛熱鬧性喜豪華牀頭婆子非能拘繫一生斷斷然矣抑且世上美人一瞥最佳再顧三顧猶不免損妍之虞猶幸孫娘豔容非因日暮膏沐而增卽孫娘媚態非因日暮盥洗而損而顧盼嘖笑丰韵且隨年事而平添誠如樓居看山者春秋冬夏風雨晦明變幻離奇之景玩賞不盡耳

公子娶得孫娘之後非惟愛孫娘也而實憚孫娘公子自謂上不畏天下不畏地中不畏人不謂無形之中竟憚孫娘可云奇異之甚矣然試剖解公子心理則憚孫娘之原因實不一端其一孫娘有才公子無

才公子曩日間亦能謔小詩茲則荒疏殆盡寥寥二十八字尙難勉強交卷必欲聯吟步韵可以立地獻醜蓋凡空疏無具之身苟遇高才不待考問氣已餒而不揚此一畏也其二公子自謂文字有限歪才實多然試舍文墨論歪才則一切曲本小說以及正戲雜劇南北腔調絲弦吹彈公子曩日自以爲生平技術盡在乎此固將傲彼儕輩甚謂餘子落落寧足齒於知音抗手之列不謂公子偶爾自炫孫娘聞聽之下類能辨譌更正出人意計之外方知野狐之禪固與大道有別試與仔細考較無論任指一門皆能杼精妙而愜心情弄斧班門者遂不免若小巫之見大巫此一畏也抑孫娘之貌可云美貌孫娘之才可云清才挹清芬餐秀色甚覺顰笑語言皆可生愛愛之極則隨時隨地皆存一不忍拂逆之心而溫柔之性奪慷慨之情矣此一畏也然而孫娘非以示威公子爲可喜故孫娘之待遇公子在在處處無勿出之以柔順其性情至柔順其語言至柔順其舉動至柔順然而天下之至柔往往能克天下之至剛確確諸酸非液體耶而鋼鐵且爲之頓化公子者落落丈夫乃亦頓化於孫娘之裙下非可笑耶

第二十四章

碧桃滿樹紅杏在林庭院蕭閒景物至足娛人小苑東偏有一玻璃養花之室園丁數人居處其旁冬蘭早梅往往顛倒時令能開頃刻之花花室左近又有蕭齋數楹湘簾紫几收拾雅淨架上幽蘭盆中茉莉芳馨微微時通鼻觀而好風入戶垂楊當檻而搖嫩綠柔青但覺到眼春光輒增人無可奈何之思不識呢喃燕子穿簾入戶拂柳分花去去行行誰家院宇春色較多耳凡人值良辰觀美景及時行樂之心未免躍躍而動似此大好幽居非但翠幕紅樓塵氛不到而閒庭靜院中時有清晝敲棋之客渾忘世事者

院中茶役亦謂琴棋消憂佐以清談似較從前牌聲隆隆雜以酗酒罵座爲狀勝也良以公子既見佳人不得不摹擬風雅而風雅之客遂不覺因賞花看竹時一過從耳

一日公子無俚蹀躞小齋中得一小本小說徒倚安樂椅上展而遣興但見花陰在地晝長若年微風吹簾含苞牡丹搖曳若不勝情公子此際意有所感忽竟拋書勿觀但見鳳兒縮雙鬢衣澹綠衣袴穿花拂柳意至匆忙循假山上復繞池塘而行察之知彼追取粉蝶也粉蝶不可得遂捉柳花未幾復卽花陰弄其狸奴鳳兒坐石上折柳條引狸奴爲戲狸奴生僅數月耳體柔而性狡活潑跳跟見柳枝而大樂急起直追又頗能得威勢或聳後低前作猛虎出山之勢或探一爪以鉤取或仰全身作抱持或眈眈注視搖首作左右顧柳東則東柳西則西又或滾地盤旋柔若無骨而口咬柳枝勿釋嗚嗚示威鳳兒與相戲久抱置懷中字曰花兒向之作問答語曰汝如是柔媚直要令人喜歡煞嘗聞某媪言世上貓兒類皆妓女投生汝前生莫是妓女否妓名云何應語余也且語且抱其身與之親吻一時問詢之語頗多但甚離奇可笑公子徙倚間觀聽至謔不禁失笑呼云鳳兒汝來鳳聞公子呼出不意甚驚駭立奔入室趨公子側公子云汝適共貓何語耶瑣瑣乃爾鳳佯羞迴身低首急欲趨出公子詢之曰主母在內何作鳳曰午睡耳旣欲退復笑問云公子喚余何事公子曰無他欲汝檢地上書本耳鳳且拾且笑曰書本卽在手邊俯拾卽得必令吾拾亦太可笑語畢擬退出適狸奴在門次跳躍頸繫樟腦之袋行走搖曳鳳見之遂笑云公子汝不允贈余香囊耶何日往購愈早愈妙余茲欲得之心頗切木牌上帶信有年無月未免令人悶悶公子笑曰汝小小年紀口齒伶俐頗與主母不弱鳳復笑語云公子昨日范少爺來何故示汝女郎

照相公子謂此無與汝事勿多言鳳笑謂公子作事鬼崇瞞住主母余必往告之公子笑謂小丫頭汝安知者此余表妹玉照欲余做媒因是取來鳳搖首笑謂我決不信既是親眷照相反恃託朋友送來焉有



謂偵探云何我實不知公子謂總之照片事切莫告訴主母鳳笑謂既是做媒我不妨告訴主母說是范少爺贈照片替公子做媒公子云豈有此理女孩子不知利害豈可以胡言亂語鳳謂昨日照片令我詳

此理公子謂總之汝亦無庸如此根究我且語汝汝可不必報信息主母汝要討好何如討好主人鳳兒笑謂我何時曾報信息討好主母來再者我身爲主母撫育而成斷無是非顛倒之理主母嘗謂鳳兒長大若沒良心不如養一狗鳳兒則謂鳳兒心理頗知好歹將來一定孝順主母公子試思鳳兒言出諸口安能背此盟誓公子笑謂然則汝在左右直是主母偵探鳳笑

觀我卽不告主母公子聞言卽啟抽屜自一書本中取照片示鳳公子謂汝視此奚若鳳搖首云我觀不佳復問公子此人何名何字居住何處公子不答鳳復云公子汝謂如此照片相貌果佳麗否公子含笑徐謂似尙佳也鳳思有頃復問公子優點安在公子云都好鳳謂都不好公子復謂都不好怎麼說鳳復沈思卽云天下惟有主母方稱佳麗耳公子謂主母固佳不過鳳謂不過何耶公子不語鳳復問公子故不語鳳問益亟公子遂謂不過！不過汝視汝主母更佳耳鳳笑公子亦笑

板扉祥然臥籬小犬汪汪而鳴鳳兒跳躍而起卽簾幙外窺喃喃自語云喜鵲叫媒人到公子范大少爺來矣公子聞言疾自榻上躍下揭簾外視取手中書卷擊鳳兒頂薄怒云小猴子竟如此騙人待到年紀長大不更狡猾耶時有一藍衣之人行甬道上左手中且挈鞭筍一束嫩芽怒生若葦蕩中之蘆根二人一見卽識爲媼也媼行花徑中花徑未梢則歧爲二途一通上房一達是間書齋鳳兒一見卽拍掌呼云來來來這裏來這裏來媼擡頭見簾外有人卽向是間疾行且笑語云多日不至此間路途復生疏矣奶奶身體清健耶鳳兒失笑曰姆姆眼花汝謂簾外立者奶奶耶公子聞言拍掌大笑媼入室問公子暨奶奶近好公子唯唯賜媼坐但公子見媼因巧兒事頗自慚媼則詞源豐富立地湧出公子徙倚安樂椅上目視門外微笑至於媼之言語並不領會媼談次見鳳至復謂鳳姑娘數日不見更覺長大相貌身段益更可喜矣汝主一向用心調理方有如此成效姑娘脚樣兒又好媼且言且執其手上下詳察鳳不耐疾奔而去長談遂斷公子訕然問陳媼云巧兒年長可以遣嫁矣且媼無子宜贅一佳婿既了向平願異日抱甥之樂固無異於弄孫也媼嘆曰贅婿耶斯事難矣公子笑曰擇婿本難於娶媼又擬贅者人才佳

第

二

集

則有父母不願苟無父母或兒多自願出贅其人品又不當媪意斯誠兩難吾猜媪意然耶媪搖首曰公子善揣人意特是語未能命中雖然公子大人物安知吾家細故者彼東鄰趙伯每笑老身謂凡人善爲人謀拙於己謀者要無陳姆若蓋陳姆脚健慣居冰上牽紅絲結兩姓之好者勿可僕指數獨於己女事置諸腦後一若忘其年歲者東選西擇殆冀巧兒嫁貴官作夫人歟噫老身殊勿怪趙伯蓋曩時有爲作伐者新郎或能幹而滑或勤樸近笨均勿中阿巧意至如趙伯所說之勤生旣無父母人又勤能年與巧相若業估衣三年已升內帳旣肯出贅老身滋稱意將出帖矣乃阿巧終日泣問之勿肯言吾賭氣辭趙伯彼始止泣總之阿巧性執類死父亦天生薄福相耳曩蒙公子憐交佳運矣乃又勿善奉侍有負公子恩媪且言且以手按胸次曰吾談斯事胸部輒隱痛公子試思吾恨何如耶梅生聞媪言知巧兒飲恨深矣回首舊游墜歡莫拾自覺無以對阿巧不覺起而盤旋負手噓氣然而梅生之心游絲也飄蕩隨風初無定向故一念巧兒心滋負疚而情隨事遷一念復及其他遂就坐顧媪閒談陳媪語已忽覺巧事瑣碎殊令公子勿歡亟易笑臉謂梅生云吾託公子奶奶福勿憂凍餒自爲奶奶看屋更免賃屋資屋高氣爽較舊居若天壤阿巧收拾至整潔公子無事請來小憩息巧雖一時牛性今亦滋悔矣梅生微喟曰吾以長日無事頗思遣興出游特回念前情有如夢寐媪視吾人享用滋滿足矣實則有時邑邑意謂人生於世欲求真樂除非出世登仙耳媪聞公子言遂云阿彌陀佛公子現下福氣誰人可及喫穿住無不事事考究色色精工窮苦居民此等幸福非但不能希冀一二甚至夢中亦未見到公子須知凡人前生修仙修佛苦志不懈今生今世方能享受豪華以公子今日福分而論不知前生敲穿多少木魚方有眼下風



光耳公子試思他姑不論牀頭美人非天下絕色耶蚤年寡居時多少王孫公子才子名流圖謀不到乃爲公子據而有之亦可云極人間之豔福矣公子汝謂余言然耶公子聞言目視陳媪媪笑而不語時傭婦隨鳳兒至呼云陳媪主母起身矣媪遂辭公子入上房

第二十五章

嗟乎陳媪言談非滔滔然若瀉瓶水耶暑刻移易亦至迅速而陳媪自此以後復與公子締結秘密契約內容若何局外之人安能竟知者距秘密結約後數月歷春及夏已屆荷擊翠蓋柳樾重綿時矣是時道上行人亦應炎涼節候漸漸易裘而棉易棉而袷昔日公子門客若某某等亦若候蟲變化有衣蜂蟬粲粲之衣者可見凡人處世無終古貧賤之理亦無終古富貴之理新陳代謝往往變化於不自覺耳有一酒樓面山起屋隔水通橋地既佳勝遊侶遂集貴遊公子往往停驂蒞止得少佳趣吾書中所稱主人亦借三五門客遽集此間此遭相邀乃爲門客發起作東道主人雖冰盤小飲肴核無多而碧玻璃杯傾葡萄釀亦殊別有風趣公子半酣叩盤而歌門客入門至此大都曄然不靖座中魏友仁笑謂公子汝憐美人忘舊交矣汝日來快樂奚似學優云公子素昔喜新厭故娶孫娘垂半載乃猶賞玩不厭寧不可異范笑謂汝等焉知新人者素有四面觀音之譽蓋謂左右前後四面皆佳一時賞玩不盡耳汝謂半載時久豈知公子半載時光卽美人一面尙未賞盡以此推算須俟兩年以後或者竟有厭棄之日煦人笑謂老范所言亦不盡然假如半年工夫但賞一面及至兩年期滿新者已舊舊者復新周而復始仍是賞玩不盡耳於是門客因賀語妙闌笑拍掌甚形紛嘈公子上坐謳歌自若范復呼公子云公子試盡一

杯○余○有○問○訊○之○言○於○是○公○子○舉○酒○一○吸○而○乾○羣○客○是○時○亦○各○進○公○子○酒○范○因○起○身○立○公○子○身○旁○切○切○耳○語○公○子○笑○而○搖○首○范○遂○退○坐○詢○公○子○云○究○竟○如○何○公○子○云○不○佳○不○佳○煦○仁○笑○謂○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汝○等○不○知○盛○極○之○後○難○乎○爲○繼○耶○公○子○今○日○已○是○敗○子○回○頭○休○再○提○起○荒○唐○事○倘○有○違○犯○重○懲○不○貸○公○子○笑○謂○阿○賀○亦○不○必○相○激○總○之○汝○等○盲○蟲○冒○冒○失○失○每○用○次○貨○塞○責○有○好○卷○子○不○妨○薦○來○耳○於○是○羣○客○咸○稱○可○惜○試○官○眼○太○高○難○以○中○意○耳○酒○闌○下○樓○紛○紛○四○散○

新○蟬○在○樹○晚○柳○搖○風○清○溪○一○灣○水○流○淅○淅○澗○岸○修○坦○間○植○梧○桐○楊○柳○之○屬○綠○陰○如○畫○大○有○蕭○疏○之○意○沿○澗○東○趨○又○有○小○橋○跨○溪○疏○闌○危○石○搖○搖○若○墜○小○舟○兩○三○時○過○澗○下○但○見○高○塘○連○雲○雙○扉○洞○啟○則○公○子○家○中○後○戶○也○公○子○無○事○恆○衣○白○袷○之○衣○手○蒲○葵○之○扇○出○後○戶○閒○立○小○澗○觀○玩○晚○景○大○凡○臨○河○晚○景○至○足○娛○人○蒼○茫○獨○立○中○遠○山○近○景○無○非○畫○意○詩○情○而○日○暮○歸○客○亦○有○倏○忙○可○憐○之○形○至○於○貧○家○兒○女○嬌○健○羞○容○狀○態○不○一○衣○式○新○陳○姑○置○勿○論○但○觀○雙○趺○纖○穠○修○短○亦○至○無○定○亦○有○弓○鞋○之○作○法○不○合○行○走○之○時○至○感○劇○痛○漸○至○兩○踵○着○地○雙○趾○朝○天○狼○狼○而○奔○者○醜○狀○奇○形○彌○復○可○笑○公○子○有○時○且○偕○孫○娘○共○窺○互○相○指○點○惟○孫○娘○自○持○不○恆○至○耳○公○子○是○時○左○顧○右○盼○怡○然○自○得○因○見○陳○媼○沿○澗○而○來○陳○媼○身○旁○且○見○女○郎○觀○其○媼○娜○娉○婷○之○狀○風○韵○得○自○天○然○羅○衣○紗○袴○摺○痕○宛○然○衣○袴○四○緣○綴○以○鏤○花○之○紗○堆○雲○沃○漆○之○髮○總○束○後○方○編○作○垂○辮○膏○沐○所○澤○閃○若○金○光○觀○其○珊○珊○來○遲○大○有○流○連○風○景○之○意○是○時○驕○陽○漸○斂○而○翠○綢○之○蓋○猶○擎○頂○上○玉○臂○外○張○瑩○若○雙○藕○又○有○翠○鐲○一○雙○約○束○二○臂○之○上○似○此○美○人○可○云○豔○麗○奪○目○矣○時○因○晚○風○徐○來○襟○裾○爲○之○四○揚○編○餘○短○髮○披○拂○頭○面○等○處○益○覺○秀○媚○可○喜○綠○絹○之○繖○受○風○盪○盪○繖○上○四○垂○花○邊○亦○皆○搖○曳○不○定○女○郎○行○近○繖○亦○疾○

下公子望見陳媼大似小羔見母高舉手中葵扇用代歡迎旗章呼云陳媼長日不見一何忙迫乃爾頃何來往何處去耶奶奶在家念汝至切盍入室小坐再行未晚媼笑曰謝公子盛意老身日來事忙言次



清芬若泛碧波座中舍孫娘外有一公子姑母先適葉姓未老而寡家人盡死遂依孫娘居處公子入座之後舉杯默飲而精神恂恍意殊勿屬衆人孫娘有言公子無不唯唯甚至問以酒品玫瑰薄荷何者合

指女郎云復因尤小姐附讀劉府學習洋文且晚令老身陪送未便中道勾留明日容候奶奶安耳言次隨女郎疾行公子視之似女郎脇下挾一外國書本也

公子入徬徨廳事涉想至遙忽侍兒來呼夕餐已陳乃入內庭花間置籐牀一靠椅二灰漆方案一案間列玻璃酒杯三肴核至豐佐以龍蝦鮮藕魚膾醬蛋之屬薄荷之酒映杯盡綠澄澈

意冷飲熱飲何者相宜無不含糊應對蓋凡人心無二用以公子心目之間時現女郎小影往來不去斯時心摹力追者不在女郎之容貌嬌豔若何以公子之觀女郎自遠而近由近及遠非但容貌觀之至審而上下衣飾若何顏色若何質料亦已辨別無遺其他若洋繖手鐲耳環以及手中之書襟上之表一切附屬物品悉均寓目至再所迷離難憶者足下雙弓纖穠奚若耳嘗見浮浪子之觀婦女者無不上下並察而若公子觀人更如溫嶠然犀尤不宜法眼多疏而況候門至久更非走馬看花之比惟陳媪臨門之頃瑣瑣語言遂不免障及視線爲可恨耳默念明日苟見陳媪女郎身世吾必詳詢之馳思至此遂突語孫娘云我思陳媪殆公奴耶終日奔波勿憚勞碌豈不可笑孫娘因問公子頃間安得思及陳媪公子曰頃因戶外散步見陳媪與一女同行女爲尤姓真人間尤物也且語且繩女郎之美贊嘆不已孫娘聞言意頗欣然因曰媪嘗出入大家門路頗多汝言女郎貌美余必欲一見之乃迴顧侍婢曰汝等苟見媪謂吾有事需彼屬其來此勿忘也

第二十六章

明日媪來公子家孫娘公子共詢女郎來歷媪言頗秘但云尤姓與劉似有姻婭茲從維揚遷來時亦未久租屋珍珠巷內境況頗裕家中但有老母及一阿兄而比鄰一宅爲吳姓人口似亦不多聞二家祖父昔皆宦游維揚今始遷歸本鄉耳孫娘述願見意媪謂此亦易事但越日媪不至公子日日候門不禁望眼欲穿欲得之心益切至第四日媪始來公子瞥見大加誚讓媪笑謂公子勿怒日來尤小姐忽患小病未便進言非老身健忘也入見孫娘亦謂俟其病愈自當代邀尤小姐年輕愛友或當不却也未幾媪去

公子候僻處切屬陳媼病愈卽來愈速愈妙媼笑云公子旣得美婦於願足矣乃猶若饒貓見腥耶我思尤爲宦裔千金之體輕易豈容相犯急色亦殊無益言罷吃吃癡笑而去

嗣經數日媼之蹤跡杳然一日傍晚公子立門外復見女郎偕陳媼過心中大喜特仍過門勿入媼至門謂公子云老身健忘未與姑娘陳白乞稍假時日耳媼因言時小立女郎行步亦即少緩公子辨女郎益審但因是日氣候稍涼女郎妝束更視上次不同而容光益較上次增妍媼向公子言女流目偶及公子公子益喜媼言罷俛俛竟去追及女郎而行

復數日公子見媼過復呼云媼請坐坐去天縱勿熱但晚間道上殘暑逼人不妨舍間稍憇也媼過門且指公子示女郎云彼家奶奶頗賢美才學亦佳奶奶極思一見不知小姐許可否女郎目公子啟瓠犀作微笑公子更大樂急云坐坐再去坐坐再去女郎則牽媼衣低語媼媼達公子謂未易衣請俟異日耳女郎復微笑而去

一日午後日影斜傾壁上時鐘鏘然五鳴但首夏中晷刻至長舉室生輝猶若白晝公子偕孫娘駢肩水閣上觀看水鳥飛鳴陳媼笑語循花徑而入回首視之見彼身後且隨一絕世名姬孫娘夫婦一見而已辨爲心頭盼望之人於是孫娘起迎極致慕悅之意握手言歡相見恨晚女郎舉動頗多羞容愈足動人憐愛之念公子見狀喜悅難名惟徘徊室外勿得親近之機有時搓手仍復倚欄觀水媼拍公子肩云何如老身言遲早終當報命非等空言可知公子聞言皺眉勿語頃之復云媼此小羔不知能日日牽來否媼曰此大難事蓋彼母拘管極嚴但能偶一句留耳公子復謂無親近機會雖來奚益媼思有頃笑謂公

第

二

集

子○曰○汝○心○至○難○鑿○足○老○身○爲○汝○麻○煩○欲○死○但○有○一○法○在○此○此○計○辦○到○謝○禮○若○何○公○子○聞○言○立○解○手○上○金○鑲○  
簾○鐲○爲○贈○亟○詢○陳○媪○計○將○安○出○媪○喜○謝○既○已○卽○藏○手○鐲○於○衣○囊○底○部○遂○附○公○子○耳○切○切○私○語○公○子○聞○言○拍○  
掌○大○樂○連○稱○妙○計○不○迭○越○數○日○公○子○家○居○夜○窗○無○聊○中○華○燈○熒○熒○男○女○數○人○列○桌○而○坐○笑○語○雜○出○詼○諧○問○  
作○其○中○又○有○男○女○二○人○乘○溫○柔○之○船○容○與○情○海○中○東○南○西○北○隨○風○所○至○不○知○東○方○之○旣○白○  
外○史○氏○曰○天○下○抉○防○閑○壞○風○俗○之○事○無○過○於○坐○叉○麻○雀○者○也○誠○如○古○人○制○禮○男○女○有○別○甚○至○閫○內○閫○外○見○  
面○猶○難○自○麻○雀○之○戲○旣○行○於○是○無○論○親○疏○男○女○皆○可○共○案○而○坐○語○言○說○笑○都○無○禁○忌○洗○牌○計○籌○指○掌○不○妨○  
互○親○座○中○之○人○議○論○紛○起○卽○令○語○言○失○檢○但○有○勿○與○計○較○而○已○嘗○見○閫○閣○名○流○頗○知○以○禮○自○範○然○苟○有○人○  
提○起○竹○林○之○遊○不○問○人○類○若○何○無○不○立○予○贊○成○嗟○乎○嗟○乎○深○更○半○夜○男○女○雜○沓○促○膝○而○坐○爾○我○語○言○隨○心○  
所○欲○閉○目○思○之○此○若○何○景○象○耶○嗟○乎○陳○媪○以○汝○閱○歷○至○深○陷○人○至○廣○甚○謂○迷○魂○之○陣○定○四○方○而○行○八○風○且○  
夕○盤○桓○疏○者○以○親○親○者○益○密○以○此○爲○男○女○通○情○之○媒○介○雖○使○瑜○亮○復○生○不○易○斯○道○矣○而○若○孫○娘○若○公○子○姑○  
氏○且○爲○坐○中○傀○儡○若○論○情○海○飄○舟○亦○一○把○舵○之○木○居○士○撐○篙○之○灰○侍○者○而○已○公○子○之○心○旣○有○所○紛○往○往○違○  
犯○規○則○而○勿○憚○甚○至○看○朱○成○碧○呼○鳳○爲○龍○惹○人○笑○柄○之○事○不○一○而○足○有○時○拾○牌○地○上○甚○至○誤○捉○雙○鳳○心○情○  
蕩○漾○可○云○無○事○自○擾○矣○嗟○乎○公○子○之○心○豈○不○欲○朝○朝○暮○暮○老○此○柔○鄉○哉○所○惜○彩○雲○易○散○勝○會○不○常○事○後○思○  
量○益○增○人○無○可○奈○何○之○思○良○以○女○郎○母○氏○拘○繫○綦○嚴○阿○兄○強○硬○更○難○相○與○迨○至○雙○方○聚○首○亦○已○一○點○靈○犀○  
含○情○默○默○竟○爲○無○知○母○氏○橫○阻○好○事○拘○囚○深○閨○之○內○不○聽○外○出○非○但○瀟○灑○紅○閨○大○有○女○伴○寥○寂○之○慨○甚○至○  
數○日○以○來○絕○迹○道○上○清○課○亦○缺○公○子○無○聊○相○思○之○苦○遂○不○免○與○日○而○俱○增○有○時○偶○遇○陳○媪○亦○覺○侯○門○深○遠○

一籌莫展。但有相對愁歎而已。自後媪思得一法。遂謂公子云。老身遐思箇女郎。既喜讀書。必解文翰。公子苟授簡書。抒述情懷。老身必能秘密妥慎。爲公子達到也。公子聞言。喜不自勝。於是退而構思。洗硯吮筆。磨墨折紙。侍兒阿鳳因之大感忙碌。公子此遭先擬投函述意。但每作不合。屢書屢毀。薛濤名牋。倏去半合。案側字籠。頗感公子慷慨。亦幾腹受。殆滿公子。於是投筆而起。繞案蹀躞。時更倚牀遐思。以爲苟達美人。無若香豔小詩。爲宜。嗟乎。若公子者。夙馳能詩之譽。而筆硯塵封。胸襟茅塞。爲時至久。則數十字之湊集。爲狀之窘。有類難產。方公子構思正窘之際。孫娘疾入。笑謂公子曰。郎君久棄楮墨。今日發書滿案。苦苦吟哦。預備應試上進。耶。孫娘且語立見案上殘稿。取得在手。公子急欲起奪。已覺不及。孫娘觀詩。但有起首二句。遂高吟云。

底事珊珊玉步遲。紅樓遙夜感羈雌。

吟畢笑謂好個多情多義之豪華公子。紅娘投簡。包管待月西廂。立諧好事也。公子聞言。若被嚴譴。而孫娘顧不怒而笑。遂謂妾因郎君思索良苦。妾旣觀詩。不覺技癢。不如代汝續成。免得苦吟不休。耳。孫娘於是循行書齋。畧一思索。遂漫吟云。

底事珊珊玉步遲。紅樓遙夜感羈雌。心期未遂空縈夢。面見無由浪費詩。弓影迷離窺入幻。幃燈隱約鬼生疑。香巢何日雙棲穩。丹鳳常陪碧玉枝。

孫娘且吟公子。於是援筆速記。吟罷擲筆。公子大樂。以爲似此言情之什。可云香豔纏綿矣。公子此際心中頗覺懷慚。因而盛譽孫娘敏捷之才。孫娘笑云。彼此一家。奚用謙虛。情詩旣就。曷不加封。速付陳媪。將

去公子笑謂此戲事耳安得真個嘗試孫娘則謂我見陳媼謹慎決不漏洩誤事何妨姑且一戲觀彼來書奚似亦一趣事也言罷媼已至遂力促公子謄真并具名款加封授媼孫娘以爲有此好詩秘不自炫殊可惜耳

自有此遭兩方簡書往來甚頻女郎報詩亦頗清麗可喜數日以後又有來書一通綢繆婉轉哀豔欲絕言下玩索大有願執巾櫛之意以爲公子年少風流碩望清才一時無兩天下紅妝宜必一齊俯首不謂樛蒲陋質見愛君子如此之深不可謂非三生幸事矣乃者阿母嚴拘長兄嗜利嘗聞二人計較以爲老父宦死他鄉清風兩袖不名一錢家中薄產竟因作官蕩析此後度日所需大感艱難眈眈目的欲倚妾爲錢樹子妾思此著偷竟實行惟有飲藥一死報知己於萬一耳嗟乎阿母貪心誠難言狀前此妾因讀書之便過從郎家不謂誹語流傳遂爲阿兄聽聞自是而後妾之一身竟如籠鳥盆魚并此區區之行動自由亦渺焉不可復得矣嗟乎妾處荆天棘地中眼前危迫實難言狀郎苟不忍名花墮溷惟有奮此心力援手火坑中耳

第二十七章

公子得書意大感動以女郎母兄縱極頑梗但旣以貪得金錢爲心則此後問題亦正容易解決顧雖如此彼家門庭頗饒氣概而阿兄行動且類紳士非禮相干誠非易事矣於是公子因轉輾介紹之力認識彼家阿兄復因阿兄認識母氏而母氏阿兄大有落落難合之狀猶幸天從人願乘機結識之時會已至蓋某月某日爲彼母氏生辰公子因爲見好之計特贈金八仙金三星各一堂又有麻姑一尊全體上下



外史氏曰天下惟騃公子之舉動往往奇異乖謬出人意料之外公子平日好勝之念可云一時無兩彼謂天上日月容有虧蝕公子意氣決不稍損其言是矣女郎母兄舉動落落驕人作態非小覷公子耶然而公子自思天上地下其尊無對彼小覷公子者誠不知公子一身實具有絕大魔力耳魔力非他即黃金是壽星麻姑良足稱爲歡喜媒人隆儀既入此二貪人見之因之笑顏立啟自是而後親近之機會已至公子復思大凡雨露之恩不偏一物而況眈眈目的久已在彼而不在此今日相見之下苟無一物足悅美人之心尤非爲計之得也於是窮極富麗復贈女郎飾物珠環鑽鐲爲價之鉅甚至超過金佛嗟乎公子者閱世至淺安知世上人情狡獪萬變大凡喜豪邁尙意氣者往往爲嗜利貪得之小人所算夫公子請見之贄亦云鉅矣代價不可云不高矣若論量珠之聘宜可擁名姬而有之不謂阿母阿兄巧計安排若波瀾詭幻層出不窮公子與女郎當初交之時入室笑言猶現色相迨既過從頻煩則驚鴻之影往往一瞥卽逝但有花間簾下畧觀鬢影釵光耳公子良知此等歡娛境地初非強權可懾而況阿兄對人自誇門閥彼在社交上所占地位若何究不十分明瞭尤非可冒昧唐突者遂遣媪探取女郎母氏消息報章既至足令公子之心爽然若失蓋母氏聞陳媪言遂笑謂媪云汝家公子亦竟少見世面汝謂公子報效已多欲遂目的耶煩汝轉告公子請公子三思我家夙亦鄉宦人家金銀財寶見識至多吾女縱陋良亦千金小姐詎因區區禮物動心耶須知吾家母子別無指望但有錢樹一枚完債贖產及下半世喫用盡在此中非貧家小戶見錢眼開可以半送半賣耳媪且聽者汝謂公子不必心慌老身本意並不責

## 第

## 二

## 集

望公子報效。如果心疼原物。儘可奉償。王公子沈道臺。儘能盡力揮金。不過女兒心中不甚願意耳。媼聞言。意大震。心中幻想。陡起以爲坐中女魔。殆獅子變形耳。俗諺有云。獅子開大口。今觀女主。獍狀大有氣吞全牛之概。蓋天下奇貨。可居必倖售於急欲取得之人。然而無底之壑。取盈綦難。苟有人心。稍知利害。無寧冷靜待時耳。媼本忠事公子。爲公子計劃。亦謂比權量力。不知知難告退。雖然天下娛樂之地。苟有一事足以難倒公子。則天維地軸亦可以軼出常軌之外。而日月運行晝夜亦可顛倒矣。公子聞媼言立啐。彼面甚謂此等傳言。大可無須喋喋。汝不知公子行事。非可挫辱耶。惟天下忿怒之心。人有同具。公子遐思。老婦狼貪豕突之狀。甚覺可惡。握拳默思。亦欲力揮慧劍。斬斷情魔。無如嚶嚶啜泣之聲。猶在耳鼓。纏綿悱惻之語。如沃心苗。來書有云。日來兄母計較貪心。愈熾。因利多金。欲陷妾於沈淪。慘酷之境。妾身危迫。旦夕將爲荒僮所據。郎君苟念往日情義。惠臨閨闈。稍訴私衷。縱令身死九泉。亦當瞑目含笑也。云云。自有此著公子。遂落情網矣。

公子欲得之心。既堅。遂忘母氏條件之奢。自此以後。定情之願。縱云倖償。而其代價亦若言可驚人。母氏謂老母祇此愛女。迫於家計。未能正式字人。已大爲終身之戚。所堪慰藉者。惟衣飾等類。不得不力求豐富耳。綜計此屆聘金。爲珠花一對。金鐲一對。玉鐲一對。珠環一付。金珠玉壓髮各一事。鑽石戒指三枚。文明金練一付。另給阿母阿兄現金各五百元。零星開銷及衣服等費。亦約千金。此後相處。每月開支。津貼之費。各五百金。公子聞言。訥訥贊成。蓋公子之於女郎。男歡女慕。爲日久。甚至精忱所結。死生以之。今夕何夕。見此粲者。相思之願。一旦竟償。有不誓海盟山作綿綿之情話者乎。抑且公子之顛倒女郎。良因

慕色而起紅閨定情之夕但覺醉後丰姿大有勝於往時公子意謂人生世上宜求快樂苟獲真正之快樂吾生縱徇快樂而死亦所甘心嗟乎女郎之名非修蛾耶誠欲名副其實不若易蛾爲狐蓋女郎之容固佳而女郎之色實冶夫以天下尤物幸遇當世好色之公子明珠當無投暗之慮矣惜公子是夕醉眼模糊狂態若揭好花良月不逢靜觀幽賞之客第覺錦帳春酣良宵苦短耳迨至晨坐晶窗靜觀尤娘梳沐見彼髮長委地閃作金光而肌膚瑩澤尤覺凝脂不啻公子是時徙倚遐思方知人間天壤裙釵隊中固有滯人之尤物必非凡庸脂粉可比抑且所稱尤物非但驚才絕艷而已試以才色而論孫娘之才未嘗不可驚人孫娘之色未嘗不足動人所以勿若尤娘者非端莊流麗各有殊途耶嗟乎尤娘汝誠旁門左道之野狐禪耳設竟比較孫娘相提並論辱沒孫娘亦已甚矣然而公子此遭可云着魔聞人言凡爲狐祟者往往一被蠱惑驅遣不易雖然公子非自詡有黃金魔力者耶據是而言可云以魔遇魔然惟公子之黃金魔力至偉故色魔相尋而至然則此遭現象直可云以魔召魔自其結果言之色魔勝也蓋公子之黃金往往不脛而走不翼而飛積日累月受無形之吸力吸集於色魔裙帶之下若賞賜若津貼若正項開支若意外需索若衣飾購辦苟有啟請無不立昇雖然尤娘所望於公子者情義而已縱有需索或尙勿多而尤娘母兄很心辣手往往出人意意外而公子豪邁至憚瑣屑假令窘坐愁窮無不立擲鉅欸嗾令速退或則開單鈐章使人往家中向彼管庫先生要錢管庫先生非他孫娘耳公子財權夙掌孫娘之手凡有所需自宜索之主任者但主任者之實際亦若庫藏小吏耳支配之權究非所宜過問而且公子自席祖父餘蔭一生豐富貧乏之感可云夢想不到所慮者纍纍不動尊無所揮霍耳然苟公子之祖

父有知猶將浩歎不迭以爲爲官半世民脂民膏縱云羅掘甚易但亦都從辛勤巧計而來積土盈川豈易事哉作者禱味揭此數語亦欲代彼牛馬祖父教訓天下之一般浪蕩兒郎云爾喋喋多語豈得已哉

第二十八章

嗟乎吾書主人浪蕩不肖亦云極矣凡人狹邪傾家者往往若飲狂藥公子自來尤娘家樂不思蜀以爲溫柔之鄉雖死猶甘良以此間極樂國土家人上下無不承迎公子之色笑頤指氣使之尊尤不足喻若論院中人物尤娘以外有傭婦有健僕有絲弦清客有花面篋片有賣花女郎有梳頭娘有房間美婢一枝一葉無不活色生香善解人意此等諸人日受公子賞賜所以趨承公子者無所不至噫吾書所記尤娘之家質而言之實一遷地之倡寮耳乃竟藏頭露尾故弄狡獪不知不覺遂令公子陷身迷魂陣中浪擲金錢而不恤仔細思之寧不可笑公子後此雖已明知窳窳反若樂此不疲者悅其蕩佚風華耳考尤娘昔日夙以媚術馳名京津間但品格不高嘗有尤物之譽今挾其術悅公子而公子果大樂尤娘謂公子彼昔名尤三又有尤二爲同院姊妹雖同一師承而色藝視彼更勝茲尙小住京華不久亦將來歸公子聞言怦然動心頗存得隴望蜀之想尤三言次啟錦匣出尤二照像約十餘枚四季之裝飾不一又有男裝西裝古裝及戲劇種種化裝或拈花微笑或撫樹盤桓或身外幻身大抵娉娉嫋嫋媚得自天然驚鴻翩燕之態令人目眩神搖尤三復云彼家阿姊尤善串戲唱工靠把尤臻上乘以是所至之處人競歡迎言次近公子身切切耳語公子訝云不謂汝姊有此奇才可喜極矣伊人苟來余必願見之自是公子盼望尤二之心益切而尤二勿至尤母函詢方知彼間戲館近與特別結約演戲半載包銀之

數月數百金。又有朱道臺占據香閨。苟爲兩者利益計。萬無解約來歸之理。公子見書。懊喪難言。以爲尤三自謂下駟。亦已宛轉可喜。若此進而益上。非誠人間尤物耶。人間尤物。勿可竟見。誠虛此生耳。凡人目的。宜向快樂主義。而趨公子者。尤爲快樂主義之奴隸。甚謂人生斯世。但有數十春秋。少年風流時代。尤其暫而又暫。苟能獲得真正之快樂趣味。吾身縱徇快樂而死。亦至甘心。無如吾身欲趨快樂而快樂。往往不我趨。承遂有公子朋友爲公子思得一法。以爲公子。既視天下無有難事。則亦立索尤二歸耳。公子謂此安可者。友謂此豈難事。公子苟不吝費。決可辦到。公子謂吝費耶。除非我不姓金。於是公子朋友遂喚尤母入詢。尤母云。汝有女子。尤二非在京華耶。茲大公子欲賞鑑。可召來。尤母笑謂此恐一時難遵。公子命以彼身體。無論唱戲應客。均已爲人包定。一時之間。豈得脫身自由。友笑謂汝不識大公子脾氣耶。欲如何便如何。斷無收回成命之理。汝等狗子。但爲利而已。汝女在京一切包銀。共計幾何。苟來此。非直照數奉償。甚至按月計算。額外增加一切賞賜。尙不在內。亦能滿足否。尤母聞言。意果大樂。啞啞承認。歡笑而去。

外史氏曰。天下亡國敗家之速。無更速於女禍者。從古雄才大畧之主。苟得賢臣良相。善爲輔弼。安見不成。取威定霸之業。特因晏安一念。坐受鴆毒。千古江山。遂斷送於美人一笑之下。史冊具在。循覽未終。有餘痛矣。論者以爲天下英雄之主。必有一二風流佚事。流佈人間。然荒淫戀愛之區。終不可同年而語。蓋以凡人厭世主義之反動。恒不免殉快樂而縱一日之慾。此無道亡國之君所由史冊相望也。至於浪蕩兒郎。敗家公子。上下千古。縱橫八方。其例孔多。見不一見。抑亦末矣。雖然。滄桑歷劫。富貴推遷。造物主狡。

猶弄人亦云好事矣。

歲月如流炎涼異態吾書循墨雖僅數行而大好光陰竟已忽忽過去公子身處柔鄉豔窟中朝朝暮暮雨帶雲尤我我卿卿香憐玉愛而況同居二女以固寵而爭憐遂令風月閒人每調停而費事嗟乎柔鄉雖好所惜日月不居美景良辰駛若激箭耳但觀賣花女郎聲容猶昨而筠筐以內素馨夜合之屬均已無存至并再摘秋花亦都無有應候入時者山茶臘梅耳是等名花加以人工煦植雖不無先時而開然苟按之時序實已迅速可驚時則道上木葉瑟瑟戰秋風中籬間野花因夜間霜露所欺亦至憔悴可憐女郎徐行道上揚其婉轉之聲使入人家紅樓天高氣清聲浪益遠舉步未久行經人家後戶有一尋常女子當門而坐縫製棉衣設以花品爲例亦梔子鳳仙一類耳又有鄰娃數人泥腿猶昔而上身且負棉襖短袖長襟身體膨脹狀若打氣之豬良以貧戶穿衣非必細考溫度一歲之中但有寒燠溫和三六時期猶之辨別時間者但曰上下半日就使仔細分辨亦曰早晚日中耳此應運而生之棉衣苟問瓜代期限當在柳棉解脫之候爲期亦甚長矣但論是等人家尙是半溫半飽乃西風瑟瑟中亦有單衣勿溫者則秋蟬衝寒勿免見笑螻螂矣。

吾書曩記茶寮差足稱爲窮途落拓者之逆旅然此落拓之客假令一旦奮迹囊中金錢可以鏘然作聲者則亦無暇復念貧交矣惟有錢趙土著食貧至久每日行動若天文之鐘都有定式啜茶清課決不因雨暘風雪而更甚至老趙阿丙位次固定亦若參衆議院可以卽號知人可見其資格深矣老趙自謂忽忽十許年中茶寮主人雖已數易而就中三五茶客猶是當年開國元勳世事推遷非可驚人耶抑此十

許年來非但歲序寒暑變易至驟而昨富今貧之事往往而有尤以近數年中不特意之奇聞為多蓋謂世界愈即繁華奢淫所趨益無限制若禮義廉恥尤有漸滅無存之慨言罷唏噓盛額不置錢乙笑云老



趙天氣新涼汝飲燒刀不多竟薄醉耶奚為嘖叨不休若八十老翁汝家媳婦倘不蕩檢即亦全汝老面為榮已多……言次陡聞賣花之聲清脆悅耳若新鶯出谷坐中少年喧呶遂寂女郎行近衆人見狀不覺失望以面目至陋實與嚙嚙嬌喉不稱耳錢乙笑謂大姐汝售冬花諒不若夏花銷路之廣但汝往日勿循是問何故數日改道耶孫丙謂汝花一朶價幾何我得一

好買賣思之不無可惜。非惟後此入款。驟絀尙有零星欠款。亦竟漂去。非堪懊喪。耶錢乙云。誰家賴債不完。我包汝往討。女郎云。珍珠巷尤家耳。坐客競謂是家門第。頗氣概。時有豔姬出入。似是倡家。老趙謂汝云。尤家非金大公子銷魂窟。耶噫。金大公子誠豪邁。聞每月包銀爲數至鉅。是家外觀極炫赫。若顯宦公館。安得賴汝區區花債。女郎云。余因秋後患病。數日不至。尤家迨後聞人言公子狎妓。傾家至并一椽。一瓦半絲半縷亦均變賣。殆盡更無一金足供夜度資……衆謂女郎此言令人滋疑。天下狎妓毀家無若是搜括之烈者。女郎徐云。此亦有故。良以公子財權夙掌。主母手中公子需款。但索之孫娘耳。孫娘敬愛公子。至不忍拂。公子有所需。輒未能違命。然苟違命。公子必甚怒。又有一次。公子家中夜間被竊。失資鉅萬。孫娘令人走告公子。公子聞言若無事人而居。恆揮霍。迄不減省。自後用度日絀。孫娘無奈。甚至變產。應命以是敗落。更易耳。坐中年長之老趙聞女郎言點頭歎息云。汝等安知天下敗家之易。何如成家之難。若此者。吾見亦多矣。譬如萬金所置之產。典押所得不及半數。而每年利金更去十分之一。至於找絕過戶數亦有限。蓋天下急售之產。必無善價。可得至如房屋衣物。因年代關係。跌價之鉅。又往往出人意。外嗟乎。天下苟有十萬財產之人。若使押款所得封存。不用卽以一分利息計算。十年以後。則區區財產皆已非我所有。設若利上生利。敗亡尤速。不可畏憚。耶可見天下敗家子。孫卽此計算不精。已足破產。亡家而有餘……坐客謂老趙汝勿妄發議論。我等欲窮尤家究竟耳。女郎云。究竟耶。則我不知。總之過眼空花。大類戲劇。今者劇中角色皆已星散。一空門首且揭租票……李丙謂汝言離奇。我至不信。半月前經過尤家門庭。猶甚炫赫。茲安往耶。女郎云。此亦不知問之。鄰居大都模糊。似必夜間。徒去聞人言。大公



子家業亦已絲毫無餘。尤家母兄向大公子索取欠欸頗亟。公子以爲彼等姊妹或念往日情義未必遂下逐客之令。尙望稍沐恩波。一夕間因受鵝兒絮聒。隔院倡亦代尤家辱公子。公子負氣走出數日。不歸。有人見公子者。謂彼形狀極狼狽也。尤家徙去後。無人知其下落者。或謂往金陵。或謂適漢口。但實在下落迄不可得。云云。女郎言罷。攜筐而去。

### 第二十九章

是時坐間茶客議論歧出。若羣蛙煩喧。甲云。斷無是事。公子財多。家中金銀寶錠堆箱積庫。不及一年安得竟貧。乙云。此亦難言。公子父死多年。年年虧耗。譬如常人元氣久虧。徒存外觀。遭經風浪。必至一蹶不振。丙云。天下狹邪之人。必無良好結果。此亦可做榜樣。戊云。我思公子夫人亦若太無筋骨。安可如此放手。乙云。此亦無怪其然。因公子性狀甚劣。意氣不可一世。嘗謂人生行樂。須趁少年。對酒當歌。爲歡幾何。公子有一寫情歌甚覺可聽。衆請詳述。乙云。此歌全首已忘。但記中有少年時代愛美色。三春之中多良辰。有酒不飲是獸漢。見花不采枉爲人。四句。至於此下。若何已忘之矣。衆云。聆汝歌詞。亦頗可聽。奈何一時忘却。豈不可惜。言至此。忽見盈鵬自門外過。衣履軒昂。爲狀頗儷。坐客疾呼云。老范。老范。何往者。儷遽乃爾。范且行且謂。往劉公子家。今日彼家老太太生日。命我接待賓客。辭不獲命。不免麻煩。煞人。趙甲因曰。老范莫太名工。我有一事詢汝。汝知金家公子近狀。奚若。范謂。休再說起。不興不興。惶恐惶恐。言罷如飛而去。

後此茶寮社會中新聞材料。大有不竭之樂。其大題目。則公子墮落四字也。新聞篇幅之內容。有緊要信

第

二

集

息有特別更正有長篇名著之社論有論前短評有題外旁論又有評論之評論五光十色酣暢淋漓今試轉載當時彼間新聞一則亦至趣味濃郁也自范某別去後衆人論說不一餘波所盪猶爲明日材料時因早集李丙自外貿然入聞羣衆議范李丙歎云不料世情反覆貧者忽富富者忽貧然而公子現狀猶不及當日范某試思近日天氣猶衣元緞黯敝之夾衫寒風吹衣不禁獵獵而戰非直夾衫綻其裂縫而鏤花之鞋亦已峽蝶飛揚淺梁既綻後踵亦決加以短髮蓬髻面目悴樵驟見之下幾幾不類人形乙謂汝詳情何自而得我思孫娘豈無積蓄則公子狼狽決不若汝所言之甚丙云此亦爲一目擊公子者言君等試思公子今日尙有面目見孫娘耶屋宇既售孫娘下落竟不可知公子因羞見人面晝伏夜動似棲身古廟殿廡中也衆謂老丙汝消息得自何方詳細乃爾得不捏造惑人否李丙謂巧兒云然必非妄語也於是人人側耳靜聆李丙之報告以實吾書之材料

嚴霜既降忽忽初冬星稀月暗之夕寒風中人欲殭小樓深鎖燈光燄然外射此中有人蓋卽巧兒也巧兒以冬至短每於燈下拈針勞勞作嫁蓋以夜靜心定爲功倍也是時上履甫竟忽聞嘹唳之聲鴈陣橫空而過一鴈引吭衆和之既而其聲漸遠巧兒頓觸所懷不勝身世之感默念鴈爲義禽一匹其雄終身勿改其雄也苟遇綱弋而死雌則爲衆支更徹夜巡行宿處勿至天曉勿已噫吾人也既爲公子所誤彼縱負情吾可復事他人乎思至此回憶舊情有如幻夢忽燈花作爆墮於針筐檢之見內有乃母所裁襖料因思不若趁此縫之藉消沉悶而線盡矣爲之奈何繼念鄰嫂李氏藏線猶多計不如假而一用晨起購還要無不可者乃起撥案上油燈使騰微火并囑阿母候門匆匆下樓出戶而去蓋以李在比鄰無

用籠燭出行也。

巧兒既見鄰嫂乞線已留坐閒談陡憶阿母將眠於是告辭歸家方巧兒來時冷巷入口處似有人影一瞥迴首諦視卽已逃奔暗處惟彼爲人似是長身黑衣迨至入室笑言竟忘此事不提既出門復見此人徘徊人家廡下巧兒月光中辨其後形則宛然公子也仔細辨識益覺不謬然而狼狽之狀亦足令人失驚矣巧兒默念彼來何作但決非正當可知因試揚聲呼之此人迴首驚顧立卽舉足狂奔時因道路清曠人蹤稀絕極目半里別無障礙但見怪影在地修長大類竹竿而移動迅速則又橫斜若蟹前行之人猶時時迴首作狼顧狀而巧兒隱身更樓後方不爲所見未幾遂見可怪之公子入古殿中矣嗟乎公子此遭可云狼狽於極點矣公子當日一怒而出一身以外非別無所有耶而隨身之物復遇強人劫掠自此而後甚至一錢不名而窮途落拓中塊然獨處大類野人孫娘之下落竟不可得亦欲乞貸相知苟延殘喘不謂素昔徵逐之侶大都見面之後白眼棱棱若不相識或則望影遠去或則嗤然失笑稍有人心者則摸索囊中勉付小銀幣數枚而愁窮歎苦幾與公子同其沈淪猶有姚家婢子一人一夕出外暮色蒼茫中驟覩公子狼狽之狀意大不忍遂百計千方時助公子飲食蓋姚婢向在公子家以不悅公子屢次責打孫娘見狀難堪遂令公子贈諸姚友年止十二齡也嗟乎落落侍婢中尙有不記前愆勿忘故主之人公子厚養之友有愧多矣所惜姚婢勿掌重權而公子往日又甚與主人之意見不合姚婢無奈但有密約公子屬在夜深人定時立厨窻下取得殘肴冷炙耳乃竟不意之中驟聞巧兒相呼慚愧之念縱罄西江之水亦勿可濯安得不急足狂奔一瞬不視哉迨乎公子既逃巧兒言歸姚家小婢

卽在是時乘人不備潛入厨下俛俛握二飯團且實青菜並二大肉塊於內取椀墊足啓臨街二窗置飯團於小筐中繫繩下墜俯首呼公子公子勿應若在向日必一呼遂至婢子此際恐爲主人所覺心旌躍躍而戰而巷中寒犬至見燈光聞人語而吠於是小婢疾下窗戶立闔公子既至則婢子閉戶入室久已好夢沈酣矣是夕公子挨餓竟夜空腸碌碌飢焚至烈就此臨街窗下昂首躑躅過往不止數次嗟乎公子窮途潦倒中親友白眼狎客避面孤家寡人視溝中柴瘠相異幾何矣乃有童年女俠冒險救危公子心中仰小婢慈悲若龍女菩薩方知珍羞享客徒博豪侈之名而簞豆療飢實感再生之德生死利害之遭所關非細故矣然而公子今夕失望可云出之意料之外明知是兒慈悲決不有初鮮終然而伊人不見秋水欲穿夜既向深涼露益重遙坐石上不禁瑟瑟而戰時已斗轉參橫六街寂靜因思此間不可久留目視蓬窻恨恨不已力疾起身復入古廟

第二十章

古廟之地非荒寒寂寞勿類人居耶但在廊廡之下三面壁立又有殿瓦覆蔽風霜不侵視躑躅街頭已遠勝矣修廊東西亦有羣丐棲止三五寥落疏若晨星今雖羣丐總數勿可確知但就月色微茫中默計鑪竈可了然矣凡鑪竈所在黑烟上騰薰灼若帚環顧遠近刷帚至多可知此間伴侶當已不鮮所歎缺者彼此都有心事在身往往未及天明卽已尋食遠出各向其預計之生路而趨而此堂堂公子者甚至下伍羣丐抑亦辱沒甚矣今因終宵擾攘一飽猶艱於是忿恨所激不得不垂頭喪氣歸其故巢而棲迨既擁絮殭眠遐思往日荒淫喪心病狂亦已甚矣但論孫娘放任亦太賣奸可恨繼思己身當日氣餒不

可。一。世。即。使。牀。頭。敵。體。之。人。亦。決。無。宛。轉。忠。告。之。餘。地。則。亦。廢。然。自。傷。浩。歎。若。牛。復。思。自。此。以。後。已。身。之。結。局。若。何。殊。難。逆。料。所。可。傷。心。者。孫。娘。來。歸。之。後。未。克。共。享。清。福。乃。竟。累。之。使。入。地。獄。慚。恨。何。如。矣。至。此。姑。置。不。論。尤。有。慚。恨。者。今。夕。不。意。之。中。復。遇。巧。兒。迴。思。當。日。棄。舊。憐。新。之。狀。趣。味。索。然。姑。不。更。提。所。以。使。人。恨。恨。者。乃。竟。當。面。撒。謊。博。取。片。刻。歡。娛。良。心。道。德。更。安。在。哉。尋。思。至。此。沈。沈。寒。夜。中。反。覺。體。潮。熱。汗。流。浹。背。而。飢。疲。所。感。立。足。驅。人。入。夢。是。時。荒。荒。大。漠。中。似。見。陳。媼。前。行。似。云。今。將。孫。娘。命。令。呼。公。子。前。去。又。似。小。婢。遠。道。攜。酒。肉。而。來。恨。彼。行。路。至。緩。而。公。子。是。時。顯。貴。勝。昔。家。中。堂。戲。時。已。開。鑼。聞。人。言。此。遭。慶。賀。實。因。孫。娘。壽。辰。而。然。女。加。官。之。後。更。跳。八。仙。而。八。仙。未。終。水。滿。金。山。之。戲。遽。已。開。幕。臺。上。真。水。泐。泐。如。潮。惟。滔。滔。不。絕。競。向。臺。下。而。流。平。地。之。上。忽。竟。水。深。數。尺。坐。客。摳。衣。不。迭。公。子。兩。足。深。入。水。中。力。拔。不。出。寒。冷。澈。骨。於。是。狂。叫。而。醒。則。破。絮。圍。身。兩。足。外。露。至。感。寒。冷。遙。望。寒。天。星。月。皎。然。但。見。近。身。一。丐。則。已。蹲。身。枕。土。支。其。陶。瓦。巨。鐺。添。薪。竈。下。鐺。中。之。水。湯。湯。而。沸。繁。若。戲。鑼。蓋。揭。而。蒸。氣。如。雲。於。是。無。數。殘。食。悉。皆。推。入。釜。中。公。子。見。此。立。覺。飢。餒。亦。欲。分。我。杯。羹。稍。救。窮。餓。既。而。思。之。無。論。或。拒。或。允。但。人。即。墮。落。決。無。丐。取。乞。丐。之。理。因。復。忍。餓。假。寐。靜。數。更。籌。是。時。月。落。參。橫。方。交。四。鼓。夜。氣。寥。寂。清。宵。倍。長。時。復。遊。目。矚。丐。見。其。釜。薪。未。熄。即。已。就。釜。而。食。公。子。遐。思。即。此。一。端。亦。見。彼。等。野。蠻。自。由。亦。有。真。正。受。用。之。處。譬。如。冬。日。宴。客。不。離。鍋。爐。非。此。意。耶。丐。食。既。畢。精。神。陡。長。昂。首。視。月。徬。徨。有。頃。即。舉。壁。間。所。藏。鐵。器。一。一。藏。之。腰。膺。其。鈍。者。更。就。石。磨。礪。嗟。乎。飢。寒。交。迫。之。身。平。日。夜。氣。之。良。心。固。有。不。可。告。人。者。耶。公。子。視。丐。遠。去。悵。悵。無。聊。試。揭。殘。釜。亦。覺。香。味。撲。鼻。然。此。釜。中。殘。炙。大。都。豪。門。臭。腐。之。餘。不。謂。驅。寒。救。飢。起。死。回。生。爲。功。之。鉅。難。以。

殫述嗟乎公子汝既食丐之食安得不更存丐之心行丐之事哉於是風流公子者一變而爲丐公子丐公子復一變而爲賊公子矣

特是公子心理非必欲求大欲也所亟亟者稍得薙髮沐浴之費其次則稍獲餘資易置衣履俾行經人前不至十分落寞得以靦顏登門往謁年誼世交得少沾溉爲立志向上之地雖彼問心未嘗不是然而行事究屬有虧是時夜中寒氣將曙益甚皓月經天爲光愈皎殿上蝙蝠向琉璃之燈而撲亦欲稍得暖氣吱喳不絕公子宿古廟中思前慮後心血潮湧燥熱至不可耐迴思種種荒唐恨不立地速疊苟并纖骸無存尤爲更佳因結想出神至見地上月光幻爲白日果爲白日不可不速速潛形但白晝藏形尤非飽餐不可今夕飯團既已勿得明日飢荒決難延挨先事預備但有此區區光陰耳於是躡履披衣立出故巢頓覺月滿中庭清寒澈骨偶一呵欠口中熱汽稠若雲霧時因月色中天己身孤立四矚無影尤可駭懼者時有一二惡丐齟聲至巨絕似牛鳴更有睡夢之中斤斤惡罵者公子此際遊目四矚亦欲得一利器爲防身摧堅之具但都四覓無有良以羣丐之中視零星器械至足寶貴見卽搜存至并一釘之微往往磨尖礪鋒深藏待用彷徨甬道無法可施忽聞頂上松鼠跳樹而遊默計苟得柴棍亦足爲槓桿助力之具遂竭力攀折得一樹枝粗遜兒臂高並人身遂辭古廟行矣

公子今夕感傷苦惱良覺度夜如年就此隻身挾槌已是四次登程露冷風淒大有偃偃何之之概若賭館若酒樓曩時俱樂之地無不疾行而過復經巧兒後戶高樓之上燈火熒然似宵深夜作也昂首彷徨驟聞籬犬狂吠復聞巧兒呼母之聲老嫗咳嗽微語此際樓窗亦卽呀然而開猶幸公子蹲身頗疾隱身

柴堆之下不為所見。蜷伏甚久，不禁打盹。小睡復為寒氣所厲，立即揉目起身。是時四野荒雞歷亂交啼，則此最後五分鐘之光陰，安可更予蹉跎耶？雖然，荒荒大道之上，豈有餘物可拾而踰牆入戶，尤所勿習。



夫亦徒存貪得之念而已。且思似見前面有人，予而來遂即隱身牆隅，徐觀動靜。久之，其人行經，已側肩負手，攜倍極累墜，則廟中某丐也。彼所竊取，似為藁柴、山芋之屬。公子自思落荒搜括，亦或一道。因是疾行而前，陡見前方人家樓窗，謹閉而短衣數襲，懸暝月下。若揚慶祝之旗，遂思木棍在手，又取非易事。耶？於是搬石襯足，舉手又衣無如竹竿，彼端繩繫極固。於是公子心中大喜，不迭但因竿倒之時，作聲頗厲，籬間小犬不禁跳躍狂吠，正在慌忙之頃，巡街官吏竟已掌燈列隊，吆喝而來。公子棄衣狂

奔但聞拿下二字。吏役競前若攫小雞。預備之鐵索。卽已繞頸。三匝。公子此際魂膽遽落。四肢瑟瑟。索若敗葉。戰秋風中也。

第三十一章

嗟乎。乞食王孫。吹簫公子。人生墮落。可云至是而極矣。迴思當日小羔之言。不禁可笑。公子今夕不猶拘牽小羔耶。尤可傷心者。此纍纍囚犯。竟拘牽入公子故第。中公子默念巍巍。故第曾幾何時。已易而爲保甲委員之辦公廳。華屋依然。山河易姓。傷心嗚咽。不禁淚濕青衫。是時堂上官僚。喝問頗厲。公子匍匐公庭。俯首視地。羞怯恐懼。愧悔傷感。種種心理。一時交集。故雖堂上屢次喝問。公子對答之語。甚覺模糊。莫辨。但見階庭上下。靴聲橐橐。吏役甚衆。問官每問階下傳語之卒。闕若雷應。威嚴至覺可憚。案間又有明角之燈。燭花交輝。尤有火炬盈階。若焚庭燎。公子遐思。委員尊嚴。果若是耶。復聞堂上喝問。公子何故作賊。公子不答。久而久之。但迸小的不敢四字。上坐者大怒。疾呼責打。公子遂云。我供我供。上坐復云。旣已認供。速速擡頭。招承。公子擡頭。見上坐長官烏鬚白面。儀表不凡。似在何處曾經識面者。苦憶不得。時堂上堂下。催供益急。公子遂云。請給筆札。俾得詳供。旁吏笑謂。個賊人風雅。識字奇極。奇極。公子不語。俯首振筆。颼颼而書。良以凡人身當困苦。感傷時爲文。易工。此供狀雖不足云佳。然以出之公子倉猝中。手筆似亦不料者。供云。

具供人金梅生。現年二十四歲。祖某某。官某省。父某某。官某省。竊惟閥閱家聲。累葉曾傳紫綬。詩書裔胄。髫年幸被青衿。念歲月其幾何。傷家門之多故。椿萱頓萎。陟屺而興悲琴瑟。不調撫衾襦而增痛。



由是偃仰無聊猖狂益甚花眠柳宿千金難買春宵友狎朋淫四季儘多佳興爰有文君早寡心感琴挑抑且司馬風流家非壁立由是歡諧魚水盟證鷗波從茲金屋藏嬌寄愛情於鐘鼓玉臺分詠傳韻事於幃房雖公子無那多情而佳人並非難再既存得隴望蜀之心復作棄舊憐新之舉錦纏浪擲蕩婦喜而顏開庫藏山空鶉子聞而色變由是羞驢打馬指桑罵槐未享閉門之羹遽下逐客之令鴟鵂毀室思往事而傷心狼狽此身念單寒而增愧嗟乎途窮日暮知交作白眼之觀漏盡鐘鳴回首歎紅顏之誤所恨將軍伸手慚狗盜於今宵劇憐公子無傷裝蟹形於昔日嗟乎嗟乎傷今日財空人去春夢同此迷離待他年立志回頭秋陽比其皎潔惟願堂上宰官姑寬初犯曲予矜憐俾得刷新有自悔過從今則一官存父母之心萬代頌公侯之德矣臨穎涕泣不知所云此供

供上堂上官問云爾既詩書華胄墮落作賊究太辱沒祖宗該打五百遊街示衆公子復跪求云大公祖明見遊街一節萬目共覩小人死不足惜其如辱沒先人何公祖如果實行小人但有觸死階下耳上官復云既知羞恥何故犯法公子云以後再不敢犯上官云以後再不敢犯此語可信公子云安敢打謊上官復云然則以後有錢再敢狹邪否公子云以後有錢斷斷不再狹邪問官復云此話可真公子云誠心悔過心口若一問官云既係真心可以當堂設誓公子設誓畢復令具結畫押問官復云爾既是金家公子聞汝續娶孫娘頗有才具爲人究竟如何公子云孫娘才學甚好我萬不及問官云爾等伉儷之情若何公子云伉儷之情甚好問官云既是甚好何故狹邪公子不答移時問官復云爾至今日尙念孫娘否公子復云孫娘亦時記念但有時不免恨恨問官云恨孫娘是何理由公子云我家財權夙掌孫娘前此

第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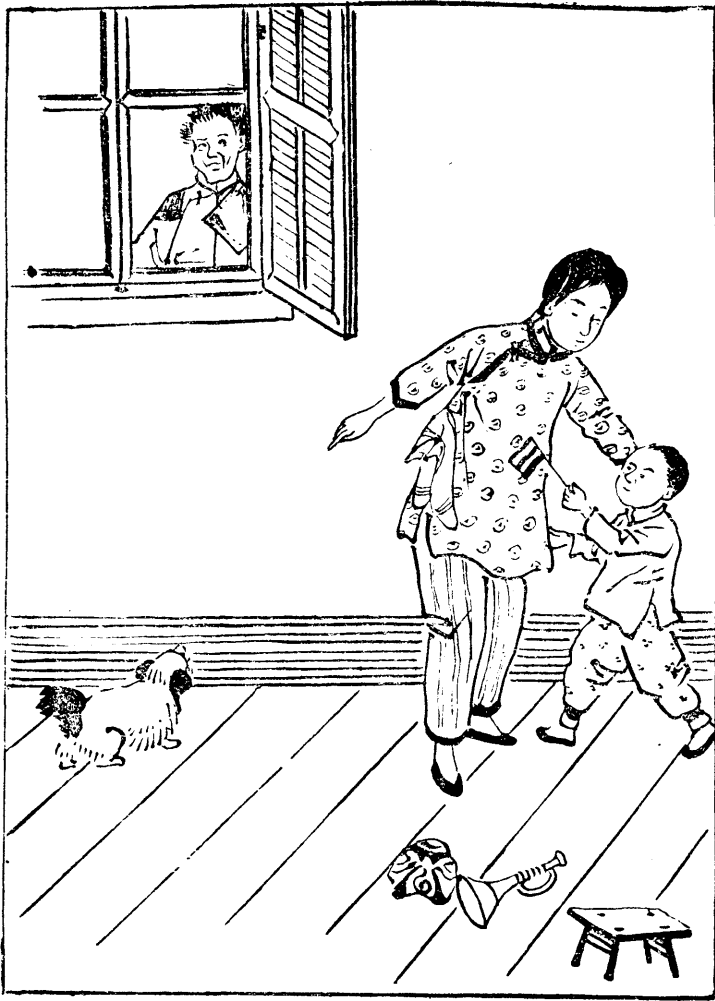
集

狹邪所需無不取之。官中因彼坐視敗家，不留地步，未免迹近藏奸。上官大怒，云：「狗才狗才，良心安在？」孫娘待爾不錯，反倒恨他本官，先不答應。正該重打公子，惶窘求饒，不已。問官復云：「聞知那個孫娘，因汝狹邪墮落，已尋死了。」本官代汝可惜，公子云：「公祖此言可眞，上官怒云：『生死大事，那得亂道。』」孫娘嫁汝眞正，不幸公子聞言號淘大哭，備極傷心。於是堂上堂下之人，一時鬨笑不迭。坐上之官力擲假鬚，至公子足下。公子顧視大駭，噫坐上官非牀頭人耶？公子兩目稜然，四顧不已，而化裝胥吏則已。一一復其原形，孫娘離坐，迴面扶侍兒身，揚掌擲足大笑不已。羣婢闐和聲震瓦屋，公子此際愈思愈覺，莫名其妙。是時天已大明，猶長跪廳事不起，遂有手執大板之化妝皂隸擊公子後臀，令其速起。公子且羞且駭，且哭且笑，但說你好二字力撲孫娘，而是幕遂閉。

外史氏曰：古往今來芸芸人類中，惟知己之感入人最深，嘗有大僚貴冑權傾中外，一時無意之中，煦植寒微而濟困持危，因而食無窮之報者比比然也。而況公子之待遇孫娘，儼然隆之以國士上賓之禮，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有不竭慮殫精少冀得常以報乎？雖然，孫娘平居觀公子深矣，公子者好動惡靜，好奢惡儉，喜新厭故，拒諫悅諛之尤甚者也。執袴冶遊子，非若荒淫無道君哉。蓋凡世祿富厚之家，三世而降必有混世魔王者出，徵歌悅色，揮金若土，至罄祖父累世之蓋藏於一旦，而不惜消息盈虛，亦天道循環之一例也。孫娘平居私念遐觀，默察固知傾家破產之禍，必不可免，然與其直言極諫，無補玷危，曷若因利乘便，投其所好，任令暢所欲爲，爲得計乎？例如就下之水，狂瀾莫遏，走曠之獸，野性難馴，惟於無所限制之中，隱持範圍操縱之大權，則迷魂之陣實苦海之航矣。若尤二若尤三若母氏阿兄非伏魔

大將耶若珍珠巷中繡闥紅樓非蜃樓海市耶甚至簡書往復幽恨纏綿采蘭贈芍之詞香艷極矣非牀頭捉刀之人空中搗鬼耶嗟乎人生如戲而孫娘者不憚戲中串戲人生若夢而公子者竟至夢中作夢吾書曩云陳氏老嫗非吾書中一有力配角耶而自始至終實能視孫娘之意旨而行嗟乎尤母者非尤母也孫娘昔年之乳母也尤二尤三抑亦江湖名伎耳尤二之阿兄非孫娘親戚耶質而言之似此伎寮若問發起主任之人孫娘耳孫娘耳然試問古往今來有夫爲狎客妻作鴛子者乎歡場特例不可云非自孫娘而開漫天撒網入海求魚所欲得者公子耳而糊塗公子果視此若溫柔之鄉至不憚揮金若土博二喬之一笑迨至鉅產罄盡之日亦止孫娘大功告成之時而若公子之墮落敗行又早在孫娘洞鑿預料之中夫人苟存荒淫之志若非恣彼揮霍則心理終感不快凡此喪心病狂之舉亦若流行傳染之症萬無可以解免之理由是千方百計渺慮澄思惟有銷金之窩收回自辦庶幾自是而後利源不致外溢涓滴皆屬公家此豸娟娟用心亦良苦矣嗟乎著者此際所以嚮往孫娘者深矣宣聖有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亦念今日四面楚歌之中國危急存亡所關非細而執政羣公大都醉生夢死苟圖一日之樂曾不若區區女子猶能用心不二存家業於絕續之頃警敗子於墮落之餘知己之報仁何其至義何其盡耶設使易釵而弁若孫娘者非安邦救國扶危安傾之不世才耶抑又聞之滿清季世國家將亡奇異倣變之才能不鍾於鬚眉而往往鍾於巾幗所惜彼等才能所展往往但及一家一時而止然試但卽孫娘之行事而論亦足以愧當世之受知己之恩而不知所報者矣吾書演繹人家瑣事累千萬言而不盡亦欲急待收拾殘局暫與閱者告別無已請觀末次登場之大公子

鳥。嚙。歌。闌。花。濃。雪。聚。非。金。大。公。子。今。日。之。園。亭。耶。園。亭。無。恙。風。景。不。殊。但。見。東。軒。廊。角。之。下。侍。婢。鳳。兒。携。小。孩。嬉。戲。其。間。彼。家。門。庭。非。惟。舊。觀。無。改。而。家。人。居。處。咸。有。愉。悅。之。色。亦。出。人。意。外。矣。孩。首。頂。黃。綾。虎。帽。



歟。雖。然。孫。娘。美。人。也。矧。天。賦。以。才。則。蓄。彼。豐。茲。古。今。沿。為。成。例。孫。之。不。育。可。知。而。二。尤。於。公。子。墮。落。之。時。功。成。報。命。孫。娘。重。賞。遣。行。復。理。故。業。於。他。處。然。則。除。此。以。外。孰。為。梅。生。育。男。女。者。觀。者。設。更。注。意。孩。之。二。

虎。領。適。銜。孩。額。復。窺。腦。後。則。見。虎。尾。上。翹。矗。以。小。紅。絨。鬚。顫。動。勿。定。羅。衫。對。襟。袒。胸。無。領。胸。袒。處。露。五。色。彩。絨。之。索。繫。以。金。鎖。其。光。燦。然。又。有。色。絨。巧。製。之。五。毒。繩。時。方。五。月。點。綴。生。新。其。父。母。寶。愛。可。知。矣。孩。體。肥。碩。膩。白。有。如。桑。蛹。而。眉。疎。鼻。直。口。角。翹。作。弧。形。驟。視。之。宛。然。一。小。公。子。耳。孩。性。活。潑。時。復。笑。樂。今。試。詳。考。彼。母。誰。氏。孩。年。幼。猶。未。能。言。未。免。費。人。猜。索。是。殆。孫。娘。所。育。

目見其微凹之形則孩母之爲巧兒已不問可知已

巧兒自矢志不嫁孫娘甚敬之梅生亦既痛改前非殊愧無以對阿巧且孫以財權在握出納紛煩不暇分心中饋極思得巧兒助理之於是商諸陳媼轉致其女巧乃聞而怫然良以公子負心至此安肯再抱衾裯耶

孫娘無奈令公子自往負荆孰料一再訪巧賭氣面壁竟置勿理卽公子曲盡溫存施以曩時手腕悉歸無效嗟乎凡人陰險譎詐之外交手段行之於幃房盈尺之地當其奸謀倖售或不無自詡能爲惟彼身受之人雨覆雲翻回思當日薄倖之狀則心灰意懶傷感已極誠欲釋嫌歸好必有歎其爲難者公子智盡能索不能回巧兒傷痛之心因而歸述於孫孫娘亦謂巧兒執拗太甚遂命輿躬往接之巧感孫娘厚意慨然從歸惟遇公子則仍不交一言回心乏術梅生心竊憂之而孫娘智珠入握成竹在胸殊勿以是爲意日惟令人整治房闔添備衣飾必豐必備欲踐公子當日相偕白首之盟約爲公子妾在孫娘此著誠所謂實獲公子之心求之不得者而孫娘竟慨然爲此事之發起人非直孫娘不妒之德超越恆流若論因果相成實挾報恩性質在內可見人生世上扶持煦植爾我彼此固有相需而成相得益彰者夫孫娘之再醮出於陳媼之勸駕而巧兒之團圓出自孫娘之周旋一則無心插柳一則有意栽花由是浪蕩兒郎無家而竟有家無妾而竟有妾咄爾公子汝之幃房幸福誠不淺哉

吉日既屆乃爲公子納巧兒禮既成日亦垂暮華燈四照盛宴繼陳孫擁巧兒入席執爵賀公子并勸巧兒飲既乃代巧兒數責公子義正詞嚴公子引咎不遑孫察巧兒之怨稍平獎飾勸勉之開誠佈公巧兒

爲之動容。遂與公子和好如初。蓋孫以公子病在驕。縱治之道。非智術不爲功。而巧兒病在執。拗宜以至誠感之。無所用其智也。自是之後。巧兒敬事孫娘。孫亦信託巧兒。深資臂助。而巧兒宜家多子。一索得男。惟梅生杜門。思過未敢任興出遊。良以有時外出。則乞食公子之雅號。大都期而集。羣相指目。一若榮勳爵位。誠有固辭勿獲者。嗟乎嫉妒。伎刻社會人心。至今已極。梅生內顧懷慚。惟有深居誦讀。顧孺人弄穉子爲樂耳。

距此事忽忽數年矣。公子之舊時狎友。悉已雲散。風流或竟死亡。陳媼隨女居金家。久亦因病而亡。里中議論梅生者。日少。偶爾出遊。經當年行竊之地。籬邊小犬亦已乳兒。數胎然。苟偶見公子蹤影。猶必唁唁狂吠。作示威防禦之行動。論者以爲公子有三畏。一畏孫娘。一畏巧兒。一畏籬犬云。

然梅生以己雖悛改而迷途。失足恐繼起者不乏其人。乃延名畫師。繪乞食圖。遍徵題咏。時則孫娘以彼之乳姆亦有功全局者。令居於孫之故廬。以爲酬以媼死遺產之承襲。無人也。又有某戚。即前書僞爲二尤之兄者。即於孫居外軒。設一閱報社。以啓民智。並張乞食圖於其中。以警後人。而吾書亦幸信而有徵云。

(完)

戰爭小說

死死生生

# 廣四家小說

◀ 全書六冊 ▶ 小說叢刻明代為多  
 燕雜割裂事其通病  
 惟顧元慶氏抉別最  
 審其四十家小說風  
 行已久此則選輯尤  
 精為山右王氏所藏  
 海內實無二本茲以  
 重價購得印行之想  
 醉心顧氏者必當先  
 觀為快也

上海文書局發行

# 古今說海

◀ 全書二十冊 ▶ 明上海陸思豫編搜  
 集唐宋至明小說共  
 一百三十五種分四  
 部七家小錄編記二  
 家入說選部列傳家  
 入說淵部雜記家入  
 說略部逸事散錄雜  
 纂入說纂部衷聚精  
 要蔚然大觀遠出馬  
 繼意林曾慥數說之  
 上此就嘉靖間初刻  
 本重印之



戰爭小說 死死生生

瑪克司潘姆白吞 Max Pemberton 原著

茗狂譯

## 卷之上 死死

### 第一章

日○暮○矣○一○抹○夕○陽○籠○遠○山○作○玫○瑰○色○白○雲○飛○繞○天○空○變○幻○無○常○時○而○翻○陳○出○新○向○下○界○作○狡○獪○狀○其○下○有○美○一○人○向○之○微○喟○意○謂○觀○茲○幻○景○彌○感○身○世○也○彼○美○碧○玉○年○華○衣○雪○色○之○衣○雅○與○其○冰○肌○玉○骨○稱○時○方○兀○立○海○濱○草○茵○上○亭○亭○如○弱○柳○舉○其○蔚○藍○雙○瞳○往○來○四○眺○流○波○及○處○萬○物○咸○煥○然○生○光○視○華○衰○之○加○爲○尤○榮○則○誠○乎○美○人○眼○波○之○可○貴○也○青○山○一○線○隱○隱○白○雲○間○以○邀○此○絕○世○美○人○之○品○題○而○美○人○則○謙○讓○未○遑○謂○非○阿○儂○雙○蛾○所○能○擬○足○爲○他○日○理○妝○之○範○本○前○則○碧○海○滄○汨○洋○洋○巨○觀○適○當○晚○汐○初○來○匹○練○尤○排○盪○而○起○躍○然○四○濺○如○明○珠○似○欲○與○彼○美○秋○波○一○騁○中○原○也○眺○景○有○旣○芳○衷○彌○有○所○感○自○念○韶○光○水○逝○條○已○亭○亭○長○成○孤○獨○一○身○所○恃○者○僅○伯○父○老○人○嚴○威○而○寡○恩○事○多○不○諒○興○念○及○此○輒○痛○孤○生○苦○耳○加○以○地○屬○荒○鄉○通○人○不○至○父○所○往○返○者○都○牧○豎○村○奴○自○頂○至○踵○無○雅○骨○一○接○見○卽○儻○氣○撲○人○令○人○如○對○鬼○魅○矧○復○無○自○知○之○明○動○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勦○以○彼○村○儻○而○欲○強○余○爲○匹○是○不○啻○舉○幽○蘭○而○植○之○溷○園○寧○得○云○類○嘗○謂○世○苟○無○佳○士○儂○當○以○卯○角○終○其○生○凡○此○蘊○中○已○久○長○日○無○歡○今○茲○偷○片○刻○閒○來○觀○是○奇○麗○之○景○固○可○捐○棄○一○切○滌○我○煩○襟○而○斯○時○之○阿○儂○人○方○謂○狀○若○凌○雲○矣○詎○愁○緒○一○抽○輒○不○自○己○海○氣○嵐○光○徒○反○形○其○命○蹇○不○及○物○之○彌○饒○自○由○真○趣○感○喟○頰○添○矧○念○此○景○卽○佳○爲○時○亦○暫○轉○瞬○曜○靈○匿○影○伏○雲○幕○下○而○不○出○則○形○形○色○色○悉○蔽○而○不○之○覩○而○儂○亦○當○復○歸○其○斃○窟○又○將○與○彼○儻○荒○之○徒○遇○又○將○聆○老○人○詬○諱○之○聲○倘○更○不○幸○則○惟○以○淚○珠

洗○面○耳○念○既○斗○昂○其○首○思○一○舒○其○抑○鬱○之○氣○驚○見○黑○點○彈○丸○自○碧○空○遠○處○蕩○漾○而○至○倏○而○距○愈○近○點○愈○顯○  
 嘻○伊○何○物○其○弱○不○禁○風○之○紅○蜻○蜓○耶○抑○渠○軒○九○色○之○異○鳥○耶○曰○否○否○是○蓋○一○最○流○行○式○之○飛○行○艇○於○時○天○



已○左○臂○直○張○臥○草○茵○上○枕○之○而○臥○者○赫○然○一○人○也○嗟○夫○此○何○如○事○芳○衷○安○得○不○駭○第○同○時○復○惻○然○生○憐○憫○  
 之○心○頃○之○救○人○之○念○卒○佔○優○勝○置○一○切○於○勿○顧○側○身○細○察○之○則○其○人○僵○然○仰○臥○腰○臂○間○鮮○血○模○糊○下○幸○藉○  
 以○蒙○茸○之○草○或○不○致○傷○及○內○部○顧○為○其○臂○所○承○得○不○創○不○然○亦○殆○察○畢○復○手○撫○其○胸○知○其○人○尚○有○望○氣○息○

地○斗○黑○颶○風○挾○沙○石○而○起○變○出○  
 不○虞○在○濱○海○諸○地○初○不○足○怪○時○  
 恒○遭○之○彼○美○受○風○幾○仆○幸○力○自○  
 掙○扎○始○免○方○舉○步○將○行○忽○重○物○  
 顛○自○空○中○觸○彼○美○之○臂○而○引○之○  
 仆○晦○冥○間○百○無○所○睹○且○震○恐○甚○  
 臂○又○刺○然○痛○不○審○此○身○究○何○所○  
 處○也○旋○即○昏○然○暈○去○已○而○風○定○  
 雲○開○一○團○皓○魄○舒○其○清○光○下○瀉○  
 知○入○夜○矣○而○彼○美○亦○即○於○是○時○  
 甦○星○眼○微○啟○月○光○適○當○其○前○見○

猶屬焉。念此離村尚遙，卽呼救，亦莫能達。而是時需醫甚急，已又莫能行事。且奈何正沉思間，斗聞其人詢曰：此何地乎？余奈何而在？是彼美乃曰：先生儂亦勿知，當大風作時，儂臂爲重物所觸，而仆仆且暈，及甦，乃見先生枕！儂臂而臥也。狀如創甚，儂方思走延村醫，不圖先生已甦。其人聞言始覺，果見己首枕一女郎臂上。女郎美艷無匹，天人也不禁皇恐無狀，卽欲掙扎起，并謝曰：姑娘恕余唐突，蹈此非禮之行。然余初乃曹焉，勿覺事誠離奇也。女笑止之，心謂儀重哉！此少年爲儂一生所罕覩，無意中其人春風之面復入彼美目中，濯濯如初。日柳儀觀卓絕前此，以志在救傷，初不之及。一旦忽有所睹，憂喜於焉交集。且謂苟爲他人所見，又將以儂爲何如人？世無諒者，人言殊可畏也。方思以物枕少年，引其臂出而臂忽覺劇痛，不能忍。少年似亦覺，卽起，其首俯視之，見臂僵直似折，鮮血縷縷纏其上，驚呼曰：嗟夫！姑娘玉臂似折矣。彼美雖力思以勇自克，究以失血過多不能勝，聞言復暈。少年乃大驚自念：女郎偷遘不諱，胥皆余之過。余將何以自解也？卽力疾起視，其狀瞥見沿肩而下，自腰以至兩足，濡血殆遍，首亦微創。其創似較己尤重也。驚痛之餘，乃力裂己衣爲裹，所創未及半。女郎又甦，覩狀大感謝曰：儂痛尚可忍，勿須裹。先生宜自玉，不可過勞。少年如罔聞，仍不輟。裹女郎意雅不忍，強起止之。少年乃微喟而罷，言曰：姑娘之受創，胥皆僕所介。僕苟不顛自飛艇，姑娘又何由而仆不仆傷於何有？嗟夫！姑娘僕心負疚殊深耳。女郎急止之曰：先生幸勿介懷。凡此皆無可奈何度，初必弗欲，故爲是以窘儂也。茲當同舟共難，宜首策，所以互救之道。他且勿論。先生其何以策我？少年曰：今茲延醫爲第一要務，不審是問。距村抑何若？女郎曰：是問距村雖里許，顧傷重恐莫能達。矧時在中夜，村人必無臨者。此事亦殊難也。少年笑曰：然則吾儕惟待死。

神之至耳。笑余駕馭乏術。誤已復以誤人。當大風之將作。余已審風候。將變。卽轉舵下降。俾可暫避。詎降未及地。艇毀而人下。仆遂遭此不幸。事實矣。女郎曰。此實颶風之過。肆初勿關人事。之勿臧。先生母抑抑。姑假寐片時。以待明日。明日晨旭一張。卽吾人救星至矣。未幾果皆入寐。時則濤聲已靜。素魄展其明眸。笑容可掬。以窺此一雙小兒。女似謂堪稱雙璧也。

## 第一章

越日之晨。朝曦初上。陽光所燭。重霧滃然。四散沙鷗。海鳥啁晰。而鳴以綴。此一幅海上早景。而此一雙小兒。女亦卽於此。嚶啞聲中。驚破好夢。相顧而笑。似謂。昨宵處境甚奇。幸尙不爲滔滔怒濤所引去也。於時斗有履聲。蹙然入耳。來者爲一老人。偃僕而植杖。行次時。出言喃喃。而詈一若滿蓄鬱怒。未得盡情一洩者。將近海濱。復覩海鳥喧然。四起振翅。驚飛益觸。其怒謂老夫不危。若何爲紛紛自擾。畏之。若是卽力舉其杖。以擊地。杖所觸處。鏗然有聲。乃摩挲兩目觀之。則一飛行艇。殘樞尙存。餘已遭風颶去。心念宵來風惡。是得勿卽爲所慮耶。然則艇中人。今又奚若。或且與吾猶女同一遭遇矣。顧此初未可相提並論。彼艇中人以藝徇身。事誠可貴。若小妮子。則殊堪深恨。乃昔余來此。偷覽風景。死亦當耳。第一念及亡兄臨訣遺言。矧兄身後。惟此曙孤友愛之心。復油然而起。亦頗冀其勿死。且念他日苟得佳壻。一己亦得有所依託。終其餘年。則此心益怦然動。謂彼女究何在。耶。正於此一刹那間。一嚶嚶聲。陡入其耳。曰。世父晨安。儂不幸爲風伯所虐。傷重且瀕死。此固自招。夫何所懟。惟宵來深累。世父厯慮矣。老人聞言。立舉目四覓。旋卽見彼美臥草茵上。流其媚目之波。直注己面。急趨前就之。將發言以詢。忽覩去女身不數武。一美少年。

亦僵然臥焉。心竊訝之。云是誠怪事。竟無獨有偶。然則彼少年者。殆卽艇中人矣。乃曰。安娜試語余。何遽  
 遣是彼少年者。又何許人。耶。安娜未及答。少年遽曰。丈幸恕余。余名考力森。好屋特德之伯明德人。執教  
 鞭於該城之航空學校。日昨偶觸技癢。欲循北海面爲長途之飛駛。不圖颶發。艇覆。遽墮於此。余身無足  
 惜。所負疚於心者。女公子亦遭池魚之及耳。老人方欲有言。女卽曰。是儂之不幸所致。初不可懟。此先生  
 世父。今且籌治療之法。此先生所創視儂。巨尤不可等閒視之也。老人乃曰。余當歸以醫臨。并以人昇若  
 二人歸。惟家無多室。不足以款嘉賓。奈何。安娜若試思之。安娜曰。何不關余室以居。先生度先生豪邁。過  
 人或不以爲慢客。余則於室後得一席之地足矣。老人頷首。遂行考力森笑向女曰。余旣殃及姑娘於前。復  
 佔姑娘之室。於後在姑娘固高義薄雲行之若素。若僕則於心何忍。人且將謂僕何。安娜笑止之曰。先生  
 幸勿言此。不觀古人有同舟共濟之義。儂亦猶人。奈何不令其效。則於是考力森乃謝之。未幾醫臨。言一  
 人骨雖未內折。第爲症殊凶。以失血過多。風濕又相挾而入。一時恐不易瘥也。

少年之臥病。女家瞬又二日。此二日中。二人皆譫語大作。昏昏不省人事。老人偕醫臨診於其間。殊形棘  
 手。幸二室僅一壁之間。尙不致策應不靈。然已心力交疲矣。已而少年以所創較輕病已稍瘥。能扶牀行  
 而老人忽病勢至凶。是時安娜又有凶耗之傳。醫言病恐不治。不則臂亦終廢。綜此二者。一旦同入少年  
 之耳。不禁愴然欲涕。謂二人有一不諱。余卽百死莫贖。溯事之始。余實爲禍首罪魁。苟無余之債事。則彼  
 美何致而傷老人。何致而病。今且融融洩洩。克盡天倫之樂。且不特此也。老人之殷勤。見待彼美之雅意。  
 拳拳以萍水之交。而有是尤爲末世所罕。覩人生得一知己。卽死無憾。矧此禍機之發。卽肇自藐躬。寧能

## 第

## 二

## 集

坐視而不援手。凡此侍病進藥之責。今後將舍予而莫屬。死勿慙也。耿耿此心。惟望二人安耳。於是力疾而起。不復計及一己之安危。醫者嘗婉轉進言。命其勿過操勞。俾免病之復發。第少年初不之聽。終日惟二人之疾是憂。凡有所役。必躬親之。一日安娜疾稍減。神志復清。見少年持器入。將以停沸之水加藥。以進。驚曰。爲此瑣役者。乃先生耶。得勿折殺儂。日先生清恙已愈否。儂神志清時。輒一念及也。言已微頰。少年含笑答曰。謝姑娘垂詢。賤恙早獲痊現。姑娘危候過矣。不日亦可勿藥。若前日則僕殊憂心如焚耳。深欲己身爲代也。既念己與彼美交。非有素奈。何作是深情之語。人脫不諒。余心不幾將涉非禮之嫌。則復囁嚅言曰。以彼日禍肇。自余故憂益甚耳。彼美亦覺深感其深情。不置。

越數日。室中情狀。乃大異。病者非安娜而爲少年。安娜已霍然起。而執侍病之役。一轉瞬。互易其位。人幾疑此爲游戲事。初非眞。而是時安娜乃彌勞矣。私謂前日之病。彼人不辭勞瘁。實起儂於死。以事言。儂今當有以報之。矧此初不限。是其人於儂實饒深情也。自是一縷情絲。直纏箇郎之身。舉其最純潔最寶貴之愛情。悉畀之箇郎。不復有所顧瞻。其在昔日。恒珍守之。而未嘗一妄施。有時少年熱度驟增。狂譫大作。女輒謹侍於旁。強嚙其唾。中熱淚不使下。防爲醫士所笑。顧情不自禁。時瑩然淚珠。輒簌簌落。醫士熟悉人情。每語之曰。姑娘勿憂。病者尙有希望也。女忸怩萬狀。言曰。彼人與儂所遭不幸。同今儂生而彼危。吾心不覺感愴耳。言已。復舉少年病狀以詢。且云。君謂病尙有望。度必確有把握。不識果何所見。而云醫士則歷道其病勢。言必無危也。女始畧呈喜色。旬日後。少年病漸見愈。女日侍坐榻旁。覓言以娛。諸君閉卷思之。當夫梅影橫窗。病榻清寂。乃有一絕世美人。掩映其間。病者凝神臥榻上。靜挹永趣。一顰一笑。咸足

耳。



深入心坎。悅性怡情。斯時斯景。將疑不復。仍在塵世間飄飄乎。如羽化登仙矣。少年爾時之情況。實類乎是。輒語曰。吾觀姑娘。吾輒不審大病方瘥也。女紅霞泛頰。微嗔曰。先生重誣。儂竟惑人。一至於此耶。

少年聆言。皇恐即亂。以他語曰。吾昏瞶中。似見有女郎蹀躞。吾病榻側度。即姑娘如此高義。不審何以爲報。女笑曰。君欲言報耶。然則爾時儂病劇時。似亦見惻隱君子。不辭紆尊奉藥。以進不審儂將作何語。殆亦不免於報之一字矣。少年乃相與大笑。旋曰。令季父待我殊厚。感篆五中。日來疾亦少瘥。否笑我瞶瞶。初未一及也。女曰。謝君見詢。世父病寃已除。惟尙不能健步出。

第三章

死死生生

吾○今○且○回○叙○考○力○森○之○家○世○父○爲○著○名○飛○行○家○彌○爲○邦○人○所○重○嗣○於○罕○伯○附○近○飛○駛○竟○以○身○殉○下○隕○時○氣○息○微○屬○嗚○咽○言○曰○煩○詔○吾○子○必○紹○吾○業○而○爲○飛○行○家○迨○長○遂○志○父○訓○以○勿○忘○出○學○後○卽○從○事○於○飛○行○事○業○後○竟○斐○然○學○成○執○教○鞭○於○航○空○學○校○羣○方○謂○箕○裘○克○紹○也○然○考○力○森○乃○隱○憂○別○抱○時○蓋○華○髮○蒼○幃○竟○傷○重○嫁○矣○既○痛○老○父○之○逝○又○傷○慈○母○之○離○形○影○相○弔○百○感○交○集○私○念○人○而○既○爲○飛○行○家○卽○無○生○命○之○可○言○無○論○何○時○咸○與○死○神○相○接○一○疎○虞○卽○與○握○手○言○歡○矣○以○人○生○本○如○朝○露○而○飛○行○家○爲○尤○甚○獨○身○處○室○最○爲○道○合○不○則○死○別○生○離○徒○多○一○重○公○案○令○絕○世○女○郎○抱○痛○深○閨○抑○抑○誰○語○魂○而○有○靈○亦○當○不○忍○至○遺○孀○重○釀○尙○爲○最○好○結○果○耳○於○是○持○不○娶○主○義○甚○力○每○際○盛○會○雅○集○有○女○如○雲○在○他○少○年○咸○笑○鬢○承○迎○惟○恐○後○人○考○力○森○獨○漠○然○處○之○有○匪○我○思○存○之○概○不○識○其○心○事○者○僉○以○愚○駭○目○之○然○而○誣○矣○

考○力○森○所○病○既○瘥○頗○欲○卽○返○故○鄉○顧○出○時○匆○匆○囊○無○餘○金○馳○書○友○人○匯○款○又○久○不○至○以○是○殊○形○躊躇○加○以○彼○美○情○多○苦○爲○維○繫○以○病○後○不○經○跋○涉○爲○言○重○却○亦○殊○不○情○矧○密○緒○柔○情○所○以○動○之○者○至○初○不○特○亭○亭○倩○影○足○令○萬○念○皆○忘○也○是○時○考○力○森○心○中○蓋○幾○忘○其○平○日○所○志○盡○拓○其○地○以○藏○箇○儂○之○笑○貌○聲○容○苟○能○多○與○彼○美○把○晤○一○分○鐘○卽○如○多○增○一○分○幸○福○初○亦○不○審○其○所○以○至○此○自○念○世○所○謂○情○寃○者○殆○此○是○矣○乃○復○留○居○女○家○而○老○人○時○亦○能○杖○而○行○睹○其○翩翩○之○態○以○爲○是○必○產○自○勳○閣○擁○有○巨○業○苟○能○培○我○猶○女○此○生○老○境○彌○安○此○念○在○海○濱○初○見○時○卽○怦○然○動○病○後○復○熾○蓋○老○人○性○喜○趨○炎○每○思○高○攀○貴○閥○光○大○門○楣○卽○亦○歛○其○暴○戾○舊○性○徇○女○意○留○之○小○住○藉○以○探○其○家○世○自○是○花○間○問○字○月○下○談○心○乃○彌○饒○幽○趣○而○當○夕○陽○將○下○時○見○璧○玉○一○雙○攜○手○偕○行○尤○嘖嘖○人○口○於○是○磨○蝎○臨○矣○



村有威廉。馱鉢斯者。執袴子也。襲父業。擁田數百頃。一村尊若貴人。以爲是乃天驕子。非吾儕所能相比。肩幸勿觸。彼怒。怒則一伸指。卽足死。吾儕而有餘。倘有佳運之士。能得其歡。而與之近。則誠不愧爲當世俊傑矣。而粥粥羣雌。尤歆羨其富貴。每當彼人之出。則憑窗力作巧笑。搔首弄姿。以邀幸運之臨。顧此初不足邀其一盼。彼心所思者。乃在安娜。活洛斯之身。夢魂顛倒。中每呼彼妹之名。然一爲彼美神光所燭。卽餒然不能自壯。村豎具此識力。具此深情。初不能謂其儉俗也。嘗數次欲於安娜前一吐其膈臆。鼓勇臨其前。迨夫倩影既對。莊嚴乃如天上神仙。夙構之詞。復遁於烏有之鄉。矗立不能道一語。勉搜枯腸。始云。姑娘。日來安。數字第已面赤過頸矣。安娜輒盛氣答曰。勞君下詢。威廉囁嚅久之。仍無語。鞠躬去。途中似尙見其數數迴顧也。安娜心雖不悅其人。然觀其可憐之狀。亦恕之。謂尙不如儉語聒人者之可厭也。是時二人之狀。亦入其耳。頗躁怒。不知所爲。顧亦無術以處此事。思欲逕面彼美。言此之非計。究以神光所攝。遲遲不能行。且審女既傾心於其人。言亦無效。正苦思間。忽報村人菲立翁司來訪。心念此人素與無交。何爲來。是而其人已入。聳肩含笑。言曰。公子恕我冒昧。然此來出不得已。於公子初非無益也。威廉命之坐。詢曰。君究何所言。幸勿作兀突語。其人展其獐惡之鬚而笑。笑時齒巉巉。露爲狀。殊醜。曰。公子謂余言兀突乎。抑知余所言之事。有百倍兀突於此者。今村人疇不審公子傾心於活洛斯家之女。而女亦慶所仰得人。初未嘗無意於公子者。言已舉目以視威廉。威廉無語。其人復曰。然今事且變矣。在昔村衆咸囂囂。然謂非公子不足論。娶彼女亦非彼女不足以偶公子。佳偶天成。幸福誠不淺哉。今始知此言之不足恃。公子之不足道。而復有一人將取公子而代之。自女言之。其人似較公子佳也。然村人憾之實甚。

初不僅爲公子哀。謂以公子煊赫之勢。竟不能庇一弱女子。聽異國賤儉攫之而去。實足辱我全村。今後公子深居勿出。則已。村人或不敢抗。不則英名墮矣。恐不復如前之崇仰也。僕知公子者深。頗笑村人之妄測。故敢走詢。想必有妙策以制彼儉也。苟可令僕供奔走者。當效一臂力。威廉受激怒甚。率然曰。輿論乃若是耶。愧余輩焉。勿知今君將何以策我其人。僞作遜詞曰。僕僅能供奔走。是何敢知威廉怒曰。若既勿知。謁余又何爲者。寧余可供若玩弄耶。其人佯謝曰。僕何敢是。寧不畏公子虎威耶。今公子屬望甚殷。必令之一效。其愚又安敢不爲借箸一籌。彼美之家世。公子知之當稔矣。怙恃早失。依活洛斯老人而居。老人實受其兄之顧。託視如己。出然嗜貨而趨炎。每欲其猶女締婚巨室。今誠能於彼等婚約未定之時。造廬而進。以誹語令彼速逐。是儉公子所富者金錢耳。是燦燦發光者。寧不足令彼老曲從耶。迨夫彼儉既去。則彼女將仍爲公子有不復慮爲他人所攫矣。此一席話。既竟。威廉笑容四溢。欣然言曰。君言實開茅塞。余於此老幾忘之矣。敢不惟先生良策是行。惟不識何以爲報耳。其人笑曰。僕言此。寧望公子報哉。蓋激於一時之義憤。且欲爲吾村洗柔懦之辱。耿耿此衷。實止於斯言已。卽執冠出。出時面露獠笑之狀。似謂此童駭直可玩之。股掌之上。今計逞矣。行見螭蚌相爭。死亡相繼。余乃如漁翁之坐收其利。而彼美亦將抑其嚮之譏諷之狀。就我如綿羊之馴。

## 第四章

次晨活洛斯老人家中。乃有一貴賓之臨來時。殊出老人意外。謂與之素無交誼。何爲枉我得勿欲強購。余產耶。已而談笑漸酣。老人微露驚疑狀。頗勿信其言。於時其人復囁嚅道數語。出銀券置老人掌中。老

人心躍躍動殊不忍却而不受。然亦審其人爲女。所勿喜實不足以偶之。則作模稜語曰：息女得嫁公子。固老拙所求而不得者也。惟尙須得其同意耳。其人乃曰：余姑期丈。以三月當來。聆好音。至所以奉丈者。當惟命不敢吝。老人乃頷之。藏券於橐。及其人出。微喟曰：余以金錢故。不得不作煮鶴焚琴之舉。然彼德人實佳少年也。告者意存叵測。不可聽。既又轉念曰：余既受余兄顧託。烏能以其息女偶窮儉。余昨已詢彼少年家世。實卑不足道。則今茲之事。良當理而不悖。時則門闕然。考力森偕女雙雙入。蓋方罷釣而歸。璧玉雙輝。各不相下。老人亦微覺其狀。心謂是誠佳偶。天成一旦。離之於心。何忍顧終不遽決。則頃間之銀券。方作態於橐中也。尋卽愬然言曰：安娜汝倦矣。盍稍憇於室。余將偕密斯脫好屋。特作數語。安娜翩翩之影。既杳。老人指一椅命之坐。謂考力森曰：自君養疴。余家後愧簡率。無以欸嘉賓。心殊歉然。不識日來體已健全。否度嘗思及故鄉景物也。考力森聞言立覺知逐客令下矣。卽曰：承丈盛情。欸待愧無以酬。惟銘篆五中耳。頃者欸亦適至。僕決於今午行。老人曰：君鄉思既動。余亦勿敢阻。惟尙有一言爲君告。則安娜凝於情於君。實至摯。必不忍君之離。君大丈夫當慧劍斬之。卽所往亦不以告。凡此爲君自由。余初不能干涉。然君當爲余思。蓋余老且貧。所以娛晚景者。惟此女。寧能聽之與。異邦人婚耶。考力森初頗盛怒。既念此亦老人實情。不之怪。且已既爲飛行家。不可復有所縈。情人已兩失。苟戀彼美。是直將夙志忘之矣。遂曰：念老人欸我盛德。當從命誓不娶。彼并不以所往告。老人趨握其手曰：君誠大丈夫哉。老夫祝汝功名立爲天下第一等人才。於是相對不語者移時。時安娜復出。考力森卽曰：活洛斯姑娘。今午僕卽行矣。此言一出。爲安娜所不防。幾暈旋喟曰：行何速也。頃湖濱垂釣。未嘗語儂。及是寧不能再作。

## 第

## 二

## 集

數日留考力森掉首他顧曰不能矣聲至酸梗安娜珠淚雙噙復曰然則君究何往將返珂鄉耶考力森不答久乃曰否余將電辭航空學校之職此後當如逐水之萍隨我足之所至嗣卽寂然無語木然相向視不審言之所出實則心所欲言者至夥也老人蟲其間覩狀至不耐乃破寂而言曰密斯脫好屋特度必以餐後行吾儕當早爲備餐二人如大夢復覺考力森卽奮然起辭曰余今卽行矣不煩丈爲備餐乃與老人別次及安娜惟握手四目相向不能道一語安娜中心酸極不復可忍淚珠瑩然下濺考力森之手考力森陡覺手大顫老人則佯作不知引目以觀門外天色久之考力森知久留無益乃強抑其悲釋手梗咽言曰別矣未幾其翩翩之影卽爲遠處樹影所掩不能睹安娜愴然入室伏案頭雙肩起伏不已知所悲深矣

已而老人徐步入覩狀遽曰安娜勿悲若亦知不可以貌取人乎據彼人外貌言固不失爲濁世佳公子然村人某頃語余謂其人實爲巨慝屢作奸犯法於國中某曾遊德所言或不誣也嗟夫安娜余寧任汝與此等人匹耶安娜勃然起曰世父乃言此耶疇語父以此盍勿於其前一白之今待其既去始爲是言得勿迹近誣讖上帝恐不貸父也老人亦怒斥曰賤婢汝以彼人故敢面斥老父爲誣卽誣汝何如者寧將爲之訟余於理哉斥旣怒尙未伸復喃喃而詈於是安娜彌傷身世矣

## 第五章

考力森旣行安娜復返其舊日岑寂之境月夕花朝彌增惆悵迴念海濱奇遇病榻追陪猶歷歷在目而箇耶已天各一方不識何往卽欲馳尺素書亦限於里居未審情終莫達所得日溫心頭者僅其一言一

笑與夫歎歎深情顧此初不足以慰相思一度思量徒增無限傷感猶憶一夕攜手花間考力森雙瞳炯炯注余面欲言又茹久始長喟曰余不幸未晤卿前已投身而為飛行家今茲鴻雪留痕無非為別後愁緒之織且審別亦將不旋踵而至不識何以自慰也雖然人性能解脫始佳卿幸勿復念我嗟夫考力森今果別矣此一席話猶在儂耳而君春風之面已不可睹緬懷及之又安得使儂勿念然則君之作是言徒見君摯愛之情初不足以殺儂悲也悲思既極乃向碧蒼作苦笑謂碧翁何弄狡獪使儂迷惘至是夫既生儂於是寂寞之鄉僅賦之以尋常之資與村人齊不識不知則亦已矣乃必欲其具善感之懷孤標之操使之俯仰身世落落寡合且以是猶以為施虐未足必引考力森其人於是問從而離合之於是儂之境彌悲矣儂之心彌苦矣嗟夫碧翁何狡獪也

安娜是時之處境蓋如是無日不於愁鄉中度其生一日無聊欲極思出而一吸澄鮮空氣出未半時道經一疎林忽有人披拂出鞠躬矗立於其前則威廉也方欲斥之其人囁嚅言曰姑娘亦審令伯允以姑娘下嫁否言已即期期不能復續意其下必含無數詞意未伸安娜大怒斥曰儂何言嚙匹汝者威廉受斥大窘顧亦盛怒謂余為一村之望彼何人斯敢斥余為儂且余所富者金錢耳具此又何事不可為彼活洛斯老人日前之見允即其明徵則亦不復顧忌為破題兒第一遭之抗聲曰下嫁余者即姑娘又何必問寧以余之身擁巨業乃不能娶汝耶安娜冷笑曰若亦知金錢之與愛情為二事乎汝雖銅臭逼人然初不能驅之以辱我神聖不可侵犯之愛情汝試捫心思之余與汝晤見共幾次有無些微情愛奈何即言及此當亦自笑也惡儂汝今識之能不萌此念則兩全不則恐無良好結果余決不汝嫁也言已即

匆匆返身行然猶聞威廉憤憤曰汝言雖鋒利如刀然余誓必娶汝不稍悔  
行未數十武復見人影蕩漾於前奸態可掬之面陡入其目爾時彼美之懼視前益加如遇虎狼之進撲



伸數語乎。安娜狀頗猶夷。其人已覺。卽曰。姑娘勿懼。苟爲余所請。萬不敢以瀆姑娘第。茲來實爲人作傳書。郵所言實出之。其人之口。囑必勿浮沉。其人伊何。姑娘度可忖。而知卽密斯脫考力森好屋。特是耳。安

則謂威廉童駭耳。尙有所懾。若此人則大奸巨慝也。顧己已爲其所見。避已勿可。且道甚窄。卽避又何往。於是佯爲勿覺。仍鼓勇前進。旋聞其人含笑言曰。不觀姑娘已旬餘矣。芳姿似畧清減。得勿有所思耶。安娜俯首不答。仍擬取道而返。其人止之曰。姑娘笑余絮絮。乃忘此來之本意。頃余方以事謁姑娘。不意適值他出。幸尙運佳。得相違於此。姑娘盍假余五分鐘容。余稍

娜一聞考力森好屋特數字卽心花怒放置一切於勿顧嫣然曰翁司先生密斯脫好屋特乃勞君寄書耶其人行已旬日矣菲立翁司曰然余遇彼時在村外爲狀頗怒既見余卽語以此行初非本衷實有迫而然且曰此間苦無紙墨君能爲我傳語活洛斯女公子否當感且勿朽余卽允之彼乃曰爲告女公子余此行實往倫敦彼間有摯友在當可安居望勿念前勿言者以意未決也外此別無可爲女公子告卽告亦徒增傷感故不及言後卽別余本擬卽行轉達奈歸卽抱病旬日今始能達之姑娘吾責盡矣卽鞠躬行行不數武復旋踵言曰姑娘尙有數語奉瀆雖此初不與余事第心所謂危勿敢不告安娜時方深味頃間所語狀頗迷惘謂其言或信彼人實往倫敦聞言卽曰任言之菲立乃曰余前此曾懷非分之想屢開罪於姑娘自覩密斯脫好屋特此念乃已則謂斯誠佳偶天成猥瑣如余寧可妄冀耶然人每苦不自知世固有如余之陋而曾未一鑑其影眈眈焉詭計百出姑娘亦知其人乎宜善防之其人爲富不仁余深不欲一道其名也此言一出安娜復憶及頃間事頗謂此言之非無因卽曰謝君見告余亦微稔之菲立復曰其人若何爲謀雖秘不可知然僕頃有所聞頗不利於姑娘不敢不告也蓋其人日昨轟飲於市酒半釀引杯而言曰諸君當爲余賀余已娶得活洛斯姑娘矣彼美天仙化人也衆聞言驚詢之彼乃媿媿而述事非無因然語頗涉及令伯余不敢言言至此卽戛然止舉目以視安娜取進止安娜曰君試言之余當感之不暇安敢罪君菲立遂曰然則余當竟其言其人蓋謂姑娘之下嫁彼人令伯實允之令伯初固不允後爲其人重金所餌竟吞其鈎今殆已成一種契約矣余時適在市得備聞是言第虛實初不可知也安娜怒曰彼輩乃目余如貨耶感先生見告語後遂別

## 第六章

其越日安娜散步自外歸方欲入侍老人起居忽聞二人縱談聲似有客在其聲雅類昨夕窳己之人也。卽止足窺之良信旋見其人以物置老人前含笑作數語語低不可辨老人卽笑而納之并揚聲曰感公子厚意今決曲從所請以之侍巾櫛公子當知彼女婚事余實握有全權以余匪特爲其伯父且實受其父顧託也其人乃鞠躬致敬爲狀至感尋卽出安娜匿暗陬以避之心念菲立所言非誣不圖此一齣怪劇儂竟目睹之彼輩竟以余相爲交易矣著者曰愚哉安娜竟以菲立爲可信不知此僅費菲立小小之手術乃成此怪劇之一幕而此幕中之幕菲立實司之且爲之主人翁不特老人與威廉爲登場人物卽安娜一己亦爲是中傀儡之一惜乎其未知也蓋威廉此來實爲菲立所教耳已而安娜入面老人老人卽曰安娜若亦知余暮境已迫乎安娜曰世父人尙矍鑠何遽言是老人曰否余頽唐實甚恐委骨卽在且暮乘化歸盡夫何所憾所懸懸未安者則若之婚姻問題耳安娜笑曰世父何言及是兒願侍父天年不欲嫁也老人曰是又烏可余每見年少閨女爲一時意氣所激卽侈言勿嫁後且悔之若奈何亦中其毒今老夫爲若謀寧有不忠須知嫁當也安娜方欲進辯老人復曰若勿復言余言實至當夫以若之翻如天人慕之者實至衆他日閨房幸福正自不可量烏可作是厭世語且若亦知有威廉鐵鉢斯其人乎其人擁業至盛村中屈指屈現亦頗垂青於若不久將來乞婚矣若得是人而嫁誠可以資自豪也不特光大門楣已耳安娜私念老人炫於金錢竟公然向余作說客意殆謂余勿知也可笑孰甚冷然曰微論余主勿嫁卽嫁亦必勿引是人爲匹是人村儉耳一無所長惟恃其臭銅以驕人父當知是僅足以惑



俗人初不足以動兒也。老人聆言，彌中其病，色微頰，旋念小妮子竟敢作言以抗余，一不問當禮與否，復轉頰而爲怒，盛氣言曰：「若謂是人爲村儉，實則自老夫視之，其人亦不惡，非有狂妄叫囂之行在此村中，尙爲鷄羣獨鶴，奈何不足以匹若耶？」矧若當深稔余之苦衷，頗欲及身見若之婚，且欲勿離余而他適，畢生無遇凍餒之日，則雀屏之中舍此人當莫屬。凡事宜深思之，不可率意而行。安娜老夫爲若謀至忠也。安娜曰：「世父愛余固擊夫無所懟然，余究不能爲黃金而嫁余於彼人，實無情愔也。匪特無情，且彌憾之。世父當曲爲余諒，老人怒曰：「余已曲爲譬喻，若猶不省，余苦衷輒沾沾於黃金愛情之辨，揆若意必嫁彼異族之少年於意，始足嗟夫。安娜何不思之甚耶？彼人實一不足齒之措，大萬不足以匹若。安娜面含薄怒，抗聲曰：「兒初主勿嫁，非必傾心於若人。今世父言輒及之一，若已洞見其隱，然則兒亦當爲父告此後勿嫁，則已嫁則必屬此人也。老人猝不防有此抗言，憤極顛聲曰：「賤婢若佳，余亦不若禁，惟此間初不足以容貴夫人玉趾，言次卽指門命曰：「出。安娜忿恨交集，畧不遑巡，卽翩然出。及闕，引首言曰：「世父既絕余兒，不敢不惟命是從也。老人不語，怒目視倩影之杳久之，怒稍平，微喟曰：「二十年來撫育之勞，付之流水矣。」

安娜既出，惘惘不知所之初，蓋激於一時意氣，頗自壯尋，遂悔之。然念事既至，是歸亦無顏，乃黯然與老屋別。是屋，安娜童時卽居之，今乃將離之，他適惜別之淚不禁簌簌下，旋卽喟然嘆舉足前進，第昏然如墮五里霧，不審道之何出。念今既遭擯逐，此世已無庇覆之人，子然一身，何以自聊？其將往依考力森乎？則以迹近無恥，非閨女所當出，且倫敦人海又何從物色箇郎？其將一死以了此生乎？又以自殺爲上。

## 第

## 二

## 集

帝所不許亦非爲道之得久之究爲愛情一念所勝考力森春風之面復映於眼簾意遂立決謂余得復觀彼人卽死亦勿懟何重此區區身外之譽一付之悠悠之口可耳苟考力森亦以此相譏是於余爲失人然余愛彼實出中衷譏亦勿怨也於時忽有人于于來一觀安娜詫曰活洛斯姑娘何色攫重憂然寧遣不特意事耶安娜聆聲識爲菲立時以日昨之一席話頗信其人爲爽直前之疑懼之念已如雲消霧解卽曰然先生之言驗矣菲立佯驚曰余言乃不幸而中然彼人詭計之行抑何其速安娜曰余亦云然不圖今日卽發今日余方外歸忽觀彼人頭畜鳴者方偕老人密談於室心知是非佳朕卽止而不進未幾其人出余乃入朝老人於是乃聞惡消息矣嗟夫先生試爲余思余又烏能匹彼人彼人實村儉也菲立微頷其首曰誠然姑娘饒具識力然老人素愛姑娘或不強姑娘曲從也安娜曰否老人惑於金錢必欲強之今儂已被逐矣菲立復佯作駭容實則久已計及之曰奈何遽至於此余爲姑娘計不如從彼人所請而留雖薰蕕不可同器顧究視子然無依佳也安娜曰否余今決勿枉余意卽至沿門託鉢亦勿悔且先生日昨不云乎密斯脫好屋特乃在倫敦余將！菲立曰然則姑娘將往彼間矣是亦佳事余謹祝有情人早成眷屬也安娜笑謝之無何距村數里外之車站中見有男女二人女將乘之往倫敦男則殷勤爲之購券并贈以金女意似不安勿欲受繼念事貴權宜藉此亦可稍壯行色他日得間以報初亦非過則亦不峻却倏忽間車至將行女嫣然言曰密斯脫翁司別矣謝君厚餽并感盛意不識何以爲報耳翁司曰攜謙哉活洛斯姑娘此莪莪者寧勞齒及倘見密斯脫好屋特祈爲致意姑娘此行度不忘余之介紹將擇蟹潑旅舍而居余不日或將以事至倫敦當趨謁也於是汽笛大鳴白巾拂成一片車軋軋行

矣。

第七章

考力森之行本欲過返故鄉徒激於義與老人已有成約不得不詭言以對行至中途忽遇至友自故鄉來友航空學校校長也云校中以溽暑將臨已遵章停課歸亦無所事事不如偕遊倫敦且喜其得慶更生詳詢別後情事考力森一一告之末遂偕行以劫後之餘生遊繁華之勝地考力森爾時喜可知已然此心則未嘗稍忘安娜也念女雖萍水相逢爲時非久然兩心相印至情每流露不言中以視舊雨情尤勝之且皆出於不自覺匪特施者不知即受者亦有所不知過後始恍然悟謂此即世之所謂情則已勞燕分飛僅如食諫果者之尙饒回味而此心坎上人祇可永鏤心頭不能復覩色笑矣矧余此次之行爲彼美所不及料情尤難堪不知若何縈念也馳思既極似此身飄飄而行迎面即見箇儂之珊珊來前展其笑靨而言曰考力森阿儂來矣

一日方徜徉六街間瞥見街車一輛風馳而來一麗姝坐車左丰姿綽約彷彿似安娜其旁似爲一男子以車行甚迅不之辨是時心躍然動畧不躊躇立躍上一街車命躡前車不失坐稍定始啞然失笑謂是必有誤天下貌似者正多烏能決其必是且安娜當侍老人不能跬步離何得有倫敦之行則此舉正見余之縈思過度竟指鹿而爲馬至彼美或方靜坐妝閣中遙念我耳第念天下事不可知者正多每有離奇之境爲人所不料倘誠不誤而爲彼美一旦竟交臂失之後此更覲面無由其懊喪爲何如於是決然一窮其異條忽間已出市塵之外綠陰叢叢迎人而來空氣亦至清新前車仍前進不已私念得勿

有○誤○彼○美○何○爲○有○是○奇○詭○之○行○爾○時○兩○車○相○去○僅○數○武○可○一○望○而○見○嬌○艷○如○花○之○半○面○驀○然○復○入○其○目○嘻○  
是○安○得○誤○是○固○彼○無○日○不○思○無○時○不○念○之○意○中○人○安○娜○活○洛○斯○也○喜○極○幾○脫○口○而○呼○陡○於○是○時○復○有○所○觸○



心○必○能○善○爲○之○所○初○不○勞○他○人○之○懸○懸○今○已○苟○呈○身○其○間○反○生○枝○節○實○不○利○於○彼○美○將○命○車○返○忽○覩○安○娜○  
面○有○懼○色○逡○巡○始○入○前○車○則○已○揚○鞭○返○矣○好○奇○之○心○歛○然○起○而○舊○日○之○情○愛○亦○盪○決○於○胸○間○似○告○之○曰○彼○

聲○遂○抑○而○勿○出○則○謂○傍○之○而○坐○者○非○卽○村○人○菲○立○歎○狀○至○親○密○遮○莫○是○人○已○爲○其○夫○現○方○來○度○蜜○月○夫○已○既○牽○於○他○故○不○能○金○屋○貯○之○臨○別○又○不○以○行○踪○告○狀○至○決○絕○嫁○杏○當○春○又○安○得○禁○之○不○事○他○人○所○代○鬱○鬱○者○則○所○適○非○人○耳○沉○思○未○已○前○車○已○止○一○廢○宅○前○野○草○叢○生○似○已○久○無○人○居○私○忖○怪○哉○彼○人○竟○實○是○以○居○彼○美○殆○別○有○隱○衷○耶○然○念○以○彼○美○之○麗○若○天○人○妻○之○者○苟○有○人○

美現方身蹈危境。若宜趣援之。彼儉實非其夫也。於是。一躍而下。昇御者以資。溢於應付之值。可倍。卽控。惚擇道而入。幸門已久。失鍵入。殊易尋循。一甬道行。森森。類鬼境。然以心切。彼美一切。都勿所懼。念稍一。瞻顧。稍一狐疑。彼美或卽遭莫大之恐怖矣。已而臨一室。前聞內有譁聲。乃屏息一聆。其究竟聞一女子言曰。若誘余。至是。究何意者。密斯脫好屋特。又何在耶。是固一辨。卽識爲安娜所發。不聆此。噫。噫。聲已旬日矣。私喜美人尙未忘情。此心殊慰也。方欲破扉而入。逕前告之曰。安娜勿怖。余固在。是陡。又有一男子粗惡之聲。刺入耳鼓。足又遽止。思一聆其罪狀。其人曰。今日語若以誠考力。森實未嘗來倫敦。所以言是者。無非助余妙計之成耳。今若允余。則已不則恐難出是屋也。嗟夫。吾愛須知！安娜聲含盛怒。遽斥之曰。咄惡！斥聲未已。而扉遽破。一人直前。摔菲立之衣。舉掌猛毆之。則考力森入矣。旋聞朗朗言曰。惡奴若亦知罪否。當不備乃公之臨也。是時菲立駭甚。目瞪神呆。不能答。安娜亦如夢始覺。念事之不可思議。一至於此。卽欣然奔赴。其前考力森笑迎之。正於此一刹。那間菲立惡念頓生。出刀以擬考力森之腰刀。未至。安娜已早瞥見。驚呼曰。嗟夫。防惡奴之刃。若腰考力森覺躍向後。避取冠力格之刀。遂不中。破冠入尺許。考力森復乘其懈。飛一足中其執刀之手。勢殊猛。冠敝而刀後飛。適中菲立首。慘然大號。仆矣。考力森乃趨視其狀。不禁喟然長嘆。謂其人自取凶戾。余初不欲死之也。

無何。二人已離恐怖之境。方在一旅舍中。追述別後情事。安娜曰。笑。儂憤憤。乃中彼人之奸計。微君儂其殆矣。考力森笑曰。此正我過非卿愛我過擊。何致以千金之軀。輕蹈危境。而其人。之奸計。又何得而售哉。幸天默相。吾人竟履險如夷矣。安娜曰。君言良當。吾人宜謝上帝之默相。非然者。君初固勿欲來倫敦。又

何能適相值耶。考力森曰：是中奧秘，誠不可以言喻。試合吾人前後遇合觀之，離奇怪誕，寧有一不足爲說部好資料者。吾恐奇事方啓，其幕後此奇於此者，或正多也。安娜愀然曰：吾願卽以此爲奇之止境，不然奇險益多，傷感益甚也。此言一發，彌觸考力森心懷，憂思續續而起，不禁傍徨無措，念難題今且臨矣。娶則有背前誓，並於己夙志有阻，不娶則何以對彼美，不將令之鬱鬱以病耶。尋念茲事體大，何能立決於俄頃，則復力作歡容，并含笑謂之曰：奇當奇於頃間之事，而極矣。後當不復能逾是，卿勿懼也。且卿膽力亦殊過人，不觀頃竟冒如是之大險乎。安娜曰：是事初亦有故，蓋彼僮來語，余給以君方臥病，彼問患殊劇，急欲面余，此耗一傳，余心彌亂，竟不暇顧及一切矣。言已微頰俯其首，考力森心大動，卽而握其柔荑，曰：感卿如是，見愛余將何以爲情也。

## 第八章

距非立之死，可數日。其屍乃爲警察所發見。先是有好事者，經其前見車跡，歷亂迥異。平時心竊訝之，以爲是宅圯廢已久，宅主人踪跡杳然。凡知倫敦軼事者，均知之。加以地無奇蹟，亦不邀好古家之臨門。前車馬固久稀矣。今奈何有是意，屋主入其返耶，非是亦必有宵人窟其中。好奇之心，頓生及入，遂睹是可怖之狀，則立報警署。署中人乃馳探往，勘其結果，斷爲死者生前與人鬪死於刀第，以鴻飛冥冥，緝凶殊難。且死者不知爲何許人，尤難着手。陳之廣場，又無來認者。棘手之餘，乃爲姑盡人事之想，勝衆求能知此事者。或於此數日內，曾載人至其地來告，不吝重賞。未幾果有御者二人來詳述彼日之情事，及示以死者之狀。一人誓言卽爲其所載之客，絲毫勿爽。外此尙有一翩翩如花之少女，與之同乘。於是線索稍

得而衆人心目中彷彿藏一安娜與考力森似是而非之小影謂此二人實與是案有關也此消息傳時  
安娜已移寓考力森適在其室意欲投案自首謂大丈夫作事宜光明磊落不可隱不告矧其人實藏禍  
心死亦非已所致余尤可自明勿懼也時其友某校長亦在座頗然其言顧爾時奧塞二國方有煩言德  
將牽涉入戰事旋渦中其人深欲考力森之效力祖國不宜以此自阻則曰吾友君言良當不愧觥觥好  
男子特審鞫需時初勿能一白卽了君亦知祖國將有戰事乎以君之英武有爲當爲祖國軍旅生色不  
少又何可以此而阻也考力森夙以勇著一聞是言愛國熱忱油然而奮然起曰余當恪遵良友言卽日  
返國從戎去安娜睹其慷慨之狀意良喜然念己勢不能隨之而去此後不識將何若不禁惘然默不語  
者移時考力森亦覺乃曰安娜卿且奈何義不能使卿處孤立之地位安娜微舉其媚眼以視考力森似  
有所言某君遽曰余爲活洛斯姑娘計決不能再居是邦以偵探耳目殊敏日久必有所疑也不如偕余  
儕行暫寄身工廠中徐圖後策矧以義言吾儕尤不能任姑娘獨當其難子身居此耳安娜自念身已被  
逐已無家之可言而倫敦亦無可依之人熒熒一身稅駕無地舍偕行亦無他策且此猶可時得考力森  
消息事亦良佳心頗然之則目考力森取進止考力森曰吾友之言是也安娜吾儕當同行矣於是斯議  
遂定越日卽僕僕上道則安娜已喬裝作美少年所以避偵探耳目也將之德境忽聞英德已失和下書  
宣戰安娜中心如有所失思潮紛起無何遁矣不知何往僅遺一書致考力森曰

嗟夫吾最摯愛之友考力森儂從此逝矣儂亦知此事一見必彌傷君心彌駭君意而目儂爲愚爲妄  
然而事有不期然而然初非所度也謹縷述之溯自海濱邂逅病榻追陪密緒稠情儂心彌愜於是情

動於外愛蘊於中舉其有生以來最皎潔最神聖兒女之情一旦屬之君子之身君子亦惠然好我不之遐棄方自謂盟成有日仰望得人也。不圖凶人搆釁老父信讒逐客之令遽下好迷之賦難言儂當爾時心痛神傷形銷骨立每憑窗小立望見綠草如茵湖波澄碧驀憶我二人前曾游釣於是時或攜手偕行村人目之爲雙璧今草愈綠湖愈碧而此同行人已不識何往輒不禁淚之潛然也蓋亦傷已而奸人猶以爲未足復起海市蜃樓從而賺之於是離兒時游釣之鄉作寓公於倫敦蹈危境冒奇險當是時也宜無幸矣詎小人之禍君子反足以爲福冥冥中天實相之乃臨君子於彼間危而復安離而復合彌自喜焉自是以後相謂必能長相聚首素願克償永無別離之縈懷然天心正不可知也邇者大戰忽啓英德二國以干戈相見於沙場於是儂不得不逝矣夫儂之於君私也儂之於國公也儂不能以私而忘公離已國而適所仇此儂之不能從君者一儂以敵邦之女而遠適所仇必多嘲辱之言人之無心寧至於此此儂之不能從君者二以儂故而謠譏繁興羣將集矢於君一身愛之適以害之儂又何忍此儂之不能從君者三綜此三因儂乃不得不忍痛茹悲強與君別嗟夫考力森其亦以曠達處之一切前情都目爲過眼雲烟聽其消滅不復念儂也行矣考力森願各爲祖邦努力君最摯愛之女友安娜最後上書

考力森讀畢惘然久始嘆曰彼美奇女子也余亦好男兒敢不各盡其志努力爲國即日偕友往應徵未幾隸名飛行隊中開往前敵矣

越後數旬之一夕英軍數營方駐某村之外夜半歛有德飛行家數人攜彈自上拋擲死傷無算衆覺立



以制飛艇炮擊之不及遁中舵而下隕同歸於盡久之寂然戰事遂止時則一團冷魄方從羅雲中下瀉  
遍燭大地映見陳屍纍纍爲狀殊慘然自彼輩言之則方視死如歸以男兒爲國而死分也未幾衆屍中  
一兵蠕蠕動創重矣意欲掙扎起禱首方舉忽有所睹舊情復熾急忍痛蛇行而前卽而呼曰考力森儂  
來矣考力森氣息僅屬聞聲大駭氣復振卽奮然起持之熟視良久呼曰安娜不圖復遭卿於是於是兩  
情大動相對不語者移時考力森復斷續言曰安！娜尙憶！海濱！之夕乎今夕！狀！良類安娜痛  
劇將暈聲低且顫答曰此情！儂終！不忘今且！永永！如！是言已向考力森強作嫣然一笑卽相  
率仆兩縷英魂合而爲一同赴離恨天去矣同時一股祥和之氣亦發自二人之身充塞於宇宙間似欲  
化此漫天戰氛悉歸於無何有之鄉

（上卷終）



## 戰爭小說 死死生生

瑪克司潘姆白吞 Max Pemberton 原著

茗狂譯

## 卷之下 生生

## 第一章

當歲在西歷一八七〇巴黎府民意氣激昂咸主與德宣戰第全境法民初勿所見胥同其居鄉羣氓聞見較寡尤并其義而不稔及戰禍既啓若輩猶蠢焉勿覺仍力耕如平日一若彌天戰氣未嘗籠罩其身者迨夫荷萊武洛脫一役附近農人方耕作於田遙觀有人中彈而仆始羣焉愕然然仍勿釋其耜時一戰事通信員適乘馬道出其間一農率然謂之曰先生人往彼間者殊罕也

時戰事惡焰正漸東趨該地乃首當其衝先是巴黎府民自大彌甚囂囂然謂德兵力匪厚必不能逾雷池一步然宣戰僅數來復法境園囿中已有德騎之足跡而名村巨鎮之遭浩劫亦非居少數烽火燭天時不絕焉

首遭難者爲曲落孩托能村村居蒞斯馱斯山橫嶺之麓其被燬之由則以德兵入村時一彈自小逆旅中出洞彼中一騎者度情施罰遂受是劫烈焰所經是村竟成灰燼矣鄰村之位於山之他麓者聞耗心膽俱喪謂此可怖之惡魔將臨矣顧中亦不乏勇敢之士則爭越山而往觀俾一觀其實狀有女郎愛米者居畝水賴好脫村爲村牧師之甥女時亦冒險而前瞻殊不讓男子且女之爲是初非僅挾好奇心一寸芳衷亦縈念情人不置焉緣女有情人適居是村深懼池魚之及乃於黎明時卽翩然往一抵彼間號咷啜泣聲雜然刺耳鼓復有牽衣握手告以種種傷心事實者時則巨厦名築已盡成灰燼男子被彈臥

身血泊中。其未殊者。掣臂而微呻。景狀之幽淒。有非筆墨所能盡。一言以蔽之。則慘無人理耳。至其情人。戴斯登。賴福龍。則言人人殊。莫能審其所往。戴斯登為酒商子。有謂最後見渠。即在其父之商店中。以狀



頗饒靜趣。渠即處是中。作壁上觀。然而傷感實甚。每聞狂呼聲。破空而起。有如受屠之豕。則歎曰。此非皆與儂同居鄉井者乎。今則已矣。繼復見一高出羣屋之巨廈。亦被火而覆。益痛刺於心。是蓋牧師之屋。而

卜之殆為德兵所殺矣。然亦未  
能證實其說。時復聞喃喃怨詈  
聲。詈戴斯登之輕舉妄動。殃及  
他人。則謂小逆旅中之一彈。即  
為渠所發。禍端既肇。受此莫大  
之惡果。彼乃引身遠颺。今或滯  
留畝水。賴好脫村中。以待愛米  
之歸。亦勿可知。愛米靜聆諸說  
默勿一聲。已即決然歸。將近村  
時。方晚間八句鐘。遙見烈焰飛  
動。燭天作殷紅色。知故鄉亦遭  
浩劫。乃兀坐山石間。山色蒼翠。

愛米之故居也未幾一女童復狂奔而來一覩愛米卽語以牧師已被彈而死於是百感交集惘惘不知所之念故鄉既不可往而復返曲落孩托能村亦非爲計之佳苟往或且聞更不堪之消息乃兀坐靜思徐數夜漏之逝已始憬然悟曰此爲戰爭必至之惡果固無術以脫所親於難也

## 第二章

敵水賴好脫村之被燬傳者道其肇禍之由謂有披雷賴方德者業冶鐵一德軍曹以所騎蹄鐵脫令彼治之抗不從軍曹恃強以迫彼乃怒挾其人於地復痛毆之觸怒德軍此亦一事加以軍興未幾法蘭西之勇敢精神方深印羣少年心中羣且鄙德軍爲倖勝卽彼兵勢之盛軍紀之嚴亦視若無睹雖德騎梭巡街市間指揮而命令之衆亦屏息吞聲莫敢或違然復仇之心則未嘗或已輒聞二三十年相聚而言曰不觀彼僮於此兵力殊弱乎吾人當一爲祖國報復也轉瞬間此說傳佈益廣浸淫於一般人士之心○中繼遂見之實事而仇殺德軍之舉乃紛至沓來綜此數者彌爲德軍所怒如虎如虓之大軍復陸續不斷於道上立即越山而前施其示威之舉一抵村卽執其渠魁而瘞之不稍寬矜謂非是不足以威衆也嗣復火其廬舍闔村靡不遍及烈焰迷漫中獐惡之德騎又荷槍見於道上兩目之凶光睽睽亦如火之始燃於時婦女哭聲又哀然作方悼其良人之慘死死者遺骸亦挺然僵臥於旁狀殊慘焉凡此事實又烏可入愛米之耳驚聆之餘往事重重又徐映於眼際思潮亦因之紛起謂余舅父牧師今死矣余乃弗能救在彼所處之教堂余曾度其寂寞之光陰於彼中簡陋相沿不知歷若干歲苟不見驕陽之杲杲當不復審有夏以是見聞殊寡世界常識都渺焉無聞惟有一事縈繞心中久而勿能去則余姑曾挈余作

巴黎游此則深印余心爲樂至永憶曾驅車游貝爾沙幽宮殿及露脫達姆古寺諸有名康衢間亦遍印余足跡末復聆歌於大劇場洋洋乎如聞仙樂焉然而此樂亦暫未幾復返寂寞之鄉後此嘗語馊斯登曰君苟娶余盍偕余居巴黎然馊斯登之見與余殊異謂斯曲拉司堡城爲全世界之中心非其他都市所能及聞言深嗤余之愚謂何事卜居於彼則歷舉斯曲拉司堡城之特點以炫問亦及其掌故且復曰愛米卿所見殊非也余所持亦堅初不韙其言嗟夫凡此已成陳跡今又何如哉夢寐不忘之巴黎已處楚歌中家亦無有一己所親所愛或且死亡垂盡子身無侶思極成痼是時夜風習習徐拂其面渠乃踞禱上帝乞帝降福其身俾明日日出卽得一良友拯之於憂患之中

第二章

梅林特水林考者畝水村之伯爵所居堡距村約一英里閎麗雄偉至有名於時法蘭西東部掌故冊中咸圖其狀游歷指南中述之尤詳舉凡其三角形之屋尖敞爽宜人之會議廳纖細靡遺堡後青山作障翠色撲人前則長流衣帶淙淙作響景色之佳在法蘭西諸有名堡中佔其一席伯爵長年優游於此若巴黎邸第則非故不往焉愛米與堡中理家婦球琳納有舊數訪之於堡時亦爲伯爵所見頗驚其豔輒顧盼不已蓋男子之於美人固無不如是也且以愛米長身玉立丰度翩翩實足冠冕羣芳而雙瞳之碧有如秋水一橫波而百媚俱生見者尤神往不已以是斯曲拉司堡之小徑上嘗懸有彼美之肖影影爲一德畫師所繪其人戰鬪未啟三月前曾游是邦童子道出其間一覩是影卽徘徊不能去羣呼之爲林中之愛米以影上題端以是從畫師稱也愛米之父人有謂其爲德意志產第逝世已久深知其歷史者

僅。牧。師。一。人。現。則。此。顧。託。之。人。亦。已。赴。極。樂。世。界。去。所。遺。者。僅。踽。獨。一。身。乃。思。及。是。堡。思。欲。於。此。幽。慘。之。光。陰。中。離。此。而。適。彼。間。矣。彼。美。爾。時。所。思。至。杳。渺。無。倫。既。驚。德。意。志。之。驟。強。又。悼。法。人。之。慘。遭。顛。沛。旋。復。自。設。問。答。曰。此。氣。凌。霄。漢。之。強。敵。究。何。自。而。來。又。將。何。適。耶。幻。想。所。及。陡。又。憶。及。巴。黎。前。塵。影。事。歷。歷。心。頭。然。未。幾。諸。想。復。去。心。方。怖。是。邦。之。籠。罩。愁。雲。中。謂。敵。軍。之。往。巴。黎。非。特。瞻。仰。遺。蹟。遍。作。勝。游。如。渠。僕。之。所。爲。抑。將。乘。戰。勝。之。餘。威。作。覆。人。邦。都。之。暴。舉。收。其。黔。首。大。施。治。權。於。此。彌。覺。可。悲。久。久。不。已。而。一。己。身。世。不。禁。瞿。然。亦。及。則。彼。美。現。處。之。境。實。至。孤。獨。無。援。長。此。以。往。勢。極。難。恃。於。是。是。堡。竟。爲。渠。唯。一。託。足。之。所。卽。決。然。起。行。舉。步。至。速。時。則。疎。星。二。三。燦。然。映。其。光。於。樹。以。媚。其。行。彼。美。亦。卽。恃。以。爲。導。且。謂。前。途。之。一。線。光。明。胥。於。是。卜。之。矣。

前。行。不。數。武。無。限。憂。思。又。紛。然。起。謂。堡。中。諸。事。亦。如。恆。否。或。不。遭。敵。軍。之。焚。燬。耶。於。時。數。點。明。光。自。嚮。西。大。厦。窗。櫺。中。射。出。隱。約。可。辨。彼。美。遙。睹。見。此。憂。思。立。祛。復。勇。進。不。却。蓋。是。星。星。之。火。自。渠。視。之。實。視。爲。前。途。之。明。星。微。念。堡。中。必。一。切。如。昨。伯。爵。或。肯。念。舊。不。辭。援。手。也。然。此。僅。屬。幻。想。有。如。小。兒。之。妄。念。百。出。揆。之。現。狀。實。已。大。異。迨。抵。邸。愛。米。乃。駭。則。他。日。來。時。必。見。闔。者。非。立。撥。於。其。室。中。現。已。不。知。何。往。顧。猶。念。或。以。事。出。初。無。駭。之。可。言。仍。向。內。室。行。未。幾。始。驚。皇。不。知。所。爲。蓋。一。身。懸。黑。章。之。德。軍。突。然。前。阻。其。行。且。操。法。語。厲。聲。斥。之。曰。若。來。何。爲。者。此。爲。法。語。中。對。下。之。詞。非。可。施。於。閨。秀。愛。米。驚。怒。交。集。斜。睨。之。則。其。人。面。圓。而。身。碩。微。露。佻。儻。之。態。一。若。愛。米。此。來。頗。足。恣。其。戲。謔。者。與。其。言。初。不。相。類。及。愛。米。既。吐。其。實。謂。來。訪。伯。爵。其。人。渠。乃。揮。手。令。進。且。笑。謂。之。曰。少。佐。甚。悅。見。汝。也。愛。米。不。解。其。意。又。急。欲。離。此。惡。儻。得。言。仍。倥。傯。

取道而進及內門而驚恐又起矣是處復有一德兵駐守其人凶暴無狀初不若前人之溫和一見即猛握其臂操不規則之法語嚴詰之此外各種現狀亦大異於他日來時愛米驚懼欲絕幾忘此來為何事



已而神稍定始悉前燬敵水賴好脫村之惡魔現又主此大廈矣伯爵不在是中自可意度思欲引身出然臂已為其所執勢難自主旋復為引至燈下向之作獐笑似笑渠之驚皇失措也傍彼四圍雖均為經見之物第在是時亦彌覺奇異家器多具精美無倫前曾列堡內禮堂中今物雖猶是顧已易其所處雜軍士行裝而紛列中且強半

咸藉以稻稈之梗以備戰馬之憩息愛米睹狀微喟不勝滄海桑田之感私念此金碧輝煌之堡第一且遭此凌踐誠非初念所及且喧呶大作迴非昔比諸戶咸洞然闢惟大禮堂尚閉而不啟軍人蹀躞往來履聲雜沓尚有數輩雜坐客室地衣上瓶壘壘然列於前方轟飲不休此酒為伯爵所藏名釀非盛宴不

出今乃餉此嘉賓愛米之抵是間頗惹彼輩之注意羣舉其醉眼眈眈視不已渠亦微覺自謂今日之阿儂不啻若輩玩弄之具矣已乃作言哀乞乞即釋之去第其人初不爲動仍引之向一室行既至叩門作重聲內有人命曰進命者即少佐房菲琳方踞坐一案上執筆檢視地圖門啓乃見愛米即下其筆作微笑向之命之入。

## 第四章

室中偕少佐坐者有三軍官其一年尙未丁愛米既入少佐即含笑命衆退意將爲秘密之審訊旋指臨窗一椅令之坐椅適與其席接此室愛米昔曾數臨知之甚稔今於此極短時間內陡異其狀不禁大駭蓋諸物咸已易其原來位置歷亂無倫陳設各具已舉而委之地靡復有美麗之觀大榻三四紛亂而列殊欠整齊一披霞那委置於窗前幾爲囊篋之屬所蔽即絢麗奪目之地衣老裘琳納屢以炫人謂非本邦所能有來自東方今亦遍印足跡狼藉至不忍視中復雜以星星污點則爲餘酒所灑也以狀卜之宵來榻上亦必經此貴客之光臨其在昔日此榻閱麗壯觀繡帷四蔽彌爲各邦人士所稱耳外此壁間名畫亦已脫框而處所完好者僅二如碩果之尙存其他非爲衆所踐踏即遭毀損微風一颺咸片片作蝴蝶舞矣凡此諸狀愛米一瞥眼間即已遍覽無遺初不如吾書之拉雜旋即依命而坐微揚其首靜待少佐之詢少佐之爲狀至糾糾有丈夫氣身頡而儀觀甚偉高約六尺髮鬚屈如麻眼作淺藍色愛米一觀即心欽其人度其年當爲三十五六時衣蔚藍色之普魯士聯隊制服作騎兵裝態度乃至謙和然亦時露威嚴見者固鮮不服其恩威並用輒恪恭從事也愛米骨骸中固含有德意志人之血見之殊不畏而



於少佐之流盼及其身似含無限情意初亦勿拒惟其狀已覺私謂少佐於已實至傾心第爲事至危心竊憂之雖故鄉之至友臨於前亦懼將此事真狀語之耳少佐操法語極嫻習似於此美人之前尤樂一顯所長乃詢曰姑娘此來究何作乎愛米聆言微聳其肩交手成握此爲牧師之家庭教育見貴客必作是態所以示敬也旋聞嫣然答曰麥歇儂來訪伯爵耳復詢曰伯爵爲君友乎曰麥歇誠然訂交殊久矣少佐乃曰頃聞伯爵似死矣言時微睨愛米意殆欲一戲弄之愛米亦覺兩頰微赭言曰儂識馬丹裘琳納渠卽是堡中之理家婦言此欲祛其疑狀有類孺子之天真無詐少佐亦頗信之旋復曰伯爵亦不儂拒恆許儂盤桓於是儂彌樂之以儂所居畝水賴好脫村寂寞寡歡殊少交游耳少佐徐吐其烟自菸管中出復於案前一紙上有所記錄繼曰孺子若亦悉伯爵頃究何往乎愛米微搖其首曰麥歇儂僅稔渠於三來復前曾往儂村一行他非所知少佐曰吾愛然則伯爵必挈其所部同往矣愛米得言立覺兩頰復頰有如天上紅霞曰否伯爵來時僅與其友一人偕所部固未嘗往也少佐微頷之復曰當彼離村時亦曾語若何往乎曰否伯爵從未語儂以此等事於是少佐面上陡現微笑之容而言亦隨發卽曰嘻吾知之矣度與君所言者必彌饒情趣不若此之爲尋常酬酢姑娘盍言之余言或非虛愛米目注少佐頗訝其言之無因曰麥歇儂實不審所言之命意伯爵何爲於儂必饒情趣耶少佐意初勿釋仍曰此固易知凡男子之於美婦人恆覺如是蓋人孰無情無情者冷血動物也曰雖然麥歇彼實未嘗語余以是少佐笑曰現卽無有不久亦將若是寧謂伯爵愚騷至此竟無情於若耶曰誠然彼實從未有是少佐遽曰苟是余實敬其人○不圖夙稱風流倜儻之法蘭西人中亦有是輩然此且置勿論姑娘吾儕訂交請自今

日始可乎。乞首以芳名。語余愛米紅潮泛頰。其媚直與堡中南廊之玫瑰花相類。時花方盛放。態至妍也。乃覲然答曰。儂名愛米培林。少佐聞此。殊訝曰。然則若爲是邦產矣。然狀殊勿類。雙瞳尤與我德意志人同。且寂寞之鄉。尤不足以居美人也。孺子盍語余以詳愛米乃述其身世。初不審何爲言。此曰。余父生時居斯曲拉司堡。母產於凹。而殺司之鄉當儂年僅十二。怙恃卽相繼見背。煢煢孤女。無以爲生。乃依畝水。賴好脫村之舅氏而居。舅爲村牧師。待儂尙慈然。蟄伏深閨。歲月水逝。每一念及身世。輒不禁淚之潸然矣。嗟夫。麥歇此卽儂之已往歷史耳。少佐聆畢。頗喜。遂曰。不圖一田家子。乃有如是風態。此後爲日正富。或且更勝於此。吾愛寧若舅教之。以此欲令若成一傑。出美才耶。曰。否。儂非傑。出美才。意似憾少佐之嘲。已欲作狀以明其非。少佐亦覺卽曰。勿論若何。若終不類田家子。當若翩翩入時。余已覲之矣。吾愛今試語余。若或曾游巴黎。愛米媚眼微橫。頗訝巴黎之游。何爲爲彼所稔。曰。際今數年前。儂曾於彼間作一月游。舉凡形形色色。皆爲我生所罕見。聞娛儂彌甚。迄今猶不忘。少佐欣然曰。余固謂凡法婦女。未嘗一日忘巴黎。今彌信矣。吾愛盍再借余一往乎。曰。麥歇。此固所願。然非儂所能知也。少佐猝起。自座掣向外之鈴。一面復語之曰。愛米。姑娘。余將借君往也。

## 第五章

少佐頃之所爲。愛米初不審渠將何作。則舉目以觀其究竟。已而一副官振門入。恪恭向少佐。行禮。佇立待命。少佐含笑語之曰。副官是堡之女公子。頃已返矣。坐此室中者。卽是也。其善待之。并闢除馬丹舊室。與居。女侍中有勤敏者。亦妥遴一人。往侍起居。毋使勿適。且君不嘗言樓中有一衣櫥乎。宜宣令是後卽

爲姑娘所有言已相向微笑副官知無他言將行少佐即舉手示意命愛米隨之出行時愛米私念彼人之意固難忖而知送抱推襟心初叵測一身已處危難中此後不知更將伊於何底耳全堡構造愛米知之甚稔且當伯爵夫人未逝世前曾屢訪之於其寢室而衣櫥中之所藏雲錦燦爛五光十色亦嘗爲愛米所矚及今則副官將導之至彼室凡此金縷之衣亦將加於其身矣於時副官



方呼於梯首召女侍來前趾高氣揚頗以得奉長官命令爲喜未幾愛米已在向東一閤麗寢室中心神稍定侍立於旁者爲薩石鐵女侍中之一也率然詢曰若誠爲愛米姑娘耶愛米笑曰非余而何汝奈何不余識曰姑娘此來意又何居寧不稔吾人乃在水深火熱中乎當三日前伯爵挈眷倉皇出遁各物咸棄置不攜嗟夫今試觀全堡情狀又何若耶余將畧述彼後一切慘遇然而余心碎

矣。愛米時就榻而坐，酥胸起伏不定，拭汗詢曰：「然則彼後所遇究何若？」余僅稔畝水賴好脫村慘遭浩劫，是間事余固了無所聞也。女侍驚曰：「姑娘畝水賴好脫村乃遭浩劫耶！天乎！愛米曰：「薩石鐵汝不審茲之所遭爲前此所未有，全村建築咸付一炬，以火屠村，彼萬惡之敵人誠殘忍哉！且余舅亦死於是，距此數小時前，鞍匠之女喬鐵曾來近村林中語余，以一切嗟夫！今後畝水賴好脫村之名不復留遺矣。」女侍愀然坐近榻一椅上，以半污圍巾之角拭其淚，喟曰：「姑娘此間事亦非人所能堪也。」當縷述之。三日前伯爵安居是堡，優游如恆，時偕之者有淡五費累君夫婦及來自巴黎之諸賓，曲徑流觴爲樂，至得曾不稔大禍之來，卽在眉睫，已而開戰之惡耗傳來，伯爵倉皇出走，衆亦偕遁。日昨之晨，此萬惡之德人乃臨矣。來時余聞其以槍趺擊門爲聲，至喧馬丹裘琳納拒不爲啟，第不久堡門卽破，蜂擁入，裘琳納抵死以拒，遂爲彼輩所縛，執之周歷堡之四圍，且時對之作嚶笑，肆其譏評焉。現馬丹聞已致癩臥病，公園之批鴨第郎可農舍中若余輩則自日昨起屏息，惟命是從耳。嗟夫！姑娘凡此猶其小者，僅爲慘劇之首幕，而全堡盡遭其凌踐，言之實至傷心，姑娘度已目擊其狀矣。堡中幾無一榻不印，若輩泥污狼藉之履跡，復牽馬入客室中，直視之爲馬廐，醉後益復無狀，衣女公子之繡服，踉蹌而舞，一不耐則毀物以洩其憤，余輩惟靜視其妄爲，不敢一聲聲，則此生已矣。以彼輩直視余儕爲几上肉，凡事必須恪恭聽命也。今余他無所希，惟冀上帝降福吾人，勿令更逞兇炤，蓋余知彼輩兇人稔苟，一離此必又襲畝水賴好脫村之故智耳。愛米聆言無語，初不全神貫注，以家國之憂身世之感一時雜襲於其心，而於斯二者初不能無所軒輊於其間。於是愛米所思者似一己較國爲切，對於法蘭西所遭之不幸尙無若何感痛時，方沈思一

已所蹈之險境頗難自解。夫愛米爲年已長，初非孺子。於少佐之類，類送盼寧有不悟。彼人之中，中心所藏固已洞若觀火，勿能謂渠儂之妄慮也。且審一己已如入網之魚，欲出勿能現。雖關此精室，以居禮待似隆而一揆之實際，則去囚亦無幾。凡此慘淡，勿定之燈光喧呶，叫囂之衆聲咸足觸緒生愁。使之幻想百作，方寸間每自相問答曰：「明日又奚若耶？或更較困於今日。」彼人非曾使儂心悸乎？謂將挈赴巴黎，復溫數年前之舊游。一思極大震念，此身不知何屈此邦，亦將被禍矣。然仍弗欲驚女侍，思作言以壯之。而是時門忽剝啄，作響一兵方來詢愛米已否。妝就且復揚聲言曰：「姑娘少佐翹盼甚殷，是間不乏美服。姑娘宜任擇一襲，卽整妝出，勿使之久待。」久少佐且怒矣。嘻，姑娘亦知少佐不怒則已，怒則事殊非佳耳。愛米聆言勿答，私哂來人之妄誕，謂他人儂所勿知。若儂則彼且媚之，勿暇終勿敢怒。故仍夷然勿動。迨夫其人履聲既杳，始徐徐起至一衣櫥前，闕而出衣細擇此，皆是堡女公子所衣。昔日曾一瞻及也。

### 第六章

房非琳之爲人，純具武夫性質，卽用情亦復如是一見美婦人，卽彌形傾倒，立墮情網。初不問交期之深淺，然不久嫌惡復生，又移而之他。綜其一生類此者不一而足。此以公理言之，實爲情界之罪人。論罪當不止纒首以辱我神聖，不可侵犯之愛情者，匪尠也。今又故態復萌，循其舊日之軌道，一見愛米，亭亭倩影卽油然而生。愛必欲一締深交，渠於是間尙有數日留過，此卽將赴巴黎，故用情之期自謂無過於是人。謂少佐既愛愛米者，挈何勿挈之赴巴黎，似較從容。斯在軍興之際，事亦恆見而少佐初不謂然，必欲急於一試者，則其心蓋可顯見矣。

當愛米來時衣飾樸且陋至不趨時少佐頗所勿喜以少佐性喜奢華凡物必求美觀絹必以精光耀目衣必以脩短適身外此如頸間所飾之鑽石好之尤甚謂此以飾美人彌足益媚增嬌其於愛米所衣雖所勿喜然亦審其人實饒天然姿媚初不以衣而掩一睹其翩翩丰度卽審其產自清門而金髮柳腰雙瞳作蔚藍色卽方之安琪兒亦無多讓尤足令人拜倒於是心有所觸謂若而人者必令之曳金縷衣作時世妝庶不失其身分而是堡女公子所御當至稱其人是念既作少佐心彌躍然第於此初亦不無微憾則是間乃無奇珍瑰寶用資美人佩飾然審不久卽可如願而償必勿令其抑抑耳至愛米一方竟能馴如綿羊勿稍抗拒則初亦有故一則俯仰天地茫茫無稅駕之所慮與委蛇亦苟安之一道再則少佐之深情欸欸亦愈生愛米之驕矜自負特甚頗樂與之周旋綜此二因愛米遂深墮陷阱而不可救著者曰苟安爲百害之媒自負實貽人以隙讀者當不僅憫愛米之無知宜自省也

余今且述愛米時渠方蹀躞而妝有如藝員之所爲殆將登場奏技此喻初亦至確以人生無一非戲卽以此事論之則愛米實爲是戲之重要人物而此其正劇之首幕也愛米妝時秀目頻注座旁所置之華服上狀頗喜其絢麗女侍則爲徐理其秀髮髮淡金而作有光與座旁衣相輝映已而妝竟取衣御之儀態萬方卽彼亦自驚其豔乃翩翩舉裳出於時百念復奔集其懷審己已易其舊日之生涯現方廻翔於此新社會中且將爲是堡之女主而此實爲之導不啻彼之大婚盛典也後此危難雖多終當以勇克之是外牧師之煦育深情亦縈繞寸衷間時方追憶其訓言忽覩已臨餐室之外卽如儀而入如貴夫人之赴盛宴嗟夫此一宴焉愛米一生之大局於是乎定而憂患固尙未已也

第七章

愛米既入少佐含笑迎曰姑娘敬候起居際此軍書旁午愧無盛宴以款嘉賓耳言次即導之入座位於其席之右此案在宣戰以前爲伯爵所獨據恆就此飲宴時則巨燭高輝承以長形之銀燭奴席間陳器無算皆爲百年前之古物中復間以中國之古瓷值尤不貲凡此愛米前已見及第見時不如今日之尊榮竟爲是堡之貴賓雖此尊榮非實中亦意含嘲諷而愛米則頗以自負蓋在昔日渠恆兀立扶梯之次以伺貴客之入心雖慕之終不能儕其列則惟默識其儀容狀態以示景仰而此身上之衣則卽女公子所御嘗見其曳之周旋其間耳入座未久復聞少佐言曰姑娘君誠具不可思議之姿媚余月且殊公不能不有是言是言既作三副官羣噉然和之聲喧呶不可辨少佐彌悅著者亦曰誠哉愛米之不可思議也以絕世之姿乃見之於是見遺之屋是寧衆所及料耶愛米聞讚頗驚遽曰麥歇君奈何向儂作是言不令儂驚慚無地耶少佐笑曰吾絕世之美人君乃驚慚耶噫嘻何遽有是愛米嫣然曰以儂所爲殊非是不足以邀時賞耳少佐大笑曰噫今竟有一美而少艾之女聖人涉山而來是言必鑿鑿辨是非有類牧師之所爲笑已復舉銳利之目向之曰姑娘君於巴黎究何所得寧繁華如彼都乃謂言情之可嗤耶余知巴黎雖淺度必有勝於此盡語余以詳俾聞姑娘巴黎之游史愛米初不審其言之誠僞或僅以資戲謔猶夷移時始歷歷述其所經凡其行踪所及者言亦及之中復間以一己議論少佐聆竟頗喜然謂是僅限於巴黎之游其他仍不可知則雙目環矚其身如巨鷹之將攫雀而此可憐之雀竟身蹈危境而不自知也旋卽不顧言之中禮與否猝然直詢曰試語余姑娘若在巴黎亦有鍾情者否愛米微搖其首

賴然曰。余爲歐斯登。賴福郎之未婚妻。其人曲落託能村酒商之子也。少佐似頗懊喪。深惜彼美。已有所屬。尋復大聲曰。雖然。吾人已燬。是村度君必已聞之矣。愛米答曰。麥歐余不特聞是消息。日殪以前。且曾身臨其地。少佐曰。然則若情人究何若。頃又何往。耶愛米曰。余乃弗知。卽詢諸人。亦無稔者。或且言其人死矣。少佐得言。殊樂以指擊案。作響復舉目。遍矚副官狀。至罕異。知所思深也。第以其人之明能察物。此問題不久。亦卽迎刃而解。謂此羅中之鳥捕之。殊易不觀彼美之秉性乎。至簡易而至虛浮。度於其故鄉。及其親故。現已不甚縈懷。卽有時偶或憶及。亦必轉瞬卽忘。至其待人接物。少佐知之尤稔。直可謂爲定論。蓋不論若何。終勿深入其心。他日之忘之易者。亦卽此也。雖然。其於少佐。殊不然。始固亦以待常人者。待之後。則實不可以此論誣之矣。已而少佐自座躍起。遽言曰。余必取歐斯登而代之。此亦余職所應爾。副官輩覩其魯莽之狀。腹笑不已。

## 第八章

是年秋季。最爲法民水深火熱之候。其沿萊斯。歐斯山一帶。慘事尤層出迭見。居民祇隱忍之。呼籲無門。而如火如荼之德軍。復日見其道。此直向西趨。則又惻焉。杞憂謂吾西部同胞。又將身蹈虎狼。同此慘遇矣。吾法蘭西之憂。正方興未艾也。憤激之餘。雖不敢明暨反對之旗。然狙擊之舉。輒時有所聞。德軍亦頗疾之。而少佐房菲琳。名適隸參謀部。深爲紅親王所倚任。王則現方兼統石矮坦大軍也。以預防隱患。莫如擴充交通事業。於是會議所結果。卽責之於其身。舉凡文電之傳遞。軍需之運輸。皆爲其專掌。外此復於行軍必經之各村。妥爲防衛。偵查俾免意外。以是留堡之期。復得延長。直至數來復之久。愛米之見囚。



亦即相與比例矣。是時二人交期自是日宴後已由淺而深爲勢至猛有非達目標不止其於愛米一方殊無防禦之可言。少佐惟日聒之以愛情時復笑其狐疑不決婦女當此時期最爲困難一可否間利害即隨之而此利害初非偏於一方乃交參而成苟欲權其輕重道亦殊難久之愛米始決乃語少佐今茲意定允引麥歇爲夫少佐聆言頗樂貌殊溫和謂此殊余所樂聞也後此遂推此而見之實行卒享倡隨之樂然此初非少佐始願也讀者亦知其狀乎蓋少佐雖愛彼美第欲其挈之返祖國位於正室則與娶堡中厨娘爲妻正自同其不可信後以事變所趨不得不悟其前此之失始翻然變志於以見英雄之自有真矣。少佐之於愛米初無貶斥之詞亦深審其人爲不可多得之才貌既嬌豔如花才又不惡應世接物尤有大家風即處之交際社會中亦正能出人頭地不虞其有毀詞之加雖有時神馳意表狀頗迷惘謂人而苟娶彼美恐終非福第此亦如冰經旭日不久即渙且彼美蔚藍之目尤令其蕩魄銷魂久久不已即或乘馬出巡昂然先所部而行是時也宜可一意在軍萬慮皆忘庸知事有不然時亦默念彼美情不自禁未幾遂與成禮證婚者爲一欽使是舉彌悅其心顧亦審此爲非法娼娼彼豸或將爲祖國人士所鄙棄不目爲己之合律之妻當未成禮之前亦曾討論及是點惟匿不以真狀告僅言渠必以彼美爲妻同享雙棲之樂以彼美之麗若安琪兒後樂正復靡量也愛米聆言色大赧中亦微挾欣悅之容其狀正難描寫旋復流盼及少佐適與其雙瞳遇一種又驚疑又可憐之態乃至不可掩遂聞嚶嚶言曰麥歇必經若何之程序儂始得爲君婦耶少佐夷然曰吾愛此事乃至簡易卿不見吾國數有貴官專使道出是間乎

余當情一人爲之證婚一談笑間百年嘉禮卽成矣今茲惟問美人是否愛余其他殊不成問題且余急欲引卿爲匹卿須知雙棲樂也此一席話後愛米驚喜交集反覆推度至再四徹夜未休少佐門閥之高爲彼美所至稔加以儀觀之偉體態之佳尤令人一見卽稔爲貴族嘗見其令飭羣僚有時或統所部出皆凜乎有丈夫氣至使人不敢仰視誠偉器也以彼美之性驚虛浮每有非非之想然斯實出意外爲前此所未夢見神馳間似親己身處專車中方偕其人傲然向巴黎進發尋復似奏凱返柏林攜手入一大厦中宏麗壯觀謂卽彼等之宅也此幻象旣生其志亦遂立決謂後此必彌順其人雖勞苦而不辭彼亦必儕余於匹敵蓋其愛余者實至摯耳

第九章

是後愛米得少佳趣度其最快樂之光陰爲前此所未經第爲時亦瞬不久卽如天上彩雲風吹幾散幸能持以毅力卒得劍合延平然而苦況亦備嘗矣少佐之愛渠儂是否出之中忱抑僅視之爲臨時外室愛米初不自知但覺其人於己備極溫存似世界美人雖多舍己都不足當其一盼而已實爲彼唯一之愛妻亦彼唯一之心坎上人每晚自外歸堡必攬之於臂溫存百端密緒柔情殊歎歎焉實則少佐心殊不可恕其目愛米譬猶道棄之童爲彼所收育撫之弄之惟所欲初未嘗系乎情卽觀之其他軍佐狀亦正同雖禮貌似加於前一以禮少佐者禮愛米而中心蔑視實甚每露擲揄之態爾時愛米之處境蓋如是夫亦大可憐矣第愛米則瞢焉未覺方以爲樂境也每睹刀光盔影卽心神力王以爲雄武哉是狀足啟人尙武之思有時鑿鑿戰鼓之聲偶入其耳尤躍躍然不已幻象立生神馳戰場間顧其所思初勿

憂法蘭西之凌夷時方喜德人之大武鷹揚勢如破竹而入以自愛米視之己身已隸德意志國旗之下不復爲法人矣所不能俾人即審者則身居法土久步武姿態咸具法風耳



余已妥爲囑託衆當能善視卿以卿爲余愛妻固久爲彼輩所敬也言已遂乘馬行愛米噙淚目送之直至少佐之影爲道折處巨樹蔽不能見馬嘶聲亦阻而勿達始悵然入而涕泗滂沱竟成淚人矣

於此快樂之光陰中愛米方謂此身已入康莊此後當終身如行日光中不復有嚴冬之臨不圖此念未已憂淒之日尋至是時少佐忽奉長官檄移駐麥牙考脫村此消息既布愛米頗戚然尙謂此僅小別越數日即可把晤即亦勉作歡容勿傷少佐之心少佐亦指天盟日誓不相忘情義之摯似出中忱別時且語之曰吾愛余不久即歸卿且安居是堡靜待余之返是間事

少○佐○既○行○愛○米○至○覺○岑○寂○迴○思○日○來○所○經○幾○如○一○夢○倏○而○舅○父○死○難○倏○而○故○鄉○被○焚○驚○皇○問○此○身○又○入○是○堡○又○與○少○佐○締○婚○末○則○小○合○復○離○良○人○外○出○兀○突○離○奇○爲○離○村○時○所○未○夢○見○不○圖○於○此○極○短○時○間○內○竟○雜○湊○於○一○身○其○心○中○兔○起○鶻○落○之○狀○蓋○可○知○也○是○時○復○有○一○德○軍○大○尉○來○主○是○堡○以○繼○少○佐○之○後○其○人○爲○白○第○利○亞○產○雅○喜○修○飾○自○覩○愛○米○卽○心○驚○其○豔○而○於○其○蔚○藍○雙○瞳○尤○欽○倒○不○置○與○少○佐○初○時○爲○狀○正○同○不○久○遂○決○欲○施○愛○於○彼○俾○勿○負○此○奇○遇○且○謂○彼○之○婚○少○佐○爲○勢○所○逼○意○初○勿○堅○不○難○情○以○動○之○威○以○脅○之○矧○已○既○爲○是○堡○主○彼○現○適○屈○伏○權○力○下○凡○有○所○命○欲○抗○亦○殊○勿○易○則○好○事○之○成○正○復○唾○手○可○得○第○此○僅○足○以○律○常○女○子○烏○可○以○擬○吾○書○中○之○愛○米○愛○米○狀○若○柔○順○實○則○亦○頗○堅○貞○其○於○彼○人○之○送○盼○傳○情○絮○語○強○聒○狀○亦○微○覺○私○歎○儂○何○命○蹇○屢○遇○此○不○幸○事○實○前○此○以○戲○斯○登○存○亡○未○卜○并○爲○一○身○安○全○計○覩○然○允○嫁○少○佐○中○夜○捫○心○輒○復○自○咎○然○猶○可○諒○也○今○則○狀○實○大○變○此○身○已○屬○少○佐○理○應○終○始○相○與○至○死○不○易○其○操○苟○有○所○縱○卽○爲○勿○貞○於○是○抵○死○以○拒○卽○詞○色○亦○勿○稍○寬○假○顧○大○尉○初○不○遽○信○以○爲○婦○女○每○喜○假○惺○惺○作○態○則○一○變○其○和○易○之○容○而○爲○嚴○厲○時○復○間○以○呵○嚇○之○詞○愛○米○仍○不○稍○怯○輒○抗○聲○答○曰○儂○少○佐○房○菲○琳○之○妻○也○非○一○般○賤○婦○比○在○分○若○宜○敬○余○勿○爲○無○禮○之○迫○倘○仍○迫○之○甚○者○則○惟○有○一○死○以○報○余○夫○耳○色○莊○詞○正○有○如○聖○瑪○利○挺○然○臨○凡○尋○卽○鍵○坐○一○室○中○不○復○面○人○大○尉○不○禁○肅○然○起○敬○歎○息○不○已○後○此○事○過○情○遷○是○狀○終○歷○歷○不○忘○每○謂○是○美○人○也○豔○如○桃○李○而○冷○若○冰○霜○誠○余○生○所○僅○見○也○越○數○日○大○尉○所○部○奉○調○他○往○堡○中○乃○不○復○見○德○騎○之○影○矣○

## 第十章

德騎既去愛米憂懷初未稍殺則思夫綦切也一晨方出散步復遇薩石鐵於庭間不睹蓋數日矣於此一刹那間陡憶及一已現處之地位倘伯爵一旦遽歸其將何以爲情矧以狀卜之此又正難倖免薩石鐵則頗笑其爲人所愚致有此不幸事實且謂德人之娶法女始亂終棄弄此狡獪者實已司空見慣在彼人初不足奇余當爾日卽已審事必出此至所事結果尤爲不幸而中愛米堅決如故仍曰雖然薩石鐵若亦知曾有一皇華使者爲余儕證婚乎此項婚據余固執有一紙足爲後日之確證薩石鐵笑曰姑娘凡此余均知之愛米聞言頗詫曰薩石鐵若奈何仍稱余爲姑娘薩石鐵聳其廣博之肩作鸕鷀笑曰姑娘吾人現非居法地乎彼德人何爲有娶之之權脫牧師今尙健在不識又將作何語且姑娘當尙憶及麥歇戲斯登余深冀渠不卽來此不則余殊懼以此事語之也愛米比來於戲斯登雖未完全忘情然已漠然置之不復如前之一日九迴腸彌復縈情其身一旦忽聞道及其名不禁瞿然而覺謂此初不可爲渠所聞尤難以狀語之則向天默禱勿令之來是村顧此禱詞初未上格天聽蓋少佐房菲琳去僅旬日戲斯登乃突然復現來語渠以一切至爲彼所懼聞其言曰余已槍中若情人若可訪之麥牙考脫村言此時在畝水公園附近之一疎林中夕陽將殢先是愛米無聊已極乃外出散步復道曲落託能村以觀彼劫後餘生之已否返其故居及抵村則荒涼無異於爾日祇見一片焦土當時曾有德兵駐此守衛現亦不識何往至林林總總之民尤難詳其行蹤知之者殆上帝一人於此彌增愛米之感喟且村雖全燼而隱然仍臣服於法似作狀以傲渠謂此法蘭西之土也勿勞若德婦之玉趾幻想所及自咎尤深是外復見難民結茅於山間歷落如蝗之四布咸作色以向渠益令懊喪無已於是引身急遁不欲復覩其

## 第

## 二

## 集

舊日之所經將近畝水公園夕陽斜映中忽睹毆斯登要於道啓吻將有所言其狀亦已大異與前此末次晤時殊不類身御法蘭西義勇之制服襪襪且敞肩上綴一小章在昔日未嘗見其御是恆衣飾麗都逾常人爾時度必如一般法蘭西勇少年之所爲以應祖國之求時輒狙伏林間以伺見有德騎過卽發器擊之有人仆處卽其躊躇滿志時矣當其所事稍閒復聞道路喧傳愛米已嫁一德軍官其人現方統軍駐麥水堡則憤不可遏恃其身手之健應變之敏日夕伺隙以動後卒於麥牙考脫村附近得一逞至是乃向愛米道少佐被刺之狀并謂現方呻吟麥牙考脫農舍中似於二人事實業已洞悉無遺愛米聆竟雙目注其面似含盛怒僅曰若是乎余將往彼一視其傷而於其人責備之詞怨忿之色初未嘗稍動其懷亦不一置辯以自彼美視之其人前固情人現則於勢爲仇當避之若蛇蝎不再有所喋喋矧良人命在呼吸尤覺痛刺五中未幾卽見其狂馳而去既抵堡畧事整飭卽匆匆攜一行篋出及別薩石鐵僅曰余頃將往麥牙考脫村以余夫在彼也此言一入薩石鐵之耳自彌笑其愚謂可憐哉此少女尙嘗嘗以之爲夫若彼人恐久已忘之矣然在是時愛米一意孤行他人言必不遽納則亦不之阻離堡時天已垂黑愛米毅然擇行道崎嶇且修直越蕞斯毆斯山而下折沿途人煙稀少荒涼特甚寂寞幽淒之空山尤陸續不絕於目愛米都不之懼惟鼓勇而前亦昏昏不審此行爲何事但有麥牙考脫之名存於寸衷藉此以資鞭策如梵語之著神效於是險阻不畏百折不回矣行次偶遇舊識數人然皆掉首不顧似深鄙棄之而不屑與伍以其已非法人也愛米亦頗惘惘心念今昔之不同蓋如是此亦已所自招無尤於人所經各村亦頓異舊觀燿燦之燈光每自人家窗中射出似告以是間已易新主其居家不似舊時

齋也。逆旅客廳中尤多德軍喧呶聲不絕於耳。有時亦見法蘭西義勇可怖之影度方殺仇而歸至名列尺籍之法兵則未嘗多觀時戰線已向西趨德人連戰皆捷號稱天險之巨堡如米瑞已為大軍所圍不日且下而法皇勢尤岌岌改建共和之聲乃愈唱愈高此在當日誠為罕邁之巨變然村人知之者亦至鮮初未嘗以是縈懷彼輩心所惴惴者惟懼難民之將臨以不勝其騷擾也是晚愛米下榻於一農舍之炊室中駐此者亦有德騎一小隊彼夙性勇敢狀殊不懼坦然語隊長以一己之歷史不稍隱諱且曰儂少佐房菲琳之室也其人現駐



貴隊長亦肯見助否隊長閱世雖多若此如花之靨則有生所未覩寸心頗為所動畧不猶夷立曰余儂當致夫人於彼間若少佐房菲琳者固余所素識也其人品藻至佳鑒衡亦正不惡乃傾心愛於夫人

## 第十一章

以夫人之雙瞳蔚碧凡爲男子當咸欽之愛米得言良感乃詳述其締婚之歷史此言一發實予以可乘之隙以隊長之久歷戎行斯等事寧有不稔固已逆料少佐之難辭薄倖如他人之所恆遭此少婦又將經一度之忉怛矣乃曰余卽馳電彼間一探少佐之確耗俾知所以臂助夫人者夫人則且暫居是我隊中人當謹侍夫人之起居明日度可得狀也愛米領之且謝其見助之厚誼其狀似深悅焉越晨軍號甫起隊長遵約來告云前電已達彼中人言各人殊莫能確審其行蹤惟少佐身被重創現或臥病距村數里外農舍中則衆稱僉同耳末復語之曰吾人今後當再效綿薄力爲刺取其確狀俾得成行若今則尙非其時不如偕余留此也且余儕瞬卽有麥牙考脫村之行長途猶不患寂寞不則一弱女子子身獨行矧當此野多伏莽殊爲夫人慮耳愛米思夫心切初勿違是言則亦含混應之是夜乃轉側不成眠麥牙考脫村之名屢喚其毅然意決效果所至遂置身命一切於勿顧謂際此一月之前儂在法蘭西中尙不乏見愛之人今則環顧大地所憂戚相關者惟此一人其他都匪思存彼苟一旦溘逝則此身卽成孤立又寧能恣然捨之耶於是乘衆方溷集一室譁然臨一死者之喪卽翩然遠逝時則旭日絲絲適從雲幕中下射燦然映光於大地見彼不辭勞瘁復續其長途之旅行胸中百無所念惟麥牙考脫數字存焉

房菲琳之被創爲戲斯登所爲地距麥牙考脫村數里而遙前章固已言之矣第其詳則初未嘗一及請一言之當渠之出也實爲驗點軍械時適道蔽斯戲斯山運此以應軍需而不稔窺隙而動者已有其人方且廣布伏兵以圖一逞此在彼日斯風最盛僉謂爲復仇雪恨之唯一妙法也於是窺渠旣至卽猝然



進○攻○事○出○不○虞○驚○皇○特○甚○第○此○初○不○能○爲○少○佐○諱○實○渠○之○疎○於○防○範○有○以○召○之○蓋○事○前○已○有○隱○徵○村○外○之○小○橋○羣○視○爲○入○村○之○咽喉○忽○一○旦○而○圯○載○械○之○車○方○臨○其○上○遂○頽○然○下○陷○餘○車○之○得○倖○免○者○其○御○者○惟○盼○人○以○機○臨○而○少○佐○之○匆○匆○出○視○亦○卽○以○是○於○此○宜○少○加○意○慮○奸○黨○之○或○有○陰○謀○乃○少○佐○疎○不○爲○備○卽○挈○其○衛○隊○二○十○人○行○僅○馳○使○駐○村○之○司○令○隨○後○以○人○來○助○以○爲○地○非○險○惡○必○無○伏○莽○之○可○虞○詎○所○騎○距○橋○尙○數○武○法○人○卽○蜂○擁○而○出○酣○戰○遂○作○末○且○徒○手○相○搏○滿○野○間○但○見○凶○光○睽○睽○之○伏○兵○戕○德○人○如○屠○豕○血○染○其○袖○作○殷○紅○色○德○軍○雖○亦○全○力○以○抗○究○以○衆○寡○懸○殊○力○所○不○敵○而○呼○晷○聲○亦○暄○然○作○幻○爲○回○音○直○淩○樹○杪○而○上○幾○不○類○人○世○所○宜○有○迨○後○援○兵○既○至○則○衛○隊○存○者○僅○三○人○而○少○佐○已○一○息○奄○奄○去○死○殆○近○彼○間○既○無○軍○醫○行○帳○卽○以○醫○來○亦○非○能○咄○嗟○立○至○遂○昇○赴○附○近○農○舍○中○俾○資○安○養○於○此○昏○然○不○省○人○事○者○二○日○已○而○稍○復○原○始○能○追○述○當○時○之○狀○且○身○世○所○感○復○有○所○詢○其○所○詢○者○初○勿○爲○同○難○者○之○現○狀○或○爾○日○結○果○之○奚○若○一○點○靈○犀○竟○神○馳○於○畝○水○堡○之○愛○米○培○林○謂○彼○日○來○究○何○作○也○衆○尤○爲○馳○電○彼○間○召○之○來○是○顧○文○電○紛○傳○終○莫○審○其○所○在○人○皆○謂○是○念○爲○妄○作○矣○

是○時○少○佐○雖○元○神○稍○復○第○信○其○能○生○者○尙○乏○其○人○時○方○偃○臥○一○矮○屋○中○氣○窗○四○闢○屋○外○蒼○涼○之○狀○游○目○可○親○旭○日○絲○絲○復○折○射○而○及○於○繩○牀○之○次○渠○在○昔○日○頤○指○氣○使○身○居○柏○林○閱○麗○卓○著○之○大○厦○中○名○亦○煊○赫○一○時○今○乃○臥○病○荒○村○舉○目○無○侶○惟○有○田○野○寂○寥○之○景○日○夕○供○其○描○寫○感○舊○之○思○不○禁○紛○然○而○起○復○馳○思○於○故○鄉○之○巨○堡○間○堡○建○已○古○傳○自○祖○若○父○之○手○無○數○偉○人○勳○閥○皆○嘗○邀○其○車○駕○之○臨○會○憶○當○今○君○臨○德○意○志○全○士○之○大○皇○帝○亦○不○辭○紆○尊○來○幸○而○相○國○俾○斯○麥○克○尤○屢○爲○是○堡○貴○賓○凡○此○廣○廳○精○室○輒○見○華○燈○點○點○如○繁○

星耀同白晝。笑語聲亦滿布空氣中。入其間者。幾疑是卽極樂國。不復有他想。中復覩翩翩絕世之麗姝。以時代更是皆少佐之故。劍不久卽遭離異。每際婚日。各日報必詳載其狀。而離婚之報告亦旋踵卽至。少佐彌自腹笑也。久之萬念皆杳。滿腔情懷。僅繫於一姝之身。其人維何卽距此尙遙。現居畝水堡之愛米苟斯。卽爲少佐之末日事。誠大奇蓋少佐平居之於他人。初未嘗作是想。茲以人窮返本。乃舉其情屬之於愛米矧此情又彌可恃。將歷久而如新。於是愛米之情影躍然出其腦而現於各處。時而亭亭立於日光之中。時而含笑坐其旁。以伺其臥。惝迷離不可捉摸。慕之之忱乃益切。自信於已臨命之前。必能得彼美之一臨視。末復謂苟余一逝。彼美將何若耶。而彼美亭亭倩影。時乃愈見愈真。愈覩愈切。嘻彼美來矣。

## 第十一章

愛米既離農舍。蹊然復擇道而行。時則戰慄益烈。沿東各村。悉入德人之手。人家戶外。每駐有暴恣無道之德兵。獐然作態。於彼間名爲盤詰。奸宄也。逮女郎。旣近其身。則爭作言以窘之。百端留難。不任行。已於伊立落亞復爲所阻。引至一守兵室中。鞠之者爲一副官。儉態百出。迨彼所述旣畢。獐然笑曰。若寧不能於是間復得一丈夫乎。厥後愛米愴然欲涕。其人始命具餐備車送之。行於是復得自由矣。且獲一佳消息云。少佐方臥病開來。考脫某農舍中所創已瘥。是時道乃稍闢。兵多欣欣結伴。出其間。尋越一叢林。而過距開來。考脫尙九英里。忽來福槍聲。砰訇入其耳。連珠不斷。驚覺茲又有惡戰之作。距此當匪遙。第以爾來戰報紛歧。人各一說。正自難詰。其究竟亦漠然置之。矧方寸間。又惟良人是念。他無所繫。則仍憑其

婦○女○堅○卓○之○常○勇○進○不○稍○怯○越○林○不○數○武○道○復○豁○然○開○朗○彼○端○麥○黍○之○離○離○游○目○可○及○善○氣○迎○人○之○村○民○  
 亦○絡○續○不○絕○於○道○上○苟○詢○以○開○來○考○脫○所○向○必○殷○勤○爲○之○語○以○村○雖○屈○於○德○初○未○稍○遭○劫○難○故○人○亦○不○如○  
 他○處○之○獷○厲○失○常○未○復○得○所○臂○助○一○老○牧○師○爲○之○導○牧○師○對○此○頗○訝○謂○此○如○花○少○女○何○爲○乃○赴○彼○間○也○乃○  
 曰○孺○子○若○未○稔○彼○間○初○非○樂○土○亦○入○德○軍○之○手○乎○愛○米○告○以○知○之○已○夙○且○曰○余○夫○實○在○彼○也○牧○師○率○然○曰○  
 雖○然○孺○子○若○寧○非○法○蘭○西○女○子○耶○愛○米○遽○曰○否○余○非○法○人○余○雖○居○法○有○年○實○未○能○強○名○余○以○是○蓋○余○夫○房○  
 菲○琳○德○少○佐○也○現○方○居○彼○間○老○牧○師○目○注○其○面○精○光○直○透○睫○毛○而○出○言○曰○馬○丹○準○此○言○若○婚○少○佐○殆○在○德○  
 國○矣○愛○米○媚○目○陡○垂○似○懾○於○此○炯○炯○之○光○答○曰○否○余○儕○行○禮○乃○在○畝○水○堡○證○之○者○爲○一○貴○官○老○牧○師○遂○曰○  
 是○奈○何○而○可○以○若○爲○吾○教○中○人○婚○禮○之○舉○行○事○至○重○要○寧○一○貴○官○卽○能○了○其○事○馬○丹○若○非○佩○一○小○金○錢○乎○  
 余○信○苟○在○教○外○必○不○御○是○也○愛○米○意○擬○掩○之○顧○已○不○及○復○聞○牧○師○曰○盍○語○余○以○若○歷○史○必○詳○必○盡○余○當○挈○  
 若○赴○彼○間○愛○米○乃○泣○然○而○道○淚○如○梗○糜○下○殆○視○之○爲○已○逝○之○舅○氏○靡○語○不○詳○舉○以○告○牧○師○聆○畢○亦○惻○然○憫○  
 之○卽○挈○之○反○飯○於○其○家○并○語○之○曰○余○家○有○車○一○駕○以○小○驢○行○甚○迅○當○挈○馬○丹○赴○彼○間○余○且○欲○一○晤○少○佐○方○  
 將○以○語○詔○之○耳○愛○米○敬○頷○之○初○無○他○語○飯○既○匆○匆○驅○車○上○道○是○間○距○開○來○考○脫○僅○二○英○里○日○陞○已○至○訪○得○  
 少○佐○所○在○卽○偕○入○  
 是○時○案○上○列○燭○二○燁○然○發○光○旁○卽○傷○者○榻○焉○老○牧○師○御○敝○且○舊○之○法○衣○一○白○縑○加○其○上○自○頸○後○而○前○垂○至○  
 足○向○傷○者○曰○孺○子○余○承○上○帝○之○默○示○遵○律○而○證○此○女○爲○若○妻○若○其○誓○發○自○衷○以○誠○以○敬○如○縉○紳○之○言○勿○妄○  
 發○如○勇○士○之○力○矢○不○他○吾○帝○實○證○臨○之○言○既○向○榻○僕○其○背○如○弓○傷○者○亦○卽○掙○扎○起○言○曰○老○父○若○乃○昇○余○以○

第

二

集

一。新。生。機。於。時。異。光。一。道。陡。入。其。目。復。曰。老。父。以。上。帝。故。盍。速。爲。之。牧。師。乃。俯。垂。其。首。張。吻。誦。其。禱。詞。已。而。衆。聲。都。寂。惟。聞。老。人。喃喃。之。聲。其。低。如。蚊。之。鳴。愛。米。踞。於。榻。側。緊。握。少。佐。之。手。驚。喜。交。集。稔。其。夫。已。有。生。望。矣。時。微。風。颺。處。挾。軍。隊。步。履。聲。戰。鼓。鑿。鑿。聲。而。來。度。又。有。一。名。城。巨。堡。爲。德。所。覬。覦。方。整。旅。而。出。也。然。此。都。不。縈。愛。米。之。懷。爾。時。彼。美。所。志。之。城。卽。在。此。斗。室。內。卽。位。於。彼。人。之。雙。瞳。中。

(下卷終)



宦海軼聞記

原 版 影 印

# 歷代詩話

原 版 現 價 金 四 十 元 且 不 易 得 影 印 本 與 原 版 絲 毫 無 異 定 價 洋 六 元

本 書 之 著 者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唐	唐	梁
強幼安	葉少蘊	許顓	呂本中	周紫芝	魏泰	陳師道	劉攽	司馬光	歐陽修	尤袤	司空圖	釋皎然	鍾嶸
後學	明	明	明	明	元	元	元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何文煥	顧元慶	朱承爵	王世懋	徐楨卿	范梈	范梈	楊載	蔣正子	嚴羽	姜夔	周必大	葛立方	張表臣

全 書 十 六 冊 厚 中 國 史 精 印

## 現 代 十 大 家 詩 鈔

劉申叔	蔣觀雲	章太炎	梁任公	鄭蘇戡	易實甫	陳伯嚴	康南海	樊樊山	王壬秋
-----	-----	-----	-----	-----	-----	-----	-----	-----	-----

全 書 四 冊 價 洋 八 角

上 海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丙小一)

# 宦海軼聞記

干石

## 八寶豆腐羹

王可莊(仁堪)修撰出守江蘇之某府訓導某晉謁之王偶言及某侍郎將外放有巡撫江蘇消息某曰某侍郎與訓導某科同年其來也邦人必歡迎之王聞語初不以為異繼復談及本省人之現執政柄者如翁同龢潘祖蔭輩某皆一一引為素稔之人非世誼卽戚屬王仍不疑之既又言本省現任之督撫將軍或為湘人或為川人或為滿人且或由軍功起或由州縣起或由科甲起原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乃某竟不察亦以年誼世誼為言王於是大愕知其言決非信而有徵者遂謂之曰吾聞教官為豆腐官今老兄有如許相國公卿疆臣大吏為之奧援而一盤苜蓿依舊自甘則此豆腐絕非尋常以八寶豆腐羹擬之庶幾相近老兄真足以自豪矣言竟大笑某訓導亦笑既出欣欣然告於人謂府尊今日與渠如何長譚其敬禮實有加狀元出身者究與他人不同優待我輩科名中人乃至於斯於是聞者咸絕倒訓導忘其姓名蓋某科之副車也

## 黃綿襖

宣化府某巡檢閩人也出語喜掉文一日隨首縣王某接差赴口外時值嚴冬天氣酷冷乃就廊下曝指日而語曰昔人喚太陽為黃綿襖其言信不余欺然此時此日黃綿襖且不足喻其暖直可稱之曰一襲大狐裘矣王某出身紈袴目不識一丁聞語大異之正詰問其所語云何而知府某忽至同出站班語遂中止知府為王父執聞王噉嘈與某語疑討論要公因詢之王趨前對曰各處方言頗難索解某巡檢為

閩人其稱太陽曰黃綿襖及大狐裘實卑職所創聞故欲一詢其究竟且不知福建人之喚月亮又作何語耳知府不禁失聲笑曰太陽爲黃綿襖出自古典腹中有墨汁者皆知之今汝一肚子大糞惡足以語此王某唯唯退見某巡檢猶向陽立乃欣然語之曰老兄腹中多墨汁怪不得喜穿黃綿襖某巡檢知其膏懂猶甚答之曰卑職身外有黃綿襖堂翁腹內有黃綿襖正是相等耳某府聞之復狂笑

## 美人計

楊翠喜事不幸而事機不密致爲萬人所指摘絕妙運動法竟遭失敗實爲宦海中罕有之事至其他之類是而得有成效者蓋不啻恒河沙數也試舉一事以實之清光緒中葉德曉峯巡撫浙江蒞任之前於滬上矚一蘇妓從之返金閩留連十餘日始抵任所人皆不知也有某同知者本吳中紈袴子藉先人業納粟入宦途分發浙省以善鑽營屢得優差此時適乞假旋里衣錦歸來無非以酒肉相徵逐某妓者固渠之舊相識也金屋待儲早有成約故德之矚某妓惟某同知之極審固極意慝令某妓益施其狐媚手段德果大惑欲爲脫籍挾之行於是某又囑妓故索多金以難之德無以應相約蒞任後乃輦金來迎妓允之德既去以履新之際政務匆忙不能遽辦及此且一時又難得心腹者爲彼迎迓小星之專使不得已姑緩之詎意未及一旬德忽接某妓密書謂使君行後妾卽不願復理故業枇杷門巷時却花驄搗婦因之日夜逼辱令妾憤不欲生幸有某某君者爲使君今日之屬員探知原委卽仗義解囊出一萬金爲妾脫樂籍且誓不以此事宣揚於人故妾今番之買棹來杭事亦甚秘密望使君竟以眷屬自北方來爲言命人於某日迎妾於某地耳目雖衆保無慮焉德既讀畢大喜旣感某某之慨贈巨金更服其設計



之周至因卽依計而行及期合署中人咸來進賀但知中丞之如夫人隨任而來絕未有疑及其他者又數日某同知已假滿歸來進謁時大受知遇優差美缺從此不絕云

### 硬釘子

趙爾巽自言渠爲某省臬司時遇一新到省之縣令來謁見其年逾弱冠面目麗都以爲是執袴子之來嘗試仕途況味者乃將所遞手版略一展開卽置之曰汝年幾何矣答曰二十有二趙曰青年多丰采行見大有爲於來日何必棄却好光陰來作此芝蕪藜藿小官兒黃卷青燈滋味雋永尙能博一衿而後中舉入翰苑一旦外放便可執玉尺以量天下士卽不然待職輦下亦頗清貴較之脚靴手版聽鼓十年而不得一差委者不其善歟言畢正擬端茶呼送客而縣令忽欠身起曰卑職已念過書矣趙巽之因曰汝乃秀才乎曰然卑職已倖中矣趙顏微赧曰汝已中過舉人乎曰然卑職已會過矣趙益驚曰然則老兄亦係進士乎曰然卑職實已倖點爲庶吉士今以知縣截取來求大人栽培耳趙於是大窘頸顏俱赤亟起身拱手而謝之曰兄弟失言且失人幸毋見責於是相與一笑嗣後輒舉以告人且常戒其同僚勿輕視屬員以取辱謂自己幸是進士出身猶得聊自解嘲否則一再碰此硬釘子將無地自容矣

### 沒腳蟹

解某爲某省府尹嘗以富貴驕妻妾妻弟某以佐貳來省候補欲藉解力斡旋一差事然解實素鄙某且以其官階卑下時時誹笑之一日解宴客某適來以座中皆一省紅員雅不願延之入蓋慮其將以末秩見哂或且累及己之盛名也無何解妻知其事出怨望語謂今日機緣甚巧正可使某與諸要津一晤接

爲進身之媒。介解不得已。納之。諸紅員知爲解。至戚戚虛與委蛇。而解獨悻悻。常對之作白眼。然某固小有才。而善於肆應者也。談吐之間。頗稱人旨。故席未半。而諸紅員皆稱譽不止。於是解益妒。會諸人以屬對。行觥令解。乃指某而語曰。磕頭蟲。終居人下。某知其誚已。遂應聲答之曰。沒腳蟹。休逞己能。合座爲之拊掌。

### 水仙花

某道尹於前清時。夤緣得某省營務處執法官。審訊案件。每貽笑柄。蓋以其出語殊鄙陋也。該省有著名匪魁杜某者。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嗣爲其同伴中之新受招降者。或云即今某師長姑隱其名所給始得逮捕正法。當時並移師掩襲其家。盡執其妻孥。交營務處發落。杜有妾八人。皆有殊色。其第七人名水仙花。尤美且極淫蕩。爲個中人所習知。就獲時。邏者鎗傷其足。不良於行。乃命人舁之上堂。某既詳詢其年歲。姓名。里居。及歸杜之事實。覺此外已無可詢之語。惟以貪看姿色之故。雅不欲其驟然退去。於是不憚詞費。又多方設問。以留滯之。站堂書吏半皆匿笑。某絕不介意。仍刺刺不已。且詢及傷勢之重輕。及此後之如何。過度一若甚憐惜之者。詎知水仙花反不能耐。慨言曰。小婦人失身匪人。悔已無及。如遇青天。捨其生還。亦惟有遁入空門。以求懺悔而已。尙何希望之有。某曰。汝年正少艾。而又貌美。豈能甘此岑寂。且聞汝性最淫。一日不能離男子。再嫁之事。勢所難免。何必向本官作此假惺惺言。竟復拍案厲聲叱之曰。咄。胡說。汝若不淫。本官當施捨屁股三年。堂上下聞之。不禁捧腹大笑。某自知又失言。始懷慚而退。

### 據呈已悉

某武員目不識丁公牘往來由文案趙某一手辦理事無巨細咸不奉承同事者忌之時進讒言於武員前且勸其略爲過問勿令弄權者肆無顧忌某武員深爲嘉納立傳趙某入詢以日來有何公牘趙心異之然長官問及公事乃理所當然因將擬就之批牘案件呈請核發某接視之亦莫名其妙但見每一批上其起語皆係據呈已悉四字字形相同不禁大愕因問此四字何義趙曰據呈者據其所呈也已悉者已經得悉其所呈之事實也某武員遂連呼不通不通曰呈紙上的事情究竟是誰知道何以不把他說明趙曰批爲長官所批其事亦惟長官得悉之故無須註明也某聞之矍然起曰這話從那裏說起俺不但知不到那些鳥事又不會寫一個字這批語從那兒來呢還不是你一個人搗的鬼嗎怪不得人家都說你弄權照此看來真是的確無疑了言竟拂袖而入趙某無端受此奚落憤極而笑知糊塗蟲不復能與共事乃辭職他去

### 人名對

熊希齡於前清時游歷海外歸鄉人作聯語嘲之其上聯爲四足不停問爾有何能幹拆熊字頗貼切其對聯則已不記憶自入民國組織第一流內閣時人又作諧聯數副諷之其一云高閣漫誇熊入夢空臺無復鳳來遊其二云頂上貼封條（像希字頭）笑他大政方針布告張皇空際滅背後扯旂號（隱令字）嗟爾名流內閣齒牙擊落暗中吞乃分拆希齡兩字而成其三云能者工於避趨風火輪邊且洒開四蹄圓鐵木偶甘爲傀儡藥葫蘆內曾放出三把飛刀上句拆熊字下句拆梁字其四云長袖善迴旋養成海滋兼拜莫倚弓彎輕射羿寒門眞顯赫祇恐冰山傾倒空留言玷甚磨圭上聯拆張字下聯拆饗字語雖

未必皆工其構思則甚巧也文人好弄筆墨有如此者

### 李文忠之罵人

李文忠嘗以合肥土語（入娘的）爲詈人語脫口而出初不有成見也一日散步園庭有澆花匠某偶不謹慎將糞水濺及李衣李卽以其所常語者詈之且曰汝何不謹乃爾豈瞎爾眼珠子耶匠聞詈遞棄其水杓匍伏李前曰入小人之娘者小人之父也豈有父爲總督而仍令其子執賤役者請吾父卽爲兒謀之兒從此當不復愁衣食尙何他求哉言次復連叩其頭李大錯愕始猶怒其無禮繼又愛其慧而服其膽乃笑而叱之起詰朝卽補以戈什哈之缺

又聞有屬員進見李文忠與之談天亦露其合肥土話曰入娘的言之者再某屬員憤甚無可如何也及至端茶送客將及階下某屬員似有密事奉稟者李文忠以耳就之則曰中堂頃者所賞之兩個十兩卑職謹謝蓋入娘二字與十兩聲音相同也李面紅耳赤惟有唯唯

### 寅祖

舊聞某典史新得缺晉謁藩司藩司以其有鄉誼頗禮遇之偶叙及鄉情典史因問大人有幾位公耶藩司以兩個小犬對且轉詰鄉台有幾位少爺典史默然者久旣而欠身曰卑職有一隻小烏龜蓋以爲藩司旣自稱其子爲小犬則非此不足以別尊卑耳曾記王可升爲宣化鎮總兵時有鄭奎士之孫進謁與此事頗相類鄭奎士爲浙江提督與王皆級相等有同寅之誼鄭孫進謁執晚輩禮甚恭王亦不之怪旣而王命之坐鄭卽大躊躇王堅讓不止鄭乃不得已而席地坐王見之大驚疑鄭曰晚輩之祖父與鎮憲

為敵體自當並行並坐晚輩之父苟蒙鎮憲賜坐尙可覓一矮坐以別尊卑至晚輩則斷不能於寅祖之前再有坐位故祇可席地耳王聞之大笑然亦無可如何惟有聽之而已

### 誤揭隱私

前清某部郎與某主政同官一部部郎嗜杯中物主政則與阿芙蓉結不解緣相約互為隱諱成例頸交一日三堂會議某要政其檔册咸歸部郎收存因事涉機要藏之頗密部中人皆不知也無何部郎以宴客家中即託主政代理部事不意堂官忽索閱前項檔册主政徧覓不得乃急倩人趨部郎來而已則先至堂官前為之緩頰既而部郎至主政怨曰老兄何久不來幾誤要公部郎聞之大怒曰我固喜歡喝酒然老兄好阿芙蓉誤公不知幾許我皆為汝敷飾何以今日汝竟不為我留餘地耶主政聞語不覺驚皇失措亟牽部郎衣而責鹵莽蓋部郎此時實猶在醉中聞主政何久不來一語誤聽為喝酒不來何久與音相彷彿疑其有意在堂官前作弄之故亦直揭其短迨主政說明始大悔然兩人嗜好已俱為三堂所聞乃並斥之

### 鐵公鷄中之官學

張某窶人子也父為行販積貲不薄年既衰息肩家食竊欲自列於縉紳因命其子負笈往東瀛擬俟學成歸國得遂顯揚願然張實茅塞其心以滬諺所謂繡花枕頭擬之庶幾近似既秉父命不敢往乃商諸其暱友某以日本某大學方募集隔海遙領之校外生遂亦報名肄業花却幾文講義費買得一紙假證書不及一年居然以日本某大學之法學士自命頭銜赫赫大言炎炎竟致自忘其所以嗣又得其妻裙

帶上戚串之力。挈引入仕途。夤緣數載。驟躋顯位。曠友某往干謁之。不意張勢方盛。竟置不理。某大怨。望出揭張陰私。以告人。張某底蘊於是畢宣。余聞其初入仕途時。有一事頗堪發噱。蓋張舉止本極粗鄙。一旦沐猴而冠。惟覺左右不是。非常踟躕。因又商諸其友。其友教令赴書肆購官場現形記觀之。謂此書係官學教科書。凡留學生之初爲官者。無不奉爲圭臬。張聞之大喜。如言購歸。亟翻讀不意滿頁之無。竟未能識一丁。悍然棄之。曰。吾以爲繪著圖像也。一日赴劇場。見場上正演鐵公鷄。中張嘉祥投順試演禮節一段。不覺狂喜。曰。還是我祖宗有主意。原來做官之道。亦能請先生面教。言竟復連聲自咎。謂不應一時糊塗。想不到此妙法云。

### 大渾蛋二渾蛋

王治馨於前清光緒末葉時爲奉天極紅之候補道。充奉天巡警局總辦。手面闊綽。莫與倫比。其屬僚大率多新進少年。狂嫖浪賭。任性妄爲。王非但不能抑制。且從而附和之。尾大不掉。權柄下移。王雖自知其過。頗欲挽救於萬一。無如縱容在先。已成難返之勢。不得已聽之。局員中有彭某等三人。皆科長也。常伴王作葉子戲。恃寵驕蹇。益無忌憚。局中人咸爲側目。一日王方自局中歸。有不速客兩人。至欲作雀戰。勢成鼎足。乃命僕役以電話招局中人。曰。試招大渾蛋來。苟大渾蛋已他出。則二渾蛋三渾蛋皆可。兩客聞語不禁大愕。因詢其所招者。果何人。王乃莞爾而笑。曰。敝局多渾蛋。如某某及某某等三人。皆渾蛋之尤者。故余以大二三別之。然除三人外。尚有一最著之老渾蛋。在此老渾蛋果爲誰。何則。兩君請拭目一觀。實卽近在眼前之不才的兒兒。我此京劇雙沙河中兩公主語也言竟相與拊掌不已。

朱瞎子

前清蘇臬司朱某久宦於蘇。蘇之人咸以朱瞎子稱之。一日宴某大僚於私第中。酒酣耳熱。互述其姬妾之多。寡及姿色之美。惡兩比較。某大僚愧不如焉。既而朱忽飛一巨觥於大僚前。曰：余有質問。請公作答。不合者當以此爲罰。大僚未及應。某卽以手作龜形而語曰：此道人所同惡也。然世有甘爲此道而不辭者。果何如人。大僚哈哈大笑曰：此至淺顯者。惡足成爲問題。秦樓楚館中以金錢爲目的。自不以此道爲嫌。此道之名稱舍若輩。其誰屬。某大笑曰：若輩之以此道稱已數千年於茲。奚必待公一言而後定。公且盡此觥。大僚不服。朱強之不得已。始飲盡而還。詰之。朱曰：秦樓楚館中。此道雖不可以屈指計。然或爲饑寒所驅。或爲事勢所迫。其目的祇在求飽暖及應事變。苟有金錢以救濟之。未必皆甘居汙下而戴此。至不名譽之頭銜。初非余之所謂。甘爲此道者也。甘爲此道者。實無所驅。無所迫。亦無所目的。在今日之席上。其足以當此而無愧者。惟使君與余耳。余與使君鬚髮皆蒼。蒼精力已就衰。後庭姬妾年俱少。艾廣田之待人播種者。正殷。我旣不能徧布甘霖以遂其欲。則勢必求耨於他人。我鋤於此人。鋤於彼。明修暗渡。防之不勝。其不成爲此道者。幾希。大僚聞之。爽然若失。旋即斟一巨觥自飲之。曰：使君盲於目而不盲於心。謹以此賀。

大帥

民國成立後。東北數省之大員。咸未更動。惟易去總督巡撫尊名。而爲都督耳。向例屬員稱督撫。皆曰大帥。官名旣更。羣僚遂不得不推類而及。一研究其稱謂之何如。某省某督。綦腐敗在前清時。已有守舊名。

對於各種小節尤硜硜其甄別屬員之賢不肖以趨踰應對之中節與否爲第一科故羣僚對於改革以後之稱謂益不敢冒昧出諸口研究數日迄不得一當惟相戒於言語之間避此稱謂暫勿道及不意有某令者於晉謁時偶不謹慎遽脫口而出以大帥栽培四字某督初不以爲怪惟覺此數日中大帥兩字之聲浪久已不觸於耳鼓因笑曰世變以後不特景物皆非足令人生感慨卽稱謂之微亦覺聞之不順此廣陵散之所以不得不絕響也其時某令已惶恐不能勝以爲昔日之稱謂定非某督所樂聞乃徧告同僚作爲研究之資料一人曰舊稱謂旣不順於耳新官銜必所樂聞不如逕稱之曰都督羣僚計無所出姑聽之翌朝晉謁都督聲遂續續至某督不禁大錯愕面有慍色羣僚復大懼有黠者試更其口仍稱之曰大帥顏始霽然汗流脊者已不知幾何人矣

## 紅學

同光之際紅羊劫過邊氛初靖民間困苦方蘇海內粗呈又安象士大夫但知壽功頌德盡粉飾太平之能事一般翰苑中人閒散尤無比於是集三五同僚專研究其所謂紅學紅學者紅樓夢也人人寶哥哥處處林妹妹如醉如狂浸淫不倦較諸晉末清談其品斯下叔世徵兆於以見之有某庶常者於光緒末葉將廢科舉時得某省學差年已近耳順染阿芙蓉癖至深容消骨立望之若陳死人然在二十年前固是研究紅學之健將而羣推爲再世之賈寶玉者也初蒞任出觀風題如諸侯之寶三有美玉於斯之類皆間有寶玉字某省士子有知其底蘊者戲作兩詩貼諸試院大門前詩曰紅煞當年太史公研鑽紅學最精通而今朱忽逃歸墨只賸烏煙滿腹中骨瘦如柴兩鬢霜阿誰認得賈家郎卅年未覺紅樓夢到處



通名臉太蒼一時見者無不胡盧然謔而虐矣

### 小白菜

瀋陽有女伶小白菜者色藝雖非上乘而聲譽藉甚士大夫之拜倒於其石榴裙下者不知凡幾蓋亦善盜虛聲之流亞也武大員陳某出身行伍目不識一丁慕白菜名倩某門客爲先容往訪之某門客故與白菜曠乃囑白菜極意牢籠俾博得多金白菜亦領悟因之千方百計以媚一人武大員果大樂立命肆筵設席於其家且向白菜索筆墨擬令某門客書催花符以招致羣花乃白菜竟誤會之以爲大員必耽文墨既取至遂搦管伸紙向大員自炫其能曰儂曾讀書三載幸能辨得之無今試爲大人寫一大大的姓請大人評隲之武大員視文字本似仇寇乃聞白菜能書於意却無忤且知其所欲書者不過自己之姓爲己所習見而識得之字或優或劣評隲不難因頷之曰善白菜左思右想七拼八湊易素箋十餘紙歷時計二十餘分始告成功時武大員以白菜囑其靜候勿擾已酣睡於醉翁椅上白菜喚醒之曰大人速來大人之姓書之不易今已勉力成之矣武大員聞呼遽起趨至案前以一手拍白菜肩一手攬案上紙方思作照例之獎語以自掩其不知書之迹不意銳利之目光纔與此紙相接觸卽勃然大怒劈拍一聲巨靈掌已着於粉嫩之香腮曰賤婢不識乃公竟敢如此無禮紙上明明繪着大大的烏龜還說是乃公之姓乃公雖不識字豈能受賤婢之戲弄耶言竟置某門客於不顧拂袖揚長而去某門客驚愕無所措試取案上紙觀之則見所書之陳字徑四五寸其耳旁極微小惟東字墨甚濃重起手一畫不平而向上灣如斜月形其次曰字之四周不方而作圓形中間一直上粗下銳最後人字則連綴於曰字之下方

兩旁驟然觀之。彷彿一頭一尾一巨殼四短足。果不啻如武大員之所謂畫着一個大大的烏龜也。於是又埋怨白菜不止白菜無詞以對。亦惟有自認晦氣而已。

### 吳祿貞之趣史

吳祿貞爲滿清時代之大員。亦革命時代之偉人也。其爲人叱咤風雲。有不可一世之概。平生歷史。致足紀錄。然譽之者。雖不乏人。而毀謗亦往往隨之。姑述其趣事數則於下。吳未達時。值鄂督張之洞辦武。普通於省垣。由北洋調吳。至委充該校體操教員。鬱鬱不得志。一日午膳。師生同集飯廳。有倫理教習某。方下課。與學生猶妮妮講演。有朝廷卽國家一語。爲吳所聞。吳拍案離坐。斥爲不通。曰。朝廷是私的。國家是公的。安得混而爲一。某教習大不服。曰。子所持者。異端邪說。不足爲訓。因復引經據典。與之大聲辨駁。吳一時詞窮。怒不可遏。遂趨入自修室。掣指揮刀而出。直撲某教習。謂教員如此。勢非養成一班奴隸學生。不可。吾不撲殺此獠。遺害且無窮。於是合校生徒共來排解。某教習始倉皇遁走。嗣張之洞聞其事。恐復肇禍。乃仍遣之返北洋。旣歸。適今大總統袁世凱氏練兵小站。遂爲馬隊統領。然未幾。又以事忤袁。去其職。赴北京寓某會館。窮困不堪。言狀復經良弼爲之推薦。始往東三省。良弼與吳有同學誼。致相得其薦。之之日。良親至吳寓。所將白其事。乃久候而吳不出。見良怪之。排闥直入。見吳妻正覆被臥。而吳則坐榻前方。穿一女袴。驟見良入。不禁狂笑。曰。范叔一襲衣浣而未乾。祇能作羲皇臥不意高軒辱臨。且必欲令余出見世上惡作劇。乃有如是者耶。良聞語。反爲之大窘。竟逡巡未敢入。吳至東三省。不及三年。洊升至邊務大臣。駐紮延吉。與三省督撫並行。時東三省總督爲錫良。氏年衰老。起甚晏。吳每凌晨入署。與商

要公巡捕門吏有阻之者輒以老拳相享不得已聽其直入臥室揭帳呼老牛快醒老牛快醒錫之內眷有時皆不及避然錫竟無如之何吳性喜動不耐安居每出屏御從酒樓劇場出沒無定時寓奉天時其私第在承德縣胡同巷極逼窄不能通二車一日吳方乘沿街人力車出巷適一四輪馬車飛馳入巷御者高呼讓道吳亦令人力車夫喝之退人力車夫恃吳勢膽驟壯因相持不肯下御者益咆哮勢將用武吳見狀亦大怒一躍下車所遇辟易毀車窗挾乘車者出痛扶之無算數御者及僕從四五人見吳勢猛咸不敢近其身幸巷口崗警遙見吳肇事情狀奔突而前且故發大聲叱御者不當開罪於吳大人於是御者等始識吳驚駭不敢復較而乘車者則已被擊幾暈迨吳長揚他去乃忍氣吞聲而行嗣後知車中人實一留奉之候補道其驅車而來即欲踵吳之門而有所請求者因是深抱不安擬爲之斡旋一美差以補此慊且逢人輒自道其事謂生平所作莽撞事類此者實甚多也吳赴延吉新任道出吉林省城時吉撫爲陳昭常吳往拜之適陳集署員議要政遲遲未出見吳拂袖而行謂延客者曰汝家大人好大架子余不慣見也陳聞之恐生意見接踵往答吳拒不納翌日復設筵爲吳洗塵知吳愛觀劇並招梨園子弟入署侑觴令祕書某持柬親赴吳行轅藉事疏通然吳竟力辭不允其請陳知不能強亦無如之何乃招集各司道及署中人員自相晏樂不意席甫設庭中廣樂初作塲上粉墨方登主賓酬酢正苦喧闐忽見吳微服便帽叉手雜立階下人叢中仰面觀劇目不旁瞬於是陳及諸在座者咸相顧詫愕不安於席因思同出迎迓不令更避而吳却又先覺之翩然竟去迨翌晨往探動靜知行轅中已空無所有蓋吳於破曉時又啓節行矣

## 潘文勤之逸事

潘相國文勤公有古癖人咸知之其戚屬某君曾告余以逸事數則頗具風趣亦先輩之遺韻也潘之好古既成爲一種僻性其言語行動之特殊遂迥出乎今世人意表當洪文卿鈞客死異域後其豔名播於中外之愛妾傅彩雲卽世稱狀元夫人者旋卽下堂求去且重理其舊業於是京內外一般士大夫之與洪有交誼者咸感喟不已紛紛走告潘謂文卿齎志以沒其一世英名已付諸流水彼蒼者天不當更令其遺臭於身後潘聞之亦頗扼腕既忽仰天狂笑曰迂哉諸公文卿不能自保其身以致長眠地下身後之事不聞不見其安樂或過於生前試觀今世之諡爲死烏龜者孰非因其不聞不見故既不聞不見矣烏龜之無所辱不烏龜之亦無所榮今文卿幸而爲死烏龜較之生前而稱烏龜者已覺差強人意且烏龜非惡名也古人之以龜自名者如李龜年楊龜山等相望於史冊吾人方求爲烏龜而不可得更何厭惡之有耶昔者臧文仲居蔡蔡大龜也然臧文仲之賢人皆稱之迄不聞有誹笑其居蔡者蓋龜爲四靈之一其等次猶居龍上麟鳳龍三物既爲世人所希幾而欲比附之者則龜亦何獨不可以自擬吾有室方新構俟其落成當顏之曰龜龕諸公聞之得勿笑余乎然余之額此亦自有說他日當爲文以解之於是在座之人皆相對默然蓋知此老偏僻之性往往如此且有不容他人與之爭辯者越數日潘新屋成招朋儕飲其中出新撰文一篇徧視於人覽其題曰釋龜於是有意及潘之前言者試一仰觀見斗大之龜厂二字已高懸於室之中央矣旣入席復令諸人以龜字飛觴潘大樂酒酣掀髯微笑曰龜厂者龜居之龜出入之非我族類屏之遠之諸公勿以余爲惡作劇今日之會余實以同類目諸公也苟諸公不以

爲厭惡則此室可不作余之私有物觀任何一人盤據而出入之然吾聞龜之壽千載而有餘而人生於世則百年猶不足卽此一端已足徵人不如龜遠甚諸公諸公人生朝露且暮不能自保竊恐爲龜之期正不得永久徒然盜得此美名而無以副其實僅若北京人之所謂自燥其脾耳言竟又愀然不悅經在座者亂以他詞始止然自是以後龜廠老人之署名竟時發見於翰墨場中矣一日有舊門生秦某來謁公方集諸古器陳列一室如夏之鼎商之彝周之尊大率皆三代時古物古香古色斑駁陸離公徘徊其間手考據書一册摩挲而玩視之賞心悅目其樂陶陶門者持帖入白公略一寓目卽凝視手中書不發一語門者不敢再稟立待至一句鐘正進退維谷之際忽見公回眸作冷笑擲手中書於案而語曰吾早知這東西決不是秦他偏要說是秦今天拿着了他的真憑實據看他還有何說門者聞語大惑不解亟趨出以告秦某曰見則見矣但主人頗不愜謂客不當襲他人之姓蒙混求見行將與客大爲難故今日之事竊以不見爲便秦某聞之大愕自審素無冒襲他人姓氏之事而師生相處已十餘載平日又極相得何以忽生此奇念然又夙知其師實有怪僻性難保其不生天開之異想見之或多未便因卽懷疑而去未幾公忽憶及秦某來謁乃傳門者詢客何往門者素受秦某惠遂詭詞以對謂客方候見忽得感冒而歸故未及辭公知秦某本無事因卽置之旣而秦某忽郵一束至公欣然剖視見有獨木體詩一絕詩曰隴西舊族溯三秦世世相沿總姓秦一樣姓名羞襲取蘇秦本是舊蘇秦公亦莫測其來由因詢門者客來作何狀去何詞門者乃復爲秦說辭曰客來無他異惟聞主人疑其姓非真故懷惑而去公仍茫然曰余何疑門者曰小人聞主人言客不姓秦已得真憑據惟不應轉告客多言之咎小人不得辭也公

於是始恍然。蓋公新得三代時古器。而某門客辨爲秦時物。因是潛心考察。當秦某來謁門者。入白時正專心致志不暇。旁及嗣忽得一。可以證明此器之時代者。遂不覺大喜。露之言外而門者係北人。於吳語又本不甚明瞭。致誤聽不是秦之語。作不姓秦。片言相差幾鑄大錯。公乃掣小牋立書一絕。報之。詩曰：嬴秦以後有符秦。誰認朝楚與暮秦。古董先生辨古物。不曾辨你姓非秦。秦某得詩始知誤會。因復造公所相與笑述之。

仕醫妙解

某縣令聽鼓江南積二十年。未能邀上司一垂青眼。致官興索然。壯心頓死。不得已棄官業醫。懸壺市上。榜其門曰：仕醫某某大小方脈。見者皆匿笑不止。蓋某本不知醫。而腹笥便便。又盡實茅草。仕醫之名實屬創見。因集好事者數人。往請其義意。將窘辱之。謂神農之裔。世爲醫。後世稱之曰世醫。儒者閉戶讀書於學。無所不窺。世人目之曰儒醫。海外岐黃傳諸中土。吾人咸別之曰東醫。曰西醫。其他則御醫。太醫。皆供職於皇家者也。官醫軍醫。皆受僱於公衆者也。或稱知醫明醫。以自表其謙抑。或稱名醫。時醫。乃隨人所譽揚。仕醫二字。果何所本。某聞之。囁嚅不能對詰者。見其窘狀。咸大樂。正擬一闕而出。某忽若有所觸。發乃傲岸言曰：止試聽余答詞。余聞古人云：不爲良相。便爲良醫。良醫者。良相之下場也。良相能作良醫。可知官中人無不可作醫生。吾輩候補人員。旣不得志。何妨懸壺行道。仕醫二字。正恐他人之不知。余能醫。故特表而出之。使人一望而知。余爲官中人。實有行醫之資格。並非貿貿然爲之者耳。於是詰者益笑。不可仰同聲。擲揄之。并祝頌其醫業大發達。某恬不爲怪。竟欣然送諸人出。

甄士秘訣

端方好虛聲之士每至一邑必羅致當地一二名士入其幕以博禮賢下士名然葉公好龍四方之以龍來見者遂踵相接端既無以辨別其真偽祇能一一接見之如儀兼收並蓄食客固不讓乎三千之數也其督兩江時有兩生同自遠方來見端閱其刺一蘇姓繼黃其名一韓姓占魁其名皆非素稔因延蘇而拒韓令一人入見韓不知被擯由悵悵返寓舍既而蘇亦歸見韓方惆悵有不豫色乃笑述端所與語者日子毋戚戚吾爲子述被擯之理由當余入見時端正竚立以待既入座卽殷殷詢籍貫年歲及平日所學且叩來意允爲安置余窺其意誠因乘間一探擯子之故乃端謂毫無成見祇因吾子命名占魁顧名思義未能免俗而已余因是復盛道子之才能始動容今日許子明日晉謁矣韓乃悟嗣聞端幕中有紅幕韓某聲勢煊赫蓋卽占魁之化身而其名則曾經費却幾許推敲然後更定者也雖然以皮相士古人所譏今端方之相士乃能不以皮而以姓名則誠古往今來獨得之秘矣其得多士也宜哉

官場顧忌

陳某工鑽營術以貲郎得官某省太守一帆風利方在宦海中破浪直前絕不知有傾覆虞然性多疑忌雖家人父子偶爾譚笑亦須擇言而發相戒不敢觸其所顧忌未幾忽丁內艱不得已卸任而行三年守制官興益勃勃服將闋卽多方運動所謀果成熟舊時幕僚聞信咸集有某幕友初至相與追述往事知陳母遺糶不日將盤回故里因詢何日仙糶回鄉陳某聞之遽爾大怒竟揮令出不復理某幕友大惑姑囑同僚入詢罪由陳某曰渠出言不謹大非吉識棺材則棺材耳何必另舉他名卽不然靈柩亦可遺糶

亦可。又何必於糶字上用一仙字。令人不慣聽聞。試問渠之所詢。何日仙糶還鄉。一語其字音與何日卸任還鄉有何區別。余丁憂三載。清苦自不待言。今日服闋。幸有回復原任之信。乃渠竟不知擇言於余。未蒞任之先。卽詢及卸任之期。其不祥孰甚。且棺材二字。寓有陞官發財之機。爲我儕宦途中人所最樂聞者。今渠反舍而不言。故意巧立名目。觸余忌諱。然則余何能忍之哉。言竟拂袖而入。某幕友竟因是被擯焉。

## 一尹乃民之兄嫂

縣令稱父母官。蓋以其臨民最親切。非高高在上者可比。所謂愛民如子。如保赤子之類。皆是也。奉省某縣令王某。出身微賤。除貪墨外。於庶政毫無所知。二尹周某。亦一流人物。年老而昏庸。一日接奉府札。因某案嚴加申斥。有縣丞爲父母之官。一語閱之不勝駭異。亟懷札往謁縣令。謂卑職世爲縣中吏胥。自幼卽習聞知縣爲父母官。一語堂翁旣爲父母官。則卑職不敢僭越。祇可稱作兄嫂之官。以別尊卑。而明階級。本府札文定屬幕友筆誤。恐堂翁疑及卑職。有意僭妄。致干咎戾。故不得不一爲表白。求堂翁曲諒之。語竟復屈膝不意。王某居官數載。并此父母之官一語。亦素未聞知。因謂本縣是個男子。祇能爲民之父。不能作民之母。汝與本縣同屬男身。亦祇可作民之兄。不可爲民之嫂。故父母與兄嫂兩字。並舉原屬不妥。汝雖知其一實。未知其二。然尊卑之分。汝旣辨別。甚清。本縣尙有何詞責備於汝耶。於是周某悚惶而出。

(完)



都門雜錄

坐觀老人編

清代野記

全書三册  
價洋六角

吳穉暉編

上下古今談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是編所載皆清代朝野軼事而詳於咸同光宣四朝所聞所見言皆撫實如同治帝之患花柳毅皇后之遭冤死某詞臣之導淫繆太太之笑話彭玉林上書文正倡言革命白雲觀道士交通宮禁奸朝貴妻皆當時所忌諱今則一一宣其秘密此為極有價值之野史文筆亦復簡潔雅馴堪與明代祝枝山之野記並傳

此為吳穉暉先生著用演義體裁將宇宙星辰風雷日月之構造之變化形形色色事事物物之新智識新作用六千年來世界之現象一一說明其理由精深之科學以淺近家常之談話出之故佳

都門雜錄

客有述及前清咸同年間大司寇趙光之女許字光緝甫觀察為室當時所稱趙三小姐通國皆知亦巾幗中之鬚眉也相傳有人出一上聯云趙光之女光趙氏久未得對適福建某孝廉以大挑知縣出宰寧省之江浦遂續成下聯云江浦知縣浦江人妙有事實湊合否則至今猶虛懸無偶也

陝西巷有天然居菜館日前偶與朋儕小飲於其間客言天然居舊有聯語云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頗難作對余謂前人似有對過者然一時不能記憶耳余乃勉續下聯曰人來外交部部交外來人蓋謂我國對於外人不過接待應對以盡虛文若論實際上之交涉未有能佔勝利者也

對聯之巧必有事實發生方能湊合者如裕祿祿萬鍾張勳勳二位妙在一裕字一張字饒有意味又如四世三公繩祖武一朝總統繼孫文祖武孫文尤為巧不可階近人新得一聯云物華天寶啟秀一時朱啟鈴梁啟超聖君賢相世續勿替徐世昌袁世凱世續啟秀均為人名亦頗新雋也

都中戲園都係舊式未便輕易改作即此一端足見北方人舊腦筋之健旺大柵欄廣德樓亦百年前舊築也近因女伶鮮靈芝劉菊仙等排演新劇摹仿舞臺佈景亦稍有改革思想客有述及廣德樓之歷史言清穆宗好冶游曾在廣德樓聽劇當時有詞臣王慶祺者在弘德殿行走實導上以荒淫穆宗賓天後宮中御用春方有署名臣王慶祺進者大為詞林詬病時人有贈以聯語云弘德殿廣德樓且喜詞臣通詞曲進春册服春方可憐天子出天花蓋紀實也

古來名士風流吐屬蘊藉雖走馬章臺亦有佳聯傳誦如如意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秋

第

二

集

芙。云。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近。則。專。事。徵。逐。罕。談。風。雅。八。大。胡。同。中。欲。求。一。渾。成。之。聯。幾。如。鳳。毛。麟。角。偶。見。素。仙。一。聯。云。卻。嫌。脂。粉。污。顏。色。別。有。天。地。非。人。間。集。唐。爲。聯。而。能。暗。嵌。人。名。又。阿。鳳。一。聯。云。晞。髮。陽。阿。吾。已。老。收。香。么。鳳。意。難。忘。阿。字。極。難。嵌。此。聯。雖。屬。假。借。然。亦。可。稱。佳。構。頃。在。朱。鳳。處。見。有。一。聯。云。丹。朱。之。不。肖。赤。鳳。爲。誰。來。一。集。孟。子。一。集。飛。燕。外。傳。無。限。傷。心。語。盡。在。此。十。字。中。撰。贈。之。人。其。亦。潦。倒。京。華。不。得。志。於。時。者。不。然。何。其。言。之。突。兀。不。平。耶。

都。中。競。尙。文。虎。前。清。潘。文。恭。公。製。謎。如。臣。東。隣。有。女。窺。臣。已。三。年。矣。射。唐。詩。總。是。玉。關。情。虛。實。兼。到。可。謂。絕。無。僅。有。民。國。以。來。此。風。久。已。闕。寂。間。有。一。二。報。紙。製。謎。徵。射。然。底。面。絕。少。可。傳。之。作。余。前。製。近。人。新。謎。已。登。記。於。神。州。叢。報。近。又。新。製。數。條。如。任。公。子。上。釣。臺。射。顧。鼇。春。色。先。從。柳。上。歸。射。楊。度。直。搗。黃。龍。府。射。金。邦。平。底。面。尙。稱。平。穩。不。過。無。特。色。耳。相。傳。清。孝。欽。后。於。宮。中。曾。製。一。謎。面。爲。一。佳。字。射。易。經。射。雉。一。矢。亡。亦。頗。巧。慧。孝。欽。多。才。卽。此。可。見。一。斑。也。

詠。史。詩。亦。有。借。題。發。揮。隱。寓。傷。時。之。意。者。有。署。名。寄。塵。者。詠。郭。隗。云。燕。昭。欲。得。士。先。自。郭。隗。始。爲。築。黃。金。臺。待。士。乃。如。此。士。以。黃。金。來。卑。鄙。亦。可。恥。宦。途。一。利。數。以。官。而。爲。市。天。下。重。黃。金。此。風。已。古。矣。詠。荆。軻。云。燕。丹。得。壯。士。乃。遣。入。咸。陽。圖。窮。七。首。見。利。刃。何。鋒。鏃。一。怒。獨。夫。懼。天。地。爲。低。昂。一。刺。卽。不。中。俠。氣。充。肺。腸。同。報。復。讐。志。椎。擊。張。子。房。詠。賈。誼。云。賈。生。不。用。世。世。非。棄。賈。生。得。君。如。漢。文。其。道。竟。不。行。言。事。太。激。烈。一。疏。令。人。驚。哭。泣。以。死。亡。齎。恨。何。由。平。其。才。不。見。用。反。以。保。令。名。詠。揚。雄。云。名。世。重。氣。節。不。在。能。文。章。咄。咄。揚。子。雲。文。字。無。光。芒。甘。爲。莽。大。夫。屈。節。而。事。王。劇。秦。美。新。文。功。德。頌。皇。皇。投。身。天。祿。閣。奇。字。反。爲。殃。詠。曹。

操。云。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以。是。論。魏。武。此。意。有。誰。同。人。言。亦。可。畏。色。喜。非。由。衷。奸。雄。餘。吐。罵。天。道。豈。夢。夢。自。比。周。文。王。猶。以。臣。節。終。詠。陶。潛。云。淵。明。歸。去。來。松。菊。存。三。徑。不。受。折。腰。祿。田。園。聊。遣。興。富。貴。非。吾。願。萬。事。分。所。定。登。高。而。賦。詩。吟。成。山。谷。隱。更。日。飲。美。酒。長。醉。不。願。醒。別。有。寄。託。亦。近。今。之。傷。心。人。也。

天。氣。新。涼。每。於。休。沐。之。期。與。客。酒。樓。小。飲。輒。取。女。伶。店。招。等。名。作。游。戲。詩。鐘。如。潤。身。女。浴。所。七。唱。云。渭。流。漲。膩。分。餘。潤。池。水。華。清。現。色。身。望。園。四。唱。云。月。逢。既。望。蘇。游。璧。目。不。窺。園。董。下。帷。劉。喜。奎。首。唱。云。喜。兒。小。字。宜。歌。妓。奎。宿。文。光。耀。舞。臺。金。玉。蘭。四。唱。云。橫。陳。玉。體。嬌。無。力。浴。罷。蘭。湯。別。有。香。又。作。李。鐵。拐。斜。街。碎。錦。云。李。花。遍。種。河。陽。縣。鐵。騎。橫。衝。拐。子。軍。楊。梅。竹。斜。街。碎。錦。云。飛。上。楊。花。隨。燕。子。脩。成。竹。屋。住。梅。妻。以。游。戲。筆。墨。爲。消。遣。之。資。似。較。狂。嫖。豪。賭。稍。勝。一。籌。也。

(完)



北里雜志

余○友○雲○公○有○五○絕○一○首○詠○局○者○曰○一○副○孤○嫻○臉○  
三○箏○斷○命○烟○阿○男○坐○過○去○弗○轉○弗○連○牽○此○殆○指○近○  
日○蘇○州○北○里○現○狀○若○上○海○則○所○謂○三○箏○斷○命○烟○者○  
已○早○取○銷○矣○余○亦○有○五○絕○一○首○曰○何○日○花○頭○做○今○  
朝○翻○幾○檯○吾○侬○堂○唱○轉○晏○歇○請○過○來○此○則○上○海○叫○  
局○之○現○狀○也○

(叢花)

無愁合寵隨筆

# 習字之好模範

本局搜羅海內最新西法精印與原本絲毫無異足為習字模範下列各帖尤為習字者所必備初學中等小學範學無不適用

顏真卿楷書雙鶴銘帖	顏魯公楷書習字帖	歐陽詢楷書九成宮帖	歐陽詢楷書皇甫君碑帖	褚遂良楷書公孫大娘碑帖	柳公權楷書玄秘塔碑帖	蘇軾楷書醉翁亭記帖	黃山谷楷書幽蘭賦帖	趙孟頫楷書壽春堂記帖	趙孟頫楷書觀音殿記帖	趙孟頫楷書充國頌帖	趙孟頫楷書福神觀記帖	趙孟頫楷書習字帖	董其昌書勤政殿勵學箴帖	姚孟起楷書壻塔銘帖	黃自元楷書臨九成宮帖	黃自元楷書臨陶墓表帖	黃自元楷書臨皇甫君碑帖	黃自元臨華林園集詩帖	王仁堪楷書習字帖	何紹基楷書習字帖	何紹基楷書習字帖	成親王楷書歸去來辭帖	成親王楷書竹枝詞帖	曾國藩楷書竹遊記帖	張文襄楷書習字帖	陸潤庠楷書習字帖	以上大楷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鍾可大小楷靈飛經帖	祝枝山小楷習字帖	董其昌小楷習字帖	馮閣學小楷臨書譜帖	劉春霖小楷大唐聖教序帖	劉石庵小楷習字帖	以上小楷	王羲之行書斷碑帖	黃山谷行書習字帖	米南宮行書天馬賦帖	董其昌行書神道碑帖	劉石庵行書漁家樂帖	鄭板橋行書習字帖	以上行書	蘇東坡草書滿江紅詞帖	岳武穆草書習字帖	米南宮草書十七帖	趙松雪真草千字文帖	文衡山草書習字帖	董其昌草書習字帖	以上草書	周興嗣隸書千字文帖	錢梅溪隸書習字帖	陶濟官隸書龍藏寺碑帖	金冬心隸書書畫小記帖	以上隸書				
冊九分	冊五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冊一分

上海文華書局發行 各省分行



# 無愁龕隨筆

真假皇帝

南巡。佚事故老。多能言之。然東鱗西爪。勿成片段。且所言有類迷信者。震於帝王之淫威。無限用能。一話一言。垂諸久遠。而勿敝實則。凡吾國民崇拜帝王之忱。愈熱。卽科舉得官之心。愈濃。蓋皇帝之尊。非直口含天憲而已。而山川百靈。往往及時效順。媚茲一人。余聞故老言。御駕幸鴛湖。夜泊北麗橋。北麗橋故多蚊。皇帝至。蚊偶潛蹤。皇帝顧左右笑曰。這裏頗好。沒得蚊子。北麗橋至今無一蚊子。

故老又云。聖駕所過。警蹕清塵。靜悄悄地。鴉雀無聲。紳耆官吏。及田夫野老。無不伏謁。道左若蛙蹲兔伏。無或聲息。纍纍道左。黑影相望。皆普天率土之臣也。皇帝出時。或乘馬。同時有五騎。騎各皇帝方面。大耳隆準。豐顏黃龍袍。朱鞘劍。無絲毫之異。孰皇帝孰非皇帝。無與辨也。又或坐轎。則有同類之輦子。五黃幄繡幃。翠華搖搖。輿中人面亦難詳。定車行且疾。迅余思炸彈之製設。使當日已曾發明。雖甚戒備。亦必無濟。終清之世。無南巡盛典。未可知也。

時居民迎謁。聖駕者人。懷惴懼之念。崇德一邑地。當嘉浙要衝。自杭至禾。必經由者。聖駕幸鴛湖。道出崇德。西城故有黃葉村莊。爲邑紳吳孟舉別業。有小蓬萊一笛樓。諸勝。今則該莊久已荒廢。但有蓬蒿沒人。山石碌亂而已。余曾一遊其地。當駕幸其地時。地方官出不意。供張急促。窘迫難言。官紳計議。御輦經行之處。宜用細沙布地上。鋪黃緞。一夕間。綢鋪中黃綾黃緞。悉被購盡。尙爾不敷。則更搜之。大家復不足。至并寺院。案圍椅。披悉予湊。數未幾。駕過居民。伏謁。昂首以覘天顏。有顧氏女者。年及笄。而未嫁。與故

老爲葭。葭。葭。隨衆伏謁。皇帝者與自餘假皇帝。或先或後。並駕而行。俯見顧女。因曰。好大臉。語音清晰。字字入耳。女聞言。遂於是夕震恐死。

凡鋪戶或人家迎謁皇帝者。駕未過。盡人各閉戶。不迭。因聖駕之後。隨以無賴旗丁無數。若蒼蠅。然人稱之曰。京叫化。強硬無理。一闖入室。銀錢米物。誅求無厭。是等人亦在御前。偶有一差半職者。實則有一轎夫。即有無數若干之化名。轎夫若蛆。附然。特彼等舉動甚類強盜。謂爲叫化。猶若不倫。每經燭鋪。紅燭數百頃。刻立盡紅燭。去心包以麵餅滿口。大嚼。謂爲無上食品云。

### 陳木扇

陳木扇之名甚奇特。可喜。予述真假皇帝之後。偶憶及之。試一考校。亦有皇帝氣味者。然此皇帝遠且五百載。皇帝之遺骸。至并輕塵。勿留人間。有之。但歷史中數行墨迹耳。而木扇高張。至欲與天地同休。異已。予念高宗南渡。留吾浙之紀念者。實至多。若金鎗班巷。銀鎗班巷。過軍橋。車駕橋。六部橋等。皆發生於皇帝南渡之日。而陳木扇亦爲紀念中之一物云。

予至崇德。見南門外多有陳氏婦科之市。招而冠世。傳御醫四字於上。或竟大書特書曰。陳木扇婦科。其門首必有一硃紅漆色之木掌扇。高或及簷。異而詢人。方知此係南渡故事。先是崇德陳氏有產科祕方。以投人無勿應手者。御舟過崇德。其妃忽產子。勢甚危急。天子蒙難。急切中。御醫勿可得。或薦陳婦一藥。而安。遂賜官扇。褒寵之。嗣是陳木扇之名大噪。而冒牌者亦紛起。然曩聞故老言。陳氏醫金。僅制錢六十文耳。而猶不憚冒牌。若此。或亦以遠代皇帝之一顧盼。以爲榮。非僅金錢關係耶。

余前紀南巡佚聞皆崇德事蓋故老流傳閨中之人幼而飫聞耳既熟遂能詳耳余稿成既數日偶語他事閨人躍起曰噫南巡佚事瑣喋勿休奇行義烈遺忘勿叙闡幽光勵人心其謂之何且此事知者多知而能言言而不能紀紀而不能傳湮沒等也幸有可傳之機則葉八姑娘之事又烏可以不傳

葉八姑娘之姓氏排行雖具悉而其名不可得意者曩時閨媛以字行者稀即有小字亦矜祕勿傳而吾書僅能以葉八姑娘傳猶幸也八姑知書而能文貌又極美此考案非若嚮壁捏造者人言皆然宜可徵信也尤有奇異之事則八姑娘且善屬時文精而且當老輩咸許可故八姑娘時能爲阿兄捉刀考書院試月課無勿利者八姑娘之父爲老貢生澤家學者深且聰明而好弄巾幗之選且具頭巾之才人驚其學八姑娘之名遂益噪

余狀葉八姑娘遂有一古裝女子往來余心目間蓋據故老言乾嘉間女子服飾不與今同彼時女帽尙黑垂尖角於眉心厥名包頭又有玉鳳綴包頭上口銜串珠飄垂及額衣長領衣白綾爲緣繡花其上輕裙長袖飄飄欲仙而八姑豔名噪一邑天然國色脂粉青年皆自歎勿及

十全老人謁陳墓之便觀潮海寧道出崇德遂幸黃葉村莊而八姑美色遂爲御前一侍衛所喜詫爲南方佳麗絕無僅有者侍衛年壯矣未有室家欲得之心頗堅命人致詞託言進御小豎謂彼欲據以自私耳使者命令極嚴重禍福只在轉移間時八姑方刺繡衣爲藍緞白領之長半臂繁花密葉媚態如生蓋葉娘之嫁期近矣心中私喜爲工速而佳驟聞是言驚痛無一語急起入室取一物大若指頂白逾菱肉

亟吞入腹不逾時而全家號哭之聲震動天地侍衛審狀確遂巡去

八姑娘之未婚夫曰顧官人親上增親親誼益固八姑娘所吞者爲飾包頭之玉鳳亦顧家聘儀也顧皇  
帝已去而八姑娘竟不死懨懨一息顧官人憂惶甚但愛莫能助會有走方醫過境狀若風狂搖串鈴負  
布招大書神符治病疑難怪症立見奇效顧大喜與語病源且謂病倘愈縱毀家亦匪恤醫笑曰吾術以  
濟人爲職志傳授時必設誓無乘人於危且貪財則勿靈矧葉娘子節義可嘉寧有坐視不救之理使人  
導以往醫釋負視病人迄遂出黃紙書神符若蚯蚓數凡三焚香且誦咒且虔祝焚符盂水中俾速飲有  
頃醫近前舉掌駢指擊葉女後腦三女驚呼頃刻間腹痛若割立如廁下宿物如瀉開昔腸墜者今氣舒  
矣腹中空空若無物矣醫既奏功遂書安神符三付家人謂胡兒可恨車駕數過殃民甚矣與酬勿受飄  
然竟去知者罔勿歎異之

鳳既下湔滌可百次俾衆傳觀物猶曩物而胸背間絡紅絲數周皆爲縷縷之血痕而成鮮明澄澈若生  
成者人以爲異視等寶物矣于歸之夕鳳亦伴嫁而至衆客矜異賦催妝詩有以紅絲鳳爲題者佳話盛  
傳一時云

女既適顧伉儷之篤逾常人生死富貴不足動心宜愛情之可感矣惟葉無出以吞玉受傷每經轉痛若  
死逾一晝夜方寧貼進百藥罔效顧官人爲娘子摩腹恆達且不休也生雖絕後葉強另娶每不應購婢  
爲室亦勿與共枕席曰吾感娘子義忍自蹈不義哉竟撫螟蛉爲顧氏後終身無二色

(完)

本劇

成

獺

中華尺牘大全

布面洋裝一册  
一元三角

是書共上下二卷。上卷分政界、學界、軍警界、實業界、婦女界、普通社會界。每類之中各分細目。下卷分尺牘類、腋尺牘、選粹尺牘、摘錦尺牘、稱謂四類。兼容并包。應有盡有。閱者得此一書。往來通候。俯拾即是。可以無假他求。無論何界。均極適用。為近時尺牘中完全最美備之善本。

詳註通用尺牘

四册定價六角

內容分六大類。辭意條達。雅俗咸宜。並將普通智識社會狀況。悉行輸入。讀之可增長閱歷。書中用典。逐條註釋。並附說明。極易領會。洵社會適用良本。

中華商業尺牘

三册定價三角

內容分貨物、款項、雜件、三類。共二百十首。格式全備。詞意淺明。凡普通商業應具之知識。無不搜羅完備。平時可供研究。臨時可備檢查。洵為商業尺牘之善本。

中華高等學生尺牘

二册 定價四角

是書分十二册。每類擇事之常見者。各備一格。文字既不陳腐。又能免俗。駢散兼行。夏夏獨造。暇時閱之。可助國文進步。並延名家繕寫。對於尊長用楷書。對於平輩用行書。尤為便人學步。

中華普通學生尺牘

二册 定價二角五分

是書較初等尺牘略深。內分家庭、親戚、學校、社會、四門。共百餘首。字句簡明。稱呼措詞。尤斟酌盡善。高等小學及中學程度之學生。均可手此一編。以資研究。

中華初等尺牘

全一册 定價一角

是書文字淺顯。格式完備。所選材料。分家族、朋友、親戚、三類。兒童閱之。即可仿寫。初等小學生。無論男女。手此一編。上課自修。均極利便。

中華女子尺牘

二册 定價二角五分

內容分家屬、夫屬、戚屬、學界、四門。詞達理舉。確合女子口吻。絕不鄙俚。閨閣名姝。女校生徒。課餘繡罷。宜手一編也。

劇喜  
戍獺

英國陸軍副將 F. J. Fraser 著 半儂譯

▲全一幕

▲登場人物

(李惠廉)印度瑪佛塞英國戍軍中之軍法官。

(李德麗)其夫人。

(柏英生)夫人之表弟在軍中為下級仕官。

(列克)軍醫長。

(龐勃)瑪佛塞軍事俱樂部中之新僱用員。

(馬夫人)戍軍步隊統領馬亨理之夫人即綽號「戍獺」者也。

(希爾士)馬夫人之傳令人(即中國軍中之護兵或言服務兵)。

(屈愛斐)聯隊長屈理明之女公子。

▲劇場佈置 佈景為印度瑪佛塞軍事俱樂部。

之閱書室。

後左右三面均為印度式之白壁。

中門通後臺右方有窗左方有甲乙二門甲門

通女子更衣室乙門通藏書樓及龐勃之休息

室。

中央有圓桌一桌上有新聞紙數張場右有批

雅諾琴左右各有沙發椅一後方之左有書架

右有衣鏡壁間懸印度地圖及彩色畫圖桌椅

均印度式。

壁間顯明之處粘二紙條一曰「請靜」一曰

「勿攜犬入內」

▲時間 二月某日之下午六點鐘左右

全劇約演四十五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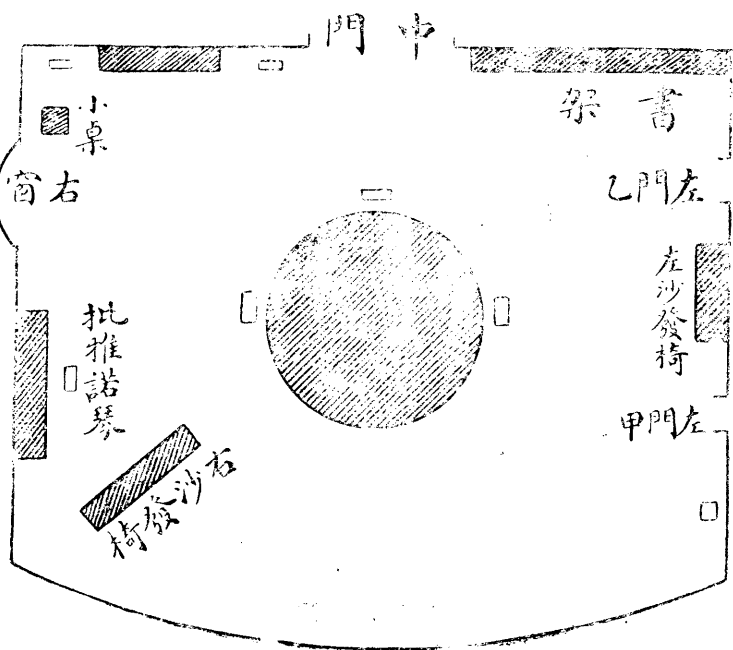
▲表情及化粧

(李惠廉)年約四十五而貌較老鬚髯作鐵

開幕之時佈景

新劇本 戊癸

易受刺激。口音薄弱。時或病。且有一習慣。



值皇急之際。則足趾內旋。服裝黑色。晨服及背心。白色。法蘭絨袴。丁尼司球鞋。白法蘭

絨襯衫。領為翻疊式。領帶係絲製。黑色。極細。狹領結。為水手式。頗不齊整。冠黑色。之球帽。手挾織一丁尼司球拍。

(李德麗)年約二十八。神經絕銳。易受刺激。目胸無主宰。而有稚子氣。膽魄絕小。而以雄心自豪。(服裝)御一時式之長衣。上披一寬大之騎馬衣。鈕扣甚大。衣袋至多。初出場時。可作騎馬裝。革靴。馬刺。不妨任意加入。第二次出場。應改作旅行裝。

(柏英生)年二十三。為翩翩之美少年。蓄輕淡之美髯。形容活潑。舉動愉快。言語簡捷。且天真爛漫。不脫少年本色。(服裝)運動衣。外套。跑馬鏡。手杖等。

(列克)年事可三十。鬚髯作赤色。體幹修偉。類武夫。顧其舉動。不一時。而沈默如醫生。時而流利如伶人。又恆吃吃作鷓鴣笑。(服



裝)草帽。黃皮鞋。衣新而製作極拙。領袖均係新洗。手一行杖。(注意)有呼之為醫生者。輒縳眉。若呼為軍醫。長則大悅。

(龐勃)常服。

(希爾士)紅色薄絨布之衣。粗拙之陸軍帽。

(馬夫人)年約四十。舉動殊傲慢。旁若無人。

時而語調嚴厲。似是號令。時而故為媚態。取

悅其人。其自是之心。極重。故無往而不為人

所厭。(服裝)殊粗醜。御一外套。一水兵式

之草帽。絲帶乃為陸軍式。內衣亦不合時。

(屈愛斐)一二九麗人也。性極馴和。且喜沈

靜。顧不甚解事。顯係閱世極淺。而孩子氣尙

未除盡者。(服裝)為極都麗之法蘭絨球

衣。髻亦為最入時之式樣。

▲器物之設備

報紙。海陸軍雜貨單。筆。墨水。紙。

批雅諾琴上之蠟燭。火柴。桌燈。電報。二封。樂譜。黃皮戲曲。印刷之命令。水一瓶。小狗一頭。



劇喜  
成癩 (劇文)

〔幕開。馬夫人自(中門)入場。行近(左門乙)。  
〔向門外呼喚〕



〔馬夫人〕 龐勃！龐勃！！龐勃！！瓊夫人借去的  
的。〔希倫屈里維揚〕 (書名) 還來沒有呀。沒

有麼。豈有此理。莫非他因他丈夫是這俱樂部  
中的名譽書記。所以他有首先借閱最新書籍  
的權利麼。好東西。笑話極了。

：呀。龐勃。你說些什麼。有人  
要借「愛德安娜」與「擺擺  
拉提林」(均書名)麼。這有  
什麼不得了。你可回說馬夫  
人。尙未看完。咧。此外不容多  
話。他們要無理取鬧的催逼  
我。不是自討沒趣麼。：「龐  
勃自(左門乙)入行舉手禮。  
—：龐勃。我很願意你知道。  
我在瑪佛塞的位置是怎麼  
樣。且願你當心些。此後我借的書不必老掛在  
心上。不必嘖嘖咕咕的催我。還我。是要仔仔細

第

二

集

細看的。況且這藏書樓中的書我要看的甚少。因大家所說的新書差不多我都已看過了。不過瓊夫人借去的書却是出於例外的。他久假不歸。豈不可惱：龐勃我看你的臉兒好像很不表我的同情。哼。我同你說我是馬統領的夫人。是瑪佛塞地方的第一等貴婦人。你若不聽我的話。只須向我丈夫說一聲。一刻兒就可以攆你出去。你明白不明白。可是也不能怪你。你來。此不過一星期。再過幾天。你總能自己知道。凡是有權的人。叫你怎麼做。你便怎麼做。我且問你。今晚有什麼人來。沒有有什麼男人來。沒有。

〔龐勃〕 有四個人。在外間。打克立。開脫。一個人。兒都沒有到這兒來。

〔馬夫人〕 莫非是打了尼司。未必打克立。開脫。你說對不對。還有什麼女人沒有。

〔龐勃〕 有的。屈小姐來的。

〔馬夫人〕 〔自言〕 唉。我想屈小姐不知道。今晚

又穿了什麼新奇衣服了。〔畧停。即轉問龐勃〕

……龐勃。你看見屈小姐穿的什麼衣服。

〔龐勃〕 衣服是法蘭絨製的。打扮得和男子相

似。

〔馬夫人〕 哦。那是他又買了一套新球衣了。我

倒要出去看看他。看他穿的配身不配。我想這

小姑娘的容貌。頗不惡。只須他將所有的新衣

服穿了起來。再將那深藏閨閣。不堪入目的蠢

態屏除了。我想我倒也有些愛他。〔行至窗前。

外眺〕 好像他又買了些妝飾物了。這妝飾物

是很要緊的。目下的時髦女子。沒一個不勉力

措置的。呀。那走來的不是他父親麼。想來又

有什麼軍中的號令事務。要來請教我了。唉。討

厭。每逢我丈夫到別處去了。這屈理明隊長代

管了軍務我總要被牠囉唆不清討厭討厭一人探首入窗見馬夫人在室急縮去馬夫人回首瞥見之且追且呼「呀：爲甚不進來莫非不願意和我同到紙牌室去麼屈理明：屈隊長：屈理明隊長……」

〔馬夫人自(中門)疾行而出龐勃微喟自(左門乙)下〕

〔李德麗夫人與柏英生率一小犬同自(左門乙)上〕

〔李德麗〕今天我們從側門進來經過了藏書樓到此間法子很好下次來時也該如此若果由前門進出那簡直是在馬夫人的鈕孔裏鑽過你想討氣不討氣

〔柏英生〕馬夫人是我上官的夫人有號令的權柄別說他說了他就要來了

〔李德麗〕要不然爲甚他有「軍獺」的好名目

呢〔行至窗前〕你瞧他正偕了屈隊長在丁尼司場上散步咧

〔柏英生〕果然麼好好如天之福否則就倒糟了

〔李德麗〕他常說沒有人願到這讀書室裏來據我看來大家不來的原故就因爲有了他〔就(右沙發)椅坐〕

〔柏英生〕不差不差他那麼的怪脾氣把來的男人都攆出去了男人既不來自然女人也就不願來了

〔李德麗〕你這孩子在這鄉村裏住了三個月身體也長得魁梧起來了我看了真有些害怕但是你一進那紙牌室就覺得英氣全消你說對不對我且問你的同學哥林士曾把洛克諾賽馬的最近消息報告你沒有我們那瑪利哥耶馬現在怎麼樣了

〔柏英生行近（右沙發）坐於李德麗之旁〕

〔柏英生〕 那馬已登在賽馬簿上了。目下養在哥林士家裏養得好好的。大約幾點鐘之後我已。在。洛。克。諾。試。馬。了。

〔李德麗〕 你就要去麼。請准假沒有。

〔柏英生〕 請准了。請了十天。弗里將軍是個木頭。屈隊長也隨隨便便的批准了。下一班火車我就要少陪了。這事說來真巧。要是那成獺的丈夫沒有告假。我就一輩子請不成假。我去的時候。請把你代我製的跑馬衣給我帶去。我就順道在你家裏試穿一下。好不好。

〔李德麗〕 〔頓覺驚喜若狂〕哈哈我那套跑馬衣：那套跑馬衣是我的：說起了我真歡喜極了：要知道我所有針線錢全都花在這套衣服上面了。然而我却毫不吝惜。咳。好極了。這顏色鮮明的跑馬衣。真正可愛。那底子。是純白。

的花紋。是雀蛋綠。你說可愛不可愛。

〔柏英生〕 還有什麼可愛的沒有。

〔李德麗〕 哦：我忘了：還有一頂紫色跑馬帽：更可愛：更可愛：

〔柏英生〕 都製成沒有。

〔李德麗〕 自然都已製成了。我丈夫李惠廉一些都不知道。且絕不疑心。哈哈。他雖做了一個軍法官。要探察我們婦人女子的事。他就幹不來了。他若知道了。我要賽馬。奪杯。保管大發脾氣。或者要與我離婚。也是說不定的。

〔柏英生〕 難道他不看跑馬的新聞紙麼。要是新聞紙上看見了。又怎麼樣呢。

〔李德麗〕 他是從來不看好。好像有什麼特約的。他是個法官。處處總脫不了法官派。且自以為思想高尚。差不多的事都置之不管。他又很恨我。我却也有些合他。不攏。〔起立。徐行臺際〕我。

很愛運動更愛跑馬。這是你知道的。我年輕時候會騎了爸爸的馬出轡頭不幸跌了一交大家七手八脚的把我帶回去我真惱的要死這事想來你總還有些記得。

〔柏英生〕〔起立〕是的是的。記得的。那時你跌了下來大家把你放在一只麵包籃裏提回去。我年紀甚輕還穿了一套水兵衣服站在籃旁看你你也有些記得麼。

〔李德麗〕可不是麼。柏英生我同你說我自一千八百八十：〔語調急停〕唉幾年幾月也不必說得總而言之我自從嫁與李惠廉之後說來真正害羞什麼跑馬的獎杯簡直一個都沒有看見〔露誠懇之羨慕色〕咳要是他喜歡運動做了跑馬的公正員坐在公正臺上品評人物這是何等的威風何等的可愛〔聲轉低〕那纔可和我這做妻的人相配咧。

〔柏英生〕好了不用多說了。讓我先試一試跑馬。衣試了就要動身。明天下午我從跑馬場打電報給你報告賽馬的勝負。〔柏轉身欲行李急牽其裾〕

〔李德麗〕不行我也要。去……我準要去……我是馬主人應得到場觀看且要看你騎馬的本領如何〔作決意語〕柏英生我準要去……一定去……

〔柏英生〕這也好……

〔李德麗〕那麼我明天來你能代我在旅館裏定一個房間不能。

〔柏英生〕〔自衣袋中出電報一封〕看跑馬的人甚多這却說不定我方纔打一個電報去定自己的房間大約這就是回電我還沒有功夫拆看咧〔拆閱〕「寓處已定」呀這就好了哈哈我們一塊兒去罷〔擲棄電報於中央之圓

〔桌〕上狀極粗忽。

〔李德麗〕〔作欣欣狀〕我已決意要去。看無論花幾多錢。我都情願的。你再能代我找一個房間。不能萬一。不能你能住到哥林士家裏去。讓我住在你預定的房間裏。不能。

〔柏英生〕可以。可以有甚。不可以。就叫我住在馬房裏。我也甘心的。

〔李德麗〕〔狂喜〕哎呀。柏英生。你真是個好孩子。年紀又輕。丰采又好。慢着。不必急急動身。還太早。咧。我想我既是馬主。就有到場觀看的責任。別人個個兒到場。我豈有不到之理。況且我新做了一身很俏麗的衣服。還要趁此出去。晾晾。咧。〔作急切之羨慕狀〕唉。看跑馬……看跑馬。我真要發狂了。

〔柏英生〕你真可算得一位女運動家了。〔拍其背〕

〔李德麗〕豈敢。豈敢。〔意頗自得〕這是本性如此。

〔柏英生〕我們真是同志。快走罷。時已不早了。

〔李德麗〕慢着。〔行至中央圓桌之右。就椅位坐〕我想留個字兒。給我丈夫說明。我往何處去的……呀……不行……要是說明了。去路難保。他不趁了。第二班火車來找我。或是闖進跑馬場。在跑馬旗未落之前。拉我回來。這就沒趣了。那麼……

〔柏英生〕〔順手取桌上之雜貨價目表〕寫快些……不早了……〔閱看價目表。自言〕鑽石星。是屈愛斐姑娘最喜歡的。價值不過三百五十元。今回我賽馬得了勝。準要買一個贈與他。

〔李德麗〕〔停筆凝思。作急切狀〕叫我如何寫法呢……

〔柏英生〕快些罷。沒有許多時候了。我們還要



到你家裏去停一下。還要試穿跑馬衣。若你有意遲延。我就不同你去了。

〔李德麗〕 那麼我寫些什麼好呢。〔柏行至後方狀至焦灼〕

〔柏英生〕 隨便寫些什麼都可以。不過一個丈夫。有甚大不得了。嚼嚼嘈嘈。真正是庸人自擾。

〔力搖其椅背現怒色〕

〔李德麗〕 別搗亂。我寫了嚇他一下罷。〔振筆疾書〕 寫好了。放在什麼地方呢。哦。有了。龐勃。

……龐勃……〔龐勃自〔左門乙〕入〕 這一封。信。待。李。惠。廉。先。生。從。紙。牌。室。到。此。地。來。找。我。的。時。候。你。就。交。與。他。〔龐勃點首〕 哦。柏英生。好了。坐什麼車子去呢。

〔柏英生〕 快走罷。外間有一輛頗好的舊馬車。等着咧。〔挽李之臂向〔左門乙〕疾走〕

〔李德麗〕 慢着。慢着。我還要對一對鏡咧。〔撒

去柏手趨至鏡前。〕

〔柏英生〕 那麼再會罷。〔自〔左門乙〕下〕

〔李德麗〕 〔對鏡畧整衣飾。回首四顧。見柏已去〕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自〔左門

乙〕 追出。遺其小犬於室內。〕

〔龐勃嘆息下。〕

〔屈愛斐自〔中門〕上手挾了尼司球板。〕

〔屈愛斐〕 〔自言〕 柏英生和他的表姊李德麗夫人同坐了一輛馬車出門而去。看他們快樂到什麼似的。哼……好……少年人真可惡。現在又有了這般的秘密舉動了……可惜他表姊年紀似乎太大了。相貌也不過如此。〔坐於圓桌之右〕 咳。我現在竟成了一個被人妒忌的女子了。且不管他。還是讀我的新聞紙待他們回來了。再說。〔取桌上新聞紙而讀之。顧態頗不安。未幾即停讀。繼續自語〕 我想這一個

表。字。實。在。最。可。恨。什。麼。表。兄。表。弟。表。姊。表。妹。總。鬧。不。出。好。事。來。我。也。不。知。道。柏。英。生。有。幾。個。表。



姊。妹。單。是。這。一。個。我。已。消。受。的。夠。了。他。家。裏。有。五。個。親。姊。妹。都。和。我。很。要。好。柏。英。生。向。我。說。若。

我。不。和。他。們。改。做。姑。嫂。的。稱。呼。他。們。一。定。要。恨。我。我。總。當。這。句。話。出。自。他。的。本。心。所。以。昨。兒。晚。

玉。體。也。到。印。度。來。可。憐。可。憐。然。而。是。我。三。生。之。幸。只。恨。他。來。得。太。遲。〔音轉高〕屈。姑。娘。恕。我。唐。

上。他。向。我。求。婚。我。……咳。那。可。厭。的。列。克。醫。生。又。來。了。氣。數。氣。數。讓。我。讀。高。些。誰。和。他。羅。皂。〔高聲讀新聞紙〕

〔列克自〔中門〕入〕

〔列克〕〔自言〕一。人。在。此。麼。

巧。極。巧。極。〔趨至桌左〕屈。姑。

娘。晚。安。

〔屈愛斐〕晚。安。——〔讀新。

聞紙如故〕

〔列克〕〔自言〕這。樣。嬌。嫩。的。

突請問姑娘今晚見着馬夫人沒有。

〔屈愛斐〕 是的。自然見着的。〔自言〕 不如打發他滾蛋。〔起立至右窗前。〕 列克隨之。屈愛斐遙指窗外。〕 你瞧。那不是麼。不立在球場上看打球麼。方纔他見了我。也曾提起你的。你何不到球場上去看他。〔回坐桌右。遺列克於窗前。〕

〔列克〕 不。我不去。這樣的好機會。馬夫人從來沒有賞賜給我們姑娘。我同你說。我現在正想排一齣戲。并且……

〔屈愛斐〕 不差。馬夫人演戲的技藝甚好。你去請他罷。他是個大戲劇家。

〔列克〕 別說他。我現在正要請你咧。〔行近中門。〕 倚背於門。作決意狀。〕 你瞧。我想把這本戲。〔自衣袋中出黃皮戲曲一本。〕 到根納爾戲院中去演唱。一回。馬夫人是不能派他做主角兒的。他無論唱什麼戲。別管戲情如何始終

脫不了他馬夫人的獺派。所以這一回戲。我簡直不請他上場了。況且這本戲中的重要人物。是個女英雄。品貌既佳。年華又富。若非姑娘的天生麗質。誰也扮不像他。偷叫馬夫人扮他。真是老怪裝妖了。所以……〔馬夫人推中門而入。〕 列克大駭。

〔馬夫人〕 〔狀甚愉快。〕 哦。列克軍醫長。晚安呀。我說錯了。該說軍醫長。列克纔好。嗟。那是什麼。那本黃皮小書。莫非又要演戲了麼。你真是個戲迷。要演戲是總少不得我的。我快要被你累死了。給我。看。那是什麼戲。〔馬夫人伸手。列克不知所措。〕

〔列克〕 是……這這這……我我……

〔馬夫人〕 〔語氣嚴厲。〕 給我看呢。〔列克授黃皮書於馬夫人。狀似不願。〕

〔列克〕 〔語氣極弱。遲遲而言。〕 老實說。這回

我。並。不。要。請。教。你。

〔馬夫人〕 呸。你。昏。了。你。當。我。從。前。歷。次。幫。了。你。的。忙。這。回。還。送。上。來。幫。你。麼。豈。有。此。理。難。道。我。這。麼。不。值。錢。不。過。我。的。天。性。喜。歡。助。人。演。戲。更。起。勁。你。別。不。說。好。像。我。這。樣。的。演。戲。本。領。恐。怕。旅。居。印。度。的。英。國。僑。民。沒。有。偌。大。的。福。氣。看。

〔屈愛斐〕 〔自言〕 好。誇。口。然。而。很。好。一。物。一。制。列。克。那。東。西。只。有。獺。可。以。治。他。

〔列克〕 但。是。主。角。兒。不。是。……

〔馬夫人〕 哦。我。知。道。了。你。以。為。我。配。不。上。做。主。要。角。兒。不。是。呢。這。算。不。了。什。麼。事。掃。邊。角。兒。我。也。願。做。的。我。且。問。你。佈。景。怎。麼。樣。

〔列克〕 R、A、戲。院。裏。佈。景。和。傢。具。都。全。備。的。我。就。打。算。在。那。戲。院。演。唱。

〔馬夫人〕 你。說。的。什。麼。〔作驚詫狀〕 R、A、戲。院。麼。是。不。是。要。到。R、A、戲。院。裏。去。演。唱。麼。豈。有。此。

理。我。們。是。軍。人。不。論。佈。景。有。無。總。應。得。在。自。己。的。聯。隊。劇。場。演。唱。萬。不。該。到。別。處。去。我。再。問。你。奏。樂。的。人。有。沒。有。屈。愛。斐。姑。娘。一。手。琴。是。很。好。的。

〔列克作手勢表示屈亦在室之意馬回首見屈。〕

〔馬夫人〕 原。來。你。亦。在。此。好。極。好。極。就。請。你。奏。琴。罷。你。肯。不。肯。〔向場左行〕 這。戲。的。音。樂。是。很。容。易。的。你。這。樣。聰。明。一。會。兒。就。練。熟。了。

〔列克不語暗以手勢囑屈謝絕〕

〔屈愛斐〕 馬。夫。人。我。想。我。學。不。好。的。別。到。場。獻。醜。且。我。也。有。些。不。願。意。……

〔馬夫人〕 傻。孩。子。奏。琴。是。很。好。的。呢。一。齣。戲。要。演。一。黃。昏。冷。冷。的。在。客。座。上。坐。一。黃。昏。豈。不。要。累。死。

〔屈愛斐〕 冷。冷。的。在。琴。旁。坐。一。黃。昏。更。要。累。死。

還是看戲好些。

〔馬夫人〕好好那麼我琴也不要你奏了戲也不許你看若來看戲我把屏風擋你起來……

龐勃……龐勃……天暗了拿燈來……這一套樂譜我自己來試一下我想這曲一定很好聽普通的戲曲萬萬比不上他我來盡力試一試。列克你瞧我一定弄得好。

〔列克作失望色〕就（右沙發椅）坐敢怒而不敢言。

〔列克〕好的夫人一定弄得好〔自言〕好字是他的口頭禪他樣樣好的。

〔馬夫人〕〔自撫其髻〕你想我這頭髮還是垂下好看呢還是吊起來好。

〔列克〕吊起來好快快吊起來馬夫人快吊起來〔自言〕不如連他人也吊死的好。

〔馬夫人撫琴〕粗心浮氣畧按數節龐勃持燈

自（左門乙）入馬即起立與龐勃語屈就琴旁坐。

〔馬夫人〕〔冷視龐勃〕這俱樂部的事務實在難辦現在他們一個個都不來了真是笑話然而我想我已盡力辦理他們心上有甚不合宜我也管不了多少聽他們去罷（瞥見李德麗夫人之小犬方踞坐椅上）李德麗夫人的惡狗又來了混帳東西想來他自己沒有面目見人所以叫惡狗來做他的代表龐勃……龐勃……〔時龐勃已退至門際聞聲復入〕

〔龐勃〕是……夫人有什麼話……

〔馬夫人〕難道你還不知道這俱樂部中的規則麼你瞧〔手指壁間紙條〕那是什麼讀給我聽。

〔龐勃〕〔作遲疑狀〕勿攜犬入內。

〔馬夫人〕原來你知道的麼既知道了就該

實行快將那惡狗攆出去〔舞手作叱犬聲〕

……咻……〔犬狺狺吠〕滾出去……惡狗……

〔列克及屈愛斐嘿觀馬夫人之狂態頗以為樂〕

〔龐勃〕請夫人饒了我罷我骨瘦如柴那狗兇猛似虎要是被他咬了一口誰來償命呢

〔馬夫人〕胡說你若不將狗攆出去我便在二十四點鐘之內攆你出去 〔龐勃無奈取桌

巾一包小犬於其內攜出室外手戰動不已狀極驚怖〕來屈小姐讓我瞧瞧你究竟能做些

什麼……呀那不是我的傳令人麼〔注目窗外〕咳為甚今天的軍事命令這時還不見送

來然而總司令〔意謂其夫〕告了假弗里將軍做了代理人什麼笑話都有的這也不足深責

〔行至窗前〕希爾士……來……命令……

〔希爾士自窗外行敬禮授命令於馬夫人〕

〔屈愛斐離琴位就桌左椅位坐列克則坐於桌右〕

〔列克〕〔向屈言〕被他鬧死了我想不如到紙牌室去的好

〔屈愛斐〕我也想到紙牌室去但是不……我要回家去了你若看見了我爸爸請你向他說今晚早一些回來因我正有些感冒咧

〔列克〕什什麼……感冒麼……姑娘……

〔隨身出寒暑針一且緊執屈手〕我來給你診視

〔屈愛斐〕〔撒去其手〕你還是快快兒走罷老實說我並不害甚病不過一個你一個他都

是瘋狗似的向我狂吠我就不得不害病了

〔列克〕那麼再會罷要我拿些白蘭地你喝麼

〔屈愛斐〕不要謝謝你請你同我爸爸說一聲就好了

〔列克下〕

〔馬夫人〕「時尚在窗畔」希爾士我騎馬衣上的陸軍銅鈕扣已擦乾淨沒有明天早晨我要穿了出去看操的

〔希爾士〕已擦好了。〔行敬禮而退〕

〔馬夫人〕「徐徐回至場中拉雜自言」希爾士行禮的姿勢倒還好那斐柏倫小子向我行禮老是傻裏傻氣形狀異常蠢笨前禮拜我已寫信到英國告訴他母親他母親聽得兒子這樣沒出息不知道氣得怎樣咧……還有那威克生也是個怪物叫口令的聲音粗蠢的和打敗鼓一般咳可憐可憐。〔就（右沙發椅）坐〕

亨理（其夫之名）早就要求斥退他還是我替他說情留營察看一月這也是他的運氣……現在亨理告了假囑我代爲留心操場事務我更忙了。〔讀命令〕好好好。柏英生給假十

日」給假十日弗里將軍這樣糊塗屈小姐你父親也是個糊塗蟲竟批准了好好。〔高舉命令示屈愛斐〕

〔屈愛斐〕「趨就馬夫人露詫異狀旋與馬同坐沙發椅讀命令」真的麼……柏英生給假十日……〔自言〕奇怪奇怪爲何他竟不同我說起難道前事一筆勾消了麼。〔雙睛含淚〕他既捨了我……那麼……要幹什麼呢……

〔馬夫人〕「起立挽屈愛斐之臂」這班代理司令官真是好東西氣死氣死我丈夫在軍中的時候從來不聽說下級軍官請過十天假哼現在他一離營弗里將軍已允許六個士官往洛克諾去跑馬也可算得至矣盡矣不料他猶以爲未足連那柏英生要請准了整整的十大天假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向

「屈作恐嚇語」我警告你一個少年告了十天假可不是好事呢他借了許多騎兵騎馬而去這十天之內就使是好孩子也包管被他們帶累壞了噢若你不想些法兒他難保不把你與他的關係斷絕另行結識別個女子或者他十天假滿回來已和別人結了婚也是說不定的呢。

〔屈愛斐〕〔大恐〕但是你○想○柏○英○生○竟○是○這○等○人○麼……

〔馬夫人〕我○雖○斷○不○定○然○而○各○下○級○士○官○全○都○如○此○的○我○倒○有○些○為○你○可○憐。

〔屈愛斐〕你○說○他○騎○馬○而○去○我○想○未○必○大○約○坐○了○P. O. 船○去○的○這○船○我○亦○常○坐○他○亦○常○坐○既○坐○了○船○就○無○惡○同○伴○累○壞○他○了。

〔馬夫人〕哦……不○差○不○差○說○到○坐○船○一○定○是○坐○的○二○等○艙○我○們○聯○隊○的○聲○名○從○此○掃○地○了○唉。

你是○好○好○一○個○頭○等○客○的○資○格○為○甚○交○結○這○一○個○倒○霉○朋○友○呢。

〔屈愛斐〕這○也○未○必○頭○等○二○等○只○隔○一○網○上○流○社○會○人○坐○二○等○的○很○多○未○必○失○去○什○麼○面○子○況○且○我○的○陪○護○婦○唐○媽○說○坐○在○頭○等○裏○和○頭○等○客○交○際○太○拘○束○這○話○很○有○理○將○來○我○不○坐○頭○等○了○照○你○所○說○不○免○太○過○分。

〔馬夫人〕〔復坐下與屈畧近〕好○一○個○唐○媽○好○一○個○唐○媽○唉○現○在○世○界○上○好○人○竟○找○不○到○了○即○以○瑪○佛○塞○而○論……即○以○女○子○而○論……即○以○李○德○麗○而○論……你○也○說○他○好○我○也○說○他○好○哼○哼○只○可○惜○他○太○好○了○〔大樂〕我○實○在○不○願○聽○這○些○謊○話○可○知○道○人○言○嘖○嘖○現○在○大○家○都○知○他○不○是○好○東○西○了○〔搖其首揚揚自得〕

〔屈愛斐〕〔正色而問〕你○怎○能○知○道○他○不○好○呢……



〔馬夫人〕「倚背於沙發椅之一角旋即起立。

矯飾其妄。」唉。小姐這件事我不來和你多辯。

了。總而言之。苦惱的李惠廉已被他累得不死。

不活了……我預料他家一定要破產到了那。

時大家都驚異。我却要儘先買幾件上等的破。

產貨……呀。他丈夫來找他了。可惜他不在此。

間。〔李惠廉由門中入〕李先生。晚安。〔

佯笑〕尊夫人不在此地。

〔李惠廉〕我不知道他往那裏去了。龐勃……

呀……屈小姐。晚安。我想龐勃總知道內人的。

所在的。〔龐勃自〔左門乙〕入〕龐勃。你

見李夫人……

〔龐勃〕見到的這是一封信。〔以信授李〕

〔李惠廉〕唉！〔行至場右。屈愛斐亦起立。行

至桌左〕

〔屈愛斐〕〔自言〕他他他……柏英。生。我

要十天不能見他。我此時竟陷於悲境了。咳。我

愈想愈恨。〔李惠廉〕〔讀信畢。神色大變〕天啊……

天啊……〔棄信於地。仆於右沙發椅上。不

省人事〕

〔馬夫人〕什麼……暈去了麼……中風麼……

……龐勃快拿些冷水來……屈小姐快拿扇

子給他扇扇……想來是暫時的昏暈。不要緊

的……這位先生身體也太弱了。〔自言〕

不知道那信上說些什麼。希奇希奇。〔目炯

炯注地上之信。屈以扇扇李。龐則携水一大瓶。

自〔左門甲〕入。取水洒李。馬視信既久。不可復

耐。即潛拾而讀之〕

〔馬夫人〕〔讀信〕「親愛之李惠廉君鑒。請

恕我。茲我已不能與君久處。脫久處者。一生之

興趣索然矣。現柏英生偕我以去。汽笛一鳴。雙

輪迅鼓。自此雙飛雙宿。不復能計及君矣。君其恕我。我誠不德。然而無奈何也。君之逃妻。德麗留筆。〔大樂〕哈哈。哈哈。東西好……〔回至李之右。復擲信於地上原處。〕

〔李惠廉〕 〔畧醒〕 好了。好了。謝謝你不必

洒水了。 〔龐攜水自〔左門乙〕下。〕

〔屈愛斐〕 要請醫生不要……

〔馬夫人〕 不必。醫生有何用。這是心病。只須夫妻倆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就好了。 〔取屈手中之扇。殷勤扇李。誤擊其面。〕 咳。女子。往往

假殷勤。當時說得天花亂墜。什麼白頭偕老。同衾同穴。一會兒就忘了。那有永久的愛情。 〔霽色對李言〕 李先生要我替你寬寬衣否。

〔李惠廉〕 不必。謝謝你。我已好了。不過我心上熱血沸騰。鼻頭却不熱。請你別專扇我的鼻頭。我問你。你看過那信否。 〔屈行至場左。倚桌

呆立。〕

〔馬夫人〕 看過了。李先生。 〔強作驚異狀〕

〔李惠廉〕 這也沒有什麼大可驚奇。後來我可和你說細情。現在暫且不必說。 〔起立。拾地上之信。納諸懷中。〕

〔馬夫人〕 不差。不差。究竟爲着什麼事。我倒要打聽打聽。

〔李惠廉〕 沒有什麼事。大約他和他表弟柏英。生要好了。要好了。就私奔了。 〔大號哭〕

〔馬夫人〕 〔冷笑〕 哼。哼……沒有什麼事……

……這叫沒有什麼事麼……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 沒有什麼麼…… 〔屈愛斐暗暗垂淚。嘿就〔左沙發椅〕坐。〕 我爲想想。也有

些害羞。柏英生是個好孩子。離家到此。還沒有許多時候。已被你那壞敗家風的夫人。盡壞了。好好好。我問你。你知道他們逃往什麼地方去。

的呢。

〔李惠廉〕 誰知道……只有天知道了。

〔馬夫人〕 你不知道我却有些知道大約此時已動身了。明天此時正是花好月圓不知快樂到那步田地。咧你瞧這不是打給柏英生的電報麼。〔取桌上電報〕 看了這電報大概總可以有些頭緒了。這電報是洛克諾旅館裏打來的。我讀給你聽。〔讀〕 「寓處已定」

唉……〔面爲喜色聲則爲悲調〕 這事

太真了。〔李惠廉起立欲向中門而出〕 你到

那兒去。李先生……〔阻李使不行李窘甚

馬之面色似甚憐之〕

〔李惠廉〕 我往火車站去……

〔馬夫人〕 車開了……來不及了……

〔李惠廉〕 不管不管貨車也好趁的單放一輛車頭也好的……〔龐勃偶自〔左門乙〕入〕

〔馬夫人〕 那麼我跟你一塊兒去……

〔李惠廉〕 不必不必驚擾你謝謝你

〔馬夫人〕 說甚話來算什麼驚擾請你替我披一披外衣我們同去。〔以外衣納諸李惠廉手中李乘其不備納諸龐勃手中由中門疾趨而出時馬頗得意旋身微笑〕 這一個好好的男子我叫他披外衣他就披外衣也可算世間少有了。那女人有了這個丈夫還要逃走豈有此理不豈有此理。〔瞥見攜外衣者爲龐勃李已不見則大怒急披衣且斥龐勃〕 龐勃……你好……你好大膽……這地方許你來開頑笑麼。〔奪戶而出疾追李惠廉〕 〔龐勃太息而下狀如前〕

〔屈愛斐〕 〔獨坐左沙發椅自言〕 咳萬事都不必提了。從前種種竟是一夢誰料柏英生竟虛僞到這步田地呢。昨天晚上他偕我在河濱



〔屈愛斐〕老實說我不願演戲你不必再題罷軍醫長。列克我極恨演戲免說罷〔讀報如故聲益高〕

〔列克〕〔自言〕這又奇了我是外科軍醫長。列克現正他把外科的頭銜革去豈有此理我從來沒有聽見誰喚我禿頭的軍醫長笑話笑話。哎呀這人畢竟是個好姑娘雖和我鬧脾氣我却。不說他壞他的相貌真美麗極了現在雖惱着還不。失其美且覺別有風韻但願他再學習些禮節就好了至於這樣的容貌還有甚話說呢。哈哈……

〔屈愛斐〕〔自言〕我願他快快走罷爲甚看見了我一個人在這兒就來囉皂不清好像要說什麼的咳討厭討厭爲甚這類的討厭人如此之多我真耐不住了。〔戰慄〕

〔列克〕〔自言〕他那副神氣我真揣摩不出

大約我心中的事已有些希望了我愈向他看總覺得我的希望愈大雖然此時我與他隔了一盞燈有些看不清楚但是他愛我的神情畢露我又何忍辜負他的美意呢我心中所要說的話自覺訥訥不能出諸口恐怕我雖不說他却天天兒希望我說咧并且希望了不止一天了。哈哈他愛我。〔揚揚自喜〕

〔屈愛斐〕〔自言〕我總要設法使他走才好此時他目光炯炯緊射了我有如我是個無可奈何的蠢豬他是個貪心勃勃的毒蚊好不可怕。〔聲轉高〕我請你通知我爸爸說我要早早回去的話你忘了沒有

〔列克〕不不沒有忘了但是我不願姑娘今晚回家太早請姑娘賞個光和我說幾分鐘話我有很要緊的話向姑娘說況且姑娘一個人在此更是說這話的好機會

〔屈愛斐〕「大駭自言」呀……來了……我怎能禁他不說呢……

〔列克〕〔狀極矜持〕我說的話並不是演戲的事請姑娘不必拒絕聽着……

〔屈愛斐〕請你慢說我實在頭痛不過千萬眞眞而又眞的頭痛你有甚麼話過幾天再說

〔列克〕「鼓其勇氣冒險而言」這句話你喜歡聽的我料你一定喜歡聽的

〔屈愛斐〕「自言」我還是出去的好這地方不能登了否則啲啲唔唔同他鬧起來還成什麼話〔急起立〕

〔列克〕姑娘你當知道這幾天我……

〔屈愛斐〕「悲甚聲容粗鹵」列克醫生這是讀書室難道你不知道麼難道你不知道室中禁止喧嘩麼我去了不和你破壞規則你若說一個人說罷〔自言〕唉此刻我還是到

那河濱上去坐坐罷思想起來恨不能跳下河去〔急自(中門)下色至沉鬱〕

〔列克〕〔自言〕這小姑娘的脾氣真大但是我很歡喜看他發脾氣是很有趣的半點鐘之前我見那老屈理明就是我將來的岳丈從紙牌室回去我看他行色蒼茫想來已把自己的女兒忘了我該在這兒等着待屈姑娘脾氣平復了然後用一輛馬車自己拉着轡送他回去唉屈姑娘你真悍極潑極可是你這種的悍這種的潑我真真心愛我真痛快〔龐勃白(左門乙)入〕龐勃你說什麼有人在紙牌室候我麼知道了我就來……〔自言〕這倒有些爲難屈姑娘這樣心旌不定總該想個方法才好此時他在室外步月若我跟他說話一定又要惱的唉現在世界上的小姑娘爲甚麼氣這麼大〔自(中門)下龐勃太息如前自(左

門乙)退」

〔柏英生偕李德麗自(左門乙)上〕

〔柏英生〕現在不過七點鐘客車要九點鐘纔開行方纔你若不寫那一封信書給你那什麼丈夫我們決不脫那郵車的班現在郵車開了趕不上如何是好(坐桌左以背向李)

〔李德麗〕胡說總是你那精選的舊馬車好那匹死馬亮亮的躡官步兩英里路起碼要走一個鐘頭那能怪得我(坐於柏右亦以背向之)

〔柏英生〕你到了家裏耽擱了許多時候找一個鑰匙又費去半天時光全是你不好那能怪得我(取桌上一新聞紙欲讀不果)

〔李德麗〕不怪你倒怪我麼

〔柏英生〕不怪你怪誰呢

〔李德麗〕好……你好……自然你好……

〔嘿坐不語〕……我總不好的……〔又嘿

然〕……呀我的潑拉司呢〔四顧室中覓狗不得〕龐勃……〔龐勃自(左門乙)入〕我的小狗那裏去了

〔龐勃〕夫人對不起已攆出去了馬夫人命我攆出去的請夫人看那紙條兒罷〔手指]母許攜犬]之紙條)

〔李德麗〕笑話笑話馬夫人是獺獺是水獺貓貓與狗是世仇拉不攉的豈有此理你去罷〔龐勃下〕若我們趁到了郵車八點三十分可到洛克諾九點鐘就可以在客棧裏喫一頓舒舒齊齊的夜飯現在喫不到的了

〔柏英生〕洛克諾旅館裏未必有舒齊的夜飯喫

〔李德麗〕比不喫夜飯總好些現在我餓了若要回家去喫了夜飯然後再去趁客車我丈夫

定要把我鎖閉起來。我今天所預備的晚飯。菜甚好。〔作懊喪狀〕都是我心愛的東西。現在竟喫不着的了。

〔柏英生〕 喫不着便怎樣呢……

〔李德麗〕 你還說冷話。豈有此理。你當知道我今天預備的東西。非但我心愛他也很喜歡的。現在只能餓着肚皮去趁火車了。

〔柏英生〕 一些小事。噤噤咕咕說個不了。真稀奇。

〔李德麗〕 我不好……你好……我是只知道刀和叉。只知道喫不知道他的他的表弟了……

……唉。柏英生老實說我真餓極了……〔旋身向柏色至不樂〕

〔柏英生〕 不如到我家裏去。我來預備些晚飯。給你喫罷了。

〔李德麗〕 謝謝你。一定弄不出好東西來。況且

你是未婚的鰥夫。我去也有些不便。

〔柏英生〕 〔笑〕 哈哈。哈哈。你這個老表姊太會避嫌疑了。

〔李德麗〕 你這個小表弟。你雖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子。究竟有些不便。

〔柏英生〕 究竟年紀輕的好……

〔李德麗〕 豈有此理。別說非禮的話。要是被人家聽見了。算個什麼。

〔柏英生〕 那麼我和你年紀相差許多。你竟避着嫌疑。不願到我家裏去麼。

〔李德麗〕 自然不去。

〔柏英生〕 到我家裏去。是要避嫌疑的。同到洛克諾去。難道就不要避嫌疑的麼。這麼說來。我們那能同往洛克諾去呢。〔起立。佯作欲出狀。〕

〔李德麗〕 慢着。到洛克諾去。是爲跑馬起見。另



作別論的

〔柏英生〕 被人家聽見了算個什麼。

〔李德麗〕 哇。我們管着自己做好了。誰管得人家。人家都是壞東西。那能管得了多少。

〔柏英生〕 你丈夫知道了又如何呢。

〔李德麗〕 丈夫與家庭在喜歡運動的女子看來。算不了什麼事。萬沒有那跑馬人與跑馬場重要。反正李惠廉和你……唉……也差不多的。

〔柏英生〕 豈敢。豈敢。我自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怎能當得起這句話……

〔李德麗〕 你你你專捉我的差頭。好好好。要是再這麼樣。我我我哭了……〔龐勃自〔左門乙〔入〕 龐勃有什麼事。電報麼。快給我。〔龐以電報授李〕 這是跑馬場來的。我也可以看得的。〔李移坐於右沙發。簽字於電報收條之上。〕

龐勃取之一嘆而下。柏則立於李後。自肩際注視電報。

〔柏英生〕 我曾和哥林士約明。請他把跑馬場的消息。時時報告我聽。不知我們的馬如何。

〔李德麗〕 別說話。我急於看電報。急的連電報封也拆不開了。

〔柏英生〕 那麼讓我來拆麼……

〔李德麗〕 不差。不差。你倒說得好聽。這個優先權。可讓給你的麼。〔急拆電報而閱之〕 呀呀。呀。不好了……柏英生……

〔柏英生〕 什麼不好……

〔李德麗〕 總是你不好……我們那瑪利哥。耶馬筋也壞了。腳也跛了。快要死了。明天就是賽馬日。如何是好……總是你不好……

〔柏英生〕 我有甚不好呢……

〔李德麗〕 〔大怒起立〕 那麼倒是我不好麼……

：「柏作驚異色。李注視之。」你這討厭貨。這還不全是你的不是麼。汝說那馬如何堅實。強壯怎麼樣了……「雙目緊射柏不少瞬。」

〔柏英生〕 馬是你買的好。不好干我甚事……

〔李德麗〕 是我買的。可是買的時候。要是你不說好。我那兒肯買你這東西。假充識馬。羞羞。

羞況且買馬不慎。不善選擇。就算是我的。不是買來之後。你豈不常說他好麼。這番登冊預賽。豈不是你的意思麼。登冊之時。我已挨到末了一個。花了幾百個盧比的登冊費。現在一起送得乾乾淨淨。豈……豈……豈不可惜。〔哭〕

〔柏英生〕 這有何難。打電報去註銷了就好了。

……

〔李德麗〕 哇……我要註銷那一個。第一個。

要註銷你。〔氣鬱浩嘆。作不可理喻狀。〕你這人活活的墮落了。我現在做了個無可依賴。

的見棄人。既無丈夫。又無家庭。要是賽馬得了。勝李惠廉。或者可以赦我的罪。現今是萬不肯赦我的。了你這個壞蛋。滾開些。我不要見你。你告到了十天假。你去安心享受罷。誰也不來伴。你……我真恨你……更恨你那可厭的跑馬……唉……幸而我那套新衣服沒有結果。在你狗身上……你和我快滾……〔柏英生〕沙發椅上掩面而泣。〕

〔柏英生〕 你叫我滾。我就滾。但是你……不過去你說你是個女運動家。如今要……恨我的跑馬。試問女運動家。竟如此麼。要我勸勸你。你不必悲戚。大概跑馬的人。有幾個得勝。差不多盡是輸的。現在馬賭了樂得省幾個錢。

〔李德麗〕 〔愈怒且哭且罵〕 混蛋……難道竟沒有人得勝的麼。你起初是怎麼說的。現在又

這。麼。說。前。言。後。語。大。大。的。相。反。還。能。算。得。話。麼。  
〔哭愈甚〕



……李惠廉是個駐印的法官是場面上人無論如何決不肯收留我的了……

〔柏英生〕 別動氣。讓我趕着車子送你回家罷。  
〔李德麗〕 〔聲甚悲〕 家麼……我沒有家了。

〔柏英生〕 這話愈說愈遠了。

多勸也是沒用。好好再會罷。我過了一刻鐘。再來等你頭腦清了一清脾氣。退了一退。然後再說別的。〔自言〕

什麼跑馬不跑馬。將來不能再和他糾纏不清了。不過這麼一來。我又失了一筆錢。愛斐的金鋼石。我竟買不成了。咳。愛斐。愛斐。請你等着罷。到明年三月。加爾克打跑馬。要。是我得了勝。准給你買一個。金鋼石。請你等着罷。對不起……〔自左門乙下〕

〔李德麗〕「自言」我……要……我……竟

……死了……唉……〔急收淚起立趨至鏡前自照其面〕呀……怎麼我一哭竟哭成這一副鬼臉了……〔自掠其髮且以巾拭淚忽聞門外車聲轆轤側耳細聽〕呀……車輪聲……還有馬夫人的說話聲……不行……我這個樣子不能給他看見看見了又要嚙嚙嚙說一大堆的「作惶急態」呀……肚子餓得來……不知道女子更衣室裏有沒有點心充飢……〔急自〔左門甲〕下入女子更衣室〕

〔馬夫人偕李惠廉自〔中門〕上〕

〔馬夫人〕「李惠廉抵門即欲引去馬夫人留之」李先生你趕着車子送我回來你真好極了慢着走我要向你說的話一句還沒有說咧——坐於桌右」我想你現在遭了不幸的命運我

倒很表同情很願幫你的忙現在雖有人告訴我們說他們兩人未曾趁上郵車但是下次的客車諒來一定要去的若我們向站長處去行賄請他不許他們上車這事很有些不便李先生若你自己去勸你的夫人也未必有效據我看來不如讓我把這件事細細的說給瑪佛塞各娘娘太太聽請他們婉勸夫人他們女子碰了女子什麼事都容易排佈的這件事可要費我的神了但是……〔色頗莊重〕這是我職任義不容辭的況且……將來如果你們夫妻倆不睦要分手的時候把他房間裏的東西拍賣我要有優先權的呢……〔李惠廉坐於右沙發椅以手掩面足趾時時內旋馬夫人注目視之若有所思繼而以油滑之語調語之曰「你對你夫人向來很好的太好了我們婦女界裏總是這麼說……

〔李惠廉〕〔正色告之曰〕請你別說他的壞處。別告訴別人。我看你的樣子很有些幸災樂禍……

〔馬夫人〕〔大憤懣〕唉……我我……你竟說出這種沒道理的話麼……笑話……豈有此理……

〔李惠廉〕我家庭裏的事情要怎樣便怎樣請你不必管得

〔馬夫人〕誰來管你。我不過看你可憐。想來幫幫忙。你不知好歹也就罷了。〔起立〕枉空是個軍界人員。說出這種沒血性的話。唉。我不能在此久聽了。〔行近右方窗口〕好月亮。好月亮。那河邊的景色真清雅極了。哦。那岸上不是兩個人影麼。不是屈姑娘麼。我知道了。他又和他的情人在那兒談心了。不行。這心是談不得的。要是談癡了。我們將來演劇。他也没心

緒了。我該去打斷他們的話頭。等演劇之後。他們儘管要好。〔自中門疾行而下〕

〔李惠廉〕〔自言聲調極悲若斷若續〕咳。德麗。苦惱的德麗。他雖有些過失。却是始終是我。最心愛的人。現在他棄了我。另偕了一個小夥子去了。我也不敢說他不好。但是他未免心太硬些。〔起立〕唉……然而總還是我不好。當初他很愛我。後來我常喜歡弄弄紙牌。往往他一個子冷冷清清的。在家中喫晚飯。有時我到更深。半夜半回去。他也悄悄兒坐着待我。我還定着心要等局完了。方纔回家。現在想來。我實在對不起他。並不是他對不起我。他棄我而去。我怎能怪他。怎能恨他。〔立於檯之中心〕還有一層。他最喜跑馬。然而買來的馬。全是劣等貨。我怕他輸錢。老不答應。有時還要說他糜費。其實他別處甚節儉。平時多費了幾個便士。

他都要哭的單是跑馬我就允許了也是不妨然而我竟不許豈不是我對不起他麼唉德麗我真對不起你現在痛定思痛越發覺得對不起你。

〔李德麗自〔左門甲〕疾趨而入〕

〔李德麗〕 惠廉你真不棄絕我麼……你說的話我都已聽見了我真受了一場好教訓我愛……我只坐了馬車到火車站隨即偕着柏英生回來此外並未往別處去然而已很可表明我的愚笨了。

〔李惠廉〕 你不是要逃走的麼！

〔李德麗〕 不不……連這個心思也沒有念頭也沒有轉一個……

〔李惠廉〕 那麼你信上說！

〔李德麗〕 信是急急忙忙寫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寫些什麼因為明天是跑馬的日期我的瑪

利哥耶馬決意要去預賽或者能得個獎杯也未可知所以要親自去走一騎。

〔李惠廉〕 什麼……瑪利哥耶馬麼……獎

杯麼……你從前不是說已把那馬賣去了麼

……

〔李德麗〕 〔音極柔和遲遲而言〕是的……惠廉……我會說過的但是……

……〔是字延音極長〕……是騙騙你

的〔仰首微笑且作媚態〕

〔李惠廉〕 那麼此刻還沒有賣去麼

〔李德麗〕 雖沒有賣去却比賣去還好他脚已跛了快要死了誰愛他我就送給他那柏英生的小子真是個無賴此後我再也不和他說話了你從前說跑馬不是婦女的正當事務無非耗費幾個錢當時我不相信現在竟相信了你能省我的罪麼……

〔李惠廉〕〔作嗔詞曰〕 哎。啲。我的愛。我不。恕。你…… 〔相與偎抱。旋偕至臺左〕

〔馬夫人屈愛斐柏英生相率自中門入〕

〔馬夫人〕〔立於屈柏一人之間〕 屈小姐。河。旁。邊。是。很。危。險。的。你。老。是。傻。傻。裏。氣。坐。在。那。兒。實。在。不。好。哼。我。要。告。訴。你。爸。爸。柏。英。生。你。總。比。他。有。些。清。頭。爲。甚。許。他。坐。在。那。兒。呢。哦。我。還。要。問。你。你。告。了。十。天。假。爲。甚。不。去。享。受。告。假。的。福。氣。呢。 〔就右沙發椅坐〕

〔柏英生〕 快。要。去。了。現。在。還。有。些。要。事。再。過。十。分。鐘。總。要。動。身。的。了。〔旋身語屈愛斐〕 我。愛。還。自。河。邊。上。好。別。管。他。不。妨。天。天。晚。上。去。談。談。等。他。告。訴。了。你。父。親。再。說。

〔李惠廉夫婦就左沙發椅坐。時而接吻。時而囁。囁。細。語。柏英生屈愛斐則分立於中央圓桌之。旁。低。聲。談。話。〕

〔馬夫人〕〔自言〕 李。惠。廉。夫。婦。手。攜。着。手。親。密。到。什。麼。似。的。那。有。跟。人。逃。走。的。事。我。知。道。了。莫。非。那。新。來。的。龐。勃。從。中。搗。亂。麼。

〔列克自中門入〕

〔列克〕〔時未見馬夫人〕 哈。哈。這。是。讀。書。室。中。的。大。幸。那。老。獺。貓。馬。夫。人。已。不。在。這。裏。了。哈。哈。……

〔馬夫人〕〔自言〕 氣。煞。我。了。…… 好。東。西。…… 無。禮。已。極。…… 混。混。混。混。帳。

〔列克〕〔謂屈愛斐〕 屈。小。姐。你。爸。爸。已。回。去。了。…… 但。是。我。很。願。意。趕。車。子。送。你。回。去。…… 橫。豎。是。順。路。……

〔馬夫人〕〔起立趨至列克之前而阻之〕 他。和。馬。夫。人。也。是。順。路。你。知。道。麼。列。克。醫。生。馬。夫。人。現。在。還。沒。有。滾。蛋。正。要。送。他。回。去。 〔自言〕 讓。我。騙。他。一。騙。 〔高聲語列克〕 你。把。演。戲。

的事向他糾纏。他被你纏怕了。現在要借此避去了。來來……屈小姐。〔舉目四顧。曳屈愛斐至中門之旁。〕

〔屈愛斐〕 謝你美意。請你別拉我。我有柏英生送我回去。

〔馬夫人〕 〔行至臺右〕 我倒要請教柏英生是誰……

〔柏英生〕 我就是柏英生。屈愛斐姑娘就是將來的柏英生夫人。柏英生提出的求婚事件。已蒙他接受。不久就要結婚。加爾克打海密爾公。司裏新從歐洲運到結婚禮物甚多。如蒙見賜。謹當拜領。

〔馬夫人〕 〔作嗤狀〕 嘻……我不料柏英生也會胡說白道。屈小姐。柏英生這人。人品如何。你總比我知道的更真切。

〔屈愛斐〕 他說話的的確確是真的。我爸爸

也已允許了。〔言已不復置辯。隨取桌上之雜貨價目表與柏英生合觀之。〕

〔列克〕 〔自言〕 允許了……他爸爸也允許了……真氣死了人……然而我待他不惡……〔狀極憤懣。趨至臺右。遠眺窗外。以掩其怒。〕

〔馬夫人〕 〔自言〕 現在的小姑娘大都不慣無耶。這屈愛斐的黃毛丫頭。居然也要出閣了。氣數氣數。且不管他。〔音轉高〕李惠廉先生。你真造化了。逃去的老婆不找到了。今兒晚上不知怎樣快活咧……想一定快活的……列克醫生就請你送我回去。你我是同路……柏英生請你幫我披一披外套。我要回去了……龐勃……來……借一本「信義」。一本「皇后」。明天拿來還……

〔衆如其言。而面露厭色。列克則旋聲漫應之急。〕



返至臺右)

〔李德麗〕 惠廉請你給我紐一紐手套還是我們的運氣他說了一兩句就完了。

〔馬夫人〕 請你拿著〔瞥見李惠廉與柏英生。

李德麗與屈愛斐互相談論獨列克默立不語。……唉苦惱的列克醫生醫學是很有用的并且功用很大的此後我不該過分爲難他了他是個樸實人我該規規矩矩的稱他爲軍醫長好好兒待他〔音極柔和〕軍醫長列克……親愛的軍醫長列克……我來和你好好商量你那演劇的事怎麼樣了。

〔列克〕 我不幹了……真不幹了……

〔李德麗〕 別不幹……要是缺少女角兒我却可以湊湊數。

〔柏英生〕 德麗……你脾氣復原了麼……

〔李德麗〕 是的……復原了……我寬恕你……

你是好人……現在馬也不跑了還是回家好……一個女子最要好的朋友畢竟是他的……

〔柏英生〕 〔笑〕 是他的跑馬代表麼。

〔李德麗〕 不是……

〔列克〕 是他的醫生麼……

〔李德麗〕 不是！不是！不是！

〔馬夫人〕 是他上官的夫人麼！

〔李德麗〕 更加不是！

〔衆〕 究竟是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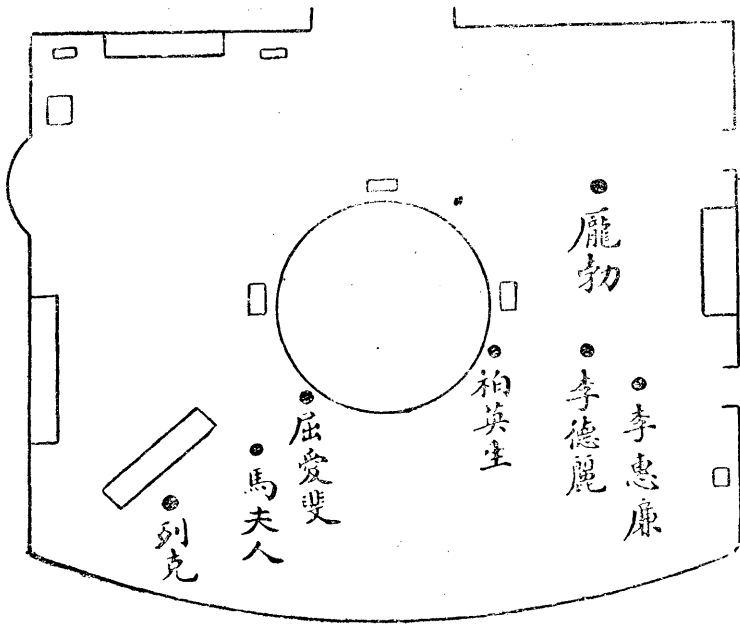
〔李德麗〕 是他的丈夫〔挽李惠廉之臂狀極親密〕

親密。

〔柏英生〕 好……

〔幕急閉〕 (完)

閉幕之時地位



新劇本  
成癩

# 新刊紹介

## ■原本金瓶梅

王元美著

此與列禁書之俗本全異係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藏本秀水王仲瞿有考證四則其妻金雪門有註簡首有蔣劍人序以西門慶影射東樓一生貪欲淫侈元美目擊記載極為詳盡按諸正野各史事事皆可指實口誅筆伐勸善懲惡於是乎在得此而後知俗本之偽託洵無價值之可言矣向列禁書以俗本之多穢語耳今馴雅微妙乃爾斯見元美之本來面目矣此轉從吳興藏書家借抄付印以供同好（是書已在印刷中）

上海存古齋發行  
各大書坊經售

## ■哀情 碧血巾

洋裝二冊 價洋五角五分

新刊紹介

此為法國革命時軼事一奇男一烈女以巾始以巾終於一巾中釀出多少情思經過多少困難處處有一似仙似俠之隱紅生為之防護其結果卒至一生一死彩雲易散情敵難摧從女口中一一說出一氣呵成悲歡都入妙境此為蔣景絨君得意之作

## ■奇情 猩猩小傳

洋裝二冊 價洋五角

俄之禁酒令即虛無黨之變相一名偵探得之屢瀕於危賴一女子名猩猩者多方營救因感恩而成佳偶此書於黨中之變幻不測猩猩之肆應無窮雙管齊下讀者如置身疑陣驚怖河漢之無極小說至此歎觀止矣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哀情 春水沉冤記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是書為胡寄塵著叙一女子三男子為情顛倒事其中夾叙辛亥革命癸丑內亂序中所謂「金戈鐵馬風雲登吐氣之場泣粉啼朱兒女度傷心之日」者是也三男子性情品格截然不同而際遇收場亦各自異最慘者則鴛鴦同命葬身愛河此書之所以命名也離奇曲折沈鬱悲涼為言情之絕作弔豔一章結構尤奇是胎息於桃花扇而能青出於藍者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奇情 孤雛劫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叙一兒早孤季父豔其遺產設計棄兒於野被一農婦拾得輾轉經無數困難會一至親母處然彼此均不相識至季父處季父亦不之識初季父棄兒時曾於其衣襟上畫一紅蘭花作記號旋為季父察破欲

置兒於死地季父之僕洩其事於兒並遺之見母母子遂復團聚此書開場時只從賣兒叙起其季父所為至最後始行點出用筆極為超脫中間結構離奇事出人意外而母子相逢不相識處尤能摹繪入神他如談諧處令人失笑悽惻處令人酸心亦小說中之拔萃者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言情小說 藕絲記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叙一男子自由戀一女子格於母命聯姻他姓後值母故宣告離絕而所戀愛之女子又遭讒病歿憂鬱無聊之中適與前妻相遇驚為才貌俱絕然悔無及矣其中情節至為曲折通體都從男子着筆即叙二女子處全用反筆襯筆無一直率之筆故佳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深小 情偵 情謀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此為吳門近事一大家閨秀睚比匪人幾墮溷幸逢情謀靦出設計破壞奸謀該女亦懸崖勒馬悔過自新其中匪人之狡猾情敵之機智繼母之斡旋小婢之勸告一一寫出文筆尤粧點有致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理想小說 火星飛艇夢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書凡三萬言中述一夢乘飛行之艇遊火星之國若赫或弗若威剛若燠納斯等等若渥格奇溫若潑雪若朱百祿等等與夫千奇百怪形形色色足令閱者拍案叫絕以為得未曾有其中描寫烈炎國民驟脫君主羈絆一種叫囂恣肆情狀與我國壬子癸丑間真乃魯衛外交家如遲祿赫赫

然戴有大使頭銜坐視億萬僑民受駐在國政府之殺戮之焚燒之荼毒刻酷袖手緘口不發一言不畫一策又足令閱者潸焉出涕垂念海外無告之僑民太息今日外交之痛史作者有心人是書也不得例以小說家言視之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哀情小說 靈鵲夢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同為小說而寫情最難同是寫情而寫哀情尤難紅樓夢亦哀情小說閱之不覺其沉悶寡興味者以作者善寫也是書就鄭劉二美與浙中常生一椽公案通脫處如湘雲謹嚴處如妙玉纏綿處如黛玉晴雯激烈處如探春熙風中間插入喜子墜兒秋芙劉升一般人物則又如劉姥姥傻大姊等為書中必不可少之配角是能學曹雪芹以快樂之筆寫哀怨之情者非近今

各小說家所能髣髴文筆典雅猶其餘事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慘情  
小說 **淒風苦雨錄**

洋裝二冊 價洋五角

叙窮士三人醉心南洋謀生之易備貫前往竟遇巨騙賣為猪仔一人乘間逃歸二

人不堪虐待首倡反抗遂遭慘戮通體于南洋各地之虐待華工與我國國權所不

能保護切實道之凡我同胞有不齊下傷

心之淚者乎至文情之刻畫盡致較之黑

奴額天錄有過之無不及也

■ 全部十冊 價洋一元  
**小本小說十種**

全部十冊 價洋一元

■ 奇情  
小說 **黃金劫**

洋裝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是書所叙為美國一律師螟蛉女名曰白珠於律師身後得遺產百萬磅律師有書

記有榮門者險人也與蕩婦寶鈴私識遂

設種種奸計欲置白珠於死地而沒其產

新刊紹介

卒賴律師之子曰哈蘭者隨地救護入險境而復出厥後白珠與哈蘭得成伉儷書中每章叙一事若不相連續至最後一章總東前幅乃是畫龍點睛處他如寫飛機墮落海船被焚及餐館失火等處有繪聲繪影之能情敵結縭二章復能體貼女子心理尤佳

■ 愛國  
小說 **碧玻璃**

洋裝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是書叙一芬蘭女子遠赴歐西各國冀挹取大地文明以救祖國未竟厥志忽得家報知全家為俄人殺害乃歷千辛萬苦卒

復大仇并以一死激勵同胞讀之使人愛

國之心油然而生至其布局先用倒插法

中間叙事出以一人口述奇不說正不愧

傑作

■ 社會  
小說 **花蠹**

洋裝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此亦海上近事狂且夏山為著名之花蠹生平計陷名門閨秀大家姬妾幾難俚指數一日忽逢勁敵即前所受陷者之妹設種種迷陣使之自入彀中既括其貲幾致之死具見懲戒淫人之辣手足以喚醒登徒不少

■ 偵探  
小說 **吳田雪冤記**

洋裝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此為日本近日三大疑案兩為吳田偵出一為吳田之子偵出三案之離奇為從前所未有吳田精銳之眼光靈捷之手段亦與著名之福爾摩斯不相上下愛讀偵探小說者當歡迎恐後也

■ 幻想  
小說 **魂游記**

洋裝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意人電學大家格恩姆能以靈魂出遊老母之摯愛兄弟之薄情志士之假面虛無

黨之真目的著名偵探之偽伎倆一一從  
靈魂眼中看出意想奇幻得未曾有譯筆

又典雅名貴摹寫盡致令人軒渠不置此  
與蔣景絨君之身外身同一筆墨黃華兩  
牘絳樹雙聲世有賞音當不河漢吾言

哀情 桃源慘獄

洋裝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是書述桃源一冤獄一衣之微釀成巨案  
至於雙鴛待闕連鷄不飛畢命蒼鷹埋情  
黃土黃金作祟含意未申所宜下六月之  
霜而遇三年之雨者也著者狀兒女之癡  
頑老親之憤痛縣令之殘酷劣紳之猥鄙  
燃犀之下了無遁形直是爰書一則

札記 殘夢齋隨筆

洋裝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此亦武林蔣景絨君遺著於諸小說外又  
換一副筆墨蔣君多聞強識以古證今以  
今攷古有所心得輒筆諸書而於歷代文  
獻勝朝佚聞尤爛熟如數家珍典雅名貴

不讓蒲紀二氏之專美於前也

奇情 血巾案

洋裝一冊 價洋一角

柏林一富翁為公司書記所殺嫁禍蘇姓  
逍遙事外惟殺時遺一手帕上有名號一  
無賴得之遂以挾制此書記旋為其僕所  
知計殺無賴又以血帕大索於其主所求  
既遂變姓名購田室為富翁矣蘇姓之妻  
女已流為乞丐傭於僕家僕豔其女中夜  
迫淫女刃之而未殊因得其血帕控諸法  
官以巾為證於是兩案並破事實既離奇  
曲折譯筆亦簡練明晰

言情 水底鴛鴦

洋裝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蔣君景絨擅小說家言本局刊行數種海  
內爭以先觀為快此書亦蔣君生前得意  
愜心之作中叙一貴族私生女兒謂他人  
母經許多波折磨劫乃與所歡成婚因緣

美滿得未曾有其描寫未婚前兩人誤會  
情狀與紅樓夢之記寶黛齟齬妙堪匹敵  
凡十二章

社會 鬪富奇談

洋裝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粵東龍馮兩姓皆巨富窮治園林互競其  
勝適逢賽會某宦掌珠流寓於粵有第一  
美人之目龍斥鉅金劫去其人飾梁夫人  
黃天蕩之戲衆論豔之會竣母女依龍以  
居其未婚夫聞之知力不敵資緣入龍門  
作西賓乘隙通函誤認他美人為故妻為  
龍所覺跳免龍出行刺不中被獲母女旋  
為奸人誘入馮園馮以姬妾處之自陳已  
字斷指明心會聞龍刺之耗遂歸其女於  
本夫自是兩家亦漸耗矣情節之新奇詭  
變文筆之酣暢淋漓信是小說中之傑構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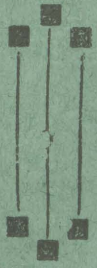
玻璃版畫冊目錄

徐照百花圖長卷	一套	一元	黃端木孝子尋親圖	一本	一元八角	華新羅寫景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曹大家女箴冊	一本	三元	黃尊古山水冊	一套	六角	馬江香女士花鳥冊	一本	一元
李龍眠白描九歌	一套	八角	黃尊古仿古山水冊	一套	八角	馬江香女士	一本	九角
趙仲穆行楷題辭冊	一本	三元	高澹游山水冊	一套	六角	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二角
閻仲彬惠山石隱圖	一本	一元四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八角	黃瘦瓢人物冊	一本	一元二角
沈石田靈隱山圖卷	一本	五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九角	黃瘦瓢人物花卉山水	一本	三元二角
沈石田移竹圖	一本	八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套	八角	羅兩峯鬼趣圖	一本	三元二角
文徵明瀟湘八景冊	一本	二元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蔣錢琴地支十二屬圖	一本	一元
仇文合璧趙飛	一本	四元	王石谷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邊壽民魚雁花卉圖	一本	一元
仇文合璧西廂記全冊	二本	二元	王石谷山水冊	一套	八角	邊壽民蘆雁冊	一本	一元
董文敏秋興八景冊	一本	一元五角	王石谷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黃小松山水冊	一本	八角
童西爽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三元	王麓臺山水冊	一本	一元	戴文節銷寒畫課冊	一套	八角
藍田叔仿古山水冊	一本	一元	王麓臺山水冊	一套	八角	戴文節仿古山水冊	一本	一元二角
石濤畫東坡	一本	二元四角	梅瞿山黃山聖蹟圖冊	一本	一元八角	翁小梅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二角
時序詩冊	一本	八角	蔣南沙花鳥草蟲	一本	一元六角	王小梅人物冊	一本	一元二角
石濤和尚花果冊	一本	一元二角	馬扶曦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二角	費曉樓仕女冊	一本	一元
龔半千山水冊	一本	一元				南湖詩意冊	一本	二元
呂半隱山水冊	一本	一元						

- 右 ● 橫式冊二十種 山水風景冊十一 山水花卉合冊一 花果蟲鳥冊五 人物仕女冊二 ● 動物屬冊一 ● 縱式冊十二種 山水風景冊九 花鳥冊二 人物冊一 ● 放大冊三種 ● 山水風景冊一 花卉冊一 仕女冊一 ● 文仇合璧冊二種 人物仕女 另冊十一種

八代詩箋精華錄評註

全書 此爲丁福保所輯自漢魏以迄隋代采擷精華誠有如序中所云博而不蕪簡而不陋評語箋註亦頗繁富作詩已有門徑者固應購置若爲初學設法則本局之古詩評註讀本淺顯明白最爲合用不日可出版特此預告（外埠加郵費一元一角）



明清六才子文

全書四册

價洋八角

明之唐子畏祝枝山徐文長清之金聖歎蒲留仙尤悔庵皆世所稱才子也文之俊偉怪特適如其人異代同揆各張一軍是能獨立於文界者輯而錄之彼謹守成法落筆凡庸者當奉此爲萬金良藥（外埠加郵費一角）

侯魏汪三家文合鈔

全書四册

價洋六角

明季道喪文敝賴侯魏汪三氏起而振之遂啓有清一代之盛侯魏以排纂勝汪以沈著勝宗派雖同而氣象各殊讀者當自得之（外埠加郵費一角）

現行律令  
判牘成案  
滙覽

全書  
二十册

定價洋  
五元

本 書 之 便 利

本書分民事刑事行政  
軍事四集每頁界以橫  
綫分上下二層上層為  
律令以民國四年四月  
前現行者為斷并附註  
釋下層則搜羅京內外  
各級法院之判牘使與  
條文一一對照既可參  
證研究又省翻閱調查  
之勞

本 書 之 應 用

一政法界閱之  
可以查照例  
規摹擬程式  
一學界閱之可  
以討論法理  
增進智識  
一律師閱之可  
以援成案為  
辯護之資  
一國民閱之可  
以避誤羅法  
網之咎

上海文  
明書局  
發行

各省  
中華書局  
代售

# 現代十大家文鈔

王壬秋 鄭蘇戡  
 樊樊山 梁任公  
 康長素 章太炎  
 陳伯嚴 蔣觀雲  
 易實甫 劉申叔

風雅道衰海內詩人屈指可數輯錄十家或宗法漢魏或胎息唐宋淵源所在自成派別取法貴近請讀此編 (外埠加郵費二角)

全書 廿冊 價洋 四元

歸震川 梅伯言  
 劉海峰 曾滌生  
 方望溪 張濂亭  
 姚姬傳 吳摯甫

桐城文派遠祖震川近祖望溪姬傳直接劉氏間接方氏承先啓後實爲大宗厥後伯言梅氏濂亭張氏摯甫吳氏皆其嫡派湘鄉不名一家然亦隱然自附於桐城彙輯是編可以知淵源之有自矣 (外埠加郵費一角二分)

全書 八冊 價洋 一元六角

# 明清八大家文鈔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小二十八)

上海英界甯波路中旺街共編譯局發行

(縮) 康南海  
梁任公 文鈔合刻

二十四册  
定價三元

南海先生為新學開山名滿天下所著之政論教說一以保存國粹為心惜散見於各書報而無彙為一集者任公先生前曾有飲冰室文集之刊出版以來行銷數萬但至乙巳為止學者憾之先生近來經驗愈多學識愈富所發議論皆為救國良謨如政治各種極難解決之問題無不獨運精心發抒良策以為國民之指導而定立國之方針實為國民不可不急讀者本局有見於是爰將南海先生之文分論說序跋奏議擬案書牘祭文著述遊記詩等門彙為一集將任公先生近五年來之文分通論政治法律財政外交鐵路生計雜論文苑附錄等門且與南海先生之文鈔合刊可稱合璧海內崇拜二先生之學問經濟者祈速購之

(丙四十三)

上海棋盤街文書局各省中華書局各省大書坊經售

上海寧波路英租界中旺弄共和編譯局發行

最新出版

# 現行中華法規大全

自民國元年起到二十四年十二月止

全書十六冊價洋十元

本書永可久用

自民國元年起至四  
年六月止共計五十  
五冊現已出書四年  
七月起至十二月止  
分秋冬二期出版已  
購全書者出版後即  
行寄贈五年以後按  
季源源續出只收成  
本以副雅意如欲每  
季與全書彙合均可  
隨時拆訂有此一書  
可永遠繼續使用不  
必再購他種法令書

本書體例最新

自民國三年五月新  
約法公布政事堂成  
立為政治上一大變  
遷一切改革均詳載  
於條文以前所出之  
書皆不適今日之用  
本書編輯體例悉依  
新約法為標準共分  
十五類自元年起至  
四年六月止分日  
一、千五百餘種并前  
清繼續有效之法令  
條約章程均搜羅大  
備實為最新良之善  
本也

# 現行中華新法

全書九十冊價洋二元四角

六法一書不但  
為行政司法官  
吏所必需亦一  
般國民所應備  
本書乃民國四  
年三月所輯凡  
關於六法有更  
改或新頒者盡  
行搜輯分為上  
下二編上編載  
六法全文下編  
載重要法令分  
立法行政司法  
三大綱尤為本  
書之特色

上海明文書局及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小說大觀第三集要目預告

## 插圖

美人小影二十餘幅(有彩色珂羅版所印各校書小影及京滬各省有名美人攝影)

德國歐戰攝影二幅

法國名畫二幅

書中插圖五十餘幅

## 短篇

言情小說 牛棚絮語

武俠小說 傅眉史

軍事小說 喬裝之半夜

愛國小說 無國之人

警世小說 雀恨

外交小說 世界秘史

天笑

林紆

綠衣女士  
冷血

瘦鵑

無愁

吳冰心

偵探小說 夢

奇怪小說 赤鬼手

家庭小說 半鬢

歐戰小說 四十四年

(其餘未定)

## 長篇

奇情小說 瓊島仙葩

社會小說 如此京華

偵探小說 覆車

社會小說 嫁侯恨

雜著

靜禪

太常蝶

無愁

雨辰

(完) 天笑

(上卷) 葉小鳳

天漢

王述勤

目錄

迦龕筆記

漁樵閑話

光緒宮詞

自殺日記

上海梨園紀略

(餘未定)

迦龕

吳穎函

幾庵

瘦鴛  
紫鴛

吳壽芝







# 古今情海

情中真 情中烈 情中義 情中諧 情中俠 情中豪 情中愛 情中癡 情中私 情中緣 情中靈 情中化 情中媒 情中感 情中幻  
 情中正 情中憾 情中仇 情中報 情中累 情中妒 情中淫 情中浪 情中神 情中鬼 情中妖 情中外 情中通 情中蹟 情中案

全書洋裝八册 價洋二元

預約特價一元 外埠寄費每部一角二分半

天地一有情之劇場也 人物

一演情之角色也男男女女生死死貝

淫愛惡離合悲歡大欲所存古往今來

同出一軌 正史所甄收稗官之記

載願未有蒼萃成集者 梁安曹君

多情人也別蠹搜蟬廣觀

博取歲餘十稔 成此巨編名曰

古今情海全書五十餘萬

言分類三十都為三十二

卷本好色不淫之旨竭薰香摘豔之能

願與海內有情人共讀之

陽歷五月二十日出書

預約特價 陽五 二月二十日止

(丙小十九)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